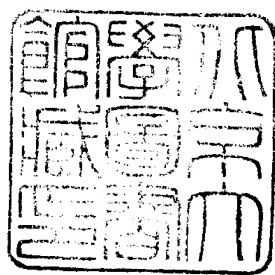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四〇冊目次

紫原文集十二卷(二)

〔明〕羅大紘撰
明末刻本

一

李氏焚書六卷

〔明〕李贄撰
明刻本

一六一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文十一卷

附錄一卷詩五卷(一)

〔明〕鍾惺撰 陸雲龍評
明崇禎刻本

三五五

紫原文集十二卷(二)

〔明〕羅大紘撰

明末刻本

首都圖書館藏

紫原文集卷之八

吉水羅大紘公廩父著

易解

遜之九五曰嘉遜貞吉上九曰肥遜無不利予休居
二十年築室紫原讀書講學其上結坐凝神翻經析
義課兒孫於西塾聽野老之謳歌朝看青山暮沿流
水遜亦嘉矣然猶有俗累尚費揀擇孰若結茅廬山
之麓五老重湖光色相映酌靈溪之泉采紫霄之薇
隱跡則岩岫可潛會友則開河可通世故不關於心
惡嚴不入於耳撒手宇宙縱志烟霞肥遜哉肥遜哉
故五之象曰志行正也蓋猶有不正故須行正上之
象曰无所疑言无可疑也予於二義竊以自况

先五世祖不欺公志銘解

五世祖武門守不欺公志銘胡忠簡公澹菴先生筆
也狀爲楊文節公誠齋先生作志全用狀文筆制僅
百數十字而文甚古右云其強記雖昔簡節陵朽寢
器不過也銘云直道滿朝近夏禹之所指麾簡節陵
人素不解不肖茲罷歸二十餘年始得之真竊近禹
麾出楚辭注云直道滿朝近夏禹之所指麾簡節陵
出晉書束皙傳哲字廣微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
一枚上有科斗兩行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可空張華
以問束皙哲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
然時人照其傳識柘寢器出漢書郊祀志李少君見
武帝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桓公十年陳於柘
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
數百歲人也注云晏子書柘寢臺名也以柘木爲寢
室於臺之上遂名柘寢臺也簡公不曰顯節陵而曰
簡節陵由竹簡書故曰簡節寢器也予數讀李
少君傳多忽之近晤嚴先生講明之讀書之難如
此一志銘中三典故不可解予讀書問學七十年始

辨之况讀天下書乎不欺公爲胡楊二公推重如此其學可知惜盡遺忘不令後人見也

大學士解公論

國初解縉紳絕類賈生其年少同共見知人主同賈
姬於終始解縉紳於賈生賈生于長沙解縉紳於交趾賈
縉紳於楚解縉紳於其不偶同大庖西上封事而言事
切要亦大相類治之策不見用于漢文至于分封
子弟改正朔易服色制匈奴漢武時一一行之庖西
封事不見用于洪武至洪宣以後亦多行之其曰祀
孔子爲先師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則嘉
靖初行之矣其曰臣欲取古藍田呂氏之鄉約義門
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以爲民表則萬曆中行之矣
其曰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今武舉三年一開矣
其曰律以人倫爲重不宜有給配婦女之條今律例
芟之矣其曰進士經易行修而多困于下僚孝廉人
才冥蹈磐超而或困于下僚省今尊用進士罷孝廉人
才矣其曰官妓非人道所爲今官妓禁矣但其言有
未盡行者如曰芟禮記之脊駁以正禮求審樂之大
儒以脩樂未行也如曰任諸侯於衆職定久任法而
加封未行也如曰斷給伽之教禁符式之科未行也

如日行受田均田之法兼常平義倉之舉未行也如
曰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中員外何職
也而以名于六屬未行也言皆中竅事如燭照其兄
三楊金黃而弟之與至曰 陛下眷眷于畏天畏鬼
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莘莘於治民治強暴而所
以治心者則未至斯言也即賈生未之能及也視仁
義堯舜之陳正心誠意之對又何多讓焉故 太祖
奇才之棄 仁宗定見之舉知之審矣誰謂解公
哉

田畯說

二十六年戊戌羅大紘徙江居於鄉躬親農事
值歲饑并旱冒暑督灌耘頗知田試謂諸公言
田作田畯說

衡廬間有人焉少喜爲文章者仕上帝微爲禁閭吏
直帝惡其意謫人間授江南田畯八年于斯矣田畯
自謂遠也不覩田治別業江濱以道自悅帝怒勅江
神湯水懷襄其居春屬逃竄弗能安乃舍旃而徙卜
於田出入罔弗田也耳目無所避又降災其鄉春大
寒民不敢積種播輒贏再播則種雜而多莠繼以旱
暖乃剪爪割髮悔罪涕泣禱於帝爲撒投龍宮祈雨
請百姓之命帝憐其心悔爲降霖雨三日而莠盛得
子擾稼帝業已布時令造之竟亦弗能收也夫莠之
病有二日者莠居稼中少者百二三多者什一農以
時耘之足踢指搔一再行而稼治也今則不其聚者
結根連茹爭榮競實尋丈之間蓬蓬無稼其間者甫
爲主而莠客之莠則挺出於苗如竹新蒺如柳初垂
氣雄勢昂苗弗能爭也莠爲主而苗客之苗則成蕪

想處或縮葉下如禿如侏儒如敗筆莠黨凌之方自
意得傲弗願也苟從其聚者薙之則一方曠白土無
青從其主者薙之則莠拔而稼亦弗能留從其客者
薙之則榮者去而悴者存夫農之端又有四媮農委
於穢弗往難備農畏其勢盛弗敢薙肥農昏於色弗
能薙奸農留之以欺主人充斗斛弗欲薙二莠而乘
之以四農於是雨露無功世界成草田峻臨視脚蹶
旁皇四顧無策謀之乃心曰土寧使其曠也不使其
蕪稼寧使其損也不使其雜爰驅壯者司灌老稚司
耘激使之無容其媮也決使之無容其懦也精使之
無容其肥也嚴使之無容其奸也薙之兩挾日而莠
始衰於是畝多隙而稼差疏不能班田峻視之愀然
不樂有三老及黃公碧瞳紫髯從松溪間出謁峻賀
曰君胡爲不樂畝雖隙可蓄其不盡之力茂以膏滋
蔓也稼縱不能班而實粹少需則可登場其馨香薦
之社廟其甘美以飽父兄妻子其白粲餽嘉賓弗吐
也又可收其純一之種待來年幸而春無寒雨無敗
雨賜無拂時則二莠不生四農不興豐稔可臻而太

平可致也夫薄收其利于凶歲而厚蓄其功于有年
君胡爲不樂田峻再拜謝曰敬聞教矣

餓龍說

大海之濱有神物名爲龍能吞吐雨露升降九霄居於清冷之宮是歲大旱海水竭湖三月不至風雲不興者九月魚鰲稿死龍枕明珠盤石含氣自願鱗甲潰落爪髯乾枯旁有狗妖化爲人持狗食一大孟蒲伏叩清冷之宮而謁龍曰聞君久餓欲歿願君啟玉唇一嘗此強紀就海飲則風雲可需也龍意動俛首欲就之忽空中下神人大呼曰此狗食也龍食此則龍化而爲狗龍乃仰天嘖氣曰吾寧與魚鰲同稿歟於塗中不願化爲狗也遂謝去狗妖復開清冷之宮而卧焉君子曰慎哉彼狗妖非不愛龍然以已養養龍而不知以龍養養之也夫龍餓歿猶龍也一嘗狗食幸生則爲狗矣夫人知生歿之重而不知所以生歿也者尤重哉是故賢者因饑餓以忍性居困屈以同節

易說

同年劉抑之由郡李擢虞衡兄弟二三人別各有言羅生大絃爲易說以贈之

剝復之際聖人慮之深矣其以碩果不食幸一陽之尚存以朋來無咎樂其來復也何倦倦也譬諸昏旦矣夕陽未光止留尺五然作者剝促而訖工歸者蒲伏而赴家夫天下之作若歸者何豈千萬億所目以訖工而赴家惟尺五餘光則此尺五之光所幸於天下人何衆哉此剝之說也東方朔日影希微然羣星俯仰而避曜山川蒼茫而生色痛人思紀行人思馳何則初曙者平旦之候希微者昭明之漸也此復之說也是故陽德雖微有之足以扶末運復之足以基盛世吾同年三百五十人其間肩鴻鉅負勁直慷慨任國事者半之乎後陛下方事玄默羣臣希得望見顏色儲位未定南北多故朝政乖異國是靡所定而吾榜中人適充言路論列者比肩外逐者繼踵十年之間幾無孑遺而抑之後六年應制紀家爲吉州司李嚮使與不佞輩同拜官並時當言路

抑之豈能自發容容無所建有所建能保無得罪耶抑之以司李有身也天也蓋所謂碩果不食也邇來稍懲天戒方下詔議儲議分封而東海鯨魚漸就給餌天下喁喁然思見太平抑之乃以虞衡召一抑之進則衆抑之進矣此理數之必然也蓋所謂朋來無咎夫君子小人並生並用如晝之有夜明之有暗即不治之時不能使君子獨生而極盛之朝亦不能得用君子以盡去夫小人其泰否通塞之機特在親疎消長之間近世不悟虛慕逐奸之名亡憐才之實遂至論議駁激進退舛謬逐者未必奸奸者未必逐而端方正直之彥消耗盡矣至於人才消耗而獨歸罪于奪者之無常也亦未思矣抑之剛正君子也其爲理與善長而嫉惡短與善長則賢士得自伸而長養其盛氣嫉惡短則不肖者有所容而不至闔其邪心苟使賢士氣盛而不肖者邪心亡闔此太平之象而天下事始可爲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抑之以此道鳴不忠和之者無其人矣昔張釋之拜公車令曰惡虎固當夫喋喋利口而稱楊長者以贊漢

文清淨仁厚之治太司空屬其視公車令何如哉方抑之爲李吾郡幸借餘光矣今其進也天下將睹平旦昭明之盛非謂抑之一人能回還世道蓋世道回還自抑之一人開之也易之初日不遠之復以修身也夫未能操刀而思割嬰卵者必傷其手此初復者之戒也唯內修諸身使陽明之志滋暢而陰暗之氣已銷故能出入無疾然後使朋之來無有咎悔也抑之此行吾榜之消長世運之泰否胥卜於是毋以虞衡爲少守修身之訓進長者之風唱鶴鳴之誼臻無幸毋忘

晝定夜朗說

學者於晝患其馳忙當以定勝夫氣爲神馬乘奔馬而人得寧逸者鮮矣故定神先須定氣定氣先須定息初數息漸調息漸無息息非無也由粗入微內外兩忘身心俱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此之謂晝定學者於夜病其昏黑當以觀勝夫眼爲心日誰能不見日而能見天地乎故明道先須明心明心先須明眼宜結坐靜觀時有晝夜而日之所見不分晝夜日之所見有明與暗而見不分明暗見見者非見所能及如是則吾眼光遍照宇宙眼光既然心光亦爾心光如是性光亦爾此之謂夜朗

十二老會說

江以西爲五老峯有二其一在匡廬凌三疊泉之南其一在安成列龜山之西皆靈異所鍾世豔稱爲奇絕者也同年鄒汝聖業已據龜山建精舍麟龍雙峙瀟江曲抱五老峯耳鄰之全收安成勝矣不佞絃亦得片地於廬山之隈結茅其中左環九疊屏右接白鹿洞關二孤而俯重湖五老峯若華蓋然不佞尚神棲也乙巳孟夏訊汝聖於龜山信宿東卧樓臨水美魚凭軒望雲對月浮觴促席玄言默坐潭思相顧甚樂也因與汝聖約我終歲家居則就君宿龜山若結坐匡廬則君過我皆以一月爲期使兩地五老迭爲主而吾二老更賓之成十二老不已愉快哉鄒君曰諾盟言未可食也盍記之羅生曰五老峯與天地並立奇人碩士生長其間惡可指數顧待吾兩人卜爲鄰而什二之此豈可視爲偶然之遭耶汝聖少小承先文莊家學業憤讀所遺書既成進士爲御史以直諫罷歸事大夫人朝夕得其懽心友愛二弟督課諸子亦已勤矣然猶曰先文莊之所遺不獨此不佞

慈言陶家文恭之訓固關於親承而念未嘗忘天其
鑒我兩人之潛志降二五老之靈佑贊兩生之神明
光大二先生之業不朽千萬世其殆庶幾乎異日有
不如約者曰五老在彼

周季子字說

季子名士遼年十五舉茂才已知名頃隨父任南海
轉南比部天下士大夫大半識周季子爲俊才今年
八月朔已卯冠以賓見招既冠字曰升之禮也於是
歷見諸鄉先生見孝廉劉先生命之曰美哉季子夫
士也修學立行則有可遴選而升之學升之司徒升
之司馬已乃命爲士命爲大夫命爲卿以季子才何
所不至勉之見崑陽蕭先生命之曰美哉季子夫士
之遴選而見升在人夫先自升也已易曰地中生木
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夫德不在小惟所積夫
唯卑能高惟小能大季子勉之見宵野康先生命之
曰美哉季子夫士之升非徒苟焉而已獻內論思以
言經綸康濟以功制禮作樂以文有其具則可無則
甄既升而甄古人所以慎覆餗也季子年方少宜先
具哉於是羅子申其說曰諸大夫皆以成人望季子
也季子勉之姑無遠舉吾郡方三百里歷國朝二
百三十餘年進士及第者三十三人入相者十餘人
爵至三公者數十人卿佐以下數百人異日功勳赫

常名耀史冊者或可得數十人其能燭燭宇宙間
不朽者不過數人耳故觀於鄉而知所以升之之道
也季子所誦法者非孔孟乎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
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此子車氏之所
爲升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
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
欲不踰矩此仲尼氏之所爲升也升之升之須從善
信與志學始夫錫劍者方其銖金加礎鏃之間未有
劍形而其神先凝於志士之始冠無公卿大夫之錚
無賢聖之名而曰必以天下爲已任必以賢聖爲師
則其神先凝也季子勉之夫揚名顯親父母之望也
贈人以言贈言以德實之職也余不佞不敢溺其職
季子其以諸大夫言爲冠冕而母升髦之也

吉安府學山向說 爲山人羅天饒作

山人游吉郡有年其山川形勝大槩可覩也來麻
自武功走數百里至天華山觀平岡作嶂穿田過
遂爲郡基永瀘合流至神岡者其隨龍水也章貢
水蜿蜒橫帶中觀白鷺洲作近案神岡右蹲青螺左
峙宛然如弓水東天玉山以上青原山以下諸峯皆
賓從吉水文昌鄉迢遞而來左瀧水出張家渡右豐
水出文江門蓋數百里特朝非偶然也向聞貴府文
人學士就敷南門就學門不果然猶未已昨蒙給諫
公同禮部曾公携山人至學門用羅經格之乃正
午向隨登城延眺細爲評論午向於形勢理氣大相
反逆其說有五作午向者不過欲正迎大江作逆局
耳不知子山午向於五行爲水局午水爲八殺之水
衝射直來形家大忌一也來水旣不佳而又甚迫江
水正過郡前者但見斜流直去諸山皆不能收二也
天門宜寬反緊逼地戶宜閉反大寬三也神岡爲白
虎昂藏不遜螺山實青龍反退縮無用四也真君山
諸岡與水東諸山相對作主賓者皆空置不成局五

五也幸而城門未就耳向使一敗之其爲害可勝言哉今據山水正理宜作乾山巽向兼亥巳其說亦有五乾山於正五行爲金局於洪範五行亦爲金局金生在巳旺在申酉墓在丑今作巽巳向但見從上來者爲旺方水正對者爲生方水流左去者爲墓方水得金局之全氣爲形家之完局其吉一也天門之上巽水與瀘水相合長流入向甚寬搖曳容與經鸞洲趨螺山而石窩諸岡與天玉對峙吉水東山屹然關鎖其吉二也神岡蹲其右虎山不過青螺峙其左龍山得勢其吉三也白鷺洲爲蘆鞭木星揮於江中木得水而秀異向正作內案爲倒地文筆其吉四也于是後負眞君瑞華諸山前對水東諸山主賓相稱後蓋前拱其吉五也夫水法之旺衰理氣之隱微惟精於術者知之若夫天門宜寬地戶宜緊白虎宜讓青龍宜雄前有賓後有主此士大夫之所通知有目者之所易觀也諸君子倘不深信以山人爲虛妄試一登城憑眺所謂凶與吉者不亦瞭然哉夫吉郡摩肩而第高爵淵藪也其前後更改俱不可考但據現

形局固如此惟大人君子財之倚乘勢改作其慨復舊業興新文運可且夕計功山人跂足待之矣

放魚說

友人周氏餉我雙鯉渡江而西禿牛百里開檻視之
雖雄並美雖者就烹雄尚可紀浴以清泉猶能鼓尾
投之以火其氣復陽乃呼童子真之竹筐構之深潭
悠然而逝得其所矣遂成子產之仁身親見之不墮
校人之計爾宜潛養元氣勿貪芳餌完爾鱗鬣變爾
頭角倘一躍出門使際風雲之會如再生孔宅亦成
詩禮之傳

青原鵲華議

青原會講始於鄒文莊羅文恭兩先生不過因其勝
地以樂同志非欲據之爲館也後劉鄒泉胡廬山王
塘南二三先生相次上盟皆沿故事而當道諸賢欲
光大吾道遂勸先賢祠於僧舍之右意甚美然亦偏
且隘矣議者謂於古寺則闕而不完於儒祀則僻而
不正似兩失之郭司馬承衆議鳩材命僧鵲新古刹
盡除旁所置祠以全地還之青原而別建先賢祠及
會堂於前山業有成願爲吾黨慮者謂先賢祠其來
已久一旦掃去若崇佛教而黜正學非法也羅子曰
不然儒與釋各自尊其教而勢相相依瓊臺梵宇非
藉儒力豈能獨創然梵刹既成而青衿游藝縉紳講
德必借資焉雖曰借資而聖之宮賢之祠亦必自立
赤幟標示來學未可依傍門戶使俎豆與鈴鐸相雜
也夫孔釋之生相去數萬里嚮使二人相見必莫逆
而笑誠莫逆矣而東魯杏壇西竺靈山較然胡可混
哉且吾鄉性命之學古昔未講而不落階級一語開
人天法眼寔自思禪師始文人學士談議之餘因得

秦索是卽我方外老友吾吉之宗匠也今以青原
思以講堂踴儒使闕者得完偏者復正益見吾儒之
恕與吾道之大也夫何恨

冤夢憶說

永新地客鄒文七被賊殺夫妻女三人共兄鄒泰訟
於縣捕賊不得主名亡何有亭石書隱語爲肖善各
其子二人泰喜白于縣昇石及繫善至周侯驗問無
情實貸之逾年侯禱於神密往覘之夜夢童子持一
扇有詩曰白髮絲絲挂對頭凝粧少婦休便休天無
二日君知否叶侯得夢疑之至厥所見死者夫妻二
人短索縛置大觚中其小女歿于牀驗索則烏銃索
也侯忽問曰里中人豈有善用烏銃取鳥者乎父老
曰有名彭仰于是縛仰至輒言曰三命事誤矣不刑
而自首服辭曰先日彭仰在張文家與繼子易奉眞
易汝寵龍天廩繼任張欽雲同謀至鄒文七家爲盜
偷財物固無意殺之會文七醒覺大呼且曰我皆誤
汝何至此仰等懼語泄卽縊殺文七夫妻并奸殺其
女再鞠無異辭獄遂具邑人稱周侯神明久之予得
其獄辭遂從事後憶之彭之左爲對之中豈音出木
上爲對頭彭之右爲髮爲挂豈其文爲彭而過者
必仰之此彭仰也凝粧少婦者易汝寵也休便休者

休舍也易頭爲日天無二日易不兩坐也其不見者不具論周侯見索得賊固不繫于夢見夢者欲爲事後彰族之明信也禮垣逸臣曰世事唯僞與真耳僞常亂真聽訟者每先得僞輒喜而坐之則僞者代真者受坐真者竟逃匿自快而死者之冤終不得白而反增僞者之冤周侯之能感鬼神也在先得石書原蕭善父子不坐不坐亡辜仁也不以亡辜代賊虛也仁而虛而神不告之鬼神爲不靈矣於戲世之以僞代真至上下相蒙如蕭善者豈少哉豈少哉

周紀善龍蟠先生手卷跋

文皇仗馬筆從燕邸渡江卽帝位承 太祖高皇帝正統義也金陵地偏東南山水無正勢其非一統安長治之基明矣建文柔弱聽諸腐儒亂政取 高帝法度紛更之一以取掠諸侯王爲事內不修文景之政而外欲從遠貴之策肇亂豈願問哉自非 文皇戎衣一着更正制度慨拓燕都欲一拜傳不墜高帝之緒未可必也願贊成帝業者姚廣孝耳自楊忠棄文信國灰金元之難孤忠大義名冠華夷海寓稱氣節必先吉州矣至我 國朝 文皇入繼大統至孝也而灰難諸臣世亦比諸首陽不少貶損何也文皇以 太祖基業爲重寧冒不韙而成古今之大孝諸臣亦以君臣名分爲重寧殉所事而全臣子之大義豈所謂道並行而不悖者耶西昌周紀善聖家布衣文學與解楊諸公齊名至以身殉建文世所褒稱獨歸紀善嗟夫灰生亦大矣匹夫慕義猶或難之何況與廢之際君臣之大義所關耶然予嘗參攷前史抑抑興哉比于灰紂仁矣徵箕並受周封稱爲

1 相桓功名著於春秋吳季子亦曰苟不廢
君之祀吾何擇焉聖人未嘗以必死爲仁也顧其所
以死與所以不死者何如耳而後儒重督過於王親
豈其然哉夫 太祖高皇帝所養育人才苟志存宗
社成建文可也事文皇亦可也何必同予嘗過同年
周如春氏觀其先世所藏家乘嘆曰紀善之節誠不
朽矣如春博訪故迹表章先德數自開翹爲 大令
圖豈所謂善繼人之志耶周氏忠孝是乎

又周紀善龍蟠先生手卷跋

先生西昌隱君子也博洽精詣蹈禮處仁厭元德
不仕遭遇 治朝以薦者起爲王少傅靖難兵起
城寨憤盟永帶雉經於學宮其處也抗首陽之節其
出也慕信國之義誠烈比先哲光耀來史矣先生
孫如春氏釋得爲丹陽尹以治行調吳縣特授銓曹
於是爲公立祠對坊未輯先生手書遺草製爲二卷
思垂燕翼傳之世世也紱辱年謫過從之間諷
誦連日見其論述有章書法過古文采璧金石高
薄雲天忠愛之性其素所蓄積哉固知先生亦大矣
殺身成仁致命遂志非苟然而已也後之人觀手澤
之如新感忠魂之不爽刻遺訓以自勵希高蹤於罔
墜斯亦孝子慈孫之盛節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
德先生之德可念哉

安仁令羅元亨公墓銘跋

先五世祖宋左朝散大夫武岡守不欺公文學治冠冕一時楊文節公稱其逮於名數字書故其文長於叙事碑版之作尤爲嘔奇嘗嘆當代倘顧問唯公可胡忠簡公亦深題其言著爲銘公有詩文三十卷號不欺先生集又有增廣左氏指縱春秋會盟圖二書歐陽文忠公年譜并序并辨訪一卷今皆化爲烏有無可以傳後世垂不朽者唯羅公安仁令元亨墓志銘一篇僅存羅文恭公之秀川譜中大絃捧讀并三流涕長大息久之既書楊胡二先生所爲先公銘狀復書羅元亨公志銘于後公之學雖未觀其全亦足見其豹文之一斑今後世子孫得傳覽焉嗚呼世之能讀祖父書者少矣安望能存手澤於萬一耶孝子慈孫能不惻然於斯哉

文恭公手筆譜序跋

先叔祖三譚公名輅字木夫布衣高士工唐人律家官贊及第歸相與在師友間詩學壹稟受於木夫偶並騎郊遊馬遇石橋不行疑其碑也使人摹之果有文則先武岡守不欺公爲其先世安仁令上行所作墓志也不欺公爲楊文節胡忠簡二公所知稱其博學強記可備顧問且著述甚富後世湮沒亡失不留一札今幸存上行公志今雲仍僅見一斑猶可追思手澤而文恭以此念先世相得之殷兩家臭味之同視木夫益親至爲我家譜叙不事文飾直據情素且書法比平日更精絕每出視人識者輒嘆實文恭手筆所未有也文恭沒門弟子姪而不達公言謂文辭過褒奈何屈已以信人遂刪去不入梓他家往來尺牘至短淺悉錄而獨遺此則其人之識度可知已願真人靈爽自有神明呵護掩之豈終得而掩耶絃生晚未及文恭之門然幼小常嚮往焉既成進士又通籍日淺無殊尤勲節光大公所期望者惟苦志參悟於天人性命之原稍能窺見木末使石蓮之脉尤不

絕於斯世則文恭在天之靈或不謂不肖爲非人也
爲我子若孫者其謹視毋忽

羅文恭公與王桐岡先生簡書跋

少時素慕王桐岡長者也不知爲文恭先生弟子不
卯夏選石蓮集覆梓搜訪遺稿少有應者及梓行矣
適有一二持其家藏文恭手筆壹切却之稍濫收於
此集不雅又製故套耳近日二王生從新安衙中贖
持文恭曾乃曾祖詩及與桐岡書札種種如新始知
桐岡爲先生入室弟子與王着久二三君子得將先
生高第弟子能傳遠者不數人因承其贈勿軒詩一
首與以珎書二首附各卷後益爲先生重及門
不獨爲王氏重文恭筆也

題處士周栗州公冊

栗州公爲周道從祖父也爲人性介而意厚有隣
之妻如而富民利其姿欲奪之夜持十金過栗州
公言爲証公慨然曰十金於我何有夫離妻非情
妻背夫非禮也若乘間奪人之妻不仁我利若之
而絕人夫婦之好不義以十金而壞四人之行我何
忍焉謝其人去復指金周隣人之貧勸之好如初久
之遂諧且生子然公不以爲德也又其壻欲延賓託
公假酒器近百金倫兒囑之竊去公不以爲恨出豪
金償所貸然公不以爲德也夫却金而全夫婦之好
事雖微而爲德則厚捐金而爲壻償所盜雖出於親
而爲量則弘此二事足以風矣道從相隨至廬山因
書其冊遺之

書扇示年姪張覺夫

進之百行以孝爲首而孝莫大於順志故周公
稱達孝曾子養志稱純孝周公贊成文武大業
有疑而曾哲之志不過在酒肉有無問答之間曾
能承順不違乃遂與周公並美何也親之志無大
能養親之志亦無大小今讀書作文應舉取科名此
文武大業固若毫毛然以方曾庭一豆一觴僅亦可
稱好乎故下帷焚憤讀書取一第以成父母之志從
此行道揚名即與祖考並稱可也覺夫崇信佛
教進勝年兄聖賢夫致身青雲不忘朝夕吾謂覺夫
誠能通達佛性不碍聖學在儒言儒在禪言禪在家
言孝在國言忠乃是真信佛者即以並美古聖賢何
疑

示茂才周道從

學者未發心卽此發心未開道卽此開道但能內
心障外除境障除過去見聞障將來思量障諸障
除竟有不可除者是何狀悟徹此案於道亦已升
矣

又示周道從

自顧宇宙上下無一人一物可作遮碍故至人唯於
此世界中發大歡喜心大慈悲心并此大歡喜心大
慈悲心一切俱捨而實無有捨大歡喜心大慈悲心
者

示諸兒世間法

門人廖元長同前兄邦政邦憲侍問世間法曰君子
於大事至要耐得要轉得要捨得唯後人能了此
其次莫如以古人爲師法同古人自漢以下能者爲
誰曰如蕭何兩吉諸公能耐如狄仁傑郭子儀能轉
如諸葛武侯文信國能捨惟此類頗有之常將彼等
行事醞釀紬繹久之特意浹洽識漸高意漸遠量漸
裕去古人不遠矣

寄劉宗魯

學者大要唯端心術調意氣而已充無欲害人之
充無穿窬之心此端心術之大法也禮以行之孫以
出之此調意氣之對藥也心術端則幽明可通意氣
調則上下咸宜友朋切磋商證無亟於此

又寄劉宗魯

語曰溫故而知新說者以舊見舊聞爲故溫矣夫目
視耳聽口能言身能動父子兄弟朋友相處誠故也
能於此時時體認時時泰晤便能達天德所謂溫故
知新也此卽是下學而上達

書扇示第五孫士賜

讀書要用心心與口相應眼休左右視耳勿東西聽
背誦口如流重溫字須念立心貴光明做人貴端正
入先孝與弟出宜忠與信慎聽老祖訓終身用不盡

先祠鍾銘

維萬曆己酉奉遷始祖祠於栗山之陽辛亥秋文
昌鄉鼓鳴岡始祖墓始復乙卯閏八月辛亥長房
伯小宗祭貲募匠冶金鑄鍾置于左廊十八世孫
羅大紘稽首志歲月爲之銘

維我族姓宜城始封宋初徙吉三遷乃雍豫章出地
江漢朝宗賢良代有蒸嘗時供載新祠宇律嚴俎豆
俎豆既陳鼓吹斯奏惟律惟呂金殿其首仰達穹玄
旁通左右上智悟圓衆生警宣設于東序爲衆樂主
震祀諸孫宜揚列祖威儀秩秩冠裳騰神之聽之
悅豫斯普歆享明信篤厚休祐麟燕呈祥雲仍繩武
青雲黃甲元魁宰輔仁孝忠貞邦家砥柱積善儀地
流慶自天鴻簠安厝永日遐年

贊廣平郡丞黃正所丈六十壽像 有序

君起家上饒論功次補弔湖令大有循良之譽
廣平丞已不滿人望而君以母老故輒致其丞而
休焉以何太夫人違養而君連舉子太夫人違養
君自喜幸奉藥粥親飯含襲大事終不以一郡丞
易吾天親之仁君舉子人亦爲君喜天之於哲人
不爽其報終不以二男子易一郡丞之貴於是君
年六十友人相知者皆有祝不佞於君最親且近
誼當先祝者言君固辭曰幸而至七十則拜君之
祝及履君庭而壽者相章服儼如也於是移其祝
君者爲贊贊之亦所以祝之也逮至七十想予老
筆更健

贊曰清標絕俗卓行離羣上下俱獲廉慈平分爲閭
湖志實有其文吁嗟乎是誰之治也是爲閩鄉令君
開門脫冕梓里林陶舞樂地避遠畏途緝闢銀錢
良士瞿瞿吁嗟乎是誰之儀也是爲廣平郡大夫侯
則慕君而君戀母得則患失而君解組三千森森
第楚楚吁嗟乎是誰之行也是爲黃君正所午溪

線山色似慈旣醉且放歌雅興風如川方至如日
東吁嗟乎是誰之樂也是爲午崗六十壽翁

康仁山先生像贊

嗟乎此古之好義人兮今善良意慷慨兮行剛方
鬚茅兮爲堂惡族少兮需相攘公憤茲兮質歐莊
腹贖兮今未央江水橫兮多溺髮頽兮骨石矚目
心兮慘以惻被木土兮恩鬼結叔不嗣兮悲故居
虛巢兮總血虛年方壯兮消渴棄務課孫兮不輟羣
族姓爲塾兮怡悅弗若于訓兮心愜延賓朋兮如市
無樂兮如埽于門欲高兮畢後欲熾施及孫兮成
有志天不爽善報兮如券契觀公之容兮肖公之心
紅粉蒼兮內深深蕩蕩江流如昔兮波及枯骨者何
人安得覩公于九原兮臨暴派而問津

熊浚清經府遺像贊

偉中模外積善謙光貌如怯訥事鮮躊張其紀家也
文而無害其率民也勇且知方人美其一官之勵
測其萬甲之藏當逐寇之猖獗公一面之獨當指麾
既定猶難克衰滌金甌之蠅玷試鉄軸於敵場三
遷美秩並感遺芳臺省嘉其勇義巴蜀思其循良士
夫耳其戰畧鄉閭口其頌章嗚呼浚清生也殉國歿
也勤王立祀於社以獎官常

內叔周心濂東方朔壽軸贊

贊曰東方朔本傳朔自贊於武帝曰臣身長八尺
如編貝目如電光年弱冠讀書數十萬言若此可爲
天子大臣矣是朔固少年美丈夫也而俗傳孝武臨
西王母於瑤池以璫桃獻朔從旁窺之王母指朔曰
桃三千年一熟此兒已三竊桃矣人遂謂朔爲老僊
畫者因失其真世人獻壽輒比之東方朔心濂周君
受東方朔畫甚愛藏之喜其詼諧不羈有類於已不
以貌也二郎求贊之壽君六十則世人所謂麗眉鶴
鵲而竊桃者矣東方隱金馬門心濂高卧槐溪意頗
相肖獨恨無細君割肉遺之耳然其伯季酣飲大呼
歌嘯豈驪要亦得朔玩世之趣夫惟能玩世則利害
榮辱不入而其天者全使竊桃之說誠有之繼方朔
而四竊桃者必心濂先生也

大學王修字像贊 有序

不佞偃蹇公車時讀書先祠延陳先生課于王修
予兄弟俱受業陳先生而以師友之間視不佞相
知甚深也二王俱青雲器而修字更敏不佞奇之
以何久困諸生中乃遊大學又不壽資志以沒不
佞常念資敏有志如王仲子而以大學終也豈非
命哉君長子伯陽手奉王仲子像乞贊為之悽愴
以副醇儒子像終綴數言用志不朽語曰灰生見
交情悲夫

贊曰明珠夜投按劍相觸荆璞弗剖十朋其足士不
見知朝暮反覆嗟彼王生如金如玉既掩世塵復埋
幽谷知生者予既歌且哭青雲世業有子能續此為
不灰長篤其祜

處士周栗州公像贊

秦漢之間賜民爵級彰德覃恩班班文質世替風
骨壞判隔留棠唯贊沈波傑烈壯士豪舉賤貴自
以巾易冠奚為不赫哉我在首冉冉在躬誰其儼
是唯周翁翁有至性愛親敬賓自縻好爵負義處
壁顏山眉惠並糾目惟心與貌實稱厥服骨比俠
風高學士流韻至今克肖克似

處士周栗州公像贊

時受維布承處士乎然資甚高為魏水洲壻嘗客
華亭東閣督脩類書以故甚博洽而嘉靖中人物
章口道最辨晚年去東閣魏公亦家居貧無以為
聞過予草廬稍週之時受甚德予然予固流懸無
於君也嗚呼使時受在漢晉間當以相門客受知
至作孟郊詩而卒老於困窮耶然若善謙廣交游
亦自不朽自非是何至以遺像致海內名士翰墨
滿而其子猶得捧持游諸公卿哉

李母孫孺人像贊

李氏占籍南浦予同年李子敬族也癸酉鄉舉始
因子敬知李氏逾二十年厥後浸茂永冠彬彬盛
矣及展孫孺人像始知李氏之繁且昌有自非偶
然也其季子鑒卿承卿乞贊遂識之

贊曰端重豐厚維坤之德孺人有焉其儀不忒富家
大吉施于孫子其像儼然其人不死於呼匪有闕唯
曷贊麟趾

玄潭重建真君閣及脩羅文恭雪浪閣紀事跋

章水發自庾嶺由贛而下匯於吉水其深杳湍激兩
岸山嶠絕秀立者爲玄潭故有崇元觀實吉州奇勝
地也旌陽許君伐蛟除民害明德遠矣制御之術乃
肇於斯潭取險處有竅潛入江底徑通鄱湖蛟蜃往
來陰幽莫測許君鑄金釜置其二竅而又劈石試劍
卓符鎮山蛟始絕其陰道又不敢賊符而南妖態時
露腥風莫掩然後化犀斷足入湘馘首而江石底定
復造鐵封填豫章留劍崇元觀填吉州土人思君之
德揆厥攸元肖像祀焉後呂仙經遊題其壁曰寒棠
攬步尋真宿清景一宵陰不足月在寒潭風在松何
必洞天三十六好事者建清景樓志呂倦之跡有宋
寶謨閣學士楊文節公題其閣曰雪浪本朝大學士
解公手書崇元觀尚新然尚以爲神仙之與非理學
之區也至石蓮羅先生聚同好延友生精性命之微
研天人之蘊重建雪浪閣而山與水增勝於舊先生
乘興必往或登高作賦或結坐澄思道風遠播良朋
咸萃若安城鄒文莊公題雪浪三吾伯仲豐江聶真

襄公及廬陵泰和諸名士庶一再至會必百數十人
徜徉淡旬酣暢乃罷而毘陵唐太史會稽錢緒山王
龍溪虔州何善士黃洛村諸老或五年十年必一再
至焉至則辨詰商證不遺餘力凡所疑難未剖必取
決於先生而洞天之勝遂爲聖域先生卒門弟子祠
木主於閣歲爲春秋次丁會弦歌之嚴不絕也夫地
脈滲於陰則爲牝爲鬼滲於陽則爲賢爲聖往者江
竅潛通真氣下漏山川精靈結爲異物自許君閉以
金釜然後陽氣昭朗人才勃興文章忠義理學名世
之士相望於時故誅蛟殺蟒者一時之利而紫地脈
昌文運固萬世之功也故讓功於旌陽江西之神禹
也論學於石蓮吉州之鄒魯也且旌陽淨明忠孝大
是儒風石蓮清通秀朗絕類仙骨兩公意氣旦暮千
古流風顯蹟並詣玄渚寶劍靈篆同符神鼎言泉韻
響直接洞瀆仙儒齊彰勲德競爽百世並祀非偶然
已雪浪閣建自嘉靖癸卯今七十餘年漸敗於風雨
眞君殿閣益腐敗頽圯行者心惻吾吉同志議欲脩
復於文恭閣議葺於旌陽閣議葺其隙地議剏計費

近千而力不逮天佑斯文會直指陳公按吉選校石
蓮全集入梓復裝綴助脩祠宇而守道郭公注意也
久向移文於鷺州會費屬吉水者歲分其半資玄潭
會又捐金佐閣工二公德甚厚意甚殷也夫崇獎先
哲廣勵風教凡名賢鉅公蒞我土者諒有同心至於
報功揚德彰前美開後盛則桑梓賢者任也並漢弘
願共臻勝事將使巍閣雙峙畫棟隆起泰匡廬之秀
色分滕王之麗景金相玉潤翹首文軒埜會川冲俯
矚雕欄俾研道講德之士挾策遠遊之客瞻旌陽而
思禹稷禮石蓮而慕周孔其先憂後樂之志達此
濟世安民之仁豈非寓內一大快而功德鴻巨天人
交應之矣

初脩螺陂橋題疏

篤矣夫仁人之用心也其憂鬱憤慨蒿目而思拯者爲害天下也非必身有其害也其劬勞胼胝焦心而思營者爲利天下也非必身有其利也夫洪水懷襄豈遂魚鱉崇伯子哉及臻厥成又不矜其能不伐其功有千成之利而不與也然決江疏河澆沈澹蓄狎魍魎寢龍蛇披塗泥而櫛風雨以爲萬姓請命於皇天當斯之時豈惟禹哉凡厥從事左右奔走之吏疏鑿浮沉之夫皆有禹之心焉故天降瑞地效靈鬼神獻奇八年之後四海謐如也由茲以譚宇宙利害之大無如水矣虞夏而降世享四載之利而無方千里之害廣川大澤江河海洋意所欲往以方舟航之刻期而至獨山澤之數谿谷之間湍瀨激衝壅澗從橫舟楫不能施而橋梁司其權若夫深溝絕嶮峭崖澗潭窪雨暴漲波濤洄洑深不容厲淺不容揭雲山暮藹狐狸夜嗥羈客寒心慈母倚閭斯時也朝涉視脰痛殷紂之暴大濬洧假乘訊鄭僑之惠小是無之以爲天下害至明也及五丁驅石長虹架空冠蓋絡驛

往來西東朝出暮返志氣揚揚卓不羈鶴徒不寒寒鳥啼天津鶴歸羣表風咏竹歌餘音嫋嫋斯時也示房納履受陰符于黃石相如顯橋賦臺雲于漢武是有之以爲天下利至明也由斯觀之津梁德比于禹功施不必博能濟而已吉水之螺陂溪流澗山下直折出白沙會于彭蠡邑之通衢在焉其東漑文江入豐樂達于汀漳其西徑分宜走長沙蚤于夜郎一日而截者千人廣不鉞數丈漲不盈十尺然其阻險爲行者病久矣夫人心之思梁之也石蓮洞僧辨智菴者靈泉師高弟子一旦以造石橋請于鄉先生衆心翕然不謀自附且謂前七里龍塘後二里有焦原卽思并工成之鄉祭酒蕭龍洲先生主其事邑中多仁人君子喜施濟而智菴僧誓以身命布施願世爲佛子竊計此橋亦千載一時也夫利于人不必在其身況身與人而兼利乎中人之產一朝宴享費數千錢不以爲奢况功澤在千萬人及千百年之後乎傳曰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倘徵天之佑以衆君子之仁同心之助橋成請藉好施者姓名次第刻諸石

名曰禹之徒也夫何慙

海蓬綠簿題疏

有僧披衲戴笠立予門七日夜不去屬繁劇出入之不加孰何而僧愈恭及稍閒使人問之則曰島僧也名海蓬汗沒數載將返于海上糊口之餘欲乞衆生養食餘粒飯海上僧則願丐宰官一言爲僧前示予憮然曰奉庭七日尚足全楚何愛予主人客卿而不佐僧弘願嘗聞之學人興念塵勞先記如來按指海印裴光僧行乞於四方能使塵勞勿犯不吾一枯免穎海印已裴光僧見耶未見耶昔海雲比丘住海門國常以大海爲其境界記諸思惟生希有想忽有大蓮華出現世無能比不可思議彼蓮華上有一如來結加趺坐爲演說普眼法門開示一切如來境界顯露一切菩薩諸行照了一切衆生心行根器悉令開悟聞此法門受持讀誦憶念觀察假使有人以大海墨須彌筆書寫於此普眼法門一品中二門一門中一法一法中一義一義中一句不得少分何況能盡又觀自在菩薩住補怛洛迦山成就大悲行解脫門常在一切如來所攝取衆生或以音聲或以威儀

或爲說法或現神變或爲化現同類之形令其心解
而成熟之願常救護一切衆生離諸恐怖又願衆生
若欲念我若稱我名若見我身皆得免離一切怖畏
今教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永不退轉然海雲北
丘此普眼法門外於諸菩薩法門尚不能知視自在
菩薩亦云我唯得此菩薩大悲行門如諸摩訶薩
賢一切行願尚不能說彼功德今大衆現住海門其
觀世音道場卽洛迦也亦常以大海爲境界記諸思
惟不曾見蓮華出現如來坐其上爲說普眼法門不
今雖常念觀世音名號亦曾聞其音嚴肅其威儀於
同類中能識別是行深般若波羅密者不夫大海之
不可思議如故也彼山巖谷之中泉流繁映對林翁
鬱香草柔軟右旋布地如簪也菩薩坐金剛寶石諸
菩薩恭敬圍繞宣說大慈悲法攝受一切衆生時時
現前儼然未歇如昨也蓬乎蓬乎其歸而與諸大衆
枯動此法門若能入海雲普眼得自在解脫卽持最
前一莖草充諸齋供功德與佛菩薩齊等若於此不
聞不見不悟不察卽化米如須彌山滿四大海飯三

千大千世界諸僧祇在業障不名功德嘻咄海印臺
已張光了也

法苑珠林卷之五十四

重修螺陂橋題疏

夫開梁見於東井利涉天開道路達於夏官弘仁聖制蓋川原險阻非道不通而舟楫替棹惟梁斯大願創建非一人之力因緣需衆願以成故論功德則首布施唱風嚴必先尊貴然則利不及物卽富如石崇不足美也事不師古卽惠如鄭相不足多也是故王人稽司嶮之工君子尚利濟之義若夫曾襄會漢楚屈營差周穆浮江巨靈顯龜躍之瑞東明擊水長弓感魚鱉之祥法象牽牛秦人援天河而修霸業書傳

黃石漢臣紀泗水而作帝師凌雲始自昇仙相如壯志伐蛟表乎克已周處高標或蜚英嚴或騰茂實固多借茲架漢蹈彼舒虹若夫抱柱踐盟擲巾解難尤爲細僻未足傳聞總見橋之時義大矣哉方夫功補造化木道乃行及其巧奪神明石工斯顯銷州之神妙雄鎮三河詩人播碧玉蒼龍之頌泉州之延袤橫嶺八閩詞客傳校金報錯之奇自是而後希來譽者比肩慕前修者接踵暨乎吾土何讓當仁螺陂江者吉水之通衢也近連汀撫遠達燕雲城市往來士民

絡繹肩負者有寒棠之苦乘載者多濡軌之憂若夫灘高水激春漲夏霖雷電作而龍游蛟唇出而岸崩夕陽既沒新月無光雨溟溟兮孤鳴風颭颭兮馬嘶行人迷於鬼火旅客聆夫鷄嚴沾組既寒宿春不脩心煩意亂室遠夜長或期會不得趨或急難不能赴老母有倚閭之望佳人有欵枕之悲當斯時也莫不詣仰人人稱誦名彌思驅鞭血之石架前津於須臾興來飛雲之梯到彼岸於漏刻臨流觸目盡夫爲之動心况乎仁者又惡能已宿川禪師法名海清者甯植功因弘開本願踐初盟於檀穢問貞石於山靈偶遇老翁相傳故鑿盤根玉轉幹地鏘通度廣計長兼尋逾尺扣之似紫銅應響望之如頽玉騰輝開甌鏡斷音日人磊登推移者千丈業已卜晨於季夏敬先購綠於仲春匪徒博集貲財求現宰官現居士拾金錢者拾絲粟者應以多寶布施如恒河沙等更欲廣收願力冀善男子善女人歡喜心歡慈悲心同結菩提因果比須彌山高猗歟休哉夫善報匪虛河清難俟肥甘自奉徒饜一飽之求膏腴廣營誰保百年

之計園池亭榭耳目之觀易窮寺院浮圖道佛之崇
何補孰若蕤心一念普濟萬人電拖霓流山川因而
增色雲構虎踞造化藉以成功賢哲之風流尚可
武於後霸王之勝事不得專美於前自利利他古德
所讚欲仁仁至先聖所稱惟自西自東自南自北之
人勿濡有喜則多貴多富多壽多男之慶永錫無疆
不佞家徒四壁學謝三餘惟道在度人焉敢以身命
自愛苟言關濟世矣必於文藻求工爰揮一札用敬
十方

龍雲寺募緣疏

名山法侶雲集西北稱五臺東南稱匡廬其中爲少
林間足而立世無能比者而匡廬西障湘漢東挹彭
蠡北顧長江南繞五嶺尤名山中之大雄也自慧遠
闢教于東林張無盡通宗于堯率其相次主盟無類
數十家捧喝交泰龍象踞蹠比之他方此爲崇最光
禪師者習定數十年跌不及麓業已闢金竹坪作大
佛事一日顧五老峯勃然而起遂潛踪覓龍雲寺舊
址得龍佑禪師故洞結趺洞中七日不食無能知者
及徒衆訪求至洞羅拜迎歸師投錫於地曰吾不復
返金竹坪矣因結茅其下居從者獨坐小洞飯不充
腹脅不及席又三年於此矣壬寅之冬吉水羅生有
事於九疊屏之麓師聞而過予因延之邸舍忽其徒
一二人從他所來館人語之汝師在此其徒大罵是
何妄人盜我師姓名誑諸方賢聖我師素足跡不履
人間地羅生曰來者非妄汝若不識汝師卽是妄及
相見乃拜曰吾師也吾師也因語其徒曰汝信汝師
定吾定信汝師遂捨所造青芙蓉庵於洞前隙地員

廣遠相稱方友周希顏爲之相度故基將崇建梵宮
羅釋堂接引四方佛子嚕亦奇矣夫五峯萃爽三泉
降異文殊顯迹於塔影玉簡潛栖於靈溪其中非至
人不能居經云齊雲辟支佛不如齊一無心道人
以爲脩天下名山不如脩一五老峯四方君子有能
發心同脩龍雲寺者於此兩得之矣

廬山黃巖寺募緣置飯僧田疏

予常過彭蠡仰視廬山岩壑雄奇蒼秀嘆爲希有及
庚寅奉使荆王事竣從潯陽陟天池寺宿文殊臺明
旦焚香禮法王已寺僧出華嚴經灸日諷誦盡日而
畢僧亦嘆爲奇亡何罷歸文水西幾二十年不登廬
山心未嘗忘也有僧如乾歸佛嶺年方壯謁予於金
牛寺願居東林刺指血書寫華嚴經予壯其志竊恐
難克餓數年功課已完復習靜黃巖而以其出定之
日復禿紫嶺謁予曰僧仗佛力所作俱如願惟黃巖
爲廬山勝地僧欲常住於斯妄意欲募緣置飯僧田
數十畝先生倘有意成就僧願得一言佐僧行脚幸
而僧願不虛捐僧不敢忘如來力又敢忘先生大德
惟財哀羅生欣然而咲曰予嗜慕廬山奇勝乾旣
住東林又住黃巖予讀華嚴一日畢如乾刺血寫華
嚴三年成師之願力比予篤矣夫廬山無弗勝而黃
巖泉石爲最佳廬山僧無弗勝而如乾精進爲最作
佛事無弗勝而買田飯僧垂久遠爲最以最精進之
僧住最泉石之境建最久遠之功德諸佛菩薩無不

釋教設法諸神無不呵助此必有傾貲倒囊應僧之
求者予一言何足爲僧前矛顧贊嘆功德法所不廢
輒爲題之以勸仁者

圓通庵建萬年燈疏

菴居市之西阡東南帶文江北望吉隆峯玄潭符
諸勝西依午岡峯然又當吉水孔道故士大夫過
必至庵禮空王士宦商賈奏泊於江上者必問圓通
過之過圓通庵則訪印宗禪師市之勝以庵庵之勝
以印宗禪師地與人相得耳故市居則離喧山居則
近人亦佳地也庵因有燈會皆市人鄉俊秀集爲之
故或舉或已或生或滅不可以爲常近日各寺觀生
証易爲買田作長年燈頗有效印宗亦思仿爲之故
心相印名曰傳燈傳燈者卽所謂莊氏火傳也火傳
不止而有燈會智者明心衆生緣相因心設相達人
之通變緣相見心參學之便門相有興廢則見有生
滅見以相興則見由心悟其心欲其常生故相欲其
常存苟欲存相以攝心寧愛一時之費毋建萬年之
燈乎檀鉞宜從此發心沙門由此以堅志安知圓通
之不爲選佛場也

修金沙寺題疏

金沙寺者故嚴真遺址也嚴真爲文水之東名利邦
建自唐今千有餘年矣 國朝解大學士二周太史
及諸碩卿皆讀書其中名爲蘭若寔儒區也歲久寺
廢殿堂僧舍一槩烏有桑園周生正淑家於寺爲近
頓發菩提心延名僧新之往有赤脚僧者見余圓通
巷稽首曰比丘願募化齋十方衆僧檀越但題其簿
滿十萬人自設食作供比丘手不持一粒也願宰官
首作檀波羅密客成就我願廣結善緣可乎不佞曰善
遂題其簿竟滿赤脚僧願而赤脚亦以此知名周生
物色住金沙赤脚不敢當曰我師廬山長老惠乾也
欲重興嚴真非我師不可惠乾亦忻然自任乃同周
生過我改題曰金沙寺惠乾爲廬山老宿習禪門矩
度持律甚精能馴蛇虎常近人不爲害久之人漸向
金沙矣居亡何粵東徐生投寺徐生者名家子也爵
一級嘗攜其侄與家載貨物過還迴湖東爲賊所掠
貨及家室俱亡徐生跳去落髮海會寺以其侄爲成
笑久之邂逅遇其侄相見甚驩遂同入金沙其侄

爲師落髮更更名本曰善得此數衆神大工
川之氣益蒸紆而數人者遂發心大加修葺
經習功課一如遠公故事周生益大喜介二三
題其募緣疏羅子曰善世間法一切惟心造苟良
悲佛亦作何况佛刹金沙左玄潭右白峯
山之勝雖變替必勃興周生爲檀越得乾公住持門
下有赤脚善奔走二徐發心入歡喜地地靈與人傑
兩相印合孰難愛此衆衆舍儲刺物而不成就此一
事四耶與此會世間法一切惟心造苟良
道場証無上正等正覺此非予言也三世諸佛願俱
如是

南門觀音閣初江堤募緣疏

比丘如圓惟魯鄙陋僧也然能脩忍辱行每見人
五體投地叩頭數十不止口中胡盧稱贊祝頌祿祿
不絕敝衣袖中常籠時果不問貴賤卽出以獻致令
人初厭之非惡之人雖厭且惡彼方叩頭贊頌未已
久之人亦解順多從其所願欲豐飲酬之以故一推
魯亡賴僧能建功果過於城中諸庵寺皆其身口意
業專精早苦所致且得人錢谷布帛盡以脩建不作
私費邑中賢豪皆諒其無他腸而忻樂資捨之矣今
佛閣客館巍然傑出于文江天玉間矣閣下砌一井
泉井列異別泉然臨江岸將圯井塌則閣必墜閣墜
而城必危如圓曉暮禮佛叩諸貴人欲有事於此而
以緣簿視不佞不佞亦受其叩頭贊頌瓜果之獻甚
頻繁而又甚知其錢穀布帛不爲已費輒命翰林子
墨二鄉佐其功德夫脩士持念貴精履行貴一以如
員惟鄙所持念不過創建築砌之業所持行不過叩
頭贊頌獻餉之禮然終能感動人至消其厭惡化爲
喜施又况我善提心持菩提行荷精且一何不至難

新祠上累文

漢水源清翼軫分而斗牛並煥吉州派衍江山峙而
俎豆重新玉露金風盼蜚鴻於遠舉丹楓紫桂聽
木以喬遷德星聚而光映三台瑞靄凝而雲成五色
惟祖宗有馮有翼廣垂敗後之仁故子孫肯構肯堂
不忘率祖之義八方合慶九族同懽恭惟始祖宋吉
州推官時濟公蜚聲元佑佐郡廬陵遺愛及民睹召
棠而勿剪敦仁安土占桐社以興思遂歷三朝將垂
萬禩三世祖宋給事郎特守秘書丞三德公妙齡騰
藻高第馳英曳綬星河循比魯恭之驥維校書公閣
清似天祿之燃藜學擬獲麟依絳帷而入室屏因中
雀假白珪以拓基五世祖宋左朝散大夫賜緋魚知
武岡軍不欺公蓬頭學舍辛勤讀乃公之書徒步賢
關扶搖登進士之第却錢二十萬介凜秋霜難寬數
百人澤如時雨罷輓漕之費蒞浦所以興歌禁溺女
之風虔南至今攸賴奏成食頃張龍圖之薦牘無求
書達海濱胡忠簡之交情乃見再遷楓麓遂拓山房
如我三公同開茅土其餘列祖並襲箕裘登賢書

載公車不絕長安之路賦凌雲而受知遇帝充天子
之庭席珍應聘者比肩明經入仕者接武或富詩書
而不求聞達每修孝弟而惟務系麻結志薛蘿高比
南山之四皓棲真泉石長揖漢室之三公隱顯不齊
中和一致若大策勛洪武弘文學士之智勇兼收破
虜居庸御史大夫之忠功並著大宰用知作記職立
先儒延許正德建言磨摧閣豎金牛承茂文毅之風
節何遜首陽違洞閉關文恭之淵源直探洙泗是皆
才堪命世道足淑人匪往代之足誇雖多方其誰並
惟先世猶有熊而立國淵源同流惟本派別秀川而
爲宗鄧歌難和五百年必有名世愧乏通才數千載
幸傳遺經明承末學致君無術陪仗馬之妄鳴念爾
多情顧祖羊之孔碩祠弘而厥良思創造之艱地濕
而偏慮非久遠之計僉謀家衆卜地栗陽龜負鸞呈
佳氣鍾而悠鬱龍騰虎踞體勢故以蜿蜒九派成溪
赤鱗躍而思化萬松爲嶂丹羽棲而鳴韶瞻五老於
斗邊宿欽禹蹟掛九疑於天外親見重華神告靈踪
人稱勝地羣才並舉小宗合爲大宗百堵斯興舊制

更成新制祖有功而宗有德百世如生敬所尊而愛
所親萬年無斁嚮明而定首趾左右之曾玄如雲擇
吉以升棟梁前後之懽呼動地澄綵與明霞並迴爽
薦高秋黃英將丹蘆齊芳香增盛氣自壽州創祠而
後茲用三遷從宜城占籍至今堪稱百順敬搢士藻
爰代工歌
梁之東大華仁山色映空蔭得諸孫文止武圖彤麟
圖是元功梁之西鄂中一派接螺溪傳巖早
手看築金臺宰相堤梁之南瓊封森森照玉潭從此
文章煥星斗山光水色綠於藍梁之北鵬鵠蒼黛連
雲黑岡蟠鍾鼎饗宗祏地產賢良佐京國梁之上天
人之境虛無障先靈得駕朝玉京五色雲車光蕩漾
梁之下明德馨香薦椅竿禮樂賦賦則古先永冠濟
濟崇王化伏願上梁之後陰陽會合祖考歆寧天道
轉乎人心元氣回於地脈玉燭調而光耀貫日金爐
固而香動干雲鍾鼓時鳴賢才輩出虎文豹文蔚
共成華道之光金鉉剛玉鉉業於昭鼎亨之象本支
百世君子萬年

小居紫原上梁文

伏以鼎基地闊三溪貫斗牛之墟太運天開四海舉
賢良之會高秋薦爽景緯效靈恭惟新基主人閣下
先朝舊德當代名家江漢爲宗一仕而卜居吉郡文
昌肇跡再遷而衍慶山原六百年之甲第相承數千
指之雲仍益茂經書故於祖考仁厚傳自高曾間氣
攸鍾嶽神斯降山庭淵角未儀卓冠人倫玉質金相
德望久推名世皇華節使建秦楚之侯王青瑣議臣
護國家之儲貳十日四封朝端仰汲黯之直兩旬三
黜士類慕柳惠之風辭魏闕而去江湖精神動乎星
象耕有莘而樂堯舜道義見於葵堦鵬翮扶搖來真
人之紫氣龍門姑納妨後進以青雲華萼相輝情諧
孝友鳳麟疊見志合風雲桂子方開蘭孫正茁享天
倫之樂事爲聖世之逸民移廊廟之先憂肅宗祔之
遠慮斯千秋秋曾爲旋馬之宮江水蕩蕩連值產蛙
之寵爰占茲土乃定方中買隣近忠節之鄉測景得
坎離之正轉數年之成業人與力而天與時建百代
之鴻基水增深而山增峻願一身係國脉之安危致

九重感天心之仁愛經營方紀未許卧安石于東山
綸綍連頒將欲還買生于前席羣賢茅拔多士衆仰
適值泰初因顯堂額棟梁協吉將見二儀交而萬物
道鹽梅霖雨之得時甲第告成自是三陽進而九重
開裁成輔相之有道人心共天心俱泰家運與國運
同春雲潤星輝觀長天之一色渚清沙白見大地之
無瑕菊有黃華且進陶潛之酒堂開綠野須彰裴度
之助好事風傳歡嚴雷動及虹高舉六偉齊歌
梁之東人有先朝六一公母氏源流仍畫秋節義來
東吳味同梁之西文節忠義共一溪題名誰識殿中
柱古木還陰揭氏碑梁之南三台高出五雲舍但看
儀鳳揚朝彩會見神龍起暮潭梁之北常依斗象瞻京
國淨海誰能銅柱標驅胡孰與燕然勒梁之上銀河
萬里秋空壯龍光直射斗牛邊天德正臨子午向梁
之下躋躋踰踰俱大雅一經傳后比韋賢百歲同盟
如洛社伏願上梁之後令德日新與才輩出出三溪
之境專事詩書登太初之堂惟聞忠孝二難方駕于
白首六子齊步于青雲作聖作賢正其誼不謀其利

爲相爲將先於國而後於家和氣充閭世傳螽斯麟
趾陰功及物人頌天保南山輪帛弓旌終來未舊之
詔元魁宰輔並簡資父之英弘閣漸開于門益及中
書二十四孝並闕汾陽十世八百餘年同符郊鼎緝
熙敬止悠久無疆

送楊如石上梁文

粵惟世德重熙公侯必復其始精忠大節雲仍貴
其初當桂華結子之時正燕翼貽謀之候經綸甫定
棟宇鳴新恭惟新居主人溫恭天植孝友性生族本
繁昌非于雲之無他蜀道弘宗範似伯起之在關西
且自虞部開基五百年類產名世忠節繼美二三里
並振家聲派衍同江人稱學海傳道脉于東魯賢
科于北畿湘浙擁皋兩地傳西河之教藍山握篆興
人播單父之仁事在見幾心存知止方瞻淇澳而考
樂淵用歌伐木以咏螽斯顧先世之廬宜更晏宅念
始基之地曾贖羈居爰命梓材遂摠心畫先家廟而
後廡庫左星岡而右鹿峯不改山川據忠義之故里
量移基趾型太師之舊鄉合族聯姻伴東都之邸館
嘉賓食客連北里之歌鍾德必有隣閭徑新開黃菊
娶非爲養燕樓蚤夢芳蘭撫此良辰虹梁旣架對茲
盛事穆誦斯揚

梁之東朝陽鳴鳳集梧桐楊侯不盡憂民志夢得仙
人賜玉童梁之西武功山色與天齊主人高蹈青雲

外萬里秋江落日低梁之南藍山令尹罷朝秦採得
尤疑紫芝如何妨多壽又多男梁之北平林漠漠烟
如織回首中原無限情登樓對酒遙相憶梁之上壯
懷氣激金風壯陶潛已賦歸去來謝安未答蒼生望
梁之下德馨如與芝蘭化一年難借寇公車千里常
命穆生駕伏願上梁之後地鍾靈秀宅著光華星降
精靈降神賢良代有文作相武作將功業朋興
千年子孫百世

重建真君閣上梁文

伏以參衡廬而于丹霄劍山嶽立滙章貢而漾銀
玄水淵淳三千界已出真人五百年必生名世仙
龍爽勲德齊新恭惟 旌陽許真君丹元冥契仙
風成受劍術於吳仙拜天書於譙母傳淨明忠孝
已紹象帝之先除吳楚龍蛇功不在神禹之下天誅
造自湘水玄工實始吉陽卓符鎮山上游之門既攄
劈石試劍腥風之膽遂寒鑄金開以閔幽宮竟毓妖
鬼留于將而貯道院大建奇勲且使靈氣上承開我
道源光運漸致人文物盛扶先聖之宗傳及逮文恭
倡明理學劈石蓮而為洞靜啟玄關創雪浪以求仁
旁招同志先生既逝後學咸宗擬釋真邈於次丁升
講堂盟以先甲益增洞天勝允係正覺之場歲且
既添正當興革與儒不泯再造乾坤直指按吉而式
廬撫臺柏俸以倡義部守佐鍤金百二部巡廉厦木
千章郭司馬題疏類相如傳檄巴蜀溫明府為政儼
西伯經始靈臺匠石子來縉紳風動竊謂文恭建閣
祠屬旌陽今既以雪浪為文恭之祠則當為石蓮

旌陽之閭况故宅既拔似軒轅之遊帝鄉倘仙蹤
經猶漢高之樂豐沛盡除舊址特建新宮重閭步
去天尺五層樓迴日臨水千尋玉座當陽收南山
肩宇文昌在上接北斗之靈光潭月松風一宵清景
如昨符山劍石千秋鴻烈逾新畫棟雕甍分滕王之
麗景竹宮桂殿擬仙府之化城几挾策遠遊之夫講
德會文之士瞻旌陽而思禹稷擴我濟世安民之仁
禮石蓮而慕伊周羨其先憂後樂之志蓋將啟四方
之後學奚獨稱一快於當年雲構既成虹梁斯舉酌
茲芳醴侑以清商

梁之東瀛海三山在眼中却咲當年驪石者真人吐
氣已成虹梁之西丹井仙茅路不迷最是洞林通地
脉岡巒全是上天梯梁之南高秋遠岫鬱如藍舜陵
氣色猶堪望禹篆精靈未可探梁之北仙閣凌虛倚
宸極三台今觀泰階平五雲常繞微垣側伏願上梁
之後羣材輻輳衆美駢臻地獻其靈天錫之瑞潤毛
溪藻盡生瑤草瓊花堊會川中並產祥麟威鳳名儒
出世常依日月之光仙侶尋真不斷關河之氣道

纂國運願星海重潤重輝太平有象仙風助皇風
宗社上百年上世曆數無疆

曾官保請卹典呈稿

冲襟偉度博識宏猷學自家傳父子兄弟足法身由
心印出入犯居必莊繇北部改儀司已知名於郡界
歷銓曹掌文選遂甄別乎人倫啟事山濤清望而
犯草却金楊震因故人以嚴操首輔徐文貞思簡拔
名流而轉移有街家卿楊襄毅欲剖刺言路而堅忍
不阿抗疏論功文成之爵斯續正言衛道鄉魯之風
未衰公輔斗瞻寺卿鴻漸儉壬方肆豈爲白玉之潤
權勢既徂旋慰蒼生之望始終一德精白乃心京縣
憂供養而長安載頌酷吏之誅緩而廷尉稱平晉二
司空爰掌邦土詔督方中之役益昭圓朗之才軍
民匠夫人如指掌土木碑石事皆留神因大工以賑
大饑散流民數千百輩運心計以經國計省金錢
五十萬緒停樂器之修而貂璫寢蠹格橋稅之乞而
威曉懲貪苟有利於民雖賞軍賞吏事關國務尤欲
汰其贏以見荒年之當恤儻非急於國卽織造燒造
皆係內供亦必制其過以彰主德之無毀議河淮
則雅衡審而祖陵與漕渠並莫繕城關則調度精

而大和與天險交修深議廟廊屢降都俞之詔明著
功今羣守肅一之規溫諭蘋蘩憫勞臣之體國乞休
拜四賜乘傳以歸田顧南洲之田方高而東山之
望逾重還文昌之左轄祀太宰於留京晚節彌堅
躬匪懈任勞任怨弊吏允快乎輿情攝禮攝兵盡職
無分於庖代紀綱繫於國老法度表乎儒紳知幾引
年朝野慕勇退之節去任間作寮貳建餘清之亭念
不忘乎奉公雖家居必憂國事志惟在乎敦化匪口
說寔見躬行會玄清會同江鄉黨雖賤必齒置先祠
置義賑宗族無人弗親好士吐握尤勸立心孝友獨
切主盟洛社計魯恭遺殿獨存叱馭帝鄉索漢庭歲
星已逝且卧病連旬而承冠不廢卽委頓已甚而壇
宇猶嚴感隕星析對之祥同易簣結纆之正切照故
太保曾同享通籍四十九年蓄德匪二歷官二十三
任操行不渝愛焉能忠惟摠審大節和而有執常
存翼翼小心有謀王斷國之才而經衍文雅潤色何
漸於東里無拂世絕俗之行而飲食服御儉素其此
於要要公爾忘私休休大臣之度言必顧行健健

予之風大抵資因學融才由誠達以故嚴色泯而
良遇合廉隅化而士夫歸心名著三朝功昭一代
賜玉賜服賜夫稟歸來猶被曠蕩之恩而予贈
謚予祭望身後宜蒙優卹之典理合呈乞申詳以
顯諸臣徒名德不朽泉壤增輝抑亦風教所關與
如在

壬午爲劉允陽題文

伏以字水鍾靈盛人文于地域魁星炳耀藹吉士于
天庭惟神微垣奠位斗極儲精文昌戴而獨朗參道
枕以長明履泰階而三台麗在璇璣而七政平建異
衡杓雖薄海觀明明之德光先斗牛惟吉州鍾濟濟
之英星聚奎而六一開宋堦出昴而縉紳啟明節義
忠文比麟往昔魁元宰輔接踵方今歷稽千木之榜
捷尤盛壬癸之策征鄉試十二人而聯上第者九
文皇帝有二宋之賞麗江六七聖而魁大庭者三商
少弟有一鵬之稱惟光耀主盟此地冠文章錦繡故
英賢應會斯文符龍虎龜麟茲值昌期四邁是宜文
運重興某職叨花縣時切桂鯨謬執鞭驥路薄載酒
鴻達願令可與文不可爲文章之司命惟靈能造士
猶能占士籍于帝居燦燦四星光芒顯射乎玄默觀
巍三試魁名高並乎衡樞鱗角鳳毛騰耀而應鑑湖
之識隋珠卞玉磊塊而出南浦之墟俾戊子巳丑之
芳塵卽今可續而壬午癸未之盛事視昔不殊則太
魁之儼然贊官者可以春秋耀吾寵赫而茲士之

然廟廊者豈不朝夕思比阜獲也耶

禱東羅約絲潭龍神文

惟龍之潛居茲潭與潭之淵停噴薄茲土也未有顯
名于世夫龍惟奉時令布雲雨潤物澤民爲職耳各
之顯不顯于龍何恨願名不顯則靈不彰而下民之
奔走有司之禱祠神巫之歌舞遺東羅而不之亦有
識者之所不滿也今歲春夏之間寒雨傷苗五月初
旬播植方終晴霽十日禾稼政榮一雨之後其霖頓
絕且米價大湧小民多飢救濟無力而泉源漸涸流
布不周乾田之稻已盡稿灰有源之地僅存十三夫
民以食爲命食以稻爲本假令僅存之稻稿而不熟
則民食何賴民生無聊予遺之怨豈獨在周閭里皇
皇然惟填溝壑是憂戾夫爲之流涕况乎上仁又烏
能已然不自量淺薄妄爲衆生請命皇天禱祈崇仙
觀之北山而有事于茲潭也書曰大旱汝作霖雨此
時而深阻幽冷之宮不自振奮以解赤土之難亦無
爲貴龍矣龍誠有知聽絃之禱行帝之令合元氣衆
雲霧杖雷霆而大敷施雨澤以活我生民則功德存
乎桑梓名績書于天府山水載于志乘九邑之人

呼祝誦與瀟瀟都湖並垂無窮此亦龍之利也絃令
與龍約此時惠降靈源還至三法壇從東羅至崇仙四
十里而近陰雲隨行法壇之際霖雨驟降自未至酉
三時不住溝洫洋溢溪澗九滿時維龍之功若過期
不雨卽雨或疏促無當我輒毀壇什旛散神逐巫以
明茲潭之非有龍與龍之無靈惟神財之茲以生香
茶酒楮幣沈放潭水充龍供養惟神忻受

祈雨文

兩旬風日千里旱荒憐禾稼之未成懼泉源之將竭
車戽無地枯槁可哀自顧人心非古上干天地之和
良由風俗未醇自招雲漢之戾况絃八年去國兩地
遷基勞心土木之功踈志聖賢之學二三其德千萬
厥愆自私自利仁義未沾于閭里民饑民溺罪過實
紀于冠裳猥天則孽端自人論人則咎源由我如斯
亢厲敢動怨尤但念社姓愚癡土風瘠瘠以耕商爲
業惟勤苦是甘且近時富者漸貧貧者愈困卽豐稔
尚難糊口若饑饉何所聊生情實足矜罪有可原如
我闕遺自當生受惟上蒼無絕人之理俾下臣開悔
悟之門神明感通鉅潛龍而驅旱魃雷雨作解化沴
氣而爲甘霖垂金霧于九重瀉銀河之千里郊原增
色枯槁回春普天慶大有之年幸甚被井生之德兆
民永賴萬壽無疆

爲鄒爾瞻祈嗣文

伏以天地好生錫福必先善類明神有禱感通宜協
輿情故尼丘開道學之宗眉山鍾文章之秀誠惟
應事盡虛傳切念南京刑部廣東司員外鄒某希聖
希賢有爲有守居當文水仁山之會名在忠臣孝子
之流雖懷編常一登第而延擢百杖性存骨鯁拜起
官而書上萬言當其懷蹇鳳城兩京之數往數來已
何堪君臣之我想彼間關烏道萬里之可生可死尤
不勝于母之情然本官念不載心志惟慕道身履危
而處之若泰名愈重而持之以冲有知人之鑑而不
以先物有紫已之廉而不以方人設廣仁會而仁達
幽冥辭東義倉而義高桑梓親有所篤則垢辱俱忘
美若可成則嫌疑不避此其立心創行非減於古人
而作善降祥宜隆於後嗣者也紱等異姓骨肉情本
相關同年弟兄愛莫能助當彼占熊之候共申籲帝
之忱伏願視遠聽以
二采蘋采藻注生司命
祈上天之降嶽降星孕而必男利出不否於麟趾佳而
且壽允續業于鳳毛繼魯尼高蹤未敢遽望於碣石

庶泰乎異日或可方美于眉蘇則善類之報不孤而
輿情之望斯慰矣紱等無任激切翹企之至

寒食會

節近暮春時維寒食禁烟息燭豈惟弔介子於山中
鬻桂饌珠亦且困蕪秦於旅邸當鄉里蕭條之狀正
鬼神棲楚之時若夫殤思乳哺之難得爲鯨爲獨
哀祭祀之無依或山水已更或廟社既廢棲垣居者
顏其宅依林木者亡其叢是以蕩爲妖風鬱爲厲氣
感于人則生病觸于物則成災松以蠶枯稼因蝗敗
三農失豐稔之望四境少鬱葱之靈是用悲悼爰脩
濟度命僧爲會建壇于祠誦金剛地藏之經宜彌陀
觀音之號施禪悅之食飢渴並甦焚佛子之永孤寒
皆遇香烟散爲瑞藹燈燭耀其光明一酒一茶無非
法喜諸經諸咒並是菩提伏願 如來主盟大開接
引之路菩薩願廣施拯救之仁哀衆生之無依念
一乘之並載潤以其露普生歡喜之心覆之慈雲同
居吉祥之地厲氣變爲瑞氣妖風化作仁風人享平
康物無災害田禾秀茂惠三農以豐年林木菁葱旺
四維之佳氣種福生福幽感神而明感人以和兆和
家興仁而國興讓明良遇合會雲蒸龍變弘德化于

無疆天開地通見日光星潤睹太平千有象

廬山建精舍告土文

惟海內名山巨川稱匡廬彭蠡爲陰陽之大會自昔
賢聖卜居選勝棲真悟道者未可指計而五老峯間
靈溪連九疊屏爲障獨受重湖盡收湖東諸秀則匡
廬之最奇最靈所鍾萃也顧爲昔賢所遺而造化秘
之以待來者大絃自揣非輜宿契神理天開眼耳頗
睇日月之光地露瓊琤遂識開河之氣寒盟已久奮
志維新敬簡吉祥爰建梁柱將以修身將以會友將
以課子孫倘微福靈與世興明德丕顯山川之蓄積
斯斯世斯文之幸也豈不侯一人獨有神貺惟神慈

清忍人謹識

紫原文集卷之九

吉水羅大紘公廟父著

少保都御史羅公傳

少保都御史名通字學吉吉水周橋人也曾祖仲淵
元亂民多失業仲淵獨修行讀古書性剛愎好施
明興挾貲游巴蜀秦隴江漢間致數千金客淮楊結
客皆俠士縱酒自放喜爲俠日甚季父聞之亟往索
分其貲仲淵盡出橐中金恣聽叔取其半還復以所
留悉分諸弟爰聞廣復致數千金久之洪武戊辰應
詔實京師古籍江寧居江東門外守令知仲淵長者
皆賓之市里爭訟未決求平於仲淵者盈門而仲淵
益以俠自負永樂初上書言便宜十事 文皇帝方
與士大夫厲精吏始察民隱求直言覽仲淵所上書
甚嘉之由是仲淵名領京師 仁廟監國江寧令王
凱上元令魏鑑造戰車不如法繫御史獄仲淵憐凱
鑑廉吏倡兩縣父老白其枉狀後父老悔懼各鳥鼠
散仲淵獨詣 東宮陳二縣令之賢御史折之日兩
縣父老不至若以一人白兩縣長吏公耶私耶仲淵

對曰公私不在人之少多誠公一人可也 仁廟召
仲淵與語日縣官誠賢戰車重事而誤之何仲淵頓
首日人安能每事盡善 仁廟喜日長者之言即釋
兩縣官公何應天府丞張執中繫獄使人誘仲淵言
如言兩縣官仲淵不可日兩縣官誤公事臣故得公
言之今府丞被私罪臣敢面設臣與府丞俱族矣執
中銜之因盜官錢籍其家不足償所盜乃誣寄鈔十
五萬仲淵所連逮獄長子三錫皇恐傾貲醵千五百
金償所誣鈔得釋仲淵雖以直受誣然其自負益甚
諸學士如解胡金楊輩皆忘勢與仲淵交還以老乞
歸故里卒仲淵生子三人三錫敷錫永錫三錫能承
父志以孝友著聞生子四人長通次遵次達次道通
生有異質童時侍大父仲淵居金陵受書博士黃彥
清慨然有將相之志學士楊士奇問廣過仲淵見通
資度異常謂仲淵日此兒當是國器不獨九羅氏宗
也年二十舉永樂戊子應天鄉試第二壬辰會試出
學士楊士奇之門登馬驛榜進士授監察御史覓從行
嘉十七年營造工程急軍夫運磚不辦通建言免夫

下徒流以下罪囚運磚不五月通州潞河數百里累
積十餘年磚石轉徙殆盡後法司以爲例奉 聖書
按蜀持風裁時蜀王富能甲諸國出入僭用乘輿儀
從通心欲檢制之一日王過御史臺公突使人收王
所僭鹵簿蜀王氣沮藩臬俱來見通問儀從不當屬
有司若候間報則王罪且不測今宜何所置通曰誠
然公等試思之詰旦見報明日復來見俱曰無策通
曰易耳宜移文與王但謂黃屋左纛故玄元皇帝廟
中神器今復還之耳玄元皇帝廟唐玄宗幸蜀所建
祀老子者也通始至蜀中士大夫稍易通少年至是
始驚服於是壹用壁書治蜀蜀人震恐仲淵贈書戒
通曰文翁治蜀以寬武侯治蜀以嚴爾尚遠師二賢
寬猛相濟通受戒爲齊嚴事竣報 命永樂十九年
詔求直言通應詔言 上巡游川度有龍不可離淵
虎不可離穴之喻 上怒詰問通通引易文言雲龍
風虎以對 上意釋與六科官並謫通州通出知交
趾清化州至南海遇異人授以兵書曰已巳之難需
公大用交趾新屬 明風俗言語不通中國通至簡

條教寬賦役省刑獄與清化更始州故有妖社能殺
大通計除之民大畏服逾二年上計對復還州中朝
士大夫皆有詩詞贈送少師楊士奇綴以文二十二
年交趾黎利叛宣德九年三月陳智方政兵敗於茶
龍諸郡震動 上命擇將往討大臣咸薦成山侯王
通通師無紀律既至交趾賊易之數提戰王通乘醉
歸兵渡江遂大敗賊者萬八千餘人黎贊軍務尚書
陳洽歿於軍王通身被數創奔入城中賊圍城急王
通懼割七城求解撤所創城守將下賊賊據城無少
長皆殲之檄至清化公說守將指揮打忠曰吾與若
受 天子命守城豈以王通一妄人言遂棄城委賊
耶今城降者賊盡屠之與其委城就死孰若死守之
等死耳猶有人各况吾柑庠清化人六年清化人皆
信我可用城萬有一得全乎忠爲感動是時簡鍊城
中士卒可用者千人畫策設方畧晝夜操甲登城督
其防守七月癸巳黎利知城不下卒來攻城城堅不
可拔賊於城東南西門外囊土爲山一夕而成與城
野將士皆危懼通謀曰賊衆我寡難以力勝今請約

日出降賊必少怠乘其怠襲攻之可破也衆從計是夜擇敢死士百人持火突開城南門鼓譟而出衆皆隨之直搗土山斬其梟勇數十百人賊敗盡焚其飛樓雲梯賊無所據勢益阻士民氣大振十二月庚申王通自交趾城特貽書令清化丁黎利通拒不納二年正月朔又安隆將督都蔡福來說通通曰吾以若來助我殺賊乃爲賊作說客耶吾即斬汝矣福皇恐而退賊又遣士官參政梁汝笏密說打忠通引張巡許遠激厲忠忠曰出處生惟君賊自是不敢復徇清化朝廷聞王通敗命安遠侯柳升往援之升至又敗王通惶怖不知所爲十二月丁卯王通與內監山壽馬騏右政弋謙等以交趾全城并諸屬郡悉降黎利黎利送王通與官軍還通與打忠聞之亦懷印歸賊不敢迫是時交趾反中國士大夫盡沒惟諒江府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忠成之力戰全城惟羅通打忠二人遁道上言王通蔡福等罪狀表劉子輔何忠成節事三年王通等下詔徵籍其家蔡福伏誅衆贈安南成事文武諸臣擢通行在戶部員外郎總督口地

開平一路邊儲朝廷議竟棄交趾遣工部侍郎羅汝敬封陳氏後汝敬通同鄉人洪武中弘文館學士羅輔仁使安南定陳氏輔仁即汝敬宗人宣德九年秋上親巡邊通督餉千餘里未嘗乏絕正統初敗兵部武選司郎中從尚書王驥都督蔣貴甘肅征阿台朵兒只怕至兀魯遇虜戰我師却過立斬都指揮安遠以虜衆軍勢復振大敗虜人奪還永樂所封和寧王詰勅王圖歸因論功忤驥被誣謫廣西梧州府北流縣容山閩官九年調廣東東莞縣河泊又三年爲正統十四年已巳通憶所受異人言又聞閩宦王振擅權寵玩兵北虜致寇邊豫策有變乃以河泊功次入京以何帝北狩土木遇難而通適至京八月十七日土木報至十八日皇太后詔卿王監國侍郎于謙爲兵部尚書虜數擁帝叩開京師急廷臣薦通機才智勇剛方忠毅可任大事八月二十五日復通兵部員外郎守居庸關給事中孫祥守紫荆關今諭通近因虜寇犯邊邊關守備最急今特命爾通往居庸關鎮守官處協同守備凡彼一應操練

調度軍馬備禦方畧爾須與鎮守官長計如軍馬急
瞭望疎禦守不嚴城壘坍缺不治盔甲兵矢不精
夫長千夫長峻削士衆固亦與鎮守官時巡督其不
逮爾被 朝廷選擇委用務自持廉秉公勤慎作率
軍吏以副任使故諭二十八日 令諭鎮守居庸關
內官潘成都指揮孫斌負外郎羅通今得大同鎮守
等官報虜寇圍擁一人到彼城下稱是 至尊都出
朝見及與銀兩段匹賞衆等因此等無謀無知之人
聽其詐誘已令人去責他不許再蹈前失諭至爾等
守將等只知爲國守關爲重今後若有此等不分兵
傷決不可聽虜詐誘慎之慎之故諭九月初二日
令諭內官潘成都指揮孫斌郎中羅通今特命都指
揮銷政往代爾斌鎮守諭至爾斌所管事悉交付致
掌管爾斌星馳回京聽用爾成及通須與銷政同心
協謀鎮守關隘毋得自分彼此有事從長計議而行
不許偏私執拗致誤事機特諭爾等知之爾成仍提
督內使陳簡包劉安掌管神銳與居庸關及各關

應用毋致建誤故諭初五日 令諭都指揮楊俊
虜寇在邊其居庸關一帶隘口尤爲至緊今特命爾
楊俊齎諭前往彼處會同郎中羅通內官潘成都指
揮銷政將爾所部并各邊回還聽候官軍盡數存留
在關分營列守務令嚴勢相接有警互爲應援仍將
大小關口但係可通人馬經行之處不分遠近濶隘
爾通與俊提督協同各隘口內外官負操軍盡行堅
厚砌塞令可經久酌量分兵防守瞭望遇有賊寇嚴
急即便相機拒殺至於設法以謀悉從爾通便宜處
置務使關隘守禦嚴密虜寇不得乘間邊境無虞京
城有託如或軍有未敷計議啟來裁處爾等皆爲
朝廷信用之臣正宜晝夜用心不可頃刻怠忽以副
委任爾俊所有神銳悉付內使陳簡包劉安領收應
用爾等共慎之慎之故諭前諭皆白紙璽用邸王之
寶卽位後初七日勅始如制通才警敏守關有方畧
屢奉 令諭晝夜精勤不懈 邸王卽皇帝位尊
上爲太上皇初七日 勅守備居庸關兵部郎中羅
通都指揮銷政楊俊近得工部右侍郎陳恭御史

訓題各關守備尚疎 勅至爾等即將該管一帶分撥官軍盡日夜廣運磚石砌塞關口挑潯濠築使賊無可通之路官軍有固守之心輒以圖上於是通上言該總兵官楊洪差元魯都指揮報說虜使至懷來供張甚具將至居庸待虜使宜如懷來言虜先遣使臣通後送 駕回京臣聞之度其必有大詐切觀循虜詭詐百端恐名送 帝實圖大衆窺燕居庸關雖可守然湯衛口疏林口北關口方良口近因土木潰散軍士踈開路道深可有愛臣切見前代鄧艾取蜀

蜀人却守成都備艾艾從劍關緣厓躋攀而入蜀已破而成都守者尤不知劉裕取秦秦守潼關脩裕王鎮惡乘舟過渭至咸陽秦已破而潼關守者猶不知居庸固京師後門相去百里而遙一失守則虜入京師在旦夕耳臣追聞諸阨塞有口可通人馬者七十所可通人不通馬者一百三十所須多方固守防虜窺伺之機臣職卑權輕於總督不稱乞 上命大臣一負委以生殺予奪之權總督軍務然後關可守關門固則 京師亦固惟 上財察於是 上命廷

議即以通陞右副都御史總督軍務便宜行事二十日 勅右副都御史羅通與內官潘成都指揮趙致楊俊召募地方精壯民夫令人餘丁編甲操練遇警悉聽調度敢勇當先生獲賊一名或斬首一級軍民官總小旗甲軍人陞一級合人民人二級各賞銀五兩人民願得爵者授總旗不飲爵加賞銀五兩首功三級以上生獲三人以上者俱爵二級合人民人試百戶各賞銀十兩功多者俱照例第陞賞諸如巡軍逃囚等有功者亦以功論若能設計用間屢劫殺虜及率旗斬將退走虜者功不次所掠獲百姓被虜者族寧家達賊人口頭畜就便給賞有功之人不入募府 又記事一件軍士甲當春勇字仍用黃絹為地今府但改方為圓前左用紅圓日右用黃圓月絹市道隨便旗號上青絹帶下黃絹 通曰榆林土木二處草旗取青為天黃為地之義 場俱有積垛及遺下草束田禾草稿欲盡行燒燬使虜至無所掠二十八日 勅報可但係近關糧草多差軍馬搬取入關備用其餘不分官私草束田禾差夜不收往彼盡行燒絕尚書于謙因通言虜至將通州天津衛近京積芻悉燔之同日 勅命內官黃車

令長隨內史王春往代奉御陳簡包劉安管領神機
仍聽右少監潘成提督遇警聽爾通相機取用十月
初一日 勅右副都御史通都指揮趙致楊俊虜必
窺關爾等守禦不可無備無方禦敵莫如守關塞監
守關莫如乘高據險勅至爾等宜自巡視何爲險
可據須鋒利器械使寇至莫能逃何爲最高且要可
乘須廣積木石使寇來莫能度古人有言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今爾等擁千萬之衆而又據險乘高若措
置得宜調度有方虜衆豈能飛度勉之慎之初二日
勅右副都御史羅通都指揮趙致楊俊得爾題口外
各處立功官軍遇赦自行回還及報效等項軍民人
等先因達賊驚散在於各山潛匿見今到于上關具
悉勅至爾等卽會同右少監潘成將前項人口逐一
審勘果係先前報効人數已經奏准取回并立功官
軍例應回還原衙復還職役不係姦細之人就便放
入差人管送赴京若係官府等處衙所軍餘人等應
該在彼守城及軍職爲事議充軍役遇例該降原職
就注原議充軍衙所若差操之人畏懼艱難帶領家

不逃免回還者仍令送回原衙收管依例降職着役
隨住不許一槩放入若或虛詐及別有違礙明白具
奏處置爾等其慎之慎之是時虜酋也先擁 上皇
入塞初九日至廣昌破紫荊關總都孫祥走瓜京師
戒嚴于謙條上禦虜方畧交趾敗將王通復出爲都
督十一日虜至都城掠西北郊于謙等營德勝門禦
之 勅通與楊俊選居庸開精軍健馬五千統領取
便來京接應十四日又 勅通與俊虜寇俱入在關
南攻圍京師甚急前勅取軍馬五千接應今慮不敷
勅至但係爾致與俊所領軍馬自關外人者盡數各
帶盛甲器械付通與俊統領星馳赴京調度殺賊爾
致仍率原守關卒及京軍固守居庸遇楊洪等軍到
關輒入之催速赴京先是楊俊聞虜大至憊恐使所
忠旗牌官吳良密言通欲以本軍六千人遁通縛良
斬之殉軍中日敢有復言退軍者如良乃自至龍虎
臺說俊曰紫荊失守京師孤懸且暮望我救援爾軍
若遁則居庸不能守京師聞之士卒寒心而虜勢益
張此 社稷安危之機也若第毋動我保爲若破賊

俊始規服通并俊所領兵將之方提兵赴援會德勝
戰捷虜聞勤王兵且至也先與伯顏帖木兒謀曰爾
中國精兵獨倚居庸今居庸入援與大城兵合而大
同諸將遇吾歸路城外空無所掠我必坐困且我等
以送駕爲名壹敗則天子且爲所獲戰而獲天子
於我無功於彼不見德今計惟紫荊關兵皆遁爾
奉天子駕仍出紫荊關我以鐵騎攻居庸關居庸不
守我復與爾合還嚮大城居庸不可勝且奉天子
出塞然後議和送天子歸縱無大功尚可市恩於
南朝也十五日虜去伯顏帖木兒奉上皇出紫荊
也先出居庸攻關共五萬餘人通用水灌城水厚堅
虜不能近與潘成龍攻謀曰虜所恃者鐵騎夜環以
爲營晝用衝敵吾與若等所將大半召募客兵不足
恃若驅之當虜是何異驅羣羊當羣虎須以計襲敗
其鐵騎而後虜可破也衆皆曰善虜人卧用兩馬相
比二人共宿一革裝橫置馬上鍊騎外繞每鐵騎隨
一犬有驚以犬吠爲號公多用鐵藥實熟羊肉置藥
漏下二鼓使夜不收持鐵藥雜投虜騎中大嚼羊犬

軍飽以石試投之不吠隨以油索連套鐵騎馬足夜
過半開城門出軍繞虜營鼓譟舉火砲四面擊之虜
營鐵騎聯絡咆哮跳躍而縛益急營內虜騎盡驚天
爲鐵騎所制不能馳砲擊殺鐵騎人馬自相蹂踐疾
者數千遂大潰敗三戰三捷擒虜首那吉帖木兒斬
奪人馬盛甲弓箭以千計盡奪回所掠都城人口虜
遂遁捷聞十九日勅右副都御史羅通得奏虜寇
連日來攻居庸關內外爾與右少監潘成都指揮同
知趙政調度官軍設計奮勇殺敗賊衆保全關隘使
賊不得爲患其見爾等運謀克盡心力所致茲特降
勅褒獎爾尚益懋乃勲毋或自滿而有怠志大抵虜
寇譎詐去來無定尤須嚴謹戢備常如寇在目前以
防不虞慎之慎之爾乃取勘其餘爲首殺賊官軍功
次奏來處置故勅於是虜轉寇紫荊關京師懼虜
再薄城二十四日勅副都御史羅通即將原領口
外官軍五千員名統率來京策應潘成趙政仍行整
備其餘軍馬固守居庸關隘其昌平伯楊洪所領軍
馬即便放入赴京毋致稽違如勅奉行通提兵直趨

紫荊與虜遇戰敗之又戰於完縣五狼河劫羊積
之所斬獲功多召入參贊軍務理院事景泰元年
臣言通本曉暢兵法參理軍務今更兼院事妨誤戎
機不便通疏乞 勅石亨楊洪各率精銳馬步軍
自紫荊出大同洪自居庸出宣府沿途巡哨提督官
軍堵定關口修理牆橰勦除寇賊防護耕種又言邊
軍妄報首功虛張虜勢德勝之戰近在都門斬虜幾
何而陞級六萬六千有奇又言拖玉珥貂者皆衛全
社命忌能憎言無奉公報國之忠于謙不悅上言德
勝當先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人陞一級陳以三千
百一十八人陞二級餘皆給賞且乞罷兵柄太府部
院翰林臺省議疏留謙亦言通志在滅賊爲國家計
長久無他謙亦宜同心協力勿互猜嫌是年通乞下
令擒斬也先伯顏帖木兒喜寧者賞萬金封侯會宣
府總兵朱謙言有達賊二萬餘人攻圍宣府一路城
池及四散標掠人畜于是于謙上言口外軍民連歲
被兵不能種藝恐虜至無所掠一旦撫衆以送
焉名突至太原則山西搖動而河南淮甸之間亦

憂矣宜選有謀畧文職大臣往鎮山西昌平侯楊洪
亦乞差文職大臣率兵出馬門川鹿角樓營護山西
餽運大同意俱屬通兵部請通往通言謙洪建此策
乞令與臣同行于謙言曰國家多事之秋非臣子歸
勞之日臣謹詣燕山西事謙宜去 上仍以命通三
月初十日 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通與都督同
知充總兵官范廣內官弓勝張溫管領神銳率領五
軍營官軍一萬員名神機營官軍七千員名三千營
官軍四千員名共二萬一千人駐劄居庸差夜不收
分投哨探嚴息緩急賊衆多寡近遠前進懷來駐劄
與楊能楊信等相機乘勢殺賊通提兵至懷來逐虜
出長安嶺外斬獲大有功時龍門驢溝諸城殘破守
將撤兵內徙遺棄糧數萬公言虜來有鄉黨欲奪勢
糧守則軍力不足運則民財不足焚則國用不足乞
廷議戶部尚書金濂奏下通及督餉侍郎劉琬總兵
朱謙共計上已而虜退數使人來議和通請班師還
京協贊京營軍務八月右都御史楊善等迎 上皇
至京師從東安門入居南宮三年轉左副都晉階通

議大夫四年上將傳要畧 詔以訓練將士六年加
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晉階資政大夫祖仲
淵父三錫俱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右都
御史祖母胡氏贈夫人母李氏妻王氏俱贈夫人八
年正月十四日 皇帝不豫羣臣請立東宮不允有
吉候十七日御朝是時外朝間有請召立 襄王世
子者得金牌未幾通與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軼同行
二人密語通曰 上皇居南宮無過而佞臣欲別求
君公意若何通曰吾觀天象 上皇必復位諸君勿
憂也亨曰政如公言願公計將安出通曰吾老不能
謀亨曰事不可過三日久則泄矣遂與徐有貞謀已
定至十六日暮亨使人密言於通曰舉大事在今夕
公幸從通曰侯舉事必濟此社稷之功也侯努力通
老不能從亨去其諸子問曰 上皇可復乎通曰天
意人心必復曰既復大人何不從通曰亨軼等不可
與共功且吾出萬死一生賴 社稷神靈所戰幸有
功 天子返駕金甌不缺得保首領厥於牖下足矣
天功不可屢徵兒輩勿復言十七日亨有貞等迎

上皇卽位二十二日通母李氏計聞遂歸天順三年
訖復右都御史通赴命卽以老乞骸骨進榮祿大夫
致仕賜乘傳歸通弱冠登第間闢南北五十年持危
定傾完名全身老而致政朝紳榮之家居十年不治
生產親友過從賦詩飲酒爲樂自號迂齋一日偶不
懌命焚香沐浴更承出家人進藥搔首曰學古生處
豈在草木嘿然久之適風雷交作有二白鶴翔舞於
庭遂卒軼亦遂舉享年八十一歲化六年九月 皇
帝遣官致祭諭曰卽以純明之學剛正之氣累 朝
簡畀資兼文武謀議左右竭乃忠貞當天下紛擾驅
馳多難戮力忘身其將畧兵機動能制敵抗虜俾
國家寧謐今中原大定西北無內顧之憂卿功居多
功成告休進顯爵歸桑梓以永天年深得明哲保身
之義名在 王室紀於大常將垂之千萬年而不朽
何其一疾不貳計音遠來良用悼痛朕重念卿之勞
遣官致祭昭殊勲錫 特恩也卿靈不昧庶幾來享
弘治十八年隆慶州父老奏已巳之變通守關有功
宣表忠良以勵臣節 勅祠居庸關屢 朝按遼御

史脩飭至今邊人以通爲神水旱疾疫必禱焉

少保都御史公叙傳

大然於先少保迂齋公家三舍而近少時習聞公用
兵多奇其生平未暇究也及挂冠歸索公銘狀讀之
殊無奇蓋公諸子多傲盪不習事同堂姪少泰公亦
渺遠識其志銘卽少泰公同年狀元筆也於是旁搜
其家乘少保公手澤僅得居庸所上疏一篇而景順
閣制勅黃麻幸而亡恙及當時文人學士贈述與夫
故老傳聞僅存什一乃博采野史正以吾學編輯爲
傳公弱冠登仕籍配家御史上書得罪出刺安南黎
利叛百戰守清化城竟懷印歸 本朝補兵部郎屬
守山海關因報捷與督臣忤論謫水衡使者久之正
統己巳薦守居庸復職方紹遷御史大夫三逐強虜
定國難致返 英廟之駕功亦奇矣當時 廊王監
國旋卽與于忠肅定議以社稷爲重先少保必欲回
北狩之駕意稍不合廷臣倚于公爲柱石而先少保
始謝功皆不叙然其功忠貫金石而光日月自不朽
千萬禩未可以一時屈信論也公按蜀而抑疆藩有
汲長孺之風固守州城黎利不能撓有張睢陽之堅

抱印歸 本朝有蘇子卿之節破虜居庸還紫荊還懷來使乂先不敢南顧而中原安于磐石有郭子儀之勲默識乾象潛定大計有狄梁公之志奪門不與功成身退有張子房之識公之精忠偉烈於中興功臣豈有兩哉而議者徒憐于公之歿并 英廟功臣壹切貶損言其短長安得爲定論耶夫于公却南遷之議定固守之策其爲社稷臣豈顧問哉然今之聖子神孫垂萬世不拔之統者寧非 英廟之後乎則夫忠於 英廟回北駕而復明辟固萬世之功也

夫霍光定策李光弼驅亂後雖有過終不以末路掩其大節况功忠並著終始無間而可訾議之耶孟軻氏論士猶曰食功不食志况 國家用人而可廢功臣宗社者哉先少保功既不錄又未與易名之典史猶或譏其恤誕不經而壹切大節不載夫兵固尚變先少保受圯上老人書多奇蹤固非文俗吏所能知也不足道矣公祖仲淵亦奇人故附著之見公之生有所自也

吉郡志名臣傳

國朝解學士縉字大紳吉水人年十七登洪武二十一年進士授中書庶吉士年雖少巍然有碩大之望每自誦曰處其心常在熙春麗日之間則天下無可惡之人 上幸大庾西 諭公曰爾試思爲朕直舉施政所宜公卽上封事萬言皆切政教大體因言老佛諸經不宜觀說苑多戰國縱橫之術韻府猥瑣無可采願命儒臣集唐虞周孔之言勒成一書以備觀副禮經作樂書以惠萬世又獻太平十策 上覽之喜數稱公奇才兵部尚書沈綽忌公年少得 上意乞改公御史遠 上李善長死公上疏極言曰善長出萬戚佐 上得天下爲勲臣第一可謂極富貴矣奈何希望不測而佐胡惟庸哉且殺大臣以應星象非天意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懇惻爲言願成來者昧死以聞公嘗爲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寬爲詹傲所嫉妬已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切齒恨公公又時時敢直言竟坐深文得罪且不測 上召見其父曰大器固當晚成若其以而子歸益進學

論公曰而歸益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太用汝未晚也先是 命公脩正元史誤踵成宋書刪定禮經九例皆留中公歸家八年 上崩來奔喪有劾其非詔旨謫河州衛吏建文初召入翰林待詔靖難後成祖召公及黃淮備顧問遂詔入內閣辦事尋復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陞公侍讀進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務自公始二年八月以大學正心章講義進 嘉納之十二月進文獻大成及脩洪武實錄永樂大典悉充總裁儲位擬未定召公密議公言立嫡以長且曰好聖孫其事遂定冊立世子爲皇太子高煦爲漢王拜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漢王由是怨公未幾用兵交趾公力言交趾古屬靡之國得其地不足郡縣又謂不宜過寵漢府致有異志 上怒出公廣西參議李至剛奏公怨望改交趾八年 上北征公入奏事見 東宮而歸漢王乘隙譖之遂徵下獄後三年死獄中年四十七公爲相喜引拔士類人有善稱之下容口當時蹇夏黃陳之用公密贊居多有失在御前率引爲已過

天皇嘗與公論羣臣御書褒美而下十人 命各就下下公以實對後徐驗之十不失一焉 仁宗出所評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士縉非狂士也官其子積亮中書舍人公敦孝友重義輕利遇人疾苦輒隱于心苟可用力必盡意爲之尤篤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或謂其泛者終不爲變襟宇濶畧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稚子樂親之其敦學於曰字爲有瑕玉莫作無瑕石羅文恭解其云正有來之之烈有方朔之奇有太白之云

補郡志傳

太僕少卿劉公逢愷字虞讓號策齋秦和龔溪人幼有異質四歲至家廟父教之祝辭一過成誦年二十五舉于鄉先後師事同郡歐陽文莊公鄉文莊公兩先生講王文成之學志甚銳辛丑成進士授慈谿令公敏而有執急民隱興教化邑人神明之初視事黠民羣數百人訟於庭吏請驅之以嘗公公不爲動詰其狀罷謫之如老吏有娶婦訟其子被殺不知主名公心疑之夜見諸夢明日出婦詳讞而審察婦所偵

慈谿縣志

卷之九 風俗

何者縛致之一鞠輒首服縣故有茶稅無山稅公爲清其茶稅杜浮靈而旁邑欲均山稅於慈公持不可議遂止楊慈湖先生者陸氏門人也以朱陸同異故其學不甚顯而廟祀亦庶公力請脩復進邑弟子於書院講明慈湖之學淵源於文安而王文成演爲致良知之說實有功於孔門與朱氏小異而大旨同餘姚錢王兩先生聞之大喜歲一拜赴講而慈湖之學始益顯入覲以母喪歸拜補廬江興學造士亦如慈陸水部主事奔父喪補武選江西副銓屬時望繫公

慈谿縣志

卷之九 風俗

爲竟有力者所得竟改光祿寺丞嘉靖末禱利大興中官積索亡度致金錢置不能給肅皇帝怒下內閣問狀寺臣震恐公爲條奏月報費有所稽而中官不敢索上可其奏遣御史監之後覽月報喜曰光祿不當如是耶一日禱玄極不果而物品已入內具列月報中上覽問內監抵罪宦者賣寒歲省金錢數萬而光祿始俗於是公才名藉甚而權相于以公絕私謁故抑之六年不調太宰歐陽公自言於政府擢尚寶卿亡何權相敗始改南太僕少卿有忌者公遂解組歸公自少篤於學奉兩文莊教如著龜自持身居官事親治喪及宗族鄉里壹切以良知爲宗見諸躬行而於慈湖尤爲有功父川溪翁甚愛之慈谿奔母喪不持一錢慰之曰是吾志也其相成如此後祀郡縣鄉賢慈谿廬江西縣名宦而慈人追誦公功配祀於慈湖書院禮垣逸臣曰予遊東越探禹穴涉海島還過慈谿訪劉光祿謁慈湖書院從祀皆今昔名儒而劉太僕然俎豆間異哉慈湖祠祀廢百餘年待太僕始興

僕去今四十餘年而奉當與慈湖並豈所謂同氣相求者耶慈山水甚壯宜有異人楊先生當之矣而劉太僕亦與俱不朽良有以也予爲孝廉時預脩郡志蒐次諸名賢作傳志成太驟多所遺逸今劉太僕治行論著遍海內名士而郡志獨闕當時脩志者安成王太常劉聘君皆作異時人補其闕非予而誰作劉太僕傳

故吉水令蘇公傳

蘇公名士潤字惟德泉州晉江人也其先光州固始人遠祖烈徙入閩曾祖福祖春皆長者有隱行父環治經術有嚴貧未卒業後公貴封侍御史公幼卽穎脫異常兒其公常教之誦詩一拜讀輒成誦封公曰吾家積行讀書三世矣未有顯者是在孺子九歲能屬文閱時不類諸生語同邑王遵巖先生召試之曰非常兒也置但大蘇氏門戶晉陵科名從此益熾矣少長補諸生以尚書教授邑中弟子舉止有常度終日端坐誦誦至暮不輟博聞強記尤精於歐蘇兩家言爲文雄渾溫厚所講授多自得於傳註之外繇是衆人翕然宗之曰蘓夫子稱誠齋先生嘉靖戊午舉鄉試第三人乙丑釋褐授吉水令吉水故稱易治然郡縣相沿治獄類微隸卒勾攝郡下縣縣下鄉鄉民間隸胥至錯鈔相視難大亦驚公下車創爲木隸編甲乙姓名縣五鄉鄉各置木隸十餘丁訟者准理卽同里胥負木隸至所訟家刻期聽鞠訊卽已釋不籤訊卽負木隸至縣自言聽息初蒞教一縣人皆駭大

縣無不決之於民無收捕之騷公始言於郡郡守
以爲便而郡吏卒不下縣縣吏卒不下鄉自公始是
時初行條編法上下窒碍他縣皆苦之公有心計行
之如流水他令走記問便宜而新法賴以通令甲江
南轉漕粟輸兩都督運使者至縣方舟達會城漕軍
轉入縣輸留都者民間竟遠春秋兩限俱負載至縣
胥吏保家舟于里豪相緣爲奸利輸米一石美過半
而費稱是蘇公度道里遠近爲水次輸者移未至水
次縣蒞舟就之於是保胥不相涉而舟子亦無所倚
以爲奸桀量平而負載且近民甚便之後令張公楚
城因水次建倉至今著爲令縣稍饒穀價踊公度縣
粟不足蒞置常平里社親訪富人量力出穀入社設
社長司其出內民賴以濟又親行各社勸風俗疏釋
高帝論民六章宗鄉大夫諸生於社所設鍾磬立社
師教社童歌風雅開諭齊民一縣之民惺然頓化後
有司及鄉先生鄉會皆祖蘇公教至今歌之故宮贊
羅文恭精詣理學爲海內所宗蘇公嘆曰九原而可
作吾匪斯人誰與歸乃爲立祠學宮求其遺榮相傳

梓之以傳是時吉陽士不喜讀古文辭但取時藝
矣者相課以故文震哀公力救其弊延見諸生誦說
經義課以古法遇諸生嚴而有恩諸生不敢驕亦不
至沮喪其氣公治吉率以質事上以禮不苟爲超承
取上人意志一日放舟下臨江謁守道至玄潭遇建
昌羅近溪先生會講公就講一日因江漲遂返縣士
人爲之語曰江水清清江濤浩浩蘇公問學不謁守
道然公真心實政交與下兩臺交章薦公遂徵爲
江西道監察御史公兩日若秋水眉秀如芝閣
文一日數行下秃筆如飛而點竄嘉實不失字句以
故得士最真丙寅秋學使者檄長吏課子弟補諸生
絃將弱冠在試中是時先兄大紳有嚴庠序已爲公
所知絃取高等既覆試因呈卷公屬目問絃曰若羅
文恭公家耶對曰非是又問曰羅大紳兄弟耶對曰
然後再呈課公喜許之曰峻整切理而春容不足宜
熟讀歐蘇文以充之予少時頗喜讀兩公文不知有
益於時藝也以公之才皆望爲學使者且至大官竟
厄於時相偃蹇丞尉間而卒顧公卒後猶子茂相復

登第爲江西屯田道副使將用其所未足而晉陵成進士者數倍於昔封公與遵嚴先生之言並驤公爲御史風節具載太保曾公志銘中不復著著其爲令予所見而知之

贊曰嘉隆間猶多循吏哉以予觀蘇公深厚長者言恂恂不出口其所更置皆可爲數世之利後令師其法並以賢稱至三年爲吏一謁部守不果蒸蒸古人遺風矣

興國州知州曾公傳

興國守曾公名士亮號貞文初名元忠字中甫友人相字素稱曾中甫廬陵城南人也祖某爲吉郡從事善易卜多智計亡害太守伍文定往之時寧藩有異志伍公潛爲之備常呼曾從事入幕中謀備已具而寧藩反伍公要都御史餘姚王公定計征寧携曾君往賊既平伍公欲列上從事帷幄功君固辭解袍劍贈遺之父可耕爲叙州郡太守季父可漁爲銅仁太守人稱曾氏比萬石君中甫生而白晢疏眉秀目豪邁自喜九歲能屬文稍長讀古書日數千言年十六補縣諸生知名郡中萬曆元年癸酉以易中江西鄉試與吉水鄒元標爾瞻安城劉士瑗允玉並出少司寇朱公鴻模之門朱公時爲郡李宸稱得士而郡中同榜劉冠南文光鄒德溥汝光與不佞大絃皆同聲氣遂定交同同學於糧儲道蘭谿徐先生明年與劉允玉復北面太常王先生盡究聖賢精微之旨二君皆深造各有得也中甫性孝友能治劇時叙州公在杜藉三十年宦蜀幾二十年而祖母王氏母張氏並

家居中市代爲家督承事兩太恭人各盡其惟田園
亭臺各就理賓客酬應士友交游亦各不廢異母弟
元敬幼有異質深相篤愛以巨人期之曰是將火攻
伯仁者亡何天哭之痛曰天乎何不以我代吾弟耶
中甫才志高於制梃甚有法同曹皆受繩於中甫期
一舉輒雄飛願得升春官不第焉志約友人結社青
原山下帷幄憤懣不絕口爲文攻苦操筆左右視
日光燦人語鏗句若出金石一脫羣士爭傳誦之然
數奇九試不第於是叙州公兄弟皆致政且老陳試
授夔州興國學諭蒙孝廉耻受學官近有詔得以學
官再入試而進士高第應紀賢序中故中甫倪首就
之抵平川築二酉山房率諸生年少有才氣者校藝
其中愈益憤憤讀書爲文不輟然竟不得志改夏邑
縣知縣中甫讀書撫几長嘆曰家大人兄弟皆二千
石吾屈首讀書三十年期一第以報二尊而造物何
獨難我遂焚其筆研而歸叙州公兄弟慰之曰士成
名無以加於循良令何嘗負士而願厭薄之耶中甫
勉強去夏邑當孔道民疲而又頗河率數十年一發

河患至是河益大決河故山北走兗州郡巢父嶺
築重堤堅厚河歲壅勢漸高故決而南初決黃堽口
去夏邑五十里而近久之決蒙諸寺益近夏邑數里
而山東諸公欲乘勢遂導河南徙遠河患巡撫臨川
曾公不能決下其議中市泰記曰黃河遷徙靡常然
避高而趨下則與衆水不異先年河北行由李吉口
堅城集直入小浮橋運道 陵寢兩無所妨而今遠
徙南矣今議者欲於河家營上下間從西南三十里
引水入司家道口舊河由韓家道口胡浮橋開新河
圖一帶入小浮橋濟運及詢之父老察其形勢有不
能開者三不必開者一不宜開者一不敢開者一司
家道口舊河故地高於白河不止十尺水性就下強
之赴高不能者一且從西南引河向西又從西引河
向東北相去各數十里河性至急而欲其迂迴轉徙
就人約束不能者二所欲潞河之地離夏邑僅八里
盡流沙三尺而下輒多水泉隨疏隨陷不能者三河
從蕭家堤決至平臺水爲三日潞河曰柳河曰白
河今但引白河而南卽勢可引不過三分之一他水

何以導之况河水緩勢易淤塞徒費無益此不
開者也從蒙牆上流迎溜開河引水入李吉口全河
奔趨最為徑捷雖貴必能成功若斷於河家營上下
疏濬不過分其餘恐全河不行下流易壅伏飲之
間上源必決為害匪淺此不宜曰者也河決之後
上以失策黃潤口罪大司空今議曰司家道口韓家
道口正黃廟口決後所由之道此不敢開者也得引
白河則勢弱不能行引諸水盡入白沙夏邑永城諸
縣勢必不全獨使導河勢順功易成縱無益運道而
於泗州祖陵無虞即一二城邑亦可議遷今勢既逆
運道絕無補而陵寢堤防尤急此當事者所宜深慮
也諸公雖共議始罷南河之役乃議徙王家口鑿新
河引水東行由故道便於是治河大計盡訪夏邑行
之督理河道御史大夫李公檄曰邇來黃河泛濫陵
運兩妨主上南顧焦勞不吝百萬金錢以紀大役
比之往代負薪沉璧之事何啻過之假以庸瑣當此
重任敢諍荒度之勞空切望洋之嘆所幸高賢大良
補滿有庶其耳提面命幾望成功以稱塞上遺

檄到夏邑中甫畫便宜十一事條上之報曰善於是
度新開河道里遠近擇近便諸縣分授而長吏自興
蒞丁夫躬詣其地督課之中甫素好潔常自焚香調
清茗攝坐讀古人書對客高談至是盡捐嗜好茹蔬
飲水勤勞樵臂為諸縣先興工數十萬廬舍連比踵
接肩摩氣蒸成疫躬行病者濟以藥分投各縣民炎
穢無所避人皆感奮不始故鑿河數月工告成是時
夏邑大饑民採草木為食甚至食灰屍又甚刳生人
肉中甫為流涕請於其地饑疫尤甚者免大役寬徵
輸廣療濟備賑卹撫臺悉從之先是王家口之役美
金錢二千緡中甫上所美金免夏邑季徵而民賴以
存督撫曾公議欲遷中甫分司理河疏且成中甫固
辭賀者至亦辭旬日曾公祭河返而卒人謂中甫有
先識然河使者以下薦章十餘上逾年且內召而中
甫憂念二親思歸急主爵者憐之遷武昌興國州知
州以近家便歸省從中甫志也於是集議河救荒諸
記為書名必告錄以遺夏邑人還過白沙友人迎之
曰聞太夫人病亟君疾去可相見遲恐不及也星夜

抵舍侍病二日而太夫人卒乃夏邑代者新進少年也讀必告錄恨之謂捐金以明廉爲書自見所長而難來者撥拾前令短長言於上官而下所任隸卒獄中甫輟喪大吏汴中白其事代者愧而兩臺及藩臬郡守知前令無他事盡解中甫業已自恨少一第拮据一令反受誣殊憤懣無聊之情見於詩詞抵家意忽忽不樂遂病友人往視之歎曰語云歲在龍蛇賢人歿今歲行在巳吾其不免夫竟以是年卒中甫少倜儻喜任事爲諸生時郡別駕無禮於同輩中甫挾紫原父與之爭之乃

行其志又壽不至六十士論惜之叙州府君由郎署至守多不及滿輒遷太恭人以劉仁公爲丞考得封而府君配張氏竟不逮封至中甫考夏邑滿始封恭人惟此差慰中甫志云妻袁氏贈諸人有婦德子三人能讀父書交遊多長者

贊曰曾氏父子兄弟世爲守令非偶然也王新建與吏兵征寧濠以吉水故縣丞龍光參帷幄而伍公任曾君然光定縱橫亡賴曾君深厚隱秉長者公光知名未有知曾君者子與孫用其所不知也中甫誠樞機然治行文學亦足表見其人自不朽以漢李廣唐劉蕡觀焉豈必盡遇哉

定遠縣知縣羅公傳

定遠令羅君一敬者字以脩黼簡所廬陵人也其先世與官廩文恭公為族居秀川復徙大安并徙桐園父南窓翁名榜以脩為第四子南窓翁行誼為鄉里所重性厭欲得諸子遊贊序甚急而尤屬望以脩及試弗入發翁怒并其婦逐之旁舍以脩對婦泣日奈何數日撫几長歎日投筆封侯孰非大丈夫事願離巖對兒女子效楚囚耶括婦裝得數十金竟走藩司補從事既歸翁怒尤未解跪以脩庭下三日以脩記

紫原文集

卷之九

五

家長老言於翁日大人豈以不肖為若燕耶夫種何必稻梁飲何必醇醪願需其日試觀不肖所就孰與古於翁竟鞭之三十乃罷以脩既補從事文亡官謁選授留都水軍左衛參軍故貧然以脩豪舉喜客好接寒士家藉奉不給而食客常滿每食貧為供其一日有大學生適以脩微索食且欲去急以脩日日晏厨不待餘金在知其意矣圍有二桃可取一餉客桃大如斗生啖之甚飽日暮去以故為東方朔乎大咲而去以脩自負其不肖者一令自效時同鄉習

紫原文集

卷之九

四

大吏在禮曹得以脩手書報之曰羅君才志如是百里侯豈足道哉以脩益自喜居久之以功令進爵一級贈父榜如其官封母戴氏大孺人妻曾氏孺人而羅參軍之名藉甚留都遂遷無為州別駕以脩心語日參軍散吏可亭卒自快州吏寧當復爾於是折節勤職事遇有急輒星夜馳赴寒暑備湯弗避每為長吏盡力而不自功州有大盜連匿弗得奉臺使者檄選精悍吏卒授以方畧旬日盡獲所連盜臺使者大喜日吏不當如是耶於是河使者檄塞河以脩至分隸諸繇役早暮督率滿伏負薪為衆倡先暮歸浮大觴自醵歌日一行作吏兮陸離留約結兮亡負藟兮成堤何如翁答兮對婦涕洟且奮往抱薪覩衆日寒孤子者賈吾餘勇未幾堤成河使者大旌異之即奉檄守霍山霍山廬州之下邑最疲以脩口州俗固當強力用才守長吏宜以捐備為急問民疾苦賑孤寡恤老弱縣多逋賦不苛責而輸者踵至賦盈如額於是諸大吏益奇以脩大耳廣穎軒準峻口殷揚舉動側僮不吝以故有所謁諸大吏者

奇其狀貌而又操廉能幹辦治行馴謹益大奇之會
部之英山縣閩令最凋瘵遇旱荒民大不聊生前令
多以罷累去兩臺相與謀曰無為州倖豈其人乎又
因士民呈乞遂露章臚列一敬治狀改英山令 上
報可且 詔曰後之縣刁瘦不若英山令才廉不若
一敬毋畏為伺 國朝重吏治邑長吏自上粟大學
生禮曹掌故俱不得推擇以祿擇者先後八人以修
第九人蓋異數也先是以修為州倖時與州縣吏謁
直指畢諸州縣吏先出獨留諸長吏坐語久之以修

就然受學家太史久矣一定遠何能難我上下皆悅
吏治大振亡何以簡明然嘆曰當家大人鞭逐時豈
望至此今得一當縣長吏猶自見吾事畢矣遂三投
牒移病致定遠政歸人皆來賀以修舉劾勞諸長
老曰使君少時遊膠序作秀才能必取一令乎長老
曰不可也且修曰 國朝自貢舉絕家縣令何直
萬數由縣吏至九人耳吾為其少不亦貴乎長老
笑而罷以修廓落徑直言笑率意無所隱避同郡文
江曾太保大理兄弟吏部鄒公司成劉公五雲光祿
朱公安成鄒太史鄒御史兄弟永川督學甘公俱知
之曾大理性嚴重親友雅飲容憚之以修至慨諧嬉
咲縱橫自負而大理亦惓然容納相要結也既歸移
家郡城北面太常王先生稟學焉太守汪公大修白
鷺洲書院聘以修為督家居十餘年病卒子二人長
士柱次士翰
贊曰羅定遠居困而能奮處卑而益勵其操仕優而
嚮學益傑士也予改給舍時以修在燕邸會上封事
報罷以修不悅予解白金帶贈以修曰待汝為令時

服之後家居嘗相過一飲必呼盧起舞盡惟乃歸聞
嘗流涕言微時事以修艱難勤勞爲吏自說得一令
及得之未久輒罷歸其識度不類常人然唯吾郡有
之豈先達學士風教致然哉

鄒處士春臺公傳

大猷與鄒爾瞻同舉于鄉與兄汝先同庚汝先七月
不佞間九月相視以兄弟也爾瞻鄉舉後丁外艱予
會試下第還其秋爾瞻還赴青原會旣罷輒欲歸予
要止爾瞻同筆視爾瞻曰善願吾已擇日造數椽室
耳旣思曰吾兄呼任也及聘與爾瞻還文江而汝先
所造屋旣葺予始知汝先才而能兄也丁丑爾瞻成
進士上書論時相不奔父喪得罪受廷杖人賦之卽
太夫人亦以爲憂汝先欣然曰吾弟志固爾及歸相
見甚驩曰吾固知弟亡恙爾瞻禿黔中汝先杜門供
井水絕外交惟不佞至則開戶迎拜太夫人具杯酒
相慰勞曰吾弟囑我勿交外人惟同年羅公廓可與
談耳予爲流涕爾瞻登第隣族人多忌之諸所爲斷
微其具不令太夫人知也及爾瞻奉 詔歸特簡授
吏科給事中汝先一切不道前事意氣一無所加于
曩時後爾瞻南遷復改吏部報者至汝先匿不見報
者時卧大雲寺報者訪予以吏部世所取羨慕者我
等小人固不知鄒公奈何鄒長公亦薄之耶予咲曰

鄒長公比吏部公眼孔更大報者遂去後爾瞻解組歸賓客漸盛汝先一無所見曰奈何以布衣刺冠裳唯不佞至出與同食盡食而罷或遇四方來講學者則加敬焉汝先爲人意平色溫見人喜氣滿容而取予是非確然有執近古之篤行君子也其諸大節具爾瞻銘狀及諸君子志中不具錄錄一二遺事焉予所嘗耳目者別爲傳見汝先予不淺汝先諱元壽人稱曰春臺先生

黃文學傳

文學黃公名誠字主思吉水西午岡人也其先多聞人學淵爲元處士徵不就重洪武初隨父應詔實京師登景泰辛未進士官比部郎主思父克謹母孫氏克謹生子五人主思最幼行第六早孤孫孺人憐愛之課以經術比壯備縣博士弟子家人稱六秀才時諸昆輩遺業多田產遂什五並富盛而主思獨習學然買田厚償其值出母錢取息獨少以故留產與借貸爭充六秀才門不內然後問諸昆弟而諸昆竟不能如主思厚於值而廉於息也人益信愛六秀才需貸之家守其門必內乃已以故諸昆厚蓄而不能散久之主思產日廣收子錢日益增多富埒諸昆或過之而學亦不能廢故地居薄隘兄弟多乃營別業居之數十年遂成麗落產子孫數十人孫母雖甚憐幼子而主思事母和敬有加母年至九十四體豐而修乞其裙諸孫婦服之一拜周身有奇見曾玄幾千指里中傳以爲異人主思初娶許氏生三子既長不能卒業乃憤憤曰爲吾之子者如是而止乎復娶孔

氏相接必以時竟舉六子長方字義甫次衆次育次
章次奇次京方舉萬曆壬午鄉試家縣學生章與京
俱茂才主思及見之今義甫爲閩鄉令有循良稱而
育子代亦爲邑茂才其諸少多偶而適妻所出三子
皆多男駁駁諸乃祖遺書竟遂其高門之志黃氏自
此部後衣冠漸少其最後惟主思一人在鄉校數十
年及課義甫輩詩傳兄弟鱗次以菟文售於有司今
爲克謹後者列衣冠十數輩斌斌盛矣主思性篤實
寬和顏體端方面著一黑子與客飲能受數斗竟日
不出一語其所誦書史句讀精嚴晚年立諸兒庭下
口指相授有法動靜恭謹無間向外人稱曰肅菴先
生羅生曰予童子時侍先君側見鄉課劇黃先生各
後稍聞先生爲富人居多男子及祭先生堂義甫兄
弟顏行進酒爲壽先生已儼然封君矣願先君限其
天年以貧卒也悲夫子因作黃先生傳有感云

陳孺子傳

孺子姓陳名坤載吉水城北人也其大父諱輔化號
慕古性甚莊以孝友著聞諸紳紳問其父諱奎字汝
聚美賢行實文學爲學諸生尊應 詔授儒官汝聚
六子孺子在昆季間獨有至性謙謹仁讓內外無間
語雅欽慕讀書於時味泊然無所嗜好年十八就外
傳郡城中亡何汝聚將爲孺子娶婦令輟業歸冠乃
母孺入李氏病旬日卧牀褥不能起孺子內心怨乃
翁胡不使人蚤言母病使兒得蚤視母冠之日雖冠
不樂也未幾母竟歿先婚之期六日其家人謂孺子
冠婦亦笄年俱長大寧能三年待耶若從俗因娶之
側內婦而後成喪便孺子持不可謂禽獸之行不忍
爲孺子既私念母育多男勤勞萬狀減食訓我未酬
母願又母久病不令蚤歸視母藥歸一日而母即歿
遂哀憤中絕水漿晝夜哭不絕淚及歛手振綿與
歛者將掩面矣遽然頓首大號曰遂不見母耶三號
塞聲而絕鳴戲傷哉傳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
慕少艾又曰毀不滅性孺子既冠且婚非不知好色

慕也者然竟毀以灰嗚呼性豈獨猶子輕耶彼其不可解者結於中猶子豈容自已耶

周連川先生傳

周先生名道行別號連川吉水柘塘人也少爲邑諸生慷慨有大志經術無宮爲鄉子弟師有人倫鑑賞序中方簪等知名者先生輒薄爲無奇未知名者而才雋者輒稱之曰奇士後竟如其言邑俗故文儒先生獨任氣煦友然語間輒許以或抑摧貴摧彼強暴無所避難卒以取禍然其天真弗易也至與人言則悛悛長者言人則係於古言利則係於廉趨操則係於義勸勉贊頌娓娓不倦聽者爲改容以故生平多著原文集卷之九
五十一
慈過問門皆目攝之而知先生者終以爲不忘布衣交綱繆弗替先生晚年折節從友人言改行爲恭謹未就而卒卒後多有思之者余曾與同年郭爾瞻談周先生事涼涼俠氣尚寒爾瞻謂余曰君當爲周先生作傳我當誌其墓余諾之作周先生傳

龍泉歐陽處士傳

處士姓歐陽名謙字時光龍泉黃田里人也父欽饒補縣諸生卒受儒術一氣處士少奮志讀書試有司未就去上蒙諸君子生屢應舉又未就遂輟業脩長者行孝父母甚慕而愛食必嘗寢必視席延欸取予惟所欲意所不安則跪而設詞謝請勿敢爭既改則曰吾親始心固如是故父母拂而安弟多病而無子爲致醫視調藥劑幾得子而弟竟夭處士哭之傷性好施無間疏戚必應脩橋路治縣解隨力資助不

龍泉文集

卷之九

五

以乏羸爲解故歐陽氏傳樂施家風以爲常理家有法而嚴男子治畦女子治績而布衣蔬食自甘也家亦用裕縣人翕然稱處士長者縣令下書賓之遜謝不敢當年若子先父母卒病既革握父母手曰兒生未能自致青雲光顯二尊又不幸病且病未逮二尊百年之養負罪深重兒卽成無用棺無槨食以謝兒之不孝遂絕聞者無不泣下蓋孝友其至性也子三人繼楠繼梓繼樞楠爲縣令有封處士承務郎梓補司首領樞補鴻臚序班

紫嶺羅氏曰世言幽明之道不信歐陽繼樞少時病絕而復甦既甦言所見物甚著以爲有善行故不灰繼樞既信生歟爲善益堅獨念生未見父每言之泣血漣而故乞言於賢者楊父之善錄是觀之歐陽氏世世善人矣

龍泉文集

卷之九

五

義隱傳

東城婁氏泉年八十受旌諸名士或爲記爲序楊君之行總之不離乎祝頌之意其塾師楊作賢以傳屬余曰庶其不朽余謂其好義而隱於編戶作義隱傳婁處士者吉水城東人也字世潔家近鑑湖水泉清醴因自錫其泉其先由河南岡始徙吉州之新淦再徙吉水皆以宦遊而寓遂爲本城東婁姓云自宋歷元至明代以貢舉顯其載婁氏家譜中大父元統年九十受冠帶父聯危爲縣三老從征寧藩有功

世潔傳

卷之五十五

賜帛世潔魁特有剛氣性喜居積以身率家人爲勤儉俯有拾仰有取出入有度數有贏輒市田產田硯剝澤鹵爲人所賤棄者輒收買之人嘲之曰婁氏喜矜爲稅名耳實機少而終累於暇世潔會賤田價直減十七而早濫不收率十二相提而論比上田倍之中田得十五久之獲愈多而田愈衆行之數十年租入至二萬石遂以產豪邑中邑西孫五用其術亦收買下田數年後皆爲膏產自隆萬間屢豐穀賤衆皆賤糶而孫五獨假貸輕收其息十余年積數萬石至

萬曆十九年後連歲大旱穀價騰記郡邑

藏粟惟婁世潔積祖孫五積息郡人無問貧富貴賤盡走兩家糶於是賤買出大收其利而所賴以全活者數百千萬人於是邑中長吏下令徵富人助賑兩家各捐數百石爲倡因致二萬長吏分賦貧民遂得不困時海內稱荒政唯吉水獨賢世潔益自喜市下田後稍賤貴錯而上田漸倍於昔矣願世潔好施而所施必計其長久有實惠於人者歲貸穀三千石於人不責其息以及宗祠學校書院濟渡橋梁道路水

世潔傳

卷之五十五

漿之費不下千金每歲直指行部守令藉名上並加褒賞載之功令又奉例輸穀一千二百石入大倉巡撫中丞特爲疏請於上詔賜冠帶加棹楔復其身詳焦狀元坊記中今年八十嘆曰吾老矣終無益于世復捐金錢千緡建大江州橋夫老以在得爲戒世潔好施至老不倦如此世潔豐頰履眉美髮每意度溫如也間獵覽野史逸乘稗官小說之屬與夫耆舊賢哲論議諷誦不忘動爲稱引訓戒其子弟云二子長文華次文蔚以茂才入貢就學南雍婁氏三世俱

輜尚誼受 國恩後必有大其門者矣贊曰人豈知
富家之源唯勤唯儉耳不知好施政所以濬其源也
譬如水不蓄則竭不蓄則決蓄而常泄其源不絕予
常悲世之敗於竭者而敗於決者大也婁氏儻亦
明於蓄泄之由乎不然則其資合也

吳宜人傳

吳宜人者中丞甘紫亭先生配也父吳公母曹氏宜
人蚤失母年十五歸甘氏中丞家故貧然儻善屬
文有英氣而宜人操作佐之公門秋學使者選高等
入試度有司公費不足用乃資貸外家求助外家庸
衆視中丞弗為貸且曰年方少試如泛海且留有司
費給家食何至急於一試圖不可知之富貴為也宜
人憤曰丈夫豈賴升斗活耶解簪珥資中丞入試遂
舉於鄉捷聞外家厚幣致賀宜人叱使者曰當時貸
紫金紋銀一萬金不能今何賀也斥去不內久之中丞不第復困
宜人曰寧貧勿倚外氏也而部巡徐魯源先生聞講
虔州知中丞深廉知外家富行部至信豐檄縣呼吳
公語之故吳公頓首請罪願助壻奉百金為甘大公
壽中丞得以無憂家專精於學舉丁丑會試成進士
釋褐為丹陽令有惠政既考丁贈大理公憂起復補
侍御史按楚吳京兆陞大理至貴寵矣宜人持儉素
如初曰毋忘貧賤時也癸巳奉大夫人就養京師宜
人生一子就外傳而殤西歸身歸而留諸媵侍太

夫人於鄉語中丞曰君出身幹當公事而妾歸爲君
庀家政幸君自愛以姻續爲念一二婢子能續君體
猶妾也未幾非公由大理推中丞治維揚既就道而
大夫人卒中丞蒲伏扶視歸宜人業已治喪壹切俱
辦既喪事宜人謂中丞曰居室甚隘須更治以待祭
祀賓客且可防不虞中丞尚無言治室也悉力修挑
江橋而兩臺及守令稍捐貲助橋工費賊窺中丞大
驚且募助蓄金必多謀聚黨夜劫中丞家辛丑五
月二十四日夜將半既寢賊數十人挾刃然炬從後
踰牆下直至中丞卧所宜人聞賊聲推中丞起尚未
知賊甚迫方啟門視而火光燭天戈矛已交戶下亟
閉戶倉卒不能扇宜人與中丞及傅婢三人共撐臂
抵戶賊遽未得入相持久之賊呼噪索中丞甚急宜
人曰賊口口索君欲挾君爲質也君亟避去我自當
賊賊所欲者財耳保無他患中丞徬徨未忍去宜人
患曰事急矣君豈忍以身爲賊魚肉乎中丞寤跳身
遁而宜人猶慮後路迂曲中丞遽不能自達復使傅
婢導中丞出而獨身抵戶久之宜人人力不能支亦度

中丞已脫遠乃提劍叱賊曰我主公居官廉家何窮
有而汝曹爲此主公已遠去我語命夫人也汝勿無
道賊排闥入宜人頓揮劍斫賊賊怒抽刃向宜人身
中五創斷其右手拇血出如縷而罵賊愈厲賊益怒
梓宜人髮迫之跪不跪也罵曰吾視賊若狗鼠恨不
能斷汝頭而欲使我屈膝賊耶益揮劍擊賊反奪賊
炬提擲賊面賊且怒且駭相顧而謂戶外諸賊縮舌
不敢動賊始以中丞爲金穴故購連江楚大盜及入
室唯孟孟釵釧數十百金大不厭所欲賊頗悔遂縱
火宜人復仗劍撲之罵賊曰我家固爾賊計自左而
移倘吾室何亡天道之甚也賊見宜人始終不屈
流被地賊亦膽栗竟委宜人從故道爲鼠散閱數月
宜人創始平而盜盡復當是時中丞設爲賊所得即
未必加害而窘迫困辱可勝言哉宜人既脫中丞於
難又以劍自衛終不屈仗大義而散走賊且全其室
屋倉卒之間智勇俱出以方古列女殆未可多見也
中丞同年議郎羅生曰吳宜人能食貧不倚貸外家
全其生志節其氣即能捍賊矣

謝母從孺人傳

從孺人者吉水縣學博謝堯俞之母也從氏爲繁昌名族孺人生有異質父從公嘗欲奇此女與貴人間謝生某賢遂以女許謝生謝生美資材伯兄爲吏部考功郎甚奇其弟然而體孱弱不能苦學孺人事生甚謹嘗促就外傳歸則篝火勸生讀亡何督學使者至徽縣弟子入試謝生病弗能赴謝公怒杖遣去之病遂篤不紀孺人哭甚哀絕食飲期與生俱歿然實難有身姑勸之乃食踰三月舉子堯俞孺人且喜且泣曰天乎吾夫幸而有子然天實遺妾以難也久之

宋文公集

卷之九

五九

謝公與姑相繼卒吏部亦捐館家沒落寡孺人撫孤形影相吊辛苦備嘗而志逾厲隣之子有欲強委禽者孺人抱孤密歸從氏持佩刀自衛隣人謀竟塞兒懷痢疾潰成孺人泣籲天曰妾之有今日爲此一塊肉天乎奈何用艾自灼爲兒分痛病遂瘥稍長課之書日夜操作供館穀費堯俞年十三補邑弟子貢未幾稟食縣官矣漢陽張公緒以桐城令調繁昌學諭張公長者也一日與堯俞飯言及孺人事張公亦感念

適母全育之恩相對涕泣不能舉箸因商歌之復其
其事於守及直指使者督學使者皆有旌張公與縣
令擇日致旌題於孺人會驟雨連朝不止令默禱曰
倘此舉未當天意即止不行明旦天忽霽二人相顧
大喜張公於馬上口占詩有天開眼人出頭之句里
中遂傳奇焉堯俞與子當赴郡試值孺人病不欲去
孺人曰汝不念乃祖杖遣而父耶汝亟去堯俞去數
日孺人病革願孫婦曰吾枕欬而爲吾正之正枕而
孺人逝

贊曰異哉從孺人謝學博爲予言昔蕪陰俞貞君有
弟洽貞君所篤愛也貞君仙化時洽以歲薦未及決
貞君無一言及之從孺人間之嘆曰貞君還真自了
性命乃然爾孺人忍歿待產子鴈志撫孤佩刀自將
灼肉分痛非以孤爲命耶至臨病遣去無兒女子欲
戀之情正枕而逝亦未嘗一言及之豈所謂還真自
了性命孺人蓋前定耶他何足道哉

引空禪師傳

引空上人者法名悟接六祖能大師鄉人也始出家
五湖山後行脚至安成之西鄉楚時劉聘君方棄公
車不赴唱學於鄉鄉故有石廊洞聘君闢之結草庵
其傍遂留引空居之戊寅春予以聘君授徒於復禮
書院遊石廊而見引空引空被白布袍倚樓之右楹
垂頭結坐不與人爲揖讓人莫測其意予奇其狀輒
叩之曰引空何爲者空曰觀心予曰是誰觀心心作
何觀空茫然乃以質對曰僧爲童子時未嘗校書每

紫原文集

卷之九

存一

夜必夢念佛則遇長者引我出家雖不受書乃獨誅
憤求見性作佛又苦無入路一日遇秀才誘我曰汝
可觀水我見水空明徹底又見我能見者亦復如是
心稍開悟然影響耳我今止靜爲坐求心體於此者
三年而未有見也予曰若知金剛經乎曰不知願聞
其要經曰無所住而生其心汝作何觀引空恍然有
省次日人舉以問空空曰無所住且勿說心從何處
生心生何處去予知其異遂信宿石廊挾日子與朋
儕觴歌游泳自適吾適空亦油然與之偕而忘其所

觀一日指洞前石問之曰汝見不曰見曰見石內乎
曰不碍見石外乎曰無障予輒別去而人亦曰偕夫
引空耳未之奇也自是十餘年不復見引空然空益
詣玄與聘君時時就之說法相得甚驩書院別構巷
作引空精舍諸學士每大會書院請空入席曰吾不
通文與無可與諸學士語者諸學士語吾亦不會諸
學士嚮風者就精舍問之耳庚寅年予使荆過家忽
報引空至兩人相顧莫逆并一啜茗而別癸巳夏予
既返初服矣引空持聘君書至問大乘菴數日子與
友人夏侯興夫詣菴下僧榻引空再拜謝曰賴君接
引幸遂本願又曰君以宰官身悟一乘法何人不可
轉而願嘿嘿不出獅王音乎願君紀書院會友如劉
聘君予笑曰和尚所謂老婆心切者聘君常轉一數
人十人百千人吾一利卽卽十方衆生一切俱轉出
大雷音震動三千大千世界亡何空出新城邵聘君
別語祝予曰所謂悟如來禪未悟祖師禪云何予不
答詰晨興就榻上問曰云何祖師禪予應曰鴉鳩啼
空曰在彼啼我非不聞亦不着予曰未會曰可點乎

自古來不點久之空曰吾自信吾真空體無不知
不聞亦無所從知無所從聞如來祖師亦非掃却予
曰此政如來禪也遂休去乃相約爲明年九龍南嶽
之遊而因記其本末作引空傳

贊曰接上人不敢一字乃至悟無盡法門遊諸名山
禮講師數千輩莫能解之固知人心自具不通本非
學習不聞文字頭精神至不耳上人生而失父五歲
喪母及遊武當恍然夢見父母謂空禮拜既覺曰
父母恩卽報佛恩遂折一指葬於爐中人無知者

紫原文集

卷之六

六三

至誠如此時人謂

羅氏紫原文集卷之十

吉水羅大紘公廓父

南太常卿徐貞學先生學行述

先生名用檢字克賢號魯源蘭谿城中也其先世居衢之柯山自柯山而上繇丹陽迤至偃王其載家譜可考蘭始祖曰勝二公再傳曰福三公

高皇帝爲吳王畧地至婺福三獻策見知爲提舉土兵機事麗水仁和兩縣尉數傳至仁九公公居賈肆歲暮偷兒入室發覆火視之偷兒皇恐走公曰勿懼

汝何欲偷兒曰貧亡賴迫歲不能爲爰故至此公曰汝尚可爲生所需幾何曰得五百緡足矣公與之戒曰慎勿言亦勿過我偷兒得金錢治生家漸饒公竟不言也公歿偷兒至哭之哀家人問曰若何自知我公而哭之痛耶偷兒始言其故又再傳至榮十三公名講號菊逸配嚴氏菊逸公行誼字洽徐氏至公始大生四子長誠山公希以先生貴贈奉直大夫祠部員外郎次孝廉白谷公袍生子用光成進士官部郎孫學聚爲巡撫福建都御史贈右布政使誠山公布

有至行間人醵金錢建社廟辭曰吾家自奉活佛問活佛安在曰堂前父母是也配章氏副室楊氏以先生貴俱贈宜人公艱子祠高媒折梅花爲供結梅于七明年楊宜人舉太常問人賀曰奉活佛者靈瑞之應乎先生生而端重有至性雖出楊宜人而章宜人自乳之常以臂挽子教之書稍長受業仲父白谷公白谷公臨弟子莊先生思念章宜人不敢請久之心動強起嗚咽疾趨歸宜人已候兒門屏間爲櫛髮整衣履慰喻乃喜就館以爲常及先生既貴與友人

談及章宜人卽泣下如孺子慕也及長能爲文太母嚴尚亡恙諸孫讀書夜分手淪茗使傳婢遍飲諸孫獨先生端坐啜罷輟讀不轉顧嚴太母喜謂章宜人曰此兒終不負汝然先生與從兄光先後成進士皆嚴太母所淪茗而飲者也弱冠補縣諸生敦行誼矜然諾爲士類所推乙卯令錄士先生以章宜人疾不就試令閱卷無當意者檄之必往大賞其文榜于黌宮曰舉子業不當如是耶是秋舉浙江鄉試贈公送赴公車至武林泣下明年試初場心動輒投筆出亟

錢緒山先生新建門人也與王龍谿先生爲王門所異遊至蘭先生與友人徐天民王之弼輩侍講數日執贊稱弟子錢先生賀誠山公曰兒子今爲聖人之徒聞蘭谿道服者不獨五先生也誠山公亦自喜賀章宜人曰梅子今將熟矣明年誠山公卒先生哀毀過禮服闋同徐王二公至武林聽錢王二先生講於天真書院壬戌成進士

殿試第二甲第十七人授刑部陝西司主事本司主事傅因糗補先生條收放賑卹之法大司寇從其言久之文選陸公光祖舉先生自代不果改武選司主事又改禮部儀制司主事

穆宗皇帝登極未親郊先生具疏要主客郎郭斐同請會首輔請報可而罷轉祠祭司員外郎祠祭主事御用藥坐大監院廳事有貴人遣使投刺先生和顏臨之曰使來而公尊官坐大堂郎署坐小廳亦公堂也公堂豈投刺地耶使持刺去貴人慙服月食陰雲不見先生議禮初食四拜復明四拜罷臺省監祝者詰問曰護月胡不拜荅曰禮有深意如未見父母

恐逆其果疾也日月有當食不食之時陰雲內安知食與不食耶明日聞大內禮如祠祭議詰者始服轉儀制司員外郎元旦日食值三年大計羣臣朝會之期先是

肅皇帝居大內久朝儀俱廢無所考先生酌議

殿上樂縣不作殿下奏樂餘如常儀大宗伯具題報可先生歷三部並以禮自持請謁不及門

朝廷嚴憚之以功次陞山東驛傳道副使署觀察使出城遇兩人鬪一被髮血傷一盛氣倚門立鞠之盛

氣者故相家奴血傷者亡賴酒徒並杖遣之故相恨

嗾言者論劾降一級調公論屈之補江西糧儲道泰

議時餉道數窘絕爲畫一之令簡而民便之餉遂通安義令有捕盜功巡撫行獎而巡按御史廉其貪方

行勘部使者難之質於先生曰此易分也但覈其實耳令實貪則達於撫臺使就勘實非貪則言於按臺

輕釋之奏記兩臺而令事自先生悟學自糧道始過豐城詣學宮與諸生發明所悟一時風動拜弟子受業者百餘人癸酉鄉試初發科有志者輒謁糧道聽

講先生公餘與諸門人問答辨論至夕不倦明年改
嶺北巡道備兵使者虔吉之間豪傑羣集載贊問道
舟相望於章貢自王文成公而後又再見也先生道
風遠播甲戌會試京師大老擇公所集天下士會講
計偕自江省至者誦述先生性善章講語震竦警發
一會皆傾於是天下學者知有徐魯源先生明年改
陝西督學時爲政者欲清黷序汰罷冗 詔令嚴切
學使者奉行太急郡縣訪校革黜倍於所入士大怨
恨先生曰 國家經術造士校以文學功令具在何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至是然得士獨盛秦固有正學書院卽徵諸生備者
都肄之旋起與諸生講明聖學塲以行業五日一校
莠未出會城而秦中士已發其豪傑半矣明年丙子
鄉試發榜盡先生所錄高第榜首卽學士王圖屢置
第一人於是士類翕然稱閩西學政取天下先是政
府以先生嚴峻故授督學彫琢秦中士卽內召及事
竣謂行法恕非

詔旨有意督過之秦人爲言乃解以常格調蘇松督
糧參政前海中丞裁損賦役輕重偏吳人以爲苦先

生哀蓋渠相當鎮江未經裁爲酌省編銀萬餘吳江
久雨大水窮民聚衆譁撫臺欲置之法先生曰人有
急呼天有疾病呼父母此嗷嗷者是也撫意解譁民
亦散先生齋戒三日禱天遂霽民大悅歌曰徐公來
天眼開三日禱祠亦奇哉然吳中士女好遊遇部使
者車蓋爭道先生純之急卒爲吳人所中又講學犯
時禁門部至失重囚一人并坐得罪降一級調歸太
夫人楊宜人卒合塋贈公及章宜人墓卽墓所構瞻
菴居之瞻菴者朝夕瞻望也其地有古栢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高皇帝嘗駐蹕方山人以望氣見於此先生顧墓思
舜柑栢思堯穆然滿腔忠愛之心焉三年出廬又二
年起補福寧道副使閩兵土客俱悍縱難制偏將廬
燭私忿杖管卒一人伍長羅文玉號衆露刃入燭舍
反縛燭脅供肆辱一軍皆譁先生至自芝城譁者擁
門先生升堂開門內譁卒諭之曰偏裨恣意僇士律
有常刑士聚衆不歸伍當以軍法從事衆皆烏獸散
隨逮燭於獄遣州官慰撫管卒縛文玉入鞠各抵罪
置脅從不治衆乃定久之請築福寧州城陞江省嶺

北道叅政先生從姪爲浮梁令調吉水同官非法主爵者調先生漕運說者謂詮法當以卑遵尊奈何以叔遜侄乎先生曰吾姪在浮梁及爲吉水俱尚未薦若復調則終不得薦讓尊讓也讓姪亦讓也顧便不耳且去就在我乃具疏辭漕儲不之官上不允所辭總督遣人趣裝曰奈何以家事廢國事相知者皆移書勸行不得已強起運卒多橫民舟大爲所苦先生至壹切督以法河淮爲之一清故漕與河各設督臣後并於漕先生建議復之便陞廣東按察使廣人

謂先生儒者運莫即強疏職隱居不仕生愈益精厲聰明四達人以爲神廣去城百瀕海有澳夷人據其地商賈雜居頗爲患督撫下逐商孤夷黨諸商遠先生車泣曰商與夷爲市人金錢不下數十萬安得旦夕離澳此數千人俾海死先生今日買貨物者期三月貿易者期三月期俱逐商大悅及遷遼道泣送者千人問之澳商罷遣之澳夷者廣大利害也先是暹羅占城滿刺等國人航貨止浪白地校納與廣人市嘉靖初

外洋後漸至澳直抵海岸矣各夷依岸結寨造爲屋架樓屋致夷人戀居射利居者行在相錯漸成都市廣表二舍聚居近萬人需販賈之造海船藏兵器賂買劫殺大爲奸盜番僧起齋會人從之如流水商人至與通好結婚姻日繁爲中國患先生籌諸制禦之策甚悉天討人衆卒難逐獨澳地脈發自香山凹鑿斷必衰而夷人自散此不動聲色而海泊大難亡何先生遷制府竟不能

計無出此跡廣遷蜀右布政長子學質病未行旋改河南左布政使梁人多言汴首輸銀法馬獨重先生取至堂上礮損中程而止王府錄銀每歲再賦一賦至九萬九千九百緡賦時一兩抽除五分付首領首領與吏胥再領緡賦成色一錢散時又一兩抽五分以爲例計剋除二萬有奇王府志不敢言先生曰汴中王孫寔繁祿薄而又公除其什二王孫安得不餒乎於是遇賦祿時先半月赴司遞紅領命府佐二人計紅領多寡數發庫金鑒允如額悉印封各府赴領

客如期堂上給發以禮遣之人人稱快曰徐先生不獨廉且仁而有心計有道者作用固自別賦祿畢前美金錢數千緡復散債撫按各司公費并置學田然大爲僚屬所忌閏四月政南太僕卿疏復馬政曰國初設南太僕隸三輔主畜馬三萬三千正德間以江南北無善馬改折銀今東南時有警或欲用馬難猝備宜量復官馬三之一卽以折價買補寄蓄民間不第其弊息縣官一旦有急欲用馬可旦夕至此百世之利也又議郡縣宜藉民兵團練可備倭亡何政南太常卿請禁戢樂舞生以清祀典并請各省直收稅糧法馬戶工二部十年一鑄換領降杜私鑄之弊部覆報可通行省直及邊鎮管糧臨德等倉南北戶部各鈔關司局一體遵行南太常二年河南巡按陳登雲用謗者言論劾開籍時懷慶司理安成王如堅知汴省事甚悉入摧刑科倡言於衆曰徐太常爲布政四月弊政頓革發祿銀十萬不持一錢百年中公廉僅見一人昭然在人耳目言者何反覆至是後御史徐宗濬巡河南勘實詔以原官在籍聽用兩邊

地方賢者銓部再疏請補太常不報家居十八年辛亥十一月二十二日卒先是門人浙江巡撫其士价爲先生建大雲書院與學宮對立大紘哭奠已而陰諸弟子要至書院議入主大紘采衆議題其主曰貞學先生先生及門者大半海內而事先生久知學最深無如大紘且後歿則表著先生學行將乞銘於立言者大紘責也夫傳賈董載其策傳楊馬載其賦先生以道自任則歷官政事不足爲重故集先生言論最切要爲不肖所見聞取真者著于篇令同志采

蘭先生初發心爲學壁立千仞志操俱厲故有滄名蘭人譏曰人謂徐克賢清縱清不至伯夷何自徑徑如是先生聞之曰伯夷不食周粟故爾吾當盛時竊祿仕亦去伯夷何遠友人曰克賢不肯讓伯夷更復何讓時海內賢者多聚都門徐率亭在政府趙大淵爲學士皆同志卽嚴分宜不向學亦不禁也人有言者曰學人多譏訕朝政禁之便分宜曰汝看宋時講學是何人禁講學是何人言者肅然而退故學者盡詣公所爲會夜聚私宅去

不泰究無所嫌忌如

陸五臺金陵李翰峯泰和胡正甫麻城耿伯子豐城
李伯誠新建魏敬吾吉水曾于野盱江羅近溪一
羣賢斌斌自負先生傾心友諸賢毅然以學自任進
而鞠躬職事退而質疑取善不遺餘力嘗謂友人曰
吾黨於世味淡一分學問當進一分友人曰須學問
進一分方能於世味淡一分先生同吳悟齋見趙大
洲吳津津譚不輟大洲熟視吳曰公大好色先生曰
人於世上有大捨乃能有大取大洲曰吾爲汝長一
格問何如曰我這裡無有所取亦無有所捨先生有
省禮部司務李贊甚恭謹屢要之赴會不至一日揭
手書金剛經示之曰此不死學問也若亦不講乎贊
始折節嚮學甚篤嘗晨起候門先生出輒攝衣上馬
去不接一語如是者再贊信問後語人曰徐公
鉗鎚如是贊卽李卓吾也會上見羅近溪談甚有致
心向之問曰學當從何入近溪時維詆諸見先生問
之誠乃曰兄欲入道只是拜朝亦拜夕亦拜久之空
中自有人傳汝先生不悅後數年居江省一日在糧
道方治文移忽恍聞有在後高聲唱曰舜何人也子

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先生大悟豈所謂空中有傳
者耶自是志氣益奮心地日去平日見解壹以
志學求仁爲宗曰顏淵 孔子顧不肯死心
孔子而猶尚友乎舜志 方堪傳授故孔子獨
稱其好學今人講學只在宋儒腳跟下盤桓安得大
成行部至豐城徐獻和爲諸生進講中庸首章先生
曰此未易言也此理不觀不聞而實莫見莫顯雖發
爲喜怒哀樂而所以喜怒哀樂者未嘗發此中也天
命之性天下之大本也名之曰獨必於此而戒慎恐
懼焉然後中和位育一以貫之而性我復矣此聖學
之原也未易言也獻和豁然有契於中遂納贊而風
動者甚衆遊廬山遇麻城耿仲子楚倥仲子布衣不
讀書然志甚壯苦心參學與先生談數日大喜曰非
先生不能發吾之覆歸語伯子曰徐魯源今之孟子
也久之以書來謝曰願君執御無專執射而耿伯子
譯其意曰夫射必有的御所以載人也子與氏願學
孔其立之的乎孔子善調御在商士載之登於大道
故曰吾執御矣蓋老安少懷信友之志也吾仲氏欲

門下少損孟之高爲孔之大如斯而已自是學者得風四方踵至江省爲最多若豐城二胡德興二祝南昌丁右武章黃胡召伯則常親講席焉先生語學者曰夫學所以學爲人也人道多端從何處始求仁而人之大本立矣求仁何所取法聖人人倫之至學聖而仁之規矩立矣夫學聖人者非徒意之也須渾身轉動全付精神與聖人合併爲一方有進步如舜師堯見於堯見於堯周公師文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顏子師孔步亦步趨亦趨絕塵而奔則睦乎其後如

學纔是神通妙用終不免私心自是非入道之至也友人問曰先生宗志學是矣假如不覩不聞時安見有聖人之相而起學聖之想乎曰正須志學今人於靜中稍見意趣便自以爲未發之中於動時稍加照管便自謂中節之和若果志於學以聖人心印印之必將自肯曰吾所謂未發之中果即聖人所謂天下之大本乎吾所謂中節之和果即聖人所謂天下之達道乎以此進之果即聖人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乎稍未印合必將潛心默識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必求無疵於聖人而後已若非志學必且私心自是或妄守路徑或半途而廢不至於敗德亂道不止也此志學之所以益不容已也或又問曰先生所師事者王門弟子也王門宗良知而先生以志學爲宗不亦悖師說乎先生曰然非也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孔子曰我而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安可執孟氏之不慮而議孔氏之敏求乎故致良知也志學亦所以致良知也且所謂不悖師者貴心心相印自悟自性不落旁門不墮路徑

以此爲不悖耳豈必襲其一字一句執爲契券心未必是口徒云爾哉問者曰聖人傳心亦自有不同乎曰聖人之心一也豈惟聖人一切衆人與聖人之心一也有不同者則異術也學所以傳心豈有二乎顧其得力與立言亦自有不同耳唐虞以前亡論已開傳心一脉者帝堯也其授舜曰允執厥中而已致舜授禹則曰惟危惟微惟精惟一何其煩也至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曰聖敬日躋非復舜之故矣至改曰緝熙敬止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非復湯之故矣至孔子曰信而好古宜其襲前聖之言無改已然其授弟子曰博文約禮曰一貫曰爲仁而其語爲仁者又各出一說不相襲也至大學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中庸言天命率性與修道皆孔門之心法也乃不相襲如此使顏子不歎異日必自有說至若孟子則演爲四端爲集義養氣曰盡心知性知天其願學孔子固如是矣自堯舜至孔孟總是一中之學而立言因人殊然立言雖殊實脉脉傳中無異心也古之聖賢以傳心爲宗後儒以傳言爲宗亦異夫古之

矣癸酉鄉試後同年鄒德溥爾光要大絃同劉士英先玉鄒元標爾瞻詣糧道聽講大絃問大學入門始於致知致知在格物而格物之義諸說不同當以何爲真先生曰問太早明年下第歸與爾瞻肄業青邱一郡大會時劉爾瞻歐三溪周洞巖胡廬山王塘南諸老主盟孝廉而下聽講數百人先生道吉州枉車從過之大發明志學之義廬山先生起謝曰會中人如在夢中我等氣弱叫喚不醒須公祖霹靂震之一會方甦先生曰告中諸老皆獅子吼僕旁贊之耳是年冬大絃買舟至虔執贄焉同年劉先玉黃安劉汝教先在齋閣而虔中孝廉若黃大節甘士价盧達斯言貫蘇雨等先後受業一日侍坐先生曰汝等知我此時胸中云何先玉應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先生曰學者學此而已嘗曰學者胸中不可無如之何三字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諸君旣散予獨留先生卧東房子卧西房每夜半後攝衣就榻問學先生起坐半應答不倦先生曰若羅子所謂貧而好學者也一日語曰學者平時須作是觀

橫看世界四方上下如此廣大直看世界前乎千
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將來如此長遠我於其
橫包十方直拄千古須另具一副肚腸另開一般心
眼豈以凡夫堪作勝事聞者凜然一日午坐久之從
定起喟然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大絃聆其言未敢
問也又一日坐定曰汝知夫子末後句乎曰不知也
敢問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絃起曰向聆斯語今敢
問其義先生熟視曰留汝異日自說明年轉關中學
政子與劉調甫劉允玉郭賚臣送允玉自玉峽返三
人送至婺舟過豐城晤李見羅萬思默魏敬吾於雙
寺各攻所短思默曰李丈活了不會死魏丈死了不
會活先生曰我有金丹一粒能使諸丈生死一并脫
却舟中三人侍坐先生晨起視事至午瞑目少息危
坐無倦容遂至夜分始休而神氣益王一日問予曰
汝視郭生何如對曰郭兄長者差俗耳先生曰獨調
甫游世外差爲不俗我與汝皆在俗中何必郭生先
生天性孝友每念及章宜人未嘗不孺子泣也念及
兄弟故友之亡者未嘗不流涕也念及故人之貧者

未嘗不思周之也嘗曰人但知父子之恩無所解於
其心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不知朋友之交亦無
所解亦無可逃以爲可解可逃必其不知學者也先
生友愛二弟每分俸給之二弟率先生教誨謹絕貴
介習氣若仲弟以貢簿澠池清操不苟尤稱重於世
也先生曰學者當常反觀自己資性心術孰長孰短
從其長者長養生發爲作人基本其短者或過則消
摩之不及則克拓之徙義遷善日躋聖域切不可道
自家不濟一有此念便會消沮不堪承當此學抵家
與老友王中石諸君同宿一樓先生見大絃求道甚
苦曰羅公廓必欲明道須隨我至關中彼固大聖大
賢所產也竟與王中石相隨入關先生隨時開示一
日會食罷予自拭案先生俛首側視曰川世尚早王
中石酷好義詩又欲先生早解組養母偶談禪家乾
矢極話先生曰是何物中石曰是官先生曰是詩二
人皆笑顧予曰汝作何觀曰是怪人眼先生曰漸入
佳境中石曰漸漏洩及出校外郡送予與中石至歷
屋終南山之麓習定重陽宮二月而歸先生解衣

子曰吾道南矣大紘從入關浴溫池登臨華嶽過漢
陵禮王季墓披重陽仙人衲衣結跏趺坐縱遊太白
峯老子說經臺還從藍田出襄陽歷藍關謁昌黎祠
至商山謁四皓亦古今勝遊而心源開徹自重陽宮
始竟十年後得聞至道先生命入關之方也丙戌秋
先生從關中入

賀千秋子釋褐授行人相見甚驩問先生近日志學
何如曰差異往昔如今心體圓成萬物皆備於萬物
皆備中無一物可得明此之謂明德止此之謂至善

程心自聖本聖自學不作二見絃拜曰敬受教時弟

子庶吉士王君圖侍御其君士价行人王君建中刑
部康君夢相進士劉君以煥十餘人旦夕聚講少宗
伯學士張公內閣王公瞻先生躍如也少司馬蕭公
大司寇舒公中丞魏公少司徒耿公擇公館要同志
爲會迎先生登壇會中問曰學問安得無間斷先生
曰學有變者有不變者如諸公在齋閣靜坐是一段
光景此時會講是一段光景明旦超朝又是一段光
景朝罷入都寺治事又是一段光景此其變者也

能靜坐能會講能超朝能治事却是不變者吾儕於
此政須體會於其變者體會得徹則應用不滯於其
不變者體會得徹則主宰常寧二者交參吾心體無
間學問亦無間又問我等居官如何爲學先生曰君
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若作一事作後便休
論一事論後便罷惟同發真心能補益國家元氣我
輩共立一朝同事一主精神意氣原自貫徹若從真
心發起我願是君爲堯舜之君我願是民爲堯舜之
民我願是世爲唐虞之世我願同朝皆爲履契臯
之臣精曰一心隨處皆真相勸相勉同心一德一人
發心有一人之誠意十人發心有十人之誠意百人
發心有百人之誠意誠意結爲元氣元氣洩爲和氣
和氣蒸爲瑞氣自然朝廷清明邊境寧謐極其致而
天地位萬物育非虛語也此道最精微最神妙唯通
天人達性命者能識此願同會發心而已諸老翁然
贊曰今日始見魯老學問精切從其體會者入人人
皆孔孟矣從其發心者入人人皆堯舜矣吾黨更復
何言飲數行而罷先生入都門不廢常儀比衆差薄

尚質孟我疆苦節絕饋餉獨受先生一縑然猶曰魯
老爲人望奈何亦東西饋如俗人乎先生曰交際亦
古人所不廢也如孔子有私覲之禮孟子有載質之
義孔孟既爲之矣我何獨異且入

賀固有常贖例所不能却也既不能却而可以橐中
裝買田宅自潤乎我疆曰魯老只是學孔孟先生曰
我以良知自信必不能信我疆取證於孔孟我疆縱
不信徐魯源獨不信孔孟乎事竣出都門諸弟子送
至門先生私語大紘曰我從入都門至出都門未嘗

息自萬類計之人於其中爲一塵然此一息一塵在

自己分上益其大無外其久無窮也學者於此可無
周公之仰思大禹之惜陰耶門弟子皆憬然省悟而
別先生後從應訪使布政中州轉太僕太常收士甚
多及致太常歸卧蘭陰志益淬學日益密自修誨人
莘莘以仁爲要曰孔門之求仁卽堯舜之中天學之
至善而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也故專求性或涉於虛
妄而生機不流專信心或涉於情欲而本體易淆惟

性者性之靈而心之真先天後天合爲一致形上形
下會爲一原凝於冲澹無朕而生意盎然洋溢宇宙
以此言性非枯寂斷滅之性也達於人倫庶物而真
體湛然迥出塵累以此言心非知覺運動之心也故
孔子專言仁蓋獨契天人之微而發先聖之秘故傳
之無弊隨人立教圓活不滯學者於此參求於此體
認於此發憤自能下學上達優入聖域不必別立門
戶效世儒之紛紛也問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曰自
孩提至壯老其不同者才識之近遠經歷之生熟耳

其天然自有之心安所不同在孩提爲不學不慮
在大人爲存神過化如干霄之木仍是萌芽時生意
原未曾改換此古學也古人從赤子所固有者學去
故從微至著由誠而形自可欲至於大而化之總不
失其固有之心後人從赤子所未有者學去故氣力
日充見聞日廣智識日繁而固有之心愈失愈失其
真不爲庸人則爲小人而已矣故唯赤子心可至大
人亦惟大人能不失其赤子之心學者最宜詳辨也
問傳良知之學者復言歸寂何如曰弄真裏主歸寂

羅文恭左祖之皆採時之苦心也然言良知但當精
言良知不必於良知外另參歸寂也且大學言致知
矣更有誠意正心修身事則誠正修皆所以致其知
而達之家國天下本自無弊本無欠闕一時看未徹
耳問學不得詳切何如曰人有贅疣無益於得夫利
鈍與仆此屬之天者贊毀予奪此屬之人者夫以在
天與人之權而妄與以已非贊疵而何君子不怨天
不尤人下學而上達何等醇切問曰道可聞乎曰聞
道上矣用目則着見用心則着識用身體則着迹若
聞則不着所不着外不着形色不着情識不着方所
故至人以聞道爲貴學者須從慎獨入問鮮能知味
豈饑渴害之乎曰豈惟饑渴之害百姓日用不知耳
學者若能平心默識則此知味之知卽是致知格物
丹頭虞舜明庶物察人倫亦從此克拓得盡爾問羞
惡之心人皆有之何獨士曰士先志故耻其所可耻
鄙夫則耻其所不當耻如耻惡衣惡食及閭閻走馬
之類所謂小人下達也問切磋琢磨曰道體無窮密
緻可入故視以骨角之脆而加切磋氣質難化銳礪

可攻故視以玉石之堅而加琢磨兩者並至敬在
文在外德之盛也先生曰向欲寡言而不能隱然若
謂理有所當言也近讀張無垢之言乃知入之精神
有限言失之有餘行必失之不足此君子所以必訥
其言而敏於事也金人三緘白圭三復時然後言斯
爲慎獨與友人坐夜分先生曰羣動既息天籟自鳴
鳴非外也聽非內也天人一也一此不已也通乎晝
夜之道而知此其庶幾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先生
曰聖人天性流行全體皆仁譬如赤日當空萬類畢
照學者深體得此於私意妄念種種落軀壳者直
如紅爐上一點雪耳先生曰吳康齋謂三綱五常天
下元氣一身一家亦然無元氣則天下國忘墮矣學
者要知以綱常爲重扶綱常所以扶元氣也卽使舉
世皆亂大丈夫能自任以綱常之重卽一人亦手可
扶元化先生曰今之學者紛紛馳求欲出世豈謂身
世外別有一種學問耶非然也人心虛靈本與世爲
體而定非世所能囿學者未悟心源皆本逐末未免
墮世網中不得出脫及以不得出脫爲苦則思舍此

身世別求一出脫法然身世竟不可舍終死在塵網
中耳此學者一大苦事會中肅然起請曰先生幸竟
其說爲學人脫此苦海先生曰人性之虛而且靈者
無如心與耳與目日之所視不離世間色然其視之
本明不染於色耳之所聽不離世間聲然其聽之本
聰不雜於聲心之所思不離世間事然其思之本覺
不滯於事學人誠能深心體究豁然見耳目心思之
大原而達聰明睿智之天德則終日視不爲色轉卽
出此色塵世界終日聽不爲聲轉卽出此色塵世界

終日思不爲事轉卽出此法塵世界轉卽出此法塵世界
友人羣物已超然天地民物之外如此出世豈不簡
易未達此者縱拚身世走至非非想處亦是生灰中
人一時聞者心眼頓異友人聽教者曰此道苦求之
而不能奈何先生曰諉於不能則不能矣必於能則
能之矣又問曰亦有必於求能而竟不能者曰立志
既真貴在發腳不差發腳一差終同走路徒自罷苦
終不得至曰安得不差先生震聲曰切莫走閉眼路
莊子惕然先生坐定百日始出大雲書院會友隨觀

應不作思想問理氣同異曰實同而各異也問性
情曰天同而人異也問禮樂曰體同而用異也問治
亂曰道同而由異也問仕隱曰載同而塗異也問順
逆曰世同而數異也問人物曰源同而派異也問人
鬼曰神同而化異也問閭閻曰氣同而候異也問內
外曰迹異而不能異也問久近曰時同而無其同也
知者達其同而因其異仁者會其異而樂其同知同
異之道者知天地之所以大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
乎先生以志學爲的以體仁爲宗以求友爲助自意
念達於言動自居家施於政事自立朝及於藩臬皆
堅定其志實踐其功不易乎世不見是而無悶同時
若黃安耿公肝江羅公豐城李公吉州胡公王公皆
各有師承自成一家開門授徒守先王之道以待來
學並年高德邵而先生獨屹然如嵩華泰岱以身任
斯文係海內命世之望者五十年及病篤衡州曾舜
徵過簡入問疾先生舉金剛觀語舜徵曰先生殆以
不壞法身去曰呼有是病革之日從侄中丞入視先
生與論先天之學追慕乃休是夕卒曾子謂仁以爲

已任死而後已其貞學先生之謂乎於弘與毅蓋無
媿矣所著有劬虔會錄及葵蘭新安紀會諸書行于
世生於嘉靖戊子年十月十三日卒之歲萬曆辛亥
也春秋八十有四配鄭氏封宜人側室孔氏孟氏三
子學質舉已卯鄉試有奇行學貫太學生皆早卒學
范太學生孫十人京太學生唐景庠生彥骨受變丹
較誼曾孫十四人介藩介熙介臣介眉介軾介祺介
春介翰介祉介石介璧介通介麟介 皆恂謹能世
其家先生每評友人資美者曰以爲見子佳矣作門
生更須長一格先生視門人重於子爲道也故門人
姓名爵里亦當附錄

羅大紘曰先生在虔提孔門末後句及學道拭案語
彼時都不之省十五年後始豁然有悟人之精神隨
處顯真而聖人每以微言示道脉間悟來學世多忽
焉達者昭若日星矣於戲可輕議哉可輕議哉

劉孝廉君東行狀

孝廉劉隱君者泰和城西人父大僕公爲浙東慈谿
令止君故名劉字君東約我其所自號也晚年以約
名其堂人稱約堂先生其先世居邑之龜溪自龜溪
趨泮塘至長沙定 王竹可謫高祖父仕昇曾祖父
汪俱有至行祖父坦溪翁瑞祥以千大僕貴贈儒林
郎光祿丞父策登翁建愷嘉靖辛丑進士釋褐爲慈
谿廬江兩縣令歷官南大僕寺少卿母周氏封安人
大僕令慈谿政行俱勵一夕夢神人抱一童子授之
曰佳兒也爲慈人報德遂生君東君東生有異質稍
長便有丈夫氣日光若曙吐辭音韻洪暢頓以氣節
自任五歲能受西銘九歲問天地窮際日月往來之
故大僕公奇之十二歲讀書駕部齋閣時給練椒山
楊公解以極諫得罪 詔戮于西市君東遠屋空行
至夜半聞楊已宛慷慨嘆曰楊公千載有餘烈矣殆
冠者尚志論又爲無愁子隱逸先生明空道人傳無
愁子酒也隱逸先生菊也明空道人燈籠也論操尚
不群語更藻拔三傳興致敷朗翩翩然有塵外之思

議者稱爲達器及六佞致政君東隨父歸補縣諸生
高等代父作壽大宗伯尹公文尹公曰是文氣蓋
世不似平日大僕語明年丁卯降慶改元初開科君
東舉江西鄉試其卷中孟義禹稷當平世題曰上體
九重宵旰之憂一日此心三年亦此心下拯萬民塗
溺之患過門不入三過亦不入大爲士人傳誦久而
不絕時君東嚮學方夢不欲赴公車大僕勉之曰欲
爲天下士何可不友天下士及抵燕盡友諸名士如
大僕教亡何大僕卒明年間計奔歸君東病體虛不
勝哭爲文祭大僕自恕然朝夕依靈席唯問大安人
亡恙足不及內親友相對未嘗破顏聲響漸發若出
金石聽者震耳君東負才名高議古人士友咸器重
之同郡鄒工部汝海曾大理于健公車往還共談名
理大宗伯尹洞山公中丞魯原公大相期許而奈
知胡廬山公僑里尤深貽書告誡必大人言行君東
頗自刻厲期有所至他如益都朱司空南都焦太史
蘭溪胡元瑞新建丁右武臨汝湯義仍諸海內名士
初試南宮皆在燕社中談藝賦詩相得甚驩既補

於酒乃作楚生戒曰弱冠受庭訓禁酒飲酒自免先
大人喪始當其毀也幾滅性矣右臂間痛不能舉客
曰此脾病也惟酒能已之又胃中常鬱鬱不樂時與
友人浮白自寬及嘗獨坐亦以洗其塊壘始裁十數
舉漸至無筭一飲或至通宵亭午以前神皆不王當
困時輒思棄絕然再醒再飲旋起旋卧三百六十日
醉者半病者亦半感悵橫生多憤世不平之意嗟嗟
豈其中誠有所自負如所謂托而逃焉者耶仲春以
來默坐一軒往來既斷目耳無交於是深自慚恨戒
家人毋具酒夫旨酒之惡抑詩之防古人令德之儀
惜時勤業何孽孽也余何人斯耳此沈頓頃因太夫
人病檢方書酒能腐腸爛胃銷真一之氣然則余以
一人之身得無廣嗣之慮乎記曰身者親之枝也敢
不敬與君東雖好結客然律已甚嚴試南宮下第大
學士李公得君東遺卷心奇之欲致一見君東不可
曰落第書生可自呈身相門耶後江陵張公亦欲致
之東閣亦拒不相見結四方同輩文學行誼有聞或
工辭賦工書法者必多方求訪而後已家藏書甚富

忘名入草書如宋仲溫解學士帖更如李重華
視友人輒咨嘆歎賞舉酒醉之以爲快蓋樂善
友重交誼於然諾其天性也荆王太僕李公九
孝廉時相善李無子有一女杯酒修姁來時
死女之姊亦死人皆謂李氏一門衰落兩家子
幼且無媒妁解盟不待寒矣君東折東告諸親友曰
使李君永嘗見吾穉子而許之吾猶當撫其孤女也
矧言猶在耳渝之不義遂迎李女歸主其乃
及李氏爭產起訟太守汪公曰李公無子唯一女
其產半屬女餘以與同祖親耳君東辭不受曰
吾成盟爲義也若分其產豈不傷吾初心乎汪公義
之不強也娶未下第有故人司選者勸就京秩君東
咲曰士能爲大用不能爲小用吾不敢當然能爲
用不能爲枉用君亦信我乎司選者曰劉君志自
落耳君東久宦遊不遂欲懸車終養太夫人太夫人
不可亡何大夫人卒君東哀毀歎曰吾已矣夫二親
不存年近艾復逐逐何爲遂投牒不仕明年有司
以公事常費辭不受構終慕堂志孝思也又歎曰

宋得志廟廊則游園亭縱其散朗耳遂築園以自
名之曾司空贈以詩曰爲園自擬陶徵士作賦人稱
漢子虛而君東自序之曰吾從先君宦輒二十年半
在長安後舉於鄉八上禮闈友四方名士憶在先人
膝下挺秀發奇披翰振藻自謂生而爲吉州男子縱
不能仗馬筆驅馳萬里外繁單于頭墮崩塵亦自當
策天人陳體樂立名清時或犯顏極諫以報天子
豈意至今日哉已丑丁先太恭人艱僅存餘息廬火
沾濡兩足幾成支離今年與疾俱至日月云邁志業
竟虛所謂得時則駕不得時則遂景而已先人之故
廬傍有隙地古鉢數株方池半畝因結茅爲園栽先
人造書萬卷及古今金石篆隸之文寶墨名畫數十
家蒔竹萬竿種栢千行古梅蟠松緋菴葵桂連蕘蘭
正名花間錯布滿庭砌題曰自怡園取陶隱君語也
予往還燕都歷名山大川探奇選勝獨徂徕匡廬覺
有神會磊石象之爲南樓數十尺傑出城頭可望長
江予所獨契固在於斯夫大人達觀任化昏曉時中
則紆其文采運屈則歛其風藻故馳驅喻蜀登封作

發已非吾分卧箕山困首陽又非其時扣角倍主
遊要譽亦義之所不敢出也想蘇門之逸響泰藻漢
之玄韻哦詩松下誦古林間時展草隸品其精勞研
鍾史之遺刻翠鮮宋之鮮墨神與情會悠然自得盤
踞匡廬悅凌三疊對五老雲生几席泉響嶼島采其
玉芝藉以瑤草寓日南樓清氣襲衿嶺水東注風恬
波澄時一命酌高唱朗吟淡泊虛洞精瑩爽靈憶子
與於盤陀招東方之歲星斯亦劉生之一時也若夫
良朋通刺守令狂駕穿曲巷逸歸屏淪茗竹檻浮白
花前嘯咏終日客不以爲傲主人亦不厭也且吾非
不談仁義愚夫明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吾非
不事文藻愚夫婦文則喪其質離藻則琢其璞也在
性而動隨意所適雖心頗盡辭吾後結客有問予曰
君在園中何事應之曰出授經綸孔顏行藏盡在于
是後進士過君東園者篇什甚富編爲怡園雅集太
守黃梅汪公武陵張公司李慈谿劉公長吏張公徐
公萬安陸公皆式其廬鄉爾瞻亦過而樂之贈以詩
楊添知貽書美之曰君東玉宰吏也予爲作南樓記

君東雖遊於園林乎然自律甚嚴辛丑建太子重
詔天下舉人不欲仕者授都察院都事予冠帶
東曰真者言已弁髦之假者何爲又感時事欲入燕
上書過少宰鄧公定宇勸沮之歸還掛焉文館見志
焉直指桐城方公言於予曰聞創孝廉高尚無書
不讀欲表其間且疏薦於朝君東託予辭之雖杜門
却客而宗族間里孝義甚篤念龔溪祖祠祭薄送田
數十百畝豐其牲醢遇饑奉太恭人命發粟賑之邑
渡田數口爲畫佐有司之開大僕公令於慈有惠政
德及修鄉楊慈湖先生祠倡明學脉乃奉主俎豆學
宮并配享慈湖書院而吾鄉少保魯公亦以大僕有
鄉行薦於學使者入郡縣鄉賢君東遣子廷魯至慈
告廟自送郡縣主皆涕泣盡哀慕先德錄昭德懿德
錄闡二親之志大宰羅文莊公學宗程朱爲西昌理
學宗自世講良知而文莊之學湮君東曰程朱一脈
豈可遽廢校編文莊公集梓行而入耳目爲之一新
少宰劉樞翁詩刻久收君東曰國朝爲唐詩人但知

越自北地不知吾槎翁已是臨觴輒爲訂梓而并
 快閣志以槎翁有快閣詩君東少承胡廬山先生
 接同輩鄒辛所曾純齋皆誦聖學而君東志在進取
 後稍爲任達至末午嬰然曰此豈可畢吾生平遂罷
 招納謝交遊廢賞玩意默坐讀先儒書會其大旨
 具見焦太史區付御往還書中遺子延魯至吉水愛
 業鄒爾瞻氏曰汝當以賢者爲師毋效乃翁辛亥年
 七十一七月修中元利祀戒其子曰吾其將至矣八
 月遣廷魯徵鄒爾瞻手書大僕公墓碑口勿急吾十
 日隨論茗行酒盡日而罷曰從此逝矣後卒復有主人
 翁履薛耶廷魯還數日輒病友人王養初京兆周章
 南駕部盛服造縣令聞君病且革不解帶趨視君東
 使人謝二君而卒卒之日無問知不知皆爲歎息流
 涕弔者千七八百人爲文祭者數十家吉州人士唯
 西昌風流儒雅差別各邑而君東產於浙受鑑湖剡
 溪之氣以故瞻絕大非凡流少居燕邸著三傳殊爲
 平生之識其軒輅通朗類空明道人對客豪飲於無

愁子得趣最深然終於隱逸晚節更勝也予嘗謂君
 東生於洙泗當與琴張魯齊相亞在晉人蓋阮步兵
 王右軍之徒然予與同年鄒爾瞻久在田間交君東
 最深其子延魯將乞銘於爾瞻而以行屬予故次第
 其生平以俟後者

處士楊星池先生行狀

處士楊公名以倫字正甫同江里人也系出湓塘楊氏楊之先自南唐處部侍郎徙吉水而其后忠襄公邦又文節公萬里文惠公長孺清謹公丕中奉公存皆爲宋名臣而各鄉分自湓塘者慮以科第顯有聞人同江之楊其尤著也 國初有布衣楊顓道者博學好古洪武中應聘主鄉試竟不仕曾大父希盛以貴豪好施大父英有賢行 涇號介石直毅型家有法取予知大義嘗客淮歲饑有以兩女子償債者辭曰涇雖不肖終不忍割父子恩充吾囊中裝其操廉如是母鄧氏温州太守鄧學海公女有婦德生二子長以仁次卽公也楊公樸重寡言笑幼卽有長者風度介石公愛重之時平樂司李劉龍山公爲縣諸生知名遺就學司李妻以女及試督學卽充邑校官弟子司李喜遺其壻與二子俱受理學於羅文恭公服膺師訓惟謹性孝友奉介石公教事無細巨必當父意鄧母受父太守家規以繩諸子公凜凜趨侍出入無惰容常搜故券數百紙悉焚之母問故對曰兒注

見人有持祖父遺券索償券金未酬而欲訟遽起及致喪敗兒不欲留此以遺子孫母曰兒深得我意汝后必大母病疽侍藥連旬未嘗解衣卧母泣曰粥藥等耳在他人手吾卽不安吾獨安吾兒比卒先生年五十矣哀毀骨立執喪逾謹兄爲省祿無子友愛甚篤病將革公游學虔州一夕忽病心悸亟束裝歸晝日夜抵家兄僅半息張目相視而卒解館金治喪而以第四子爲兄後古人有因父母病或思則心動而楊公於兄弟如此可不謂至性哉生平寡營少爭獨嚴重先世事祖祠地竭力督族人修葺憲副南樓公修九邑同姓譜贊襄有勞憲副贈以詩祖希盛墓與宋代祖之葬峽江者先後被侵持上世券質於文恭公與鳴之有司事俱白楊公悛悛言不出口至當事如此近於仁者之勇矣卒業石蓮以知止爲宗後館執楚飲邑杜令所與游衡嶽於岳麓書院遇方外人授以養生家言歸而質於石蓮夫子不以爲弗是也嘉靖末年石蓮爲邑人平賦命楊公爲其里中督以公平見稱報書曰此是致良知切實處願卒勉之自

是居鄉居家一言一動不敢自欺以辱師教石蓮前
館與同門共建祀於江陽書院春秋祭祀必嚴會數
日乃罷講誦辨問期發明師旨每至夜分楊公獨默
然危坐後遂爲江陽祭酒稱星池先生居常與同祖
弟以忠和友善以忠性敏正甫性鈍敏故提於見解
鈍故遲悟正甫曰此是兄不如弟然提故多脫略遲
故嘗自檢少過以忠曰此是弟不如兄性背而意固
相得也配劉孺人頗閑司李家教晚年信佛行坐必
念佛而楊公獨信玄壺關之內有如賓友孺人先卒

其善具載劉司成志銘中楊公方嚴不阿劉氏二舅
晚年以司城閤稱封君甚貴寵先生相與兄弟頗行
語言率意無所徇莊臨外家子弟如其家子弟卽貴
自抗父行禮而外家益嚴事之藍山令邦和先生仲
子也少有志聖賢之學時曾大理于健先生爲孝廉
甚恭先生謂邦和曰吾生而有天幸得石蓮夫子爲
師曾孝廉吾師晚年高弟子也汝生晚未及石蓮
門卽可師曾孝廉矣吾卽以汝待師疎密視汝勤惰
矣和胡廬山先生與布衣王未菴均石蓮門人也胡

善悟得石蓮意於言外而王執念甚專復遺邦和就
胡先生學王布衣亦相與在師友之間戒之曰生汝
者父成汝者師也曾大理旣釋褐爲休寧令召邦和
讀書齋閣寄書戒其無預外事是年邦和歸領歲薦
試京闕未舉留燕邸卒業時劉母多病楊公必欲成
邦和志戒毋歸竟中乙酉順天鄉試邦和旣舉歸拜
二親俱無恙鄉人以此稱楊公有識能善成其子云
楊公修偉豐厚坐立如山語言重遲贊過其文益古
之敦尚長者也縣令蘭溪徐公禮請爲鄉飲賓鄉先
生並與廣得人延授御史朱公移文下縣以金幣致
旌與同邑王夢峰泰和王未菴永豐謝庭亭並稱者
舊云邦和爲武陵學諭時劉母已逝公就養學舍其
邑學者迎致挑園書院講文恭之學及邦和爲藍山
令公年七十九矣欲往于應所留公拂袖曰死等耳
與其死於家孰若死於賢者之手竟往視藍山政事
大喜曰兒庶幾不負所學邦和游九疑歸述舜陵壘
洞丹竈石田玉壇奇勝公聞而色動嘆曰吾生平修
學得與九疑仙人爲侶吾願畢矣未幾邦和罷藍山

歸將戒行先日公尚笑語問行期如常及暮命家人
設宴酒數行罷至夜半遽連呼日記性記性我不昏
衆人莫昏及天明休息而卒嗚呼異哉公生於嘉靖
癸未四月初一日午時卒之日爲癸卯九月二十六
日卯時享年八十有一子四人應禎娶劉氏應祥娶
藍山令娶峽江湖氏司諫曾孫也應祉娶王氏繼娶
歐陽氏應祚以仁後邑庠生娶陳氏孫男六人初升
娶郭氏又娶彭氏禎出東升將升尚幼俱祥出明升
娶李氏公沒之明年天祉出潛升娶金氏祚升娶龍
氏曉升未婚俱祚出而祚升亦矢曾孫二人兆桂聘
李氏別駕省港公孫女兆槐尚幼孫女二人
羅生曰人有恒言日記性然知其義者固鮮揚公易
簪時不及他語連呼日記性且曰我不昏記性同非
昏者所能也自非平生爲善力焉及此何病而卒
賢者難之况記性記性公一人是哉

故儒官陳心齋先生行狀

邑城北陳氏世爲冠族心齋先生其雋也名奎字汝
聚父輔化號慕古以孝友聞憲副羅慶泉公卜居邑
城檐戶相對時邀飲盡壁後其子及第爲太史文恭
公文恭幼冒陳氏風範雅重慕古爲作三友贊爲立
後說而陳氏家聲益著汝聚質性醇謹篤行樂善有
父風少從舉子業發憤攻苦試學使者補博士弟子
與同邑劉教可賢王安器著从並受學羅太史終其
身相友善也久之數應鄉舉不遇而慕古公已老乃
歎曰以青衿故久損家人生產富貴不可知而朝
夕之養于是春夏輟誦射率佃作時時獲節食縮用
以供其甘蓄其餘置田產而祖入漸益僥行之數十
年遂致萬石性孝睦喜施捨孝友事父至八十五
母年至九十一無日不得其歡心及卒哀毀如不欲
生終制肥甘不入口忌日則設像哭泣朝夕奠敬侍
如生盡慕乃罷族人貧者居舍婚葬分給貲使各得
其所本支先世歲時祭祀皆獨任無有闕遺酒食輒
以燕弟姪時語祖父忠厚勤苦用相勸勉祿酬之

倫倫如也又曰同姓之無祀者多矣特捐產設祭
祭令子孫世守無怠邑濱江頗多殍露每年散糶
百餘具藏之而所以酒文江門藍家渡涉者最繁
置舟捐穀百石以供長年故令尹張公楚城襄嘉
其間遂以恩例授儒官每招客輒自視供具必豐
飲必盡歡九邑士大夫入城無不謁陳汝聚謁必招
飲盡歡人人以爲親已先是陳氏有故大學生蒙菴
者富而好客有聲於縉紳間及蒙菴死而汝聚行之
益共少保魯公嘗曰汝聚百年後寧復有如汝聚者
及汝聚死十年餘城中富者不乏而好客之
風索然汝聚於名士無不交而獨雅重王著久余之
得交汝聚也以著久因定盟爲婚王著久死汝聚哭
之哀每年遇令節一爲位祭劉可賢王著久對飲數
觴悲驩交致其敦久要如此汝聚生平所欲施爲皆
力行之無有恨獨見羅文恭公社祭不豐乃與友人
謀欲捐租數百石助俎豆而社中人忌之不內獨此
未竟其志爲餘憾云生辛巳年八月二十一日卒
嘉慶甲午年正月初五日享壽七十有四配李氏端

慈厚佐家務富而益儉先公卒側室李氏子六人
直坤方坤大禮邵儒士冠帶待選坤載年成童精專
讀書有大人器哭母致疾篤死令尹陳公與相表異
之載在郡志孝子傳中俱適出坤元縣學秀才坤備
俱庶出女二人長適郡庠增廣生羅邦教次適邑庠
生蕭大振孫六人以溫如錦以良以恭以仁以儉公
卒後八年葬三都舖下之某山踰年某等叙公行實
乞狀故爲之論述如此
羅大紘曰陳汝聚可謂知所處矣壯年不遇卽力田
行孝道施及宗族行旅蒙義枯骨被仁邑中稱長者
豈不賢哉比時之孤守一經老不能振或輕薄肆志
騷語貧賤或仰屋而歎進退失據以致父母妻子因
餓而死可同日道哉至於追思故友令節設祭又欲
捐產贍社雖不見內志亦已存其於師友之間厚矣
末世有此獨非人倫之規範哉戊戌年秋夢汝聚官
帶乘肩輿過我問之曰親家今安在曰張真人府作
百夫長耳曰君見吾婦不曰願見夫人遂出身入
尺面容圓滿色紫黑髮白布巾垂後三尺有咫肅手

而拜端重有威予心甚敬異之尋減汝聚曰我欲去
急可作食余呼酒食未至而別旦日設祭於庭命次
兒主之因思汝聚嘗受錄真人府故云後以李夫人
容色體貌詢諸子信然夫幽明之理未可誣也因附

公此

先兄都昌司訓石川公行狀

先兄名大紳字書之更字服聖從遊者稱石川先生
世爲吉水山原人也其先初祖拯襄陽宣城人由宋
景祐進士補吉州推官卽家於吉之鼓鳴岡二世祖
日宣宋慶曆進士給事郎特授守秘書丞先受業大
常博士彭公齊公愛其才妻以女創白珪書院居之
因家完塘五世祖葉恭由宋建炎進士知武岡軍以
左朝散大夫請祠徙山原又爲山原之初祖也朝散
公而下詩書承冠世不絕 國朝惟從高祖訓公景
泰丁丑進士應公烈公兄弟舉於鄉歲貢三四人本
支自大高祖數世皆業農有質行至先祖文偉公始
業憤教子讀書先考諱琛號松坪幼失父夜篝火吟
誦繼以長號年十三試有司輒以高等補邑庠生娶
母蕭氏生女兄秀兄大紳兄生三歲而母亡有異質
清弱多病然穎敏善記五歲就外傳附則先考臂枕
之未明就枕上授書數十行成誦始起從塾師讀試
以三五七言口對響應弗滯姊亦聰慧或代對益工
父甚奇愛之顧捫其踵則怒曰柰此骨屯何一日

學舍遇一女仙贈以詩忽不見既長稍黠學游汝
深淵遇援得免燭火焚蜂巢中蜂刺面目腫時先君
已娶我母歐陽氏母抱兄泣曰汝無母家貧奈何弗
學而以水與火爲戲汝父不能加怒於汝而怒我奈
何父果大恨我母不能畜也然亦漸惡兄學業不進
弱冠族伯攻形家言與太史文恭公善先君遣兄隨
往楚之攸縣就館穀久之家信還碌碌作祿先君見
信大怒曰何以教弟子時不肖初就外傳問之曰碌
碌字從何起不肖應之曰從石先君大喜曰勝汝兄
矣不肖資性拙不如兄敏然能潛思默識志氣稍異
羣兒先君嘗曰使我兩兒子以長濟短何憂門戶及
歸舟中其俸金愁損瘦黑殊失度父甚怒絕不見
族長者屢爲言始見之時家中名士盡落唯先君一
人出入單獨耻與少年競亟欲得需子進而息肩兄
亦大悔其前失刻厲明年再往遇良醫愈其宿疾又
藝苑名家言晝夜精誦久之入殼即自負歸奏其
諫先君覽之亦有喜色遣從城北龍先生受業龍先
名士及門皆宦富家子俊麗見兄貧怯率易之龍

先生督課愕曰羅生何自得大方家語而稱述之乃
還贊諸弟子盡相顧失色試有司遂知名督學使者
王公宗沐選補縣博士弟子高等先君喜具酒食召
族人曰吾幸得脫老青衿矣是年冬先君病卒先君
病五日而革兄泣曰父萬有一不幸奈賦役何先君
厲聲曰汝作秀才何慮之淺也汝豈立志於是時呼
兄曰立志立志不絕口一晝夜而終家四壁立無宿
存先兄素未治生一旦遭大故倉卒無所措及嫂
氏嫁時替理買棺治喪哀毀展周德族長者覽譬之
稱解已乃聚族衆謀曰先人以家未造遺孤而家子
弟皆可教訓孤安敢以督爲辭族子弟始相率北面
受業爲立科條正經義朝讀古文辭習書畫講授夕
溫故夜授時藝各因其資講則從長及幼對所問失
對則跪而朴責之雖已冠婚者不貸課執字句調壹
準於繩始諸弟子以爲厲後漸安之久則各成一家
言鄉人見輒以爲奇麟次彬彬多文學矣而不肖卒
業成進士先兄遂稱易學宗師焉先君棄不肖時年
十二又二年先慈亦亡羸多病先兄亟欲成不肖

又憐其病多護之過隣家徇嗜其課久不瘳兄漉肉
羹手澀其創每度歲嫂爲一絮履或未就輒嫂罵嫂
自煎刷故履履不肖乃盥食除夕飯所著講義責令
分行細書一字訛輒碎之令再書斷完好乃已不肖
幼嗜左傳及古文辭先兄恐妨舉子業輒竊以遺人
課中程則私喜不甚假好語防其驕惰一日同過細
人家食不肖狎而忘先兄正色曰夫士也敬脩其身
豈以編民室福自生我慢不肖悚然服其言終身未
敢忘先兄少壯負氣矜於友誼里中三四友如楊君仕
周蕭君然周君道行鄧君春震龍君之首皆以意氣
相許時太史聽嬖友言分有司權平縣丁賦各鄉以
其鄉先生督之里中督者盡據各里殷富兄弟鬩分
自潤數君爲不平憤憤合力攻其鏘而督者計沮以
此甚虧諸君明年周道行中飛語被直指逮先兄奮
曰士爲朋友死周生逮而我等寧得偷生自全乎晝
夜糾同輩鳴道行之寃於有司竟得釋而先兄受謫
益深縣令某者幾欲中之適不肖舉於鄉而令意塞
先兄復懷其前事折節與邑中名士結社江陽以進

義文學相切磋更爲恭邑中翕然稱羅先生長者及
門之士如雲吳楚躡躡負笈不遠千里德益脩學益
加新遇會課先兄登壇持衡友人數十輩歛容待教
唯故司成劉士和時加辨難先兄爲剖析可否劉君
益服督學使者莊公校郡士先兄縣學第一孝廉謝
邦棟郡學第一劉司成各次先兄而同會三人並得
偶於是四方競傳江陽社草爲縣令寧海陳公所知
其學大行於南楚楚人語曰說易鑑鑑羅先生又曰
大羅善講小羅善作先兄聞之戲曰楚人奈何以口
舌爲權衡何謝君舉丙子鄉試劉君奏解壬午連及
第先兄已中壬午經房爲有力者所移落乙榜第二
先兄宿有足疾及是鬱鬱不得志而疾愈熾故放酒
自解轉增劇弄五入試不舉戊戌年應貢庚子闕選
授都昌司訓明年學家往都昌學故陋學官慮不修
範而敗其舉往時先兄爲學督司祭見三博士絕弗
視祭品惟競肉肚之退而取酒自酌不爲宰至都昌
則視祭惟謹祭畢閉門高卧忽聞開祀視則二條大
牛肉乃疾曰二君所不欲者非分之禮以祭其

少爲貴我輩食升斗抗顏爲弟子師所不忌者此乎二條規服諸生稱曰前此所未見也羅先生初至未有檐口之儲二師宜以多諒既不諒而先絕其分少以倡廉而規爭其真吾師乎於是旦夕集羅先生門受教先生爲立會約講經義正文體諸生皆聞所未聞瞿然極化歡欣踴躍爭持琴肉餽羅先生唯恐不受先兄以其餘分餽二博士歲之曰此非爭之所能致也二博士爲感動亦日就先兄聽講先兄以兄事之愈恭先兄以足疾日食不糜肉因門役假居

廉蔣畫乃買舟往二十四日發白沙六日而抵馬徑入白鹿洞度歲元旦次日兄知予來以謁守至相見甚悲且喜啖淡伙食共寢處三日去不肖遊廬山過潯陽將一月返乃渡湖東省兄學舍適兄受酒熱冒風鼻失血卧則血填咽喉幾不醒曰奈何不肖應曰亟促裝同返無他計兄難之稍投藥數味頓愈遂甚驩與諸生會講數日罷歸是爲壬寅二月時巡按直指與南康守俱同年名士欲以薦廩授兄兄固讓學論題已公何五月初輒報兄病予頓足泣曰吾兄弟其不及相見矣夫值病瘡甚惡手足弗能移進兒子邦治邦教往至則已殮嗚呼痛哉遺命曰吾俸薪及餉將百金俱貸諸生願償者收其本給喪不能償者勿收諸生與有司及鄉先生益哀泣悲感設奠無虛日及葬輒諸生設人勝數十乘牽輓十餘里赴舟號泣不忍去先兄與不肖聚首鹿洞語不肖曰吾兄弟自分席後三十餘年未有三日夕同寢食坐談如今日者不肖爲賦鴻鴈孰知卽訣別語也嗚呼痛哉生嘉靖丙申年十二月十八日寅時卒萬曆壬寅

五月十三日申時配廬慶劉氏生子國良國賢國
泰女鄉英國良娶楊氏國賢娶尹氏同時一入郡庠
一入縣庠俱天尹氏守制憂戚女適安福劉士玄孫
娶胡氏無出先兄瞿而神氣甚堅讀書至夜分燭燭
不寐攻宋人語甚精熟交游情好甚篤遇急難輒赴
不以在仕爲解晚年善處靜益繁音 而嗜飲喜
怒憂困壹醉於酒自奉儉然喜客操家急劇不
生產友朋講學多宗王氏良知語先兄獨與
終不能奪至今族人想其功祀於祠所著有學廬
張周易講義傳於世

李母段孺人行狀

李博士君南鎮之攝諸生於溫陵也既解組而奔
先大夫喪未及祥而母孺人段氏亦寢疾卒踰年
博士君謁羅生拜拜而泣曰先大人善美幸籍銘於
仁人君子圖所不朽已忍獨使我母孺人苦心厲行
泯然無有所述耶不肖衡不勝大願丐狀於吾子以
待銘也羅生曰諾莊聰博士君所涕泣道孺人事而
狀之孺人姓段氏系出廬陵坊郭鄉梓山父永昭善
人也生子女六人孺人最幼甚宜其母母食味有美
好者輒分諸子孺人獨不忍口嘗留之以還奉母母
復與之固跪上不肯食以故母在諸子中偏加愛憐
之曰孰有痛念我如少女者乎既孺人歸石潭公段
族稍漸落人謂段氏慶澤盡種於孺人云孺人辛勤
敏急性復款款能不拂人意石潭翁家素貧以經學
授弟子尚不足家人口食孺人晨起操作黍稷上機
杼盡日不休暮投杼夜轉紡輪鳴始罷布絮質化
可旬日得什二焉被服褻衾於是稍稍無乏而翁因
得經年遠遊無內憂長子龍雖非孺人出然與孺人

並育之如自生子比龍長游邑校及婚娶翁爲酒
召賓客家無女奴孺人自滌器嘗厨治酒漿無不
至而應呼凡辦者家人咸服其能姑甚嚴難犯孺人
多方承事能得其驩心石潭公亦猥急有不當意輒
遽然怒孺人弗與爭也俟氣稍平從旁溫溫寬解之
孺人性儉約雅不好紛華然能急人之難至事當大
體確乎其弗可易也往時僦居數廳之側族人歲爲
優戲廳中有招之往祝者孺人辭謝曰此非婦人觀
也津津事女工不輟至隣有產難者急往扶祝之逮
及得男則曰孺人德也石潭公家世業儒四壁之外
無長物僅僅遺寢堂後隙地尋丈而人有竊欲圖得
之者孺人遂率誰子灌漑治蔬其間而闔者之意竟
寢公固謂孺人有丈夫志云乙未生子護護苦不治
生業孺人弗疾也甲辰生博士君衡家固寒又不得
歲有諷以博士君子於人人亦有欲得博士君爲
者孺人厲聲曰寧餓而死不以此兒棄而生竟自孔
之既長孺人甚器其狀貌令就學博士君刻厲

朝夕攻制舉業求所多孺人者在庠數年殊有聲
於諸生中孺人愈益喜亡何遂膺臨慶四年庚午鄉
薦而孺人儉約事女工如故貧時萬曆五年博士君
再上春官矣深念翁孺人皆老缺肥甘之養懼一旦
至於無可奈何遂乞
恩授教習安孺人就養而博士君配徐氏病不得往
孺人甚哀憐之每食飲則投箸撫其孫曰知汝母得
無恙否比報痊乃喜蓋其慈也既而石潭公計問博
士君并歸號痛欲絕孺人勉慰之而其自哭亦甚哀
抵家下載而卒蓋嘗觀之古人其父聖賢而子或有
不肖者未聞母有令德而弗克成其子也李氏自檢
討稽無後落莫百數十年乃博士君特起諸生間文
學品識卓犖遐憂縉紳推服爲惟其拔興之異也及
聞段孺人行恐啗奉毋曲意事姑存兒念息實有其
孝慈焉則知成博士君者豈無因與語日厥有良則
寔生焉教不虛哉

先妻周氏孺人行狀

孺人周氏名坤字輔乾禮科給事中羅生大紘之妻也其先吉水醴橋人父周翁穎錫母羅氏嘉靖辛亥年九月二十五日生孺人周翁邑庠生善星術常誦此女欲擇婿竟許羅生而生父母蚤卒依兄嫂貧不能聘亡何 穆宗皇帝新卽位江西有選宮之說周翁造次送孺人歸羅生推髻操作忍饑寒以毋失嫂氏之歡辛未冬生長子邦治癸酉羅生舉於鄉乙亥春生子邦教戊寅春生子邦禮辛巳產一女天乙酉產女敬姜丙戌羅生成進士授行人屢奉使過家戊子連舉二子邦政邦憲政庶出辛卯寓京師以女許同年鄒君次子是秋羅生以選改禮垣時值儲宮未正執政首鼠兩端生子封事發執政密揭奸狀遂得罪罷歸側室生子邦亮癸巳卜居泗溪乙未徙家之連被水丁酉移入紫原與故居近孺人稍安孺人與羅生絕惟房之愛者十五年持大士齊容色圓滿冲晬有神外父蚤卒無子迎外母養三十年不廢氏貧餽遺之使相望族里有求無弗與遊乞自

其功不求知于人亦不責報于天由裏達外泊也

吉水羅大紘公廟先生

方伯劉又洲公暨恭人郭氏合葬誌銘

不佞習聞萬安劉方岳又洲公行誼甲申秋與修郡志欲篤立傳而未竟乃今銘其墓也公之墓既銘於晉江黃司成而復銘之何以郭恭人合葬而銘也公初娶周氏將貴而周氏卒及爲漳州龍溪令郭氏始歸贈封俱恭人郭恭人後方伯公十四年卒公未葬郭恭人始合葬葬地因恭人定也劉之先始於唐學士劉况徙金陵至六世徙萬安之石洲遂世爲石洲人高祖彥達舉孝廉教授淮安曾祖善慶成進士知荆門州有惠政祀名宦歷官比部員外郎父杞號石津公少爲博士弟子以公承天守貴累封中順大夫母郭氏累封恭人公諱天授字可全少聰慧學易弱冠盡讀祖父書下筆動千言以才名嘉靖戊子舉江西鄉試壬辰第進士授龍溪令龍溪在山海間稱難治公摧抑豪猾平賦役調徵輸民不苦催科而公賦無後者邑中有奸吏林某者惠公嚴訟于御史臺御

吏雅知公賢下獄縣自鞠治之公深引爲已過不
御史愈益賢公三載奉 璽書內召是時據國者以
斯爲政公夙無修脯交也竟從常調改刑部山東司
主事遷員外郎朝陽後期謫徽郡司李歲故善訟倚
權勢爲利公盡格治之視篆休寧唯閉閤養威重訟
者一自 輒溫詞慰遣之訟遂息以宿望擢南京吏
部主事遷郎中出守承天承天故安陸州編戶視
它郡十三自 肅皇帝龍興以後 陵廟營建大吏
中貴驛驛于途材官甲士以千萬計供張數倍劇郡
民疲于奔命公首議罷傳修濟聚汚陽湖復歲得二
千金以給費民稍寬城前賦十之二守脩府宦者驕
貴橫甚嘗庭見守公抗不許宦者竟折節下之郢送
漢水直決郡治公琢石築磯上流居民得全呼曰劉
公礮庚戌廟工成賜文綺表裏者三以功次陞湖廣
按察司副使脩兵辰沅時洞苗爲亂公勗督撫張公
爲畫策破之生致苗賊龍許保胡老瞞吳黑苗等獻
俘軍門陞俸一級以毋憂去服除補山東副使脩兵
徐淮倭寇犯淮殺官吏督撫鄭公以公平苗有將畧

徽淮蔡二衛兵從公殺賊衛兵皆市人傭奴不習鬪
公策之曰賊鋒銳驅弱兵與戰敗矣賊深入利在速
戰吾第堅壁清野俟其怠可坐縛矣賊果困始下令
軍中曰分左右翼賊左左之賊右右之士不挂甲不
追賊者斬以殉于是自披甲持戈分兩翼圍賊數接
戰輒勝已而大雨賊不得食匿民舍士稍懈公厲聲
曰而止止不可緩賊遁去于是再進戰遂大勝斬首
數十級餘盡生得報鄭公鄭公大喜使淮安守諸軍
前慰勞公且欲上功狀留公盡平諸賊公曰書生舉
事偶然耳寧可爲嘗耶萬有一不效即殺身無以自
贖辭甚力鄭公恨之僅以常功報聞未幾鄭爲小卒
當大計以不及調公公慨然謝事去時封公尚健飯
強公出赴調得福建趙堂副使而倭賊復寇閩中漳
泉甚急將撫王公提軍出援而公已有泰浙之報會
寇二萬條過福建城公遂留守城四十日寇計窮始
去仍爲王公畫策設伏擊賊歸路焚其舟楫賊空手
去公始趨浙轉福建按察使旋陞廣西布政使尋
聞封君計奔歸忌者遂乘隙謀殺細事論公餘節

康公尚壯而重違言者乃請以老致仕公聞之曰
吾志也公有至性封翁患背疾久之公每夜露宿
父乞眼凡三載而封公目復明作蠅頭字報公謂爲
孝感云公雅學玄居田間益精專有得晚年愈強壯
目光炯炯矚矚髮望之若仙冬日飲水盡一盂方
士咸驚異之一日覺神去呼諸子曰嚙昔之夜夢
滿皇臨幸吾第吾舊臣也將從 先皇于地下乎亡
何遂逝郭恭人萬安城北人父郭公名守洪有隱德
毋恭始有娠適萬安令過其門遂免身生女郭公喜
生女曰官章少長資性端美異常見諸父大司寇淺
齋公過里中見而奇之曰此女狀貌必貴宜謹擇婿
會劉公通名將委禽郭公謀之司寇力贊其成遂從
郭公歸方伯於龍溪官舍時周恭人遺四子一女而
恭人年方少驟貴封君及太恭人皆憂其驕弗能字
諸子也恭人雖少在外家時即能讀內則曹大家女
訓諸書於母儀甚備慈愛諸子若自出每朝謁恭人
必莊臨之教育悉至諸兒竟賴以成封君及太恭人
皆可矣方伯公徵歷中外郭氏俱從龍溪令考績

封諸人承天守以功次上封恭人恭人貴矣慶之海
如也先是劉公在北部時有 詔廷臣命煩入賀
慈陞大司寇聚案屬內子都肆 朝見禮諸婦倉皇
有慚色獨恭人珠璣珊珊進退不失尺寸閑若素步
一時翕然稱劉比部閭範云北部君誤朝受杖下詔
獄出謫司李病愈其恭人謹視藥餌佐起居節帷幄
公幸亡恙及公 憲入閨時封公耄矣恭人往被倭
驚難於行乃留家祝封公養是年嶺外流寇入賴侯
吉安居蘇溪郭氏而石洲壞接蘇溪恭人皇急促諸
子買舟奉封公至郡城避之家人遂完而祠屋盡
後乃贊方伯公拍俸數百金修復之嗟乎方伯以文
士而一平苗再禦倭恭人以婦人而一相夫禦倭全
其城再奉舅避寇完其家有以也郭司寇謂此文必
貴宜謹擇婿不虛耳及封君卒而方伯公歸休於家
子婦衆盛恭人悉啣喻撫之哀死繼絕矜孤恤寡皆
能佐方伯公之所不及方伯曰惟蓄氣順神游乎方
之外不知有家累也公外以功名顯而內不失全
孝慈其恭人之力哉其恭人之力哉方伯始終具

祭酒蕭史銘狀中予按恭人狀書其大畧有闕風
教者 銘曰

蕭皇在宥惟玄惟默有臣方岳同心比德生而宣化
歿感其靈皇游紫極兵填列星於惟恭人或亦天姥
克孝克慈孫子繁蕪 國運中興至德惟誠產茲異
人絕俗離凡西昌之陽五雲之北望此碑銘爲我心
惻

袁州太守戴公墓誌銘

袁州府太守戴公諱濂字希茂號洛源先生潮東麗水人也其先世高姓微父石溪公初生龍水司訓金田戴公無嗣鞠爲子以貢起家至松溪令遂姓戴娶楊氏生四子而公爲家嗣生八月毋楊卒後昇單氏育之無異已出稍長穎脫異常兄繼祖司訓甚憐愛之經書皆口授年十九試有司輒知名學使者豐城雷公試補縣諸生自是試輒高等郡守四明高公延至郡閣課其子經義學使者石埭畢公雅有人憫鑒公於試日觸風雨卷汚法不錄畢公閱其文拔置第一遂領戊午鄉薦明年下第入南雍壬戌成進士出大學士狀元丁公之門釋褐授行人使淮府封建諸侯王饋遺一切却絕不納署中稱廉性澹寡交游同官大半至臺省而公僅補司寇郎處之恬如也差陝西慮因治獄燭下日吾寧求其生求生不得則國法也所全活甚衆秦人爲立好生碑功次陞山西真定郎署郎中事封贈父母如例尋陞杭州府知府僥倖江湖上流界越閩俗賈商賈雜閩器應上供征集

之使相望最難治公一填以清靜豪猾干禁網置法無所貸僥倖頓革王某者公同年也有子而嬖幼女結婚勢家病革託所嬖妾中分其產事聞公盡以貲產與其子卽勢家有言不爲動學使者校僥無故督郡吏公杜門不出而學使者氣沮其介類如此郡人思公前使淮封餉金爲建高節亭萬曆元年分校江西鄉試得士若吉水羅大紘寧都廬遠豐城徐卽登發皆成進士知名於世是年扶持松溪公俱入覲視膳同寢如居于舍卽次必先定松溪公館後就舍展視松溪公行然後行旅館限則自宿客舍道路皆舂歎戴氏父子並乘傳車爲國華而尤羨公純孝比於石中郎然竟以介故蒙謗調廣西潯州守公至潯爲罷牛稅千金賊離錢萬緡潯俗善發塚取其掛榜於路索厚贖始歸之休門踰動公爲厲禁窮治其魁風遂息潯人甚慕公夫人單氏計至扶服奔喪歸服闋遂徵公公長春堂愛日軒而松溪公終欲成誌其墓公長春堂愛日軒而松溪袁州守袁多遺公之墓公長春堂愛日軒而松溪

憂喪臨眺無虛日公曰是廢事且病民悉禁絕之
一以文學課諸生修昌黎之業然終無意宦成既
親送移病歸公在仕唯以孝養爲念歸之日年五十
一矣趨踰跪拜唯諾如稚子松溪公剛而使氣諸子
與壻皆嚴憚之壻二一南漳令陳嘉韶一吉州別駕
潘大熙陳甥遣使問訊稍失辭輒咎去明旦陳甥來
謝呼叱跪庭下久乃解獨禮遇潘甥無所加怒與譚
經史娓娓不罷松溪落魄不持一錢有急則呼公盛
怒臨之公蛇粟承顏常有所進必得父權乃已而諸
弟妹亦各其厚且各成其名季弟壽晚出公撫之
曰勿憂無家當析吾產釋父憂今諸弟汀洵皆先後
歿而季獨在知名諸生中公幼失母楊母一念至痛
欲絕泣曰焉有人子而不識母面者乎思極形之憂
麻髮鬚寫其像其竹事後母單供養喪葬無異所生
公之孝友蓋其天性也丁亥春松溪公病革公持病
狀湯藥衣不解帶者兩月及執喪伏苦枕塊飲水旬
日病幾絕不能言數日始甦奉母楊氏單氏與父治
葬於麗陽之原結廬墓側曰異日我虎葬必近父

溪公受司訓恩不欲復故姓公間有言輒怒松溪公
卒乃命祠並祀二氏祖而以書告撫臺滕公御史蔡
公爲疏請子孫得復姓高而公竟以戴終曰無敢忘
吾祖且父志也辛卯歲將除守道魯公過訪坐譚間
宿疾頓作暴卒魯公歎曰人生何常於是亦致仕去
公平生未嘗言人過不治生產不干郡縣事過學官
雖夜必下公庭朝賀必赴居官執法無所阿以此仕
進不甚遂而識者皆稱公君子生於嘉靖庚寅三月
初七日卒於萬曆辛卯十二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
有二配陳氏封安人有內德少公八年生子一克曼
娶張氏大僕卿嫡孫女女一適庠生薛自修猶子克
翰克哲麗水縣諸生外孫潘天啓青田縣諸生皆進
自公戊申十二月某日孤克曼奉公葬於松溪公墓
側從宿命也
羅大紘曰萬曆初時相以刻嚴敏給爲政故吏治相
率趨於便巧夫便巧上而循厚者下矣戴使君恂恂
長者設遇其時衰然首稱良二千石豈顧問哉三仕
爲郡不以名聞豈非遇哉豈非遇哉然公忘年爵然

廣父志孺慕至死不衰述其孝行斯亦曾聞流亞矣
士何必宦達乃稱遇哉戊申春堯旻因潘公過吉持
狀謁予曰先大夫不朽事以辱先生大紘再拜受狀
而志其墓且爲之銘 銘曰

維浙之東代生賢詰 有明初興金處稱傑醞精釀
醇達于麗陽松溪種玉龍水播芳金華博達青田神
奇維公大雅羽儀清時廉能厲俗澹可填躁進
義蘊德彌與萊服承惟蓼我興嗟五十而慕
華人坐大節惟廉惟孝師之休矣可風可教魁山貴
蠶麗水進迨宋臨邑可招取數者膏留餘者
厚長發其祥在公厥後

虞士周公南橋誌銘

西昌虞士周公翁者名某字某號南橋今南京尚書
部郎周如春之仲父贈君某公同產弟也公賦性
敏讀書好閱覽而任情不拘於俗行試有司不就
改業事居積因以貲豪里中然孝友敦於家行誼稱
於鄉有士君子之風出告反面遊有常處二親壽期
千里必至病則嘗藥帶不解結喪則致哀口不甘味
同氣之愛訴訴如也急困解紛義形於色汎愛不校
鄉人歸德又出金錢建義學以謀族子曰我其已矣
善先於靖難 廷朝追思舊烈詔建祠祀則捐數百
緡闢地爲宇以彰 國恩此其尤大節也如泰自舞
象時公輒鑒其非常待以殊等及成進士則勉以忠
孝勗以令聞喜而不諛至於宦游代爲家督豐約施
納一任其意既無所利亦不以專爲嫌其友愛益天
性也往予過公家則見公傷一目色容常喜真率有
風致客務達滯多多益辨而神不勞嗟乎使公不致
澤自致青雲其設施何啻是哉公生某年月日時

某年月日享壽七十有奇配胡氏爲廬陵忠節裔孫生子某孫某孫女某予於如春爲同年知厚結子如姻又嘗接介殷勤之歡故以志久托及至金陵走張求輒爲論述而係之銘銘曰孔薄隣醢五經并李賢聖所貴天常人紀厥有修士湛于什五慕義親仁麾金如土高步遠視弗與俗同友愛可風是爲周翁

先兄都昌司訓羅公墓誌銘

先兄名大紳字服聖號石川先生世爲吉水山原人也父諱琛母蕭氏生數歲母亡弱而善病然資甚穎五歲就外傳日授書千言輒成誦試以偶語口對響應弗滯弱冠補邑諸生父卒爲家塾督教授弟子甚精嚴家學始振不肖竊幸業成進士而兄弟子侄彬彬多文學壬午中經房爲權佞家奪之落乙榜應鄉場九不舉卒應戊戌年貢授都昌司訓範甚端都昌人士慕其廉仁日益親踰期病卒不省遺兩兒子迎柩歸諸生哀痛送至湖弗忍去先兄慷慨多大節善謀慮至友誼厚宗族鄉邑公務輒捨身先之處內藏愛弟甚篤喜飲半酣張目縱談如旁無人精經義評品壹準其絕異十之間名士盡宗其學所著有周易學庸孟子講義傳於世生嘉靖丙申年十二月十八日寅時卒萬曆壬寅年五月十三日申時配廬陵劉氏生子國良國賢國泰女鄉英國良娶楊氏國賢娶尹氏二子同時補都縣弟子俱天尹氏守制宛孫名士歸甲辰年十一月丁酉初塋五世祖妣彭氏

入墓齊之左作幸向不肖弟絃號泣志其墓石而歸
之曰

嗚呼先兄爲父母卜塋獨愛此山今今藏經筭於此
殊適所願兮

卷之五
墓誌銘

會昌守禦所正千戶葛公墓銘

葛將軍者諱天民字可達號行吾其先溧陽人也始
祖盱以太祖高皇帝開國功授會昌守禦所百戶
世世襲五傳至葛興從新建伯都御史王公征統剛
賊有功陞本所正千戶盱與興寔有勞於國家而
肇葛氏之封爵者也興生琮號方池方池公長者也
生子單葛將軍之父單字子延以文學充博士弟子
娶姚氏生將軍三歲而子延卒姚孺人年方少矢心
撫孤而祖方池公與祖母汪太孺人並無恙將軍幼
岐嶷異常兒六歲就外傳漸攻舉子業及古今將畧
諸書日誦千言歸報課姚孺人及祖方池公皆不失
句讀方池公心私喜謂兒雖孤必大吾門嘉靖末因
閩廣寇作特設叅將與會昌而叅將谷公者抵營中
閱諸千夫長百夫長無有異輒蒐將家子弟都肄之
而得將軍時將軍方紫髯劍儼雄傑魁然有大人氣
谷公甚喜命之射輒破的連射連中者三叩其所學
對答響應無窮者谷公大喜贈以花幣張旗鼓送歸
第亡何方池公與汪太孺人相繼卒既葬姚氏

諸將軍曰汝父蚤世汝祖又不祿官家於自置軍
虛而汝不思承乃祖父之志耶將軍泣別北上謁大
司馬襲爵嘉靖四十三年蒞任泰將汝南蔡公以經
術補武事者見將軍喜甚委泰中軍兵務久之從蔡
公征龍南廷賊賴清規斬首三級生擒賊首曾本貴
一人又從征惠州平山倭斬黃倭首三級先是倭所
掠良家子女無美將軍盡省釋之一婦有色同事者
欲留婦泣曰妾衣冠之婦也將軍憐其情付婦之同
鄉者婦之凱旋而將軍之義勇燁然聞軍中矣五年
考軍政掌印僉書管操兼清軍馬政局元年中武舉
鄉試第十六名二年十二月都御史劉公委署羊角
水把總事四年正月考軍政如故三月都御史江公
特薦其畧曰魁梧之貌警捷之能騎射稱優名蚤知
于武弁文雅兼善志匪其於庸流從征而獲首功曾
騰薦剡署總則報勞勛屢試才獻可堪領兵備總以
儲戰守之用會各院道連薦奉 詔陞南轅坐營以
都指揮遵依到任管事七年廣東撫按奏報征倭大
捷錄將軍功奉 欽依給償功銀壹拾伍兩將軍感

激知遇方欲厲精大樹勲業為流輩所忌遂有
詔罷營務歸當路者尤諒其亡他而才品可惜仍薦
獎之後委署羊角水把總事十二年考軍政如故又
署長寧營把總事十六年御史朱公薦其秀偉不群
似儼有用累戰素立殊勲一肯未虧宿望同薦者十
人皆調將軍獨以費川乏不得調屢考掌印僉書如
故十八年大司馬題准武職俱依廵按御史薦次叙
陞革賄賂之弊而當路無知將軍者二十六年兩臺
以姚孺人貞慈奏聞奉 詔旌表其間明年御史馮
公用薦者言首列將軍名於薦章而將軍疾作
命甫下將軍已先期奉悉夫將軍居職廉屢署營
篆革冗費散羨餘却常餽廣蓄牧所至士皆思之而
邑長吏皆嚴重將軍性寂篤孝友姚孺人病將軍食
不甘口衣不解帶旦夕焚香願天期以身代諸父貧
者多怨望既容忍後周其困乏已死而殮葬之資悉
無所憾女弟寡居撫一孤將軍推姚孺人意移女弟
居近舍養視之毋弟姚貢士事之甚謹謁選客死將
軍卜地資葬之甚篤於親大率類此尤矜然諾重信

天性自然有古名將風
度在三十餘年八將
二十八年以將軍
亦老

鄒大賓施在竹公墓誌銘

文昌鄉有施氏者世族也故以貴豪後施良甫來明
經而近得進士施惟貞爲臨海令於是施氏益大惟
貞祖在山公齒高有隱德賓于鄉而在山公之兄在
竹公亦以齒德賓于鄉而施氏兩兄弟遂爲邑中三
老及惟貞迎大父就養臨海而在竹公歿歿之日享
年八十有九將葬于之畿以惟貞狀公行來乞銘公
諱子鳳號在竹兄弟六人其四皆早世惟公與在山
公俱壽考在山公性嚴每莊臨子姪孫輩多引避弗
服以爲是公竟和通諸子皆由然與之偕不見愠怒
之色以故諸孫多嫗公善治生與童僕同苦樂今指
漸繁而產益增蚤歲廢學然喜稗官野史能疆記與
人譚津津有致聽者久立而不厭於家庭鄉里無所
臧否而取平於公無有後言槩公素行益恂恂長者
以故邑長吏多嚴事公直指使既加旌復飲于澤宮
而邑人矜稱三老有以也公生于嘉靖二年癸未卒
于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娶環洲胡氏先公卒子一
孫諸生孫二逢觀逢觀女一適貢士張以讓子

嘉慶六年月日葬于蘆村之虎形首壬銘曰

崇華之山 起于文昌 下有隱德 兄弟並

經公百年 靈柩一星 其人已逝 其行彌馨

虎踞蘆山 草常青青

衡州贊府周君墓誌銘

公諱同福字以德桂山其別號也世爲槐溪周氏
先有諱吾文號松雲洪武初倡義佐大軍畧定
功封吉安府同知後遂倡爲吉水著族祖盤號石
補諸生豪舉能飲酒常兄弟自爲賓主每飲必歌
呼盧盡醉而罷父懋先起家從事爲修武縣丞號方
塘壯年致仕豪飲亦如其父時從兄弟子姓益繁飲
必群聚半酣輒離袖起歌令諸弟並和自轉喉作兒
女子聲曲意甚得也曰諸弟何如使若在隔垣聽不
勝吾積眉必謂安得有佳入謂其自放如此毋黃氏
兄同壽以從事起家爲常州府知事號椿山性敦龐
不甚省事人盡笑其駸而椿山亦以笑荅之不爲較
有子與孫甚蚤桂山少習博士業屢試郡縣高等未
就以例入大學卒業歸與椿山共侍方塘公養周氏
世有酒德而桂山飲獨少操行甚謹飭言恂恂不出
口而治家理壯歲未舉子頗悶悶絕進取意方塘公
及太孺人皆以爲憂一日坐垣外池見紫沙聚有異
氣掘之得寶三寸許桂山拜而受之曰幸生子當

玉後遂舉子遂連舉三子始家謁銓部加授京能
經歷亡何自念二親老京衛差次遠因上書言狀改
府經歷需次者久之衆疾至不能語家僅通言于余
曰主人病甚奈何乃輿之過余邸館醫治之數日差
旋又病日障余檢其醫者方視之曰服此則目終不
明矣又別選方療之日遂如初一日過余并屏涕泣曰
選幸有期但遇閏多閏對絕遠安得舍老親而赴之
其楚衡非杖大老不能言僕將終守川舍耳如二親
何余姑慰之曰毋容驟語旦謁白于大司空曹公司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空長者不逆人意會暮遷君至輒爲言之遂授衡州
經歷衡州善地先是司空爲所親言於選片所而閩
老許公亦爲其故人子求之竟從許公然水踰年而
遷閩又終以司空言授周君蓋有天幸云君往衡州
益謹衡州守雅愛重之舉方起亡何以守故得罪于
司李且不測余乃移書直指其君曰周經歷二尊人
皆老思歸矣無它志竟以王官致仕歸君歸方欲隆
二親之養合族姓之懽修祖父之志教訓子若侄且
光大前德願不再歲而病不起悲夫君生嘉靖辛辛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丑二月初六日卒壬辰年三月二十一日初娶徐氏
生女一配城東江有淵娶毛氏生女一配金灘許
公遷復娶劉氏爲司經局洗馬劉君族子文學如鼎
公之長女也子三人長時泰庶陳氏出次時晉次升
劉氏出甲午年十二月初三日君之孤以公葬于福
聚院前龍形乾由巽向之陽而乞歸于不佞君于不
佞爲非從外兄不佞常從其尊人欣雅知君在燕邸
朝夕甚密及君以王官罷不佞亦詔爲民將築室于
溪上去槐溪盈盈一水真得與周氏父子兄弟酣笑
之懽乃桂山竟不得一面遽然逝也又踰年椿山卒
未久方塘公亦卒連年間併哭君之父子兄弟亦可
哀矣余外公無子從子多落莫君子姪亦少其從兄
弟姪雖豪舉相肖然貧無賴常欲省外父墓而過諸
父老孰爲出金錢佐諸父老休也者良足悲矣志君
墓者志悲也系以銘 銘曰
槐溪流出東山扶輿磅礴不盡發兮君壽何憂考後
將苗今

茲毋譚恭人墓誌銘

譚恭人若金吾左衛指揮彭君楚芳之配也金吾公
石塘公爲少保張文毅公之婿張少保以進士第
入相 肅皇帝名重當時然得子晚絕愛幸婿而
石塘公茂才高等竟起家明經至戶部員外生二子
張少保之逾加於婿金吾其仲子也恭人家昆
塘爲其族祖雅祥登進士第父光進國子生毋羅
氏以嘉靖己亥十二月生恭人恭人素閑姆訓迺女
試諸書張少保奇彭仲子才與主盟內聘焉亡何仲
子病瘕失明戶部公與張宜人憂之及恭人歸事金
吾甚恭二尊人喜可知已戶部與張宜人卽世伯子
爲家督伯母素貴倨不事事盡政定終於恭人內外
咸宜既析著貴產惟伯指長無所擇伯母故多疾恭
人奉侍如姑終其身伯未有子以次子爲伯後成之
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毋戀所生也金吾不訓家人生
產獨好客時爲具召飲賓客輻輳恭人晨起供治惟
金吾意適也未幾金吾卒恭人哀毀殆絕自稱木
石人以古誼諒諸孤聞名在千里外卽遣員役

從嘗泣戒之曰而家世修行先戶部經術著聞先子
坐客常滿皆有聲紳閭間若等奈何自斃至廢墜先
人乎恭人性嚴整晨起坐堂皇家人以班受事倪首
不敢仰視至白首老人無不稟稟受約束而所置器
卽瘞益益各有常度稍施坊輒令復舊彭氏貨頗
贏恭人尤以勤儉佐之日夕督家人子績躬爲經理
至夜分不倦而錢貫絲縷盡米酒漿脯棗梓漆之屬
雖隱賸纖細抽發計算舉無遺者以故產益饒然居
嘗布衣蔬食澹如也所製衣一試卽腐積之至乃祭
祀宮室賦役婚嫁之費族黨親戚之叩給日不絕需
亦應之甚裕遇子弟之才或貧不能自給者輒創囊
佐之不以無爲鮮蓋勤儉而好施其天性也長子應
孫爲諸生文行爲州所推督學使者數置高等屢應
鄉舉不第恭人命以貲入太學既卒業應詔補鴻臚
闕歸省恭人時時起其行未幾而恭人疾作遂不起
蓋萬曆之丁酉六月二十八日也後金吾十六年卒
得年五十有九恭人素患風及疾革子女爭就牀正
涕泣問遺言恭人不爲動慨然而逝啓其裝歛合

其無弗倫蓋以死爲歸云生天夫子三長應而爲
臘寺序班娶園子生劉某女次應靈園子生娶浮
令尹某女卽立伯父鎮江少府後者也次應南娶園
子生鍾某女女子三長適指揮使高氏子維嶽次適
浙江按察使廖某孫園子楚良次適溫州二府尹某
子躬先係二彭京彭襄俱應弼子孫女二未字其孫
將以其月日合葬於北渡竹塍嶺金吾君之墓長君
應弼介使者走狀屬誌銘於不佞長君嘗從家伯子
受經義而問古學於余余習見彭長君勤學篤行因

耳恭人家政悉遂不辭而之 銘曰

匹好今結歡敦序而遺貌今便指者之所難共以柏
自誓今清以財自完臨泰築臺今風人永歎沉有芷
今漣有蘭湘靈縹緲今荷泥振翰唯楚之多修婦兮
懷諒節而靡刊吁嗟佳俠者性愈淑靈婦儀順兮家
道成適然逝兮反其真卽其懷兮古之人

郭母劉孺人墓銘

余讀書青原山識永豐郭一涯太常先生於講德會
習其言論亡何太常捐館而郡大夫修郡志余擇
從事掌志者以太常入列傳後遂與郭氏子弟通家
其後則郭氏兩生奉太常仲弟封登仕郎之配劉孺
人狀乞銘余嘗聞登仕君頗豪舉頗劉孺人甚有婦
德又重太常之誼遂不能辭按狀孺人姓劉名恭劉
廩士瞻與之女適登仕郎郭三華公以長子鴻恩
貤封孺人登仕君與太常及留守兄弟也父以太常
在振垣功贈給事給事公當太常未貴時卒而大夫
人哭在堂時太常留守方事進取登仕逐什一吳越
間早晚奉吳太夫人惟三子婦而劉孺人奉益恭太
常初娶宋夫人蚤卒遺二孤皆幼就外傳劉孺人雖
仲母乎視其伙食襁履無異已子故太常得專堂問
孺無覓諸孤憂其孝慈如此後太常貴登仕當過之
致甲郡邑孺人守其布素純綺不時御也登仕公居
倉粟於南樓并以爲家塾南樓失火家人蒲伏走倉
所運粟孺人持節詣官頭曰無諱且徙書箒或問焉

人何失緩急之序之甚耶孺人曰吾家旦夕課諸子諸子屈首受書日抄寫文字至盈筐篋此豈一朝一夕之力耶倘頃刻付煨燼安能遷集至倉粟不過以歲月完之耳聞者服其識度逾於男子至於賑饑賑急驟然自喜其天性也里中頗有新寡者家人盜其產歸奉潞南時潞南政官聞也婦聞奔訴孺人曰婦人曰毋啼使產歸我家令恤婦汝婦泣謝去後竟歸其恤登注公晚歲理債券孺人勸焚之曰留此以與子孫可也當郭氏微時孺人身先作苦奉姑惟謹撫諸幼

有方佐登仕起家及郭氏貴且富子孫繁盛孺人儉約型其家好施持大體各適其宜孺人丈夫子長與稷鴻臚寺序班次與益潞南州同知先孺人卒孫男四日章國學生娶彭氏次訓國學生娶陳氏次詔娶董氏次諒國學生娶薛氏孫女三長定英適廬陵習宗伯長孫國學生尚德次采貞適巴城張大參長孫國學生沐次雲英未字曾孫男四鍾輝鈐鍾魯女良英鸞英孺人生正德戊寅年五月二十九日辛酉曆丙申十二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九孫日章等奉孺人柩塋于之原

周母劉孺人墓誌銘

劉孺人者衡州泰軍周桂山公配也孺人出南嶺劉氏父天復縣諸生中有俠名母胡氏孺人貌豐而端有婦儀劉公常奇此女與貴人久之歸周泰軍泰軍以大學生事父方塘翁翁致修武丞歸性豪舉喜客每飲酣輒起舞細歌群從兄弟相掌和必盡驪至夜分孺人自當鑑傍庖厨亡倦佐翁飲翁大喜又能勸苦莊家政泰軍益自幸得孺人晚時泰軍尚未子先置武庫氏舉子時泰孺人視陳若姊撫其子如身舉之未幾亦自生子時置等視之人莫辨其異也泰軍以二尊人有所託養家既饒又舉二子始辭修武翁謁選補衡州衡劇郡也衡守憐泰軍才任之孺人初僕從戒局猶惟謹及隨守入計孺人歸明年泰軍以病謝事二尊人尚亡恙孺人佐泰軍出俸餘供其甘益加肅再舉子升亡何泰軍病遂不起孺人哀泣勉勉襄大事後代泰軍終養又代泰軍督諸子先後皆成秀才無論婚配已久之以家按諸子三分共貲產無偏厚者人於是謂孺人能婦又能母云明年

孺人病及華三子皆侍孺人熟視三子默然而卒生

嘉靖乙卯六月二十九日卒萬曆己酉八月初五日

子三人長時泰娶螺陂蕭氏方伯公孫女次時晉娶

谷村李氏泰政公孫女次升初娶黃氏貢士女繼娶

銀溪謝氏郡庠生女泰晉郡庠生升縣庠生男孫際

賢際康 泰出際是際韶 晉出際旦際爽

升出娶娶城東江氏韶賢俱娶前村黃氏 女孫長

珠各珠璣珠完珠並未字孺人卜葬于三都匡山之

鳳形甲山庚向時晉兄弟持狀來乞銘嗟乎泰軍父

子兄弟世聯殫晁然皆起家從事及大學生泰軍卒

劉孺人式穀三子皆入類官負青雲器矣乃誌其

事而銘之 銘曰

世道既渡誰能自克夫子悠悠而况婦德婉婉周屏

女中人傑能孝能慈為忠為節之於墓以垂來業

興國州曾公墓碑

刺興國州魯公名士亮字中甫號質文世為廬陵

西人吉州從事之孫叔州府君之元子嗣仁守之

子也生而玉質幼負駿才甫成童即知名為文下筆

千言非世所嘗書無所不讀以易應制既冠舉元年

江西鄉試遂有國士之稱擇師而受理學定交必老

君子敦孝友重信義廉以立身惠以及物蓋欲遠駕

千古而長馭四方者矣夫何九上春官不第試補興

國縣學諭開闢講授贊文並修僻陋之區期月而化

三壤之瑞方集百里之命遽至改歸德夏邑令非其

好也然心因地盡才與誠并會黃河南决邑當其衝

城沼民魚 陵運可憂上下焦勞智勇俱困君借前

箸籌其方畧言河有不可南遷者七畫便宜者十一

而治河大計始定外督丁夫營於春鍾內憂瘵瘵郵

其軼草上書告匱捐金助賑卽憊溺由已不勤於此

矣河工既成薦贖數十上行且應召命擢以賢良興

等而君思念二親不能待其主爵者知其意還武月

興國州刺史既歸拜舞堂下悲喜交至太夫人還

蔡承權未畢倚廬興哀而代者之謗復出意外事雖
速釋而壯士之志屈矣憤懣遺疾連月不瘳歲星婦
坎龍蛇應識萬曆三十二年乙巳某月卒嗚呼以君
之才志固宜策治安賦凌雲結主知矣然漸鴻之翼
困於咫尺跡其治行卽以 璽書特召列耳目之司
可也竟由常調而尚不免於忌者之口此良朋所以
扼腕而輿情爲之大息悠悠世路固亡足憑天道冥
冥亦何言哉卒之明年子景堯等奉葬於高沙之原
大絃與君交最深且久業爲之傳復作表勒之貞石
而綴以辭其辭曰

少年逸氣干青雲明珠絕俗鶴驚群兔園獨數知如
文賦成不遇聖明君幽蘭孤芳老江濱平川傳經綵
維空栗陽治行卓如嵩手攬長河決復東拯溺賑饑
動蒼穹聯翩薦章入漢宮一朝恩親返故居承歡不
食武昌魚謫焉失恃哀且歔朝趨于舍夕倚廬夫去
壯氣成遽遽吁嗟人世皆逆旅君視富貴如腐鼠神
遊絳闕招僊侶交情生死心相許萬古爲期可誰

禮部貢外郎曾封公墓碑

始曾舜徵爲禮部迎封翁就養京邸時年已七十其
健溫然有長者風不佞某於舜徵同舉癸酉以德
文學觀相廬以結約爲兄弟於翁猶父也顧以使事
常乘傳走四方不得朝夕侍公驩乃一迎至郊壇奉
觴爲壽公縱視 高皇帝配饗 上帝及園丘壇宇
欣然樂也曰儂生長南服幸覩 帝都嚴麗若是亡
何某因封事罷歸六七年而舜徵亦與時忤解綬還
衡歲以其半居子舍間寢食以其半居南嶽著書予

常懷魯大公風度欲一過省未得聞而公計至矣翁
食大官祿幾二十年德養十有餘年壽至八十有八
卽舜徵亦可無憾某何憾於公獨其醇德賡行將與
舜徵共圖壽不朽故自任以墓碑記曰公諱全字葆
真號石峯衡之耒陽人也其先世爲吉州安城人大
父開生本元商耒陽娶許氏而生公與兄富生數歲
父母相繼歿母姨撫而子之攜歸衡陽省其外母劉
劉撫之竟至成人使就一藝竟以其藝起家且旌
萬曆元年子鳳儀舉楚鄉試有司加公冠帶及鳳儀

成癸未進士歷官禮部以功封公爲承德郎禮部祠
祭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妻嚴氏爲安人祠部公
朴而好仁厚於報德而薄於取酬長於施予而短於
見人之過常念幼失怙恃非母姨與外母創不生也
歲時餽餉相望不絕至分貲產給兩家匱乏以爲常
又念幼無學術非守一藝亦不生也所爲一藝師者
敬事之若父施而春秋必祭其墓本元公葬耒陽之
鰲山因舜散卿舉始上惓惓然孺慕不忍去爲厚買
田宅使兄富之子世守供祭祀卽以給之贈人之急
卹人之難有犯不較慶吊必先持平以解禁約身以
敦俗居卑不以爲辱處貴不以爲榮祿養於朝京夏
歸德賓禮於鄉宰司嘉焉抱公秉心惟常晚年
嘗作佛事廣布施晨起焚香對神明默誦若有所遇
年登大耋膚潤皙如玉遭疾逾年禮誦不廢加虔久
之數日世以爲有陰府誠有之不見諸亡者迎我何
也世以爲有淨土誠有之不見諸化人迎我何也萬
曆三十六年六月某甲子卒嗟乎此可觀祠部公矣
夫人之駭心移志者唯約樂與生死耳當其厄困

身無策或饑餓以死稍餘抱鉢而爲命一錢不能施
至因子弟貴者輒豪舉有矜色公以一藝自奮於
窮之餘然施報各稱其情既假然封君矣顧猶藉若
布素人老而貪生唯恐死及病則見兄兄光怪詫以
爲異公老益好修病且革眼中無一物不難吐實以
示人然後知有所見非欺則妄耳於戲此足破老病
者鬼惑哉綴行論實誠處士之高致封君之盛軌也
宜勒金石傳於來世廼作銘曰於赫我 明太化純
報 肅皇殿正四十有五繼世六載乘統萬曆潤淵
穆穆六六餘一太和流液民多皓首俾彼南荒頤人
其有系出安城產于衡嶽嶽降瑞星含醇抱璞施報
用昏報施用畫匪仕而爵匪僊而壽身歷三元生逢
四聖甲子五百三十未竟完談以歸無鬼無佛去路
洞然而月而日湘水之源行山之陽有封如堂會公
之歲奕業其昌

茂才楊翠峰文卜佳城表

楊先生里中長者也先生年七十有二自卜生墓於所居近地乃自扶杖攜一童子叩羅生大紼之廬再拜曰知我者莫若子我死子必銘吾墓然知生之文者莫若我我銘吾墓於身後死者之有知無知未可知也孰若去吾墓於生前使我一讀生之文爲愉快乎羅生不辭敬受先生世系焉先生姓楊名仕周字繼魯世爲吉水濰塘人其先有漢司空楊伯起之後自南塘廬部侍郎輅由華陰徙吉水一再傳後忠襄

公邦又文節公萬里文惠公長孺清謹公丕中奉大夫存相繼疊興名德遂甲江右而中奉有陰德文惠文皇帝御製書繼魯於中奉爲十七世孫祖化孚父必獻憲副必進孝廉必達皆其諸父也繼魯生九歲父卒母王氏矢志撫孤遺就外傳受制舉業躬績縉佐筆扎費稍長值歲饑苦徭役家愈衰耗而吏胥日至門促賦譟譟凌訶已甚繼魯少卽負氣弗能忍欲毆之恐反爲所困乃發憤讀書晝夜不息弱冠補縣諸生內結兄弟訓子侄外交友邑中名士連應鄉

試遂有聲而門戶漸振繼魯氣韻苦學與弟子講義僧寺晨起輒走井飲水數升退而讀至晝弗輟夜則篝火沉思細書鷄鳴乃罷時楊氏自憲副孝廉卒後諸少皆徵一姓游賢序者十數人彬彬然盛而繼魯獨氣高刻厲爲文以青雲可必致也顧數奇七試弗舉然里中上必推繼魯爲祭酒每校執則拱手聽繼魯評弗敢譁繼魯嘗語曰舉業貴中程不中程雖工無益也以故於兄弟中少許可晚得大紼乃歎曰此非吾黨中人後紼舉於鄉成進士繼魯輒自負以爲知人不依獨心媿負繼魯知也繼魯性倜儻急義遇事不憚輸財力爲先倡忠節祠劫自宋稍見躬率族人修葺有增復鳩費買田贍祖豆以及小宗皆有田春秋時祭族人訴訴如也里中苦催科則創爲戶輪法行二十年大吏後太守汪公行之一郡皆悅而繼魯又益自負繼魯長七尺狀軒舉負奇氣遇俗人輒白眼相視不加誰何獨屈下於名士友人來訪輒開新尊盛供具佐友人驩或辭以大費則曰家有酒而不以醉朋友將焉用之至老乃益折節自全以故人

羅大紘先生爲長者博學多所涉獵獨以易應試學在
宗之稱翠峰先生生嘉靖乙酉年九月十三日亥時
其餘具載碑陰

羅大紘曰羅魯生平爲高行觀其志意不以氣節名
世不與忠義文飾並光日月不止也乃卒老於諸生
悲夫雖無遇不遇命耳其爲人終不媿乃和矣

陽江令湯公墓志銘

公諱瑞棠字和夫號洪江先生永豐上濠人也父溫
齋公母胡氏以嘉靖辛卯十一月二十三日丑時生
幼卽聰慧讀書日數百言十歲居父喪甚哀二十二
補縣諸生丁巳督學使者王公試高等補縣學生選
人正學書院戊午中式不果隆慶改元詔選貢士入
大學公中選舉順天庚午鄉試丁丑會試中乙榜第
一側得選州守不應庚辰下第以母年高就祿養始
謁選授揭山令初至縣會淮運交兌水丈吏祿舊例
進席金二百兩公弗受奉詔清戶口履田畝他縣俱
苟且取辦期限應詔公獨按大法量田盡得實報稍
後而傍縣民訴于當道願得量田如濬以故隣長吏
盡忌之交口譖公遂被章調鄆都會大夫人卒奔喪
歸未幾隣長吏劾去而公始直服闋補項城令公治
項如濬捕窩盜鋤富豪一繩以法奸人潛徙京師謗
公遂中譏左遷大倉判官職水利也大倉海塘爲民
利害類壅塞弗治塘長每縣金錢賂水利廳願勿治
公却之下令諸塘長刻期疏濬如故道乃止徵諸書

明年三吳大饑大倉獨稔而治海塘功爲吳中最顯
相王公族豪擅殺人訟于州州守移公理公曰殺人
者成法也竟坐之王公廉得公治獄及治海塘狀大
喜語人曰此豈一州作事哉卽爲巡撫可矣王公始
以湯判薦於吏部冀欲大用之會王師相奉詔省母
歸而吏部改公陽江令非王公意也天下以此高湯
公而賢王師相之能知人陽江爲南海要地商賈輻
輳故徭利數公度商稅不可罷寬之耳至牛稅歲可
得千金入公帑僅五十金餘皆沒於縣公言於藩司
曰奈何以五十金開民間屠牛之風請罷之而牛稅
遂革繇是罷計錢罷供給清契稅却衛餉率累千金
衛官某格殺縣民李茂榮公縛杖之下獄守備曾儒
率兵斬獄出訴於部使者後撫臺嚴實如公牒疏聞
竟貶曾儒而公亦終以直罷甲午解組歸治室顏其
堂曰完璞歸七年而病卒公家居終日嚴坐一室不
入公庭不赴宴會有司時過而問政事則語移時不
倦性廉直不阿以故三仕三已不能撼令尹云公卒
於萬曆庚子八月初四日酉時享年七十配陳氏子

媳 女 孫
塋于吉水東山之湯家庵首乾趾異
銘曰三仕三已古有子文無喜無愠復見湯君不異
殯禦不逐紛紜鄉邦著直南北載勲位不稱德沒而
有聞何以報公孫子如雲佳對青葱佳氣色爲誰
墮淚湯公之墳

參議澄源龍公墓碑

嗚呼此龍君揚之墓耶君揚魁壘倣儼高視淵步
平參奇節諸君子論著大槩盡矣獨君揚始成進士
拜蘇州司李以彼其才自可旦夕坐致臺省乃諸使
者舉治行尤異至章十餘上僅改姑孰丞丞姑孰矣
六年上計始一假還守河南還大計奪河南守倅黃
州既因五閫議改金事治兵捷有功始調藩參竟論
罷而復以吳生獄適戍卽諸君反覆開解其原未能
明也君揚卒數年其子嘉柱持湯義仍志乞求其墓

予求之不得於心後數年偶與其子開談君揚多慷慨
子開言君揚入賀酒中觸怒貴人然後知君揚名
蹇承貳間及得罪不獨以露才及吳生獄也君揚名
宗武號澄源世爲泰和北竹里人其先繇永新宋司
李介軒翁分徙西昌城漸至其竹中有名震翁者遭
寇亂焚其母屍夫妻俱投火歿至感六月梅對再華
學士盧公爲詩篇紀其事代有顯者而傳至贈公天
爵贈公爲任俠數失子破產厚飾祖祠禱焉而生
揚君揚生有異質五歲授書日數千言九歲成制

有司稱神童母歿能盡哀年十七學使者臨
公試補縣前生輒憤寢安成後節而食其同學
四人癸亥贈公年七十卒哀毀幾不祀庚午舉於鄉
魁其經歸卽捐坊金於祖祠曰我父祥祠而生我
國祖所遺也明年成進士推擇爲蘇州李蘇固劇郡
豪吏相緣爲奸利不可詰君揚批導有餘豪皆解散
又凱亮能下士蘇人士歸之往有爲大吏冒破公指
挂吏議者至捕逮其子孫不能賞直指邵公爲言
上怒益切責使者使者恐屬諸李而諸李怯惡無以

應蓋先朝數十年事其數郡所結實善矣絕且世
君揚至受事不辭一月輒報竣使者喜以報聞上
原故目破者罪而嘉使者能於酉分典南畿鄉試所
得士獨倍於他右司已守及長吳令俱入計君揚奉
檄縮其三級面事益辦且多間日從諸名士賦詩飲
酒僚屬稍忌之亾何以郡李入賀時郡中貴人居館
閣間甚有寵校上且及遣蒼頭致餽會君揚與二客
飲方劇不答二客故酒徒與若排素爲豪舉者聞
頗嫌報急故以言激君揚曰龍生吉州男子奈何

賈人使所窘君揚遂發怒逐去蒼頭不報賈人禮明
日賈人縛蒼頭自造謝君揚匿不見於是賈人叩之
不復見君揚又恐司李得其家陰事故難我思有以
陷君揚而君揚之禍自此起未幾改姑孰丞姑孰當
閭閻重輻江海盜賊蠢動君揚以江防治蕪陰數月
威信大著千里之內商旅夜行宿從時至市人歌吹
相聞是火夜達旦不絕也凡三攝令所至頌而聞者
至五六上所條刻皆可為後來法官因先輩識丹陽
姜公寶後姜公被論歸十年不得白臺司奉 詔覆
嚴以屬君揚輒得姜公枉狀報聞姜公復起至南宗
伯而感君揚入骨髓凡何有姜男子謬為中丞海公
書言時政且有旨語漸章徹操江巡撫欲窮治其事
以下君揚而寧國司李蹤跡得宣城吳仕期遂致之
蕪陰而堅以屬君揚曰宣多故公復長者宜董治其
事撫亦主之遂下蕪獄仕期者落魄老諸生素頗擅
藝不得志常大言曰我當至長安上書言執政寔人
有也至是索得其書頗類謬為海中丞書者以質仕
期仕期語塞其上江撫尋以聞執政報曰此不足

大獄寔之杖下耳而江撫且欲以吳生事及其鄉人
沈君典君典孝廉時為君揚所知丁丑殿試第一而
遇執政奪情至杖言者請編修鄉進士等君典亦上
書見忤移病歸君揚益憐重之至是知江撫意甚駭
曲庇君典不服寃吳生矣吳生聞執政語計必不自
全又值丞他往度歸輒斃遂憤憤絕吼歎君揚為流
涕捐六千錢殯飲之實未有加於吳生也已卯冬上
六年計遷河南守庚辰大計謫倅黃州至黃口從文
士游赤壁不治事臺使者強攝黃岡令時大侵有下
令貧民得據富人粟公偽曰何至是召海富人出粟
賑饑待歲熟為責償而貧富各得所欲漸汝開盜多
出沒不可詰為部署其渠魁之而盜浸衰息直指按
黃當有所誅除禍之無左驗為白遣之所全活十三
人檄按五谿五谿吏俗耗雜君揚曰駒鉅易耳願民
雜夷易驚擾吾得事情還報耳及五開衛卒叛五開
者黔黎平地而隸楚 敬皇帝時款而釋騷嘉靖至
萬曆間衛卒六姓歸六譚推其黠者為帥糾天甫銀
類諸苗賊為援凡五司歸五譚嘗焚司門却走倫

使者一逐黎平守者二捷守倫者三殺掠民夷戶口
無筭於是銅鼓靖州諸峒夷皆響應爲亂撫巡屢檄
不能下至是御史檄君揚往視之君揚環察道里所
出入得其情向還報御史并條上機宜都御史輒疏
上其事於是 詔討五開頒其條以君揚僉宸沅兵
備事兼督學政君揚間道行雪中晝夜不休時時從
馬上裂檄告諸峒夷解散其黨傳檄都肆諸生出黎
平官吏師生集靖州然後兼程至賊城下招之賊守
益堅君揚擐甲嚴號令策飛輓徵火具召集土客精
厲從犯之屬令諸將軍鄧子龍等分將之而親督矢
石間紀辛巳仲冬十八日迄二十二日凡五晝夜攻
戰十數賊據城呼噪下水石湯沸毒弩矢鎗藥飛墜
如雨君揚色不變督戰益急親策馬獲其渠一人斬
以徇賊氣沮遂火其東門以致賊而大兵入其北門
獲其六諱者四逃帥參戎入安撫城中諸將難之曰
五開非他虜等故縣官所募卒也遂入反覆開諭賊
二日夕始還五開平巡撫上其功 詔以君揚參議
湖廣布政司事倫兵兼學秩如故君揚益勤其官

爲清問市旁郡書授諸生讀課以時是歲壬午秋
沅陵沅州各舉於鄉一人民始知有士之貴明年
未復當大計吏君揚自謂盡瘁王事有功可幸以罪
而向所觸怒貴人已在政府噤言者論君揚罷歸人
何又以吳生事論逮成令浦悲夫君揚才志絕俗向
使不激於酒徒當自致通顯安得非爾承武閭當吳
仕期事既改姑執承則空去尤恐無名至撫臣欲快
意執政有所屬則空決去能爲灌夫獨不能爲李日
知乎濡忍以就功名終不補一蒼頭怒致生平意氣
爲一肯所掩嗚呼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君揚生平懷
慨任氣節同郡御史傳公御史劉公進士鄒公信州
孺東徐公皆爲君揚所急其他却餉金還倩券脫宗
人孔魁之戍歸廬陵林吏目之家紀商人之舶援僧
人之溺皆爲人所難具載湯若士志中尤篤念祖德
厚族姓初成進士卽設義塾館穀諸子弟其藉以養
老長子嫁娶喪歛歛而祀者甚衆其先由城西徙鄉
創爲祠無資於是捐祖貸族人收子錢十餘年而城
西祠成又念始祖以下派分未有合祀獨捐千金建

補於鄉祀始祖收睦羣族而制大俗各有記而
世慈谿令竹夫公少司空靜學公皆請祠於學
他賑鄉隣禦盜賊息閭訟皆非君揚大節不具書
海上歸唯課子視用畜從士大夫布衣詩僧遊醉而
賦詩幾三十年不自言其困亦不及一同事者姓字
有問者飲以醇酒子嘉柱長而才好爲文君揚止之
曰而翁固非不能爲文且留侍而翁一杯酒晚病足
間登臨自喜曰尚不廢我蹶蹶也至末年足病益篤
已酉十月初二日卒距生嘉靖壬寅七月五日得壽
六十有八父東溪翁諱大爵贈奉政大夫母王氏贈
宜人配尹氏封宜人側室羅氏子二長嘉柱補郡諸
生改南國子生娶尹氏故永新大宗伯尹公孫女次
嘉棟娶周氏今職方周公女女子四人各適名家子
孫一配弘戊午易魁娶余長子邑廩生改南國子生
邦治女已酉孟冬塋公於里中五龜塘祖墓之左西
辛山卯乙向諭曰士君子意氣不小用而信於大節
獨惟龍君揚未忍一時小忿而終身屈辱也然其近
世喜施尊祖厚族有足多者故忘者已甚而憐之

亦有餘有以夫湯君歌之曰快得不快沈吟爲于
古長恨哉

光祿寺大官丞志齋徐公暨繼配張孺人合葬墓志銘

徐生汝達開編鈴之業爲南州劉忠愍高弟子次孫誼肩子婿相繼登第密一日手一帙謁曰是不肖所爲先考妣之行述也先母見背去先父十六年先父物亦歿平夫先人有未竟之志以遺不肖孤而孤錄徐無能嗣先德之幽懿第幸遂一命叨

天子厚恩制地爲兩世光惟是一二細行不容無志先生其哀而賜之墓門之詞幸甚予弗克辭按狀

翁諱嘉祥字其旋別號志齋其先南塘中書侍郎遜公裔也遜公係金陵徙吉水西家焉五世公遇靖

康之祥昇毋避兵水南流矢中額血溢及踵喘汗不輟人目之爲徐孝子從水南遷入城東族指曰薛十

一世稅父公捐貲振乏全活甚衆院司類南祠梓

楔勅曰普惠十八世學士公穆居門甲第二人有遺集行世至今傳焉不替自是徐氏人文之盛彰於里

邑十矣翁生而穎敏岍然以學士自命蚤歲進邦官同儕寔器重之翁父昆季三人胥倚翁爲後恐以

業勞悴遂從吏援貢例入國學而青雲之志輒復翁以績學得上考授光祿掌醢署署丞旋以卓異著聲特題大官丞府

思綸榮及父母寔異數也翁念局冷職微無能効涓涓涖涖尸祿報國之謂何遂決意解組乞休家居數十春貌神清飄然若蓬島中人淡泊閑家耻言田舍翁事獨相心玄微結煙霞之侶綸巾鶴裳無不夫翁之廬或遠在他邑杖屨而往重繭不辭疲有當於心卽解劍消珮所不惜稍未協亦霽顏接之不形於

色翁之意深遠矣若夫奉親之孝也祀先之虔也合族之懽也鮮衆之紛也御下之寬也其飲人以和而

愛人以德也皆自其性生然者邑中咸謂志齋先生所稱有道非耶翁初配藍孺人係大保毛懋襄公嫡

甥女中妻繼配張孺人爲王峽翁編大中丞出山公

次女翁娶未踰時孺人卽從翁入部門尚選旅舍蕭瑟食薇茹淡數載如一日絕不以富貴生厭享想孺

人居燕時已舉嗣君恩頒之日議者當以孺人拜命孺人堅卻之曰結髮在前後且爲繼身山禮義之門

誓不欲先藍齋人翁亦無能難之聞者咸嗟異焉
日筭焦之流以夫子貴苟沾翠翹霞帔卽嚙螭而不
不辭爲之此女子常態孺人與藍齋人貴介同名分
同况已隔世卽身沐寵光匪爲踰涯迺退遜若此豈
閨閭中所易見者乎余觀孺人之子鍾靈燕堂英傑
邁倫藉令樹駿流鴻金章鐵券唾手可致猶人之孫
少年瑰奇有聲賢序間異日以麟經魁多士直須時
耳孺人之讓德當食報於子若孫可不恭而知也以
故翁之服官而承天宦居家而稱孝友在鄉而推有

卷之十一

五

五

道春秋以妥先靈腹臘以樂賓朋朝欽其賢野頌其
德生也榮名殉也令終皆孺人內勦力也孺人眞哲
媛哉翁生嘉靖己亥閏七月初七終萬曆甲寅十一
月二十七享年七十有六張孺人生嘉靖辛丑正月
十二終萬曆庚子六月初一享年六十子一京武學
生孫一宗麟縣庠生孫女二長適子孫士輝府庠生
次適蘭溪曾 美縣庠生曾孫女一幼未字汝達奉
翁與孺人寔於龍萃寺布 改杆于折桂鄉富洲
石龍田中逆水龜形與山乾向子擬次其志而爲之

銘銘曰崑崙徐氏既昌且顯惟翁與毋克貴克賢又
俱以壽終於生也何添晚委於茲丘子孫念其休而
蒼水幽惟千萬秋

樂原文集卷之十二

吉水羅大紘公廟父

祭太常徐魯翁老師

嗚呼天贊我 明東浙降神金處之間代生異人我
師賜配命世賢良志狂守節內直外方私淑新建北
面錢王慷慨自抗匪循故常釋褐禮曹令聞隆紀爲
直爲廉可風頑鄙盡友名流索研精理有馮有翼人
網人紀秉憲齊部陶稚抑疆寧爲玉碎徙泰豫章天
佑斯文不顯明德志學爲宗先民是則霆震風披孔

孟昭揭志士雲從英才星列宗風遠播督學三秦時
尊嚴殿獨用循循郢收梗梓網結鳳麟關西夫子天
下歸仁道竟違時志不捨命官似閭楊交物無競厥
歷東南中州布政既陟太常遂秉歸興於惟先生一
代真人孝思罔極慕終身注神凝遠執德麟駒瑜不
掩暇貴不掩貧閭久逾堅處難能辨隆萬以來人心
屢變賢品逶迤老成方便唯師矯矯心常如面代木
之義至老彌恪結好縉承和音鳴鶴年登大耋志如
喬嶽靈光獨存振聲餘輝海宇喁喁屬望期願綿

道脈廣度有知歲星返舍騎尾是箕帝鄉白雲翹
難追大紘初舉於鄉聚友問師度臺執贊夙夜孳
下榻漱水執管中原追隨萬里參究千門結坐終南
心源恍矣最後有同直探宗秘惟師于我再造其生
匪有微指易孫厥成歸田廿載心還室遐宵存夢寐
晝興嘆嗟竟阻趨承遂成長訣屈魂難招楊烏垂血
我師既逝斯文未墜矢心承當神明可對嗚呼涕泗
失聲祗園破顏但期火傳奚恤大還

蔡羅近溪先生

絃自結髮嚮學則慕吾宗石蓮夫子以年少未及
贊爲恨既舉于鄉則知盱江羅先生時先生在仕無
繇及門而蘭谿徐先生倡學豫章始從遊聞志學之
肯復從入閩西宴坐終南半載悟心地無障法歸而
若有得也時僕筌公車十餘年不復見徐先生而盱
江羅先生儼然尋吾郡與王大常劉徵若會于白鷺
書院先生珍重談出心法不佞以微言證之先生大
喜明年成進士以使命封建諸侯王過家者拜恍然
有所悟一悟于滁陽之客舍再悟于里中之道院始
實證致知格物之義輒欲踵先生廬一語相印而先
生解矣悲夫不佞歸農九載聞諸弟子明明德書院
祠先生屢欲升堂再拜謝先生教以何觀留都封事
影射先生以自保于一察者嗟夫世道如此又烏能
已於盱江一哭耶高必招謗大不見容匪獨議議于
生前抑且流言于身後或枘鑿難入水炭不親或名
位相軋朋黨生尤或攻人之所忌以取悅或伐彼之
所同以全身羣口滔滔自古而然又何病於先生哉

予之哭先生非哭先生吊人心之不直尤吊吾鄉之
一變而薄也夫羅與許之不相信天下所知也許與
楊之不相信又天下所知也然此三公者徒以所見
不同所趨各異一以無人我爲宗一以守藩籬爲貴
此欲以我矯彼之非彼亦欲以彼強我之是徒爭諸
口而心無購也奈何乘其機借爲自全之地乎誠爲
自全之地苟明毀楊以附許亦足矣何必嫁言于盱
江又苟明論羅以別于楊亦足矣何必托題于文體
同互曖昧已如鬼惟虬尾無復人道矣又安知直指
人心爲何物孔孟正學爲何事耶此非獨言者過也
其所交游擬議之朋亦非端人正士可知已前不佞
過東南海陵訊豐城李孟誠先生問同鄉諸老相援
之義何如孟誠嘆曰何敢望相援罪人居漳州三年
於此而平生親知無一字一言相通他又何望哉不
佞聞之爲流涕不喻年而在事諸公或成或去湮滅
無聞而李孟誠尚揚眉吐氣與海濱弟子譚學如故
識者爲之長大息不意復又見今日事也大江以西
時匡廬而潯彭蠡風氣大厚信義尤著如餘姚王伯

安倡良知之學于章貢間天下人皆秀之即其鄉
亦非之至寡昧之徒攻之不遺餘力而吾鄉獨尊信
之百年如一日非獨北面王氏者爲然即如御史太
夫周公未嘗講學也官贊羅公未嘗親受業也一以
封事白其冤一以年譜辯其誣至今俎豆贊官羅王
氏之學當然亦吾鄉之厚成之也奈何裂冠毀冕
井下石不知此道叫自何人而遂有今日之訾議
哭肝江非爲肝江哭也嗚呼鳳岡無恙王杜自
污埃塹何足點于斯文

祭官保曾見翁先生

維公星辰降曜日月俛光兩都冠冕六典紀綱少年
蜚聲伯仲並舉弟不先兄龍驤鳳翥釋褐刑曹器識
凝遠改步容臺遂達銓選謙謙君子蹇蹇匪躬冲襟
粹宇玉潔鑑空爰歷清卿奉常光祿作尹京兆建牙
南服構丁憂非浮湛田里權奸既摧哲人復紀新
命匪次鳩鳩之武既正冬官百工率界約已奉公飭
朴率屬別靈程新懲貪貞度功歸廊廟利在生靈邦
之積幹士之典型龍章載錫屬序俄華陳情予告哀
卹孔懷歸卧未久係望彌閔星聚南斗帝賤東京親
掌銓衡兼莞樞密緯武經文公忠亮直老匪倦勤尊
能虛受去僞還眞刻浮敦厚出而酬恩恬以明志疏
不待報飄然長逝歸去旣賦皇眷愈重晉秩上公注
思再用於惟太保山高水深吏民載德士夫歸心方
屬期願靈光嶷嶷佐國禎祥爲鄉矜式世佑旣薄仙
籍蚤催中能星折南嶽峯墮嗚呼哀哉敘等少蒙鑒
識晚結金蘭無增秋暴不減歲寒幽明旣隔交情乃
見蘋蘩可羞歆我蒿莫

祭大理曾健齋翁

於惟次公一代名賢方伯家學官贊心傳弟兄並
卿寺比肩令君再試柱史初遷直方易折堅白愈
名高節署任重大官閱邊之命簡在范韓龍章節
聽緒桓桓夷方既定華夏以安再遷士師推擇中丞
蒼生屬望令崇蒸蒸二難政茂雨暘戒盈司空解組
廷尉持平載賦白駒倏感鶴鳴呼次公品高
行方智圓道參上乘理契太玄灰生修短如晝夜然
逝者既遠存者可憐惟茲同志痛此凋落千古一人

沈原可作

祭憲副康省野年兄

維丙戌成進士者吉州得五人而予與君結交最深
蓋予充皇華使君為北部郎居白雲司省冷局非政
事之所及也君質樸無華而予疎懶自負性又相近
朝參一罷輒相過邸舍促膝細語撫几劇談蒿目憂
世務對月浮濁醪肝膽相視無爾我形骸之隔甚驩
相得矣久之比部嚴名日昶漸理獄牘大司寇耳目
任之予改給舍旬朔間輒以封事罷而君防河齊魯
敷歷藩臬褒然有公輔之望廊廟江湖跡遠心通豈
出處榮辱能間兩人肝膽哉君罷金衢歸一二年輒
有滇中之命固將經文緯武據蒞生平矣然終當白
首為期復結耆社於青原白鷺同耳孰意君出身定
亂反遭謗遽解而病且殞也悲夫嗚呼康君孝友行
於家忠信著於鄉而兄弟守其訓子孫世其業皆足
以垂不朽夫人誰能無戚又何足憾哉

祭原文集

卷之十二

八

祭仁和令蕭龍洲先生

嗚呼惟公之先名題政瑞流澤三朝人文蔚貴方伯
亢宗爲時嚴憚如木之繩惟金作範厚善之餘行于
三鳳伯也羽儀季則花封翩翩惟公致身青雲比美
陳荀譽日有聞天與之善自取則廉一仕遽已未三
年淹彼榮其祿公高其風衡門之樂不易二公膏公
之名而豐厥壽稱邑大老爲鄉祭酒小子孤幼公所
賞識先君之誼嚴無敢失訪奇問字几杖以從語言
煦煦樽壘雍雍丁亥之秋奉使而歸公既病屢謁公

祭源文集

卷之十一

九

庭闕左僮右杖嗒然忘我自解天刑分席以坐慨今
道古無所不至暢然而嗟昔非今是小子歛息敬相
慰勞冀公復愈載酒遊遨今歲首夏封建荆藩復欲
叩公公已無言老成邈矣故實誰咨後生小子如失
傳師先達父執碩果唯公公不可作我復何從嗚呼
鰥溪潺湲鴈洞蜿蜒詰人獨往若星若仙悼逝誠深
招魂難續何以爾公生芻一束

祭金憲劉完自年兄

安城之南世載令德玉林珠海輝嶽潤澤惟劉名族
惟翁碩彥室抱幽思邑傳令聞孕瑞鍾靈負隋方士
英英茂質恂恂篤行資爾燕翼爰升鴻漸鴻漸伊何
吾郡六人林方同氣異體合神並驅紫陌聯袂金門
言父意象情潤義暄天子南顧屬君司冠猷洞心
聞報感手奏直殿所振勢豪摧伏入佐司空分推畿
右易水長城伐閭輻輳剖符命車出御千里悠悠江
漢南國之紀上觀下獲雲流岳峙時識消臺嚴度定王

祭源文集

卷之十一

十

社直指稱神薦能任鉅移守汴都誇戴三楚信陵爵
俠夷門吊古函牛烹鮮敦仁安土循績顯著遂察大
梁一文一武能勉能張名固實茂才爲時如知幾善
藏解綬返服承歡子舍結情幽谷不悅不求適樂我
素嗟彼天道堅難易消人生忽霍朝榮夕瘁悼此哲
人玉折珠碎絲衣旣捐經筵永廢我六人中長逝已
半春言好音可思可怨昔我見弟如鸞如龍今我友
生凋俊墜雄感往哀來今苦所同詠詞有旣傷意去

祭楊麟臯年兄

嗚呼功成身退天道也功成身退功未錄而遽來豈
天道之常耶頂者播賊肆兇川貴雲擾海內策士皆
謂其地險必不可入其兵強必不可敵其食足必不可
困苟爲一切之計而已及皇怒赫然必滅此而
後朝食於是當事者始以兵事屬公矣夫能制播賊
之命者非安氏耶方官兵敗郤諸將膽落公以大義
責安氏而誘之以利安氏始亡其婚媾之好轉爲助
順討逆之兵而播之險始可據又安氏子乘勝屯守

祭楊麟臯年兄

卷之十二

十一

僥欲滅播而功之而川中諸將忌安之計得則蜀之
功薄謗議沸騰幾敗其成公復以大義誅安氏子而
懼之以禍安氏子始絕其貪欲之念棄其垂成之功
而蜀之兵始得入夫安氏兵未入則播險不可乘安
氏子未出則蜀將不能入安氏之出入制於公是安
氏之命制於公能制安氏之生命故能制播賊之灰
命卒之斬開破城獻俘廓地建本朝之奇勳者始
終皆公之力也公不自功而以告歸飄然遠舉使熱
中之徒各自冰釋於人情誠難之矣乃金谷之酒未

傾召平之瓜未熟而公已病病而遂不覩天道願如
是耶公能爲人之難而復遭天之逆功名人忌之而
尚天又忌之公亦柰之何哉

祭楊麟臯年兄

卷之十二

十一

祭劉徵君調甫先生

惟吾郡忠義文章固風尚也而循重理學哉自王太常沒郡人士頽然以斯文屬望先生先生卽謙讓未遑而登壇麾座以先王之道詔來學益翕然宗先生矣亾何青原之會并舉而先生不復來也夫道大矣而唯粹然一出於正乃稱君子先生西受業於楚東受業於澗而學唯本乎仁義仁義唯本乎孝弟唯不以且晝之所爲特亾其本心卽爲存養內不事收攝以爲罔外不驚虛遠以爲高言而使可知知而使可

卷之十二

志

行故聞者入從者服嚮邇者化學之正也無先生若矣先生弱冠舉孝廉一再試而投檄自尚忠信以存心廉耻以立身孝友行於家禮義率於鄉教行於南服而身隱乎西鄙所謂不成乎名而遜世無悶者非耶旣而薦牘屢聞徵書再至一仕而以經術佐國學再仕而獻納著春曹方紀開西之器輒賦彭澤之歸其投檄而隱以求志也而非希蹤於巖石其應徵而出以行義也而非貪榮於軒冕其隱而出而復隱以全真也而非奮激於意氣出處之正也無先生若

矣夫儒者命脈繫乎學學之大節驗於出處以先生之出處徵先生之學豈非粹然一出於正而爲當代之君子儒也者先生逝矣可無愧於天人無慚於古之先聖先賢矣而獨使吾郡人士庸言庸行失其所爲型範也豈不可爲痛哭流涕長大息乎嗚呼哀哉然等思觀摩之有日念典刑之猶存青原九秋之會旣爲位西嚮率同志令哭矣復遣奠致詞申其不容終已之情惟靈鑒之

卷之十三

志

蔡參議龍澄源丈

於惟先生星嶽降瑞挺生西呂茂齡脫穎黃藻揚芳
雲間別駕司掌金閭慨重義勁持軒昂汲引游俠
顯遂忠良英彥族英不絕路踏鸞鳳延頸令聞令望
賢嚴上徹遂推異常易令換爵冠蓋輝皇奇鋒偶出
孰敢雁行堪支八面能摠四方冠蕩南徽績紀嚴廊
才高骨幹嶄嶄鶴鳴當路稍息林谷指團馬系
鐵華就展富日松楸同極傲篤敦洽宗盟既雍且穆
官則指錫儀者賡穀通賑鄉隣遠給窮獨高舉大典
陋彼碌起見聞傾風長者駢軸把臂入林觀蓮飲菊
一斟百杯度籌秉燭雅善揮毫彌工詩牘墨客騷人
至必滿腹浮白呼盧混迹騎角醉不顧醒酣擊燕筑
事久論定交游感服余奉同郡君策其先蚤歲知慕
晚乃周旋應揚可尚錢屈爲憐兒輩臭味緒好有年
龍伯居內羅合宅邊訪戴問稿棹駕翩躚長嘯埃表
玉對風前君詩六表爲賦長篇中命三祝雜奏管絃
方屆古稀親履華筵墓九進忤麟脯分鮮竟不及期
朝露湛湛玉碎澤竭山頽閭閻似電殞星如膏

冬四

魂氣何之長往弗來甕頭醲熟昌倒金罍里巷懸燈
誰分貲財賓朋驚集願影徘徊親戚流涕故舊卿哀
嗚呼造物妬完世途多舛賢科連第不爲不顯維屏
維翰能亦已展彈冠人豪知已匪淺麟角振振鳳毛
彪彪生沒有聞嗟何慳寒一笑凌空八極流盼蛟螭
川月淒武姥雲九京有靈來歎嗚呼哀哉

祭張元和年兄

維張氏之世業兮承東山之嵯峨二千石溯其源兮
刺史別駕揚其波致冠裳之充問兮紛才峻之列羅
惟伯子尤其傑特兮蚤蜚聲於賢科氣凌雲而食牛
兮饑摧峯而決河自謂棄家則龍鶴可乘投筆則虎
燕奚過卑卑文俗島足誰何傾命與志相乖兮逢時
運之蹉跎稍俛首於青氈兮泣荆璞於卞和攬衡湘
之靈異兮吞異幹之光華將揚震厲志於運暮兮幾
劉昆受除於江陵奈何河清不涸人壽靡寧蘭惠化
菊珠玉掩塵靈鬼兮飄道旅視兮及門悲莫悲於伯
道兮屈莫屈於劉蕡嗚呼哀哉惟君之不羈兮素貞
邈而軒遐倘以故爲歸兮何知不以客爲家吾欲登
木而歌兮君將謂我狂吾欲借面而哭兮君其笑我
厄匪歌匪哭兮暗瞞慘於悲傷

祭陽江令湯洪江先生

嗚呼公年政七十耶方欲飭羔豚趨庭應稱百歲之
觴奈何公遽捐賓客而逝耶公初貳家於潛以量田
忤當路者忤調鄆未就以憂去服除補項城又忤當
路者左遷大舍別駕僕雖以長子託館下然未習公
治行謂公一本鄉人強項令耳及余同年比部徐堯
莘誦潛山長吏多敗俗而獨稱公長者又大倉王少
師極稱公判大倉有異政然後知公之三黜以循良
不諧於時而非不能也王少師欲大用公而主爵者

蔡原文集

卷之十二

十六

誤遷公陽江非王少師意也然公竟由陽江罷夫世
如徐比部王少師之知人者少而公之不諧於世者
多然有王少師徐比部之知公也公又何憾哉所貴
知我者稀其洪江先生之謂矣夫商周之器秦漢之
篆何益於世用而世多寶玩之者爲其近古也今吾
吉人士以勲節文采鳴世而講道論德於鄉者殊不
乏人然貌與心皆古如公者士大夫可再見哉公逝
而鄉人之思公者又將如潛之與鄆耶也夫仕則
落去則麟鳳生爲木石灰爲鼎彝夫知公於仕與主

者薄而知公於去與灰者厚是去固不足爲公憾而
灰又何足爲公悲耶嗚呼洪江若聞予知己之言竟
竟其亦少醒也耶

祭郡丞黃正所文

維公賦資秀敏涉世融和幼試高等蚤發賢科門族
豐盛兄弟英多唯公挺出珮玉鳴珂初署學諭擁皋
上饒郢收杞梓下擇瓊瑤人推直亮士服清韶殷名
鵠祀文藻星杓乃還閩令泰路通衢地切函谷勝據
門湖赤心撫赤儒業肄儒變冗爲雅化穢成器載修
邑乘斐然有章山川基置圖史雲翔朋僚贊美臨道
稱良功最兩府殷傳四疆薦書屢上銓丞武安爲母
與後懸車挂冠衍衍友于茸毳承歡塗渡並戢族室
兼完人頌厥德天報其功官歸親絕母以養終林居
十稞夢叶雙熊考祥視展宜壽宜豐不佞於公生同
里間晚結姻好社會村膠輪懷展抱春人秋菊觴歌
論討一飲百饒飽氣瀾二三兄弟誰公是美心期
百年老而不倦營營猶聞嚴閣連變且驚且痛知寡
如電嗚呼正所名實並茂能孝能忠亦貴亦富傳史
之間未爲弗壽不病而歸休矣何咎

祭劉孝廉君東文

嗚呼江省以品名世自徐孺子始孺子賢而隱者也
厥後陶元亮踵孺子祀遂冠冕晉代而本朝吳耿
君並有徐陶之風若近日安成之劉府江之鄧皆以
隱士徵或出或處靡不有文采行于世豈章貢和瀘
之秀鍾於隱士獨多耶君東先生蓋在安成府江之
間而得之徐陶者深也先生少承家學薦鄉書日若
巖下電吐辭如鐘都人士望之若藐姑射仙子罔弗
以公輔期之君東亦翹然有丹青青冥之志亡何神
駒難御器大弗庸屈賈生之策黜劉蕡之第先生遂
焚筆研斷公車養高衡門矣所謂得時則駕不得時
則龍蛇非耶然先生結天下之客而不以交著讀天
下之書而不以文鳴矜然諾重名義而不爲俠行脩
身理性而不作儒語而時或逃之於酒在昔諸君子
賢而隱君東尤隱而隱者也唯賢而隱世猶得以隱
士名物色之隱而隱世安所得其名哉唯世不能得
其名而君東隱之志始遂大絃不佞知君東甚晚及
知君東而君東輒隱君東隱不數年不佞亦巖在田

間往來周還二十餘年不佞數過西昌游君東之園
登樓作賦釐十日之歡乃罷君東亦或過予浮白長
松下以相酌也今年秋予赴友人廬山之約將歸爲
君東舉七十觴卧南樓一月盡吐生平始別孰謂君
東不能待而遽長逝耶哀哉聞君東未病先一月輒
以家付令嗣子侄誡之曰勿訝是其期矣予何微病
輒易簀而友人王京兆周駕部盛服將送人
東病革不解帶趨視而君東瞑目嗚呼君東
名成而不病不灰於妻子而灰於友生之手此
有道者所能致耶君東亦可無憾矣

祭陳心齋姻丈

僕之得知於翁也以王生著久而其遂締姻好也亦以王生著久王生與翁並北而受學于石蓮先生王生貧而好仁公富而敦誼凡公所爲樂善喜友赴義若渴好施如不及皆王生之志也以故二公相知甚深而僕少也賤不及見石蓮先生然私心實嚮慕之凡先生之門人故舊能體究先生之學者吾師之矣能言先生之貌與其行事者吾友之矣僕於王生雖友而實師之也於翁雖親而實友之也孰意王生沒於去年春之二月翁復歿於今年春之正月其年之間喪吾兩友然王生吾尚及視其飯舍佐其飲殯而公之卒政吾與友人徜徉江湖時也其生平不及訣飯舍不及視子女不及託意願所欲爲而未竟者不及相贊以成也嗚呼痛哉公雖去石蓮久然每飯不忘石蓮嘗欲以腴田三百石致江陽書院爲先生祭曰吾甚念江陽祭之薄也又曰吾嘗爲有攻於書院但願先生德吾家甚厚藉此以報也去臘吾遠行時願執君手以言相約以明年次丁舉行而孰意公之

不及次丁歿不佞且後次丁歸耶嗚呼爲公諸子也者其能守公之志耶其不能守公之志耶能守公志耶吾爲公行之以明公之不朽其不能守公之志耶吾爲公言之亦以明公之不朽若夫公之富且壽且多男又何憾於公而作兒女子涕泣之狀使公笑我於九原耶

祭處士吳香山姻丈

嗚呼老氏稱盛德若愚良賈若虛豈公之謂耶是宜
延年滿百歲不啻也而遽止於斯耶不佞禿漱水用
先師徐公因渡海而備陀至育王寺禮舍利願以壯
遊自快方擬寧家輒過翁談山海之奇詭神物之靈
變與翁上壽畢數日之離奈何秉桴未返翁已仙逝
嗚呼痛哉雖然翁固亡憾也凡人治生不過欲富而
翁貲家于粵直雄于里鄉族之待翁舉火而行商者
數千百家即卓程不足過矣富者所貴在好行其德
而翁謙貲輸粟造梁設渡如是難以悉數即宛孔宣
任不足過矣作德者不過衍後而翁諸子玉立折節
爲恭謹卽萬石不足過矣若夫長吏式廬直指行旌
累漢氏之爵而應周庠之養於公爲長物然且夏行
陽冬行陰循牆而禱亦莫敢侮夫人涉世百一不
能及翁猶或者爲車上鐸而翁若愚若虛卒世不改
其操其于老氏也深乎以此始終又何憾哉大紘誼
屬葭莩情同休戚遠遊一賦幽明判隔不腆陳辭惟
靈鑒之

祭內叔茂才周心濂翁

形人有所嗜好非耽逐殫劇不遺餘力則不能自得
意豪肆以成其名故古今飲酒一也而惟劉伯倫
吏部專一自放至捐性命棄禮法以遂其得意豪肆
之志此所謂耽逐殫劇不遺餘力者耶而劉伯倫畢
吏部至今稱爲酒宗或者爲其輕世故薄名利逃于
酒哉嗚呼心濂豈其徒乎家在東山居臨官道車馬
喧囂樵牧雜沓公飲博其間不知壺觴外復有人世
事雖不至捐性命棄禮法然當其豪肆得意之時亦
烏知何者是性命何者是禮法能疎吾酒亦所謂耽
逐殫劇不遺餘力者耶而心濂因有酒名公嘗病子
孫問之公謂苟得與劉伯倫同遊醉鄉吾何憚然
竟以天年終公蓋無心于逃世而自率其真者也絃
受公之知最深每至必飲盡驪而絃量不能勝酒飲
未至二斗輒大醉而公故浮觴困我我雖因公豪飲
數罍身如不視客絃呼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庶
幾見酒狂哉公今有知復能爲吾舉數觴吾亦不
見女流公以辱尸 正志

蔡茂才鄧我聞兄

微時從里中二三兄弟較博士業惟君時有詩
不佞頗心賞之而君亦甚敬畏不佞兩人私爲期
日異日富貴必相忘也不佞成進士奉使數還故鄉
而君意薄相舊業高卧田間不欲與貴人通而不佞
則安敢忘他日語去秋不佞上封事得罪罷乃尋昔
日貧賤之交黃冠野服攜杖投錢鄒翔山壑則聞君
卧病遂爲悵惘奈何遂不祀也嗟夫竊想昔年寒風
披風雪走午岡山房呵指爲文阿母蒸糲羹大菽作
餽今寧可復得耶不佞之儀惟君有靈強爲不佞
焉

蔡茂才周景濂文

人之善生也不如善處夫灰人之所必有也顧展轉
於床褥養戀於妻子躊躇於藥餌乞哀於鬼神與計
較於身後之名利皆非灰之善也灰若是平生所學
之謂何景濂先生行年七十不知病其卒也亦未常
病與諸孫授經分夜倏忽之間悠然長逝何其善耶
無病而化就善於是嗚呼豈偶然哉先生少時負
氣不少挫於人壯而師事塘南王先生乃折節爲性
命之學言不違行事不違心道合則留而無所恃企
于中不合則去而無所憑憑于人以四壁之家而周
人之急遠近親疎如一承親之志其於諸父昆弟之
間靡有間言貧不以爲憂窮不以爲戚胸中洒落宛
然其宗家元公光霄之風故能不展轉于床褥不眷
戀于妻子不躊躇于藥餌不乞哀于鬼神不計較于
身後之名利而坐化如歸有如斯者余與先生少時
同爲郡諸生先生之志不售余亦居休田間乃得與
先生旦夕相從故知先生爲甚悉而信先生之善終
不偶者先生之先代有聞人其後之子若孫咸可

繼先烈而開履世之幽光者宜先生之沒無遺恨
林紫之奠聊以志吾二人久要之誼云先生其

祭楊志曲表文

嗚呼志曲胡爲不祿天平命乎予將奚哭君生世家
承冠名族代有賢人家傳善俗粵惟從祖科第聯環
身冠莢莢縉裳郁郁博士茂才由祖逮父君薄咕嚕
計然私淑卓鄭之流千載可續周急貸貧充間載路
好士親賢珍墨藏牘千畝百蹄封君之富仗義樂施
節使之度孝事慈嚴莊臨子婦宗黨親友推心置腹
倬然丈夫良哉志曲君于不佞重姻迭屬杯酒殷懃
復辭芬餼相敬相親亦羣亦獨然諾千金侯生季布
三月之春四方來復儼然辱臨竹林簇簇顛倒笑談
而君穆穆色釋黯慘意氣蹇蹇心私恠之蓄而弗露
別始連旬晨興櫛沐凶問忽傳驚心駭目始驚而駭
既駭而赴謂夢非真或寐而寤徘徊久之痛哉聞訃
嗚呼傷心有如志曲英年豪志遠肩重負一朝委捐
如釋芥土吁嗟人生有如朝露倏倏生就斯就故
達者聞之歸于大數况君有子鳳毛麟角椿萱未艾
堪爲鞠育忠襄文節有靈帝所光燦星漢氣噴雲霧
時在從之朝朝暮暮鴛鴦電掣雲吞星吐宿曠焉達觀

惺然大悟蛙角蠅頭羞彼碌碌子心誠悲予言誠素
君以爲然印居淨土

祭蕭味泉丈

莊周齊物生何足重王孫裸塋貴反其真夫至人火
化衆人土化而君乃以水化也又奚恨耶人歿上則
爲鳥鴛食下則爲螻蟻食而君方施爲魚龍食也又
奚足悲耶嗚呼匡廬出雲彭蠡生波二江風紀九華
月上君方咏赤壁之賦歌九辯之章挽太白于采石
吊靈均于瀟湘山鬼逢之笑揚靈不敢虐君其成然
寐遽然覺

祭楊蓮池表丈

嗚呼楊氏之先自忠義節惠流風餘響所傳錄來
矣而中奉公獨以爲善陰陽表著 當代今之爲楊
氏子孫襲冠裳而陳禮樂者皆中奉後也夫忠文節
惠非士不顯非得其時不彰惟存心於幽獨積善於
冥漠上澈晃珮下通簞笠無弗可者蓮池楊公庶無
愧焉公犯家貧以儉勤節蓄致富然而好施爲布衣
常徒耽畝澮間治生產然而好士自少棄詩書不事
然而所言必依於道所爲必根於心仰質中奉微顯
雖殊爲善同歸公蚤年艱子晚得二釋族病童疫易
者過半而蓮池之二釋獨完爲善之報亦其近徵君
以陰陽一脈續中奉之後又焉知子孫異日不有繼
忠文節惠而祀者耶聞君病革與家人妻子訣自喜
無憾嗚呼是誠可無憾矣僕與楊氏爲世姻交知最
深君之待僕不厚於諸親而意獨真方欲言于有司
秉君之閭而君使病且不祀今日之哭蓮池安能無
辭而空以涕淚澀蓮池之室耶

祭縣尉牛山伯

嗚呼人固有世疏而相愛謀異而相知者是固天之所啟非人之所爲也絃於伯父同七世祖服則窮矣伯犯家倖屬而絃由鄉校業進士方爲聖人之學則妹矣伯致平陰歸絃時六歲耳家大人揭余在諸子侄小兒中伯獨心奇之又六年而家大人見背又十餘年而舉於鄉少負勁氣疾痛孤苦中慨寢塊孺疎蕭學舍薄世俗綢繆往來之狀以故伯弟終歲不一二往迹則曠矣及夫念先大人之故舊顧家庭之老成訪先世之流衍則伯父之外無當也當其几杖過從松林朔叙生平談詩賦舉杯相祝伯固不以諸任待余余亦不以諸伯視公及夫品人物量事情直意抗辭屈義服善伯固不有共齒之尊絃亦自忘其分之爲卑也所謂疏而相愛者非耶伯初慕念菴先生而過之自處以賓及絃從耿徐二先生歸聞予談心獨喜焉悵年老之無及悔文恭之未師絃雖時從公談未嘗自言其志乃公一日謂我子之胸次如高山眼空諸有視若微塵故得喪毀譽無能點子

標絃聞而謫之予之友於四方也亦不鮮矣其與探要形窮精神者幾人而知我者稀公言及此非所謂飯異而相知者耶不肖邇上春官計別且遠欲攜琴與酒與我伯談性命之說聞公之聽庶幾老而有歸也而公固不待矣嗚呼伯愛予而予未有以顯公之愛也伯知予而予未有以成公之知也此絃之所自懼也然絃雖愚且不敢亦不敢怠其顯與否未敢必而猶欲必其有成也如或其能顯也而或復有成也然公既歿矣其孰能愛予知予而聞予之說也耶抑亦有未始歟者尚能愛予知予而聞予之說也耶嗚呼哀哉

祭房叔新塘公

惟叔享齡八十閱世四朝爲鄉三老爲家祭酒夫婦齊年相繼丘首假寐而化世所稀有惟絃幼失怙恃風木生悲事叔與母爲我羹牆棄之一朝思永情長嗚呼今復欲飲叔新醪爲我稱古昔胡可得耶哀哉

祭族兄度九

嗚呼九兄之父號曰良心良心先生以市爲家以買
爲業以酒爲命以醉爲德惟兄亦然世居其業世求
其德朝坐閭門晚過津泊指揮吳儈呼叱酌客盡日
所營薄暮所得惟醉中釐無有餘息親若宗族疎若
鄉鄰冠裳之貴擔負之賤相遇則醉無有差別愛喜
忿怒感憤不平惟醉中消貧窮愁苦哀慙悲痛惟醉
中釋寒熱所薄煖濕所侵藥不能瘳惟醉則蘇屋漏
及床壁穿見膝妻不朝炊于不夕食我醉而已焉知
其餘伏日寒帽臘月暑衣一醉一醒惟陶惟嗜口無
二價衷無他腸罵市驚生似僕若狂市人稱之名曰
醉仙家人呼之號曰酒顛名號由人我嗜惟酒酒之
爲天父子相守二十餘年先後俱亡四月十八期入
醉鄉嗚呼醉時若死死時若醉若死既樂若醉何悲

祭族兄坦菴

嗚呼士之遭際非宦達之難而世美之爲難翁承
保之休光襲八魁之餘烈能使美彰盛傳赫赫不泯
可謂世濟其美矣士之入官非榮顯之難而惠民之
爲難翁分赤縣之符佐花封之政能使吳邑之民戴
若父母可謂古之遺惠矣士之裋躬非矜飾于少壯
之難而淡泊于晚景之難翁二毛致政皓首林壑而
能甘心窮約畧無營營羨慕之心可謂衰而戒得矣
奇氣瑋材雖未盡展其平生而可仕可卷可約不斤
斤于虛名而亦不汨汨于世味豈其締交于文恭夫
子者親而且久故能動不詭於古人遠承我先世德
者顯而可循故能行有光於前哲如此也且多壽多
男享全福于生前而森森振振衍餘慶于未艾翁豈
僑伍中人哉今茲已矣永訣幽明子姓宗戚頓失典
刑敬奠一卮願言來歆

鄉年伯母羅太夫人

大非常之遇非常人之所當也故一貧一富則有
之志一賤一貴則慈母之性移而況處生榮處
入朝暮升沉顯晦皆倏忽皆世人之所未嘗士大
夫當此猶恐不免而閨壺脆質未嘗不移其情或
志者也若夫卒然遭之不以爲驚歷然遇之不以爲
異惟鄉太夫人其至德乎爾瞻弱冠舉孝廉又三年
而歲進士可謂達矣抗言獲罪几處杖下可謂危矣
編茂發夷陰謀巨測犯居不聞凶言日至可謂險矣
且推好義絕特詔賜環母子相賀朝野相慶
青鎖排紫閣可謂榮矣直道不容忠名難掩三造三
還朝南暮北板輿迎養往來道塗可謂變矣去其烹
聘以供菽水勅誥未膺布素自娛可謂塞矣自萬
曆之元以至今日可謂久矣夫人之當之也如寒暑
相代以爲歲常耳未嘗不喜其子之達而不改其窮
未嘗不憂其子之戚而不悔其忠未嘗不樂其子之
生而不侈其貴未嘗不隨其子以上下出處而不
異頃自非天植至性惡能當此考之往古如范母

慨聞母之精勤以視太夫人難易爲何如也故
下稱鄉仲子之賢皆曰太夫人成之而太夫人以
壽終天下不哀其逝而哀母範之難再也嗚呼悲
絃與爾瞻並舉于鄉切磋明德白首爲期又與伯子
爲布衣之交方爾瞻未還時與伯子問太夫人安
然如兄弟也絃之以母事太夫人豈獨有年家之誼
哉情延世促禮短意長臨觴一哭永矢弗忘

祭周年嫂親母夫人

嗚呼古悼亡之感不虛哉紘與周如春同年成進
締姻好相得甚驩也如春游宦留京過白沙先室迎
勞夫人於舟中歸甚託夫人訓子女嚴有法自喜必
得佳婦兩家好合如春風朝日方篤未艾也奈何乎
十年之內先室暴亡於壬寅初秋而夫人亦以去臘
病不起悲夫夫人相如春三仕爲令一遊南北部拜
受覃恩之封親執七箸事太夫人沒視其飯含經三
年喪而先室以不得盡事翁姑爲長恨予爲行人時
從人燕邸一年廿月不復有長安之念又格於
制不得封予改議卽一月而罷先室竟以布素灰此
夫人之幸而先室之不幸也然先室因哭奠家兄追
思不逮翁姑至慟傷不絕立化於紘之手子媳族姓
無不環視號泣者而夫人不灰於如春在家之日而
灰於入京之後子媳半在半不在夫人視先室豈亦
有所不滿焉也者使如春聞計其哭夫人之慟視紘
之哭先室又常何如耶夫世福被人止有此數圓滿
者少缺陷者多夫人生全其志先室沒受其報先室

不以少一命私恨於紘夫人亦無以未親歎
服顧吾二人之悼亡也寧有窮哉

祭萬親母彭宜人

予少時慕憲副君高誼則知彭宜人賢也戊子之秋
使秦中還則以第三子託好於憲副君未幾赴兩書
院學士先生前席輒過憲副君之廬時湖東王中石
吉水王夢岑二老生在焉宜人方卧不能自操作然
其割牲破樽擊鮮治蔬浮青茗飲白粲圍賓之禮甚
肅家僮宿二老者帷帳房榻俱精治盡宜人日督辦
之無闕以是愈益知宜人賢不佞還燕匝一期與憲
副君一再間問皆報宜人公恙及使梁還而宜人遂
與憲副君訣矣悲夫憲副君成進士祀家中書省寒
素不減億釐自管官之澹泊者也而恭人以貧苦守
之及爲御史以三尺繩天下士大夫駟馬長嘶山川
震響官之清嚴者也而恭人以貞肅佐之及擢方面
敷歷荆楚錦屏羅列黃金照耀官之通顯者也而恭
人以抑損持之及僊養時日偏作螺川瀝水間扁舟
湯漾杯酒笑傲傲官之若有若無者也而恭人以罷
覓之方其蠡麟未育帷帳分張種宜男於花祠仙姑
於庭而恭人以賤妾廣之外佐憲副君羔羊之積而

則賢以膠木之仁恭人之賢在國風矣憲副君
東山叱馭爲名臣而恭人胡不少待遽蟬蛻
耶嗚呼恭人貴不自貴賢不自賢諸母有子若
焉方艾之壽不竟夫之壽有闕達者安之造物
然若夫兩家子女群然未成異日所爲莫屬而見
腫而泣者不能不致思於恭人是婚姻之私也又
足爲恭人傷也

祭萬親母龍孺人

於呼親母山水鍾靈平沙毓秀幼字女王才出男流
解佩荆簪專帷牙繡作貳能諧爲政無尤夫以崇榮
家漸殷富出內錢穀撫藉丁口擔石不遺百千咸糾
驅呼剖分參伍奇偶豈才獨裕亦仁之厚美而能節
儉益喜施用必由禮求匪後時雲陰河潤千里聲施
使君好客杯環棋遠豪士子夫矯矯能鑒稽阮
亦辨狐貍飲問名流醉子苗玉立鳳雛龍駒
易書和熊一體不殊厥子先女後男女繁而長
願視眈眈齊服均飾珠璣主簪各選門第並配萼藍
內則維閑母德有輝于今罕儷在古所稀茂年政盛
芳容未衰秋風慘冽瑤華遽萎嗚呼哀哉不佞親屬
葭莩義兼永好兒媳之恩高深未報倏驚凶問使我
心惻臨祭綴辭悲吟叩叩於戲世事如夢榮瘁何
親情友誼差得久長久長亦幻達者弗迷聖子
庶幾鑒兮

祭陳母龍孺人

維萬曆丁丑之冬陳母大孺人龍氏爲九十壽時
慶祝者百家士大夫相與歌誦褒嘉之而津途之
無不咨嗟嘆息再載歲孺人恒焉化則爲戊寅臘月
人皆賢孺人之守多其福美其子長者孫枝繁又亦
孺人之克至于九十而乃令終也其子之友羅大紱
辱爲道義交又新構姻熟孺人之慈範每計之於古
如孺人者不可多見及聞計乃持蘋藻哭奠於大孺
人之靈曰於呼有子蒼然耆艾披衰扶杖而孺子泣
也於孺人復何憾哉獨惟夫司命者胡靳此三千六
百之日而使人間有百歲老壽也哀哉

祭陳母李孺人

於呼孺人閨政闢行備淑人之儀式範宗族里閭
陳氏大家年不登上壽而卒孺人之愛子坤載甫成
童哭孺人盡哀沐血飲泣踰日而從孺人之靈於地
下吁嗟悲夫賢母違茲繁而不辜孝子伏苦塊以捐
軀一時靈爽昭貫日月而不佞辱爲剏戚庶賢母內
行不逮滅孝子致厥之誠不宜則長逝者覓覓私恨
無窮不佞之哭孺人而有辭也得已乎且予聞飲福
而全歸者有不灰之永壽激性而裂中者無貪生之
餘幸世亦多壽考矣然而質非純素分誼或有缺焉
欲顧不足而抱未滿之恨苟卒歲耳安在其爲壽也
孺人名族子醇謹而多天厚翁姑皆有質行居家恭
謹孺人莊事之甚當翁姑心事姑至老年孝謹不衰
相夫子守先世繩墨閭外斬斬閭內閭閭自守儉質
客豐薄取廣施衣服素樸庭除肅潔躬親操作與女
奴同甘苦犯家累千金多男子而與心齋君偕老孺
人之分誼無缺矣其於欲顧亦無不足矣卽長此百
年何以加焉夫人晨扶卿相之秩而暮自剏卽愚者

不欲也生之重亦明矣至激於義理則去生如脫
激於天性益不復知有生矣何者其有所甚愛慕
易其衷也若陳孺子是已孺人六子多奇俊而孺
尤溫良嗜詩書藉使孺人無恙孺子得優游文史而
遂其成人之志假之十餘年則青雲之業可致而孺
人之衰封且與心齋君並有也然揆之孺人終不以
冠佩易全歸之福孺子終不違天性需成立之名宗
戚里巷悲哀涕泣咸思慕母之德哀痛孺子致欣美
焉而鄉邑士大夫君子長者無不嘆息者故特莫壽
於陳母成莫成於孺子何者其天性全而世無所與
易也不佞舊羈留京師來遇遭姊喪既哭孺人晚又
微賤不能出力光顯賢孝之名粗陳固陋聊以慰魂
魄於九京之下云

祭親母曾孺人

嗚呼孺人高門淑媛名家伉儷早躬操作晚臻壽域周親之典不問貴賤逮下之恩能恤寒饑室已完美而儉不改于酸辛年既耄耄而勤益加于少壯里閭稱其葛覃閨闈式其蘋蘩夫以寒素而致卓程之積子由俊彥而尚冑監之選昔梁配克配陶母能母筆記口傳以爲美談由今視昔曾何足云而令嗣方策駉駉試龍淵展瑰璋以報國膺冊命以榮親而孺人遽捐年華割親愛捐統緒而不御棄簪珥而不飾豈謂世界有缺福報無完將謂不盡以還造化而存有餘以貽子孫益非常情所能望也紉等設聯姻戚情荷瞻願計音入耳涕泗交傾瞻靈泣奠莫罄哀思

祭先室周孺人

嗚呼夫誰不灰而夫人之灰異於人有五未聞有伯兄之喪攜子媳蒲服步禿而哭者一異未聞有哭伯兄至追思翁姑未及見哭而極哀者二異未聞有甲戚至一哭而遂絕不返者三異未聞有女身哭拜成禮立化於夫與子之手者四異未聞有婦人命盡合夫與子與媳與家族長幼男婦親從羅列而瞻禮者五異豈惟婦人卽學士大夫修身慎行稱全婦者寧有是哉此其善根宿植德厚深哉非凡情可比可擬可測度可思量不知其爲賢耶爲達耶爲至人耶予弱冠與汝爲夫婦三十五年不以帷房之愛爲歡者今十五年而數年間時見汝面貌圓滿冲粹精光如月予素做內肅然敬予性不能與內款語每一見時但以清淨布施二者相勉靜而所之兩不相涉亦孰知夫人究竟如是夫夫人如是吾復何以爲哉哉惟是別之大早去之大遽盼不逮轉候爾神化于野弱孫愛女慈戚及家人子女哀墓悲戀予亦不勝其痛此人情也何復道哉夫人卒之四日哀服既終

謹以五牲酒醴柔盛薦其常奠夫人其歡饗耶其
耶於戲哀哉



李氏焚書六卷

〔明〕李贄撰

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卓吾先生

李氏焚書

首序

李卓吾先生以儒術起家
二千石有理學名然多涉釋
氏制行現異措論玄冥世亦
病之因是禍構遺稿數十萬

首序

言悉焰祖龍吳人士鑄其餘而
隘之制議者曰以先生之資究
心儒術將統繼千秋廟食百世
前無濂洛後無餘姚胡逃儒
歸釋連世訾詬如今日我余

以為惟其歸釋得以炳燦不
然僅一學究老生耳川岩泣
滅雷電俱收何有今日然則
以此賈禍者卽以此招聲先
生未嘗負斯世斯世未嘗負
先生也雖然先生豈其逃儒
豈其歸釋惟是儒者尚漸釋
者尚頓由釋入儒其功捷由
儒游釋其機鎔先生之於震
旦氏也始則假途終則游執既

首序

二

傲其捷，復將其銘蓋鈔於
儒者，何得病之？古亦有以道
主，螻蛄道主糠，稗螻蛄糠
稗道，且或存豈遺釋氏斯
集也？不知者目為震旦筌蹄
首序 三
知之者目為尼山鉞矣。梓
成吳人士徵予序，因題數字
於弁。

會稽陳證聖書

李氏焚書目錄

○卷之一

書答

答周西岩

答周若莊

與焦弱侯

答鄧石陽

又答鄧太守

答李見羅先生

答焦漪園

復丘若泰

復鄧石陽

復周南士

答鄧鼎石

答耿中丞

李氏焚書目錄

又答耿中丞

與楊定見

復京中友朋

又答京友

復宋太守

答耿中丞論淡

答劉憲長

答周友山

答周柳塘

與耿司寇告別

答耿司寇

答鄧明府

復周柳塘

寄答耿大中丞

與莊純夫

復焦弱侯 二首

復鄧鼎石

寄答京友

答周柳塘

與曾中野

與曾繼泉

○卷之二

書答

答劉方伯

答莊純夫

與周友山

又與周友山書

與焦漪園書

與劉晉川書

與友朋書

答劉晉老書

別劉肖川書

答友人書

李氏焚書目錄

答以女人學道爲見短書

復侗老書

與李惟清書

與明因書

與弱侯書 二首

與方伯雨

與楊定見

與楊鳳里 二首

與梅衡湘 答書二首附

復麻城人書

與河南吳中丞書

答陸思山

與周友山 二首

寄京友書

與弱侯書

復士龍悲二母吟

復晉川翁書

會期小啓	書壽卷後	與友人書	附顧先生送行序	爲黃安二上人 <small>三首</small>	○卷之三	雜述	卓吾論略	何心隱先生論	鬼神論	兵食論	童心說	四勿說	定林菴記	三蠹記	忠義水滸傳序	高同知獎勵序	李中丞奏議序	時文後序
復顧冲菴先生書 <small>二首</small>	復澹然大士	復李漸老書	論政篇	夫婦論	戰國論	心經提綱	高潔說	三叛記	子由解老序	送鄭大姚序	先行錄序	易說序						

龍溪先生文錄抄序	關王告文	李中谿先生告文	王龍谿先生告文	羅近谿先生告文	祭無祀文	箕山碑文	李生十交文	自贊文	贊劉諸文	方竹圖卷文	書黃安上手冊	讀律膚說	○卷之四	雜述	解經題	書決疑論所	解經文	念佛答問	征途與其後語	批下學上達語	書方伯雨冊	讀若無寄母書	楚空先生傳	周友山爲僧明王書法語	題關公小像	三大士像議	告文 <small>七首</small>	約束偈	二十分識	因記往事	四海	八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次篇	傷逝	戒衆僧	六度解	觀音問	十八條	豫約	小月并六條	寒燈小話	計四段	王合	四首	○卷之五	讀史	曹公	二首	反騷	史記屈原	漁父	招魂	誠子詩	非有先生論	子虛	賈誼	鼂錯	絕交書	養生論	琴賦	幽憤詩	酒德頌	思舊賦	楊升菴序	疇齡話	唐貴梅傳	茶夾銘	李白詩題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伯夷傳	岳王并施全	張千載	李涉贈盜	封使君	宋統似晉	逸少經濟	孔北海	經史相爲表裏	鍾馗卽終葵	段善本琵琶	樊敏碑後	詩畫	黨籍碑	無所不佩	荀卿李斯吳公	宋人講荀卿	季文子三思	陳恒弑君	王半山	爲賦而相灌輸	文公著書	閻然堂類纂引	朋友篇	阿寄傳	孔明爲後主寫申韓六韜	○卷之六	四言長篇	清	五七言長篇	富其富於常知足	至日自訟謝主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日同袁中夫看菊謝主人一首

朔風謠

題繡佛精舍

十八羅漢漂海偈

十八羅漢遊戲偈

哭耿子庸

四首

五言四句

宿吳門

二首

同深上人看梅

又觀梅

鄭樓

薙髮

四首

哭貴兒

三首

哭黃宜人

六首

夜半聞鴈

四首

李氏表書

目錄

莊純甫還閩

四首

歲暮過胡南老

四首

嵇山寺夜坐

送鄭子玄

三首

寓武昌郡寄真定劉晉川先生

八首

塞上吟

賦松梅

二首

贈何心隱高第弟子胡時中

答梅中丞偈

二首

懷林偈附

一首

六言四句

雲中僧舍寫藥

二首

士龍攜二孫同弱侯過余解粽

四首

七言四句

南池

二首

太白樓

二首

恨菊

哭陸仲鶴

二首

九日坪上

三首

除夕道場卽事

三首

閉關

元宵

哭懷林

四首

晉陽懷古

過鴈門

二首

渡桑間

初至雲中

贈兩禪客

得上院信

重來山房贈馬伯時

古道通三晉

中州第一程

詠史

三首

却寄

四首

喜楊鳳里到攝山

山中得弱侯下第書

同周子觀洞龍榜

湖上紅白梅盛開戲題

贈周人山

牡丹時

二首

五言八句

初到石湖

春宵無集

中秋劉近城攜酒湖上

秋前約近城鳳里到周子竹園

二首

環陽樓晚眺

重過曾家

送鄭子玄兼寄弱侯

丘長孺生日

謁關聖祠

觀鑄關聖提刀躍馬像

秋懷

閒步

立春喜常融二僧至

乾樓晚眺 三首

贈利西泰

六月訪袁中夫攝山

薜蘿園宴集贈江詞伯

望東平

過聊城

過武城 二首

七言八句

自武昌渡江宿大別

曉行逢征東將士却寄梅中丞

晚過居庸

九日極樂寺聞袁中郎且至

元日極樂寺大雨雪

雨中塔寺和袁小修

讀羊叔子勸伐吳表

讀劉禹錫金陵懷古

璫瑤寺

赴京留別雲松上人

望魯亭禮謁二程

李氏焚書目錄 終

平氏焚書卷之一

書卷

○答周西巖

天下無一人不生知無一物不生知亦無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知耳然又未嘗不可使之知也惟是土木瓦石不可使知者以其無情難告語也賢智愚不肖不可使知者以其有情難告語也除是二種則雖牛馬驢駝等當其深愁痛苦之時無不可告以生知語以佛乘也據渠見處恰似有人生知又有人不生知

生知者便是佛非生知者未便是佛我不識半生以前所作所爲皆是誰主張乎不幾於日用而不知乎不知尚可更自謂目前不敢冒認作佛既目前無佛他日又安得有佛也若他日作佛時佛方真有則今日不作佛時佛又何處去也或有或無自是識心分別妄爲有無非汝佛有有無也明矣且既自謂不能成佛矣亦可自謂此生不能成人乎吾不知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也既無以自立則無以自安無以自安則在家無以安家在鄉無以安鄉在朝廷無

以安朝廷吾又不知何以度日何以面於人也吾恐縱謙讓決不肯自謂我不成人也審矣既成人矣又何佛不成而更等待他日乎天下寧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若必待仕宦婚嫁事畢然後學佛則是成佛必待無事是事有礙於佛也有事未得作佛是佛無益於事也佛無益於事成佛何爲乎事有礙於佛佛亦不中用矣豈不深可笑哉纔等待便千萬億劫可畏也

○答周若莊

明德本也新民末也故曰物有本末又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苟不明德以脩其身是本亂而求末之治胡可得也人之至厚者莫如身苟不能明德以脩身則所厚者薄無所不薄而謂所薄者厚無是理也故曰末之有也今之談者乃舍明德而直言親民何哉不幾於舍本而圖末薄所厚而欲厚所薄乎且明德者吾之所本有明明德於天下者亦非強人之所本無故又示之曰在止於至善而已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於此而知所止則明明德之

事畢矣故終篇更不言民如何親而但曰明德
不言德如何明而但曰止至善不曰善如何止而但
曰知止不曰止如何知而直曰格物以致其知而已
所格者何物所致者何知蓋格物則自無物無物則
自無知故既知所止則所知亦止苟所知未止亦未
為知止也故知止其所不知斯致知予觀大學如此
詳悉開示無非以德未易明止未易知故又贊之曰
人能知止則常寂而常定也至靜而無欲也安安而
不遷也百慮而一致也今之談者切已自反果能常

李氏焚書 卷之一

寂而常定乎至靜而無欲乎安固而不搖乎百慮而
致之一乎是未可知耳奈之何遽以知止自誅明德
自任也然則顏子終身以好學稱曾子終身以守約
名果皆非邪果皆偏而不全之學邪並固有終其身
覓良師友親近善知識而卒不得收寧止之功者亦
多有之況未嘗一日親近善知識而遂以善知識自
任乎

與焦弱侯

人猶水也豪傑猶巨魚也欲求巨魚必須異水欲求

味非不甘美也日用飲食非不切切於人若不可離
以且多也然持任公之釣者則未嘗并焉之之矣何
也以非不生魚也欲求三千之魚亦不可得矣今
夫海未嘗清潔也未嘗甘旨也然非萬斛之舟不可
入非生長於海者不可以履於海蓋能活人亦能殺
人能富人亦能貧人其不可恃之以為安倚之以為
常也明矣然而鵬鵬化焉蛟龍藏焉萬寶之都而吞
舟之魚所樂而遊遨也彼但一冊口而百丈風帆並

李氏焚書 卷之一

流以入曾無所於礙則其腹中固已江漢若矣此其
為物豈讓且之所能制網罟之所能牽邪自生自死
自去自來水族千億惟有驚怪長太息而已而沉人
未之見乎予家泉海海邊人謂予言有大魚入港潮
去不得去呼集數十百人持刀斧直上魚背恣意砍
割連數十百石是魚猶恬然如故也俄而潮至復乘
之而去矣然此猶其小者也乘潮入港港可容身則
拔魚亦苦不大也予有友莫姓者住雷海之濱同官
縣親為我道有大魚如山初視猶以為雲若霧

中牟縣收果見一山在海中連亘若太行自東徙西直至半月日乃休則是魚也其長又奚啻三千餘里者哉嗟乎豪傑之士亦若此焉爾矣今若索豪士於鄉人皆好之中是猶釣魚於井也胡可得也則其人可謂智者與何也豪傑之士決非鄉人之所好而鄉人之中亦決不生豪士今賢聖皆豪傑為之非豪傑而能為聖賢自古無之矣今日夜汲汲欲與天下之豪傑共為賢聖而乃索豪傑於鄉人則非但失却豪傑亦且失却賢聖之路矣所謂北轅而南其轍亦

李氏焚書

卷之一

又安可得也吾見其人決非豪傑亦決非有為聖賢之真志者何也若是真豪傑決無有不識豪傑之人若是真志要為聖賢決無有不知賢聖之路者尚安有坐井釣魚之理也

○答鄧石陽

穿衣喫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却穿衣喫飯無倫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耳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狀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謂種種絕與百姓不相同者也學者只宜於倫物上識真性不當於倫

物上辨倫物故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於倫物明察則可以達本而識真源否則只在倫物上計較忖度終無自得之日矣支離易簡之辨正在於此明察得真空則為由仁義行不明察則為行仁義入於支離而不自覺矣可不慎乎昨者復書真空十六字已說得無滲漏矣今復為註解以請正何如所謂空不用空者謂是太虛空之性本非人之所能空也若人能空之則不得謂之太虛空矣有何奇妙而欲學者專以見性為極則也邪所謂終不能空者謂若客

李氏焚書

卷之一

六

得一毫人力便是塞了一分真空塞了一分真空便是染了一點塵垢此一染一塞便是千劫繫驢之機永不能出離矣可不畏乎世間蕩平大路千人共由萬人共履我在此兄亦在此合邑上下俱在此若自生分別則反不如百姓日用矣幸哉之弟老矣作筆艸艸甚非其意兄倘有志易簡之理不願虛生此一番則弟雖吐肝膽之血以相究證亦所甚願如依舊橫此見解不復以生然為念千萬勿勞賜教也

○又答石陽太守

兄所教者正朱夫子之學非虞廷精一之學也精則一則不二不二則平一則精精則不疎不疎則實如渠老所見甚的確非虛也正真實地位也所造甚平易非高也正平等境界也蓋親得趙老之傳者雖其東西南北終身馳逐於外不免遺棄之病亦其迹耳獨不有所以迹者乎迹則人人殊有如面然則千萬其人亦千萬其面矣果有千萬者乎渠惟知其人之無千萬也是以謂之知本也是以謂之一也又知其面之不容不千萬而一聽其自千萬也是以謂之至二也是以謂之大同也如其迹則渠老之不同於大老亦猶大老之不同於心老心老之不同於陽明老也若其人則安有數老之別哉知數老之不容分別此數老之學所以能繼千聖之絕而同歸於一以貫之之旨也若槩其面之不同而遂疑其人之有異因疑其人之有異而遂疑其學之不同則過矣渠正充然滿腹也而我以畫餅不充疑之渠正安穩在彼哂也而我以虛浮無歸宿病之是急人之急而不自急其急未故弟亦願兄之加三思也使兄之

與其以朱子者爲是而以精一之傳爲非是則弟更何說乎若猶有疑於朱子而尚未究於精一之宗則精於此當有不容以已者在今據我二人論之兄精切於人倫物理之間一步不肯放過我則從容於禮法之外務以老而自佚其不同者如此兄試靜聽而細觀之我二人同乎不同乎一乎不一乎若以不同看我以不一看我誤矣但得一萬事畢更無有許多物事及虛實高下等見解也到此則誠意爲真誠意致知爲真致知格物爲真格物說誠意亦可說致知亦可說格物亦可何如何如我二人老矣彼此同心務共證盟千萬古事業勿徒爲泛泛會聚也

○答李見羅先生

曾在京師時多承諸公接引而承先生接引尤勤發蒙啓蔽時或未省而還實沉思既久稍通解耳師友深恩永矢不忘非敢倭也年來衰老非故矣每念才弱質單獨力難就恐遂爲門下鄙弃故往往極意參尋多方選勝冀或有以贊我者而詎意學者之病又與某相類耶但知爲人不知爲己惟務好名不實

務資夫某既如此矣又復與此人處是相隨而入
陷穽也無名天地之始誰其能念之以故閉戶卻掃
怡然獨坐或時飽後散步涼天箕踞行遊出從二三
年少聽彼俚歌聆此咲語謔弄片時亦足供醒脾之
用可以省卻枳木丸子矣及其飽悶已過情景適可
則仍舊如前鎖門獨坐而讀我書也其踪跡如此豈
誠避人哉若樂於避人則山林而已矣不城郭而居
也故土而可矣不以他鄉遊也公其以我爲誠然否
然則此道也非果有夕歿之大懼朝聞之真志聰明

李氏焚書

卷之一

元

蓋由剛健篤生卓然不爲千
所搖奪者未可遽以
與我其學此也蓋必其人至
明至剛至健而又
過之以夕歿急之以朝聞乃能還就實地不驚不震
安穩而踞坐之耳區區垂名且視爲僥已也月耽之
向時尚有賤累今皆發回原籍獨身在耳太和之遊
未便卜期年老力艱非大得所不敢出門戶且山水
以人爲重未有人而千里尋山水者也閒適之餘著
述頗有嘗自謂當藏名山以俟後垂子雲今者有公
見不啻玄晏先生也計卽皇覽未便以覆酒甕其如

無力繕寫何飄然一身獨往何難從此東西南北信
無不可但不肯入公府耳此一點名心終難脫卻然
亦不須脫却也垂間人以此謂爲學者不少矣由此
觀之求一真好名者舉垂亦無則某之閉戶又宜矣
○答焦漪園

承諭李氏藏書謹抄錄一通端人呈覽年來有書三
種惟此一種繫千百年是非人更八百簡帙亦繁計
不止二千葉矣更有一種專與朋輩往來談佛乘者
名曰李氏焚書大抵多因緣語忿激語不比尋常套

李氏焚書

卷之一

一

語恐覽者或生怪憾故名曰
其當焚而弃之
也見在者百有餘紙陸續
今姑未暇錄上
又一種則因學士等不明定
不使寫數句貽
之積久成帙名曰李氏說書由
可觀如得數
年未歿將語孟逐節發明亦快人也其藏書宜閉秘
之而喜其論著稍可亦欲與知音者一談是以呈去
也其中人數既多不盡妥當則晉書唐書宋史之罪
非予責也竊以魏晉諸人標致殊甚一經穢筆反不
標致真英雄子畫作罷軟漢矣真風流名垂者曠作

俗士直啖名不濟事客畫作褒衣大冠以堂堂藐
自負豈不真可笑因知范曄尚爲人傑後漢尚有可
觀今不敢謂此書諸傳皆已妥當但以其是非堪爲
前人出氣而已斷斷然不宜使俗士見之望兄細閱
一過如以爲無害則題數句于前發出編次本意可
矣不願他人作半句文字於其間也何也今班想未
有知卓吾子者也然此亦惟兄固行之弟既處遠
勢難遙度但不至取怒於人又不至污辱此書卽爲
愛我中間差謬甚多須細細一番乃可若論著則不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可改此吾精神心術所繫法家傳委之書未易言也
本欲與上人偕往而永指敘聞曰下荒甚恐途次有
微稍待麥熟或可買舟來矣至平泉西湖佳勝便於
舟航且去白下密邇又今莊谷一與一切暇道學其
以異端目我我謂不如遂爲異端以虛名加
我何如夫我既已出家矣特餘此種種耳又何惜此
種種而不以成此名邪或一會兄而往或不及會皆
不可知第早晚有人往白下報曰西湖上有一白鬚
老而無髮者必我也夫必我也夫前書所云鄧和尚

者果何似第一機卽是第二機月泉和尚以
人爲第一機不是第二機豁渠和尚以爲真有第二
月在天上也此二老宿果致虛極而守靜篤乎此是
何境界而可以推測擬議之乎故曰億則屢中非不
屢中也而億焉則其害深矣夫惟聖人不億不億故
不中不中則幾焉何時聚首合併共證斯事潘雪松
聞已行取三經解刻在金華當必有相遺遺者多則
分我一二部我於南華已無稿矣當時特爲要刪太
繁故於隆寒病中不四五日塗抹之老子解亦以九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日成蓋爲蘇註未愜故就原本添改數行心經提綱
則爲友人寫心經畢尚餘一幅遂瀋墨而填之以還
其人皆艸艸了事欲以自娛不意遂成木災也若藏
書則真實可喜潘新安何如人乎既已行取便當居
言路作諍臣矣不肖何以受知此老也其信我如是
豈真心以我爲可信乎抑亦從兄口頭便相隨順信
我也若不待取給他人口頭便能自着眼睛索我於
牝牡驪黃之外知卓吾子之爲垂外人也則當
才必不能逃于潘氏藻鑑之外可以稱具眼矣

止若泰

止音三。俱謂丹陽實病。柳云。何有於病。止音三。賦識識。賦病邪。此時若纖念不起。方寸皆空。當是丹陽。但不得及此境界耳。

苦海有八病。其一也。既有此身。卽有此病。既有此病。卽有此苦。丹陽安得而與人異邪。人知病之苦。不知樂之苦。樂者苦之因。樂極則苦生矣。人知病之苦。不知病之樂。苦者樂之因。苦極則樂至矣。苦樂相乘。是輪迴種因。苦得樂是因緣法。丹陽雖上仙。安能棄輪

李氏語書卷之一

十三

迴舍。因緣自脫于人。由人而外。但未曾不與人同之中。而自欲不與人同。其路頭素明也。此時正在病。只一心護持。別念乎。豈容一毫默識工夫。參于其間。是念也是。乃真無二念也。是乃真空也。是乃真無二念。不起方寸皆空之實境也。非謂必如何空之。而後可至丹陽境界也。若要如何。便非實際。便不空矣。

○○復鄧石陽

昨承教言。對使裁謝。尚有未盡。謹復錄而上之。蓋老

之事爲上上人說。恐其過高。或有遺弃之病。爲下下人說。恐其沉溺。而不能出。如今之所謂出家兒者。祇知有持鉢糊口事耳。然世間惟下下人是多。所謂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若夫上上人。則舉世絕少。非直少也。蓋絕無之矣。如弟者。滔滔皆是人也。彼其絕無者。舉世既無之矣。又何說焉。年來每深嘆憾。光陰去矣。而一官三十餘年。未嘗分毫爲國出力。徒竊俸餘。以自潤。既幸雙親歸土。弟妹七人。婚嫁各畢。各幸而不缺衣食。各生兒孫。獨予連生四男三女。惟留

李氏語書

卷之一

十四

一女在耳。而季逼耳。順體。薄弱。以爲弟姪已滿目。可以無歉矣。遂自安慰焉。而欲之而不能。非能之而自不欲也。惟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心下時時煩懣。故遂弃官入。以求少得。蓋皆陷溺之久。老而始覺。絕未曾自。六倫之外者。平生師友。散在四方。不下千百。盡是仁堂忠烈丈夫。如兄輩等耳。弟初不敢以彼等爲徇人。彼等亦不以我爲絕世。各務以自得而已矣。故相則甚遠。而形迹頓遺。願作聖者。師聖。願爲佛者。宗佛。不問在家出家。人

知與否隨其資性。一任進道。故得相與。其爲學耳。然則所取於渠者。豈取其弃人倫哉。取其志道也。中間大略不過曰。其爲人倔強難化。如此始焉。不肖低頭而終也。遂爾稟服師事。因其難化。故料其必能得道。又因其得道而復喜。其不負倔強初志。如此而已。然天下之倔強而不得道者多矣。若其不得道。則雖倔強何益。雖出家何用。雖至於斷臂然身亦祇爲喪身。失命之夫耳。竟何補也。故苟有志於道。則在家可也。孔孟不在家乎。出家可也。釋迦佛不出家乎。今之學佛者。非學其弃淨飯王之位而苦行於雪山之中也。學其能成佛之道而已。今之學孔子者。非學其能在家也。學其能成孔子之道而已。若以在家者爲是。則今之在家學聖者多矣。而成聖者其誰耶。若以出家爲非。則今之非釋氏者亦不少矣。而終不敢謂其非佛。又何也。然則學佛者要於成佛爾矣。渠既學佛矣。又何說乎。承示云。趙老與胡氏書。極詆渠之非。曰。雲水瓢笠之中。作此乞墻登壘之態。覽教至此。不覺法然斯言。毒害實刺我心。我與彼得無盡墮其中。而不

自知者乎。當時胡氏必以致仕爲高品。輕功名富貴爲善學者。故此老痛責渠之非。以曉之。所謂言不怒則聽者不入是也。今夫人人盡知求富貴利達者之爲乞墻矣。而孰知雲水瓢笠之衆。皆乞墻邪。使胡氏思之。得無知斯道之大。而不專在於輕功名富貴之間乎。然使趙老而別與溺于富貴功名之人言之。則不如如此矣。所謂因病發藥。因時治病。不得一槩。此道之所以爲大也。吾謂趙老真聖人也。渠當終身依。而奈何其遽舍之。而遠去邪。然要之各從所好。不可以我之意而必渠之同此意也。獨念乞墻之辱。心實恥之。而卒不得免者。何居。意者或借聞見以爲聰明。或藉耳目以爲心腹。與或憑冊籍以爲斷案。或依孔佛以爲泰山。與有一於此。我乃齊人。又安能笑彼渠也。此弟之所痛而苦也。兄其何以教之。承論欲弟便毀此文。此實無不可。但不必耳。何也。人各有心。不能皆合。喜者自喜。不喜者自不喜。欲覽者覽。欲毀者毀。各不相礙。此學之所以爲妙也。若以喜者爲是。而必欲兄丈之同喜。兄又以毀者爲是。而復責弟之

不毀則是各見其是。各私其學。學斯僻矣。抑豈以此言爲有累於趙老乎。夫趙老何人也。巍巍太山。學貫千古。乃一和尚能累之。則亦無貴於趙老矣。夫惟陳相倍師。而後陳良之學始顯。惟西河之人疑子夏於夫子。而後夫子之道益尊。然則趙老固非人之所能累也。若曰。吾謂渠惜其以倍師之故。頓爲後世嘆耳。則渠已絕弃人。垂逃儒歸佛。陷於大戮而不自愛惜矣。吾又何愛惜之有焉。吾以爲渠之學若果非。則當以此暴其惡於天下。後世而與天下後世共攻之。若

李氏焚書 卷之一

十一

果是則當以此顯其教於天下。後世而與天下後世共爲之。此仁人君子之用心。所以爲大同也。且觀垂之人。孰能不避名色。而讀異端之書者乎。堂堂天朝。行頒四書五經於天下。欲其幼而學壯而行。以博高爵重祿。顯榮家世。不然者。有黜有罰。如此其詳明也。然猶有束書而不肯讀者。況佛教乎。佛教且然。況鄧和尚之語乎。況居士數句文字乎。吾恐雖欲拱手以奉之。彼卽置而弃之矣。而何必代之毀與弃也。弟謂凡聖人之資也。且又聖人之徒也。弟異端者流也。本

無足道者也。自朱夫子以至今日。以老佛爲異端。相襲而排擯之者。不知其幾百年矣。弟非不知而敢以直犯衆怒者。不得已也。老而怕灰也。且國家以六經取士。而有三藏之收。以六藝教人。而又有戒壇之設。則亦未嘗以出家爲禁矣。則如渠者。固國家之所不弃。而兄乃以爲弃。邪。屢承接引之勤。苟非木石。能不動念。然謂弟欲使天下之人。皆弃功名妻子。而後從事於學。果若是。是爲大蠢。弟不如是之愚也。然斯言也。吾謂兄亦太早計矣。非但未卯而求時夜者也。夫

李氏焚書 卷之一

十八

渠生長於內江矣。今觀內江之人。更有一人效渠之爲者乎。吾謂即使朝廷出令。前鼎鑊而後白刃。驅而之出家。彼寧有守其妻孥以必者耳。必不願也。而謂一鄧和尚能變易天下之人乎。一無緊要。居士能以幾句閒言。語能使天下人盡弃妻子功名。以從事於佛學乎。益千法。千萬勿煩杞慮也。吾謂真正能接趙老之脈者。有者。或有待於兄耳。異日者。必有端的同門。能其推尊老丈。以爲師門。顏閔區區。雖有徒自教。不暇安能並驅爭先也。則此鄙陋之語。

勿毀之亦可然我又嘗推念之矣夫黃面老瞿雲
而出家者也李耳厭薄秦周亦遂西遊不返老而
出家者也獨孔子老在家耳然終身周流不暇暖
則在家時亦無幾矣妻既卒矣獨一子耳更不聞其
再娶誰女也又更不聞其復有幾房妾媵也則於室
家之情亦太微矣當時列國之主盡知禮遇夫子然
而夫子不仕也最久者三月而已不曰接淅而行則
曰明日遂行則於功名之念亦太輕矣居常不知叔
梁紇葬處乃葬其母於五父之衢然後得合葬於防
焉則於掃墓之禮亦太簡矣豈三聖人於此顧為輕
於功名妻子哉恐亦未免遺棄之病哉然則渠上人
之罪過亦未能遽定也然以予斷之上人之罪不在
於後日之不歸家而在於其初之輕於出家也何也
一出家即棄父母矣所貴於有子者謂其臨老得
耳蓋人既老便自當有子則老來得子
病困時得力臥床難移時得力奉侍湯藥時得力
病困時得力臥床難移時得力奉侍湯藥時得力
病困時得力臥床難移時得力奉侍湯藥時得力
病困時得力臥床難移時得力奉侍湯藥時得力

李氏焚書

卷之一

十九

在於辭與守禮以為他人之觀乎往往見今世
聖人先覺士大夫或父母八十有餘猶聞拜疾
不念風中之燭滅在俄頃無他急功名而忘其親也
此之不責而反責彼出家兒是為大惑足稱顛倒見
矣吁吁二十餘年傾蓋之友六七十歲皓皤之夫萬
里相逢聚首他縣誓吐肝膽盡脫皮膚苟一毫衷赤
不盡尚有纖芥為名作誑之語青霄白日照耀我心
便當永墮無間萬劫為驢與兄騎乘此今日所以報
答百泉上知己之感也縱兄有憾我終不敢有怨
李氏焚書 卷之一 二十

○復周南士

公壯年雄才抱璞未試者 以本無才可用故自
不立於用豈誠與雲與鶴 哉感婉甚矣夫丑
間惟才不易得故曰才難若無才而庸有其名如
殷中軍以竹馬之好欲與大司馬拉雜自附於王謝
是為不自忖度則僕無是矣如公大才際明丑正宜
藏蓄待時為時出力也古有之矣有大才而不見用
於丑者丑既不能用而亦不求用退而與無才者集
不使無才者疑有才者忘所謂容貌若愚深藏若虛

老聃是也。今觀渭濱之叟，年八十矣，猶把釣竿，不顧也。使八十而灰或不灰，而不遇西伯，獵于渭，繼遇西伯而西伯不尊，以為師，敬養之，以為老有子，若發不武，不能善承父志。太公雖百萬韜略，不用也。此皆所謂善藏其用者也。若夫嚴于陵陳，希夷汲汲，欲用之矣，而有必用之心，無必用之形，故被袞墮驢終名。隱士雖不遜心，而能遜迹，雖不見用，亦見隱才矣。黃老而下，可多見邪？又若有大用之才，而能委曲以求，其必用時不必明良道，不論秦否，與並浮沉，因時升降而用，常在我。卒亦舍我不用，而不可得，則管夷吾輩是也。此其最高矣乎？若乃切切焉以求用，又不能委曲以濟其用，操一己之繩墨，持前王之規矩，以方枘欲入圓鑿，此豈用並才哉？徒負却切切欲用本心矣。今之儒是也。公今親遭明時，抱和璧如前數子，皆所孰厭，當必有契詣者，僕特崖略之，以俟擇耳。不然，欲用而不能委曲以濟其用，此儒之所以卒為天下後世非笑也。

○答鄧明府

傳公必不關江陵事。江陵為司業時，何公只與朋輩同往一會言耳。言雖不中而殺之之心無有也。及何公出而獨向朋輩道，此人有欲飛不得之云，蓋直不滿之耳。何公聞之，遂有此人必當國，當國必殺我等語，則以何公平生自許太過，不意精神反為江陵所攝，於是慙然便有懼色，蓋皆英雄莫肯相下之實。此等心腸是也。自後江陵亦記不得何公，而何公終日有江陵在念，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與吉安縉紳為讐，然亦未嘗讐何公者。以何公不心也。特何公自為何耳，何也以何公必。必已傳播于吉安及四方久矣，至是欲承奉江陵，聞是誰不甘心。何公者乎？殺一布衣本無難事，而可以取悅江陵之胃腹，則又何憚而不敢為也？故巡撫緝訪之於前，而繼者踵其步，方其緝解至湖廣也，湖廣密進揭帖於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須來問，輕則決罰，重則發遣已矣。」及差人出關門，義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自。」

應城之情狀可知矣。應城於何公素有論學之忤，其
終之心自有，又其時勢熾熾灼人之事，應城者如
事江陵，則何公雖欲不然，又安可得邪？江陵此事甚
錯，其原起於憾吉安，而必欲殺吉安人，為尤錯。今日
俱為談往事矣。然何公布衣之傑也，故有殺身之禍。
江陵宰相之傑也，故有身後之辱。不論其敗而論其
成，不追其跡而原其心，不責其過而賞其功，則二者
皆皆吾師也。非與垂之局，瑣取容埋頭顧影，竊取聖
人之名，以自蓋其貪位固寵之私者比也。是以復拉

卷之一

十三

論之以裁正於大方焉。所論甚見中蘊，可為何公出
氣，恐猶未察江陵初心，故爾贅及。

○○○答耿中丞

昨承教言，深中狂愚之病。夫以率性之真，推而擴之
與天下為公，乃謂之道。既欲與斯世斯民共由之，則
其範圍曲成之功大矣。學其可無術歟？此公至言也。
此公所得於孔子而深信之，以為家法者也。僕又何
言之哉？然此乃孔氏之言也，非我也。夫天生一人，自
有二人之用，不待取給於孔子而後足也。若必待取

孔子則千古以前無孔子，終不得為人乎？故
應城孔子之說者，乃孟子之所以止于孟子，僕力
憾其非夫，而公謂我願之歟？且孔子未嘗教人之學
孔子也。使孔子而教人以學，孔子何以顏淵問仁而
曰為仁由己，而不由人也？歟哉！何以曰古之學者為
己？又曰君子求諸己也？歟哉！惟其由己，故諸子自不
必問仁於孔子，惟其為己，故孔子自無學術以授門
人。是無人無己之學也。無己故學莫先於克己，無人
故教惟在於因人。試舉一二言之，如仲弓居敬行簡，

卷之一

十四

人也，而問仁焉。夫子直指之曰：「敬而已。」雍也聰明
故悟焉，而請事司馬牛。遭兄弟之難，嘗懷憂懼，是謹
言慎行人也，而問仁焉。夫子亦直指之曰：「其言也訥，
而已。」牛也不聰，故疑焉，而反以為未足。由此觀之，孔
子亦何嘗教人之學？孔子也哉！夫孔子未嘗教人之
學，而學孔子者，務舍己而必以孔子為學，雖公
亦必以己為真可笑矣。夫惟孔子未嘗以孔子教人，
故其得道也，必不以身為教於天下。是故聖人在
世，所得所有，皆由天也。夫天下之人得所也，久矣。所

不得所者。果者。獲之。而仁者。害之也。仁者。以天下
之失所也。而憂之。而汲汲焉。欲賂之以得所之域。於
是有德禮以格其心。有政刑以繫其四體。而人始大
失所矣。夫天下之民。物衆矣。若必欲其皆如吾之條
理。則天地亦且不能。是故寒能折膠。而不能折朝市
之人。熱能伏金。而不能伏競奔之子。何也。富貴利達
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勢然也。是故聖人順之。順
之則安之矣。是故貪財者。與之以祿。趨勢者。與之以
爵。強有力者。與之以權。能者。稱事。而官。懷者。夾持。而

卷之一

使有德者。隆之。虛位。但取其。以重任。不
問出入。各從所好。各騁所長。無一人之不中用。何其
事之易也。雖欲飾詐。以投其好。我自無好之。可投。雖
欲揜醜。以著其美。我自無醜之。可揜。何其說之難也。
是非真能明。明德於天下。而坐致太平者。歟。是非真
能。其。作爲之迹。而自享心逸日休之效者。歟。
其。亦。無術者。其。孔子之學術。則雖謂公自己之學術。亦可。

但不必人人。皆如公耳。故凡公之所爲。自善。自
廣。所學。自富。僕自敬公。不必僕之似公也。公自當愛
僕。不必公之賢於僕也。則公此行。人人有彈冠之慶
矣。否則同者少。而異者多。賢者少。而愚不肖者多。天
下果何時而太平乎哉。

○又答耿中丞

心之所欲爲者耳。更不必聞於人之言。非不欲聞。自
不聞也。若欲不聞。孰若不爲。此兩者。從公決之而已。
且。世間好事甚多。又安能一一盡爲之邪。且夫吾身

李氏焚書卷之一

之所繫於天下者大也。古之君子。非但
能過人。亦且無以及人。一旦有大故。平居暇日。表
焉。欲以自見者。舉千億。莫敢當前。獨此君子焉。稍出
其緒餘者。以整頓之功。成而後。不知則其過於人也
遠矣。譬之龍泉太阿。非斬蛟。不輕試也。蓋小試
則無味。小用則無餘。他日所就。皆可知矣。阿並之語
而并之談耳。何足復道之哉。以知公者。其
責望亦自頗厚。渠以人之相知。貴。苟四海之
內有知我者。則一鍾子足矣。不在多也。以公觀公。實

夫渠欲與公相從于形骸之外而
公乃索之于形骸之內嘵嘵焉欲以口舌辯說渠之
是非以為足以厚相知而答責望於我者之深意則
大謬矣夫丑人之是非其不足為渠之輕重也審矣
且渠初未嘗以丑人之是非為一己之是非也若以
是非為是非渠之行事斷必不如此矣此尤其至易
明焉者也蓋渠之學主于出丑故每每直行而無諱
今公之學既主於用丑則尤宜靜藏固閉而深居述
相反而意相成以此厚之不亦可乎因公言之故爾

李氏焚書

卷之一

十七

及之然亦亦嘵嘵者知其無益也

與楊定見

此事大不可丑間是非紛然人在是非場中安能免
也於是非上加起買好遠怨等事此亦細人常態不
足怪也古人以真情與人卒至自陷者不知多少祇
有一笑為無事耳今彼講是非而我又與之講是非
講之不已至于爭辯人之聽者反不以其初之講是非
非者為可厭而反厭彼爭辯是非者矣此事殆然但
逃在其中而不覺耳既惡人譏是非矣吾又自譏是

非講之不已至於爭辯不已至于失聲失聲不已至
於為讐失聲則損氣多講則損身為讐則失親其不
便宜甚矣人生丑間一點便宜亦自不知求豈得為
智乎且我以信義與人交已是不智矣而又責人之
背信背義是不智上更加不智愚上加愚雖稍知愛
身者不為而我可為之乎雖稍知便宜者必笑而可
坐令人笑我乎此等去處我素犯之但能時時自反
而克之不肯讓便宜以與人也千萬一笑則當下安
安精神復完胸次復舊開爽且不論讀書作舉業事

李氏焚書

卷之一

七

只一場安穩睡覺便屈自己用矣此大可嘆事大
可恥事彼所爭與誣者反不計可嘆可恥也

○復京中友朋

來教云無求飽無求安此心無所繫者即便是學誦
云心有在而不暇及若別有學在非也就有道則精
神相感此心自正若謂別出所知見相正淺矣又云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當作去聲即侯明捷記第欲
竝生譏說於行猶不憤疾于頑可見自古聖賢原無
惡也曰舉直錯諸枉錯非舍弃之蓋錯置之錯也即

諸枉者亦要錯置之使之得所未忍終存也又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只此一親字便是孔門學脈能親便是生機些子意思人人俱有但知體取就是保任之擴充之耳來示如此敢以實對夫曰安飽不求非其性與人殊也人生世間惟有學問一事故時敏以求之自不知安飽耳非有心於不求也若無時敏之學而徒用心於安飽之間則偽矣既時敏於學則自不得不慎於言何也吾之學未曾到手則何敢言亦非有意慎密其間而故謹言以要譽於人也

李氏焚書

卷之一

十七

今之敢爲大言便偃然高坐其上必欲爲人之師者皆不敏事之故耳夫惟真實敏事之人豈但言不敢出食不知飽居不知安而已自然奔走四方求有道以就正有道者好學而自有得大事到手之人也此事雖大而路徑萬千有頓入者有漸入者漸者雖迂遠費力猶可望以深造若北行而南其轍入海而上太行則何益矣此事猶可但無益耳未有害也苟一入邪途豈非求益反損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乎是以不敢不就正也如此就正方謂好學方能得

道方是大事到手方謂不負時敏之勤矣如此則我能明明德既能明德則自然親民如向日四方有道爲我所就正者我既真切向道彼決無有厭惡之理決無不相親愛之事決無不吐肝露膽與我共證明之意何者明明德者自然之用固如是也非認此爲題目爲學脈而作意以爲之也今無明明德之功而遽曰親民是未立而欲行未走而欲飛且使聖人明明德喫緊一言全爲虛設矣故苟志於仁則自無厭惡何者天下之人本與仁者一般聖人不曾高衆人不曾低自不容有惡耳所以存惡者惡鄉愿之亂德惡久假之不歸名爲好學實不好學者耳若班間之人聖人與仁人胡爲而惡之蓋已至於仁則自然無厭惡已能明德則自然親民皆自然而然而不容思勉此聖學之所以爲妙也故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厭仁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何等自然何等不容已今人把不厭不倦做題目在手裏做安能做得成安能真不厭不倦也聖人只教人

李氏焚書

卷之一

三十

學耳實能好學則自然到此若不肯學而但言不

厭不倦則孔門諸子當盡能學之矣何以獨稱顏子為好學也邪既稱顏子為學不厭而不曾說顏子為教不倦者可知明德親民教立而道行獨有孔子能任之雖顏子不敢當乎此矣今人未明德而使親民未能不厭而先學不倦未能慎言以敏於事而自謂得道肆口妄言之不取未能一日就有道以求正而便以有道自居欲以引正於人人吾誠不知其何說也故未明德者便不可說親民未能至仁者便不可說無厭惡故曰毋友不如己者以此慎交猶恐有便

李氏焚書卷之一

三

辟之友善柔之友故曰賜也曰以其類與不若已者友耳如之何其可以妄親而自處于不聞過之地也乎故欲敏事而自明已德須如顏子終身以孔子為依歸庶無失身之悔而得好學之實若其他弟子則不免學夫子之不厭而已學夫子之不倦而已畢竟不知夫子之所學為何物自己之所當有事者為何事雖同師聖人而卒無得焉者豈非以此之故與吁當夫子時而其及門之徒已如此矣

又答京友

善與惡對猶陰與陽對柔與剛對男與女對蓋有兩則有對既有兩矣其勢不得不立虛假之名以分別之如張三李四之類是也若謂張三是人而李四非人可與不但是也均此一人也初生則有乳名稍長則有正名既冠而字又有別號是一人而三四名稱之矣然稱其名則以為犯諱故長者咸諱其名而稱字同輩則以字為嫌而稱號是以號為非名也若以為非名則不特號為非名字亦非名諱亦非名自此人初生未嘗有名字夾帶將來矣胡為乎而有許多

李氏焚書卷之一

三

名又胡為乎而有可名與不可名之別也若直曰名而已則諱固名也字亦名也號亦名也此三人原不相干也又胡為而諱胡為而不諱也甚矣莊人之迷也然猶可委曲號之稱美而名或不可為耳然朱晦翁之號不美矣朱熹之名美矣熹者光明之稱而晦者晦昧不明之象朱子自謙之號也今者稱晦翁則學者皆喜若稱之曰朱熹則必甚怒而按劍矣是稱其至美者則以為諱而舉其不美者反以為喜是不欲朱子美而欲朱子不美也豈不亦顛倒之甚與近

世又且以號為諱而直稱曰翁曰老矣夫使翁而可以尊人則曰翁曰爹亦可以尊人也若以為翁者奴隸之稱則今之子稱爹孫稱爺者非奴隸也翁之極為翁爹之極為老稱翁稱老者非奴隸事獨非兒孫事乎又胡為而舉世皆與我為兒孫也近世稍知反古者至或同儕相與呼字以為不俗吁若真不俗稱字固不俗稱號亦未嘗俗也蓋直曰名之而已又何為乎獨不可同於俗也吾以謂稱爹與翁亦無不可也由是觀之則所謂善與惡之名率若此矣蓋惟志於仁者然後無惡之可名此蓋自善惡未分之前言之耳此時善且無有何有於惡也邪噫非苟志於仁者其孰能知之苟者誠也仁者生之理也學者欲知無惡乎其如志仁之學吾未之見也與哉

○復宋太守

千聖同心至言無二紙上陳諸皆千聖苦心苦口為後賢後人但隨機說法有大小二乘以待上下二根苟是上士則當究明聖人上語若甘為下士只作世間凡人則不但孔聖以及上古經籍為當服膺不

李氏焚書 卷之一

三

雖近世有識名士一言一句皆有切于身心皆不可以陳語目之也且無微不信久矣苟不取陳語以相證恐聽者益以駭愕故凡論說必據經引傳亦不得已焉耳今據經則以為陳語漫出胸臆則以為無當則言者亦難矣凡言者言乎其不得不言者也為自己本分上事未見親切故取陳語以自考驗庶幾合符非有閒心事閒工夫欲替古人擔憂也古人往矣自無憂可擔所以有憂者謂於古人上乘之談未見有契合處是以日夜焦心見朋友則共討論若只作

李氏焚書 卷之一

三

○答耿中丞論淡

世人白晝寐語公獨於寐中作白晝語可謂惺惺矣子禮於此淨業亦耳子今數明但不知淨之云果何所指也夫古人參所謂漸磨者乃漸磨其意識所謂漸磨者乃漸磨

其聞見若當下意識不行聞見不立則此皆為寐語
但有纖毫便不是淡非常惺惺法也蓋必不厭然後
可以語淡故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若苟有所忻羨
則必有所厭舍非淡也又惟淡則自歛不厭故曰我
學不厭若以不厭為學的而務學之以至于不厭則
終不免有厭時矣非淡也非虞廷精一之旨也蓋精
則一一則純不精則不一不一則雜雜則不淡矣由
此觀之淡豈可以易言乎是以古之聖人終其身于
問學之場焉講習討論心解力行以至于寢食俱廢

李氏焚書

卷之一

三

者為淡也淡又非可以智力求淡又非可以有心得
夫世之君子厭常者必喜新而惡夫異者則又不樂
語怪不知人能放開眼目固無尋常而不奇怪亦無
奇怪而不尋常也經世之外寧別有出世之方乎出
世之旨豈復有外於經世之事乎故達人宏識一見
虞廷揖讓便與三孟酒齊觀魏巍舜事業便與太
虛空浮雲並壽無他故焉其見大也見大故心泰心
泰故無不足既無不足矣而又何羨邪若祇以平日
之所飲聞習見者為平常而以其罕聞驟見者為怪

異則怪異平常便是兩事經世出世便是兩心勸學
之盛揖遜之隆比之三家村裏甕牖酒人真不啻幾
千萬里矣雖欲淡得與雖欲無歛歛羨又將能與此
無他其見小也願公更不必論湔磨刷滌之功而惟
直言問學開大之益更不必慮虛見積習之深而惟
切究師友淵源之自則康節所謂玄酒味方淡大音
聲正希者當自得之不期淡而自淡矣不亦庶乎契
公作人之旨而不謬為常惺惺語也邪

答劉憲長

李氏焚書

卷之一

五

自孔子後學孔子者便以師自任未曾一日為人
弟子便去終身為人之師矣孔子家法不如
是不成孔子也。不知一為人師便只有我教人無人
自來教我矣。且孔子而前豈無聖人。聖人豈皆遭際明時
得位行志。其不遇者如太公八十已前傳說版築之
先使不遇文王高宗終身渭濱老叟嚴穴胥靡之徒
而已。夫誰知之彼蓋亦不求人知也。直至孔子而始
有師生之名。非孔子樂為人之師也。亦以逼迫不遇
如關令尹之遇老子。攔往當關不肯放出不得已而

獲授以五千言文字。但老子畢竟西遊不知去向。惟
乳子隨順世間周遊既廣及門漸多又得天生聰明
顏子與之辯論東西遠遊既無好興有賢弟子亦是
暢懷遂成師弟名目亦偶然也。然顏子沒而好學遂
止則雖有弟子之名亦無有弟子之實矣。弟每笑此
等輩是以情願終身為人弟子不肖一日為人師父
茲承遠使童子前來出家弟謂剃髮未易且令觀政
數時果發願心然後落髮未晚縱不落髮亦自不妨
在彼在此可以任意不必立定跟腳也。蓋生處事大

李氏焚書

卷之一

三三

非辦鐵石心腸未易輕造。弟真怕生於在家出家
等無有異。目今巍冠博帶多少肉身菩薩在于世上
何有弃家去髮然後成佛乎。如弟不才資質魯鈍又
性僻嬾倦於應酬故托此以逃非為真實究竟當如
是也。如丈朴實英發非再來菩薩而何若果必待功
成名遂乃去整頓手脚晚矣。今不必論他人即今友
山見在西川他何曾以做官做佛為兩事哉。得則頓
同諸佛不理會則當面錯過但不宜以空談為事耳

答周友山

所論豈不是第各人各自有過活物件以酒為樂者
以酒為生。如是是也。以色為樂者以色為命。如是
也。至如種種或以博奕或以妻子或以功業或以文
章或以富貴隨其一件皆可度日獨予不知何說專
以良友為生故有之則樂舍之則憂甚者馳神于數
千里之外明知不可必得而神思奔逸不可得而制
也。此豈非天之所獨苦邪。無念已往南京庵中甚清
氣楚侗回雖不曾相會然覺有動移處所憾不得細
細商確一番彼此俱老矣。縣中一月間報赴閭王之

李氏焚書

卷之一

三八

名者遂至四五人。季皆未滿二十。令我驚憂。又不免
重為楚侗老子憂也。蓋今之道士亦未有勝似楚侗
老者。叔臺想必過家過家必到。則得相聚也。

○答周柳塘

伏中微洩秋候自當清泰。弟若不小洩是以火盛無
之奈何。樓下僅容喘息。念上天降虐祇為大地人作
惡故重譴之。若不勉受酷責是愈重上帝之怒。有飯
喫而受熱比空腹受熱何如。以此思之故雖熱不覺
熱也。且天災時行人亦難逃。人人亦自有過活良法

所謂君子用智小人用力強者有搬運之能弱者有
就食之策自然生出許多計智最下者無力無策又
自存身任父母之憂者大爲設法區處非我輩並生
時之民所能與謀也蓋自有受命治水之禹承命
稼穡之稷自然當任已饑已溺之事拯焚拯溺之憂
我輩安能代大匠斲哉我輩惟是各親其親各友其
友各自有親友各自相告訴各各盡心量力相補助
若非吾親友非吾所能謀亦非吾所宜謀也何也願
外之思出位之誚也

與耿司寇告別

新邑明睿唯公家二三子姪可以語上可與言而不
與之言失人此則不肖之罪也昔年少年少或聰明
未啓或志向未專所謂不可與言與之言則爲失
言此則僕無是矣雖然寧可失言不可失人失言猶
可失人豈可乎哉蓋人才自古爲難也夫以人才難
得如此苟幸一得焉而又失之豈不憾哉夫顏子
沒而未聞好學在夫子時固已苦於人之難得矣是
以求之七十子之中而不得乃求之于三千之衆求

之三千而不得乃不得已焉周流四方以求之既而
求之上下四方而卒無得也於是動歸予之嘆曰歸
與歸與吾黨小子亦有可裁者其切切焉唯恐失人
如此以是知中行真不可以必得也狂者不蹈故襲
不踐往跡見識高矣所謂如鳳皇翔于千仞之上誰
能當之而不信凡鳥之平常與已同於物類是以
見雖高而不實不實則不中行矣謂者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如夷齊之倫其守定矣所謂
虎豹在山百獸震恐誰敢犯之而不信凡走之皆獸

李氏焚書卷之一

是以守雖定而不虎不虎則不中行矣是故始終
於狂而不實而曾參信道之後遂能以中虛而不易
終身之定守者則夫子而後得斯人也不然豈
不以失此人爲憾乎哉若夫鄉愿之鄉愿則雖過門
而不欲其入室蓋拒絕之深矣而乍遽以人類視之
哉而今事不得已亦且與鄉愿爲侶方且盡忠告之
誠欲以納之於道其爲所警疾無足怪也失言故耳
雖然失言亦何害乎所患惟恐失人耳苟萬分一有
失人之悔則終身抱痛然且不瞑目矣蓋論好人極

好相處則鄉愿爲第一論載道而承千聖絕學則舍狂狷將何之乎公今宦遊半天下矣兩京又人物之淵左顧右盼招提接引亦曾得斯人乎抑求之而未得也抑亦未嘗求之者與抑求而得者皆非狂狷之士縱有狂者終以不實見弃而清如伯夷反以行之似廉潔者當之也審如此則公終不免有失人之悔矣夫夷齊就養於西伯而不忍幸生於武王父爲西伯則千里就食而甘爲門下之客以其能服事殷也子爲周王則寧餓死而不屑一食其土之薇爲其以

李氏焚書

卷之一

四

暴易暴也曾元之告曾子曰君子之病亟矣幸而至於旦更易之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以德班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歸焉斯已矣元起易簣反席未安而沒此與伯夷餓死何異而可遂以鄉愿之廉潔當之也故學道而非此輩終不可以得道傳道而非此輩終不可以語道有狂狷而不聞道者有之未有非狂狷而能聞道者也僕今將告別矣復致意狂狷與失人失言之輕重者亦謂惟此可以少答萬一爾賤者思婦不得不遣僕則行遊四方效古

人志不立無所成也志之不立者欲以傳道所謂道所謂三上洞山九到後子息也

○○答耿司寇

此來一番承教方可稱真講學方可稱真朋友公不知何故而必欲教我我亦不知何故而必欲求教於公方可稱是不容已真機自有其知其然而然者矣嗟夫朋友道絕久矣予嘗謬謂千古有君臣無朋友豈過論與夫君猶龍也下有逆鱗犯者必死然而以

李氏焚書

卷之一

四

次諫者相踵也何也然而博次諫之名則志士亦願爲之況未必然而遂有巨福邪避害之心不足以及勝其名利之心以故犯害而不顧況無其害而且有大利乎若夫朋友則不然幸而入則分毫無我益不幸而不相入則小者必爭大者爲讐何心老至以此殺身身殺而名又不成此其賄賂可監也故予謂千古無朋友者謂無利也是以犯顏敢諫之士恆見於君臣之際而絕不聞之友朋之間今者何幸而見僕之於公耶是可貴也又何幸而得公之教僕耶真可慶也

也。快哉！怡哉！居狀復見，惓惓切切，景象矣。狀則豈惟公愛依做孔子，僕亦未嘗不願依做之也。惟公之所不容已者，在於泛愛人，而不欲其擇人；我之所不容已者，在於爲吾道得人，而不欲輕以與人。微覺不同耳。公之所不容已者，乃人生十五歲以前，弟子職諸篇入孝出弟等事；我之所不容已者，乃十五成人以後，爲大人明大學，欲去明明德於天下等事。公之所不容已者，博而惟在於痛癢之末；我之所不容已者，專而惟直收吾開眼之功。公之所不容已者，多雨露

李氏焚書

卷之一

四

之滋潤，是故不請而自至。如村學訓蒙師然，以故取効寡而用力艱，我之所不容已者，多霜雪之凜冽，是故必待價而後沽。又如大將用兵，直先擒王，以故用力少而奏功大。雖各各手段不同，然其爲不容已之本心一也。心苟一矣，則公不容已之論固可以相忘於無言矣。若謂公之不容已者爲是我之不容已者，爲非公之不容已者，是聖學我之不容已者，是異學則吾不能知之矣。公之不容已者，是知其不可以已而必欲其不已者，爲真不容已；我之不容已者，是不

知其不容已而自然不容已者，非孔聖人之不容已。則吾又不能知之矣。恐公於此尚有執已自是之病，在恐未可遽以人皆悅之而遂自以爲是，而遽非人之不是也。恐未可遽以在邦必聞而遂居之不疑，而遂以人盡異學，通非孔孟之正脉笑之也。我謂公之不容已處若果是，則世人之不容已處總皆是若世人之不容已處誠未是，則公之不容已處亦未必是也。此又我之真不容已處耳。未知是否，幸一教焉。試觀公之行事，殊無甚異於人者。人盡如此，我亦如此。

李氏焚書

卷之一

四

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買地而求種，架屋而求安，讀書而求科第，居言而求尊顯，博求風水以求福壽，十孫種種日用皆爲自己身家計慮，無一釐爲人謀者。及乎開口談學，便說爾爲自己，我爲他人。爾爲自利，我欲利他，我憐東家之饑矣，又思西家之寒難可忍也。某等官上門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肖，會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雖不謹，而肯與人爲善，某等行雖端謹而好以佛法害人，以此而觀所講者，未必公之所行。

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講。其與言顧行。行顧言。何異乎。以是謂非孔聖之訓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說是事。作生意者。但說生意。方田作者。但說力田。鑿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聽之忘厭。倦矣。夫孔子所云。言顧行者。何也。彼自謂於子臣弟友之道。有未能蓋真未之能。非假謙也。人生世間。惟是四者。終身用之。安有盡期。若謂我能則自止。而不復有進矣。聖人知此。最難盡。故自謂未能。已實未能。則說我不能。是言顧其行也。說我未能。實是不能。是

李氏夾書

卷之一

四十五

行顧其言也。故為慊慊。故為有恆。故為主忠信。故為毋自欺。故為真聖人耳。不似今人。全不知己之未能。而務以此四者責人。教人所求于人者重。而所自任者輕。人其有信之乎。聖人不責人之必能。是以人人皆可以為聖。故陽明先生曰。滿街皆聖人。佛氏亦曰。即心即佛。人人是佛。夫惟人人之皆聖人。也是以聖人無別不容已道理。可以示人也。故曰。予欲無言。夫惟人人之皆佛也。是以佛未嘗度眾生也。無眾生相。安有人相。無道理相。安有我相。無我相。故能舍己無

人相。故能從人非強之也。以親見人人之皆佛。而善與人同。故也。善既與人同。何獨於我而有善乎。人與我既同此善。何有一人之善而不可取乎。故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後人推而誦之曰。即此取人為善。便自與人為善矣。舜初未嘗有欲與人為善之心也。使舜先存與善之心。以取人。則其取善也。必不誠。人心至神。亦遂不之與舜。亦必不能以與之矣。舜惟終身知善之在人。吾惟取之而已。耕稼陶漁之人。既無不可取。則千聖萬賢之善。獨不可取

李氏夾書

卷之一

四十六

乎。又何必專學孔子而後為正脉也。夫人既無不可取之善。則我自無善。可與無善。可言矣。然則子禮不許講學之談。亦太苦心矣。安在其為挫抑桺老。而必欲為桺老伸屈。為桺老遮護至此乎。又安見其為子禮之口過。而又欲為子禮掩蓋之邪。公之用心。亦太瑣細矣。既已長篇大篇書行世間。又令別人勿傳。是何背戾也。反覆詳翫。公之用心。亦太不直矣。且子禮未嘗自認以為已過。縱有過。渠亦不自蓋覆。而公乃反為之覆。此誠何心也。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

食人皆見而又皆仰今之君子豈徒順之而又爲之辭公其以爲何如乎柳老平生正坐冥然寂然不以介懷故不長進公獨以爲柳老誇又何也豈公有所憾於柳老而不欲其長進邪然則子禮之愛柳老者心髓公之愛柳老者皮膚又不言可知矣柳老於子禮爲兄渠之兄弟尚多也而獨注意於柳老柳老又不在仕途又不與之鄰舍與田無可爭者其不爲毀柳老以成其私又可知矣既無半點私意則所云者純是一片赤心公固聰明何獨昧此乎縱子禮之言

李氏焚書卷之一

聖

不是則當爲子禮惜而不當爲柳老憂若子禮之言是則當爲柳老惜固宜將此平日自負孔聖正脉不容已真機直爲柳老委曲開導柳老惟知敬信公者也所言未必不入也今若此則何益於柳老柳老又何貴於與公相知哉然則子禮口過之稱亦謂無可奈何姑爲是言以逭責耳設使柳老所造已深未易窺見則公當大爲柳老喜而不必患其介矣何也邈邈不見知而不悔此學的也衆人不知我之學則吾爲賢人矣此可喜也賢人不知我之學則我爲

聖人矣又不愈可喜乎聖人不知我之學則吾爲賢人矣尤不愈可喜乎當時知孔子者唯顏子雖子貢之徒亦不之知此真所以爲孔子耳又安在平必於子禮之知之也又安見其爲挫抑柳老使劉金吾諸公輩輕視我等也邪我謂不患人之輕視我等我等正自輕視耳區區護名何時遮蓋得完邪且吾聞金吾亦人傑也公切切焉欲其講學是何主意豈以公之行履有加於金吾邪若有加幸一一示我我亦看得見也若不能有加而欲彼就我講此無益之虛談

李氏焚書卷之一

聖

是又何說也吾恐不足以誑三尺之童子而可以誑豪傑之士哉然則孔子之講學非與孔子直謂聖愚一律不容加損所謂麒麟與凡獸並走凡鳥與鳳皇齊飛皆同類也所謂萬物皆吾同體是也而獨有出類之學唯孔子知之故孟子言之有味耳然究其所出類者則在于巧中焉巧處又不可容力今不於巧用力處參究而唯欲於致力處着脚則已先墮矣傳之秘矣此爲何等事而又可輕以與人談邪公聞此言必以爲異端人只宜以訓蒙爲事而但借

明明德以爲題目可矣何必說此虛無寂滅之教以眩惑人邪夫所謂仙佛與儒皆其名耳孔子知人之好名也故以名教誘之大雄氏知人之怕死也故以死懼之老氏知人之貪生也故以長生引之皆不得已權立名色以化誘後人非眞實也唯顏子知之故曰夫子善誘今某之行事有一不與公同者乎亦好做官亦好富貴亦有妻孥亦有廬舍亦有朋友亦會賓客公豈能勝我乎何爲乎公獨有學可講獨有許多不容已處也我既與公一同則一切棄人倫離妻

卷之一

四九

未嘗有一件不與公同也但公爲大官耳學問豈因大官長乎學問如因大官長則孔孟當不敢開口矣且東郭先生非公所得而擬也東郭先生專發掘陽明先生良知之旨以繼往開來爲已任其妙處全在不避惡名以抹同類之急公其能此乎我知公詳矣公其再勿說謊也須如東郭先生方可說是與不容已近時唯龍溪先生足以繼之近溪先生稍能繼之公繼東郭先生終不得也何也名心太重也回覆太

多也實多惡也而專談志仁無惡實偏私所好也而專談泛愛博愛實執定已見也而專談不可自是公看近溪有此乎龍溪有此乎況東郭哉此非強爲爾也諸老皆實實見得善與人同不容分別故耳既無分別又何惡乎公今種種分別如此舉世道學無有當公心者雖以心齋先生亦在雜種不入公殼率矣況其他乎其同時所喜者僅僅胡廬山耳麻城周枏塘新邑吳少虞只此二公爲特出則公之取善亦太狹矣何以能明明德於天下也我非不知敬順公之

李氏焚書

卷之一

五十一

爲美也以齊人莫如我敬王也一非不知順公則公必愛我公既愛我則合縣士民俱禮敬我吳少虞亦必敬我官吏師生人等俱來敬我何等好過日子何等快活但以衆人俱來敬我終不如公一人獨知敬我公一人敬我終不如公之自敬也吁公果能自敬則予何說乎自敬伊何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毋自欺求自慊慎其獨孔聖人之自敬者蓋如此若不能自敬而能使人敬之有也所謂本亂而求末之治無是理也故曰道是皆以脩身爲本此正脈也此至理

簡之學守約施博之道故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
平者莫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上老
老而民興孝更不言如何去平天下但只道修身三
字而已孔門之教如此而已吾不知何處更有不容
已之說也公勿以修身爲易明明德爲不難恐人便
不肯用工夫也實寔欲明明德者工夫正好艱難在
埋頭二三十年尚未得到手如何可說無工夫也龍
溪先生年至九十自二十歲爲學又得明師所探討
者盡天下書所求正者盡四方人到末年方得實詣

李氏焚書

卷之二

三十一

可謂無工夫乎公但用自已工夫勿愁人無工夫用
也有志者自然來共學無志者雖與之談何益近溪
先生從初聞道一第十年乃官至今七十二歲猶歷
涉江湖各處訪人豈專爲傳法計與蓋亦有不客已
者彼其一生好名近來稍知藏名之法歷江右兩浙
始蘇以至林陵無不遍學不去參訪雖弟子之求師
者有若彼之勤者可知致了良知更無工夫乎然則

某偶爾遊方之外略示形骸虛幻於人世如此且因

田終荒穰穰公無以爲善陽源之見而弃忽之也
古人甚好察此言耳名乃錮身之鎖聞近老一路無
一人相知信者極端初在家時讀其書便十分相信
到南昌則七分至建昌又減二分則得五分耳及乎
到南京雖求一分相信亦無有矣柳塘之徒曾子雖
有一二分相信大槩亦多驚誅焦弱族自謂聰明特
達方子及亦以豪傑自負皆弃置大法師不理會之
矣乃知真具隻眼者舉世絕少而坐令近老受遞世
不見知之妙用也至矣近老之善藏其用也曾子回

李氏焚書

卷之一

三三

對我言曰近老無知者唯先生一人知之吁我若不
知近老則近老有何用乎惟我一人知之足矣何用
多知乎多知即不中用猶是近名之累曷足貴與故
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吾不甘近老之太尊貴也近
老於生豈同調乎正爾似公舉動耳乃生深信之何
也五臺與生稍相似公又謂五臺公心熱僕心太冷
吁何其相馬於牝牡驢黃之間也

○答鄧明府

某偶爾遊方之外略示形骸虛幻於人世如此且因

此名雖謫於一時所謂賢聖大人者茲承過辱
其肉骨不替此笑何能謝第日者奉教
有未盡請益者謹略陳之夫舜之好察邇言者予
謂非至聖則不能察非不自聖則亦不能察也已至
於聖則自能知衆言之非邇無一邇言而非真聖人
之言者無一邇言而非真聖人之言則天下無一人
而不知真聖人之入明矣非強爲也彼蓋曾實用知
人之功而真見本來面目無人故也實從事爲我之
厚而親見本來面目無我故也本來無我故本來無

李氏焚書

卷之一

五九

聖本來無聖又安得見之而天下之人之
非聖人邪本來無人則本來無邇又安見
邇言之不可察而更有聖人之可以察也邪故
曰自耕稼陶漁無非取諸人者山之中木石居
而鹿豕遊而所聞皆善言所見皆善行也此豈強爲
法如是故今試就生一人論之生狷隘人也所相與
處至無幾也間或見一二同參從入無門不免生著
此百姓日用處提撕一番如好貨如好色如
如多積金寶如多買田宅爲子孫謀博

求風水爲兒孫福廕凡此一切治生產業等事
所共好而其習其知而其言者是真邇言也於此
果能反而求之頓得此心識得本來面目則無始曠
未明大事當下了畢此予之實證實得處也而皆
由於好察邇言得之故不識諱忌時時提唱此語而
令師反以我爲害人誑誘他後生小子深痛惡我不
知他之所謂後生小子卽我之後生小子也我又安
忍害之但我之所好察者百姓日用之邇言也則我
亦與百姓同其邇言者而奈何令師之不好察也生

李氏焚書

卷之一

六十

言及此非自當于大舜也亦以不自見聖而能見人
人之皆聖人者與舜同也不知其言之爲邇而能好
察此邇言者與舜同也今試就正於門下門下果以
與舜同其好察者是乎不與舜同其好察者是乎自
然好察者是乎強以爲邇言之中必有至理然後從
而加意以察之者爲是乎愚以爲強而好察者或可
強于一時必不免敗缺於終身可勉強于衆人之前
終不免敗露于衆人之後也此豈予好求勝而務
欲勝師之必爭勝哉蓋此正舜蹠之分利與善惡

間至甚可畏而至甚不可以不察也。既繫友朋性命，
真切甚於肉骨，容能自己而一任其不知察乎？俗
不知謬謂生於令師有所言說，非公聰明孰能遽信。
予之衷亦也哉。然此好察邇言，原是要緊之事，亦原
是最難之事。何者？能好察則得本心，然非實得本心
者，決必不能好察。故愚每每大言曰：如今海內無人
正謂此也。所以無人者，以丑之學者，但知欲做無我，
無人工夫，而不知其無我，自不容做也。若有
做作，即有安排便。
然已欺人不能

氏家書

卷之一

十一

誠意之病，欲其自得終無日矣。然愚雖以此好察，日
望於令師，亦豈敢遂以此好察邇言，取必於令師也
哉？但念令師於此未可遽以為害人，使人反笑令師
耳。何也？若以為害人，則孔子仁者人也之說，孟氏仁
人心也之說，達磨西來單傳直指諸說，皆為欺世誣
人作誑語，以惑亂天下後世矣。尚安得有周程尚安
得有陽明心齋大洲諸先生及六祖馬祖臨濟諸佛
祖事邪？是以不得不為法辨耳。千語萬語只是一語，
千辯萬辯不出一辯。恐令師或未能察，故因此附發。

於大智之前，莫有方便，或為我轉致之耳。且愚之所
好察者，邇言也。而吾身之所履者，則不貪財也不好
色也不居權勢也不患失得也不遺居積於後人也。
不求風水以圖福蔭也。言雖邇而所為復不邇者，何
居愚以為此特丑之人不知學問者以為不邇耳。自
大道觀之，則皆邇也。未曾問學者以為邇耳。自大道
視之，則皆不邇也。然則人人各自有一種方便法門，
既不俟取法於予矣。況萬物竝育，原不相害者，而謂
予能害之可歟？吾且以邇言證之。凡今之人，自生至

氏家書

卷之一

十一

自一家以至萬家，自一國以至天下，凡邇言中事，
執待教而後行乎？趨利避害，人人同心，是謂天成，是
謂衆巧。邇言之所以為妙也。大舜之所以好察而為
古今之大智也。今令師之所以自為者，未嘗有一毫
自背於邇言，而所以誑學者，則必曰：專志道德，無求
功名，不可貪位慕祿也，不可忘得患失也，不可貪貨
貪色，多買寵妾田宅為子孫業也。視一切邇言皆如
毒藥利刃，非但不好察之矣。審如是其誰聽之？若曰
我亦知丑之人，惟邇言是就，必不我聽也。但為人宗

師不得不如此立論以教人耳。果如此自不妨古昔皆然。皆以此教導愚人。免使法堂章加深三尺耳矣。但不應昧却此心。便說我害人也。班間未有以大舜望人。而乃以為害人者也。以大舜事令師。而乃以為慢令師者也。此皆至邇至淺至易曉之言。想令師必然聽察。第此時作惡已深。未便翻然若江河決耳。故敢直望門下。惟門下大力自能握此旋轉機權也。若曰居士向日儒服而強談佛。今居佛國矣。又強談儒。則於令師當絕望矣。

李氏焚書卷之一

復周柳塘

弟早知兄不敢以此忠告也。夫彼專談無善無惡之學。我則以無善無惡為。於彼前而又談遷善去惡事。則我為無眼人矣。彼專談遷善去惡之學者。我則以遷善去惡望之。若於彼前而不責以遷善去惡事。則我亦為無眼人矣。惟是一等無緊要人。一言之失。不過自失。一行之差。不過自差。於班無與可勿論也。若特地出來。要扶綱常。立人極。繼往古。開羣蒙。有如許擔荷。則一言之失。乃四海之所觀聽。一

行之謬。乃後生小子輩之所效尤。豈易放過乎。如登特於班上。為無要緊人。息焉游焉。直與艸木同腐。故自視其身。亦遂為朽敗不堪復用之器。任狂恣意。誠不足責也。若如二老。自負何如。關繫何如。而可輕邪。弟是以效孔門之忠告。竊前賢之善道。卑善柔之賤態。附直諒之後。列直欲以完名全節。付二老。故遂不自知其犯于不可則止之科耳。雖然。二老何如人。稱夫以我一無要緊之人。我二老猶時時以遷善改過望之。況如耿老。而猶不可以遷善去惡之說進乎。而李氏焚書卷之一

寄答大中丞

觀二公論學。一者說得好聽。而未必皆其所能行。一者說得未見好聽。而皆其所能行。非但已能行。亦衆人之所能行也。已能行而後言。是謂先行其言。已未能行而先言。則謂言不顧行。吾從其能行者而已。從衆人之所能行者而已。夫知己之可能。又知人之

皆可能是已之善與人同也是無已而非人也而何已之不能舍既知人之可能又知已之皆可能是人之善與已同也是無人而非已也而何人之不可從此無人無已之學參贊位育之實扶立教之原蓋真有見于善與人同之極故也今不知善與人同之學而徒慕舍已從人之名是有意於舍已也有意舍已即是有人有意從人即是有人況未能舍已而徒言舍已以教人乎若真能舍已則二公皆當舍矣今皆不能舍已以相從又何日夜切切以舍已言也教

李氏焚書

卷之

三

人言舍已而自不能舍則所云舍已從人皆妄也非大舜舍已從人之謂也言舍已者可以反而思矣真舍已者不見有已不見有已則無已可舍無已可舍故曰舍已所以然者學先知已故也真從人者不見有人不見有人則無人可從故曰從人所以然者學先知人故也今不知已而但言舍已不知人而但言從人毋怪其執悖不舍堅拒不從而又日夜言舍已從人以欺人也人其可欺乎徒自欺耳毋他扶立教之念爲之祟也扶立教之念先知先

之先也先知先覺之任好臣所教之心爲之驅也以故終日言扶立而未嘗扶得一時其與未嘗以扶立爲已任者等耳終日言立教未嘗教得一人其言而過其行者非邪所謂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者又非邪吾謂欲得扶立須如海剛峰之憫世方可稱真扶立人矣欲得立教須如嚴寅所之宅身方可稱真立教人矣然二老有扶立教之實而絕口不道扶立教之言雖絕口不道扶立教之言人亦

李氏焚書

卷之

三

未嘗不以扶立教之言爲之實而自謂其名可乎且所謂扶立教參贊位育者雖能替侏跛亦能之則仲子之言既已契於心矣然得立教成得參贊位育亦不過能侏跛替之所能者有何奇巧而必欲以爲天下之重而任之邪若不信侏跛替之能參贊位育而別求所謂參贊位育以勝之以爲今之學道者皆自私自利而不知此則亦不得謂之參贊位育矣是一已之位育參贊也聖人不如是也

李氏焚書卷之一

李氏焚書卷之二

書答

○與莊純夫

日在到知葬事畢可喜可喜人生一逝如此而已相聚四十餘年情境甚熟亦猶作客并州既多時自同故鄉難遽離割也夫婦之際恩情尤甚兼以辛勤拮据有內助之益若平日有如賓之敬齊眉之誠孝友忠信損已利人勝似今世稱學道者徒有名而無實則臨別猶難割捨也何心婦行婦功婦言婦德自欣

李氏焚書

卷之二

一

令人思念爾岳母黃空人是矣獨有此事不信人言稍稍可憾餘則皆今人所未有我雖鐵石作肝能不慨然況臨老各天不及永訣邪已矣已矣自聞訃後無一夜不入夢但俱不知是死豈真到此乎抑吾念之魂自相招也想他平生謹慎必不輕履僧堂然僧堂一到亦有何妨要之皆未脫灑耳既單有魂靈何男何女何遠何近何拘何礙若猶如舊日拘礙不通則終無出頭之期矣即此魂靈猶在便知此身不滅自然無所拘礙而更自作拘礙可乎即此無拘



無礙便是西方淨土極樂世界更無別有西方也純夫可以此書焚告爾岳母之靈俾知此意勿貪托生之樂一處胎中便有隔陰之昏勿貪入天之供一生天上便受供養頓忘卻前生自由自在夙念報盡業現還來六趣無有窮時矣爾岳母平日為人如此決生天上無疑須記吾語莫忘卻雖在天上時時不忘記取等我壽終之時一來迎接則轉轉相依可以無錯矣或暫寄念佛場中尤妙或見我平生交遊我平日所敬愛者與相歸依以待我至亦可幸勿食

李氏焚書

卷之二

二

受胎再托生也純夫千萬焚香化紙錢苦三三遍對靈叮囑明白誦說則空人自能知之

○○復焦弱侯

冲庵方履南京任南北中外尚未知稅駕之處而約我於明月樓舍穩便就跋涉株守空山為侍郎守院則亦安用李卓老為哉計且住此與無念鳳里近城數公朝夕龍湖之上所望兄長盡心供職弟嘗謂世間有三等人致使世間不得太平皆由兩頭照管第一等怕居官束縛而心中又合不得官既苦其外又

苦其內此其人頗高而其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得自在第等是也又有一等本爲富貴而外矯詞以爲不願實欲托此以爲榮身之梯又兼採道德仁義之事以自蓋此其人身心俱勞無足言者獨有一等怕作官便舍官喜作官便作官喜講學便講學不喜講學便不講學此一等人身心俱泰手足輕安既無兩頭照顧之患又無掩蓋表揚之醜故可稱也趙文肅先生云我這箇嘴張子這箇臉也做了閻老始信萬事有前定只得心閒一日便是便空一日

李氏焚書

卷之二

名富貴與夫道德性命何曾束縛人人自束縛耳有出門如見大賓篇說書附往請教大抵聖言切實有用不是空頭若如說者則安用聖言爲邪並問講學諸書明快透髓自古至今未有如龍溪先生者第舊收得頗全今俱爲人取去諸朋友中讀經既難讀大慧法語又難惟讀龍溪先生書無不喜者以此知先生之功在天下後世不淺矣楊復所心如穀種論及惠迪從逆作是大作家論首三五引透教明甚可惜未後作道理不稱耳然今人要未能作此今之學者

官重於名名重於學以學起名以名起官循環相生而卒歸重於官使學不足以起名名不足以起官則視棄名如敝箒矣無怪乎有志者多不究學多以我輩爲真光棍也於此有恥則羞惡之心自在今於言不顧行處不知羞惡而惡人作妄所謂不能三年喪而小功是察是也悲夫近有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說書一篇並問人誰不說我能知人然夫子獨以爲患而帝堯獨以爲難則並問自說能知人者皆妄也於問學上親切則能知人能知人則能自知是

李氏焚書

卷之二

知人爲自知之要務故曰我知言人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於用並上親切不虛則自能知人能知人則由於能自知是自知爲知人之要務故曰知人則知能官人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先務者親賢之謂也親賢者知賢之謂也自古明君賢相就不欲得賢而親之而卒所親者皆不賢則以不知其人之爲不賢而妄以爲賢而親之也故又曰不知其人可乎知人則不失人不失人則天下安矣此堯之所難夫子大聖人之所深患者而並人乃易視之嗚呼亦

何其猖狂不思之甚也況乎以一時之喜怒一人之愛憎而欲視天下高蹈遠引之士混俗和光之徒皮毛臭穢之夫如周丘其人者哉故得位非難立位最難者但取一槩順己之侶尊己之輩則天下之士不來矣今誦詩讀書者有矣果知人論世否也平日視孟軻若不足心服及至臨時恐未能如彼尚論切實可用也極知世之學者以我此言爲妄誕逆耳然逆耳不受將未免復蹈同心商證故轍矣則亦安用此大官以誑朝廷欺天下士爲哉毒藥利病刮骨刺血

韓氏焚書

卷之二

五

非大勇如關雲長者不能受也不可以自負孔子孟軻者而顧不如一關義勇武安王者也蘇長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驚天動地世人不知祇以文章稱之不知文章直彼餘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弟於全刻抄出作四冊俱世人所未取世人所取者世人所知耳亦長公俯就世人而作也至其真洪鐘大呂大扣大鳴小扣小應俱繁精神髓骨所在弟今盡數錄出時一披閱心事宛然如對長公披襟面語憾不得再寫一部呈法請教爾

印出今學生手書程朱遺稿初場二場三場畢具矣龍溪先生全刻千萬記心遺我者近溪先生刻不足觀也近溪諸語錯雜情者乃能觀於言語之外不然未免友加繩東非如王先生字字皆解脫門得者讀之足以印心未得者讀之足以證入也

○○○又與焦弱疾

鄭子玄者丘長孺父子文會友也文雖不如其父子而質實有恥不冒講學亦可喜故喜之蓋彼全不曾親見顏曾思孟又不曾親見周程張朱但見今之講

李氏焚書

卷之二

六

周程張朱者以爲周程張朱實實如是爾也故恥而不冒講不講雖是過然使學者恥而不講以爲周程張朱卒如是而止則今之講周程張朱者可誅也彼以爲周程張朱者皆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講道德說仁義自若也又從而曉曉然語人曰我欲厲俗而風世彼謂敗俗傷世者莫甚於講周程張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講然則不講亦未爲過矣黃生過此聞其自京師往長蘆抽豐復跟長蘆長官別赴新任至九江遇

顯者乃含舊從新隨轉而北衝風冒寒不顧年老生
成既到麻城見我言曰我欲遊嵩少彼顯者亦欲遊
嵩少拉我同行是以至此然顯者俟我於城中勢不
能一宿同日當復道此道此則多聚三五日而別茲
卒卒誠難割捨云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實
爲林汝寧好一口食難割捨耳然林汝寧向者三任
彼無一任不往往必滿載而歸茲尚未厭足如餓狗
思想隔日房乃敢欺我以爲遊嵩少夫以遊嵩少藏
林汝寧之抽豐來賺我又恐林汝寧之疑其爲再尋
已也復以捨不得李卓老來訪李卓老以賺林
汝寧名利兩得身行俱全我亦汝寧皆在黃生術
中而不悟可不謂巧乎今之道學何以異此由此觀
之今之所謂聖人者其與今之所謂山人者一也特
有幸不幸之異耳幸而能詩則自稱曰山人不幸而
不能詩則辭卻山人而以聖人名幸而能講良知則
自稱曰聖人不幸而不能講良知則謝卻聖人而以
山人稱展轉反覆以欺世獲利名爲山人而心同商
賈曰談道德而志在穿窬夫名山人而心商賈既已

可鄙矣乃反掩抽豐而顯嵩少謂人可得而欺焉
可鄙也今之講道德性命者皆遊嵩少者也今之
得患失志於高官重祿好田宅美風水以爲子孫
者皆其託名於林汝寧以爲舍不得李卓老者也
則鄭子玄之不肯講學其不足怪矣且商賈亦何可
鄙之有挾數萬之貲經風濤之險受辱於關吏忍詬
於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結於
卿大夫之門以後可以收其利而遠其害安能傲然
而坐於公卿大夫之上哉今山人者名之爲商賈則
其實不持一文稱之爲山人公卿之門不復雖
然我寧無官是乎然安知我之行之心而釋
迎其末以欺世而盜名也有則幸爲我加誅我不護
痛雖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買田宅求風水等决知
免矣

○復鄧鼎石

杜甫非未陽之賢則免於大水之厄相如非臨邛
則程鄭卓王孫輩當被焚燒視之矣勢到逼迫時一
粒一金一青目便高價倍價理勢然也第此時此

除大難爲區處耳謹謝謹謝焦心勞思雖知情不容已然亦無可如何祇得盡吾力之所能爲者聞長沙衡永間大熟襄漢亦好但得官爲糴本付託得人不拘上流下流或麥或米令價糴上戶各齎銀兩前去出產地而糴買流水不絕運到水次官復定爲平價貧民來糴者不拘銀數多少少者雖至二錢三錢亦與方便但有銀到卽流水收銀給票令其自赴水次搬取出糴者有利則樂於趨事而糴本自然不失貧民來轉糴者既有糧有米有穀有麥亦自然不慌矣

李氏焚書

卷之二

至於給票發穀之間簡便易人不至不帶則自有仁慈父母在且當此際使一公便受一分賜其感戴父母又自不同也僕爲在今日其所當爲與所得爲所急急爲者不過如此若曰揀荒無奇策此則俗儒之妄談何可聽哉班間何事不可處何時不可揀平堯無九年水以有揀水之奇策也湯無七年旱以有揀旱之奇策也彼謂蓄積多而備先具者特言其豫備之一事非臨時揀之之策也惟是班人無才無術或有才術又恐利害及身百般趨避故亦遂因循

不遇安坐待斃然雖自謂不能而未敢遽謂人皆不能也獨有一等俗儒已所不能爲者俱謂人決不能爲而又敢倡爲大言曰揀荒無奇策嗚呼斯言出而阻天下之揀荒者必此人也然則俗儒之爲天下虐其毒豈不甚哉

○寄答京友

才難不其然乎今人盡知才難盡能言才難然竟不知才之難才到面前竟不知愛幸而知愛竟不見有若已有者不啻若自其已出者嗚呼無望之矣舉春

李氏焚書

卷之二

秋之天下無有一人能悟聖人之才者故聖人特發此嘆而深美於唐虞之隆也然則才固難矣猶時時有之而惜才者則千古未見其人焉孔子惜才矣又知人之才矣而不當其位入齊而知晏平仲居鄭而知鄭子產聞吳有季子直往觀其葬其惜才也如此使其得志宵使之湮滅而不見哉然則孔子之嘆才難非直嘆才難也直嘆惜才者之難也以謂生才難雖甚不可不愛惜也夫才有巨細有巨才矣而不難第則無憑雖惜才其如之何幸而登上第有憑據

可藉手以薦之矣。而年已過時，則雖才如張襄陽，亦安知聽者不以過時而遂弃其受薦者？又安知其不以既老而自懈乎？夫凡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處必寡，其瑕疵處必多，非真具眼者與之言，必不信。當此數者，則雖大才又安所施乎？故非自己德望過人，才學冠世，為當事者所倚信，未易使人信而用之也。

○與曾子

昨見公令，我兩個月心事頓然冰消凍解也。乃知向

李氏焚書

卷之二

七

之勸我者，祇為我添油燃薪耳。而公絕無一語勸渠之意，愈覺不加。故我不覺心醉矣。已矣。已矣。自今以往，不復與柳老為怨矣。夫世間是與不是，亦何常之有？乃羣公勸我者，不曾於是非之外有所發明，而欲我藏其宿怨以外為好，合是以險側小人事我也。苟得面交，即口蜜腹劍，皆不顧之矣。以故所是愈堅，而愈不可解。昔年朱仲晦之言曰：「隱者多是帶性負義之人，僕隱者也，負氣人也。」路見不平，尚欲拔刀相

荷。不過良朋勝友，其迷何時？遂乎以此想勝已之友，一日不可離也。嗟乎，楚倥既逝，而切骨之談，周聞友山日疎，而苦口之言，不至僕之迷久矣。何特今日也？自今已矣，不復與柳老為怨矣。且兩人皆六十四矣，縱多壽考，決不復有六十四年在人世上矣。如僕者，非但月化，亦且日衰，其能久乎？灰期已逼，而豪氣尚在，可笑也已。

○與曾子

聞公欲離髮，此豈不可？公有妻妾田宅，且未有子，未

李氏焚書

卷之二

九

有子，則妻妾田宅何所寄託？有妻妾田宅，則無故割棄，非但不仁，亦甚不義也。果生以道念真切，在家方便尤勝出家萬倍。今試問：公果能持鉢治門丐食乎？果能窮餓數日不求一餐於人乎？若皆不能，而猶靠田作過活，則在家修行不更方便乎？我當初學道，非但有妻室，亦且為宰官，奔走四方，往來數萬里，但覺學問日日得力，耳後因寓楚，欲親就良師友，而時時苦不有留，故令小婿小女送之歸。然有親女外甥，朝夕伏侍，居官俸餘，又以盡數交與，只留我一身在

外則我黃空人雖然回歸我實不用牽掛以故我得安心寓此與朋友嬉遊也其所以落髮者則因家後閑雜人等時時望我歸去又時時不遠千里來迫我以俗事強我故我剃髮以示不歸俗事亦決然不肖與理也又此間無見識人多以異端目我故我遂爲異端以成彼豎子之名兼此數者陡然去髮非其心也實則以年紀老大不多時居人丑矣如公壯年正好生子正好做人正好向上且田地不多家業不大又正好過日子不似大富貴人家計滿目無半點閒

李氏焚書

卷之二

空也何必落髮出家然後學道乎哉非落髮出家始學道也千葛記取

答劉方伯書

此事如饑渴然饑定思食渴定思飲夫天下曷嘗有不思食飲之人哉其所以不思食飲者有故矣病在雜食也今觀大地衆生誰不犯是雜食病者雜食謂何見小而欲速也所見在形骸之內而形骸之外則不見也所欲在數千世之久而萬億世數則不欲也夫功名富貴大地衆生所以奉此七尺之身者也是

形骸以內物也其急空也是故終其身役役焉禁此以奉此身直至百歲而後止是百歲之食飲也其在百歲之內者所共饑渴而求也而不知止者猶笑之曰是奚足哉男兒須爲子孫立不拔之基安可以身歟而遂止乎於是卜宅而求諸陽卜地而求諸陰務圖吉地以覆蔭後人是又數十世之食飲也凡食此數十世之食飲者所共饑渴而求也故或積德於冥冥或施報於昭昭其用心至繁至密其爲類至賤至衆殊皆貪此一口無窮茶飯以貽後人耳而賢者

李氏焚書

卷之二

人天之曰此安能久此又安足云云夫形骸外矣勞其心以事形骸智者不爲也況復勞其形骸以爲兒孫作牛馬乎男兒生世要當立不朽之名是啖名者也名既其所食啖之物則饑渴以求之亦自無所不至矣不知名雖長久要與天壤相敵者也故天地有盡則此名亦盡安得久乎而達者又笑之曰名與身孰親夫役此心以奉此身已謂之愚矣況役此心以求身外之名乎然則名不親于身審矣而乃謂名重而名不稱者又何說也蓋衆人之病病在好利

若之病病在好名苟不以名誘之則其言不入夫惟
漸次導之使令歸實歸實之後名亦無有故曰夫子
善誘然顏氏沒而能知夫子之善誘者亡矣故顏子
沒而夫子善誘之術遂窮吁大地衆生惟其見小而
欲速故其所食飲者盡若此止矣而達者其誰乎而
欲其思孔顏之食飲者不亦難乎故愚謂千載而下
雖有孔子出而善誘之亦必不能易其所饑渴以就
吾之食飲也計惟有自飽自歌自飲自舞而已況如
生者方外托身離羣遠遊而敢嗷嗷嗷嗷不知自止

李氏雙書

卷之二

以犯非徒無益而且自傷之故然則今之自以爲
孔子而欲誘人使從我者何也何也孔子已不能
得之於顏子之外也其誰與誘之懷以與我共食
飲乎此也邪縱滿盤堆積枯槁之羞盡龍鳳之髓
跪而獻納必遭怒遣而訶斥矣縱或假相承奉聊一
舉筋卽吐噓隨之矣何者原非其所食飲之物自不
宜招呼而求以與之共也然則生孔子之後者講學
終無益矣雖欲不落髮出家求方外之友以爲伴侶
又可得邪然則生乎今之世果終莫與共食飲也

諸君莫與共食飲也已

○答莊純夫書

學問須時時拍掇乃時時受用縱無人講亦須去尋
人講蓋日講則日新非爲人也乃專專爲已也龍溪
近溪二大老可以觀矣渠豈不知此事無巧法邪佛
祖真仙大率沒身於此不衰也今人不知皆以好度
人目之卽差却題目矣

○與周友山書

不肖株守黃麻一十二年矣近日方得一覽黃鶴之

李氏雙書

卷之二

之還弟友覆思之平生寔未曾會得一人不知所惑
何人也然左道之稱弟實不能逃焉何也孤居日久
善言固聞兼以衰朽怖死念深或恐犯此耳不意憂
患者乃肩垂大慈悲教我如此也卽日加冠鬚髮復
完本來面目二三侍者人與員帽一頂全不見有僧
相矣如此服善從教不知可道左道之誅否想仲尼
不爲已甚諸公遵守孔門家法決知從寬發落許其
改過自新無疑然事勢難料情理不常若中其禁約

不輕恕務欲窮之於其所往則大地皆其禁域又安所逃歟乎弟於此進退維谷將欲明日遂行則故舊難捨將遂微服過宋則司城貞子未生兄高明爲我商之如何然弟之改過實出本心蓋一向以貪佛之故不自知其陷於左道非明知故犯者比也既係誤犯則情理可恕既已改過則更宜加獎使其饒食又不但直赦其過誤已也倘有如此弟當托兄先容納拜大宗師門下從頭指示孔門親民學術庶幾行年六十有五猶知六十四歲之非乎

又與朋友山書

宗教塔事甚足但念我既居之樂又無朋友之樂然孤獨無與晤語只有一室可以厝骸可以娛老幸隨我意勿見阻也至三身之後或遂爲登臨之會或遂爲讀書之所或遂爲瓦礫之場則非智者所能逆爲之圖矣古人所見至高只是合下見得甚近不能爲子子孫孫萬年圖謀也汾陽之宅爲寺馬燧之第爲園可遂謂二老無見識乎以禹之神智如此八季勤勞如此功德在民如此而不能必其

孫太康遂爲弊所蔽而失天下則雖智之大且神者亦只如此已矣元祖初平江南問劉秉忠曰自古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何人得之秉忠對曰西方之人得之及後定都燕京築城掘地得一石匣開視乃一匣紅頭蟲復詰問秉忠秉忠對曰異日得陛下天下者卽此物也由此觀之元祖方得天下而卽問失天下之日秉忠亦不以失天下爲不祥侃然致對視亡若存眞英雄豪傑誠不同於時哉秉忠自幼爲僧祖至大都見之乃以釋服相從

我塔事無經營之苦又無抄化之勞聽其自至任其同力只依我規制耳想兄聞此必無疑矣

○與焦漪園

弟今又居武昌矣江漢之上獨自遨遊道之難行已可知也歸與之歎豈得已邪然老人無歸以朋友爲歸不知今者當歸何所與漢陽城中尚有論說到此者若武昌則往來絕跡而況譚學寫至此一字一淚不知當向何人道當與何人讀想當照舊雜髮歸山

○與劉晉川書

昨約其人來接其人竟不來是以不敢獨自闖入衙門恐人疑我無因自至必有所干與也今日暇否暇則當堂遣人迎我使衙門中人盡知彼我相求只有性命一事可矣緣我平生素履未能取信於人不得不謹防其謗我者非尊貴相也

○與友朋書

顧虎頭雖不通問學而具隻眼是以可嘉周公瑾既通學問又具隻眼是以可嘉也二公皆盛有識見有才料有膽氣智仁勇三者皆備周善藏非萬分不發故人但見其巧於善刀而不見其能於遊刃顧善發然發而不見故人但見其善於遊刃而不見其巧于善刀周收斂之意多平生唯知爲己以故相知少而其情似寡然一相知而膠漆難並矣顧發揚意多平生惟不私己以故相愛甚博而其情似不專然情之所專愛固不能分也何也以皆具隻眼也吾謂二公者皆能知人而不爲知所眩能愛人而不爲愛

答劉晉川書

所發能用人而不爲人所使用者也周莊壘作啞得老子之體是故與之語清淨寧一之化無爲自然之用如以石投水不相逆也所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此等是也最上一乘之人也何可得也顧託孤寄命有君子之風是故半夜叩門必不肖以親爲解而況肩鉅任大扶危持顛肩相辜負哉是國家大可倚仗人也抑又何可得也顧通州人周麻城人

卷之二

十七

弟季近古稀矣單身行遊只爲久期日逼間君鐵棒難支且生世之苦目擊又已如此使我學道之念轉轉急迫也既學道不得不資先覺資先覺不得不遊四方遊四方不得不獨自而受孤苦何者眷屬徒有家鄉之念童僕俱有妻兒之思與我不同志也志不同則難留是以盡遣之歸非我不願有親隨樂于獨自孤苦也爲道日急雖孤苦亦自甘之蓋孤苦日短而極樂世界日長矣久已欲往南北二都爲有道之就二都朋友亦日望我近聞二都朋友又勝矣承示

吳中丞札知我愛我甚然顧通州雖愛我人品亦我所師但通州實未嘗以生歿爲念也此間又有友山又有公家父子則舍此何之乎今須友山北上公別轉乃往南都一遊七十之年有友我者便當安心度日以與之友似又不必奔馳而自投苦海矣吳中丞雖好意第謂不如分我俸資使我蓋得一所禪室于武昌城下草草奉笑可卽以此轉致之

○別劉肖川書

大字公要藥也不大則自身不能庇而能庇人乎且亦有丈夫漢不能庇人而終身受庇於人者也大人者庇人者也小人者庇於人者也大人見識力量與衆不同者皆從庇人而生日充日長日長日昌若徒蔭於人則終其身無有見識力量之日矣今之人皆受庇於人者也初不知有庇人事也居家則庇蔭於父母居官則庇蔭於官長立朝則求庇蔭於宰臣爲邊帥則求庇蔭於中官爲聖賢則求庇蔭於孔孟爲文章則求庇蔭於班馬種種自視莫不皆自以爲男兒而其實則皆孩子而不知也蒙傑凡民之分足

從庇人與庇蔭於人處識取

○○答友人書

或曰李卓吾謂暴怒是學不亦異乎有友答曰卓老斷不說暴怒是學當說暴怒是性也或曰發而皆中節方是性豈有暴怒是性之理曰怒亦是未發中有的吁吁夫謂暴怒是性是誣性也謂暴怒是學是誣學也既不是學又不是性吾真不知從何處而來也或待因緣而來乎每見世人欺天罔人之徒便欲手刃直取其首豈特暴哉縱遭反噬亦所甘心雖死不悔暴何足云然使其復見光明正大之夫言行相顧之士怒又不知向何處去喜又不知從何處來矣則雖謂吾暴怒可也謂吾不遷怒亦可也

○○答以女人學道爲見短書

昨聞大教謂婦人見短不堪學道誠然哉誠然哉夫婦人不出閭閻而男子則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見有長短不待言也但所謂短見者謂所見不出閭閻之間而遠見者則深察乎昭曠之原也短見者只見得百年之內或近而子孫又近而一身而已遠見則超

於形骸之外出乎死生之表極於百千萬億劫不可
算數譬喻之域是已短見者祇聽得街談巷議市井
小兒之語而遠見則能深長乎大人不敢侮於聖言
更不惑於流俗憎愛之口也余竊謂欲論見之長短
者當如此不可止以婦人之見爲見短也故謂人有
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
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又豈可乎設使女人
其身而男子其見樂聞正論而知俗語之不足聽樂
學出丑而知浮丑之不足戀則恐當丑男子視之皆
下流庶幾一過而不可得者今反視之爲短見之人
不亦冤乎冤不冤與此人何與但恐傍觀者醜耳自
今觀之邑姜以一婦人而足九人之數不妨其與周
召太公之流並列爲十亂文母以一聖女而正二南
之風不嫌其與散宜生太顛之輩並稱爲四友彼區
區者特丑間法一時太平之業耳猶然不敢以男女
分別短長異視而況學出丑道欲爲釋迦老佛孔聖
人朝聞夕死之人乎此等若使聞之小人聞之盡當

以閱觀之見索以利女之貴而以文母邑姜爲以
人矣豈不冤甚也哉故凡自負遠見之士須不爲大
人君子所笑而莫汲汲欲爲市井小兒所喜可也若
欲爲市井小兒所喜則亦市井小兒而已矣其爲遠
見乎短見乎當自辨也予謂此等遠見女子正人家
習解善瑞非數百年積德未易生也夫薛濤蜀產也
元微之聞之故求出使西川與之相見濤因走筆作
四友贊以答其意微之果大服夫微之貞元饒匠也
豈易服人者哉吁一文才如濤者猶能使人傾千里
慕之况持黃面老子之道以行道耶豈可得出丑之
人有不心服者乎未之有也不聞龐公之事乎龐公
爾楚之衡陽人也與其婦龐婆女靈照同師馬祖求
出丑道卒致先後化去作出丑人爲今古快事願公
師其遠見可也若曰待吾與市井小兒輩商之則吾
不能知矣

○復取伺老書

丑人獸平常而喜新奇不知言天下之至新奇莫過
於平常也日月常而千古常新布帛菽粟常而寒能

緩饑能飽又何其奇也是新奇正在於平常世人不察及於平常之外資新奇是豈得謂之新奇乎蜀之仙姑是已眾人咸謂其能知未來過去事爭神怪之夫過去則余已知之矣何待他說未來則不必知又何用他說邪故曰智者不惑不惑於新奇以其不憂於未來之禍害也故又曰仁者不憂不憂禍於未來則自不求先知於幻說而為新奇所惑矣此非真能見利不趨見害不避如夫子所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成仁孰能常之故又曰勇者不懼夫合於仁勇三德而後能不厭於平常不惑於新奇則班人之欲知未來而以蜀仙為奇且新又何足怪也何也不智故也不智故不仁故無勇而智實為之先矣

○與李惟清

昨領教深覺有益因知公之所造已到聲聞佛矣青川夫子之鄉居常未曾聞有佛號陡然劇談至此真令人歡悅無量蒙勸論同飯西方甚善但僕以西方是阿彌陀佛道場是他一佛世界若願生彼世界者

李氏焚書

卷之二

三

即是他家兒孫既是他家元孫即得暫免輪迴不為一切天堂地獄諸經所攝是得彼上上品化生者便是他家至親兒孫得近佛光得聞佛語至美矣若上品之中雖佛稍遠上品之下見面亦難況中品與下品乎是以雖生彼亦有退墮者以佛又難見世間俗念又易起一起世間念即墮矣是以不患不生彼正患生彼而不肯住彼耳此又欲生西方者之所當知也若僕則到處為客不願為主隨處生發無定生處既為客即無常住之理是以但可行遊西方而以西方

李氏焚書

卷之二

三

方佛為暫時主人足矣非若公等發願生彼甘為彼家兒孫之比也且佛之世界亦甚多但有世界即便有佛但有佛即便是我行遊之處為客之場佛常為主而我常為客此又吾因果之最著者也故欲知僕千萬億劫之果者觀僕今日之因即可知也是故或時與西方佛坐談或時與十方佛共語或客維摩淨土或客祇桓精舍或遊方丈蓮華或到龍宮海藏天堂有佛即赴天堂地獄有佛即赴地獄何必拘拘於

世間事乎哉天台智者永明壽禪師

專一求生西方乎此不肖之志也非薄西方而不生也。以西方特可以當吾今日之太同耳。若公自當生後何必相拘。所論禁殺生事。即當如命戒殺。又謂僕性氣重者。此則僕實言之。疾從今聞教。即有瘳矣。第亦未可全戒。未可全瘳。若全戒全瘳。即不得入阿修羅之域。與毒龍魔王等為侶矣。

○與明因

世上人總無甚差別。唯學出法。非出格丈夫不能。今我等既為出格丈夫之事。而欲世人知我信我不

李氏文集

卷之五

四

我則直為無可奈何。只為汝等欲學出法者。或為魔所撓亂。不得自在。故不得出頭作魔王。以舉逐之。若汝等何足與辯邪。況此等皆非同住同食飲之輩。我為出世人。光彩不到他頭上。我不為出世人。羞厚不到他等頭上。如何敢來與我理論。對面唾出。亦自不妨。願始終堅心。此件大事。釋迦佛出家時。淨飯王是其親爺。亦自不理。況他人哉。成佛是何事。作佛是何等人。而可以盡間情重為之。

○○與焦弱疾

兄所見者。向年之卓吾耳。不知今日之卓吾。居天淵之懸也。兄所喜者。亦向日之卓吾耳。不知向日之卓吾。甚是卑弱。若果以向日之卓吾為可喜。則必以今日之卓吾為可悲矣。夫向之卓吾。且如彼。今日之卓吾。又何以卒能如此也。此其故可知矣。人但知古亭之人。時時憎我。而不知實時時成我。古人比之美疾。藥石弟今實親領之矣。聞有欲殺我者。得兄分割。乃止。此自感德然。弟則以為生在中國。而不得中國半

李氏文集

卷之五

五

箇知我之人。反不如也。兄胡必勸我復友。弟亦胡必辭。弟亦胡必所有勝我之友。又真能知我者。乃我之友。弟亦胡必以鄧豁渠八十之老。尚能忍於保定。摩天之。弟亦胡必有一食趙大洲之禾。况卓吾子哉。與其不得朋友。而友則牢獄之。戰場之。然固甘如飴也。兄何必救我也。弟猶聞俠骨之香。成猶有烈士之名。豈龍湖之友。所可比邪。大抵不肖於妻孥之手者。必其決志欲於朋友之手者也。此情理之易見者也。唯世無朋友。是以雖

易見而卒不。耳我豈食風水之人邪我豈坐枯
圖寂滅專一爲守厥之鬼之人邪何必龍湖而後可
成認定龍湖以爲塚舍也更可笑者一生學孔子不
知孔夫子道德之重自然足以庇蔭後人乃謂孔林
風水之好足以庇蔭孔子則是孔子反不如孔林矣
不知孔子教澤之遠自然遍及三千七十以至萬萬
世之同守斯文一脉者乃學其誦道學聚徒衆收門
生以博名高圖富貴不知孔子嘗爲求富貴而聚
徒黨乎貧賤如此患難如此至不得已又欲浮海又

李氏焚書

卷之二

二九

欲居九夷而弟子懼然從之不但餓陳蔡被匡圍乃
見相隨不捨也若如今人一日無官則弟子離矣一
日無財則弟子散矣心悅誠服其誰乎非無心悅誠
服之人也無可以使人心悅誠服之師也若果有之
我願爲之歿莫勸我回龍湖也

○與弱侯

客生曾對我言我與公大略相同但我事過便過公
則認真耳予時甚愧其言以謂莊間戲場耳戲文演
得好和歹一時總散何必太認真乎然性氣帶得來

此葉科圖配補

是箇不知討便宜的人可奈何時時得近左右時時
得聞此言庶可漸消此不自愛重之積習也余時之
之答客生者如此今兄之認真夫免與僕同病故敢
遂以此說進蘇長公云莊俗俚語亦有可取之處處
貪賤易處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散難忍痛易忍痛
難余又見規筆亦有甚說得好者樂中有憂憂中有
樂夫當樂時衆人方以爲樂而至人獨以爲憂正當
憂時衆人皆以爲憂而至人乃以爲樂此非及人情
之常也蓋禍福常相倚伏惟至人真見倚伏之機故

氏焚書

卷之二

二九

處憂而不有憂樂人見以爲愚而不知至人得此
微權是以終身常樂而不憂耳所謂落便安處得便
安是也又乚筆云樂時方樂憂時方憂此盡閒一切
庸俗人能耳非大賢事也僕以謂樂時方樂憂時方
憂此八箇字說透盡人心髓矣盡人所以敢相侮者
以我正樂此樂也若知我正憂此樂則彼亦悔矣此
自古至人所以獨操上人之柄不使權柄落在他
手者兄倘以爲然否僕何如人敢吐舌於兄之倚
聊有一管之窺是以不覺潦倒如許

○與方伯兩柬

去季詹孝廉過湖接公手教乃知公大孝人也以先公之故猶能記憶老朽于龍湖之上感念汪本銅道公講學又道公好學然好學可也好講學則不可也好講之於口尤不可也知公非口講者是以敢張言之本銅與公同經欲得公爲之講習此講卽有益後學不妨講矣呵凍泐

○與楊定見

世人之我愛者非愛我爲官也非愛我爲和尚也愛

李氏焚書卷之二

三

我也世人之欲我殺者非敢殺官也非敢殺和尚也殺我也我無可愛則我直爲無可愛之人耳彼愛我者何妨乎我不可殺則我自當受天不殺之祐殺我者不亦勞乎然則我之加冠非慮人之殺和尚而冠之也侗老原是長者但未免偏聽故一切飲食歌氏之門者不欲侗老與我如初猶朝多在武昌倡爲無根言語本欲甚我之過而不知反以彰我之名恐此老不知終始爲此輩敗壞須速達此意於古愚兄弟不然或生他變而令侗老坐受主使之名爲歌氏累

此葉科圖配補

甚不少也小人之說不可密通自古若是特恨此老不覺恐至覺時噬臍又無及此書覽訖卽封寄友山仍書一紙專寄古愚兄弟

○與楊鳳里

醫生不必來爾亦不必來我已分付行李先歸矣我病尚未止其勢必至十月初間方敢出門到此時可令道來取箇的信塔屋既當時胡亂做如今獨不可胡亂居乎世間人有家小田宅祿位名壽子孫牛馬猪羊雞犬等性命非一自宜十分穩當我僧家清高出塵之士不見山寺盡在絕頂白雲層中我只有一副老骨不怕朽也可依我制速爲之

○又與楊鳳里

行李已至湖上一途無雨可謂順利矣我湖上屋低處就低處做高處就高處做可省十分氣力亦又方便低處作佛殿等屋以塑佛聚僧我塔屋獨獨一座高出雲表又係西方妙喜世界矣我回只主張衆人修西廡不許一個閒說嘴曾繼泉可移住大下樓是上樓歌宿

卷之二

○○附衡湘答書

佛高一尺魔高一丈。晉人此言。只要人知有佛。即有魔。如形之有影。聲之於響。必然不相離者。知其必然。便不因而生恐怖心。生退悔心矣。但。有魔而不佛者。未有佛而不魔者。人患不佛耳。毋患魔也。不佛而魔。空佛以消之。佛而魔。愈見其佛矣。佛左右有四天王。八金剛。各執刀劍寶杵。擁護無非。終不藉山鬼伎倆。有限老僧。不答無窮也。自古英雄豪傑。欲建一功。立一節。尚且屈恥忍辱。以

就其事況欲成此一段大事邪

200

丘長孺書來云，翁有老態，令人茫然，楨之於翁，雖心向之，而未交一言，何可老也。及問家人，殊不爾。又讀翁扇頭細書，乃知轉復精健耳。目病一月未大愈，急索焚書讀之。笑語人曰：如此老者，若與之有卻，只宜捧之蓮花座上，朝夕率大衆禮拜，以洩折其福，不宜妄意挫抑，反增其聲價也。

〇〇〇復麻城人書

卷一

謂身在是之外則可謂身在非之外卽不可蓋皆是
見得恐有非於我而後不敢爲耳謂身在害之外則
可謂身在利之外卽不可蓋皆是見得無所利於我
而後不肖爲耳如此說話方爲正當非漫語矣今之
好飲者動以高陽酒徒自擬公知高陽之所以爲高
陽乎若是真正高陽能使西夏叛卒不敢逞能使叛
卒一起卽撲滅不至勞民動衆不必損兵費糧無地
無兵無處無糧亦不必以兵寡糧少爲憂必待募兵
於他方借糧於外境也此爲真正高陽酒徒矣方垂

夫之擊吳楚也。將兵至洛陽。得劇孟。大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得劇孟。吾知其無能為矣。一箇博徒有。烜赫能使真將軍得之。如得數千萬雄兵。猛將然。然得三十萬猛將強兵。終不如得一劇孟。而吳楚失之。其亡便可計。日是謂真正高陽酒徒矣。是以周侯情願為之執盃而控馬首也。漢淮陰費千金覓生左車。得即東嚮坐。西嚮待師事之。以此見真正高陽酒徒之能知人下士。識才尊賢。又如此。故吾以謂真正高陽酒徒可敬也。彼蓋真知此輩之為天下寶。又知此輩之為天下無價寶也。是以深賞惜之。縱然淋漓不入口。亦當以高陽酒徒目之矣。曾聞李邕州之飲詩趙州云。白眼風塵一酒卮。吾徒猶足傲當時。城中季少空相慕。說着高陽總不知。此詩俗子輩視之。便有褒貶。吾以謂皆實語也。情可哀也。漫書到此。似太無謂。然亦因公言發起耳。非為公也。

時有麻城人舊最相愛。後兩季不寄一書。偶寄書便自謂高陽酒徒。貪盃無暇。是以久曠。又自謂身于利害是非之外。故不欲問我於利害是非。

內其尊已卑人甚矣。吁。果若所云。豈不為余之良朋勝友哉。然其怕利害是非之實如此。則其沉溺利害是非為何如者。乃敢大言欺余。時聞靈夏兵變。因發憤感歎於高陽。遂有二十分識。與因記往事之說。設早聞有梅監軍之命。亦慰喜而不發憤矣。

○與河南吳中丞書

僕自祿仕以來。未嘗一日獲罪於法禁。自為下僚以來。未嘗一日獲罪於上官。雖到處時與上官近。然上

李氏焚書 卷之二

三十六

官終不以我為近已者。念我職雖卑。而能自立也。自知參禪以來。不敢一日觸犯于師長。自四十歲以至今日。不敢一日觸犯于友朋。雖時時與師友有諍。有講。然師友總不以我為嫌者。知我無諍心也。彼此各求以自得也。邇居武昌。甚得劉晉老之力。昨冬獲讀與晉老書。欲僕速離武昌。甚感遠地惓惓至意。茲因晉老經過之便。謹付焚書四冊。蓋新刻也。稍能發人道心。故附請教。

○答陸思山

承教方知西事外倭奴水寇不足爲慮蓋此輩舍舟無能爲也特中原有奸者多引結之以肆其狼貪之欲實非真奸雄也特爲高麗垂涎耳諸老素食厚祿抱負不少卓異屢薦自必能博此蜂蠆似不必代爲之慮矣晉老此時想當抵任此老胸中甚有奇抱然亦不見有半箇奇偉卓絕之士在其肺腑之間則亦比今之食祿者聰明忠信可敬而已舍公練熟素養置之家食吾不知天下事誠付何人料理之也些小變態便倉惶失措大抵今古一局耳今日真令人益

李氏焚書

卷之二

三十七

思張江陵也熱甚寸絲不掛故不敢出門

○與周友山

晉老初別尚未覺別後真不堪矣來示云云然弟生平未嘗見有與我綢繆者但不見我觸犯之過免其積怒卽爲幸事安得綢繆也劉晉老似稍綢繆矣然皆以觸犯致之以觸犯致綢繆此亦可也然不可有二也

○與友山

疏中且負知己四字甚妙但不負知己故生殺不計

此葉科圖配補

況毀譽榮辱得喪之小者哉江陵兄知己也何忍自之以自取名邪不聞康德涵之救李獻吉乎但得脫獻吉於獄卽終身廢棄受劉瑾黨誣而不悔則以獻吉知己也士爲知己死久矣且甘焉又何有于廢棄歟但此語只可對以江陵與活溫陵道耳持以語朝士未有不笑我說謊者今惟無江陵其人故西夏叛卒至今負固壯哉梅公之疏請也莫謂秦遂無人也令師想必因其弟高遷抵家又因克念自省回去大有醒悟不復與我計較矣我於初八夜夢見與侗老聚

李氏焚書

卷之二

四十五

顏甚懽悅我亦全然忘記近事只覺如初時一般談說終日此夢又不是思憶若出是憶卽當略記近事安得全無影響也我想日月定有復圓之日圓日卽不見有蝕時迹矣果如此卽老漢有福大是幸事自當復回龍湖約兄同主天臺無疑也若此老終始執拗未能脫然我亦不管我只有盡我道理而已諺曰冤讎可解不可結渠說不解我當自有以解之劉伯倫有言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遂笑而止吾知此老終當爲我一笑而止也此事如此若似可慮然在

今日實為極盛之時向中之日而二三叛卒為極衰
堂專闢竟無石畫是則深可愧者兄可安坐園基收
租築室自為長計邪

○○寄京友書

弟今秋苦痢一疾幾廢矣乃知有身是苦佛祖上仙
所以孜孜學道雖百般富貴至於上登轉輪聖王之
位終不足以易其一盼者以為此分段之身禍患甚
大雖轉輪聖王不能自解免也故窮苦極勞以求之
不殊佛乃是世間一箇極拙極痴人矣舍此富貴好

李氏焚書 卷之二

日子不會受用而乃十二年雪山一席一麥坐令鳥
鵲巢其頂乎想必有至富至貴世間無一物可比尚
者故竭盡此生性命以圖之在世間顧目前者視之
似極痴拙佛不痴拙也今之學者不必言矣中有最
號真切者猶終日皇皇計利避害離實絕根以寶重
此大患之身是尚得為學道人乎坡仙集我有披削
旁註在內每開看便自懽喜是我一伴快心却疾之
書今已無底本矣千萬交付深有來還我大凡我書
皆謂求以快樂自己非為人也

○○與焦弱庵書

昨閒步清涼瞻拜一拂鄭先生之祠知一拂兄之鄉
先哲前賢也一拂自少至老讀書此山寺後之人思
慕遺風祠而祀之今兄亦讀書寺中祠既廢而復立
不亦宜乎歸來讀江寧初志又知一拂於原其先同
為光州固始人氏唐末隨王審知入閩遂為閩人則
余於先生為兩地同鄉是亦余之鄉先哲前賢也且
不獨為兄有而亦不必為兄羨矣一拜祠下便有清
風雖曰閒步以往及使余載壁而還誰謂昨日之步

李氏焚書 卷之二

竟是閒步乎余實於此有公相焉夫先生王牛山門
下高士也受知最深其平素信牛山亦實切至蓋
其心俱以民瘼為急國儲為念但半山過於自信反
以憂民愛國之實心翻成毒民悞國之大害先生切
於目擊乃不顧歿亡誅滅之大禍必欲成吾胡越同舟
之本心卒以流離竄逐年至八十然後老此山寺故
余以謂一拂先生可敬也若但以其一拂而已此不
過鄉黨自好者之所歆羨誰其肯以是而羨先生乎
今天下之平久矣中下之士肥甘是急全不知一拂

爲何物無可言者其中上士砥礪名行一臺
離於繩墨而遂忘却鹽梅相濟之大義則其視先生
爲何如哉余以爲一拂先生真可敬也余之景行先
哲其以是哉今先生之祠既廢而復立吾知兄之敬
先生者亦必以是矣斷然不專專爲一拂故也吾鄉
有九我先生者其於先哲尤切景仰其於愛民憂國
一念尤獨惓惓使其知有一拂先生祠堂在此清涼
間慨然感懷亦必以是惜其未有以告之耳聞之隣
近故老猶能道一拂先生事而舊祠故址廢莫能考

李氏家書

卷之二

四

則以當時無有記之者記之非兄與九我先生與
先賢者後賢之所資以模範者先賢之所賴以
表章立碑于大書姓字
吁名垂萬世可讓也哉

○○復士龍悲二母吟

楊氏族孫乃近從兄議繼嗣楊虛遊先生之子之後
非繼嗣李翰峰先生之後也非翰峰之後安得住翰
峰之宅繼楊姓而住李宅非其義矣楊氏族孫又是
近議立爲虛遊先生之子之後亦非是立爲李翰峰

先生守節之姑之後也非翰峰之妹之後又安得朝
夕奉氏之宅而以服事翰峰先生守節之妹爲也
繼楊虛遊先生之子之後而使服事翰峰先生守節
之姑于李氏之門尤非義矣雖欲不窺齋強取節妹
衣食之餘不可得矣交構是非誣加翰峰先生嗣孫
以不孝罪逆惡名又其勢之所必至矣是使之爭也
我輩之罪也亦非楊氏族孫之罪也幸公虛心以聽
務以翰峰先生爲念翰峰在日與公第一相愛如僕
旁人耳僕知公必念之極矣公必念及其守

李氏家書

卷之二

四

節之妻顧氏念及其守節之姑及共嗣孫
無疑矣夫翰峰合族無一人可承繼者僅有安人顧
氏生一女爾翰峰先生沒而後招婿張者入贅其
家生兩兒長養成全皆安人顧氏與其妹李氏鞠育
提抱之力也見今娶妻生子改姓李以奉翰峰先生
香火矣而婿與女又皆不幸蚤逝故兩節婦咸以此
孫朝夕奉養爲安而此孫亦藉以成立弱侯與公等
所處如此蓋不過爲翰峰先生念故弱侯又以其女
所生女妻之也近聞此孫不愛讀書稍失色養于二

大母此則雙節平日姑息太過以致公之不說而二大母實未嘗不說之也僕以公果念翰峰舊雅只空擇師教之時時勤加考省乃為正當若遽為此兒孫病而別有區處皆不是真能念翰峰矣夫翰峰之妹一嫁即寡仍歸李家翰峰在日使與其嫂顧氏同居南北兩京相隨不離翰峰沒後顧氏亦寡以故仍與寡嫂同居計二老母前後同居已四十餘年李氏妹又旌表著節翁然稱聲于白門之下矣近耿中丞又以雙節懸其匾二母相安為日已久當不以此孫

李氏焚書

卷之二

五十一

失孝敬而遂欲從其族以去大為李節婦誣矣稍有知者決下官信而九族之人抵楊氏族孫貧甚或同居或時來往未免垂青節婦衣簪之餘不知此皆李翰峰先生家物楊家安得有也且節婦尚在尚不可缺乎若皆為此族孫取去李節婦一日在在又復誰乎種種誣謗盡從此生唯楊歸楊李歸李絕不相干乃為妥當

○復晉川翁書

往來經過者須聲不輟焦弱疾蓋屢談之矣天下無

不可為之時以翁當其任自然大為士民倚重並恃賴但貴如常處之勿作些見識也果有大才豈自默默然幹人受其累不若未可動未可言決須忍耐以須時易之盡曰幹母之盡不可言雖幹盡而不可用正道則正道必致相作雖欲幹辦事而不可得也又曰幹父用譽而夫子傳之曰幹父用譽承以信也言父所為皆破家亡身之事而子欲幹之反稱譽其父反以父為有德如所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看如是則父親喜悅自娛入其子孝敬之心

李氏焚書

卷之二

四十四

變盡成治無難矣倘其父終不覺變亦只得隨順其間相幾而動夫臣子之於君親一理也天下之財皆其財多用些亦不妨天下民皆其民多虐用些亦只得忍受但有大賢在其間必有調停之術不至已甚足矣只可調停於下斷不可拂逆於上叔臺相見二誦疏稿大快人大快人只此足矣再不可多事也陽明先生與楊遂菴書極可玩幸置座右

○書晉川翁書後

此子丙申中坪上筆也今又四載矣復見此於白下

此葉科圖配補

○ ○ ○ 會期小啟
會期之不可改猶號令之不可反軍令之不可二也故重會期是重道也是重友也重友以故重會重會以故重會期僕所以屢推辭而不欲會者正謂其無重道重友之人耳若重道則何事更重于道會也邪故有事則請假不往可也不可因一人而遂廢聚會也况可遽改會期乎若欲會則舊是十六莫日眾人皆未必以會為重雖改以就我亦無妨噫此何事也

○ ○ ○ 與友人言
古聖之言今人多錯會是以不能以人治人非恕也非絜矩也試舉一二言之夫堯明知朱之嚚訟也故不傳以位而心實痛之故又未肯不卦之以國夫子明知鯉之痴頑也故不傳以道而心實痛之故又未嘗不教以禮與詩之明知高祖之言終不可入然終不以不入而遽也亦終不以不入而遽強以此知聖人之真能愛子矣乃孟氏謂之喜象非偽喜則僕實未敢以謂然夫舜明知象之欲已殺也然非真心喜象則不可以解象之毒縱象之毒終不可解然舍喜象無別解法矣故其喜象是偽也其主意必欲喜象以得象之喜是真也非偽也若如軻言不辨不知象之殺已是不智也知其欲殺已而喜之是喜象也是不誠也是竟不知朱之嚚訟孔不知鯉之痴頑也不明甚矣故僕謂舜為偽喜非過也以其情其勢

雖欲不僞喜而不可得也。以中者養不中，才者養不才，其道當如是也。養者，養其體膚、飲食、衣服、宮室之而已也。如堯之於朱、舜之於象、孔之於伯魚，但使之得所養而已也。此聖人所以爲真能愛子與悌弟也。此其一也。又觀古之狂者，孟氏以爲是其爲人志大言大而已，解者以爲志大故動以古人自期，言大故行與言或不相掩。如此則狂者當無比數於天下矣。有何足貴而故思念之甚乎？蓋狂者下視古人，高視一身，以爲古人雖高，其跡往矣，何必踐彼跡爲也？是謂志大以故放言高論，凡其身之所不能爲，與其所不敢爲者，亦率意妄言之，是謂大言，固宜其行之不掩耳。何也？其情其勢自不能以相掩故也。夫人生在天地間，既與人同生，又安能與人獨異？是以往往徒能言之，以自快耳。大言之，以貢高耳。亂言之，以憤世耳。渠見世之桀、桀已甚，卑鄙可厭，益以肆其狂言，觀者見其狂，遂指以爲猛虎、毒蛇，相率而遠去之。渠見其狂言之得行，益以自幸而唯恐其言之不狂矣。唯聖人祖之，而無有也。故彼以其言嚇人，而吾

之若不聞，則其狂將自歇。故唯聖人能醫狂病。其可子桑友原壤雖臨喪而歌，非但言之且行之，而自不揜聖人絕不以爲異也。是千古能醫狂病者，莫聖人若也。故不見其狂，則狂病自息。又愛其狂，思其狂，稱之爲善人，望之以中行，則其狂可以成章，可以入室。僕之所謂夫子之愛狂者，此也。蓋唯莊周一等狂漢，乃能不揜於行，不揜者，不遮揜以自益也。非行不揜其言之謂也。若夫不中不才子弟，只可養不可棄，只可順不可逆。逆則相成，是爲千古要李氏焚書卷之五

言今人皆未知聖人之心，不可齊家治國平天下，以成栽培傾覆之常理。

、復顧冲庵翁書

某非負心人也。況公蓋世人憂四游之內，凡有即能視有足能行，有手能供奉，無不願奔走追陪，藉一顧以爲重，歸依以終老也。況於不肖某哉？公於此可以信其心矣。自隱天中山以來，再卜龍湖，絕類逃虛，近二十載，豈所願哉？求師訪友，未嘗置懷，而第一念實。在通海，但老人出門大難，詎謂公猶惓惓念之邪？適

病暑侵侵宴寂」接翰誨頓起矣

又書

管趙景真年十四不遠數千里佯狂出走訪叔夜於山陽而其家竟不知去向天下至今傳以爲奇某自幼讀之絕不以爲奇也以爲四海求友男兒常事何奇之有乃今視之雖欲不謂之奇不得矣向在龍湖尚有長江一帶爲我限隔今居白下只隔江耳住來十餘月矣而竟不能至或一日而三四度發心或一月而六七度欲發可知發心容易親到實難山陽之事未易當也豈凡百盡然不特此邪抑少時或可勉強乃至壯或不如少老又不如壯邪抑景真若至今在亦竟不能也計不出春三月矣先此報言決不敢食

韓氏焚書

卷之二

五十六

○又書使通州詩後

某離別公近二十年矣別後不復一致書問而公念某猶管也推食解衣至今猶然然則某爲小人公爲君子足知矣方某之居哀牢也盡棄交遊獨身萬里戚戚無歡誰是諒我者其並時諸上官又誰是不

惡我者非公則某爲滇中人終不復出矣夫公提我於萬里之外而自忘其身之爲上故某亦因以獲事公於青雲之上而自忘其身之爲下也則豈偶然之故哉嗟嗟公天人也而世莫知公大人也而世亦莫知夫公爲天人而世莫知猶未害也公爲一世人而世人不知世人又將何賴邪目今倭奴屯結釜山自謂十年生聚十年訓練可以安坐而制朝鮮矣今者援之中邊皆空海陸並運八年未已公獨鼇釣通海視等鄉隣不一引手投足又何其忍邪非公能忍也人固已忍舍公也此非其忍也世固未知公之爲大人耳誠知公之爲大人則公其又奚屑既已爲詩四章遂并述其語方以見某與公原非偶者

韓氏焚書

卷之二

五十七

○附顧冲老送行序

顧冲老贈姚安守溫陵李先生致仕去滇序云溫陵李先生爲姚安府且三年大治懇乞致其仕去初先生以南京刑部尚書郎來守姚安難萬里不欲攜其家其室人強從之蓋先生居常遊每適意

輒留不肖歸故其室人患之而強與偕行至姚安無何即欲去不得遂乃強留然先生爲姚安一切持簡易任自然務以德化人不實垂俗能聲其爲人汪洋停蓄深博無涯涘人莫得其端倪而其見先生也不言而意自消自僚屬士民胥隸夷酋無不化先生者而先生無亦也此所謂無事而事無爲而無不爲者邪謙之備員洱海也先生守姚安已年餘每與先生談輒夜分不忍別去而自是先生不復言去矣萬曆八年庚辰之春謙以入賀

去耳何能顧其他而兩臺皆勿語於是先生還其家姚安而走大理之雞足雞足者滇西名山也兩臺知其意已決不可留乃爲請於朝得致其仕命下之日謙方出都門還趨滇恐不及一晤先生而別也乃至楚之常武而程程物色之至貴竹而知先生尚留滇中遨遊山水間未言歸歸當以明年春則甚喜或謂謙曰李姚安始求去時唯恐不一日去今又何遲遲也何謂哉謙曰李先生之去去其官耳去其官矣何地而非家又何迫迫於溫陵者爲且溫陵又無先生之家及至滇而先生果欲便家滇中則以其室人晝夜涕泣請將歸楚之黃安蓋先生女若婿皆在黃安依耿先生以居故其室人第願得歸黃安云先生別號曰卓吾居士卓吾居士別有傳不具述述其所以去滇者如此先生之行取道西蜀將穿三峽覽瞿塘滄瀨之勝而時時過訪其相知故人則願先生無復留攜其一人一意與安使其母子得相共終初念而後所適不亦可乎先生曰諾遂行

○復澹然大士

易經未三絕今史方伊始非三不三夏未易就緒誌
必至明夏四五月乃可過暑毒即回龍湖矣回湖唯
有主張淨土督課四方公案更不作小學生鑽故紙
事也參禪事大量非根器淺弱者所能擔今時人最
高者唯有好名無真實爲生灰苦惱怕欲求出脫也
日過一日壯者老少者壯而老者又欲死矣出來不
覺就是四年祇是怕死在方上侍者不敢棄我灰必
欲裝棺材赴土中埋爾今幸未死然病苦亦漸多當

李氏焚書

卷之二

三

知去死亦不遠但得回湖上葬於塔屋卽是幸事不
須勸我我自來也來湖上住則湖上卽我歸成之
地子子孫孫道場是依未可謂龍湖最爾之地非西
方極樂淨土矣

爲黃安二上人三首

○大孝一首

黃安上人爲有慈母孀居在堂念無以報母乃割肉
出血書寫願文對佛自誓欲以此生成道報答母慈
以謂溫清雖孝終是小孝未足以報答吾母也卽使

勉強勤學成就功名以取褒崇亦是榮耀他人耳目
未可以拔吾慈母於苦海也唯有勤精進成佛道庶
可藉此以報答耳若以吾家孔夫子報父報母之事
觀之則雖武周繼述之大孝不覺眇乎小矣今觀吾
夫子之父母至於今有耿光則些小功名真不足以
成吾報母之業也上人刺血書願其志蓋如此而不
敢筆之於文則其志亦可悲矣故予代書其意以告
諸同事云予初見上人時上人尚攻舉子業初亦曾
以落髮出家事告余余甚不悅之今年過此乃禿然

李氏焚書

卷之二

三

一無髮之僧予一見之不免驚訝然亦知其有真志
矣是以不敢題言但時時略示微意於語言之間而
上人心實志堅終不可以說辭諍也今復如此則真
出家兒矣他人可得比耶因嘆古人稱學道全要真
靈漢子如上人非真英靈漢子乎當時陽明先生所
徒過天下獨有心齋爲最英靈心齋本一灶丁也
不識一丁聞人讀書便自恬性徑往江西見王都堂
欲與之辯質所悟此尚以朋友往也後自知其不如
乃從而卒業焉故心齋亦得聞聖人之道此其氣骨

此葉科圖配補

爲何如者。心齋之後。爲徐波石爲顏山農。山農以布衣講學。雄視一。而遭誣陷。波石以布政使。請兵督戰。而灰廣南雲龍風虎各從其類。然哉。蓋心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波石之後。爲趙大洲。大洲之後。爲鄧豁渠。山農之後。爲羅近溪。爲何心隱。心隱之後。爲錢懷蘇。爲程後臺。一代高似一代。所謂大海不宿死灰。龍門不點破額。豈不信乎。心隱以布衣出頭倡道。而遭橫灰。近溪雖得免於難。然亦幸耳。卒以一官不見容於張太岳。蓋英雄之士。不可免於。而可以

李氏焚書

卷之二

空二

進於道。今上人以此進道。又。之乎。故稱之曰大孝。

○真師二首

黃安二上人到此時時言及師友之重。懷林曰。據和尚平日所言。師友覺又是一樣者。余謂師友原是一樣。有兩樣耶。但班人不知友之。卽師。乃以四拜受業者。謂之師。又不知師之。卽友。徒以結交親密者。謂之友。夫使友而不可以四拜受業也。則必不可以與之友矣。師而不可以心腹告語也。則亦不可以事之爲。

師矣。古人知朋友所係之重。故特加師字於友之上。以見所友無不可。師者若不可。師卽不可。友大。言之。總不過友之一字而已。故言友則師在其中矣。若此二上人是友而卽師者也。其師兄常恐師弟之牽於情。而不能擺脫也。則攜之遠出。以堅固其道心。其師弟亦知師兄之真愛已也。遂同之遠出。而對佛以發其弘願。此以師兄爲友。亦以師兄爲師者也。非友而師者乎。其師弟恐師兄徒知皈依西方而不知自性西方也。故常述其師稱讚鄧豁渠之語於師兄之

李氏焚書

卷之二

空三

前其師兄亦知師弟之託。也。亦信念佛卽參禪而不可以徒爲念佛之計。弟爲友亦以師弟爲師者也。又非友而師者乎。二上人方可稱真師友矣。若泛泛然羣聚何益。知師友之爲重。故吾因此時時論及鄧豁渠。又推豁渠師友之所自。二上人喜甚。以謂我雖忝爲豁渠之孫。而竟不知豁渠之所自。今得先生開示。宛然如在豁渠師祖之旁。又因以得聞陽明心齋先生之所以授受其快活無量何如也。今但不聞先生師友所在耳。予謂學無

焉不學雖在今日不免為套語其實
之旨雖不曾四拜受業一箇人以爲師亦不曾以
與時受一箇人以爲友然比並人之時時四拜人
與時受四人拜者真不可同日而語也我問此受
四拜人此受四拜人非聾即啞莫我告也我又遍問
此四拜於人者此四拜於人者亦非聾即啞不知所
以我告也然則師之不在四拜明矣然孰知吾心中
時時四拜百拜屈指不能舉其沙數不能喻其衆
乎吾何以言吾師友於二上人哉

失言三首

予初會二上人時見其念佛
好潔之說以請教之今相處日久二上人之高潔比
余當千百千倍則高潔之說爲云云矣蓋高潔之說
以對世之委靡渾濁者則爲應病之藥余觀並人恒
無真志要不過落在委靡渾濁之中是改口是心非
言清行濁了不見有好高好潔之實而又反以高潔
爲予病是以痛切而深念之若二上人者豈空以高
潔之說進乎對高潔人談高潔已爲止沸益薪況高

潔十倍哉是予蠢也過猶不及孔夫子言之詳
靡渾濁而不進者不及者也好爲高潔而不止者太
過者也皆道之所不載也二上人只空如是而已矣
如是念佛如是修行如是持戒如是可久如是可大
如是自然登蓮臺而證真乘成佛果不可再多事也
念佛時但去念佛欲見慈母時但去見慈母不必矯
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動是爲真
佛故念佛亦可莫太高潔可矣

○復李漸老書

李氏英書卷之二

數千里外山澤無告之老翁
翁之祿豈但仁九族惠親友已
也可如何承諭煩惱心山野雖孤獨亦時時有之即
此衣食之賜既深以爲喜則缺衣少食之煩惱不言
可知已身猶其易者等而上之有國則煩惱一國有
家則煩惱一家無家則煩惱一身所任愈輕則煩惱
愈減然則煩惱之增減唯隨所任之重輕耳並固未
聞有少煩惱之人也唯無身乃可免矣老子云若吾
無身更有何患無身則自無患無患則自無惱

得聞出仕之旨，以免此後有之身哉。翁幸有以教之。
此又山澤癯老晚年之第一煩惱處也。

氏焚書卷之三

雜述

○○○卓吾論略真中作

若谷曰：吾猶及見卓吾居士，能論其大略云：居士別號非一，卓吾特其一號耳。卓又不一，居士自稱曰卓，載在仕籍者曰篤，雖其鄉之人亦或言篤，或言卓，不一也。居士曰：卓與篤，吾土音一也。故鄉人不辯而兩稱之。予曰：此易矣，但得五千絲付鐵匠，衡衡梓人，改正矣。居士笑曰：有是乎？予欲吾以有用易無用乎？

且夫卓固我也，篤亦我也，稱我以卓，我未能也，稱我以篤，亦未能也。予安在？以未能易未能乎？故至于今，竝稱卓篤焉。居士生大明嘉靖丁亥之歲，時維陽月，得全數焉。生而母太宜人徐氏，及幼而孤，莫知所長。長七歲，隨父白齋公讀書，歌詩習禮文。季十二，試老農老圃，論居士曰：予已知樊遲之問，在荷蕢丈人間，然而上大人丘乙巳才。

則可知矣。論成，遂爲同學所稱。衆謂白齋公有子矣。居士曰：吾時雖幼，早已知如此臆說，未足爲吾大人。

存子賀，且彼賀意亦太鄙淺，不合於理。彼謂吾利口能言，至長大或能作文詞，博奪人間富貴，以救賤貧耳。不知吾大人不爲也。吾大人何如人哉？身長七尺，目不苟視，雖至貧輒時時脫吾董母太宜人簪珥，以急朋友之婚。吾董母不禁也。此豈可以世俗胸腹窺測而預賀之哉？稍長，復憤憤讀傳註，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棄置不事，而閒甚無以消歲日。乃嘆曰：此直戲耳，但剽竊得濫目足矣。主司豈一能通孔聖精蘊者邪？因取時文尖新可愛玩者，日誦數篇，臨場得五百題，中有一篇，乃爲賸錄生，即高中矣。居士曰：吾此倖，不可再得也。且吾父老弟妹婚嫁各及時，遂就祿迎養其父，婚嫁弟妹各畢。居士曰：吾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萬里反遺父憂，雖然，其城宋李之才宦遊，其子亦宦遊，其父安樂寓在焉。堯夫居洛，不遠千里就之，其子亦宦遊，其父亦聞道於此，雖萬里可也。且聞邵氏言：志參學，而後有得，乃歸洛始婚娶，亦既四十矣。使其不聞道，則終身不娶也。予年二十九而喪長子，且甚感夫不我棄。

之謀而惟情是念視康節不益愧乎矣集爲在
蘇門山百泉之上居士生於泉泉爲溫陵禪師福地
居士謂吾溫陵人當號溫陵居士至是日遊遨百泉
之上曰吾泉而生又泉而官泉於吾有夙緣哉故自
謂百泉人又號百泉居士云在百泉五載落落竟不
聞道卒遷南雍以去數月聞白齋公沒守制東歸時
倭夷竊肆海上所在兵燹居士間關夜行晝伏餘六
月方抵家抵家又不暇試孝子事墨衰率其弟若姪
晝夜登陴擊柝爲城守備城下矢石交米斗斛十千

無耀處居士家口零三十幾人。以自活三幸服闋盡
室入京。蓋庶幾欲以免難。然京邸十閱月不得缺。
囊垂盡。乃假館受徒。館復十餘月。乃得缺。稱國子先
生。如舊官。未幾竹軒大父訃。又至。是日也。居士次男
亦以病卒于京邸。予聞之。嘆曰。嗟嗟。人生豈不苦哉。
謂仕宦樂仕宦。若居士。不乃更苦邪。予之入門。見居
士無異也。居士曰。吾有一言。與子商之。吾先曾大父
大母歿五十多年矣。所以未歸土者。爲貧不能求葬。
地又重違俗。恐取不孝譏。夫爲人子孫者。以安親爲

孝未聞以卜吉自衛暴露爲孝也天道神明惡此婦
不肖畱吉地以與不孝之人吾不孝罪莫贖矣此婦
必令三盅依土權置家室于河內分贖金一半買田
耕作自食予以半婦即可得也第恐室人不從耳我
入不聽請子繼之居士入反覆與語黃宦人曰此非
不是但吾母老孀居守我我今幸在此猶朝夕泣憶
我雙眼盲矣若見我不歸必死語未終淚下如雨居
士正色不顧宦人亦知終不能逆也收淚改容謝曰
好好第見吾母道尋常無恙莫大愁憶他日自見吾
也勉行裏事我不歸亦不敢違收拾行李托室買
田種作如其願時有權墨吏人財不遂假借漕
河名色盡徹泉源入漕不許置田間居士時
相見雖竭情代請不許計自以數畝請必可許也居
士曰嗟哉天乎吾安忍坐視全邑萬頃而今言數畝
灌漑豐收哉縱與必不受有求之遂歸歲果大荒居
士所置田僅收數斛稗長女隨艱難日久食稗如食
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繼夭歿老嫗有告
者曰人盡饑官欲發粟聞其來者爲鄧石陽推官與

居士舊可一請。空人曰：婦人無外事，不可且。舊又何待？請邪？鄒君果撥已俸二星，并馳書與係各二兩者，一至空人，以半糴粟，半買花紡，為布三季衣，食無缺。鄒君之力也。居士曰：吾時過家，畢葬幸了三世業緣，無官意矣。回首天涯，不勝萬里妻孥之想。乃復抵其城，入門見室家歡甚，問二女，又知婦未數月，俱不育矣。此時黃空人泪相隨，在目睫間，見居士色變，乃作禮問葬事。及其母安樂，居士曰：是夕也，吾與室人秉燭相對，真如夢。乃知婦人勢逼情真。吾故矯情鎮之，到此方也。至京，補禮部司務人，或謂居士曰：司務人雖子能堪，忍獨不聞焉？往而不得食。其不知止也。居士曰：吾所謂窮非世窮也。其不知止也。樂於安汝止，吾十季餘奔走南北，秋為家事全忘，却溫陵百泉安樂之想矣。吾聞京師人士所都，益將訪而學焉。人曰：子性太窄，常自見過，亦時時見他人過。苟聞道當自宏闊。居士曰：然。予實窄，遂以宏父自命。又為宏父居士焉。居士五載春官，潛心道妙，憾不

得起白齋公於九原，故其思白齋公也益甚。思齋居士一日告我曰：子知我久，我歿請以誌囑。然予若歿于朋友之手，一聽朋友所為，若歿于道路，必以水火葬，決不以我骨貽累他方也。墓誌可不作傳？其可予應曰：予何足以知居士哉？他季有顧虎頭知居士矣。遂著論論其大略。後予遊四方，不見居士者久之。故自金陵已後，皆不撰述。或曰：居士歿于白下，或曰：尚在滇南，未歿也。論政篇為羅姚州作。至言。先是楊東洪為郡，南充陳守是州，與別駕張馬平博士陳名山皆卓然。而君來為州守，予與周君。次先後並至，諸父老有從旁竊嘆者曰：此豈有公之遺風時也乎？何其濟濟尤盛也。未幾唐公下車，復爾相問，予乃驟張之曰：此間官僚皆數十季，而一再見者也。願公加意培植於上，勿生疑貳足矣。惟余知府一人不類，雖然，有多賢足以上人，為予夾輔，雖不類庸庸，何傷？唐公聞予言而壯之。是春兩臺復命，君與諸君俱蒙禮待，雖予

不類亦竊淵及前季之言迫令矣乎因因棄火
以爲君與諸君賀而獨言予之不類者以質於君焉
蓋予嘗聞于有道者而深有感于因性牖民之說焉
夫道者路也不止一途性者心所生也亦非止一種
已也有仕於土者乃以身之所經歷者而欲人之同
往以已之所種藝者而欲人之同濯漑是以有方之
治而馭無方之民也不亦昧于理歟且夫君子之治
本諸身者也至人之治因乎人者也本諸身者取必
乎己因乎人者恆順於民其治效固已異矣夫人之
與己不相若也有諸已矣而望於人同有無諸已矣
而望人之同無此其心非不怨也此乃一身之有
無也而非通於天下之有無也而欲爲一切有無之
法以整齊之惑也於是有條教之繁有刑法之施而
民日以多事矣其智而賢者相率而婦吾之教而愚
不肖則遠矣於是有旌別淑慝之令而君子小人儼
此分矣豈非別白太甚而導之使爭乎至人則不然
因其政不易其俗順其性不拂其能聞見熟矣不
求知新於耳目怨其未痛而驚也動止安矣不欲重

之以桎梏恐其繁而顛且仆也今予之治郡也取
太恕而疾惡也過嚴夫取善太恕似矣而疾人之惡
安知已之無惡乎其於反身之治且未之能也況望
其能因性以牖民乎予是以益懼不類而切倚仗於
君焉吾聞君生長劔門既壯而仕經太華而獨觀昭
曠於衡嶽之巔其中豈無至人可遇而不可求者與
君談說及此乎不然何以兩宰疲邑一判衡州而民
誦之至今也意者君其或有所遇焉則予言爲贅如
其不然則予之所聞于有道者詳矣君其果有當于
心乎否也夫君而果有當於心也則予雖不類庸何
傷乎

○○○何心隱論

何心隱卽梁汝元也余不識何心隱又何以知梁汝
元哉姑以心隱論之世之論心隱者高之者有三其
不滿之者亦有三高心隱者曰凡世之人靡不自厚
其生公獨不肖治生公家世饒財者也公獨棄置不
事而直欲與一世賢聖共生於天地之間是公之所
以厚其生者與世異也人莫不長歎公獨不長而直

欲博一死以成名以爲人盡死也百憂愴心萬事瘳形以至五內分裂求死不得者皆是也人殺鬼殺孽差別乎且斷頭則死斷腸則死孰快百藥成毒一毒而藥孰毒烈烈亦死民民亦死孰烈公固審之熟矣宜公之不畏死也其又高之者曰公誦法孔子者也世之法孔子者法孔子之易法者耳孔子之道其難在以下天下爲家而不有其家以羣賢爲命而不以田宅爲命故能爲出類拔萃之人爲首出庶物之人爲魯國之儒一人天下之儒一人萬世之儒一人也公既獨爲其難者則其首出於人者以是其首見怒於人者亦以是矣公烏得免哉削跡伐木絕陳良庄孔聖之幾死亦屢其不死者幸也幸而不死必以爲得正而繫矣不幸而死獨不曰仁人志士有殺身以成仁者乎死得其死公又何辭也然則公非畏死也非不畏死也任之而已矣且夫公既如是而生矣又安得不如是而死乎彼謂公欲求死以成名者非也然則死矣此有何名而公欲死之歟其又高之者曰公獨來獨往自我無前者也然則仲尼雖聖

之則爲聖學之則爲步醜歸之賤公不爾爲也公以爲止人間吾之爲則反以爲大怪無不欲起而殺我者而不知此予已先爲之矣吾故援孔子以爲法則可免入室而操戈然而賢者疑之不賢者害之同志終鮮而公亦竟不幸爲道以死也夫忠孝節義世之所以死也以有其名也所謂死有重于泰山者是也未聞有爲道而死者道本無名何以死爲公今已死矣吾恐一死而遂湮滅無聞也今觀其時武昌上下人幾數萬無一人識公者無不知公之爲冤也公其揭榜通衢列公罪狀聚而觀者咸指其誣至有唾唾叱咤不欲觀焉者則當日之人心可知矣由祁門而江西又由江西而南安而潯廣沿途三千餘里其不識公之面而知公之心者三千餘里皆然也非惟得罪於張相者有所憾於張相而云然雖其深相信以爲大有功於社稷者亦猶然以此舉爲非是而咸謂殺公以媚張相者之爲非人也則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星辰不可以蓋覆矣雖公之外無名可名而人心如是則斯道之爲也豈能遏之歟公豈誠不

長歿者時無張子房誰為活貢伯時無魯朱家誰為
悅季布吾又因是而益信談道者之假也由今而觀
彼其含怒稱冤者皆其未嘗識面之夫其坐視公之
歿反從而下石者則盡其聚徒講學之人然則匹夫
無假故不能掩其本心談道無真故必欲剗其出類
又可知矣夫惟丑無真談道者故公歿而斯文遂喪
公之歿顧不重耶而豈直泰山氏之比哉此三者皆
丑之賢人君子猶能與匹夫同其真者之所以高心
隱也其病心隱者曰人倫有五公舍其四而獨置

李氏焚書

卷之三

十一

于師友賢聖之間則偏枯不可以為訓與上聞聞
下俛俛委蛇之道也公獨危言危行自貽厥咎則明
哲不可以保身且夫道本人情學貴平易繩人以太
難則畔者必衆責人於道路則居者不安聚人以貨
財則貪者競起亡固其自取矣此三者又丑之學者
之所以為心隱病也吾以為此無足論矣此不過丑
之庸夫俗子本食是耽身口是急全不知道為何物
學為何事者而敢妄肆譏詆則又安足置之齒頰間
耶獨所謂高心隱者似亦近之而尚不能無過焉

此葉科圖配補

未嘗親視其儀容而聽其緒論而窺所學之詳而
遽以為過抑亦未可吾且以意論之以俟丑之萬一
有如公者可乎吾謂公以見龍自居者也終日見而
不知潛則其勢必至于亢矣其及也宜也然亢亦龍
也非他物比也龍而不亢則上九為虛位位不可虛
則龍不容於不亢公宜獨當此一爻者則謂公為上
九之大人可也是又余之所以論心隱也

夫婦圖畜有感

夫婦人之始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

李氏焚書

卷之三

十二

兄弟有兄弟然後有上下夫婦正然後萬事無不出
于正夫婦之為物始也如此極而言之天地一夫婦
也是故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則天下萬物皆生於
兩不生於一明矣而又謂一能生二理能生氣太極
能生兩儀何歟夫厥初生人惟是陰陽二氣男女二
命初無所謂一與理也而何太極之有以今觀之所
謂一者果何物所謂理者果何在所謂太極者果何
所指也若謂二生于一一又安從生也一與二為二
理與氣為二陰陽與太極為二太極與無極為二反

此葉科圖配補

覆窮詰無不是二又鳥觀所謂一者而遽爾妄言之哉故吾究物始而見夫婦之為造端也是故但言夫婦二者而已更不言一亦不言理一尚不言而況言無無尚不言而況言無無何也恐天下惑也夫惟多言數窮而反以滋人之惑則不如相忘于無言而但與天地人物共造端于夫婦之間于焉食息于焉語語已矣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者始資生變化無窮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夫性命之正正于太和太和之合合于乾坤乾為夫婦為婦

至氏焚書

卷之三

十三

故性命各正自無有不正者然則夫婦之所係為何如而可以如此也夫可以如此也夫

○○○鬼神論

生民之什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祓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戢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首生如達不圻不副無疆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丕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

韋路朱子曰姜嫄出祀郊禘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欣欣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祀典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由此觀之后稷鬼子也周公而上鬼孫也周公非但不諱且以為至祥極瑞歌詠於郊禘以享祀之而自謂文子文孫焉乃后丑獨諱言鬼何哉非諱之也未嘗通於幽明之故而知鬼神之情狀也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吾不與祭如不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夫子之敬鬼神如此使其誣之以為無則將何所不至耶小人之無忌憚皆由于不敬鬼神是以不能務民義以致昭事之勤如臨女以祈陟降之饗故又戒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夫有鬼神而後有人故鬼神不可以不敬事人即所以事鬼故人道不可以不務則凡數而廣求而媚皆非敬之道也夫神道遠人道邇遠者敬而疎之知其遠之近也是故惟務民義而不敢求之于遠近者親而務之知其邇之可遠也是故不事

至氏焚書

卷之三

十四

潰而惟致吾小心之翼。翼今之不敬鬼神者皆是也。而未見有一人之能遠鬼神者何哉。揲著布卦卜地。選勝擇日。請時務索之冥冥之中。以徵未湮之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其誣。實甚矣。而猶故爲大言以誑人。曰。佛老爲異端。鬼神乃淫祀。慢侮不信。若靡有悔。一旦緩急。手脚忙亂。禱祀祈禳。則此等實先奔走反。甚於細民之敬鬼者。是可怪也。然則其不能遠鬼神者。乃皆其不能敬鬼神者也。若誠知鬼神之當敬。則其不能務民之事者鮮矣。朱子曰。天卽理也。又曰。鬼

李氏焚書

卷之三

七五

神者。二氣之良能。夫以天爲理可也。而謂祭天所以祭理可也。以鬼神爲良能可也。而謂祭鬼神是祭良能可也。且夫理人人同。具若必天子而後祭。天地則是必天子而後可以祭。理也。凡無人者。獨不得與於有理之祭。又豈可與。然則理之爲理。亦大傷民財。勞民力。不若無理之爲愈矣。圓丘方澤之設。牲幣爵號之陳。大祀之典。亦太不經。駿奔執豆者。亦太無義矣。國之大事在祀。審如此。又安在其爲國之大事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不太可惜乎。鍾鼓喤喤。磬筦

將將。又安見其能降福穰穰。懷柔百神。及周頌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若衣服不神。則皇祖降誰授之。衣昭事。小心儼然。如在其上者。當從禋祀之形。文子文孫。又安用對越爲也。商書曰。茲予大享於先生。爾祖其從予享之。周公之告太王。王季。文王。曰。乃元孫。不若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若非祖考之靈。赫然臨女。則爾祖我祖。真同兒戲。金縢策祝。同符新室。上誑武王。下誑名畢。近誑元孫。遠誑太王。王季。文王。多材多藝之云。真矯誣也。哉。玄鳥之頌曰。天命

李氏焚書

卷之三

一五

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世世。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又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又解曰。春分玄鳥降。有戎氏女簡狄。高辛氏之。于郊。禰。馭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遂有商氏。而有天下。嗚呼。周有天下。歷季八百。厚澤深仁。鬼之祠也。商有天下。享祀六百。賢聖之王。六七繼作。鳥之遺也。一則祖。一則祖。敏後之君子。敬鬼可矣。

○○戰國論

予讀戰國策而知劉子政之陋也。夫春秋之後。爲戰

國既為戰國之時則自有戰國之策蓋與並推移其道必爾如此者非可以春秋之治治之也明矣況三王之世與五霸者春秋之事也夫五霸何以獨盛于春秋也蓋是時周室既衰天子不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諸侯故諸侯有不令者方伯連帥率諸侯以討之相與尊天子而協同盟然後天下之勢復合于一此如父母臥病不能事事羣小構爭莫可禁阻中有賢子自為家督遂起而身父母之任焉是以名

卷之三

而其實則父母也雖若侵父母之權而實公之也賴之以安兄弟賴之以和左右重僕諸人賴之以立則有勞於厥家大矣管仲相桓所謂首任其事者也從此五霸迭興更相雄長夾輔王室以藩屏周百足之蟲遲遲復至二百四十餘季者皆管仲之功五霸之力也諸侯又不能為五霸之事者於是有志在吞周心圖混一如齊宣之所欲為者焉晉氏為三呂氏為田諸侯亦莫之正也則安得不遂為戰國而致謀臣策士于千里之外哉其勢不至混一故不止矣劉子政當西漢之末造感王室之將毀徒知羨三子

此葉科圖配補

之盛而不知戰國之宜其見固已左矣彼鮑吳者生于宋元之季聞見塞胸仁義盈耳區區褒貶何足齒及乃曾子固自負不少者也咸謂其文章本于六經矣乃議向自信之不篤邪說之當正則亦不知六經為何物而但竊褒貶以繩世則其視鮑與吳亦魯衛之人矣

〇〇〇兵食

民之初生若禽獸狀穴居而野處拾艸木之實以為食且又無爪牙以供搏噬無羽毛以資翰蔽其不為李氏焚書卷之三

大

禽獸啖食者鮮矣夫天之生人以貴于物也而反還之食則不如勿生則其勢不得不假物以為用而弓矢戈矛甲冑劒楯之設皆資于此生則必有以養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則必有以衛此身者兵也食之急故井田作衛之急故弓矢甲冑興是甲冑弓矢所以代爪牙毛羽之用以疾驅虎豹羣象而遠之也民之得安其居者不以是與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夫為人上而使民食足兵足則其信而戴之也何惑焉至於不得已猶寧然而不離者則以上之

其食素足也其曰去食去兵非欲去也不得已
既出于不得已則爲下者自不忍以其不得已之
而遂不信于其上而儒者反謂信重于兵食則亦不
達聖人立言之旨矣然則兵之與食果有二乎曰苟
爲無兵食固不可得而有也然而兵者死地也其名
惡而非是則無以自衛其實矣也美者難見而惡則
非其所欲聞惟下之人不欲聞以故上之人亦不肖
以出之于口況三令而五申之耶是故無事而教之
兵則謂時方無事而奈何其操我也其誰曰以佚道

李氏焚書卷之三

使我雖勞不怨乎有事而
奈何其殺我也其誰曰以
乎凡此皆矯誣之語不過欲
者以道化民其又能違道以
神而明之使民宜之不賞而
成之莫知其然斯爲聖人篤
王之治本于五帝帝軒轅氏
十戰而有天下殺蚩尤于涿
生之難而既竭心思以惟之
矣以爲

至愚也而可以以和誘至神也而不可以忠告於是
爲之井而八分之使民咸知上之養我也然蒐狩之
禮不舉得無有傷吾之苗稼者乎且何以祭田祖而
告成歲也是故四時有田則四時有祭四時有祭則
四時有獵是獵也所以田也故其名曰田獵焉是故
國未嘗有養兵之費而家家收穫禽之功上之人未
嘗有治兵之名而人人皆三驅之選戈矛之利甲冑
之堅不待上之與也射疏及遠手輕足便不待上之
試也攻殺擊刺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相代不待上之

李氏焚書卷之三

操也彼其視搏猛獸如搏田鼠
是故入相友而出相呼疾病相
之教以人倫也折中矩而旋中
志不待上之教以禮也歡忻讌
之以旌旗宣之以金鼓獻俘授
而爲八家布而爲八陣其中爲
相應不待示之以六書經之以
此皆六藝之術上之所以衛民
未嘗教之以六藝也文事武備
一齊具舉又何待庠

唐之設舉弟之申如孟氏畫蛇添足之云乎彼自十
五歲以前俱已熟試而聞習之矣而實不知上之使
也以謂上者養我者也至其家自爲戰人自爲兵禮
樂以明人倫以興則至于今凡幾千季矣而不知而
況當時之民與至矣聖人鼓舞萬民之術也蓋可使
之由者同井之田而不可使之知者則六藝之精孝
弟忠信之行也儒者不察以謂聖人皆於農隙以講
武事夫蒐苗獮狩四時皆田安知田隙且自田耳曷
以武名曷嘗以武事講耶范仲淹乃謂儒者自有

李氏焚書卷之三

名教何事於兵則已不知矣夫孟子厚復欲買
田一方自謂井田則又不知井田之何事而徒慕古
以爲名祇益醜焉商君知之而專務攻戰而
決之以信賞必罰非不頓令秦民之慘秦民
莫哀則以不可使知者而欲使之知固不可也故曰
聖人之道非以明民將以愚之魚不可以脫于淵國
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至哉深乎歷世寶之太公望行
之管夷吾修之柱下史明之姬公而後流而爲儒紛
紜制作務以明民瑣屑煩碎信誓周章而軒轅氏之

哀矣
雜說

丹月西廂化工也琵琶畫工也夫所謂畫工者以其
能奪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無工乎今夫天
之所生地之所長百卉具在人見而愛之矣至覓其
工了不可得豈其智固不能得之與要知造化無工
雖有神聖亦不能識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誰能得之
由此觀之畫工雖巧已落二義矣文章之事寸心千
古可悲也夫且吾聞之追風逐電之足決不在於牝

李氏焚書卷之三

牡驥黃之間聲應氣求之夫決不在於尋行數墨之
士風行水上之文決不在於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結
構之密偶對之切依於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應虛
實相生種種禪病皆所以語文而皆不可以語于天
文也雜劇院本遊戲之上乘也西廂拜月何
工之有益工莫工于琵琶矣彼高生者固已殫其力
之所能工而極吾才於既竭惟作者窮巧極工不遺
餘力是故語盡而意亦盡詞竭而味索然亦隨以竭
吾嘗攬琵琶而彈之矣一彈而嘆再彈而怨三彈而

向之怨嘆無復存者此其故何邪豈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邪蓋雖工巧之極其氣力限量只可達于皮膚骨血之間則其感人僅僅如是何足怪哉西廂拜月乃不如是意者宇宙之內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於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議爾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於為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流自己之肺腑心中之不平感數奇于千載既已噴噴然矣漢為章于天矣遂亦自負發狂大叫流涕不能自止寧使見者聞者切齒咬牙欲殺欲斃終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予覽斯記想見其為人當其時必有大不得已意於君臣朋友之間者故借夫婦離合因緣以發其端於是焉喜佳人之難得羨張生之奇遇比雲雨之翻覆嘆今人之如土其尤可笑者小小風流一事耳此之張旭張顛義之獻之而又過之堯夫云唐

度揭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夫征誅掛諸等也而以一杯一局觀之至渺小矣嗚呼今古豪傑大抵皆然小中見大大中見小舉一毛端建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此自至理非干戲論倘爾不信中庭月下木落秋空寂實書齋獨自無賴試取琴心一彈再鼓其無盡藏不可思議工巧固可思也嗚呼若彼作者吾安能見之與

○○童心說

龍洞山農敘西廂末語云知者勿謂我尚有童心可

李氏集書

卷之三

三四

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得人心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易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蓋方其始也有聞見從耳目而入而以為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長也有道理從聞見而入而以為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聞見日以益多則所知所覺日以益廣於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務欲以

揚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醜也。而務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聞見皆自多讀書識義理而來也。古之聖人曷嘗不讀書哉。然縱不讀書。童心固自在也。縱多讀書。亦以護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學者反以多讀書識義理。而反障之也。夫學者既以多讀書識義理障其童心矣。聖人又何用多著書立言以障學人爲耶。童心既障。於是發而爲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爲政事則政事無根柢。著而爲文辭則文辭不能達。非內含以章美也。非篤實生輝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從外入者。聞見道理爲之心也。夫既以聞見道理爲心矣。則所言者皆聞見之語。非童心中自出之言也。言雖工於我。何與於道。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蓋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所不假。則無所不喜。滿場是假。矮場何辯也。然則雖有天下之至文。其湮滅于假人而不盡見于後世者。又豈少哉。

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爲六朝。變而爲近體。又變而爲傳奇。變而爲院本。爲雜劇。爲西廂曲。爲水滸傳。爲今之舉子業。大賢言聖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說甚麼六經更說甚麼語孟乎。夫六經語孟。非其史官過爲褒崇之詞。則其臣子極爲贊美之語。又不然。則其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後遺前。隨其所見。筆之於書。後學不察。便爲出自聖人之口也。決定目之爲經矣。孰知其大半非聖人之言乎。縱出自聖人。要亦有爲而發。不過因病發藥。隨時處方。以抹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闊門徒云耳。藥醫假病。方難定執。是豈可遽以爲萬世之至論乎。然則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斷斷乎其不可以語于童心之言明矣。嗚呼。吾又安得真正大聖人。童心未曾失者。而與之一言言哉。

○○○心經提綱

心經者佛說心之徑要也。心本無有而世人妄以爲有。亦無無而學者執以爲無。有無分而能所立是自罣礙也。自恐怖也。自顛倒也。安得自在獨不觀于自在菩薩乎。彼其智慧行深。既到自在彼岸矣。斯時也。自然照見色受想行識五蘊皆空。本無生滅可得。故能出離生死苦海而度一切苦厄焉。此一經之總要也。下文重重說破。皆以明此。故遂呼而告之曰。舍利子。勿謂吾說空便即着空也。如我說色不異於空。

李氏焚書卷之三

三

也。如我說空不異於色也。然但言不異猶是二物。有對雖復合而爲一。猶存一也。其實我所說色即是說空。色之外無空矣。我所說空即是說色。空之外無色矣。非但無色而亦無空。此真空也。故又呼而告之曰。舍利子。是諸法空相。無空可名。何況更有生滅垢淨增減名相。是故色本不生。空本不滅。說色非垢說空非淨。在色不增。在空不減。非億之也。空中原無是耳。是故五蘊皆空。無色受想行識也。六根皆空。無眼耳鼻舌身意也。六塵皆空。無色聲香味觸法也。十八界

皆空。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也。以至生老病死明與無明四諦智證等皆無所得。此自在菩薩智慧觀照到無所得之彼岸也。如此所得既無。自然無罣礙恐怖與夫顛倒夢想矣。現視生然而究竟涅槃矣。豈惟菩薩雖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亦以此智慧得到彼岸。其成無上正等正覺焉耳。則信乎盡大地衆生無有不是佛者。乃知此真空妙智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出離生死苦海度脫一切苦厄。真實不虛也。然則空之難言也久矣。執色者

李氏焚書卷之三

三

泥色說空者。帶空及至兩無所依。則又一切撥無。因果不信。經中分明讚嘆空即是色。更有何空。色即是空。更有何色。無空無色。尚何有有無。於我罣礙而不得自在耶。然則觀者但以自家智慧時常觀照。則彼岸當自得之矣。菩薩豈異人哉。但能一觀照之焉耳。人人皆菩薩而不自見也。故言菩薩則人人一矣。無聖愚也。言三垂諸佛則古今一矣。無先後也。奈之何可使由而不可使知者衆也。可使知則爲菩薩。不可使知則爲凡民。爲禽獸。爲木石。卒歸于泯滅矣。

此業科圖配補

四勿說

人所同者謂禮我所獨者謂已學者多執一已定見而不能大同于俗是以入于非禮也非禮之禮大人勿為真已無已有已即克此顏子之四勿也是四勿也即四絕也即四無也即四不也四絕者絕意絕必絕固絕我是也四無者無適無莫無可無不可是也四不者中庸卒章所謂不見不動不言不顯是也顏子得之而不遷不貳則即勿而不由之而勿視勿聽則即不而勿此千古絕學惟顏子足以當之顏子沒

卷之三

三九

而其學遂亡故曰未聞好學孟子亦已不能得乎此矣況濂洛諸君子此而輕談四勿多見其不知量也聊且博如蓋由中而出者謂之禮從外入者謂之非禮從天降者謂之禮從人得者謂之非禮由不學不慮不思不勉不識不知而至者謂之禮由耳目聞見心思則度前言往行彷彿比擬而至者謂之非禮語道遠心行路絕無蹊徑可尋無塗轍可由無藩衛可守無界量可限無漏鑰可啓則於四勿也當不

此而輕談四勿是以聖公謂之曰不好

實說
道貴虛任道貴實虛以受善實為固執不虛則所不精不實則所執不固虛而實實而虛真虛真實真亦自有虛實但不可以語于真人之虛實矣故有似虛而其中真不虛者有似不虛而其中乃至虛者有始虛而終實始實而終虛者又有衆人皆信以虛而君子獨不謂之虛此其人犯虛怯之病有

李氏集

三

衆人皆信以為實而君子獨不謂之實此其人犯色取之症真偽不同虛實異用虛實之端可勝言哉且試言之何謂始虛而終實此如人沒在大海之中所望一抹援耳舵師憐之以智慧眼用無礙才一舉而援之可謂幸矣然其人慶幸雖深魂魄尚未完也閉口終不敢出一語經月累日唯舵師是聽抑抑也及到彼岸岸先登脚履實地萬無一失矣

師復誨之曰此去尚有大海須還上船與爾俱

復能師之是聽矣抑又何貴乎所謂始虛而終實者如此吁千古賢聖真佛真仙大抵若此矣何謂始實而終虛如張橫渠已爲關中夫子矣非不實任先覺之重也然一聞二程論易而臯比永徹遂不復坐夾山和尚已登壇說法矣非不實受法師之任也然一見道吾拍手大笑遂散衆而來別求船子說法此二等者雖不免始實之差而能獲終虛之益蓋千古大有力量人若不得道吾不信也何謂衆人皆以爲實而君子獨不謂之實彼其於已實未敢自信也特因

李氏焚書

卷之三

三

信人而後信已耳彼其於學實未嘗時習之而說也特以易說之故遂冒認以爲能說茲心耳是故人皆悅之則自以爲是是其自是也是於人之皆說也在邦必聞則居之不疑是其不疑也以其聞之於那家也設使不聞則雖欲不疑不可得矣此其人寧有實得者耶是可笑也何謂衆人皆以爲至虛而君子獨不謂之虛彼其未嘗一日不與人爲善也是以人皆謂之舜也然不知其能舍已從人否也未嘗一不拜昌言也是以人皆謂之禹也然不知其能過門不

入吸弗子否也蓋其始也不過以虛受爲美德而爲之其終也習慣成僻亦冒認以爲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安知其爲怯弱而不能自起者哉然則虛實之端未易言也非虛實之難言也以真虛真實之難知也故曰人不知而不愠夫人衆人也衆人不知故可謂之君子若衆人而知則吾亦衆人而已何足以爲君子衆人不知故可直任之而不愠若君子而不知之則又如之何而不愠也是則大可懼也雖欲勿

李氏焚書

卷之三

三

者多固有舉世而無一知者一人獨知之所謂遇世不見知而不悔是也

定林庵記

余不出山久矣萬曆戊戌從焦弱侯至白下請定林庵而庵猶無恙者以定林在日素信愛於弱侯也定林不受徒今來住持者弱侯擇僧守之實不知定林作何面目則此庵第屬定林創建名曰定林庵而不知定林創庵甫成即舍去之牛首復創大華嚴閣

弱疾碑紀其事甚明也。聞甫成，又舍去。楚訪余，余中山而遂化於天。中山塔於天中山馬伯時隱山時，特置山居一所，度一僧，使專守其塔矣。今定林化去，又十二年，余未死，又復來此，復得見定林庵。夫金陵多名刹，區區一定林菴，安足為輕重，而舊橡敗瓦，人不忍毀，則此菴雖小，實賴定林久存，名曰定林菴，豈虛耶？夫定林，白下人也，自幼不茹葷血，又不娶，日隨其主周生赴講，蓋當時所謂周安其人者也。余未嘗見周生，但見周安隨楊君道南至京師，時李翰

李氏文集

卷之三

三

峰先生在京告余曰：周安知學，不欲學，幸母下視周安，蓋周安本隨周生執巾屨之臣，乃周生不力學，而周安供茶設饌，時時竊駐或留，或踰或拱，身柱側不欹，不倚，不退，不倦，卒致斯道。又曰：周安以周生病，故而道南乃東南名士，終歲讀書破寺中，故周安復事道南，夫以一周安，乃得身事道南，又得李先生，僕羨弱疾信愛，則周安可知矣。後二年，余來金陵，復接周安，而道南又不幸早歿。周安因白弱疾曰：吾欲為猶夫，吾近歲山寺，只多此數莖髮，不剃，何為弱疾無

以應遂約余，及管東溟諸公，送周安於雲松。弱疾披剃為弟子，改法名曰定林。此定林之所由名也。弱疾又於館側別為菴院，而余復書定林菴三字以匾之。此又定林菴之所由名也。弱疾曰：庵存人亡，見庵若見其人矣。其人雖亡，其庵尚存，菴存則人亦存，雖歿人今已亡，菴亦安得獨存？惟有記庶幾可久。余謂菴不足記也，定林之庵，不可以不記也。今不記，恐後我而生者，且不知定林為何物，此庵為何等矣。夫從古以來，僧之有志行者，亦多，獨定林哉！余獨怪其不

李氏文集

卷之三

三

辭卑賤而有志於聖賢大道也。故曰：賤莫賤於不聞道。定林自視其身為何如，而欲以卑賤之為，賤而定林不知也。今天下冠冕之士，然而登講帷，口談仁義，手揮麈尾，可謂尊且貴矣。三能自貴者，誰歟？況其隨從於講次之末者歟？又況於僕厮之賤，鞭箠之輩，不以為我勞，則必以為無益於充囊飽腹，且相率攘袂而竊笑矣。可俛首下心，歸禮窮士，日倚簷楹，欣樂而忘其身之賤，必欲為聖人，然後已者耶？古無有矣。是宜記遂為之記，不記庵，專記定林名庵之由，嗚

呼道不虛談學務實效則此定林菴真不虛矣

○○高潔說

予性好高好高則倨傲而不能下然所不能下者不
能下彼一等倚勢仗富之人耳否則稍有片長寸善
雖隸卒人奴無不拜也予性好潔好潔則狷隘而不
能容然所不能容者不能容彼一等趨勢諂富之人
耳否則果有片善寸長縱身為大人王公無不賓也
能下人故其心虛其心虛故所取廣所取廣故其人
愈高然則言天下之能下人者固言天下之極好高

李氏焚書卷之三

三

人者也予之好高不亦宜乎能取人必無遺人無遺
人則無人不容無人不容則無不潔之行矣然則言
天下之能容人者固言天下之極好潔人者也予之
好潔不亦宜乎今丑齷齪者皆以予狷隘而不能容
倨傲而不能下謂予自至黃安終日鎖門而使方丹
山有好箇四方來友之譏自往龍湖雖不鎖門然至
門而不得見或見而不接禮者縱有一二加禮之人
亦不久即厭棄是世俗之論我如此也殊不知我終
日閉門終日有欲見勝已之心也終年獨坐終年有

不見知己之恨也此難與爾輩道也其頗說得話者

又以予無目而不能知人故卒為人所欺偏愛而不
公故卒不能與人以終始彼自謂離毛見皮吹毛見
孔所論確矣其實視丑之齷齪者僅五十步安足道
乎夫空谷足音見似人猶喜而謂我不欲見人有是
理乎第恐尚未似人耳苟其略似人形當卽下拜而
忘其人之賤也奔走而忘其人之貴也是以往往見
人之長而遂忘其短非但忘其短也方且隆禮而師
事之而况知吾之為偏愛耶何也好友難遇若非吾

李氏焚書卷之三

三

禮敬之至師事之誠則彼聰明之士又曷肯為
我友乎必欲與之為友則不得不盡禮敬之隆然
天下之真才真聰明者實少也若夫庸庸碌碌之
而彼聰明者有才者終非其真也其才不得而不
與之疎且不但真也又且有姦邪焉則其勢又不
得而不日與之遠是故衆人咸謂我為無目耳夫使
我而果無目也則必不能以終遠使我而果偏愛不
公也則必護短以終身故為偏愛無目之論者皆似
之而非也今黃安二上人到此人又必且以我為偏

然二上人其務與我始終之無使我受無目之
可告語也實知予之苦心也實知予之孤單與
以二上人之本實以二上人之德也非以其聰明實
以其篤實也故有德者必篤實篤實者則必有德二
上人吾何患乎二上人師事李壽庵壽庵師事鄧豁
渠鄧豁渠志如金剛膽如天大學從心悟智過於師
故所取之徒如其師其徒孫如其徒吾以是卜之而
知二上人之必能為我出氣無疑也故作好高好潔

之說以貽之

○○三蠹記

劉翼性峭直好罵人李百藥語人三蠹四雖復罵人
人亦不恨噫若百藥者可謂真劉翼知己之人矣余
性亦好罵人人亦未嘗恨我何也以我口惡而心善
言惡而意善也心善者欲人急於長進意善者又恐
其人之不肯急於長進也是以知我而不恨也然世
人雖不我恨亦終不與我親若能不恨我又能親我
者獨有楊定見一人耳所以不恨而益親者又何也

蓋我愛富貴是以愛人之求富貴也愛貴則必謹言
而定見不肯讀書故罵之愛富則必治家而定見不
做人家故罵之罵人不去取富貴何恨之有然定見
又實有可罵者方我之困於鄂城也定見冒犯暑雪
一年而三四至則其氣骨果有過人者我知其可以
成就故往往罵詈之不休耳然其奈終不可變化何
哉不讀書不勤學不求生計之產不事出仕之謀蓋
有氣骨而無遠志則亦愚人焉耳不足道也深有雖
稍有向道之意然亦不是直向上去之人往往認定
灰語以辛勤日用為枷鎖以用為極安樂自
在法門則亦不免誤人自誤也夫靈利而無氣骨而欠
靈利深有稍靈利而無氣骨者夫一蠹物而已
夫既與蠹物為伍矣只好將就隨順度我殘年猶爾
責罵不已則定見一蠹物也深有一蠹物也我又一
蠹物也豈不成三蠹乎作三蠹記

○三叛記

時在中伏晝日苦熱夜間頗涼湖水驟滿望月初上
和風拂面有客來伴此正老子吐哈時也楊胖平日

好瞋睡不知此夜何忽眼青乃無上事听然而咲驚
蝴蝶之夢周怪鐵杵之噉廣和尚不覺矍然開眼而
問曰子何咲曰吾咲此時有三叛人欲作傳而未果
耳余謂三叛是誰爾傳又欲如何作胖曰楊道自幼
跟我今年二十五矣見我功名未就年紀又長無故
而逃是一叛也懷喜本是楊道一類人幸得湖僧與
之落髮遂以此僧為師以深為師祖故深自有懷喜
東西遊行咸以為伴飲食衣服盡與喜同今亦一旦
弄之而去託言入縣閉關誦經夫縣城誼雜豈閉關

李氏焚書

卷之三

三九

地耶明是背祖反楊言
獨不可背之以閉關城下
雷亦不之顧是二叛也余又問
蓋指祖也時有魚目子東方生
子問曰雖是三叛獨無輕重不
者皆可死有何輕重蓋天下唯
以此于夷狄禽獸以夷狄禽獸
名為叛則一切無輕重皆殺魚
丁申明定奪矣若喜受祖恩養
日久豈遺所可同乎

使楊麻得道有深萬一則道亦必守死而不肯
楊以去矣二子人物雖同要當以平日情意厚薄為
差況道之靈利可使猶有過喜者哉故論人品則道
為上喜居中深乃最下論如法則祖服上刑喜次之
道又次之此論不可易也東方生終不咲其說魚目
子因與之反詰不已東方生曰夫祖之痛喜豈誠痛
喜之聰明可以語道耶抑痛喜之志氣果不同于凡
僧耶抑又以人品氣骨真足以繼此段大事耶同是
道一樣人特利其能飲食供奉已也寢處枕席之足

李氏焚書

卷之三

四一

以備冬溫夏涼之快已也彼以有列于已而痛之此
以能利于彼而受其痛報者
矣如今之顧工人是已安得而使之不與道同科也
二子既爭論不決而楊又嘿嘿無言於是卯酉客從
旁持刀而立曰三者皆未可死唯老和尚可死速殺
此老貴圖天下太平本等是一箇老實無志氣的乃
勉而愛之至比之汾陽比之布袋夫有大志而不知
無目者也非有大志而以愛大志之愛愛之亦無目
者也是可殺也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不殺更又

何待持刀直逼和尚和尚跪而請曰此實正論此實正論且乞饒頭免做無頭鬼嗚呼管既無目今又無頭入言禍不單行諒哉

〇〇忠義水滸傳序

不史公曰說難孤憤賢聖發憤之所作也由此觀之古之賢聖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蓋自宋室不兢冠履倒施大賢處下不肖處上馴致夷狄處上中原處下一時君相猶然處堂燕鵲納

李氏焚書卷之三

四十一

幣稱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心矣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憤二帝之北狩則稱大破遼以洩其憤憤南渡之苟安則稱滅方臘以洩其憤敢問洩憤者誰乎則前日滿聚水滸之強人也欲不謂之忠義不可也是故羅二公傳水滸而復以忠義名其傳焉夫忠義何以歸于水滸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滸之衆何以一一皆忠義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理也若以小賢役人而以大賢役於人其有甘心服役而不取

猶以小力縛人而使大力者縛於人其有束手縛而不辭乎其勢必至驅天下大力大賢而盡納之水滸矣則謂水滸之衆皆大力大賢有忠有義之人可也然未有忠義如宋公明者也今觀一百單八人者同功同過同歿同生其忠義之心猶之乎宋公明也獨宋公明者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卒至于犯大難成大功服毒自縊同歿而不辭則忠義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單八人者之心故能結義梁山爲一百單八人之主最後南征

李氏焚書卷之三

四十二

六和燕青涕泣而辭主二童就計于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為是幾明哲不過小丈夫自完之計決非忠于君義于友者所忍屈矣是之謂宋公明也是以謂之忠義也傳其可無作歟傳其可不讀歟故有國者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於君側矣賢宰相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於朝廷矣兵部掌軍國之樞督府導聞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讀也苟一日而讀此傳則

此葉科圖配補

義不在水許而皆為干城心腹之選矣。否則不在朝廷不在君側不在干城腹心焉乎。在水許此傳之所為發憤矣。若夫好事者資其談柄用兵者藉其謀畫要以各見所長為睹所謂忠義者哉。

○子由解老序

食之於飽一也。南人食稻而甘。北人食黍而甘。此一南一北者。未始相羨也。然使兩人者易地而食焉。則又未始相弃也。道之于孔老。猶稻黍之於南北也。足乎此者。雖無羨於彼。而顧可弃之哉。何也。至飽者各

李氏焚書卷之三

四

足而真饑者無擇也。蓋嘗北學而食於主人之家矣。天寒大雨雪三日。絕糧七日。主人困踣望主人而向。往焉。主人憐我。炊黍餉我。信口大嚼。未暇辨也。撤案而後問曰。豈稻粱也歟。奚其有此美也。主人笑曰。此黍稷也。與稻粱埒。且今之黍稷也。非有異于向之黍稷者也。惟甚饑故甚美。惟甚美故甚飽。子今以往。不作稻粱想。不作黍稷想矣。予聞之慨然而嘆。使予之於道。若今之望食。則孔老暇擇乎。自此專治老子。而時復子由老子解讀之。解老子者眾矣。而子由稱最

子用之。引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夫夫發之中。萬物之與。宋儒自明道以後。通相傳授。每令門弟子看其氣象為何如者也。子由乃獨得微言於篇斷簡之中。宜其善發老子之蘊。使五千餘言。爛然如皎日。學者斷斷乎不可以一日去手也。解成示道。全當道全意。寄于瞻又當于瞻意。今去子由五百餘年。不意復見此奇特。嗟夫。亦惟真饑而後能得之也。

高同知獎勸序

高係土官父祖作逆

子由語高子曰。我

國家統一寰宇。澤流區內。威制

李氏焚書卷之三

四

六合。不務廣地而地自廣。秦皇所不能臣。漢武所不能服者。悉入版圖矣。然其格東漸西被。朔南暨及。以今視之。奚啻千百倍乎。人能言之矣。吾且言其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者。與于揚厲之可乎。夫滇南迤西。流土並建。文教敷洽。二百餘年矣。蓋上採前王封建之盛制。下不失後王郡縣之良規者也。夫前王封建其德厚矣。而制未周。後有郡縣其制美矣。而德未厚。惟是我朝上下古今。俯仰六王。囊括并包。論制盡功德盛隆。誠自生民以來之聖之所未有。

也故予謂若我 聖朝小臣年豈特不若有夏勿
替有殷且兼成周有道之長行漢唐宋無疆之曆萬
億斯年未有艾矣此豈直爲小臣祝願之私哉其根
本者其枝葉無窮理固然耳爾高氏之先吾不知
其詳矣自爲內臣以來我

高皇帝憐其來歸而不忍遷之也則使之仍有土之
業因其助順而不忍絕之也則使之與於並及之典
又念其先並曾有功德於民而吾兵初不血刃也則
授以大夫之秩以延其子孫而降其眷夫當混一廓

李氏焚書卷之三

清之日摧枯拉朽之際謀臣逆將果如雲設使守
漢唐之故事或因其來歸而中其火乎若何或
因其效順也而遂遷之內地乎亦其故土之毛
可若何雖其先或有功德而後也其又若之
何故吾以謂我 祖宗之恩德至厚也且今之來此
而爲郡守州正縣令者豈易哉彼其讀書曾破萬
卷曾中兵甲亦且數十萬積累勤矣苟萬分一中選
亦必遲回郎署十餘年跋涉山川萬餘里視予之爵
不甚加而親戚墳墓則遠矣然猶日惶惶焉以不得

李氏焚書卷之三

稱厥職是懼一有愆尤卽論斥隨之與編戶等矣其
來遠其去速其得之甚難而失之甚易也如此回視
吾子安步而行乘馬而馳足不下堂階而終身逸樂
累重富貴不絕未嘗稽顙厥廷而子孫秩爵與流官
埒是可不知其故乎且夫汗馬之功臣其殊勳懋伐
載在盟府尚矣乃其後嗣不類或以驕奢毀敗雖有
八議不少假借外之衛所其先並非與於拔城陷陣
之勲則未易以千戶賞况萬戶乎今其存者無幾矣
幸而在非射命中力搏虎則不得以破格調其平日
非敬禮君子愛恤軍人則不日以久安亦既岌岌矣
惟土官不然若有細誤輒與重譴微勞輒恐後
時郡守言之監司監司言之憲臺下矣夫同
一臣子同一並官也乃今以郡守則不得比以衛所
並官則不得比以功臣之子孫則又不得比其故何
哉蓋功臣之子孫恐其特功而驕也則難制矣故其
法不得不詳非故薄之也若郡守則節制此者非
大賢不可衛所並官則擁衛此者也非強有力知禮
義亦不可故安其責之備耳夫有擁衛以防其蔓有

節制以杜其始則無事矣故吾子得以安意肆志
以垂受有爵之榮是其可不知恩乎知恩則思報思
報則能謹守禮而重犯法將與我國家相為終始
無有窮時其何幸如之予既與高子時時作是語已
今年春巡按劉公直指鐵驄大散羣吏乃高子亦與
獎賞然則高子豈不亦賢哉高子年幼質美深沉有
智循循雅飭有儒生之風焉其務立其家以求克益
前人者尤可嘉也於戲予既直書獎語懸之高門以
為高氏光寵矣因同官之請又仍次前語以賀之其

其氏書

卷之三

四

尚知恩報恩以無棄予言其家可也

○○送鄭大姚序

晉者曹參以三尺劍佐漢祖平天下為齊相九年
而齊國安集嚴助謂汲長孺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
出為東海而東海大治今觀其所以治齊治東海者
實大不然史稱汲黯性倨少禮初授為滎陽令不
受恥之後為東海病臥閤內歲餘不出參日夜飲
醇酒不事事吏舍日飲歌呼參聞之亦取酒張坐飲
歌與相應和此豈有軌轍蹊徑哉要何與於

能令郡國以理也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莊以莊之
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以予所聞則二子者將不免以
其不正之身肆於民上不莊不正得罪名教甚矣而
卒為漢名相古之社稷臣者何也豈其所以致理者
或自有在彼一切觀美之具有不屑歟抑苟可以成
治於此有不計與將民寔自治無容別有治之方
歟是故恬焉以嬉遽焉以遊而民自理也夫黃帝遠
矣雖老子之學亦槩乎其未之聞也豈二子者或別
有黃老之術未可以其畔於吾之教而非詆之與吾

其氏書

卷之三

四

聞至道無為至治無聲至教無言雖賜也亦自謂不
可得聞矣豈其於此實未有聞而遂不知求之繩墨
之外也予甚疑焉而未敢以告人屬鄭君為大姚令
乃以予平晉之所疑者質之夫大姚滇下邑也僻小
而遠吾知君久矣其不受也觀君魁然其容充然其
氣洞然不設城府其與上大夫言如對羣吏處大庭
如在燕私偃偃似汲黯酣暢似曹參此豈儒者耳目
所嘗睹記哉君獨神色自若飲噉不輟醉後耳熱或
歌詩作大字以自娛陶陶然若不以邑事為意而邑

時自無事嗟夫君豈亦學黃老而有得者邪抑夫資其契與道合真不自知其至於斯也不然將懼儒者竊笑而其指之矣而寧能遽爾也邪吾與君相聚二載餘矣亦知君之爲人矣今其歸也其有不得者乎夫淵明辭彭澤而賦歸去採菊東籬有深意矣刺史王弘一旦二十千擲付酒家可遂謂盡無若人爲一知陶令之賢乎阮嗣宗曠達不仕聞步兵厨有酒求爲校尉君既取爲令矣縱有步兵之達莫可告語况望有知而大用君者亦惟有歸去而已行李蕭條

李氏焚書 卷之三

僮僕無權直云窮矣能無慟乎如君作達皆可勿恤也君第行吾爲君屈指而數之計過家之期正菊花之候飲而無資當必有白衣送酒如賢刺史王公者能令君一醉爾也

○○李中丞奏議序 代作

傳曰識時務者在於俊傑夫時務亦易識耳何以獨詩俊傑爲也且夫俊傑之生並不常有而事之當務則一時不無若必待俊傑而後識則並之所謂時務者歟抑俊傑之所識者必俊傑而後識非

李氏焚書 卷之三

主讀之不覺不知入其中而則奏議之最也若非德宗之時則又烏用此哉是錯有論賈諡有策今觀諡之策如改正朔易服色早輔教等皆依倣周官而言之此但可與俗儒道安可向孝文神聖之主談也然三表五餌之策推恩分王之策以梁爲齊趙吳楚之邊割淮南諸國以益梁而分王其子梁地二千餘里卒之滅七國者梁王力也孰謂洛陽年少通達國體識時知務如此哉至今讀其書猶想見爲人欲不謂之千古之俊傑不可得矣若錯之

論事與夫募民徙邊屯田塞下削平七國等皆一時急務千載石畫未可以成敗論人妄生褒貶也蓋時者如驚鳥之趨時務者如易子之交務稍緩其時不知其務則殆孰謂時務可易言哉其勢非天下之便傑固不能以識此矣宋人議論太多雖謂之無奏議可也然蘇文忠公實推陸忠宣奏議矣今觀其上皇帝諸書與其他奏議真忠肝義膽讀之自然慟哭流涕又不待以痛哭流涕自言也然亦在坡公時當務之急耳過此而微欽則無用矣亦猶晁賈之言只

李氏焚書

卷之三

五

可對文景武三帝道耳過此則時非其時又易其務不中用也予讀先賢奏議其所以尚論之者如此今得中丞李公奏議讀之雖未知其於晁賈何如然陸敬輿蘇子瞻不能過也故因書昔日之言以請教公公其信不妄否如不妄則願載之末簡

○先行錄序

代作

言一也有先行之言有可行之言又有當行之言吾嘗以此三言者定君子之是非而益以見立言者之

利謂先行之言則夫子之告子貢是已

行其言矣安有言過其行之失乎何謂可行之言則易也中庸也皆是也易曰以言乎遠則不禦是遠言皆可行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是邇言皆可行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是天地之間之言皆可行也中庸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夫夫婦能行則愚不肖者自謂不及賢知者自謂過之皆不可得矣其斯以為可行之言乎既曰可行之言則言之千百曲之上不為先行之千百曲之下不為後則以言行合一先後並時雖聖人亦不能置先後于其間故也若夫

李氏焚書

卷之三

五

當行之言則雖今日言之而明不當行之者而況千百曲之上下哉不獨其然八而言在仲由則為當行而在冉求則為不當行時異勢殊則言者變矣故行隨事遷則言焉八言安得據往行為典要守前言以效尾生耶是又當行之言不可以執一也夫當行而後言非通于道者不能可行而後言非深于學者不能若中丞李公真所謂通于道深于學者也故能潔已裕人公恕並用其言之而當行

而行者乎迺今又幸而獲讀所為法政集者則又

見其書者。某是以知公之學實學也。其政實政也。謂之曰。先行錄。不亦宜乎。然既先行其言矣。又何不當行之有。又何不可行之有。

○時文後序代作

時文者。今時取士之文也。非古也。然以今視古。固非今。由後觀今。今復為古。故曰。文章與時高下。高下者。權衡之謂也。權衡定乎一時。精光流于後世。曷可苟也。夫千古同倫。則千古同文。所不同者。一時之制。

李氏焚書

卷之三

五

耳。故五言興。則四言為古。唐律興。則五言又為古今之近體。既以唐為古。則知萬世而下。當復以我為唐無疑也。而況取士之文乎。彼謂時文可以取士。不可以行遠。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時矣。夫文不可以行遠。而可以取士。未之有也。國家名臣輩出。道德功業。文章氣節。于今爛然。非時文之選與故。棘闈三日之言。即為其人終身定論。苟行之不逮。必言之無文。不可選也。然則大中丞李公所選時文。曩以期於行遠耳。願諸士留意觀之。

○龍溪先生與學者論易久矣。後見二程論易。乃謂其

弟子曰。二程深明易道。吾不如。勇徹。畢比。變易而從之。其勇也如此。吾謂先生。即此是易矣。晉人論易。每括之以三言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是易簡一易也。又曰。不易乎。是不易一易也。又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是變易又一易也。至簡故易。不易故深。變易故神。雖曰三言。其實一理。深則無有不神。神則無有不易矣。先生變易之速。易如反

李氏焚書

卷之三

五

掌。何其神乎。故吾謂先生。即此是易矣。作易說序。

○龍溪先生文錄抄序

龍溪王先生集。共二十卷。一不談學之書。卷凡數十篇。無一篇不是論學之言。夫學問之道。一言可蔽。卷若積至二十篇。或累至數十。能無贅乎。然讀之。忘倦。卷卷若不相襲。覽者唯恐易盡。何也。蓋先生學問融貫。溫故知新。若滄洲瀛海。根于心。發于言。自時出而不可窮。自然不厭而文且理也。而其誰能贊之。予嘗謂先生此書。前無往古。今無將來。後有

學者可以無復著書矣。蓋逆料其決不能條達。願一過于斯也。而刻板貯于紹興官署印行者。少人亦罕讀。又先生少壯至老。一味和柔。大同無我。無新奇可喜之行。故俗士亦多不悅。先生之為人。而又肯讀先生之書乎。學無真志。皮相相矜。卒以自誤。雖先生萬語千言。亦且奈之何哉。今春予偕焦弱侯。放舟南邁。過滄洲。見何泰寧。泰寧視龍谿為鄉先生。其平日厭厭先生之教為深。熟讀先生之書已久矣。意欲復梓行之。以嘉惠山東河北數十郡人士。即索先生全集于弱侯。所弱侯載兩船書。一時何處覓索。泰寧乃約是秋專人來取。而命予圈點其尤精且要者。曰。吾先刻其精者以誘之。令讀然後錄其全。以付天下。後莊夫先生之書。一字不可輕擲。不刻其全。則有滄海遺珠之恨。然簡表浩繁。將學者未覽先厭。又不免有東書不觀之歎。必先後兩梓。不恰所費。然後先生之教大行。蓋先生之學。具在此書。若苟得其意。則一言可果。何用二十卷。苟不肖讀。則終篇亦難。又何必二十卷也。但在我後人。不得不冀其如此而讀。如此而

李氏焚書

卷之三

三

終篇文如此而得意于一言之下也。泰寧之言如此。其用意如之何。秋九月滄洲使者持泰寧手札果來。索書曰。下適予與弱侯咸在館。弱侯遂付書。又命予書數語。述泰寧初志。并付之。計新春二三月。予可以覽新刻矣。將見泰寧學問從此日新。而不能已。斷斷乎其必有在于是。斷斷乎其必有在於是。

關王告文

惟神忠義貫金石。勇烈冠古今。方其鎮荊州。下襄陽也。虎視中原。奪老瞞之精魄。孫吳猶鼠竊割據之英。李氏焚書

卷之三

三

雄目中無魏吳久矣。使其不敗。則其吞吳并曹豈但使魏欲徙都已哉。其不敗則其吞吳并曹豈但之鼎者天也。然公雖然而呂蒙亦隨吐血亡矣。蓋公以正大之氣壓狐媚之孤。雖不逆料其詐而呼風震霆。猶足破權奸之黨。駕霧鞭雷。猶足裂讒賊之肝。固宜其千秋萬祀不問海內外。足跡至與不至。無不仰公之為烈。蓋至於今日。雖男婦老少有識無識。無不拜公之像。畏公之靈。而知公之為正直儼然如。留之間也。某等來守茲土。慕公如生。欲使君臣

勸心朋友效義固因對公之靈復反覆而致意
不知者謂棄爛境且爲公大節意此特經碑小大夫
之所易爲而以此頌公公其享之乎

○李中裕傳文

公從幼嗜學到老不倦人無微而不收言無謬而不
錄誕言靡信公意彌篤蓋聚川合流務欲以成其大
土石並砌務欲以實其堅是故大智若愚焉耳公之
向道其篤也如此平生祿入盡歸梵宮交際間遺摠
資貧乞六度所稱布施忍辱精進者公誠有之李贊

李中裕傳文

卷之三

五

曰公倜儻非常人也某見其人又聞其語矣在廟時
駕幸承天公爲荊州惟時有司不能承宣德意以致
緯夫走渴疫疾無數公先期市藥林煑參耆令置水
次役無病者後築堤障江人感公爭出力至于今賴
焉夫其所市藥費不過四五百金耳而令全活者以
萬計又卒致其力築堤爲荊人垂垂賴公之仁心蓋
若此矣公初第由翰林出爲縣令又由侍御史復出
爲郡守恭慈祥愷憐離于人不愛然其剛毅正廉
之氣終不可以非法屈撓故宋四十而掛冠以老

李中裕傳文

卷之三

五

能以其餘年肆力於問學勇猛堅固轉不退轉爲法
內賢豪舉先非常人明矣予等或見而知或聞而慕
今其來矣云誰之依地阻官羈生芻曷致爲位而告
魂其聽之且予等與公同道爲朋生時何須識面同
氣相應來時自遍十方惟願我公照臨法會降此華
山鍾鼓齊鳴儼然其間富貴榮名無謂可樂此但諸
客時一場筵席耳薄暮則散去矣生年滿百未足爲
壽以今視管誠然一呼吸之間也平昔文章咸謂過
人不知愚者得之徒增口業智者比之好音過耳達
人大觀視之猶土苴也有子萬事足俗有是言也不
曰楊子雲法言白長慶樂天人至于今傳乎使待嗣
而後傳則古今有子者何限也須知孔子不以孔鯉
傳釋迦不以羅睺傳老聃不以子宗傳則公可以撫
掌大笑矣勿謂道家法力勝禪家道家固不能離道
而爲法也勿謂服食長生可冀公固不灰矣何用長
生乎勿謂灌頂陽神可出公固精神在天矣又何用
勞神求出乎公但直信本心勿顧影勿疑形則道力
固在也法力固自在也神力亦自在也再致我公

爲人請李維明維明者白下人名達陽別號翰
仕爲禮部郎於贊爲同曹友於沈爲同年友皆同地
雅相愛慕者故并設位俾得與公會云

王龍谿先生告文

聖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無瑕黃金百鍊今其沒矣
後將何仰吾聞先生少遊陽明先生之門旣以一往
而超詣中升西河夫子之坐遂至殒身而不替要以
朋來爲樂今不以不知而慍也真得乎不遷不貳之
宗正欲人知而信今不以未信而懈也允符乎不厭

李氏集書

卷之三

五九

不倦之理蓋修身行道者將九十歲而隨地兩法者
已六十紀矣以故四域之內或皓首而執經五陵之
間多繼立以傳業遂令良知密藏昭然揭日月而行
中天頓令洙泗淵源沛乎決江河而達四海非直斯
文之未喪實見吾道之大明先生之功於斯爲盛億
管淮南兒孫布地猶與盛與不可及矣今觀先生淵
流更長悠也久也何可當哉所怪學道者病在愛身
而不愛道是以不知前人付託之重而徒爲自私自
利之計病在尊名而不尊己是以不念兒孫陷溺之

苦而務爲遠嫌遠謫之圖嗟夫以此設心是滅道也
非傳道也是失已也非成已也先生其忍之乎嗟我
先生唯以盡人之聲替爲念是故苟可以坐進此道
不敢解嘲也唯以子孫之陷溺爲憂是故同舟而遇
風則胡越必相拯不自知其喪身而失命也此先生
付託之重所不能已也此予小子所以一面先生而
遂信其爲非常人也雖生也晚居非近其所爲疑脾
而注神傾心而悚聽者獨先生爾矣先生今旣沒矣
余小子將何仰乎嗟乎嘿而成之存乎其人不言而

李氏集書

卷之三

五

信存乎德行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學者每咕嚕其請
言以爲先生之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
貴也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學者每驚疑其所行以爲
先生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精神也是先生之所
重也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故因聞先生之
訃也獨反覆而致意焉先生神遊八極道冠終古天
壽不二生歟若一吾知先生雖亡固存者也其必以
我爲知言也夫其必以我知先生也夫

王龍谿先生告文

戊子冬月二十四日，南城羅先生之訃至矣。而先生之沒，實九月二日也。夫南城一水間耳，往往至者，不能十日餘，而先生之訃直至八十餘日，而後得聞。何其緩也。豈龍湖處僻，往來者寡耶？而往來者非寡，直知先生者寡也。然吾聞先生之門如仲尼，而又過之，蓋不啻中分魯矣。其知先生者，豈若非寡？將實未聞好學者，以故雖及門而終不知先生之所係於天下。萬世者如此，其甚重也耶？夫惟其視先生也不甚重，則其聞先生之訃也，自不容於不緩矣。余是以痛恨。

李氏焚書

卷之三

三

先生之沒而益信先生之未可以死也。有告我者曰：先生欲以是九月朔辭世長往，故作別語以示多士。多士苦不忍先生別，於是先生復勉畱一日，與多士談談竟矣。而後往耳。今先生往矣，無可奈何矣。於是多士始乃拭淚含哀，某梓先生別語以告四方之士。若曰：得正而斃，吾師無忝曾參矣。扶杖過過吾師，不愧夫子矣。豈惟不慊歟？又善吾歟？吾師至是真有得矣。大為其師喜，故欲梓而傳之。嗟乎！先生之壽七十而父四矣，其視仲尼有加矣。夫人生七十古來所希。

李氏焚書

卷之三

三

壽齊古希，雖恒人能不惜歟？而謂先生惜歟？乎？何以不慊歟？為先生喜也。且夫市井小兒辛勤一晷，得幾貫錢，鈔至無幾也。然及其將終也，已歿而復甦，既瞑而復視，猶恐未得所托。然者，使有托也，則亦甘心瞑目已矣。先生生平之謂何？顧此歷代衣鉢，竟不思欲置何地乎？其所為勉畱一日者，何故？或者亦恐未得所托矣。如使有托，雖不善歟，亦善也。使未有托也，則雖善歟，先生不善也。又何可以善歟？稱先生也，吾謂先生正當垂絕之際，欲慟不敢慟之時，思欲忍歟？一再見焉，而卒不可得者，千載而下，聞之猶堪斷腸。望之猶堪墮淚。此自是其至痛，不可甘忍。而謂先生忍歟？而不惜可乎？蓋惜歟？莫甚於先生者，吾恐更有甚於多士之惜先生之歟也。何也？天既喪予，予亦喪天。無父則望孤，無子而望絕矣。其為可悲，可痛，皆一也。若如所云，則千聖之衣鉢，反不如庸夫之一貫市井小兒，猶不忍於無托也。而先生能忍之矣。及何以為先生也？方聞訃時，無念僧深有從旁贊曰：玄即為位以告先生之靈。余時蓋嘿不應云：既而臘至矣。

又暮矣。既而改歲復爲萬曆己丑。又元月。又二月。又且分也。深有曰。某自從公游于今九年矣。每一聽公談。談必首及王先生也。以及先生癸未之冬。王公訃至。公卽爲文告之。禮數加焉。不待詔也。憶公告某曰。我於南都得見王先生者。再羅先生者一。及入滇復於龍里得再見羅先生焉。然此丁丑以前事也。自後無歲不讀二先生之書。無口不談二先生之腹。令某聽之親切而有味。詳明而不可厭。使有善書者。執筆侍側。當疾呼手腕脫矣。當不止十紙百紙。雖千紙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且有餘矣。今一何嘿嘿也。且丙戌之春。某將杖錫南遊。公又告某曰。急宜上肝。江見羅先生。下時龍溪王先生。然矣。戊子之夏。某復自南都來。至傳道羅先生有書欲抵南都。云。越此大比之秋。四方士大和會。一入秣陵城。爲羣聚得朋計。公卽爲書往焦弱族所。羅先生今茲來。慎勿更蹉過。恐此老老矣。後會難可再也。既又時。物色諸盱江來者。稍道羅先生病語。病又甚。初張皇矣。公告某曰。先生既病。當不果南下矣。然先生實無甚病也。吾觀先生骨剛。神完志定。

勝似王先生。王先生尚享年八十六。先生卽不百歲亦當九十。決不歿也。然某覘公似疑羅先生病欲歿者而竟絕口不道。羅先生歿試屢問之。第云先生不歿。先生決不歿。今羅先生實歿矣。更嘿嘿何也。嗟乎。余嘿不應。不知所應也。蓋余自聞先生訃來。似在夢寐中過日耳。乃知真哀不哀。真哭無涕。非虛言也。我今痛定思痛。回想前事。又似大可笑者。夫謂余不思先生耶。而余實思先生。謂余不知先生耶。而余實知先生。深也。謂余不能言先生耶。而能言先生者。實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莫如余。乃竟口不言。心不思。筆不能下。雖余亦不知其何說矣。豈所謂天喪予。予喪。天無父。何怙。無父而望孤者耶。今予亦既老矣。雖不曾親受業于先生之門。而願買田築室。厝骸于先生之旁者。念無時而置也。而奈何。遂聞先生歿也。然惟其不曾受業于先生之門也。故亦不能遍友先生之門下士。而知其孰爲先生上首弟子也。意者寧無其人。特恨未見之耳。言念先生。束髮從師。舍身爲道。一上春官。蜚聲鎮院。而出班風。念真結肺腸有道之恩。恐孤師友。於是上

下四方靡足不聘咨詢既竭步趨遂正飲河知足空
手歸來越又十年歲當癸丑乃對明庭釋褐從政公
庭訟簡委蛇樂多口舌代缺論心無兢胥徒令史渾
如其家卽仕而學不以仕廢卽學稱仕何必仕優在
朝如此居方可知自公旣然家食何如堂前擊鼓堂
下唱歌少長相隨班荆共坐此則先生七十四歲以
前之日恒如此也若夫大江之南長河之北招提梵
刹巨浸名區攜手同遊在在成聚百粵東甌羅施鬼
國南越閩越滇越騰越窮髮鳥語人跡罕至而先生

李氏焚書

卷之三

六

墨汁淋漓周遍鄉縣矣至若牧童樵豎釣老漁翁市
井少年公門將隸行商坐賈織婦耕夫竊履名儒衣
冠大盜此但心至則受不問所由也况夫布衣韋帶
水宿嚴棲白面書生青衿子弟黃冠白羽緇衣大士
縉紳先生象笏朱履者哉是以車轍所至奔走逢迎
先生抵掌其間坐而談笑人望丰采士樂簡易解帶
披襟八風時至有柳士師之寬和而不見其不恭有
大雄氏之慈悲而不聞其無富同流合汙狂簡斐然
良賈深藏難識易見居柔處下非鄉愿也汎愛容衆

真平等也力而至巧而中是以難及大而化聖而神
夫誰則知蓋先生以是自度亦以是度人七十餘年
之間東西南北無虛地雪夜花朝無虛日賢愚老幼
貧病貴富無虛人矧伊及門若此其專且久有不能
得先生之傳者乎吾不信也先生幸自慰意焉予雖
老尚能驅馳當不辭跋涉爲先生訪求門下士誰是
眞實造詣得者得卽焚香以告以妥先生之靈曰予
今而後而知先生之可以死也真可以不惜死真非
徒自善其死之可比也而予痛恨先生之久之心可
李氏焚書

卷之三

以釋矣若孔子之與魯君言也直曰今也則亡未聞
好學者也是謂無子而望絕也先生不如是也
○○○祭無祀文代作

竊以生而爲人不得所依則不免凍餒而疾病作是
故聖帝明王知而重之仁人君子見而矜之於是設
養濟之院建義社之倉以至鄰里鄉黨之相關車馬
輕裘之共敝皆聖帝明王所謂獨之哀仁人君子
之所以周急也而後四海始免怨號之夫矣而豈徒
然也哉然而爲鬼不得所依則誰爲享奠而疫癘作

是故聖帝明王哀而並度仁人君子憐而設饗於是乎上元必祭中元必祭以至清明之節霜降之夕無不有祭蓋我

太祖高皇帝之所諄切更列聖而不敢替者又不獨古聖賢王相循已也而後天下始無幽愁之鬼矣而豈無謂也哉何也聖帝明王與仁人君子皆神人之主也不有主將何所控訴乎又何以許神人而協上帝通幽明而承天休也生人之無依者又是何等若文王所稱四民其大槩也死人之無依者又是何

李氏焚書

等若我太祖高皇帝所錄歿亡至詳悉也是故京則祭以上卿郡則祭以大夫邑則祭以百里之侯至於鄉祭里祭村祭社祭以及十家之都咸皆有祭而唯官祭則必以城隍之神主之前此一日本官先行牒告臨期詣壇躬請祭畢乃敢送神以歸而後妥焉此豈無義而聖人爲之哉此豈諛黷於無祀之鬼空費牲幣以享無用而

太祖高皇帝身爲之禁今茲萬曆丁酉之清明是夕也自京國郡國以至窮鄉下里莫敢不欽依令典

相隨赴壇而祭或設位而祭矣况我沁水坪上仁人君子比屋可封生人無依尚仰衣食鬼苟乏祀能有望祭乎所恨羈守一官重違鄉井幸茲讀禮先廬念羣蒿之悽愴因思親以及親爲位北郭請僧諷經自今夕始矣凡百無主鬼神有餒一飽無痛乏宗有錢分授無爭人我是所願也抑余更有說焉凡爲人必思出苦更於苦中求樂凡爲鬼必愁鬼趣更於趣中望生乃可若但得飽便足得錢便歡則志在錢飽耳何時得離此苦趣耶醉飽有時幽愁長在吾甚爲諸

李氏焚書

鬼慮之竊聞阿彌陀經等金剛經等諸佛真言等衆僧爲爾宣言再三再四皆欲爾等度脫鬼倫卽生人天或趣佛乘或皈西方者誠可聽也非但欲爾等一飽已也又聞地藏王菩薩發願欲代一切地獄衆生之苦此夕隨緣在會有話須聽又聞面然大士統領三千大千神鬼與爾等相依日久非不欲盡數超拔爾等第亦無奈爾等自家不肖何耳今爾等日夜守看大士瞻仰地藏菩薩可謂最得所主矣幸時時轉其開導毋終沉迷則我此壇場其爲諸鬼成聖

人生。天。之。場。大。非。偶。也。若。是。則。不。但。我。坪。上。以。及。四。境。之。無。祀。者。所。當。敬。聽。卽。我。宗。親。并。內。外。姻。親。諸。凡。有。人。奉。祀。者。亦。當。聽。信。余。言。必。求。早。早。度。脫。也。雖。有。祀。與。無。祀。不。同。有。嗣。與。無。嗣。不。同。然。無。嗣。者。呼。爲。無。祀。之。鬼。有。嗣。者。亦。呼。爲。有。祀。之。鬼。鬼。不。出。鬼。域。耳。鬼。皆。鬼。也。我。願。一。聽。此。言。也。我。若。狂。言。無。稽。面。然。大。士。必。罰。我。地。藏。王。菩。薩。必。罰。我。諸。佛。諸。大。聖。衆。必。罰。我。諸。古。管。聖。君。賢。相。仁。人。君。子。必。罰。我。兼。我。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以。及。列。聖。皆。當。罰。我。矣。不。敢。不。敢。不。虛。謹。告。

李氏焚書

卷之三

空

○○篁山碑文 代作

篁山庵在江西饒州德興縣介萬山中其來舊矣而人莫知山有靈氣唐元和間有張庵孫者修真得道於此迨勝國至元里人胡一真又於此山修真得道去相傳至今山蓋有二真人焉嗣後山缺住持庵院幾廢失今不修將不免爲瓦礫之場矣一興一廢理固常然旣廢復興寧獨無待此僧真空之所爲作也真空少修戒律行遊京師從興聖禪師說戒比還故

里纔到舟次忽感異夢彷彿若見觀音大士指引入篁山修行者歸而問人人莫曉也真空遂發願願此生必見大士乃已撥草窮源尋至其地果見大士儼然在於廢院之中真空不覺進前拜禮伏地大哭於是復矢心誓天務畢此生之力修整舊刹復還故物苦行齋心戒律愈厲居民長者感其至誠協贊募化小者輸木石大者供糧米未及數年而庵院鼎新聖像金燦朝鐘暮鼓燈火熒煌非但大士出現僧衆有飯且與山陬野叟岩畔樵夫同依佛日獲大光明向李氏焚書

與同登極樂之鄉矣。千萬萬劫寧復是此等鄉里之常人耶。持戒者寧爲第二而使盡人盡居第一。布施波羅蜜極樂道場所謂青出於藍也。僧真空雖居衆人後實居衆人前。蓋引人以皈西方其功德益無比也。余是以益爲真空喜也。向兩真人已去。今戒真人復繼之。千餘年間成三真人。然戒真人念佛勤皈依切定。生西方無疑。它日如見向者兩真人幸一招之母。使其或迷於小道則戒真人之功德益溥矣。茲因其不遠數千里乞言。京師欲將勒石以記。余以此

李氏焚書

卷之三

三

得與西方之緣。戒真人見今度余也。余其可不記乎。若其中隨力散財之多寡。隨分出力之廣狹。興工於某年月。訖工於某時日。殿宇之宏敞。僧房之幽邃。以至齋堂厨舍井竈之散處。其中最賢協贊之僧衆。最有竭力之檀越。各細書名實于碑之陰矣。

李生十交

或問李生曰。子好友今兩年所矣。而不見子之交一人。何曰。此非君所知也。予交最廣。蓋舉一盡之人。毋有如予之廣交者矣。予交有十。十交則盡天下之交。

夫何謂十。其最切爲酒食之交。其次爲市井之交。如和氏交易。平心閱氏油價不二。汝交之。我亦交之。汝今久矣。日用而不知也。其三爲遨遊之交。其次爲坐談之交。遨遊者遠則資舟。近則譚笑。謔而不爲虐。億而多奇。中雖未必其人何如。亦可以樂而忘返。去而見思矣。技能可人。則有若琴師射士棋局畫工其人焉。術數相將。則有若天文地理星曆占卜其人焉。其中達士高人。未可卽得。但其技精則其神王。決非拘牽齷齪卑卑瑣瑣之徒所能到也。聊以與之遊。不令

李氏焚書

卷之三

三

人心神俱爽。賢於按籍索古談道德說仁義。予以至文墨之交。骨肉之交。心膽之交。生歿之交。所交不一人而足也。何可謂予無交。又何可遽以一人索予之交也哉。夫所交真可以託生歿者。予行遊天下二十多年。未之見也。若夫剖心析肝相信意者。其唯古亭周子禮乎。骨肉相親。期於無斁。予於外友。李維明蓋庶幾焉。詩有李書有文是矣。然亦何必至是。苟能遊心於翰墨。蜚聲於文苑。能自馳騁。不落蹊徑。亦可玩適以美老也。唯是酒食之交。有則往。無則止。不往然

亦必愛賢。好客。貧而整。富而潔者。乃可往耳。愛客爲上。好賢次之。整而潔。又次之。然是酒食也。最日用之第一義也。予唯酒食是需。飲食宴樂是困。則其人亦以飲食爲媒。而他可勿論之矣。故愛客可也。好賢可也。整而潔亦可也。無所不可。故無不不友。而况傾蓋交歡。飲水可肥。無所用媒者哉。已矣。故今直道飲食之事。以識予交遊之最切者。飲食之人。則人賤之。予顧交汝幸勿棄也。

自贊

李氏焚書

卷

三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詞鄙俗。其心狂癡。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見親熱。其與人也。好求其過。而不悅其所長。其惡人也。既絕其人。又終身欲害其人。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飫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迂。口與心違。其人如此。鄉人皆惡之矣。管子貢問。夫子曰。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

贊劉諧

有一道學高履大履。長袖闊帶。綱常之冠。人倫之衣。拾紙墨之一二。竊唇脂之三四。自謂眞仲尼之徒焉。時遇劉諧。劉諧者。聰明士。見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夫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劉諧曰。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燃紙燭而行也。其人嘿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李生間而善曰。斯言也。簡而當。約而有餘。可以破疑網。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蓋雖出於一時調笑之語。然其至者。百並不能易。

李氏焚書

卷

三

○方竹園卷

省之愛竹者。以愛故稱之曰君。非謂其有似於有斐之君子而君之也。直憐悒無與誰語。以謂可以與我者。唯竹耳。是故儻相約而謾相呼。不自知其至此也。或曰。王子以竹爲此君。則竹必以王子爲彼君矣。此君有方有圓。彼君亦有方有圓。圓者常有。而方者不常有。常不常異矣。而彼此君之。則其類同也。同則親矣。然則王子非愛竹也。竹自愛王子耳。夫以王子其人。山川土石。一經顧盼。咸自生色。况此君哉。且天地

之間凡物皆有神況以此君處中直上而獨不祥乎
傳曰士為知己用女為悅已容此君亦然彼其一遇
王子則踈節奇氣自爾神王平生挺直凌霜之操盡
成蕭韶鸞鳳之音而務欲以為悅已者之容矣彼又
安能子然獨立窮年瑟瑟長抱知己之恨乎由此觀
之鶴飛翩翩以王子晉也紫芝曄曄為四皓饑也寧
獨是龍馬負圖洛龜呈瑞儀於舜鳴於文獲於魯更
物之愛人自古而然矣而其誰能堪之今之愛竹者
吾惑焉彼其於王子不類也其視放傲不屑至惡也

李氏焚書

卷五

五

而唯愛其所愛之竹以似之則雖愛竹竹固不之愛
矣夫使若人而不為竹所愛也又何以愛竹為也以
故余絕不愛夫若而人者之愛竹也何也以其似而
不類也然則石陽之愛竹也類也此愛彼君者也石
陽習靜廬山山有方竹石蕩愛之特繪而圖之以方
竹並不常有也石陽將歸難與余別持是示余何為
者哉余謂予之此君已相隨入蜀去矣何曾別

○書黃安二上人手冊

出家者終不顧家若出家而復顧家則不必出家矣

李氏焚書

卷五

三

身為何為求出世也出世則與世隔或能成
出世家則與家絕故乃稱真出家兒今觀釋迦佛豈
不是見身為淨飯王之子轉身即居轉輪聖王之位
乎其為富貴人家孰與比也內有耶輸女之賢為之
妻又有羅睺羅之聰明為之兒一旦棄去入窮山忍
饑寒何為而自苦乃爾也為求出世之事也出世友
能度世夫此世間人猶欲度之使成佛况至親父母
妻兒哉故釋迦成道而諸人同證妙樂其視保守一
家之人何如耶人謂佛氏戒貪我謂佛乃真大貪者
唯所貪者大故能一乃兩不貪戀人世之樂也非
但釋迦即孔子亦然孔子之於鯉戚也久矣是孔子
未嘗為子牽也鯉未然而鯉之母已卒是孔子亦未
嘗為妻繫也三相薦之而孔子不仕非人不用孔子
乃孔子自不欲用也視富貴如浮雲唯與三千七十
游行四方西至晉南走楚日夜皇皇以求出世知已
是雖名為在家實終身出家者矣故予謂釋迦佛辭
家出家者也孔夫子在家出家者也非誕也今我自
視聰明力量既遠不逮二老矣而欲以悠悠之念

佛祖家多見其不自量也上人又何為而遠來乎
所幸佛觀上事及人黃氏又曰雖有一女嫁與莊
純夫純夫亦是肯向前努力者今黃安二上人來此
欲以求出丑大事余何以告之第為書釋迦事又因
其從幼業儒復書孔子生平事以為警欲其知往古
勉將來以不負此初志而已也

○讀律膚說

淡則無味直則無情宛轉有態則容冶而不雅沉著
可思則神傷而易弱欲淺不得欲深不得拘於律則

李氏焚書

卷之三

七二

為律所制是詩奴也其失也卑而五音不克諧不受
律則不成律是詩魔也其失也亢而五音相奪倫不
克諧則無色相奪倫則無聲蓋聲色之來發於情性
由乎自然是可以牽合矯強而致乎故自然發於情
性則自然止乎禮義非情性之外復有禮義可止也
惟矯強乃失之故以自然之為美耳又非於情性之
外復有所謂自然而然也故性格清徹者音調自然
宣暢性格舒徐者音調自然疏緩曠達者自然浩蕩
憤懣者自然壯烈沉鬱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

絕有是格便有是調皆情性自然之謂也莫不有情
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然則所謂自然者非
有意為自然而遂以謂自然也若有意為自然則與
矯強何異故自然之道未易言也

李氏焚書卷之四

雜述

○○解經題

大佛頂者至大而無外故曰大至高而莫能上故曰頂至大至高唯佛爲然故曰大佛頂也夫自古至今誰不從是大佛頂如如而來乎但鮮有知其因者耳能知其因如是大如是至高則佛頂在我矣然何以謂之至大以無大之可見故曰至大也何以謂之至高以無高之可象故曰至高也不可見不可象非

李氏焚書卷之四

密而何人唯不知其因甚密故不能以密脩不能以密證而欲其決了難矣豈知此經爲了義之密經此脩爲證明之密脩此佛爲至大至高不可見不可象密密之佛乎此密密也諸菩薩萬行悉從此中流出無不可見無不可象非頑空無用之比也是以謂之首楞嚴首楞嚴者唐言究竟堅固也究竟堅固不壞則無必無生無了不了之人矣

○○書決疑論前

經可解不可解解則通于意表解則落於言詮解則

不執一定不執一定即是無定無定則如走盤之珠何所不可解則執定一說執定一說即是死語死語則如印印泥欲以何用也此書千言萬語只解得心經中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兩句經耳經中又不曰是故空中無色乎是故無色者衆色之母衆色者無色之色謂衆色卽是無色則可謂衆色之外別無無色豈可哉由此觀之真空者衆苦之母衆苦者真空之苦謂真空能生衆苦則可謂真空不能除滅衆苦又豈可哉蓋既能生衆苦則必定能除滅衆苦無疑也

李氏焚書卷之四

衆苦熾然生而真空未嘗生衆苦卒然滅而真空未嘗滅是以謂之極樂法果證入此者謂之自在菩薩耳今以厭苦求樂者謂之三乘則心經所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又云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者皆誑語矣十法界以佛界與九界並稱豈可卽以娑婆世界爲佛界離此娑婆世界遂無佛界邪故謂娑婆世界卽佛世界可也謂佛世界不卽此娑婆世界亦可也非厭苦誰肯發心求樂非喜於得樂又誰肯發心以求極樂乎極樂則自無樂無樂則自無苦無

言。無恐怖。無顛倒。夢想非有。若有。畢竟有恐怖。有顛倒。而見以爲無也。非有智有得。而見以爲無得也。非有因有緣有苦有集有滅有道而強以爲無苦集滅道也。非有空有色有眼耳鼻舌身意而強以爲空中無色無眼耳鼻舌身意也。故曰。但有言說。皆無實義。夫經言教也。聖人不得已而有言。故隨言隨掃。亦恐人執之耳。苟知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則願力慈悲。尤相之大者。生歎之甚者。而可藉之以爲安。執之以爲成佛之根本乎。凡有佛。即便有願。即便有慈悲。今

李氏焚書

卷之四

三

但恐其不見佛耳。不思其無佛。願無慈悲心也。有佛而無慈悲。大願者。我未之見也。故有佛。即便有菩薩。佛是體。菩薩是用。佛是主人。翁菩薩是管家。人佛是聖天子。菩薩是百執事。誰能離得。若未見佛。而徒興假慈悲。殆矣。

○解經文

晦昧者。不明也。不明。即無明。世間有一種不明自己心地者。以爲吾之真心。如太虛空。無相可得。祇緣色想交雜。昏擾不寧。是以不空耳。必盡空諸所有。然後

完吾無相之初。是爲空也。夫使空而可爲。又安得謂之真空哉。縱然爲得空來。亦卽是掘地出土之空。如今人所共見太虛空耳。與真空總無交涉也。夫其初也。本以晦昧不明之故。而爲空。其既也。反以爲空之故。益晦暗以不明。所謂晦暗。卽是晦昧。非有二也。然是真空也。遇明白曉了之人。真空卽在此明白之中。而真空未始明白也。苟遇晦暗不明之者。真空亦卽在此晦暗之中。而真空未始晦暗也。故曰。空晦暗中。唯是吾心真空。特地結起一朶晦暗不明之色。本欲

李氏焚書

卷之四

四

爲空。而反爲色。是以空未及爲。而色已暗結矣。故曰。結暗爲色。於是卽以吾晦暗不明之妄色。雜吾特地爲空之妄想。而身相宛然。遂具蓋吾此身。原從色想交雜而後有也。既以妄色妄想。相交雜而爲身。於是攀緣搖動之妄心。日夕屯聚于身內。望塵奔逸之妄相。日夕奔趣於身外。如衝波逐浪。無有停止。其爲昏擾擾相。殆不容以言語形狀之矣。是謂心相。非真心也。而以相爲心。可與是自迷也。既迷爲心。則必決定以爲心。在色身之內。必須空却諸擾擾相。而爲空之

念復起矣。復從爲空。結色雜想。以成吾身。展轉受生。無有終極。皆成于爲空之一念。始于晦昧之無明。故耳。夫既迷爲心。是一迷也。復迷謬以爲吾之本心。卽在色身之內。必須空却此等心相。乃可嗟。嗟心相。其可空乎。是迷而又迷者也。故曰。迷中倍人。豈知吾之色身。泊外而山河。遍而大地。并所見之太虛空等。皆是吾妙明真心中一點物相耳。是皆心相。自然誰能空之。邪心相既總。是真心中所現物。真心豈果在色身之內邪。夫諸相總。是吾真心中一點物。卽浮漚總。在色身之內。其迷惑又可破也。

○念佛答問

小大相形。是續鶩短鶴之論也。天地與我同根。誰是勝我者。萬物與我爲一體。又誰是不如我者。我謂念佛卽是第一佛。更不容于念佛之外。復覓第一義諦。

李氏焚書

卷之四

三

也。如謂念佛乃釋迦權空接引之法。則所謂最上三乘者。亦均之爲權空接引之言耳。古人謂佛有悟門。曾奈落在第二義。正仰山小釋迦吐心吐膽之語。後來中峰和尚謂學道真有悟門。教人百計搜尋。是悞人也。故知此事在人。真實怕死與不耳。發念苟真。則悟與不悟。皆爲戲論。念佛參禪。總歸大海。無容着唇吻處也。

○○○征途與其後語

弱侯之言。蓋爲未得謂得者發耳。若方子及猶爲勇

李氏焚書

卷之四

六

往之時。豈宜以此言進之哉。然吾聞學者未得謂得。真不少也。則卽進之以此言亦宜。夫並間功名富貴。最易埋沒人。余老矣。死在旦夕。猶不免近名之累。況當熱鬧之場。擦粉塗額。以悅于人。而冒究心生死。視人並繁華極樂。以爲極苦。不容加乎其身。余又安所求于並也。蓋生歿念頭。尚未萌動。故並間參禪。學道之夫。亦只如此而止矣。則有鼻孔遼天者。亦足奇也。我願弱侯勿太責之備也。姑置勿論。且摘弱侯敘語。以與侯商。何如。侯謂聲音之道。可與禪通似矣。而

引伯牙以爲證謂古不必圖譜今不必碩師傲然遂自信者適足以爲笑則實不然之夫伯牙於成連可謂得師矣按圖指授可謂有譜有法有古有今矣伯牙何以終不得也且使成連而果以圖譜碩師爲必不可已則空窮日夜以教之操何必移之海濱無人之境寂寞不見之地直與世之矇者等則又烏用成連先生爲也此道又何與於海而必之於海然後可得也尤足怪矣蓋成連有成連之音雖成連不能授之於弟子伯牙有伯牙之音雖伯牙不能必得之

李氏焚書 卷之四

於成連所謂音在於是偶觸而即得者不可以學人爲也矇者唯未嘗學故觸之即契伯牙唯學故至于無所觸而後爲妙也設伯牙不至于海設至海而成連先生猶與之偕亦終不能得矣唯至於絕海之濱空洞之野渺無人跡而後向之圖譜無存指授無所碩師無見凡昔之一切可得而傳者今皆不可復得矣故乃自得之也此其道蓋出于絲桐之表指授之外者而又烏用成連先生爲邪然則學道者可知矣明有所不見一見影而知渠聽有所不聞一擊竹而

成偈大都皆然何獨矇師之與伯牙邪吾願子及如矇師弱侯如居海上者於是焉敬以書其後而題曰征途與共以歸之與共者與共學也子及以純父爲可與故征途日與之共學倘真可與共則願并以此語與之可

○批下學上達語

學以求達此語甚不當既說離下學無上達則即學即達即下即上更無有求達之理矣而復曰求達何邪然下學自是下學上達自是上達若即下學便以

李氏焚書 卷之四

爲上達亦不可也而乃曰學以求達是果即下學以求達邪抑別有求達之學邪若即學求達當如前詰若別有求達之學則剝肉作瘡尤爲捭苗之甚矣故程伯子曰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曰便是則是即學即達也然又曰人須是識其真心夫真心不可以識識而可以學求乎不可以學求則又是離學而後有達也故謂學以求達者非也離學者亦非即學者亦非然則夫子何自而上達乎此顏子所以終身苦孔之達矣不曰即學即達不曰離學而達亦不曰學

以求達而但曰下學而上達何其意圓語圓令人心領神會而自默識於言意之中也今觀酒掃應對雖下愚之人亦能之唯不能達乎其上是以謂之下學也是以謂之百姓也是以謂之鄙夫也是以謂之凡民也是以謂之但可使由也至於精義入神則自然上達矣上達則為聰明聖智達天德之人矣是以謂之曰形而上也謂之曰可以語上也謂之曰君子上達也雖顏子大賢猶曰未達一間曰其殆庶幾況他人哉則夫子之自謂莫我知自謂唯天知者信痛悼

李氏焚書

卷之四

九

之極矣蓋世之學者不是日用而不知則便是見之為仁而能上達者其誰也夫學至上達雖聖人有所不知而凡民又可使知之乎故曰吾有知乎哉雖聖人有所不能而凡民又可使能之乎故曰民鮮能久矣民之所以鮮能者以中庸之不可能也非棄之也然則下學者聖凡之所同夫凡民既與聖人同其學矣則謂滿街皆是聖人何不可也上達者聖人之所獨則凡見之為仁知與日用而不知者總是不達則總是凡民明矣然則自顏子而下皆凡民也可畏

也夫先聖雖欲不慨嘆于由賜之前可得邪

○書方伯雨冊葉

楞嚴唐言究竟堅固也究竟堅固者是何物此身非究竟不壞也敗則歸土矣此心非究竟不壞也散則如風矣聲名非究竟不壞也天地數終乾坤易位古聖昔賢載籍無存矣名於何有聲於何寄乎切須記取此一着子何物是堅固何年當究竟究竟堅固不壞是真實語是虛謬語是誰人語是不誰人語若誰人是佛自誑也安能誑人千萬參取

李氏焚書

卷之四

十

○讀若無寄母書

若無母書云我一年老一年八歲守你你既捨我出家也罷而今又要遠去你師當日出家亦待終了父母纔出家去你今要遠去等我死了還不遲若無答云近處住一毫也不曾替得母親母云三病兩痛自是方便我自不欠掛你你也安心亦不欠掛我兩不欠掛彼此俱安安處就是靜處如何只要遠去以求靜邪況秦蘇哥從買寺與你以來待你亦不薄你想道情我想盡情盡情過得就是道情莫說我年老就

你二小孩子亦當看顧他。你師曾日出家遇荒年也顧兒子必是他心打不過。纔如此做。設使不顧他。流落不肖。爲人笑恥。當此之時。你要脩靜果。動心邪。不動心邪。若不動心。未有此理。若要動心。又怕人笑。又只隱忍過日。似此不管而不動心。與今管他而動心。孰真孰假。孰優孰劣。如此看來。今時管他。迹若動心。然中心安妥安妥。却是不動心。若不管他。迹若不動。然中心隱隱痛痛。却是動心。你試密查你心。安得他好。就是常住。就是金剛。如何只聽人言。只聽人言。

李氏焚書

卷之四

十一

不查你心。就是被境轉了。被境轉了。就是你不會安心。處你到不去住心地。只要去住境地。吾恐龍潭不靜。要住金剛。金剛不靜。更住何處。邪。你終日要講道。我今日與你講心。你若不信。又且證之。你師如果在境。當住金剛。如果在心。當不必遠去矣。你心不靜。莫說到金剛。縱到海外。益不靜也。卓吾子讀而感曰。恭喜家有聖母。膝下有真佛。夙夜有心師。所矢皆海潮音。所命皆心髓。至言顛撲不可破。回視我輩。傍人隔靴搔痒之言。不中理也。又如說食。示人安能飽人。徒

令傍人又笑傍人。而自不知恥也。反思向者與公數紙。皆是虛張聲勢。恐嚇愚人。與真情實意何關乎。乞速投之水火。無令聖母看見。說我平生盡是說道理害人。去也。又願若張掛爾聖母所示一紙。時時令念佛學道人觀看。則人人皆曉。然去念真佛。不冒念假佛。矣。能念真佛。卽是真彌陀。縱然不念一句彌陀。佛阿彌陀佛。亦必接引。何也。念佛者必脩行。孝則百行之先。若念佛名。而孝行先缺。豈阿彌陀亦少孝行之佛乎。決無是理也。我以念假佛。而求見阿彌陀佛。

李氏焚書

卷之四

十一

彼佛當初亦念佛。而成阿彌陀佛乎。必定亦只是尋常孝慈之人而已。言出至情。自然刺心。自然動人。自然令人痛哭。想若無必然。與我同也。未有聞母此言而不痛哭者也。

○耿楚空先生傳

先生諱定理。字子庸。別號楚空。諸學士所稱八先生是也。諸學士咸知有八先生。先生初不自知也。而此稱楚空先生。傳何也。夫傳者所以傳也。先生初不待傳。而此復爲傳以傳之。又何也。蓋先生初不待傳。而

余實不容不爲先生傳者。按先生有德不耀，是不欲耀其德也。有才無官，是不欲官其才也。不耀德，斯成大德矣。不用才，始稱真才矣。人又烏能爲先生傳乎？且先生始終以學道爲事者也。雖學道人亦不見其有學道之處。故終日口不論道，然目擊而道斯存也。所謂雖不濕衣，時時有潤者也。莊純夫曾告我曰：八先生云：吾始事方湛一，湛一本不知學，而好虛名，故六之最後得一切平實之旨於太湖，復能收視返聽，得黑漆無入無門之旨於心隱，乃始充然自足，深信而不復疑也。唯丑人莫可告語者，故遂終身不談，唯與吾兄天臺先生講論于家庭之間而已。故亦遂以天臺爲師。天臺亦自謂吾之問學雖有所契，然賴吾八弟之力爲多。子庸曾問天臺云：學庸語孟雖同，是論學之書未審何語最切？天臺云：聖人人仁之至一語最切。子庸謂終不若未發之中之一言也。余當時聞之，似若兩件然者。夫人倫之至，卽未發之中。苟不知未發之中，則又安能至乎？蓋道至于中，斯至矣。故曰：中庸其至矣乎？又曰：無聲無臭至矣。歲壬申，楚空

卷之四

一三

遊白下，余時懵然無知，而好談說，先生默默無言，但問余曰：學貴自信，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又曰：自以爲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試看自信與自是，有何分別？余時驟應之曰：自以爲是，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不自以爲是，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楚空遂大笑而別。蓋深喜余之終可入道也。余自是而後，思念楚空不置，又以未得見天臺爲恨。丁丑入滇，道經團風，遂舍舟登岸，直抵黃安，見楚空，并睹天臺，便有弃官畱住之意。楚空曰：余蕭然勸余復入，余乃畱李氏英書。卷之四

吾女并吾婿莊純夫于黃安，而因與之約曰：待吾三年滿，收拾得正四品祿俸，歸來爲居食計，卽與先生同登斯岸矣。楚空牢記吾言，教戒純夫學道甚緊。吾女婿天臺先生亦一以己女已婿視之矣。嗟嗟，予敢一日而忘天臺之恩乎？旣三年，余果來歸，奈之何聚首未數載，天臺卽有內召。楚空亦遂終天也。旣已戚戚無懼，而天臺先生亦終守定人倫之至一語在心。時時恐余有遺弃之病，余亦守定未發之中一言，恐天臺或未窺物始末，察倫物之原，故往來論辯。

十四

未有休時遂成扞格直至今日耳今幸天誘我衷使予舍去未發之中而天臺亦遂頓忘人倫之至乃知學問之道兩相舍則兩相從兩相守則兩相病勢固殊也兩舍則兩忘兩忘則渾然一體無復事矣余是以不避老不畏寒直走黃安會天臺于山中天臺聞予至亦遂喜之若狂志同道合豈偶然歟使楚空先生而在則片言可以折獄一言可以回天又何至苦余十有餘年彼此不化而後乃覺邪設使未十年而余遂歿余終可以不化邪余終可以不與天臺合

李氏焚書

卷之四

十五

邪故至次日遂同其子汝念往拜先生之墓而先生之墓木拱矣余既痛九原之不可作故特為此傳而連書三紙以貽之第一紙以呈天臺志余喜也第二紙付汝念汝思使告而焚之先生之墳志余恨也第三紙特寄予健于京志余喜而且恨恨而又喜也蓋予健推愛兄之心以及我可謂無所不至矣故為傳傳余意以告先生云

敬少時多病貧生無術藉楚空兄介紹得受業于耿天臺先生之門先生雖知余學泥于二氏然愛

余猶子也繼因往來耿宅得與李卓吾先生遊心切師事之兩先生以論道相左今十餘年矣敬居其間不能贊一辭口含黃蘗能以氣向人乎唯恨楚空兄早逝耳三日前得楚空長郎汝念書汝念以送莊純夫到九江專人馳書白下報喜於余云兩先生已聚首語甚歡契越三日則為十二月二十九余初度辰也得卓吾先生寄所著楚空先生傳述兩先生契合本末且悉余讀之不覺淚下曰兩先生大而化矣乃頃以今日至豈非余更生辰

李氏焚書

卷之四

十六

邪抑楚空先生復作也因手書而梓之板成以付汝念及余壻汝思周思敬跋

○○附周友山為明玉書法語

萬壽寺僧明玉事溫陵李長者日久矣長者本為出世故來此然世入方履人間晝日夜夜整頓入世事尚無休時而暇求出世之旨以事出世之人乎雖出家兒猶然何況在家者且長者性方行獨身孤單生平不愛見俗人問俗語以故身益孤唯愛讀書讀書每見古忠臣烈士輒自感慨流涕

故亦時時喜聞人盡忠義事不但以出仕故來見長者長者方喜之若或有以真正的實忠義事來告長者亦無不喜也是故明玉和尚喜以興福寺開山第一祖無用事告長者云興福寺古刹也無用方僧也無用遊方來至其寺憫寺僧之衰殘念居民之侵害持竹鎗連結果一十七條性命然後走縣自明詣獄請死縣令憐之欲爲出脫無用不從遂卽自刎寺僧感其至性能以身護法以死衛衆遂以此僧爲開山第一祖至今直寺者守其規

卷之四

十

程不敢少犯。長者聞之。歡喜無量。叫明玉而言曰。爾莫輕易說此僧也。此僧若在家。卽真孝子矣。若在國。則真忠臣矣。若在朋友。則真義士矣。若肩學道。參禪。則真出世丈夫。爲天人師佛矣。可輕易也耶。蓋天地間。只有此一副真骨頭耳。不問在出在。但有此百事無不成辦也。明玉之告長者。并長者之語明玉。如此。今年春。明玉爲興福寺直歲僧。來求法語于余。余因以得聞長者之語。遂語明玉曰。卽此是法語矣。又何求乎。苟直歲僧聞此語。則

能念祖德也。繼繼繩繩。山門不墜矣。苟合寺僧聞此語。則毋忘祖功也。歲歲年年。規程一如矣。況因此得聞長者之風。頓明出處大事乎。明玉可卽以此語登之于軸懸之于直寺方丈之室。庶幾合寺僧衆雲遊道侶。過而讀焉。或有真正骨頭者。急來報我。我將携以見長者。俾長者不至孤單也。

(一) 題關公小像

古稱三傑吾不曰蕭何韓信張良而曰劉備張飛關公古稱三友吾不曰直諫與多聞而曰桃源三結義

嗚呼唯義不朽故天地同久況公皈依三寶於金仙氏爲護法伽藍萬億斯年作吾輩導師哉某也四方行遊敢曰以公爲述唯其義之是以儀之唯其尚之是以像之

〇〇三大士像議

絶世之談

觀世音像高一尺四寸文殊像高一尺二寸面俱圓南而意思實時時照觀世音獨普賢像高一尺二寸面正向如觀世音然而趺坐磐石則如文殊普賢與文殊二大菩薩所坐石崖比觀世音坐俱稍下三四

寸俱相去一尺九寸羅漢等像俱高六七寸有行立
起伏不同觀音坐出石崖一尺三寸文殊普賢坐出
右崖一尺一寸別有玲瓏山石覆罩其頂俱出崖三
尺四寸直至橫斷崖遂止高處直頂穿山穴石崖自
東來至正中亦遂止觀音有善財執花奉獻崖
又稍斷復起一陡崖轉正中坐坐文殊師利又自
西斜向東連生兩崖建塔一崖坐普賢即此三
坐上方迤遞透迤或隱或現或絕俱峻險古怪
則羅漢等往來其間用心如意如用上好顏料裝

李氏集書

卷之四

九

成印有宜不則明告佛菩薩即汝謂也時有眾僧共
見曰崖上菩薩法身莫太小麼和尚曰只有山藏人
未有人包山後菩薩像出和尚立視良久教處士曰
三大士總名菩薩用處亦各不同觀音表慈須面帶
慈容有憐憫眾生沒在苦海之意文殊表智凡事以
智為先智最初生如少男狀面可悅澤豐滿若喜慰
無盡者普賢表行須有辛勤之色恰似諸行未能滿
足其願若知此意則菩薩真身自狀出現可使往來
瞻仰者頓發菩提心矣豈不大有功德哉不但爾也

即女平生塑像以來一切欺天誑人之罪皆得銷殞
矣時有一僧對曰也要他先必有求懺悔之心乃可
和尚呵之曰此等腐話再不須道處士金姓眇一目
視瞻不甚便而心實平穩可教像之面目有些不平
整和尚每見輒嘆以為好豈非以其人乎抑所嘆在
驢黃之外也眾僧實不知故因和尚婦方丈即指令
改正和尚大叫曰叫女不必改如何又添改也金處
士牙顫手搖即答云非某甲意諸人教戒某也林時
亦在傍代啓和尚曰比如菩薩鼻不對嘴面不端正

李氏集書

卷之四

二

亦可不改正乎和尚怍然笑曰爾等怎解此箇道理
爾試定睛一看當時未改動時何等神氣何等精采
但有神則自活動便是善像佛菩薩者矣何必添補
令好看也好看是形畫間庸俗人也活動是神出畫
間菩薩乘也好看者致飾於外務以悅人今之假名
道學是也活動者真意實心自能照物非可以肉眼
取也適居士楊定見携寶石至和尚呼侍者取水淨
洗因置一莖艸於淨几之上取石吸草以辨真不蓋
必真乃可以安佛菩薩面頂肉髻也石竟不吸草

和尚乃覺曰：寶石不吸腐艸，磁石不引曲鐵。自古記之矣。快取一莖新草來投之一投，卽吸。和尚喜甚曰：石果真矣。此非我喜真也，佛是一團真者，故並有真人。然後知有真佛，有真佛故自伏愛此真人也。唯真識真，唯真通真，唯真念真。空哉！然則不但佛愛此真石，我亦愛此真石也。不但我愛此真石，卽此一粒真石亦惓惓欲人知其爲真而不欲人以腐艸誣之。以爲不真也，使此真石遇腐人投腐艸，不知其性則此石雖真，畢竟歿於腐人之手決矣。佛像菩薩坯胎已

李氏焚書

卷之四

三

就處一長跪合掌而言曰：請和尚看安五臟。和尚笑曰：且住。我且問爾爾曾畱有後門不？若無門卽有腹臟屎從何出？所以你們愚頑未達古人立像之意。古人立像以衆生心散亂，欲使之覩佛飯依耳。佛之心肝五臟非佛罔知，豈是爾等做得出也？且夫並之塑神者必安五臟穿七孔，何也？爲求其靈而應也。庶幾祈福得福，祈免禍得免禍也。此並人塑神事神之本意也。若我與諸佛菩薩則不然。若我以諸佛菩薩爲心，則吾心靈衆僧若以諸佛菩薩爲心，則衆僧心靈。

借佛菩薩像以時時考驗自己心靈不靈而已。靈則生不靈則歿，是佛菩薩之腹臟常在吾也。處士又曰：某日開光須用活雞一隻刺血點目睛。和尚曰：我這東佛自解放光，不似並上一等魍魎匠魍魎僧巧立名色，誑人錢財也。爾且去用心粧出令一切人見之，無不生渴仰心，頓捨深重恩愛苦海，立地欲求安樂。解脫大光明彼岸卽爾塑事畢矣。我願亦畢矣。無多言再無多言。故至今未安五臟未開光，然雖未開光而佛光重照耀衆僧之無不渴仰至五月五日。

李氏焚書

卷之四

三

和尚問去廊下見粧嚴諸佛菩薩及韋馱尊者像，嘆曰：只這一塊泥塑佛成佛，塑菩薩成菩薩，塑尊者成尊者，欲威則威，欲慈則慈，種種變化成就俱可。孰知人爲萬物之靈，反不如一泥塑土塊乎？任爾千言萬語，千勸萬諭，非聾卽啞，不聽之矣。果然哉！人之不如此土也。懷林時侍和尚請曰：和尚以人爲土，人必怒。以土比人人聞之必以爲太過。今乃反以木則其以和尚爲胡說亂道，又當何如？其實真不如也，非太過之論也。記得和尚曾嘆

人之不如獅矣。謂獅終身不背主人也。又讀孫堅義馬傳。曾嘆人之不如馬矣。以馬猶知報恩。而人則反面無情。不可信也。今又謂人更土木之不如則。凡有情之禽獸。無情之土木。皆在人上者。然則天亦何故而生人乎。噫。此非爾所知也。人之下者。禽獸。土木。不若固也。人之上者。且將咸若禽獸。生長。草木。又豈禽獸。草木。可得同乎。我為下。下人說不為上。上人說。林復請曰。上下亦何常之有。記得六祖大師有云。下人有上。上智有上。智則雖下。亦上。上人有沒意。智沒意。則雖上。亦下。上下之位。固無定也。噫。以此觀之。人決不可以不慎矣。一不慎。即至此極。頓使上下易位。我與子。從今日始。可不時警惕乎。沙彌懷林記。

○代深有告文時深有遊方在外

龍潭湖芝佛院奉佛弟子深有謹以是年月日禮拜梁皇經懺。以祈赦過。宥愆。事念本院諸僧。踰居山林曠野。而將就度日。不免懶散。苟延心。雖不敢以遂非。性或偏護。而祇悔夫出家修行者。必日乾而夕惕。庶

檀越修供者。俱履福而有功。早夜思惟。實成虛度。此心凜凜。不敢有犯。而眾念紛紛。能無罔知。但一毫放過。即罪同丘山。況萬端起滅。便禍在旦夕乎。深有等為此率其徒若孫敬告慈嚴慈以憫眾生之愚。願弃小過。而不錄。嚴以待後日之譴。姑准自改。而停威。則萬曆二十一年十月以前。已蒙滿刷。而從今二十一年十月以後。不敢有違矣。

○又告

切以誦經者所以明心。見性。禮懺者所以革舊。鼎新。李氏焚書。卷四。

此僧毀道行久矣。皆以歲之冬十月十五日始。以次年春正月十五日終。自有芝佛院以來。龍潭僧到。今不知凡幾。誦而凡幾懺矣。而心地竟不明。罪過竟不免。何哉。今卓吾和尚為塔屋於茲院之山。以為他季歸成之所。又欲安期動眾。禮懺誦經。以為非痛加懺悔。則誦念為虛文。非專精念誦。則禮懺為徒說。故此兩事。僧所兼修。則此會期。僧家常事也。若以兩者且為希奇。則是常儀。翻成曠典。如何可責。以寡過。省愆。之道。豈以明心見性之理乎。謂宜於每歲十月通以

爲常否則每一期會必先起念先起念已然後舉事
既舉事已然後募化既募化已然後成就如此類乎
謂之曠典不亦宜乎從今以後不如先期募化有緣
菩薩隨其多寡以爲資糧但得二時無饑即可百日
聚首於是是有僧常覺慨然任之不辭酷烈之暑時遊
有道之門不憚跋涉之勤日履上聖之室升合不問
隨其願力無不頓發菩提妙心擔荷而來因其齋糧
可使隨獲菩提妙果誦經者明心而施主以安坐自
樂其心者獲福而施主以粒米遂廣福田不唯
李氏書卷之四

○禮誦藥師告文

余兩季來病苦甚多通計人生大數如我之季已是
灰期既是灰期便與以灰乃爲正理如何不賜我灰
反賜我病乎夫所以賜之病苦者謂其數未至灰尚
欲留之在在故假病以苦之使之不得過于自在煖
活也若我則該灰之人壽至古稀一可灰也無益乎

丑二可灰也凡人在世或有未了業緣如我則絕無
可了三可灰也有此三可灰乃不即我灰而更苦我
病何也聞東方有藥師瑠璃光王佛發太弘願拔
病苦衆生使之疾病涅槃卓吾和尚於是普告大眾
趁此一百二十日期會諷經拜懺道場就此十月十
五日起先諷藥師經一部四十九卷爲我祈求免病
想佛願弘深決不虛妄也夫以佛願力而我求求是
我罪也求佛而佛不理是不慈也求佛而佛或未必
知是不聰也非佛也吾知其決無是事也願大眾爲
李氏書卷之四

我誠心念誦每月以朔望日念此經共九朔望念經
九部嗚呼誦經至九部不可謂不多矣大眾之殷勤
不可謂不虔矣如是而不應焉未之有也但可灰不
可病苦口下罕至三再三願佛聽之

○移住上院邊厦告文

龍湖芝佛院佛殿之後因山蓋屋以爲僧寮骨之
室蓋是屋時卓吾和尚往湖廣會城居焉楊定身及
常住僧常中常通等告神爲之建和尚歸又告神添
蓋兩廂及前廊邊兩厦州州成屋可居矣和尚但念

力出衆人成此大屋宴然居之不特心神不安面貌
且有厚顏也屋成遂題扁懸其額曰阿彌陀佛殿中
塑西方接引佛一尊高一丈二尺以爲院僧三時念
佛瞻像歸依之地南向廂房三間塑起普陀懸崖坐
觀音菩薩於崖石波濤之上以顯急苦難大慈悲
之力使衆僧有所依怙不生怖畏前廊五間中間塑
韋馱尊者金像一區連座高九尺專賴其擁護僧衆
使精勤者獲利益怠昏者用一杵故扁其額曰護法
尊者之處而觀音則直書南無觀世音菩薩七字而
李氏焚書 卷之四

已殿之東西供養達磨伽藍二像門樓北上其神在
上南向則爲執金剛神專聽護法尊者王使有此種
種慈悲威嚴佛菩薩真容則和尚借佛背後半間丈
室以藏骨心亦安矣今尚未塑佛未敢入居正室且
亦未敢謝土何也土木之功未得止則動土之事尚
有勞也但欲擇日入居邊厦不得不告

○禮誦藥師經畢告文

和尚爲幸免病喘結經謝佛事念今日是正觀十五
之望日九朔望至今日是爲已足九部經於今月是

爲已完誦經方至兩部我喘病即減九分再誦未
四部我忍口便能齋素齋素既久喘病愈痊喘病既
痊齋素益喜此非佛力我安能然雖諷經衆僧虔恪
無比寶藥王菩薩憐憫重深和尚不勝禮謝禱告之
至和尚再告有小僧常通見藥師如來即愈我疾亦
便發心隨壇接調祈瘡口之速合乃肅躬而致虔以
此月十六之朝請大衆諷經一部嗚呼佛乃三界之
大父豈以僧無可取而遂棄之況我實諸佛之的嗣
又豈忍不以我故而不理也念此僧雖非克肖在僧
李氏焚書 卷之四

○代常通病僧告文

龍湖僧常通爲因病瘡苦惱禮拜水懺祈佛慈悲藥
重念常通自從出家即依三寶堅耐兩年以來瘡痛
作祟瘡疼久纏醫藥徒施歲月靡效咸謂難有冤業
恐非肉眼能醫倘求一時解除須對法王懺悔第願
微末何緣上達於彼蒼縱出至誠未必降臨於下

歷觀前劫想不能如悟達師之戒律精勤重重十劫以爲高僧俯念微軀又不如歌利王之割截身體節支解而無嗔恨舉足下足固非愆尤日增月增無可比喻因忍痛以追思或明知而故犯彼已往其奈之何恐將來當墮無間所賴衆弟兄等同心一意頓興灸艾分痛之真情因病生憐遂起借花獻佛之妄念以是吉日禮拜懺文仗諸佛爲證明一懺更不再懺對大衆而發誓此身卽非舊身若已滅罪而更生何異禽獸何再悔罪而復懺甘受誅夷伏願大慈大悲氏梵書卷之四 三九

○安期告衆文

一常住中所有事務皆是道場所作不苟盡屬修行唯患人不信不肖者苟且須賴師長教督之耳今師不知教督其徒又不畏慎則所有事務令誰爲之必至于廢弛荒散而已尚賴一二徒子徒孫之賢者自相協力故龍湖僧院得以維持到今然中間不無偷

惰成性必待呼喚而後作者或恃頑不理雖呼喚之而亦不爲者未免有三等僧衆在內則雖欲不荒散終不可得矣夫此間僧衆約有四十餘人各人又受徒子徒子又收徒孫日益月增漸久遂成大叢林而皆相看不屑作務則雖有一二賢者其奈之何況今正當一百二十日長期大衆雲集十方檀越四海龍象共來瞻禮者乎爲此將本院僧衆分爲三等開列于後庶勤惰昭然務化惰爲勤以成善事報施主之德助師長之化結將來之果咸在於茲矣勤者龍象李氏梵書卷之四 三九

之衆據我目見如此耳若懶而能勤頑而能順卽爲
賢僧矣但常住徒有人食飯無人作務且人數雖多
皆非是作重務之人則此十餘衆者可不加勤哉努
力向前毋受尊者之忤可也

○○告土地文

自庚寅動工以來無日不動爾土無歲不勞爾神唯
爾有神凡百有相遂使羣工竭力衆僧盡心以致佛
殿告成塔屋亦就目今跌坐直上則西方阿彌陀佛
一軀也金碧輝煌宛有大人貴相矣瞻仰而來者能

李氏焚書

卷之四

三二

無賴與念佛法之心乎卓立在前則護法章馱尊
者威容也金甲耀光已手降魔寶杵矣專修淨業者
能無更堅不懈不退之志乎又況觀音勢至咸唱導
於吾前更有文殊普賢同啓迪于吾後懸崖千丈友
羅漢直抵上方少室無餘面達磨猶在東壁誰無緩
急大士卽是救苦天尊孰識平生雲長尤是護法伽
藍黑海有門唯法無門現普陀於眼底上天有路唯
道無路觀靈山在目十界同虛判念便分龍虎六
總寂靜一棒打殺狗狸從茲繼繼繩繩咸願師師濟

濟務同一念莫有二心則卓吾之廬卽是極樂淨土
龍湖上院徧是華嚴道場矣此雖仗佛之賜實亦爾
相之能故特塑爾之神使與司命並列虔恭致齋不
懈山僧勤設素匪章匪腥唯茶果是陳只蔬飯以
止名香必焚願與司命齊意好花用獻當聽章馱指
引則書見過速錄細微畢舉母曰我供汝也而
有阿私小大同登母曰衆汝敬也而有偏黨幽明協
贊人神同欽則爾土有力帝將加升長守此湖永相
依附矣

李氏焚書

卷之四

三三

○告佛約束偈

龍湖之佛上院從新創立道場上殿阿彌陀佛下殿
章馱尊者特地接引衆生不是等閒作伴觀音文殊
普賢悲智行願交參從今皈依得地皆賴信女善男
章馱尊者何爲寶杵當頭立斷毫髮分明可畏尤勿
容易等閒爲此與衆約束不緊不嚴不慢四時不須
懸燈明報鍾方好清齋金剛一卷春夏秋冬一樣
二鼓念佛一千冬春二時爲然休夏依時自恣不是
做古模賢但記誦經念佛緊閉門戶莫忽恐惹閒人

雜沓致使誦念閒歇早晨報鐘甫畢便入諸殿上香
上香必須鳴磬磬動知是行香失磬定是失香面佛
罰跪半晌大眾聞鐘齊起急忙整頓衣裳嗽洗諸事
各訖沙彌如前撞鐘首眾即便領眾以次合掌致恭
前後不得參差先行拜禮草獻狀後觀音上殿虔恭
禮拜一徧上殿鋪設經卷高聲跪誦金剛誦罷齋畢
何爲依舊誦讀法華每歲三冬無事日日華嚴一卷
不許安期抄化擾害菩薩善良但得二時粥飯便當
喫緊思量如果粥飲不繼沿門持鉢可也但知聽其

李氏焚書

卷之四

三十三

自至便知爲僧便安爲僧不須富貴富貴不須爲僧
爲僧爲已生人死於已何與何必哀死喪替人
慶生喜旺無故遨遊街市及自上門上戶不許赴請
誦經不許包攬經誦不許誦誦王經公奪道人衣鉢
不許私習應付侵佔萬壽僧飯不許放債生利不許
買賤賣貴一切富貴心腸盡付龍湖流水須知回頭
無多縱使忍饑不久不聞衣祿分定非人智力能求
何況一身一口何必過計私憂自謂是佛弟子却學
帝井下流自謂禪僧無比獨坐高貴上頭猶然蠅

狗狗無人替代爾羞我勸諸人莫錯快急念佛修
但移此心念佛便是清涼極樂

○○二十分識

有二十分見識便能成就得十分才蓋有此見識則
雖只有五六分才料便成十分矣有二十分見識便
能使發得十分膽蓋識見既大雖只有四五分膽亦
成十分去矣是才與膽皆因識見而後充者也空有
其才而無其膽則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膽而無其
才則不過冥行妄作之人耳蓋才膽實由識而濟故

李氏焚書

卷之四

三十四

天下唯識爲難有其識則雖四五分才與膽皆可建
立而成事也然天下又有因才而生膽者有因膽而
發才者又未可以一槩也然則識也才也膽也非但
學道爲然舉凡出處處治國治家以至於平治天
下總不能舍此矣故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
懼智卽識仁卽才勇卽膽蜀之譙固以識勝者也姜
伯約以膽勝而無識故事不成而身歿費偉以才勝
而識次之故事亦未成而身歿此可以觀英傑作用
之大略矣三者俱全學道則有三教大聖人在焉

則有呂尚管夷吾張子房在空山岑寂長夜無寐論及此亦一快也懷林在旁起而問曰和尚於此三者何缺予謂我有五分膽三分才二十分識故處世僅僅得免於禍若在參禪學道之輩我有二十分膽十分才五分識不敢比於釋迦老子明矣若出詞爲經落筆驚人我有二十分識二十分才二十分膽嗚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乎雖無可語者而林能以是爲問亦是空谷足音也安得而不快也

○○因記往事

李氏焚書

卷之四

三五

向在黃安時吳少虞大頭巾曾戲予曰公可識林道乾否蓋道乾居閩廣之間故凡戲閩人者必曰林道乾云予謂爾此言是罵我邪是贊我邪若說是贊則彼爲巨盜我爲清官我知爾這大頭巾決不會如此稱贊人矣若說是罵則予是何人敢望道乾之萬一乎夫道乾橫行海上三十餘季矣自浙江南直隸以及廣東福建數省近海之處皆號稱財賦之產人物隩區者連季遭其荼毒攻城陷邑殺戮官吏朝廷爲之肝食除正刑都總統諸文武大吏外其發遣口繁

遠至道路而灰者又不知其幾也而林道乾固橫行自若也今幸聖明在上刑罰得中倭夷遠遜民人安枕然林道乾猶然無恙如故矣稱王稱霸眾願歸之不肖背離其才識過人膽氣壓乎羣類不言可知也設使以林道乾當郡守二千石之任則雖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決不敢肆設以李卓老權替海上之林道乾吾知此爲郡守林道乾者可不數日而即擒殺李卓老不用損一兵費一矢爲也又使卓老爲郡守時正當林道乾橫行無當之日國家能保卓老決能以計誅擒林道乾以掃清海上數十季之逋寇乎此皆事之可見者何可不自量也嗟乎平居無事只解打恭作揖終日匡坐同於泥塑以爲雜念不起便是真實大聖大賢人矣其稍學姦詐者又攬入良知講席以陰博高官一旦有警則面面相覷絕無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爲能明哲蓋因國家專用此等輩故臨時無人可用又棄置此等輩有才有膽有識之者而不錄又從而彌縫禁錮之以爲必亂天下則雖欲不作賊其勢自不可爾設國家能用之爲郡守令

李氏焚書

卷之四

三六

尹又何止足當勝兵三十萬人已邪又設用之爲虎
臣武將則闔外之事可得專之朝廷自然無四顧之
憂矣唯舉並顛倒故使豪傑抱不平之恨英雄懷罔
措之戚直驅之使爲盜也余方以爲痛恨而大頭巾
乃以爲戲予方以爲慚愧而大頭巾乃以爲譏天下
何時太平乎故因論及才識膽遂復記憶前十餘季
之語呼必如林道乾乃可謂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膽
者也某曰如此則林道乾無識乎無識安能運才膽
而決勝也夫古之有見識者並不知我知時不我容故
或隱身於陶釣或混跡於屠沽不則深山曠野絕人
逃逝而已安肯以身試不測之淵也縱多能足以集
事然驚怕亦不少矣吾謂當此時正好學出並法直
與諸佛諸祖同遊戲也雖然彼亦直以是爲戲焉耳
以彼識見視並間一切太頭巾人舉無足以當於懷
者蓋逆料其必不能如我何也則謂之曰二十分識
亦可也

○四海

丘文莊謂自南越入中國始有南海而西海竟不知

李氏焚書

卷之四

三七

所在余謂禹貢言聲教訖於四海者亦只是據見
經歷統理之地而紀其四至耳所云四海卽四方也
故又曰四方風動則可見矣豈真有東西南北之海
如今南越之海的然可觀者哉今據見在四方論之
四川天下之正西也雲南則天下之西南陝西則天
下之西北一正西一西北一西南皆不見有海也由
陝西而山西據大勢則山西似直正北之域矣而正
北亦無海也唯今薊遼鄰山東始有海從此則山東
爲東方之海山東抵淮揚蘇松以至錢塘寧紹等處
始爲正東之海東臨至福建則古閩越地也稍可稱
東南海矣廣東卽南越地今其治爲南海郡盡以爲
正南之海矣不知閩廣壤接亦僅可謂之東南海耳
由此觀之正西無海也正北無海也正南無海也西
北西南以至東北皆無海則僅僅正東與東南角一
帶海耳又豈但不知西海所在邪且今天下之水皆
從西出西水莫大於江漢江有四有從岷來者有從
沱來者有從黑白二水來者漢有二有從嶓冢來者
有從西和徼外來者此皆川中之水今之所指以

李氏焚書

卷之四

三八

正西是也。水又莫大於黃河。黃河經過崑崙，崑崙乃西蕃地，是亦西也。雖雲南之地，今皆指以爲西南，然雲南之水盡流從川中出，則其地高於川中可知矣。高者水之所瀉，流之所始，而東南一海咸之，則海決在下流之處。雲南四川山陝等去海甚遠，皆可知也。雲南川陝之外，其地更高，又可知也。不然，何以不順流而西往彼西海，而乃迢遞逶迤盡向東南行邪？則知以四川爲正西者，亦就四方之勢，繫言之耳。今雲南三宣府之外，有過洋關機大布道自海上來者。

李氏焚書

卷之四

三十九

此節我閩中常得之，則雲南旋遠而東，又與福建同海，則雲南只可謂之東南，而不得謂之西南，又可知矣。吾以是觀之，正南之地，尚未載之輿圖，況西南邪？故余謂據今人所歷之地勢而論之，尚少正南與西南，正西與西北，正北與北東諸處者，以不見有海故。卜之也，以天下三大水皆從川中出，卜之而知其難以復尋西海於今之世也。西海旣不可尋，則又何名何從而祀海也？然則丘文莊欲祀北海於京之東北，楊升菴欲祀西海於滇之西南，皆無義矣。其誰享之？

嗚呼！觀於四海之說，而後知世人之所見者小也。況四海之外哉！

○○八物

嘗謂君子無怨，唯小人有之。君子有德，必報德而小人無之。夫君子非無怨也，不報怨也，非不報怨也，以直報怨也。苟其人可惡而可去，則報之以可惡可去之道焉。苟其人可好而可用，則報之以可好可用之道焉。其惡而去之也，好而用之也，直也。合天下之公是也。其或天下不知惡而去之，好而用之也，而君子亦必去之，必用之，是亦直也。合天下之公理也。夫是之謂以直。旣謂之直，則雖無怨於我者，亦必如是報之矣。則雖謂聖人未嘗報怨焉，亦可也。若曰以德報怨，則有心矣。作僞矣。聖人不爲也。至於人之有德於我者，則志在必報。雖以聖人爲有心，爲私厚，不計矣。何也？聖人義重者也。義重故可以託孤。而況託知己之孤乎？義重故可以寄命。而況寄有德之命乎？故曰以德報德，唯其人有必報之德。此盡道所以攸賴。國家所以有託綱常，所以不墜人倫，所以不滅也。若

李氏焚書

卷之四

四十

入非不報德也可報則報不可報則亦已而勿報
他日所值何如耳苟福惠及身則百計推托逃避無
影矣雖有德將安知乎唯有報怨一念則終始不替
然苟勢盛於我財多於我我又可藉之以行立則怨
反爲德又其常也蓋十百萬成如斯也此君子小
人界限之所以判也故觀君子小人者唯觀其報怨
報德之間而已故余嘗以此定古今君子小人而時
時對人言之不省也除此之外君子小人有何分別
乎吾見在小人者更爲伶俐而可用也或曰先生既

李氏文集

卷之四

四十一

如此說矣何先生之待小人也過嚴而惡惡執怨也
反過甚乎子曰不怨我之惡惡雖嚴然非實察其心
術之微則不敢有惡也縱已惡其人苟其人或又出
半言之善焉或又有片行之當焉則我之舊怨盡除
而親愛又隨之矣若其人果賢則初未嘗不稱道其
賢而欲其亟用之也何也天之生才實難故我心唯
恐其才之不得用也曷敢怨也是以人雖怨我而我
害我報我者終不以我心之直故也或曰先生之
愛才誠然矣然其始也取人太廣愛人太驟其既也

弄人太急而終之收錄人也亦太狹曷不論定而後
賞勿以始廣而終狹乎呼不然也夫人實難知故吾
不敢以其疑似而遂忽之是故則見以爲廣而真才
難得故吾又不敢以疑似而遂信之是故則見以爲
狹耳若其入眼即得無復疑似則終身不忒始丘長
孺周友山梅衡湘者固一見而遂定終身之交不待
再試也如楊定見如劉近城非至今相隨不舍吾猶
未敢信也直至今日患難如一利害如一毀謗如一
然後知其終不背畔我以去夫如是則予之廣取也

李氏文集

卷之四

四十二

固宜設予不廣取今日又安得有此二士乎夫近城
篤實人也自不容以有二心楊定見有氣人也故眼
中亦常常不可一垂之士夫此二人皆麻城人也友
山麻城人而麻城人不知之也衡湘麻城人而麻城
人不知之也若丘長孺之在麻城則麻城諸俗惡其
直視之爲敗家之子矣吾謂周友山則垂之所稱在
其叔稟是也其不知也也也梅衡湘則古今所稱伯
樂之千里馬王武子之八百駿是也其不知也亦
也若丘長孺雖無益於世然不可不謂之麒麟鳳

瑞蘭芝草也據長孺之爲人非但父母兄弟靠不得雖至痛之妻兒亦靠他不得也非但妻兒靠不得雖自己之身亦終靠他不得其爲無用極矣然其人固上帝之所篤生未易材者也觀其不可得而親疎敬慢也是豈尋常等倫可比邪故予每以麟鳳芝蘭擬之非過也若楊定見二子者譬則樓臺殿閣未易動搖有足貴者且高明之家吉人之都是非好惡又自明白或曰公之知梅衡湘似矣然人之所以不知者以其權智太審也夫人而專任權智則可以生人亦

李氏焚書

卷之四

四三

可以殺人如江淮河海之水然矣予謂衡湘雖大樣然心實細謹非曹孟德等比也必如曹孟德等方可稱之爲江淮河海之水如之何而遂遽以譽衡湘也哉嗚呼此數公者我固知之而數公固各不相知也非有日月星辰洞然皎然如郭林宗許子將司馬德操者出安能兼收而並用之邪或曰如先生言必如此數者然後可以用於世邪曰不然也此其可大用者也最難得者也未易多有者也子但見麻城一時有此數人便以爲易易矣不知我費了多少心力方

得此數人乎若其他則在在皆有時時可用自不待費力以求之矣猶之鳥獸草木之生周遍大地任人選取也予既與諸寺僧後談至此次日偶讀升菴鳳賦遂感而論之書稱麟鳳稱其出類也夫麟鳳之希奇實出鳥獸之類亦猶芝草之秀異實出草木之類也雖曰希奇秀異然亦何益於人世哉意者天地之間本自有一種無益於世而可貴者如世之所稱古董是邪今觀古董之爲物於世何益也夫聖賢之生小大不同未有無益於世者苟有益則雖服廂之

李氏焚書

卷之四

四四

牛司晨之雞以至一草一木皆可珍也故曰鳳賦而推廣之列爲八物而鳥獸草木與焉吁八物具而古今人物盡於是矣八物伊何曰鳥獸草木曰樓臺殿閣曰芝草瑞蘭曰杉松栢栢曰布帛菽粟曰千里馬曰江淮河海曰日月星辰夫鳥獸草木之類夥矣然無有一羽毛一草木而不可堪人世之用者既已堪用矣則隨所取擇總無弃物也是一物也夫官寺樓閣山舍茅廬基址一也而高低異本植

也而小大異居處一也而廣狹異同是鄉人而鄉不
如則以宮室業產之良矣譬之於鳥則賓鴻於秋則
獵犬於草則國老於木則從繩同於鳥獸草木而又
不同於鳥獸草木則以其爲鳥獸草木本類之獨著
耳是一物也

夫芝草非常瑞蘭馨香小人所棄君子所喜設於
無君子亦已譬之玩物過目則已何取於溫譬之好
音過耳則已何取於飽然雖無取於溫飽而不可不
謂之希奇也是一物也

李氏焚書卷之四

四五

夫青松翠柏在在常有經歷歲時棟梁遂就意安可
以其常有而忽之與果木關春則花不如與果木關
秋則實不如吁安可以其不如而易之並有清節之
士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棟梁者如並之萬季書
何其滔滔也吁又安可以其滔滔而擬之此海
峰之徒也是亦一物也

夫智者好奇以布帛菽粟爲不足珍賢者好異以
布帛菽粟爲無異於人唯大智大賢反是故以其易
易緩者自過吾之身又以其同飽同煖者同過

所謂易簡而得理無爲而成化非若人之徒歟
若人之徒也是亦一物也

夫馬牛麟鳳俗眼視之相去故甚遠也然千里之駒
一日而致八百之牛一日而程麟乎鳳乎雖至奇且
異亦奚以異爲也士之任重致遠者大率類此而
無伯樂祇謂之馬牛而不知其能千里也真可慨也
是又一物也

夫能生人又能殺人能貧人又能富人江淮河海是
也利者十五而害者亦十五利害相半而趨者不倦
李氏焚書卷之四

四六

今並用人者知其害而不察其利是欲堙塞天下之
江河而不用之也宋王介甫欲決梁山泊以爲良田
而思無置水之處劉貢父大聲叫曰一梁山泊
則可置此水矣然則今日江淮河海之士既以有害
而不用矣將安所置之哉是亦一物也今未見其人
也

夫智如日月曉者晨星照見大地物物賦成布帛菽
粟者決不貴以霜杉雪柏之操八百里者決不索
以異香奇卉之呈名川巨浸時或汎濫崩衝長江大

河實藉其舟楫輸灌高樓涼殿巍然煥然誰不欲也獨不有鳥獸魚鼈與之咸若山川草木亦多識乎器使之下可使無不獲之夫則知日月星辰灼然兼照真可貴矣此一物者實用八物要當以此物爲最也今亦未見其人也嗚呼此八物湯也以爲藥則氣血兼補皆有益於身以裒丑則百工効用皆有益於治用人者其尚知此八物哉母曰彼有怨於我也彼無德於我也雖有千金不傳之秘長生不老之方吾只知媚嫉以惡之而唯恐其勝已也已吁觀於八物

李氏焚書

卷之四

四二

之說而後知丑之用人者狹也況加以媚嫉之人歟

○○五灰篇

人有五灰唯是程嬰公孫杵臼之灰紀信藥布之灰聶政之灰屈平之灰乃爲天下第一等好灰其次臨陣而灰其次不屈而灰臨陣而灰勇也未免有不量敵之進同乎季路不屈而灰義也未免有制於人之恨同乎睢陽雖曰次之其實亦皆烈丈夫之灰也非凡流也又其次則爲盡忠被譏而灰如楚之伍子胥漢之鼂錯是矣是爲不知其君其名曰不智又其次

則爲功成名遂而灰如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是矣是爲不知止足其名亦曰不智雖又次於前兩者然既忠於君矣雖灰有榮也既成天下之大功矣立萬丑之榮名矣雖灰何傷乎故智者欲審處灰不可不選擇於五者之間也縱有優劣均爲善灰若夫臥病房榻之間徘徊妻孥之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此庸夫俗子之所習慣非灰所矣豈丈夫之所甘灰乎雖灰猶勝於臨終扶病歌詩杖策辭別自以謂不怖灰無顧戀者事在丑俗觀之未免誇之爲美

李氏焚書

卷之四

四八

談呼之爲考終然其好名說謊反不如庸夫俗子之爲順受其正自灰而灰也等灰於牖下耳何以見其節又何以見其烈而徒務此虛聲爲邪丈夫之生原非無故而生則其灰也又豈容無故而灰乎其生也有由則其灰也必有所爲未有冷冷寂寂臥病床褥間扶柩推輦埋於北印之灰後爲得所灰矣蒼梧殯虞會稽尸夏聖帝明王亦必由之何況人士歟第余老矣欲如以前五者又不可得矣夫如此而灰既已不可得如彼而灰又非英雄漢子之所爲然則將

何以歿乎計唯有做此小買賣耳大買賣如公孫梓
曰聶政者既不見買王來到則豈可徒歿而歿於床
褥之間乎且我已離鄉井捐童僕直來求買主於此
矣此間既無知已無知已又何歿也大買賣我知其
做不成也英雄漢子無所洩怒既無知已可歿吾將
歿於不知已者以洩怒也謹書此以告諸貌稱相知
者聞來視我切勿收我屐是囑

傷逝

生之必有歿也猶晝之必有夜也歿之不可復生猶

李氏焚書

卷之四

四九

逝之不可復返也人莫不欲生歿卒不能使之久生
人莫不傷逝歿卒不能止之使勿逝既不能使之久
生則生可以不欲矣既不能使之勿逝則逝可以無
傷矣故吾直謂歿不必傷唯有生乃可傷耳勿傷逝
願傷生也

戒衆僧

佛說波羅蜜波羅蜜有六而持戒其一也佛說戒定
慧戒定慧有三而戒行其先也戒之一字誠未易言
戒生定定生慧慧復生戒

戒非慧出於戒非慧

戒哉然則定慧者成佛之因戒者又定慧之因我釋
迦老子未成佛之先前後苦行一十二年其戒也如
此汝大衆所知也我釋迦老子既成佛之後前後說
法四十九季其戒也如此亦汝大衆所知也若謂佛
是戒空成是佛縛既已得道成佛不妨毀律破戒則
舍精舍歸王宮有何不可而仍衣破衲重持鉢何爲
者哉須知父母乳哺之恩難報必須精進以報之所
謂一子成道九族生天非妄言也十方顆粒之施難
消必須精進以消之所謂披毛戴角酬還信施豈誑

李氏焚書

卷之四

五十一

語邪然則戒之一字衆妙之門破戒一言衆禍之本
戒之一字如臨三軍須臾不戒喪敗而奔戒之一字
如履深谷須臾不戒失足而殞故知三千威儀重於
山岳八萬細行密如牛毛非是多事強爲於法不得
爾爾故也母曰莫予觀也便可間居而縱恣一時不
戒人便已知正目而視者非但一目十目蓋千億目
共視之矣母曰莫予指也便可掩耳而偷鈴一念不
戒鬼將誅之有觀而噴者非但一手十手蓋千億手
共指之矣嚴而又嚴戒之又戒自今以往作如是觀

坐受齋供如吞熱鐵之丸若不膽顫心寒與大豕其何異行覓戒珠如入清涼之閣若復魂飛魄散等乞丐以何殊如此用心始稱衲子如水行舟風浪便覆如車行地欹斜即敗風浪誰作覆沒自當欹斜誰爲顛仆自受凡我大衆其慎之哉除季長久叅者無容贅示間有新到比丘未知慙愧不得不更與申明之耳凡此大衆幸各策厲庶稱芝佛道場猛著精神共成龍潭勝會可矣

六度解

卷之四

五十一

我所喜者學道之人汝月向道吾又何說道從六度入六度之中持戒禪定其一也戒如田地有田地有根基可以爲屋種田然須忍辱忍辱者謙下以自持虛心以受善不敢以貢高爲也如有田地須時時澆糞灌水方得有秋之穫不狀雖有田地何益精進則進此持戒忍辱兩者而已此兩者日進不已則自然得入禪定眞法門矣既禪定不愁不生智慧而得解脫也故知布施持戒忍辱眞禪定之本而禪定又爲智慧解脫之本六者始終不舍如濟渡狀故曰六

度此六度也總以解脫爲究竟然必須持戒忍辱以入禪定而後解脫可得及其得解脫也又豈離此持戒忍辱而別有解脫哉依舊卽是前此禪定之人耳如離禪定而說解脫非唯不知禪定而亦不知解脫矣以此見生於事大決非淺薄輕浮之人所能造詣也試看他靈山等會四十九年猶如一日持戒忍辱常如一季今世遠教衰後生小子拾得一言半句便自猖狂不敬十方不禮晚未說道何佛可成此與無爲教何異乎非吾類也

卷之四

五十二

觀音問

○答澹然師

昨來書謂觀世音大士發大弘願我亦欲如是發願願得如大士圓通無障礙聞庵僧欲塑大士像我願爲之以致皈依祇望卓公爲我作記也余時作筆答云觀音大士發大弘願似矣但大士之願慈悲爲主以救苦救難爲悲以接引念佛衆生皈依西方佛爲慈彼一切圓通無障礙則佛佛皆然不獨觀音大士也彼塑像直布施功德耳何必問余或可或否我

不敢與子時作答之語如此然尚未明成佛發願事

故復言之蓋言成佛者佛本自成若言成佛已是不

中理之談矣況欲發願以成之哉成佛者成無佛可

成之佛此千佛萬佛之所同也發願者發佛佛各所欲爲之願此千佛萬佛之所不能同也故有佛而後有願佛同而願各異是謂同中有異也發願盡出于佛故願異而佛本同是謂異中有同也然則謂願由于佛可也而謂欲發願以成佛可乎是豈中理之談哉雖然此亦未易言也大乘聖人尚欲留惑潤生發

願度人沁新發意菩薩哉然大乘菩薩實不及新發意菩薩大願衆生實不及大心衆生觀之龍女善財可見矣故單言菩薩則雖上乘猶不免借願力以爲重何者見諦未圓而信心未化也唯有佛菩薩如觀音大勢至文殊普賢等始爲諸佛發願矣故有釋迦佛則必有文殊普賢釋迦爲佛而文殊普賢爲願也有阿彌陀佛則必有觀音勢至彌陀是佛而觀音勢至是願也此爲佛願我願澹然師似之

○又

佛之心法盡載之經經中一字透不得卽是自家生

疾透不得唯不識字者無可奈何耳若謂經不必讀

則是經亦不必留佛亦不用有經矣昔人謂讀經有

三益有起發之益有開悟之益又有印證之益其益如此曷可不讀也世人忙忙不暇讀愚人懵懵不能讀今幸生此閒身得得爲世間讀經之人而不肯讀此身真實可以疾乃得

○又

世人貪生怕死，管管狗狗無所不至。若見此僧端坐，烈焰之中，無一毫恐怖，或遂頓生念佛念法之想，未可知也。其有益于塵世之人，甚大。若欲湖僧為之津送，則不可。蓋凡津送亡僧者，皆緣亡者神識飛揚，莫知去向，故藉平時持戒僧眾誦念經咒以助之。今此火化之僧，必是了然自知去向者，又何用湖僧為之津送邪？且湖上僧雖能守戒行，然其貪生怕死，遠出亡僧之下，有何力量可以資送此僧？若我則又貪生怕死之尤者，雖死後猶怕焚化，故特地為塔屋于龍

李氏焚書

卷之四

五二

湖之上，敢以未死之身自入于紅爐乎？其不如此僧又已甚遠。自信明因，向往俱切，皆因爾澹師倡導，火力甚大，故眾菩薩不覺不知自努力向前也。此其火力比今火化之僧又大矣何也？火化之僧只能化得自己，若澹師則無所不化。火化僧縱能化人，亦只化得眾人念佛而已。若澹師則可以化人立地，其火力自然不同。

○○又

學道人六抵要跟脚

必欲得脫生死，離苦海，免恐怖，為究竟。雖遲速不同，決無有不證涅槃到彼岸者。若始初只以好名為跟脚，則終其身只成就得一箇虛名而已。虛名於我何與也？此事在各人自查考。別人無能為也。今人縱十分學道亦多不是，怕死。夫佛以生死為苦海，而今學者反以生死為極樂，是北轅而南其轍，去彼岸愈遠矣。亦間功名富貴之人，以生為樂，也不待言也。欲學出世之法，而唯在于好名，名只在于一生而已。是亦以生為樂也，非以生為苦海也。苦海有八生其一也。

李氏焚書

卷之四

五二

即今上亦不得下，又不得學，亦不得不學，亦不得便。可以見有生之苦矣。佛為此故，大生恐怖，試看我輩今日何曾以此生身為苦為患，而決求以出離之也？尋常亦會說得此身是苦，其實亦只是一句說話耳。非真真見得此身在陷阱坑坎之中，不能一朝居者，也。試驗之自見。

又

聞師又得了道道，豈時時可得邪？然真然如此，楊慈湖先生謂大悟一十八遍。

記其

數故慈湖於宋儒中獨謂第一了手好漢以屢疑而屢悟也學人不疑是謂大病唯其疑而屢破故破疑即是悟自信菩薩於此事信得及否彼以談詩談佛爲二事不知談詩即是談佛若悟談詩即是談佛人則雖終日談詩何妨我所引白雪陽春之語不過自謙之辭欲以激厲彼俾知非佛不能談詩也而談詩之外亦別無佛可談自信失予之意反以談詩爲不美豈不悞哉歷觀傳燈諸祖其作詩說偈超逸絕塵不可當亦可以談詩病之乎唯本不能詩而強作則不必若真實能詩則因談佛而其詩益工者又何多也何必以談詩爲病也

與澄夫

認不得字勝似認得字何必認得字也只要成佛莫問認得字與否認得字亦是一尊佛認不得字亦是一尊佛當初無認字佛亦無不認得字佛無認字佛何必認字無不認字佛何必不認字也大要只要自家生灰切耳我昨與丘坦之壽詩有云劬勞雖謝父母恩扶持自出世中尊今人但見得父母生我身不

知日夜承世尊恩力蓋千生萬劫以來作忘恩背義之人久矣今幸世尊開我愚頑頓能發起一念無上菩提之心欲求見初生爺孃本面是爲萬幸當生大慚大愧乃可故古人親證親聞者對法師前高叫大哭非漫然也千萬劫相失爺孃一旦得之雖欲不慟哭不可得矣填莫草草作語言戲論反成大罪過也世間戲論甚多惟此事是戲論不得者

答自信

絕頂之談

既自信如何又說放不下既放不下如何又說自信

李氏讀書

卷之四

也試問自信者是信箇甚麼放不下者又是放不下箇甚麼於此最好參取信者自也不信者亦自也放不下者自也放不下者亦自也故不下是生放下是灰信不及是灰信得及是生信不信放下不放下總屬生灰總屬生灰則總屬自也非人能使之不信不放下又信又放下也於此着實參取便自得之然自得亦是自來來去去生生灰灰皆是自可信也矣來書原無生灰四字雖是諸佛現成語然真實是第一等要緊語也既說原無生灰則亦原無自信亦原

無不自信也。原無放下，亦原無不放下也。原無二字，甚不可不理會。既說原無，則非人能使之無可知矣。亦非今日方始無，又可知矣。若待今日方始無，則亦不得謂之原無矣。若人能使之無，則亦不得謂之原無矣。原無二字，總說不通也。故知原無生者，則雖于生總不妨也。何者？雖千生終不能生此原無生也。使原無生而可生，則亦不得謂之原無生矣。故知原無死者，則雖萬死總無礙也。何者？雖萬死終不能死此原無死也。使原無死而可死，則亦不得謂之原無死矣。故原無生、死四字，不可只恁麼草草讀過，急着精彩便見四字下落。

李氏焚書

卷之四

五

○又

一動一靜，原不是我莫錯認好。父母已生後，即父母未生前，無別有未生前消息也。見得未生前，則佛道外道、邪道、魔道，總無有何必怕落外道乎？總無有何必怕死乎？然此不怕死，總自十分怕死中來。世人唯不怕死，故貪此血肉之身，卒至流浪生死而不歇。聖人唯萬分怕死，故窮究生死之因，直證無生而後已。

無生，則無死。無死，則無怕。非有然而強說不怕也。古唯佛聖人怕死為甚，故曰：子之所慎，齋戰疾。又曰：臨事而懼，若死而無悔者，吾不與其怕死何如也？但記者不知聖人怕死之大耳。怕死之大者，必朝聞而後可免于夕死之怕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曰可者，言可以死而怕也，再不復死，亦再不復怕也。我老矣，凍手凍筆，作字甚難，慎勿草草須時時與明因確實理會。我於詩學無分，祇緣孤苦無用，之以發叫號，少洩胸中之氣，無白雪陽春事也。舉世無道學道者，今幸有爾列位真心向道，我喜何如？若悠悠然唯借之以過日子，又何必乎？

李氏焚書

卷之四

六

○又

若無山河大地，不成清淨本原矣。故謂山河大地，即清淨本原可也。若無山河大地，則清淨本原謂頑空無用之物，謂斷滅空，不能生化之物，非萬物之母矣。可值半文錢乎？然則無時無處，無不是山河大地之生者，豈可以山河大地為作障礙而欲去之也？清淨本原，即所謂本地風光也。視不見，聽不聞，欲聞無聲。

欲嗅無臭此所謂龜毛兔角原無有也原無有是以謂之清淨也清淨者本原清淨是以謂之清淨本原也豈待人清淨之而後清淨耶是以謂之鹽味在水唯食者自知不食則終身不得知也又謂之色裡膠青蓋謂之曰膠青則又是色謂之曰色則又是膠青膠青與色合而爲一不可取也是猶欲取清淨本原於山河大地之中而清淨本原已合於山河大地不可得而取矣欲捨山河大地於清淨本原之外而山河大地已合成清淨本原又不可得而舍矣故曰取不得舍不得雖欲放不下不可得也龜毛兔角我所說與佛不同佛所說以證斷滅空耳

○又

念佛是便宜一條路昨火化僧只是念佛得力人人能念佛人人得往西方不但此僧爲然亦不必似此火化乃見念佛功效也古今念佛而承佛接引者俱以無疾而化爲妙故或坐脫或立亡或吉祥而逝故佛上稱十號只曰善逝而已善逝者如今人所言好死是也此僧火化雖非正法但其所言得念佛力實

是正言不可因其不是正法而遂不信其爲正言也但人不必學之耳念佛須以見佛爲願火化非所願也

○又

無相無形無國土與有相有形有國土成佛之人當自知之已證涅槃之人亦自知之豈勞問人也今但有念佛一路最端的念佛者念阿彌陀佛也當時釋迦金口稱讚有阿彌陀佛在西方極樂國土專一接引念佛衆生以此觀之是有國土乎無國土乎若

王氏斐菴 卷之四

無國土則阿彌陀佛爲假名蓮華爲假相接引爲假說互相欺誑佛當受彌天大罪如今之衙門口光棍當即時敗露即受誅夷矣安能引萬億劫聰明豪傑同登金蓮勝會乎何以問我有無形相國土爲也且夫佛有三身一者清淨法身即今問佛問法與問有無形相國土者也是無形而不可見無相而不可知者也是一身也二者千百億化身即今問佛問法問有無形相國土又欲參禪又欲念佛又不敢自信如此者一日十二時有千百億化現故謂之化身是又

一身也。卽法身之動念起意變化施爲可得而見可得而知可得而狀者也。三者圓滿報身卽今念佛之人滿卽報以極樂。衆禪之人滿卽報以淨土。修善之人滿卽報以天堂。作業之人滿卽報以地獄。慳貪者報以餓狗。毒害者報以虎狼。分釐不差。毫髮不爽。是報身也。報身卽應身。報其所應得之身也是又一身。但念佛莫愁不到西方。如人但讀書莫愁不取官貴。一理耳。但有因卽有果。但得本莫愁末不相當。但成佛莫愁佛不解。語不有相不有形不有國土也。

李氏文集

卷之四

又須知我所說三身與佛不同。佛說三身一時具足。如大慧引儒書云。天命之謂性。清淨法身也。率性之謂道。圓滿報身也。修道之謂教。千百億化身也。最答得三身之義。明白然果能知三身卽一身。則知三身卽一時。我與佛說總無二矣。

○○答明因

昨有客在。未及裁答。記得爾言。若是自己。又何須要認。我謂此是套語。未可便說不要認也。急寫要認數字。去夫自己親生爺孃認不得。如何是好。如何過得。

日子如何便放得下。自不容不認得去也。天下豈有親生爺孃認不得。而肯丟手不去認乎。決無此理。亦決無此等人。故我作壽丘坦之詩有云。劬勞雖謝父母恩。扶持自出。世中尊尊莫尊于爺孃。而人却認不得。若無始以來認他人作父母。而不自知其非我親生父母也。一旦從佛世尊指示。認得我本生至親父母。豈不暢快。又豈不痛恨昔者之不見。而自哀鳴與流涕也。邪。故臨濟以之築大愚。非築大愚也。喜之極也。夫既認得自己爺孃。則天來大事當時成辦。當時結絕矣。蓋此爺孃是真爺孃。非一向假爺孃可比也。假爺孃怕事。真爺孃不怕事。入火便入火。燒之不得。入水便入水。溺之不得。故唯親爺孃爲至尊。無與對唯親爺孃能入於生死。而不可以生死。唯親爺孃能生生而實無生。能死死而實無死。有此好爺孃。可不早親識認之乎。然認得時。爺孃自在也。認不得時。爺孃亦自在也。唯此爺孃情性大好。不肖強人耳。因復走筆潦倒如此。甚不當。

○又

無明實性卽佛性二句亦未易言夫既說實性便不可說空身既說空身便不宜說實性矣然參得本莫愁未我道但有本可得卽便有未可愁難說莫愁本也自利利他亦然若有他可利便是未能自利的既說父母未生前則我身尚無有我身既無有則我心亦無有我心尚無有如何又說有佛苟有佛卽便有魔卽便有生有死矣又安得謂之父母未生前乎然則所謂真命孃者亦是假立名字耳莫太認真也真命孃不會說話乃謂能度阿難有是理乎佛未

李氏集書

卷之四

三

管度阿難而阿難自迷謂必待佛以度之故愈迷愈遠直至迦葉時方得度爲第二祖當迦葉時迦葉力撥阿難不與話語故大衆每見阿難便卽星散視之如瞽人然故阿難慌忙無措及至無可奈何之極狀後舍却從前悟解不留半點見聞於藏識之中一如父母未生阿難之前然迦葉方乃印可傳法爲第二祖也設使阿難猶有一毫聰明可倚尚貪着不肯放下至極乾淨迦葉亦必不傳之矣蓋因阿難是極聰明者故難舍也狀則凡看經看教者只要舍我所不

能舍方是善看經教之人方是真聰明大善知識人莫說看經看教爲不可只要看得瞥脫乃可

○明因曰諸相原非相只因種種差別自落諸相中不見一相能轉諸相

諸相原非相是也然怎見得原非相乎並問凡可得而見者皆相也今若見得非相則見在而相不在去相存見是又生一相也何也見卽是相耳今且勿論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既見了如來諸相又向何處去乎抑諸相宛爾在前而我心自不見之耶

李氏集書

卷之四

三

抑我眼不見之也眼可見而強以爲不見心可見而謬以爲不見是又平地生波無風起浪去了見復存不見豈不大錯

○明因曰豁達空是落斷滅見着空存有是着無見都是有造作見得真命孃自無此等見識狀卽此見識便是真空妙智

弃有着空則成頑空矣卽所謂斷滅空也卽今人所共見太虛空是也此太虛空不能生萬有既不能生萬有安得不謂之斷滅空安得不謂之頑空頑者言

其頑然如一物然也。然則今人所共見之空亦物也。與萬物同矣。安足貴乎。六祖當時特借之以喻不礙耳。其實我之真空豈若是耶。唯豁達空須細加理會。學道到此已大段好了。願更加火候。疾證此大涅槃之樂。

明因曰。名為豁達空者是誰。怕落豁達空者是誰。能參取豁達空者是誰。我之真空能生萬法。自無莽蕩曾有偈云。三界與萬法。匪端何有。即言只便恁麼。此事大乖張。此是空病。今人有執着前祖一

卷之四

語修行者。不知諸祖教人多是因病下藥。如達磨見二祖種種說心說性。故教他外息諸緣。心如牆壁。若執此一語。即成斷滅空。

真空既能生萬法。則真空亦自能生罪福矣。罪福非萬法中之一法乎。須是真曉得自無罪福。乃可。不可只恁麼說去也。二祖當時說心說性。亦只為不曾認得本心本性耳。認得本心本性者。又肯說心說性乎。故凡說心說性者。皆是。不知心性者也。何以故。心性本來空也。本來空又安得有心。更有性乎。又安得有

心更有性可說乎。故二祖直至會得本來空。乃得心如牆壁去耳。既如牆壁。則種種說心說性諸緣。不求息而自息矣。諸緣既自息。則外緣自不入。內心自不喘。此真空實際之境界也。大涅槃之極樂也。大寂滅之藏海也。諸佛諸祖之所以相續慧命於不斷者也。可以輕易而錯下注脚乎。參參。

明因云。那火化僧說話亦通。只疑他臨化時。叫人誦彌陀經。又說凡見過他的都是他的徒弟。

臨化人誦彌陀經。此僧家常儀也。見過即是徒弟。何疑

乎。能做人徒弟。方是真佛。我一生做人徒弟。心

豫約

○○小引

余年已七十矣，旦暮次皆不可知，然余四方之人也，無家廟僮僕於此，所賴以候朝夕者皆本院之僧。故豫爲之約，約曰：我在則事觀世音人之敬慢亦在我。我若有德人則敬我，汝等縱不德人亦看不見也。我若無德人則我慢汝等，真實有德人亦看不見也。所係皆在我，故我只管得我立身無愧耳，雖不能如古之高賢，但我青天白日心事人亦難及，故此曰

李氏焚書 卷之四

大賢君子皆能恕我，而加禮我，我灰後人皆唯爾輩之觀矣，可復如今日乎？且汝等今日亦自不暇終年修理佛殿，塑像請經，鑄鐘鞞，并早晚服事老人，一切一息恐不得所，固忙忙然無有暇刻矣。今幸諸事粗具，塔屋已成，若封塔之後，汝等早晚必欲守塔，人不見我只看見汝，則汝等一言一動可苟乎哉？汝等若能加謹僧律，則人因汝敬，并益敬我，又思我，不然則豈但不汝敬，將我此龍湖上院，即同興福等寺應付僧一樣看了也，其爲辱門敗種寧空此心道。

此塔無人守護可矣，吾爲此故豫設戒約，付常融，中常守懷捷懷林懷善懷珠懷玉等，若餘幾衆，我灰後無人管理，自宜遣之復還原處，不必強也。蓋年少人須有本師官轄方可成器，又我灰後勢益淡薄，少年人或難當抵也。若能聽約忍饑和衆，則雖十方賢者亦宜畱與共聚，況此數衆與下院之衆乎？第恐其不肖或不能是以趁早言之。

一早晚功課

具上院約束冊中不復再列

李氏焚書 卷之四

○一早晚山門

山門照舊關鎖，非水火緊急不得擅開，非熟客與檀樾爲燒香禮拜來者不得擅開。若爲看境而來，境在湖上之山，潭下之水盡在上院山門之外，任意請看，不勞敲門與開門也。遠者欲做飯吃，則過橋即是柳塘先生祠，看祠有僧來客可辦柴米，令跟隨人役燒茶煮飯，彼中自有鍋竈，亦不勞扣門矣。何也？山僧不知敬客禮數，恐致得罪耳。

○○一早晚禮儀

除挑水舂米作務照常外其餘非禮佛卽靜坐也。看經卽經行念佛也。俱是整頓僧衣與接客等矣。豈可效鄉間老以爲無事便縱意自在乎。與其嬉笑無寧耻賒此實言也。其坐如山其行如蟻其立如柱其止如釘則坐止行立如法矣。我既不自慢人誰敢謾我有飯吃飯無飯吃粥有銀則糴無銀則化化不出木則化出飯化不出飯則化出粥化不出粥則化出菜化不出菜則端坐而餓。此釋迦律儀也不法釋迦而法積攢俗僧可乎。此時不冝餓。後日又不飽。

李氏文集 卷之四

或不病歿乎。總有一日歿不必怕餓。然也。既不怕餓。又胡爲終日馳逐乎。是故不許輕易出門。除人家拜望禮節與僧家無干。不必出門往看外。若稱要到某庵某處。會我師父或師兄師弟者。皆不許。只許師父暫時到院相看。遠者畱一宿。近者一飯。卽請回。若俗家父母兄弟非辦齋不許輕易入門。相見若無故而時常請假欲往黃栢山欲往東山欲往維摩庵等處者。卽時驅遣之去。寧可無人守塔不可容一不守戒約之僧。寧可終身只四五衆不可妄添不受約一

人。夫既不許到師父住處矣。况俗家乎。如此則終日鎖門出門亦自希矣。不但身心安閒志意專一。久則自覺便宜亦不耐煩見世上人矣。有何西方不可到。大事不可明乎。試及而視世間僧日日遨遊街市當自汗流羞恥之化他日之錢米糴不惜羞之和尚出入公私之門粧飾狗臉之行與衙門口積年奚殊也。彼爲僧如是。我爲僧不如是不但修行所宜體面亦自超越起人敬畏何苦而不冝閉門靜坐乎。既終日閉門亦自然無客萬一有仕人或鄉先生來不得不

李氏文集 卷之四

開門者。彼見我如此亦自然生渴仰矣。雖相見何妨耶。接鄉士夫則稱老先生接春元及文字則稱先生此其待之者重矣。若稱之以老爹相。久輕之耳。且旣爲弟子又豈可與奴隸輩同口稱耶。我自重人自重我我自輕人亦輕我理之所必也。閉門靜坐寂然無聲終年如此神猶欽仰何況於人天上出世爲真佛其次亦不爲世人輕賤我願足矣。區區藏厥塔屋有守亦可無守亦可何足重乎。若本縣經過有公務者自有下院衆人迎接非守塔僧所當聞若其

真實有高興欲至塔前禮拜者此佛子也大聖人進
急立開門延入以聖人待之烹茶而燒好香與事佛
等始為相稱迎送務盡禮談佛者呼之為佛爺講道
學者呼之為老先生不講學不談佛但其人有氣槩
欲見我塔者則呼之為老大人五衆齊出與施禮三
衆即退而辦茶唯常融懷林二人安客坐而陪之
融偶坐林傍坐俱用漆椅不可用凳陪客坐也有問
乃答不問即嘿安閒自在從容應對不敢慢之不可
敬之敬之則必以我為有所求甚不可也

李氏焚書

卷之四

三

一早晚佛燈

夫燈者所以繼明於晝夜而並明於日月者也故日
能明於晝而不能照重陰之下月能明於夜而不能
照殿屋之中所以繼日月之不照者非燈乎故謂之
曰日月燈明佛蓋以佛譬日月燈稱佛之如燈如日
月也日月有所不照唯燈繼之然後無所不照非謂
日月可無而燈獨不可無也今事佛者相沿而不知
其義以謂常明燈者但是燈光而不復論有日月乃
晝夜然燈不息則日月俱廢矣非但月為無用之光

而日亦為無益之明矣故今只令然燈於夜晝則不
敢然以佛常如日也只令然燈於晦望之前後十餘
夜即不敢然以佛之常如月也唯晦朔前後半餘
月然燈徹旦以佛之常如燈也則允矣足稱日月燈
明佛矣

一早晚鐘鼓

夫山中之鐘鼓即軍中之號令天中之雷霆也電雷
一奮則百穀草木皆甲拆號令一宣則百萬齊聲山
川震沸山中鐘鼓亦猶是

李氏焚書

卷之四

三

處俱息一鳴則蝶夢還周丁
有雜念一擊遂忘縱有愁思一槌便廢縱有狂志悅
色一聞音聲皆不知何處去矣不但爾山寺僧眾然
也遠者近者孰不聞之聞則自失悲仰亦且回心易
向知身由之無幾悟勞攘之無由矣然則山中鐘鼓
所係匪鮮淺也可聽小沙彌輩任意亂敲乎輕重疾
徐自有尺度輕能令人喜重能令人懼疾能令人趨
徐能令人息直與軍中號令天中雷霆等耳可輕乎
哉雖曰遠近之所望而敬者僧之律行然聲音之道

原與心通。未有平素律行僧寶而鐘鼓之音不。清。而和平也。既以律行起人畏敬於先。又聽鐘鼓和鳴於清晨良宵之下。時時聞此。則時時熏心。朝朝暮暮。聞此。則朝朝暮暮感悅。故有不待入門。禮佛見僧。而潛修頓改者。此鐘鼓之音爲之也。所係誠非細也。不然。我之撞鍾擊鼓。如同兒戲。彼反怒其驚我眠而聒我耳。反令其生噪心矣。

○一早晚守塔

封塔後卽祀木主。以百日爲度。早晚俱燒香。唯中午

平氏焚書

卷之四

三

供飯一盞。清茶一甌。豆豉少許。上懸琉璃。我平生不愛人哭。哀哀不愛人閉眼。愁眉作婦人女子賤態。丈夫漢喜則清風朗月。跳躍歌舞。怒則迅雷呼風。鼓浪崩沙。如三軍萬馬聲沸數里。安得有此俗氣。況出家人哉。且人生以在在爲客。以死爲歸。歸家則喜。而相慶亦自謂得所。而自慶也。又况至七八十而後歸。其爲慶幸益以無涯。若復有傷感者。是不欲我得所也。豈出家人之所宜乎。古有歿而念佛相送。卽今人出郭作歌送客之禮。生歿一例。苟送客而哀興。豈不重。

難爲客耶。客旣不樂。主人亦何好也。是以再四叮囑。非怕汝等哭也。恐傷我歸客之心也。唯當思我所嗜者。我愛書。四時祭祀必陳我所親校正批點與纂集抄錄之書于供卓之右。而置常穿衣裳于供卓之左。早陳設。至晚便收。每年共十三次祭祀。雖名爲祭祀。亦只是一飯一茶一少許豆豉耳。但我愛香。須燒好香。我愛錢。須燒好紙錢。我愛書。須牢收我書一卷。莫輕借人。時時搬出日頭晒晒。乾便收訖。雖莊純甫近來以教子故。亦宵看書。要書但決不可與之。且彼亦

平氏焚書

卷之四

三

不知我歿。縱或於別處聞知。我死而來。亦不可與以我書。李四官若來。叫他勿假哭。作好看。汝等亦決不可遣人報我。我死不在今日也。自我遣家眷回鄉。獨自在。此落髮爲僧時。卽是死人了也。已欲他輩皆以死人待我了也。是以我至今。再不曾遣一力到家者。以謂已死。無所用顧家也。故我嘗自謂我能爲忠臣者。以此能忘家忘身之念上之也。非欺誕說大話也。不然。晉江雖遠。不過三千餘里。遣一僧持一金。卽到矣。予豈惜此小費哉。不過以死自待。又欲他輩以

灰待我則彼此兩無牽掛出家者安意出家在家者安意做人家免道途之勞費省江湖之風波不徒可以成就彼是亦彼之所以成就我也何也彼勞苦則我心亦自愁苦彼驚懼則我心亦自疑懼彼不得安意做人家我亦必以爲使彼不得做人家者我陷之也是以不願遣人往問之其不肖遣人往問之者正以絕之而使之不來也莊純甫不曉我意猶以世俗情禮待我今已到此三次矣其家既窮來時必假借路費借倩家人非四十餘日不得到此非一月日不

好近回又非四五十日未易返家爾如此則我只空在家出家者何必如此以害莊純甫乎故每每到此則我不樂甚也亦以使之不敢復來故也既不肖使之來此又豈肖遣人往彼乎一向既不肖遣人往彼今日又豈可遣人往彼報歟乎何者憶之我灰不在今日也我灰既不在今日何謂封塔而乃以灰待我也則汝等之當如平日又可知也待我如平日事我如生前言語不苟行事不苟比舊更加謹慎使人人咸曰龍湖僧之守禁戒也如此龍湖僧之不謬爲卓

吾侍者也又如此其爲喜悅我也甚矣又何必以不復見我爲苦而生悲愴也我之形雖不可復見而我心則開卷即在矣讀其書見其人精神且千萬倍若彼形骸外矣又何如我書乎況讀其豫約守其戒禁則卓吾老子終日對面十目視之無有如其顯于手指之無有如其親者又何必悲戀此一具瘦骨柴頭以爲能不忘老子也耶勉之戒之我初至麻城曾承庵創買縣城下今添蓋樓屋所謂維摩庵者皆是周友山物余已別有維摩庵創建始末一書寄北京與

李氏焚書

卷之四

七

周友山矣中間開載布施事頗詳其未悉者又開具緣簿中先寄周友山于川中二項兼查則維摩庵布施功德主亦昭昭可案覆而審不得沒其實也創建始末尚有兩冊一冊畱龍湖上院爲照一冊以待篤實僧能堅守樓屋靜室者然後當友山面前給與之由間風俗日以偷薄不守本分雖百姓亦難何況出家之者謹守清規莫亂收徒衆以爲能縱不能學我一分半分亦當學我一厘兩厘何苦勞碌碌日夜不止也在家之人尚爲有妻兒親眷等衣食人情

逼迫無措。我出家人一身亦不曾出一丁銀米之差。若不知休。非但人禍。天必刑之。難逃免也。周友山既捨此庵。不是小事。此庵見交銀七十二兩。與曾劉二家。可輕視之歟。夫友山之所以敬我者。以我稍成一箇人也。我之所以不回家不他往者。以友山之知我也。我自幼寡交。少知遊。稍長從薄宦於外。雖時時有敬我者。然亦皮膚淺視我耳。深知我者。無如周友山。故我不還家不復別往。尋朋友也。想行遍天下亦只如此已矣。且友山非但知我。亦甚重我。夫士爲

李氏焚書

卷之四

三九

知己。或何也。知己之難遇也。今士子得一科第。便以所取座主爲親爺。孃終身不能忘。提學官取之爲案首。卽以提學官爲恩師。事之如事父兄。以其知己也。以文相知。猶然如此。況心相知哉。故天下未有有人而不喜人知己者。則我之不歸家。又可知矣。今世不察。旣以不歸家病我。家中鄉里之人。又以不歸家爲我病。我心中只好自問自答。曰。爾若知我。取我爲案首。我自歸矣。何必苦勸我歸也。然友山實是我師。匪但知我已也。彼其遐藏之密。實老子之後一人。我自

望之。若跣尤不欲歸也。爾等謹守我塔。長守清規。友山在。在定必護爾等。保無恐也。劉近城是信愛我者。與楊鳳里實等。梅澹然。是出。在丈夫。雖是女身。然男子未易及之。今旣學道。有端的。知見我無憂矣。雖不曾拜我爲師。彼知我不肯爲人師也。然已時時遣人走三十里問法。余雖欲不答。得乎。彼以師禮。默默事我。我縱不受。半箇徒弟。於世間亦難以不答。其請故凡答彼請教之書。彼以師稱我。我亦以澹然師答。其稱終不欲犯此。不爲人師之戒也。嗚呼。不相見而

李氏焚書

卷之四

八

相師。不獨師而彼此皆以師稱。亦異矣。於澹然稱師者。澹然已落髮爲佛子也。於衆位稱菩薩者。衆位皆在家。故稱菩薩也。然亦真正是菩薩家。殷而門戶重。卽親戚往來。常禮亦自無閒曠之期。安得時時聚首共談此事乎。不聚而談。則退而看經教。時時問話。皆有的據。此豈可以好名稱之。夫卽使好名而後爲己。是天下奇男子所希有之事。況實在爲生。死起念。早晚唯向佛門中勤渠拜請者乎。敬之敬之。亦以衆菩薩女身也。又是有親戚愛。如不等生出閒言。長語不

可耳聞也。猶然不一理會。只知埋頭學佛道。作出世
人。况爾等出家兒。並無一事。安可不究心。安可不念
佛耶。我有西方決。最說得親切。念佛求生西方者。須
知此趣。向別有端的。志氣矣。不殊。雖曰修西方。亦是
一句見成語耳。故念佛者。定須看過了西方決。方爲
真修西方之人。夫念佛者。欲見西方彌陀佛也。見阿
彌陀佛了。卽是生西方了。無別有西方可生也。見性
者。見自性阿彌陀佛也。見自性阿彌陀佛了。卽是成
佛了。亦無別有佛可成也。故修西方者。總爲欲見佛。

李氏焚書

卷之四

八

耳雖只得面見彼佛阿彌陀。夫无當在佛之旁。又豈
有不得見自己佛之理耶。時時目擊時時耳聞時時
心領。而意會無雜學無雜事。一日聽之百日亦聽之。
一切伴之百萬劫亦與之伴。心志純一。再無別有往
生之想矣。不成佛更何待耶。故凡成佛之路甚多。更
無有念佛一件直截不蹉者。是以大地衆生咸知修
習此一念也。然問之最聰明靈利。肯念佛者。竟無一
人曉了此意。則雖念佛何益。旣不以成佛爲念。而妄
謂佛是決不可成之物。則雖生西方。欲以奚爲。縱得

至彼亦自不肖。信佛言語自然復生。別想欲往別處
去矣。卽見佛猶不見也。故盡之念佛修西方者可笑
也。決萬萬無生西方之理也。縱一日百萬聲佛百事
不理。專一如此。然我知其非往生之路也。須是發願
欲求生西方見佛而時時聽其教。有半言不敢不信。
不敢不理會。乃是求往生之木願。正經主意耳。以上
雖說守塔事而終之以修淨土要訣。蓋皆前賢之所
未發。故詳列之。以爲早晚念佛之因。

○○一感慨平生

李氏焚書

卷之四

八

善因等衆菩薩見我涅槃。必定差人來看。夫諸菩薩
甚難得。若善因者。以一手而綜數產。纖悉無遺。以冢
婦而養諸姑。昏嫁盡禮。不但各無間言。亦且咸得歡
心。非其本性和平真心孝友。安能如此。我聞其才力
其識見。大不尋常。而善因固自視若無有也。時時至
繡佛精舍。與其妹澹師窮究真乘。必得見佛而後已。
故我猶真心敬重之。此皆爾等所熟聞。非千里以外
人。百年以遠事。或出傳說。不可信也。爾等但說出家
便是佛了。便過在家人了。今我亦出家。寧有過人者。

蓋大有不得已焉耳。非以出家爲好而後出家也。况非以必出家乃可修道。然後出家也。在家不好修道乎。緣我平生不愛屬人管。夫人生出世。此身便屬人管了。幼時不必言。從訓蒙師時。又不必言。既長而入學。卽屬師父與提學宗師管矣。入官。卽爲官管矣。棄官回家。卽屬本府本縣公祖父母管矣。來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擺酒席。出軸金賀壽旦。一毫不謹失其歡心。則禍患立至。其爲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寧飄流匹外。不歸家也。其訪友

李氏焚書卷之四

八三

朋求知己之心。雖切。然已亮天下無有知我者。只以不願屬人管一節。既棄官。又不肯回家。乃其本心實意。特以垂人難信。故一向不肯言之。然出家遨遊其所遊之地。亦自有父母公祖。可以管攝得我。故我於鄧鼎石初履縣時。雖身不敢到縣庭。然彼以禮帖來。我可無名帖荅之乎。是以書名帖不敢曰侍生。侍生則太尊已不敢曰治生。治生則自受縛。尋思四字回荅之曰流寓客子。夫流寓則古今時時有之。目今郡邑誌書稱名宦。則必羅之以流寓也。名宦者賢公祖

父母也。流寓者賢隱逸名流也。有賢公祖父母。則必有賢隱逸名流。書流寓。則與公祖父母等稱賢。與官必有名。乃紀非名。宦則不紀。故曰名宦若流寓。則不問可知其賢。故但曰流寓。蓋並未有不。是大賢高品。而能流寓者。晦庵婺源人。而終身延平。蘇子瞻兄弟俱眉州人。而一葬郊縣。一葬潁州。不特是也。邵康節范陽人也。司馬君實陝西夏縣人也。而皆終身流寓洛陽。與白樂天本太原人。而流寓居洛一矣。孰謂非大賢上聖。而能隨寓皆安者乎。是以不問而知其賢。

李氏焚書卷之四

八四

也。然既書流寓矣。又書客子。不已贅耶。蓋流而寓矣。非築室而居其地。則種地而食其毛。欲不受其管束。又不可得也。故兼稱客子。則知其爲旅寓。而非真寓。如司馬公邵康節之流也。去住時日久近。皆未可知。縣公雖欲以父母臨我。亦未可得。既未得以父母臨我。則父母雖尊。其能管束得我乎。故兼書四字。而後作客之意。與不屬管束之情。暢然明白。然終不如落受出家之爲愈。蓋落髮則雖麻城本地之人。亦自不髮。父母管束。况別省之人哉。或曰。既如此。在本鄉可

以落髮又何必麻城噫我在此落髮猶必設畫計於而後乃得臨頭。鄧鼎石見我落髮泣涕甚哀又述其母之言曰爾若說我乍聞之整一日不吃飯飯來亦不下咽。李老伯決定留髮也且汝若能勸得李老伯蓄髮我便說爾是個真孝子是個第一好官。嗚呼余之落髮豈容易哉余唯以不肖受人管束之故然後落髮又豈容易哉寫至此我自酸鼻爾等切勿以落髮爲好事而輕易受人布施也雖然余之多事亦已極矣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盡磨難一生坎坷將

李氏焚書 卷之四

大地爲墨難盡寫也爲縣博士師與縣令提學觸爲太學博士師與祭酒司業觸如秦如陳如潘如呂不一而足矣司禮曹務師與高尚書殷尚書王侍郎萬侍郎盡觸也高殷皆入閣潘陳呂皆入閣高之梯除少年英俊名進士無數矣獨我以觸迂得全高亦人傑哉最苦者爲員外郎不得尚書謝大理卿董并汪意謝無足言矣汪與董皆正人不宜與余抵牾彼二人者皆急功名清白未能過人而自賢則十倍矣予安得免觸耶又最苦而遇尚書趙趙於道學有名孰

知道學益有名而我之觸益又甚也最後爲郡守師與巡撫王觸與守道駱觸王本下流不必道矣駱最相知其人最號有能有守有文學有實行而終不免與之觸何耶渠過於刻厲故遂不免成觸也渠初以我爲清苦敬我終反以我爲無用而作意害我則知有已不知有人今古之號爲大賢君子往往然也記予嘗苦勸駱曰邊方雜夷法難盡執日過一日與軍與夷共享太平足矣仕於此者無家則難往攜家則萬里崎嶇而入狼狽而去尤不可不體念之但有一

李氏焚書 卷之四

能卽爲賢者豈容簡責但無人告發卽裝聾啞何須細問蓋清謹勇往只可責已不可責人若盡責人則我之清能亦不足爲美矣况天下事亦只宜如此耶嗟嗟孰知予竟以此相觸也哉雖相觸然使余得以薦人必以駱爲薦首也此余平生之大略也上之不能如東方生之避世金馬門以萬乘爲僚友舍垢忍恥遊戲仕路最上又不能如胡廣之中庸梁江總之頭黑馮道之五代貪祿而不能忍詬其得免於虎口亦天之幸耳既老而思勝義就此一著已非上策爾

等安得知耶故予嘗謂世間有三種人決定出家非三種而出家非避難即無計治生利其閒散可以成就吾之願也無足言也三種者何蓋世有一種如梅福之徒以生為我酷形為我辱智為我毒身為我桎梏的然見身世之為贅疣不得不棄官而隱夫洪崖三石之間者一也又有一種如嚴光阮籍陳仲卿輩苟不得比于呂尚之遇文王管仲之遇齊桓孔明之遇先主傳說之遇高宗則寧隱無出故夫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女則何以哉又曰沽之哉我

李氏文集

卷之四

八

也適懷林在傍研墨問曰不審和尚于此三種何居余曰卓哉梅福莊周之見我無是也必遇知己之主而後出必有蓋世真才我無是才也故亦無是見也其唯陶公乎夫陶公清風千古余又何人敢稱庶幾然其一念真實受不得世間管束則偶與同耳敢附驥耶

以上六條末條復潦倒哀鳴可知余言之不顧矣勸爾等勿哭勿哀而我復言之哀哀真情實意固自不可強也我願爾等勿哀又願爾等心哀心哀是真哀也真哀自難止人安能止

李氏文集

卷之四

八

寒燈小話

○○○第一段

九月十三夜大人患氣急獨坐更深向公輩言曰丘坦之此去不來矣言未竟淚如雨下公謂大人莫太感傷因爲鄙俚之語以勸大人語曰這世界真可哀乾坤如許大好入難容載我勸大人莫太傷懷古來盡如此今日安足怪我量彼走盡天下無知己必於有時還來亂曰此說不然此人聰明大有才到處逢人多相愛只恨一六太無情不念老人日夜難待十

五夜復聞人道有一老先生特地往丘家拜訪荆州

袁生且親下請書以邀之袁生拜既不答召又不應丘生又係一老先生通家子亦竟不與袁生商之傍人相視莫不驚駭以爲此皆人丑所未有者大人謂袁生只爲不省人間禮數取怒於人是以遨遊至此今又責之備袁生安所逃歟嗟嗟袁生之難也烏得無罪乎懷林小沙彌從傍晒曰袁家丘家決定是天上人初來下降人丑者是以不省人丑事也若是丑間人安有不省丑間禮數之理某謂林言甚辯大

人曰林之言是也夫唯真天上人是以不知有人丑事故丑間人之所能知者天人也夫丑間人之所能行者天人不能是以謂之天人也夫丑間人之所能知能行者天人既已不知不能則天人之所知者丑間人亦決不知天人之所能者丑間人亦決不能若慕天人以其所不能而復責天人以丑之所共知共能是猶責人丑以知能而復求其如天人之不知與不能也不亦難歟則不惟天人失其爲天人將丑間人亦失其爲丑間人矣是責備之過也吾謂不

如取天人之所獨知獨能者而以與之好而其所

不知不能之不如丑間人者而不爲之求備焉則善矣因感而賦詩三章以祛責備者之惑不是天人初下丑如何不省丑人禮省得丑人禮不難爾求我往知禮矣既不能知人丑禮如何取到人間丑任爾胸藏萬斛珠不如百拜頭至地去年曾有一新郎兩處奔波苦苦忙糞掃堆邊都是也痴人却說郎非常

第二段

是夜懷林侍次見有貓兒伏在禪椅之下林曰見兒日間祇拾得幾塊帶肉的骨頭吃了便知痛者是和尚每每伏在和尚座下而不去和尚嘆曰人言最無義者是貓兒今看養他顧他時他即戀着不去以此觀之貓兒義矣林曰今之罵人者動以禽獸奴狗罵人強盜罵人罵人者以爲至重故受罵者亦自爲至重誰知此豈罵人語也夫世間稱有義者莫過於人你看他威儀禮貌出言吐氣好不和美憐人愛人之狀好不切至只是還有一件不如禽獸奴狗

卷之四

無伸達爾遁逃或是盛有才力不甘人下倘有一箇半箇憐才者使之得以效用彼必殺身圖報不肖忘恩矣然則以強盜罵人是不爲罵人了是反爲讚嘆稱美其人了也狗雖人奴義性尤重守護家主逐亦不去不與食吃彼亦無嗔自去吃屎將就度日所謂狗不厭家貧是也今以奴狗罵人又豈當乎吾恐不是以狗罵人反是以人罵狗了也至於奴之一字但爲人使而不足以使人者咸謂之奴世間焉有

使人之人哉爲君者漢唯有孝高孝文孝武孝宣耳餘盡奴也則以奴名八乃其本等名號而反怒人何也和尚謂禽獸畜生強盜奴狗既不足以罵人則當以何者罵人乃爲恰當林遂引數十種如蛇如虎之類俱是罵人不得者直而量至夜分亦竟不得乃嘆曰嗚呼好看者人也好相處者人也祇是一付肚腸甚不可看不可處林曰果如此則人真難形容哉世謂人皮包倒狗骨頭我謂狗皮包倒人骨頭未審此罵何如和尚曰亦不足以罵人遂去睡

卷之四

第三段

守庵僧每日齋皆取給于城內外人家供給蓋飯推其餘乃以飯往來方僧道侶是日道侶中有一人再來索食守僧怒罵不已大人聞之謂某輩曰不與食亦罷何太辱罵也况又蓋飯之餘乎因論及常志等謂常志每借得銀物隨手輒盡此其視守僧之罵道人較勝矣且常志等平日亦自謂能揮財好施當過守僧十倍也某謂此說未當要不過伯仲之間耳彼守僧之罵道人傷于太儉者也但知爲施主惜餘飯

而不知爲施主廣積福但知化飯之難欲以飽其
不知受罵之苦反以傷佛心是太儉之故也若常志
輩但見假借名色以得人之銀若甚容易而不知屢
借名色以要人之銀人實難堪况憐他人之慨費別
姓之財於人爲不情於己甚無謂乎是太奢之過也
奢儉俱非何以得常志之勝大人曰若如子言則輕
財之名不美乎後固慕輕財之名而後爲之者也某
曰嗟哉是何言歟夫古之言輕財者必曰重義未有
無故而輕財者也故重義者必輕財而輕財者以重

李氏文集

卷之四

義故是以有輕財重義之說有散財之說范純祐麥舟之予以石曼卿故非石曼卿則一麥不
屑妄費矣曾子敬有一困三千米之予以周公瑾故
世公瑾則一粒不屑妄費矣爲公瑾是以結客故散
財爲石曼卿是以重義故輕財今得人錢財視同糞
土豈爲謀王圖伯用之以結客乎抑救災恤患而激
於義之不能以已也莫不過縱酒色之慾滋豪奴之
貪亂而不理儒而不敢明耳何曾有一文施及於大
賢之待朝輔者此爲浪費縱然而借口輕財是天下

之浪子皆輕財之夫也反不如太儉者之爲得計曰
與其奢也寧儉

○第四段

九月二十七日林隨長者遊至西城發足欲往萬壽
寺寺有僧長者每遊必至方丈是日忽逢暴雨勢似
天以同來長者避雨于秀士門下不一盞茶雨過殊
平地皆水可以行舟矣林啟長者曰此驟雨水未退
不如升堂一坐稍待水退乃往長者登堂坐于中堂
之上時有老僕即欲入報長者遽止之曰勿報我驟

李氏文集

卷之四

出至此適有一時切勿報不報我驟
主人出我不過一茶即起矣偶宅中有老嫗從內出
見是長者不覺發聲曰是卓吾老爹何不速報便番
身入內口中道卓吾老爹在堂快報知快報知于時
主人出安座已坐未一茶長者果起至道中問林曰
何此家婦人女子盡識李卓吾耶林曰偏是婦人女
子識得具丈夫相者反不識也此間男子見長者箇
箇攢眉長者曰如爾言反比不得婦人耶林曰不然
男子慣見長者故作尋常看此老婦人乍見耳乍見

是以生希有想歡喜想也長者但自念果尋常乎
有乎不必問林也若說男子不如婦人非矣長者曰
爾言是爾言是疾行至萬壽寺會其僧其僧索書書
數紙已其徒又索聯句聯句曰僧即俗俗即僧好箇
道場爾爲爾我爲我大家遊戲是夜雨不止雨點大
如車輪長者與淋淋漓帶雨而歸大叫于輿上曰子
看我與爾共作雨中遊何如林對曰真可爲遊戲三
昧大神通自在長者矣

○玉合 六口首

此記亦有許多曲折但當要緊處則略而不叙是
以未盡其美然亦不可不謂之不知趣矣韓君平之
遇柳姬其事甚奇設使不遇兩奇人雖曰奇亦徒然
耳此昔人所以歎恨於無緣也方君平之未得柳姬
也乃不費一毫力氣而遂得之則李王孫之奇千載
無其匹也迨君平之既失柳姬也乃不費一時力氣
而遂復得之則許中丞之奇唯有崑崙奴千載可相
伯仲也嗚呼丑之遭遇奇事如君平者亦豈少哉唯
不遇奇人卒致兩地含冤抱恨以成悲矣然君平者

唯得之太易故失之亦易非許俊奇傑安得復得此
許中丞所以更奇也

○○崑崙奴

許中丞片時計取柳姬使玉合重圍崑崙奴當時力
取紅綃使重圍不阻是皆天地間緩急有用人也是
以謂之俠耳忠臣俠士則扶顛持危九死不悔志士
俠義則臨難自奮之歟靡他古今天下苟不遇俠而
妄委之終不可用也或不知其爲俠而輕置之則亦
不肖爲我歟爲我用也俠士之所以貴者才智兼資
不難於成事而在於成事也彼必而可以成事則歟
真無難矣使歟而不足以成事則亦豈可以輕歟哉
貫高之必出張王審出張王而後絕吭以歟者是也
若崑崙奴既能成主之事又能完主之身則奴願畢
矣縱歟亦有何難但郭家自無奈崑崙奴何耳劍術
縱精初何足恃設使無劍術郭家四五十人亦能奈
之何乎觀其酬對之語可見矣况彼五十人者自謂
囊中之物不料其能出此網矣一夫敢歟千夫莫當
况僅僅五十人而可以活命換歟命乎直潰圍出本

自無阻而奈何以劍術目之謂之劍術且不可謂之劍術之劍俠不益傷乎劍安得有俠也人能俠劍劍又安能俠人人而俠劍直匹夫之雄耳西楚伯王所謂學劍不成去學萬人敵者是也夫萬人之敵豈一劍之任邪彼以劍術稱上者真可謂不識俠者矣嗚呼俠之一字容易言哉自古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同呼俠之一字亦非真英雄者之所願也何也天下無不破之術也我以術自聖彼亦必以術自神術而逢術則術窮矣曾謂荆卿而未嘗聞此乎張良之擊秦皇也時無術士故子房得用術而後立為帝粉矣故黃石老大嗔怪于圯橋之下也嗣後不用一術只以無窮神妙不可測識之術應之滅秦興漢滅項與劉韓彭之組醢不及庸何之械繫不及呂后之妬悍不及功成名遂而身還堂堂大道何神之有術之有况劍術邪吾是以深悲魯勾踐之陋也彼其區區又何足以知荆卿哉荆卿者蓋真俠者也非以劍術俠也

〇一拜月

此記關目極好說得好曲亦好真元人手筆也首散漫終致奇絕以配西廂不妨相追逐也自當與天地相終始有此世界即離不得此傳奇可以為然否縱不以為然吾當自任其然詳試讀之當使人有兄姊妹義夫節婦之恩焉蘭比崔重名尤為閒雅事出無奈猶必對天盟誓願終始不相背負可謂貞正之極矣與福投窠林茶知恩報恩自是常理而卒結以良緣許之歸妹與福為妹丈並隆為妻兄無德不酬無恩不答天之報施善人又何其巧與

此記關目好曲好白好事好樂昌破鏡重合紅拂智眼無雙亂鬚棄家入海越公並遣雙妓皆可師可法可敬可羨孰謂傳奇不可以興不可以觀不可以藉不可以怨乎飲食宴樂之間起義勳槩多矣今之樂借古之樂幸無差別視之其可

卷之四

李氏焚書卷之五

讀史

曹公二首

曹公欲以愛女嫁丁儀五官中郎將曰請人觀貌而
丁儀目眇惡愛女不悅後公與儀會因生而劇談勃
然起曰下操奸士即使其目盲猶當嫁女與之何
况目眇是兒悞我嗚呼曹公愛才而忘其眇愛才而
忘其愛愛才而忘其女之所不受若曹公真可謂愛
才之極矣然丁操亦何可當也夫人以目眇為病而
下操獨以目眇見為奇吾是以知曹公之具眼矣是
故獨能以隻眼視下操也是故下操可以失愛女而
不可以失岳翁縱可以不稱岳翁而不得不稱以知
已之王

魏武病頭風方伏枕時一見陳琳檄即躍然起曰此
愈我疾此愈我疾夫文章可以起病是天下之良藥
不從口入而從心授也病即起于見文章是天下之
真藥不可以形求而但可以神領也夫天下之善文
章非良醫之善用藥古今天下亦不少矣然不勝於

有以陳而獨難於有魏武設使呈陳琳之檄於凡
目者之前未必不皆以為好然未必遂皆能愈疾也
唯愈疾然後見魏武之愛才最篤其為深也故吾
不喜陳琳之能文章而喜陳琳之過知也蓋知已甚
難雖琳亦不容不懷知已之感矣唐之可重豈不是
能入章者然杜甫三大禮賦浩然不才詩已棄之如
秦越人矣况六朝之庸主哉况沈謝引短推長僧虔
无筆自免孝標空續辨命哉

楊修

史氏焚書卷之五

史稱丞相主簿楊修謀立曹植為魏嗣曹丕患之以
車載廢簾內吳質與之謀修以白操不大懼質曰無
害也明日復以簾載絹而入推驗無人操由是疑又
修每當就植處有關白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
敕門下隨問應答於是教裁出答即入操恠之乃收
殺修此為實錄矣或以修聰敏異常又與袁氏為婚
故曹公忌之夫曹公愛才今古所推雖稱正平之無
狀猶爾相容陳孔璋之檄辱及父祖且收以為記室
安得有此且有此安得兼羣雄而并天下也其欲誅

立臨淄爲丕等所譖是也蓋臨淄本以才捷愛幸衆意投修故修亦自以植爲知己植既數與修書無所避忌修亦每於操前馳騁聰明則修之不善韜略自空取欺修與禰正平孔北海俱相知俱是一流人故俱敗

反騷

朱子曰雄少好辭賦慕司馬相如之作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常不流涕焉以爲君子待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

也何必謂身哉如作書杜牧又謂文正公之自嶧山投諸江以弔屈原云李生曰離騷離憂也反騷反其辭以甚憂也正謂屈子離愁結耳彼以垂不足憤其憤也益甚以俗爲不足談其談俗愈深以神龍之淵潛爲懿則其卑鄙也人雖惡下上視屈子爲何物而視垂爲何等乎蓋深以爲可憐又深以爲可憐痛原轉加而哭垂轉劇也夫有伯夷之行則以餓死爲快有士師之冲則以不見羞汗爲德各從所好而已若執夷之清而欲兼柳之和有惠之和又欲并

夷之清則惠不成惠夷不成夷皆假焉耳屈子者夷之倫揚雄者惠之類雖相反而實相知也實未常不相痛念也者彼假人者豈但不知雄而亦豈知屈乎唐柳柳州有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顛覆兮又豈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其不渝兮天唯服道而守義吁嗟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彷彿其文章託遺編而嘆喟兮渙余涕其盈眶哀今之人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退默默以自服兮曰吾言之而不行其傷今念古亦可感也獨太史公屈原傳最

本氏焚書

卷之五

得之

史記屈原

夫爲井者泄淤泥而瑩清泉可以汲矣而乃不汲真不能不令人心惻也故知王明則臣主並受其福不明則臣主並受其辱又何福之能得乎然則懷王客歿於秦屈原沉沒於淵正並受其辱者耳曷足怪也張儀侮弄楚懷直似兒戲屈原乃欲託之爲元首望之如堯舜三王雖忠亦癡觀者但取其心可矣昏愚庸主有何草制可定左右近侍絕無與原同心者則

原亦太孤子而無助矣且所草藁既未定上官大夫等安得見之既得而見則是吾示天下以公也公則無有我人又何待奪又何奪之而不與乎即推以爲上官大夫之能可也不待彼有奪意斯善矣此以人事君之道臣之所以廣忠益者其大忠也其不可以不察也

○漁父

細玩此篇畢竟是有此漁父非假設之辭也觀其鼓枻之歌迥然清商絕不同調末卽頓顛拒絕之跡遂

去不復與言可以見矣屈原有此見其難乎其相矛盾各執一家言也但爲漁父則易爲屈子則難屈子所謂邦無道則愚以犯難者也誰不能智唯愚不可及矣漁父之見原亦知之原亦能言之則謂爲屈原假設之詞亦可

○招魂

朱子曰古者人歿則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號曰臯某復遂以其衣三招之而下以覆尸此禮所謂復也說者以爲招魂復魂有禱祠之道盡愛之心蓋

猶冀其復生耳如是而不生則不生矣於是乃行火事而荆楚之俗乃或以施之生人故宋玉哀閔屈原放逐恐其魂魄離散遂因國俗託帝命假巫語以招之其盡愛致禱猶古遺意是以太史公讀之而哀其志焉李生曰上帝命巫陽占筮屈平所在與之魂魄巫陽謂屈原放逐江南魂魄不復日久不待占而後知筮而後與也但空卽差掌夢之官往招其魂速之來歸耳夫逐魂還魄生歿肉骨天帝專之乃使陽筮之帝之不足爲明矣故陽謂帝命難從而自以已情

○招魂

本招引之也天帝亦遂辭巫陽而謂不能復用屈原焉蓋玉自比巫陽而以上官子蘭等比掌夢之官以懷襄比天帝辭意隱矣其招之辭只述上下四方之不可久處但道故國土地飲食官室聲妓宴遊之樂宗族之美絕不言當日事可謂至妙至妙善哉招也痛哉招也樂哉招也同時景差亦有大招辭至漢時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朱子曰淮南王安好招致賓客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漢藝文志有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是也王

逸云小山之徒聞屈原身葬沅陵名德顯聞與屈
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彰其志

○誠子詩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為拙
柳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仁代農依隱玩世詭譎不進
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羣累生孤貴失和遺餘不匿
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
隨時之宜無有常家卓吾子曰既云隨時之宜則首
陽非拙既云無有常家則何必柳下而後為上班固

李氏焚書卷之五

子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時者
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今後
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
流風遺書茂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談達多端不
名至行應諧以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
夷粹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其滑稽之雄乎卓
吾子曰向既稱朔口諧辯倡則是論勝也而曰不能
持論何哉向之所謂論者向去朔未遠千載而上恍
然猶將見之而問於長老之在朔時者何可知也當

朔時朝野無半人知朔唯武帝知朔故朔有諫必聽
彼同時諸長老誰是知朔者而問朔也不見設客難
乎吁言不純師行不純德流風遺書茂如乎不也雄
之為人益可知矣卓吾弄其唇吻欲以博萬世之名
視朔奚啻霄壤余此參駁當為朔雄實錄

○非有先生論

過得其人則一言以興遇不得其人則一言遂失千
載遇少而不遇多此志士所以在山仁人所以盡養
壽命也唯其不忍為是以莫肯為歌咏彈琴樂而忘

李氏焚書卷之五

大隱居市朝以東方生為朝隱噫使非武帝愛才知
朔如此敢一日而居市朝之間哉最先避世而歌德
衰者朔也

○子虛

班固曰史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
言王公大人而德遠邇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
及上所言雖殊其於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
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楊雄以為靡

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余謂楊雄此言非但不知人亦且不知文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言非但不知言亦且不知諷矣既不知諷安其劇秦而美新也

○賈誼

班固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盡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

卷之五

爲士德色上黃數川五及欲試其所施五經三表以繫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要於事者著於傳云李卓吾曰班氏文儒耳只依司馬氏例以成一代之史不宜自立論也立論則不免攙雜別項經史聞見及成穢物矣班氏文才甚美其於孝武以前人物盡依司馬氏之舊又甚有見但不宜更添論贊於後也何也論贊須具曠古隻眼非區區有文才者所能措也劉向亦文儒也然筋骨滕肝腸勝

人品不同故見識亦不同是儒而自文者也雖不能超於文之外然與固遠矣漢之儒者咸以董仲舒爲稱首今觀仲舒不計功謀利之云似矣而以明災異下獄論死何也夫欲明災異是欲計利而避害也今既不肯計功謀利矣而欲明災異者何也既欲明災異以求免於害而又謂仁人不計利謂越無一仁又何也所言自相矛盾矣且夫天下曷嘗有不計功謀利之人哉若不是真實知其有利益於我可以成吾之大功則烏用正義明道爲耶其視賈誼之通達國

卷之五

體其實切用何如耶班氏何知知有當時所聞耳而欲以貶誼豈不可笑董氏章句之儒也其腐固宜雖歿董氏特腐耳非詐也直至今日則爲穿窬之盜矣其未得富貴也養吾之聲名以要朝廷之富貴凡可以欺世盜名者無所不至其既得富貴也復以朝廷之富貴養吾之聲名凡所以臨難苟免者無所不爲豈非真穿窬之人哉是又仲舒之罪人班固之罪人而亦敢於隨聲雷同以議賈生故予因讀賈誼二子經世論策痛班氏之溺於聞見敢於論議遂爲歌曰

駟不及舌傳其作通達國體動向自別三表五餌
非陳匪拙彼何人斯千里之絕漢廷諸子諒實度越
利不可謀何其迂濶何以用之蟠髮鶴髮從容廟廊
冠冕珮玦垂儒拱手不知何說

○○鼂錯

班固贊曰鼂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賭
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悲
夫錯雖不終垂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於篇卓
吾曰鼂錯對策直推漢文於五帝非諛也以其臣皆

莫及也故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
不可不知術數矣今觀其時在廷諸臣僅賈生耳賈
生雖千古之英傑與文帝遠矣是豈文帝咸有一德
之臣乎夫既不得如五伯之佐賢於其主又不得如
三王之臣復與主而俱賢則孝文眞孤立無輔者矣
是故鼂錯傷之而推之以與五帝並也然謂漢文無
輔則可謂其不知術數則不可夫治國之術多矣若
謂人盡不知術數必欲其皆就己之術亦豈得
謂之知術數哉漢文有漢文之術數也漢高有漢高

之術數也五帝伯來自有二五帝霸之術數也
至六家九流凡有所極以成大功者未常不皆有真
實一定之術數唯儒者不知故不可以語治雖其間
亦有一二偶合然皆非性定神契心融才會眞若執
左券而後爲之者也是故因其時用其術而無定時
我無定術是之謂與時消息而已不勞上也執其術
馭其時時固無常術則有定是之謂執一定以應於
無窮次也若夫不見其時不知其術時在則術在而
術不能違時術在則時在而時亦不能違術此則管
夷吾諸人能之上之上也若鼂錯者不過刑名之一
家申商之一術反以文帝爲不知學術而欲牽使從
已惑矣夫申商之術非不可平均天下而使人人視
之盡如指掌也然而禍患則自己當之矣故錯以其
殘忍刻薄之術輔成太子而太子亦卒用彼殘忍刻
薄之術還害其身嗚乎孰知錯傷文帝之無輔而其
父反以傷鼂錯之無父乎是故國爾忘家錯唯知日
夜傷劉氏之不尊也公爾忘私而其父又唯知日夜
傷錯氏之不安矣不熱之下真令人悲傷而不可已

○○絶交書

此書若出相知者代康而爲之辭則可若康自爲之辭則恐無此理濤之舉康蓋所謂真相知者而康之亦實稱所舉康謂己之情性不堪做官做官必取禍是也謂濤不知己而故欲貽之禍則不是以己爲鴛鴦雖以濤爲死鼠又不是以舉我者爲不相知而直與之絕又以己爲真不愛官以濤爲愛官者尊己卑人不情實甚則尤爲不是矣嗚呼如康之天才稍加以

學抑又何當也。而寧與庸人。共其不情之通辭乎。然此書實峻絕。可與子載之下。猶可想見其人。毋曰余貶康也。金爲上上人說耳。

養生論

補阮稱同心而阮則體妙心玄一以百聞者觀其放
言與孫登之嘯可觀也若向秀注莊子尤爲已見天
意之人真可謂莊周之惠施矣康與二子遊何不就
彼問道今讀養生論全然不省神仙中事其但不識
真仙亦且不識養生矣何以當面蹉過如此以此

聰明出塵好漢雖向阮亦無如之何真令人恨恨雖
殊若其人品之高文辭之妙則豈七賢之所可及哉

○○○琴賦

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人邪惡歸於正道故謂之琴
余謂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人知口之
吟不知手之吟知口之有聲而不知手亦有聲也如
風撼樹但見樹鳴謂樹不鳴不可也謂樹能鳴亦不
可此可以知手之有聲矣聽者指謂琴聲是猶指樹
鳴也不亦泥歟尸子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熱
琴作操不敢鳴之於口而但鳴之於手此微子心也
微子之吟也文王既得后妃則琴瑟以友之鍾鼓以
樂之向之展轉反側寤寐思復者遂不復有故其琴
爲闔睢而孔子讀而贊之曰闔睢樂而不淫言雖樂
之過矣而不可以爲過也此非文王之心乎非文王
其誰能吟之漢高祖以雄才大略取天下喜仁柔之
太子既有羽翼可以安漢又悲趙王毋子屬在呂后

無以自全故其倚瑟而歌鴻鵠雖泣下霑襟而其聲慷慨實有鬱藉之色非漢高之心乎非漢高又孰能吟之由此觀之同一心也同一吟也乃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夫心同吟同則自然亦同乃又謂漸近自然又何也豈非秘夜所謂未達禮樂之情者耶故曰言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康亦曰復之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傅仲武舞賦云歌以詠言舞以盡意論其詩不如聽其聲聽其聲不如察其形以意盡於論其詩不如聽其聲聽其聲不如察其形以意盡於

明聽絃而識南風之不競蓋自然之道得手應心其妙固若此也

○○○幽憤詩

康詣獄明安無罪此義之至難者也詩中多自責之辭何哉若果當自責此時而後自責晚矣是畏疾也既不畏疾以明友之無罪又復畏疾而自責吾不知之矣夫天下固有不畏疾而為義者是故終其身樂義而忘疾則此疾固康之所快也何以自責為也亦猶患人畏疾而不敢為義者終其身寧無義而自不

李山陰書卷之五

可以義而為朋友疾也則亦無自責時矣君臣莫不皆然未有託孤寄命之臣既許以疾而臨疾而自責者好善闇人之云豈別有所指而非以指呂安乎否則當時太學生三千人同日伏闕上書以為康請則康益可以疾而無責矣鍾會以及庾亮機害康豈康尚未之知而猶欲顧性養壽改絃易轍於山阿巖岫之間邪此豈稽康順性養壽時也余謂叔夜何如人也臨終奏廣陵散必無此紛紛自責錯謬幸生之賤態或好事者增飾於其間耳覽者自能辯之

○酒德頌

法言曰：蜩蛉之子，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李軌曰：「蜩蛉，桑蟲；蜾蠃，蜂蟲。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覆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成蜂蟲矣。此頌哇結語，獨新妙。非法言引用意讀者詳之。今人言養子為蜩蛉子，卽此然。則道學先生禮法俗士，舉皆蜂蟲之蜾蠃子哉！猶自謂二豪悲歎。」

○思舊賦

王粲思舊賦 卷之三

向秀思舊賦只說康高才外技而已。夫康之才之技，亦今古所有，但其人品氣骨，則古今所希也。豈秀方圖自全，不敢盡耶？則此賦可無作也。舊亦可無爾思矣。秀後康歿，不知復活幾年，今日俱安在也。康猶為千古人豪所歎，而秀則已矣。誰復更思秀者？而乃為此無盡算計也邪？且李斯歎東門比擬亦大不倫。竹林七賢，此為最無骨頭者。莫曰：「先植初無臧貶七賢者也。」

、揚升菴

余讀先生文集有感焉。夫古之聖賢其生也不易其死也不易，生不易故生而人皆仰死不易故死而人爾思。於是乎前而生者猶冀有待於後，死後而生者又每歎恨於後時。同時而生者又每每比之如附驥比之如附青雲，則聖賢之生歿固大矣。余讀先生文集欲求其生卒之年月而不得也，遍閱諸序文而序文又不載。彼蓋以為序人之文只宜稱贊其文云耳，亦猶序學道者必大其道，叙功業者必大其功，叙人品者必表揚其梗槩，而豈知其不然乎？蓋所謂文集者，謂其人之文的然，必可傳於後世，然後集而傳之也。則其人之文當皎然如日星之炳煥，凡有目者能覩之矣。而又何藉於敘贊乎？彼敘贊不已，豈乎兄其入或未必能文，則又何以知其文之必可傳乎？遂贊而序之以傳也。故愚嘗謂世之叙文者多其無識孫子欲借他人位望以光顯其父祖耳。不然則其勢之不容以不請而又不容以不文辭者也。夫文而待人以傳，則其文可知也。將誰傳之也？若其不敢不請又不欲請則其文亦只空直述其生卒之日與生平

之次第使讀者有考焉斯善矣吁先生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而終身不得一試故發之於文無一體不備亦無備不造雖游其門者尚不能贊一辭况後人哉余是以竊附景仰之私欲考其生卒始末履歷之詳如曾人所謂年譜者時時置几案間儼然如遊其門而從之而序集皆不載以故恨也况復有矮子者從風吹聲以先生但可謂之博學人焉尤可笑矣

靖蛉謠

古今天下事勢亦一也。先生少至老原情論勢不見有一人同者故予每每為訝以為天何生我不祥如此乎夫人性不甚相遠而予獨不同此不祥而何余初仕時親見南倭北虜之亂矣最使人海又熟聞土官獯獮之變矣大槩讀書食祿之家意見皆同以余所見質之不以為法則以為可殺也今讀先生集記姜公事姜公之心正與予合而先生取之如此則知先生唯不用用必為姜公無疑矣生雖後時見符前哲亦可以證予生之非不祥也因

喜錄此

唐貴梅傳

升菴先生孝烈婦唐貴梅傳曰烈婦姓唐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并年適朱夫貧且弱有老姑者悍而淫少與徽州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見婦悅之密以金帛賂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數弗聽迫之亦弗聽加以箠楚又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姑乃以婦不孝訟於官通判慈谿毛玉受賂倍加刑焉婦幾死然終不聽也商猶慕其色令姑保出

卷之五

之親黨咸勸婦曰何不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污吾姑乎乃夕易袿裙維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姑不知也及旦手持桑杖將入室挺之且罵且行曰惡奴早從我言得金帛享快樂今定何如也入室無見尋至樹下乃知其故因大慟哭親黨咤曰生既以不孝訟矣乃稱嫗心何以慟哭為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賊吾是以哭非哭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類如生樵夫牧兒見者咸墮淚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其形有司以府官故終不敢舉節余舅氏喻士積

薄遊至池聞其事作詩弔之歸屬慎爲傳其事
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爲名歿於梅之株水
霜清梅平何殊既孝且烈汗青空書有司失職咄哉
可吁乃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附卓吾子曰先王教
化只可行於窮鄉下邑而不可行於冠裳濟濟之名
區只可行於三家村裡不識字之女兒而不可行於
素讀書而居民上者之君子池州通判毛玉非素讀
書而居民上之君子乎慈谿爲縣又非毛玉所產之
巨邑名區乎今通判貪賄而歿逼孝烈以淫素讀書
而沐聖教者如彼則先王之教化亦徒矣孝烈
二字楊太史特筆也夫貴梅之歿烈矣於孝何與蓋
貴梅所以寧歿而不自白者以姑之故也不然豈其
不切齒痛恨於賄囑之商而故忍歿以爲之諱哉書
曰孝烈婦當矣歿三日而尸猶懸顏如生衆人雖知
而終不敢舉每歲之暮白月照梅隱隱如見猶冀有
知者乎吁今之官府不但此等之歿不有代白縱有
別項容易表白者亦必有勢與力而後可就知數千

里之外無干與之人不用請求而遂以孝烈傳其事
也楊太史當代名流有力者百計欲借一言以爲重
而不得今孝烈獨能得太史之傳以自昭明於百世
孝烈可以歿矣設使當其時貴池有賢者果能慨然
白之於當道亦不過賜額掛匾了一故事耳矣其誰
知重之乎自此傳出而孝烈之形吾知其不復重見
於梅月之下也升菴之聞聞於其舅俞士積士積風
遊貴池親見其事曾爲詩以弔之故升菴作傳具載
士積見聞始末以士積可信也然則此傳不但孝烈
藉以彰顯士積亦附以著名矣傳之於世即嗟嗟毛
通判當日之爲亦只謂貪其賄而人莫知也貴梅已
歿而誰爲白也孰知不白於貴池而卒白於新都乎
今升菴文集盛行於世夫誰不知傳其事於此集之
中者貴池人士咸知有賄吏毛玉受賄而歿逼孝烈
以淫也慈谿人士亦咸知有鄉官毛玉受賄而歿逼
孝烈以淫也毛玉唯無孫子則已苟有子則必不敢
認毛玉以爲父苟有孫則必不敢認毛玉以爲祖矣
蓋同鄉少年傾慕太史之日久矣讀其書閱其事則

必私相告語私相告語未有不竊笑而背罵者夫毛
玉之心本欲多積金錢以遺其孫子使孫子感已也
又安知反使孫子不敢認已也哉太史之傳嚴於先
王之教化明矣余謂此傳有裨於垂教者弘也故優
亟讀而詳錄之以爲孝烈之外傳云

茶炙銘

唐右補闕茶母曼著代茶飲序云稽滯消壅一日之
利覺佳瘠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
若害則不謂茶災予讀而笑曰釋滯消壅清苦之益

寔多焉氣耗精情慾之害最甚而茶力自
害則反謂茶殃吁是怨已責人之論也乃銘曰我老
無朋朝夕唯汝垂間清苦誰能及子逐日子飯不辭
幾鍾幾夕子不問幾許夙興夜寐我與子終始
子不姓湯我亦姓李德之一味清苦到底

李白詩題

升菴曰白慕謝東山故自號東山李白杜子美云汝
與東山李白好是也劉昫修唐書乃以白爲山東人
遂致紛紛耳因引曾子固稱白蜀郡人而取成都志

謂白生彰明縣之青蓮鄉以實之卓吾白蜀人則以
白爲蜀產隴西人則以白爲隴西產山東人又借此
以爲山東產而修入一統志蓋自唐至今分矣今王
元美斷以范傳正墓志爲是曰白父客西域逃居綿
之巴西而白生焉是謂實錄嗚呼一个李白生時無
所容入歟而千百餘年慕而爭者無時而已余謂李
白無時不是其生之年無處不是其生之地亦是天
上星亦是地上英亦是巴西人亦是隴西人亦是山
東人亦是會稽人亦是潯陽人亦是夜郎人歟之處

卷之五

亦榮生之處亦榮流之處亦榮囚之處亦榮不遊不曰
不流不到處讀其書見其人亦榮亦榮莫爭莫爭
○○伯夷傳

與西山云此傳姑以文取楊升菴曰此言甚謬若道
理有戾卽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
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又曰朱晦翁謂
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天何怨今太史公作伯夷傳
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也卓吾子曰何怨是夫子說
是怨是司馬子長說翻不怨以爲怨文爲至精至妙

也何以怨怨以暴之易暴怨虞夏之不作怨適歸之無從怨周土之薇之不可食遂含怨而餓死此怨曷可少也今學者唯不敢怨故不成事

○岳王并施全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其文曰奎將領口不出辯聞者流涕蘭相如身雖已歿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晉孔

○岳王并施全

明之志與漢室子義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求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古今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揚升菴曰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也當備忠武爲宜又曰宋文公云嗟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故續綱目書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亦文公遺意也近有人云今之岳祠多鑄賊像跪縛門外當更鑄施全像立在左持刀砍檜乃得李卓吾曰此論甚當甚有益風教倘禮官言官月上一疏則忠武之謚曉然於百世

施全之忠暴白於聖朝矣不然人人未得知也

○○張千載

廬陵張千載字毅甫別號一鶚文山之友也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自廣敗還至吉州城下千載潛出相見曰丞相往燕千載亦往往卽寓文山四所近則三年供送飲食無缺又密造一櫓文山受命卽藏其首訪知大人歐陽氏在俘虜中使火其屍然後拾骨直隸并檣南歸付其家安葬是日文山之子夢其父怒曰繩鉅未斷其子驚覺遽啟視之果有繩束其髮李卓吾慨其事迹遂爲之贊曰千載其祿不受其縛一繩未斷如錐刺腹生當拍死然當怒目張氏何人真囊弁橫生必交情千載一鶚

○李步贈盜

唐李步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劉伯溫詠梁山泊分贖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八言暴客此分贏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劫盜而不操戈矛者李卓吾曰此皆操戈矛而不畏官兵捕盜者因

記得盜贈官吏亦有詩一首并錄附之未曾相見心
相識敢道相逢不識君一切蕭何今不用有耻擡到
後堂分月憐我等夜行苦坐者十三行十五若謂私
行不是公我道無私公奚取君侍奉公戴虎冠誰得
似君來路寬月有俸錢日有廩我等衣食何盤桓君
若十五十三俱不許我得持彊分廩去驅我爲盜寧
非汝

○封使君

古傳記言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化爲虎食郡民

虎食郡民

呼曰封使君即去不復來其地謠曰莫學封使君生
不治民必食民張禹山有詩云晉日封使君化虎方
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喫人又曰晉日虎使君呼
之仰慚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又曰晉時虎伏
草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魚蝦或曰此詩
太激禹山曰我性然也升菴戲之曰東坡嬉笑怒罵
皆成詩公詩無嬉笑但有怒罵耶李卓吾復謔之曰
果哉怒罵成詩也升菴此言甚於怒罵

○宋統似晉

先生謂宋統似晉予謂宋多賢君晉無一主即宋藝
祖以此司馬炎何如也唯其仁柔是以怯弱然愛民
好士之報天亦不爽矣微飲雖北轅與懷愍青衣行
酒跣足執蓋實大逕庭天之厚宋亦可知也唐雖稍
得然無主不亂箇箇出歪自五丁開道以來巴蜀遂
爲唐帝逃竄後戶與漢已大不侔矣故謂宋比漢不
得則可謂比唐不得則不可况比晉乎晉之司馬懿
一名柔奸家奴也更加以司馬師之強悍司馬昭之
弑奪而何可以比藝祖司馬炎一名得志狹邪也更

李氏詩集卷之五

○逸少經濟

先生謂逸少識慮精深有經濟才而爲書名所益後
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爲累大哉卓吾子曰藝又安
能累人凡藝之極精者皆神人也况翰墨之爲藝哉

先生傳矣或曰先生蓋自寓也

○孔北海

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孟浩然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開可惜也卓吾子曰文章非末技大開豈容掩先生差矣或曰先生皆自況也

、經史相爲表裡

經史一物也史而不經則爲穢史矣何以垂戒鑑乎經而不史則爲說白話矣何以彰事實乎故春秋一經春秋一時之史也詩經書經三經三王以來之史也而易經則又示人以經之所自出史之所從來爲道屢遷變易匪常不可以一定執也故謂六經皆史可也

○鍾馗卽終葵

楊升菴曰考工記云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蓋言大圭之首似椎也金石錄以爲晉宋人名夫以終葵爲名矣後又訛爲鍾馗俗又畫一神像帖於門首執椎以擊鬼好怪者便傳會說鍾馗

能啖鬼畫士又作鍾馗元夕出遊圖又作鍾馗嫁妹

圖文士又戲作鍾馗傳言鍾馗爲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畫之按孫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先於開元久矣亦如石敢當急就章中虛擬人名也俗便立石於門書太山石敢當文人亦作石敢當傳昧者相傳便謂真有其人矣卓吾子曰莫怪他謂真有其人也此物比真人還更長久也且先生又安知不更有鍾馗其人乎終葵二字亦是後人名之耳後人可以名終葵又後人獨不可以名鍾馗乎假則皆假真則皆真先生勿太認真也先生又謂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云號州歲貢鍾馗二十枚慎按硯以鍾馗名亦卽考工記終葵大圭之義蓋硯形如大圭耳李卓吾曰蘇易簡又以進士鍾馗而訛呼石爲鍾馗矣硯石爲鍾馗鍾馗爲進士進士爲大圭首大圭首爲椎終之一椎而已先王勿勞也

○段善本琵琶

唐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地祈雨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爲第一手自謂街西無已敵也登樓彈新翻

調綠腰及慶曲街西亦出一女郎抱樂器登樓彈之
移在楓香調中妙技入神崑崙大驚請與相見欲拜
之爲師女郎更衣出乃莊嚴寺段師善本也德宗聞
知名加獎賞卽令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耶
兼帶邪聲崑崙拜曰段師神人也德宗詔授康崑崙
段師奏曰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
可授卓吾子曰至哉言乎學道亦若此矣凡百皆若
此也讀書不若此則不如不讀作文不若此則不如
不作功業不若此則未可言功業人品不若此亦安

○樊敏碑後

得謂之人品乎摠之鼠竊狗偷云耳無佛處稱尊康
崑崙之流也何足道何足道
○樊敏碑後
竊石技也亦道也文惠君曰嘻技蓋至此乎庖丁對
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是以道與技爲二非
也造聖則聖入神則神技卽道耳技至於神聖所在
之處必有神物護持而況有識之人歟且千載而後
人猶愛惜豈有身親爲之而不自愛惜者石工書
自愛惜也不自知其爲石工也神聖在我技不得

矣否則讀書作文亦賤也寧獨鐫石之工乎雖然刻
武良以精鐫書名可也今世鐫工又皆一一書名碑
陰何哉學步失故盡相習以謂當然可笑矣故雕鐫
者工則書鐫者姓名碑蓋藉鐫而傳也鐫者或未甚
工而所鐫之字與其文或其人之賢的然必傳於世
則鐫石之工亦必鐫石以附之所謂交相附而交相
傳也蓋技巧神聖人自重之能爲人重則必借重於
人然元祐奸黨碑石工常安民乃懇求勿鐫姓名於
其後又何耶

○詩畫

東坡先生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作詩必此詩
定知非詩人升菴曰此言畫貴神詩貴韻也然其言
偏未是至者晁以道和之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
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其論始定卓吾子謂改
形不成畫得意非畫外因復和之曰畫不徒寫形正
要形神在詩不在畫外正寫畫中態杜子美云花遠
重重樹雲輕處處山此詩中畫也可以作畫本矣唐
人畫桃源圖舒元興爲之記云烟嵐草木如帶香氣

熟視詳玩自覺骨憂青玉身入鏡中此畫中詩也絕
藝入神矣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
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庾翼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
鶩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再生然則入眼便稱好者決
非好也決非物色之人也况未必是吳之與庾而何
可以易識噫千百世之人物其不易識揔若此矣

○○黨籍碑 千古至言夫誰得知

安石誤國之罪本不容誅而安石無誤國之心天地
可鑒主意於誤國而誤國者殘賊之小人不待誅

也

三三

也主利國而誤國者執拗之君子也尚可惜也卓
吾曰公但知小人之能誤國而不知君子之尤能誤
國也小人誤國猶可解救若君子而誤國則末之何
矣何也彼蓋自以爲君子而本心無愧也故其膽益
壯而志益決孰能止之如米夫子亦猶是矣故予每
云貪官之害小而清官之害大貪官之害但及于百
姓清官之害并及于兒孫余每每細查之百不失一
也

○○無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
鵲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李卓吾曰道
學原重外飾蓋自古然矣而豈知聖人之不然乎古
者男子出行不離劍佩遠行不離弓矢日逐不離鵲
佩玉名爲隨身之用事親之物其實思患豫防文
飾森設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也與丘田寓兵同
括矣意不在文飾特假名爲飾耳後人昧其實也以
是爲美飾而矜之務內者從而生厭曰是皆欲爲侈
觀者何益之有故於今並不設備而文武遂判非

三三

卷之五

文士不知武備至於武人居常走謁亦效文裝矣寬
衣博帶雍雍如也肅肅如也一旦有倣豈特文人束
手武人亦寧可用耶

○○荀卿李斯吳公

升菴先生曰以荀卿大儒而弟子有焚書坑儒之李
斯以李斯爲師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吳公人之賢
否信在自立不係師友也卓吾子曰能自立者必有
骨也有骨則可藉以行立苟無骨雖百師友左提右
挈其奈之何一刻無人一刻站不得矣然既能行立

則自能奔。求師如顏買軍之於孔子然。謂其不係師友亦非也。

○宋人譏荀卿

宋人謂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卽有坑儒焚書之禍。夫弟子爲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鹽鐵論曰。李斯與荀丘子同事荀卿。而荀丘子修道白屋之下。卓吾子曰。使李斯可以累荀卿。則荀丘子亦當請封荀子矣。

子三思

文子

文子有三才。其卒也無衣帛之憂。其葬也無車馬之備。左氏侈然稱之。黃東發曰。行父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爲之。再如齊納賂。又師城莒之。請郕二邑以自封。殖其爲妾馬金玉也多矣。是卽王莽之謙恭也。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則曰。再思可矣。若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暴而納賂專權而興兵討殖。以肥已矣。文公不得其辭。乃云。思至于三。則私意盡。

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卓吾曰。周公之聖。唯在於思。兼思而不合。則夜以繼日。一夜一日。思又何止三也。朱子益惑於聖人慎思之說。遂以三思爲戒。唯其戒三思。是以終身不知聖人之慎思也。我願學者千思萬思。以思此慎思二字。苟能得慎思之旨。於所思萬思之中。則可以語思誠之道矣。區區一季文子。

陳恒弑君

齊菴先生曰。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金牌之名。或勸飛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檜友也。始爲當於義矣。卒卓吾曰。由固有有激而爲者。不必問其爲之果當也。有激而言者。不必問其能踐言與否也。哀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謂之

以爲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懼可也何必說盡道理以長養亂賊之心乎若說非義則孔子沐浴之請亦非義矣何也齊人弑君與魯何與也魯人尚無與又何與於家居不得與聞政事之孔子也不得與而與是出位之僭也明知哀公三子皆不可與而言是多言之窮也掩之爲非義矣掩之爲非義然掩之爲出於義之有所激也掩之爲能使亂臣賊子懼也卽孔子當日一大部春秋也何待他日筆削魯史而後謂之春秋哉先正蔡虛齋有岳飛班師一論至今讀

之有今人豈指冠日列賊欲代而後快也何可無此議論也明知是做不得說不得然豈可無此議論乎安得無此議論乎

王半山

半山謂荆軻秦於燕故爲燕太子丹報秦信斯言也亦謂呂尚秦於周故爲周伐紂乎相知在心豈在秦也半山之見醜矣且荆卿亦何曾識燕丹哉只無奈相知如田光者薦之於先又繼以刎頸送之於後耳荆卿至是雖欲不灰不可得矣故余有詠荆卿一首

云荆卿原不識燕丹祇爲田光一死難慷慨悲歌爲擊筑蕭蕭易水至今寒又有詠侯生二首云夷門畫策却秦兵公子奪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萬歲有侯嬴又晉鄙合符果自疑揮鎚運臂有屠兒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頸迎風一送之蓋朱亥於公子相知不深又值侯生功成名立之際遂以死送之耳雖以死送公子實以死送朱亥也醜哉朱儒之見彼豈知英雄之心乎蓋古人貴成事必殺身以成之捨不得身成不得事矣

而相灌輸

爲賦二字甚明何說未明也蓋爲賦而相灌輸非爲商而相灌輸也爲賦而相灌輸卽如今計戶納糧運租之類爲商而相灌輸乃是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爲夫既驅農民以效商矣又將驅何民以事農乎若農盡爲商則田盡不闢又將以何物爲賦而相灌輸也曷不若令商自爲之而征其稅之爲便乎農有租賦之入商有征稅之益兩利兼收愚人亦知而謂武帝不知耶蓋當時霍子孟輩已不曉桑大夫均輸之法

之善矣。何班孟堅哉。俗士不可語於政信矣。

○文公著書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然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也。乃列之名臣錄。而稱其道德文章。蘇文忠道德文章。古今所共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又甚于安石。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短。此何心哉。卓吾子曰。文公非不知坡公也。坡公好笑。道學文公恨之。直欲爲

一惡得爲緩乎。

乃自稱於預詆人之惡也。卓吾子曰。此俱不妨。但要說得是耳。一蘇文忠尚不知而何以議天下之士乎。文忠困厄一生。盡心盡力幹辦國家事。一生據其生平了無不幹之事。亦了不見其有幹事之名。但見有嬉笑遊戲翰墨。滿人間耳。而文公不識。則文公亦不必論人矣。

○閻然堂類纂引

閻然堂類纂者何。潘氏所纂以自爲鑒戒之書也。余讀而善之。而目力竭于既老。故復錄其最者以自鑒。不意其能剛也。大抵二十餘年以來。涉世愈深。落落如辰星。其存者或年往志盡。則日暮自憫。非有道而寒。寒則空。空則未定也。其行不處。處則卓吾子相類。乃去華之于今日。其志益堅。其學愈造。而其行益修。斷斷乎可以托國托家而托身也。非其暗室屋漏。閻然自修。不忘鑒戒。安能然乎。設余不見去華。幾失去華也。余是以見而喜去。而思惡而不

不忘鑒戒。亦願如

去華也夫鑒戒之書自古有之何獨去華蓋去華則
纂皆耳目近事時日向新聞見罕接非今世人士之
所常談嘗之時文當時則趨過則頌入書之於曲則
新腔於詞則別調於律則切響夫誰不聞耳而傾聽
者此其害也善則必讀讀則必鑒必戒

朋友篇

去華友朋之義最篤故是纂首纂焉友誼夫天下無
朋久矣何也舉世皆嗜利無嗜義者嗜義則視死猶
生而况幼孤之託身家之寄嗜利則離生猶死則凡

友氏書卷之五

懷臂而食之食下石以滅其口此其害也天下
之所稱友朋者皆其生而猶死者也此無他嗜利者
也非嗜友朋也今天下曷嘗有嗜友朋之義哉既未
嘗有嗜義之友朋則謂之曰無朋可也以此事君有
何賴焉

阿寄傳

錢塘田豫陽汝成有阿寄傳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
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
寄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路遠老

僕乃貴吾慕美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不牛馬若邪
乃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金一十
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
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為寡
婦嫁三女婚而歸寄時年全又延師教兩郎皆輸
粟入太學而寡婦早歿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
革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
計巨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言訖而終徐氏
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敗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

友氏書卷之五

一編一兒僅蔽緼掩體而已
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途必控
勒將數百武以為常見主母不睨視女雖幼必傳言
不離立也若歿則緼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以
此心也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去華曰阿
寄之事主母與李元之報生父何以異予尤嘉其終
始以僕人自居也三讀斯傳起愛起敬以為臣子而
奉君親者能如是吾何憂哉李卓吾曰父子天性也
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兒尚不知有父母尚不念符

者乳哺顧復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然則其天定者。雖奴亦自可託。而况友朋。雖奴亦能致孝。而况父子。彼所謂天性者。不過測度之語。所謂讀書。知孝弟者。不過一時無可奈何之辭耳。奴與主何親也。奴於書。何嘗識一字也。是故吾獨於奴焉。三歎是故不敢名之爲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視我。正如奴矣。何也。彼之所爲我實不能也。

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篇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唐子西三人君不論撥亂守文。要則必爲六指。述兵權多奇計。管子慎權衡。貴輕重。申韓數名實。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全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之言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論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却正太子正。以虔恭仁恕答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也。由此觀之。孔明之喜申韓密矣。然謂其爲對病之藥。則未敢許。夫病可以用藥。則用藥以對病。

爲功苟其用藥不得。則又何病之對也。劉禪之病。牙關緊閉。口噤不開。無所用藥者也。而問對病與否。可歟。且申韓何如人也。彼等原與儒家分。而爲六。既分爲六。則各自成家。各自成家。則各各有一定之學術。各各有必至之事功。舉而措之。如印印泥。走作一點不得也。獨儒家者。流汎濫而靡所適從。則以所欲者。衆耳。故汲汲長孺。謂其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而論六家要指者。又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八字蓋之。可謂至當不易之定論矣。孔明之語後主曰。苟不伐賊。王業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亦亡。與其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孔明已知後主之必亡也。而又欲速戰。以幸其不亡。何哉。豈謂病雖進。不得藥而藥終不可不進。以故猶欲僥倖於一逞乎。吾恐司馬懿曹真諸人。尚在木。可以僥倖也。六出祁山。連年動衆。驅無辜赤子。轉鬪數千里之外。既欲愛民。又欲報主。自謂料敵之審。又不免幸勝之貪。卒之勝不可幸。而將星於此乎。終隕矣。蓋唯其多欲。故欲兼施仁義。唯其博取。是以無功。徒勞此八字者。雖孔明太聖人。不能免於此矣。愚嘗論之。成大功者。必不

顧後患故功無不成商君之於秦吳起之於楚是矣
 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顧後患之
 心成之乎否也吾不得而知也顧後患者必不有成
 天下之大功莊周之徒是已是以寧為曳尾之龜而
 不可受千金之幣寧為濫上之藥而不肯任楚國之
 憂而儒者皆欲之於是乎又有居朝廷則憂其民處
 江湖則憂其君之論不知天下果有兩頭馬乎否也
 吾又不得而知也墨子之學術貴儉雖天下以我為
 不拔一毛不恤也商子之學術貴法申子之學術貴
 法氏其書卷之五
 韓非子之學術兼貴法術雖天下以我為殘忍刻
 薄不恤也曲逆之學術貴詐儀秦之學術貴縱橫雖
 天下以我為反覆不信不恤也不憚五就之勞以成
 復股之結雖天下後世以我為事兩主而兼利則其
 要而試功立太甲而復反可也此又伊尹之學術以
 任而直謂之能忍詢焉者也以至譙周馮道諸老寧
 受祭器歸晉之謫歷事五季之恥而不忍無辜之民
 日遭塗炭要皆有一定之學術非苟苟者各周於用
 摠足辦事彼區區者欲選擇其名實俱利者而無之

得乎此無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慮後左顧右瞻
 自己既無一定之學術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邪
 而又好說時中之語以自文又况依倣陳言規跡往
 事不敢出半步者哉故因論申韓而推言之觀者幸
 勿以為予之言皆經史之所未嘗有者可也

李氏焚書卷之六

四言長篇

○○○讀書樂 并引

曹公云老而能學唯吾與袁伯業夫以四分五裂橫
戈支戟猶能予不釋卷況清遠閑曠哉一老子邪雖
硤此亦難強余蓋有天幸焉天幸生我目雖古希猶
能視細書天幸生我手雖古希猶能細書字然此未
為幸也天幸生我性平生不喜見俗人故自壯至老
無有親賓往來之擾得以一意讀書天幸生我情平

李氏焚書

卷之六

生不愛近家人故終老龍湖幸免何仰過道之苦而
不得以一意讀書然此亦未為幸也天幸生我心眼
開卷便見人便見其人終始之槩夫讀書論盡古多
有之或見皮面或見體膚或見血脉或見筋骨然至
骨極矣縱目謂能洞五臟其實尚未刺骨也此余之
自謂得天幸者一也天幸生我大膽凡管人之所忻
艷以為賢者予多以為假多以為迂腐不才而不切
于用其所鄙者棄者唾且罵者余皆的以為可託國
託家而託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膽而何

此又余之自謂得天之幸者二也有此二幸是以老
而樂學故作讀書樂以自樂焉

天生龍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龍湖龍湖卓吾
其樂何如四時讀書不知其餘讀書伊何會我者多
一與心會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繼以呼呵慟哭呼呵
涕泗滂沱歌匪無因書中有人我觀其人實獲我心
哭匪無因空潭無人未見其人實勞我心弃置莫讀
東之高屋怡性養神輟歌送哭何必讀書然後為樂
余聞此言若憫不穀束書不觀吾何以歡怡性養神
至大史書 卷之六

五七言長篇

○○○富莫富於常知足

富莫富於常知足富莫貴於能脫俗貧莫貧於無見
賤莫賤於無骨力身無一賢曰窮朋來四方曰達
曰天萬世永賴曰壽

解者曰：常知足則常足，故富能脫俗，則不俗。故貴無見識，則是非莫曉，賢否不分，黑漆漆之人耳。欲往何適？大類貧兒非貧，而何無骨力，則待人而行，倚勢乃立。東西恃賴耳，依門傍戶，真同僕妾，非賤而何？身無一賢，緩急何以窮之極也？朋來四方，聲應氣求，達之至也。吾夫子之謂矣。舊以不知恥爲賤，亦好以得志一時爲天，尤好以流芳百世爲壽，只可稱前後烈烈諸名士耳。必如吾夫子始可稱萬世永賴，無疆上壽也。

李氏焚書 卷之六

三

九日同袁中夫看菊寄謝上人
去季花比今季蚤，今季人比去季老。盡道人老不如舊，誰信舊人老亦好。秋菊總開舊歲花，人今但把新人誇。不見舊日龍山帽，至今猶共說孟嘉。去季我猶在陰山，今季爾復在江南。傍人錯指前身是，一是文殊一瞿曇。花開千我復何有，人盡那堪逢重九。舉頭望見鍾山高，出門便欲跨牛首。袁生袁生携我手，欲往何之仍掣肘。雖有謝公墩，朝朝長在門。雖有塔，前塔高高未出雲。寒棠緩步且相隨，一任秋光更說施。

天生我輩必有奇，感君雅意來相期。入門秋色已高，堂烹茶爲具，呼兒郎歡來，不用登高去撲鼻。迎風尊酒香，子美空吟白髮詩。淵明采采亦徒疲，何如今日逢故知。菊花共看未開時。

○至日自訟謝主翁

明朝七十一，今朝是七十。長而無述焉，既老復何益。雖有讀書樂，患失又患得。患失是伊何，去日已蹉跎。患得是伊何，來日苦無多。聰明雖不逮，精神未有害。筆秃鋒銳少，指柔龍蛇在。宛然一書生，可笑亦可愛。

李氏焚書 卷之六

三

從者五七人，素飽爲日久。如此賢主人，何愁天數九。○○朔風謠

南來北去何時了，爲利爲名無了時。爲利爲名滿世間，南來北去正相宜。朔風三月衣裳單，寒上行人忍凍難。好笑山中觀靜者，無端絕塞受風寒。謂余爲利不知余，謂渠爲名豈識渠。非名非利一事無，奔走道路胡爲乎。試問長者真良圖，我願與並名利徒同歌。帝力樂康衢。

○○題繡佛精舍

聞說瀟湘此日生，
猶然此日却爲僧。
僧寶世間猶有，
佛心今看繡佛燈。
可咲成男月上女，
大驚小怪種奇事。
陡然不見舍利佛，
男身復隱知誰是我。
勸世人莫浪得，
繡佛精舍是天台。
天欲散花愁汝著，
龍女成佛今又來。

○○十八羅漢漂海偈

十八羅漢漂海第一，
胖漢利害失脚踏。
倒須彌拋散，
酒肉布袋猶然。
嗔怪同行要喫諸人，
四大咄天無底。

李氏詩集卷之六

地盤好箇極樂世界

○○十八羅漢遊戲偈

不去看經念佛，
却來神通遊戲。
自誇能殺怨賊，
好意翻成惡意。
噴南無阿彌陀佛，
春夏秋冬四季。

○○哭耿子庸

楚國有一士，
胸中無一字。
令人讀漢書，
使道賴有此。
蓋世聰明者，
非君竟誰與。
所以羅江平，
土獨推許。
行季五十一，
今朝真死矣。
君生良不虛，
君死何曾死。

其二

我是君之友，君是我之師。
我季長於君，視君是先生。
君言吾少也，如夢亦如癡。
去學神仙中，道復尋歸來。
山中坐靜極，心自怡。
大事苟未明，兀坐空爾。
行行還出門，逝者在於斯。
反照未生前，我心不動移。
仰天一長嘯，茲事何太奇。
從此一聲雷，平地任所施。
開口向人難，誰是心相知。

其三

太真終日語東方，
容易談本是閩越人。
來此共閑閑，
君子有德音，聽之使人慚。
白門追隨後，萬里走滇南。

李氏詩集卷之六

移家恨已滿，敢曰青於藍。
志士苦粧飾，莊儒樂苟安。
謂君未免俗，令人坐長嘆。

其四

君心未易知，吾言何惻惻。
大言北海若，小言西河伯。
緩言微風入，疾言養叔射。
麤言雜俚語，無不可思釋。
和光混俗者，見之但爭廣。
浩氣滿乾坤，收斂無遺跡。
時來一鼓琴，與君共晨夕。
已矣莫我知，雖生亦何益。

○○宿吳門

秋深風落木，清水半池荷。驅馬向何去？吳門客主。

其二

屋有圖書潤，庭無秋菊鮮。應知彭澤令，一夜不曾眠。

同深有上人看梅

東閣觀梅去，清尊怨未開。徘徊天際暮，獨與老僧來。

又觀梅

雷雨驚春候，寒梅次第開。金陵有逸客，特地看花還。

鄭樓

谷口鄭子真，棲遲市門裏。小樓延上客，酒酣猶未已。

○雜髮

空潭一老醜，蓬髮便爲僧。順度恒沙衆，長明日月燈。

其二

有家直是累，混俗亦招尤。去去山中臥，晨興粥一甌。

其三

爲儒已半世，食祿又多季。欲證無生忍，盡拋妻子緣。

其四

大定非關隱，魂清自可人。而今應度者，不是宰官身。

○○○哭賢兒

水深能殺人，胡爲浴於此。欲眠眠不得，念子千茲。

其二

不飲又不醉，子今有何罪。疾呼遂不應，痛恨此潭水。

其三

骨肉歸故里，童僕皆我弃。汝我如形影，今朝唯我矣。

○○○哭黃安人

結髮爲夫婦，恩情兩不牽。今朝聞汝死，不覺情悽然。

其二

不爲恩情牽，含悽爲汝賢。反目未曾有，齊眉四十年。

李氏哭書

卷之六

其三

中表皆稱孝，舅姑慰汝勞。賓朋日夜往，龜手事香膠。

其四

慈心能割有，約已善持家。緣余貪佛去，別汝在天涯。

其五

近水觀魚戲，春山獨鳥啼。貧交猶不弃，何況糟糠妻。

其六

冀缺與梁鴻，何人可比蹤。丈夫志四海，恨汝不能從。

○夜半聞鴈

有引

改歲以來老病日侵計不久矣夫余七十人也追思五十以前抱此羸疎遨遊四海兼圖升斗以瞻俯仰憑尺寸以奉高尊人皆視為畏途余獨坦行闊步二十五載不少一日遍交當世名流無不遇者直至今日猶然念余不合也是世之所難者余之少也及其解組入楚身退矣名且隱矣可謂易而又勿矣乃行畏途覺平妥逃名之難顧何邪豈非理之不可曉者邪夫余執此道以終始未嘗一毫改步也今難者反易易者反難雖余亦自不知其故矣內實自傷故因開鴈而遂賦之

卷之六

其六 征夜半猶哀鳴何所哀哉如鴻冥

其二

自有凌霄翮高飛安不得如何萬里行反作淹留客

其三

獨鴈雖無依羣飛尚有伴可憐何處翁兀坐生悲思

其四

日月湖中久時間冀北音鴻飛如我待歧翼何山陰

後數歲余竟赴冀北過山陰其詞幸驗

○莊純夫還閩有憶

乘龍人婦去誰復到吾門暮暮多風雨知子宿前村

其二

海物多奇錯礪房味正清大妻共食敢不得到麻城

其三

三子皆聰明必欲早著聲若能舉孝廉取道過西陵

其四

七十古來稀知余能幾時君宏善自計莫念出家兒

○歲暮過胡南老

胡牀掛空壁窮巷有深居滿目繁華在先生獨安如

其五

河內著碑銘瞿塘流頌聲日率林下叟隱隱作儀刑

其三

四鄰簫管沸大都為歲除石看五馬貴囊有一錢無

其四

有席雖長穿有朋亦喜歡園蔬堪摘矣不用一錢看

○嵇山寺夜坐

松風已可哀蘿月復飛來如何當此夜萬里獨登臺

○鄭子玄不願雨雪之難是路河欲事傳交子思

其或有嗟來也故作詩三章以慰其行

雨雪東南行貧交家上京當時孔北海極重鄭康成

右一章

四顧堪愁絕連天一月雪恐抵張家灣難對貧交說

右二章

貧賤少親交許由故弃瓢許由千古少蒙袂且相招

右三章

○寓武昌郡寄真定劉晉川先生

密密梧桐樹亭亭相與許中夜聞人聲疑是見君子

李氏焚書卷之六

世種在今朝君行豈不遙農夫歡倒極雨立迂星軺

其三

同去來者幕宿漢陽城三日望京山五日過西陵

其四

青翠滿池臺徒增靜者哀一步一回遠君今去不來

其五

方我來歸日是君傾蓋時通玄信長者北海好男兒

其六

季心何意氣夜半猶開門幸免窮途哭能忘一飯恩

其七

黃昏入夏口無計問劉琦假若不逢君流落安所之

其八

南國留棠陰江城遺白叟君思用趙人猶憶江南否

塞上吟

蕭有俊敬

乘槎欲問天只怕衝牛斗乘桴欲浮海又道蛟龍吼

○賦松梅

二八誰家女曲彈塞上聲且莫彈此曲無家人難聽

李氏焚書卷之六

皎皎中秋月無聲誰論價有色兼有聲松梅明月下

贈何心隱高第弟子胡時中

三日三渡江湖生何忙忙師弟恩情重不忍見武昌

偈二首答梅中丞

本無家可歸原無路可走若有路可走還是大門口

其二

莫誇家裏富家富令人醜若實到家人一毫亦無有

懷林答偈附

亦知都府內事無不有只是從外來令人難
六言四句

雲中僧舍芍藥

芍藥庭開兩朵經僧閣裏評論木魚暫且停手風送
花香有情

其二

笑時傾城傾國愁時倚樹凭闌爾但一開兩朵我來
萬水千山

士龍攜二孫同弱侯過余解粽

李氏焚書卷之六

解粽正思端午懷沙莫問汨羅且喜六龍下食因知
二妙堪多

其二

元方既難爲弟季方又難爲兄如此食糜自可何必
白日飛昇

其三

我本老而好學故隨真人東行兩家竝生才子自狀
常聚德星

其四

泗州說有大聖金陵亦有元城何似 明與公
二李先生

七言四句

○南池二首

濟潔相將日暮時此間乃有杜陵池三春花鳥猶堪
賞千古文章只自知

其二

水入南池讀古碑任城爲客此何時從前祇爲作詩
苦畱得驚人杜甫詩

○太白樓

世事真同水上浮金龜好換酒家愁山東李白今何
在城下唯瞻太白樓

其二

天寶季間事已非先生不隱又安歸當時豪氣三千
丈傾國名花贈玉妃

○恨菊

不是先生偏愛菊清霜獨有菊花開滿庭秋色無人
見敢望白衣送酒來

○○○哭陸仲鶴

二十季前此地分孤帆萬里出重雲滇南昔日君憐我白下今朝我哭君

其二

歲歲年年但寄書草萍消息竟何如巨卿未解山陽夢垂老那堪策素車

九日坪上

如鳥飛飛到處棲今幸九日在山西太行正是登高處無菊亦應有酒攜

其二

坪上無花有酒錢慢將沽酒醉逃禪若言不識酒中趣可試登高一問天

其三

身在他鄉不望鄉閒雲處處總淒涼故人若問涼邊事日射坪田索酒嘗

除夕道場卽事

衆僧齊唱阿彌陀人在天涯歲又過但道明朝七十誰知七十已蹉跎

其二

坪上相逢意氣多至人爲我飯樓那燒燈熾炭紅如日旂夕何愁不易過

其三

白髮催人無奈何可憐除夕不除臆春風十日冰開後依舊長流沁水波

閉關

閉關正爾爲參禪一任主人到客邊無奈塵心猶不了依然出戶拜新年

元宵

元宵真是可憐宵獨對孤燈坐寂寥不是齋居能養性嗔心幾被雪風搖

○○○哭懷林

南來消息不堪聞腸斷龍堆日暮雲當日雖然扶病去來書已是細成文

其二

季少才情亦可誇暫時不見卽天涯何當弃我先嘯去化作楚雲散作霞

其三

夢中相見語依依。忘却從前抱病歸。四大已隨風火散。去書猶囑寄秋衣。

其四

季在桑榆身大同。吾今哭子非龍鍾。交情生灰天來大。絲竹安能寫此中。

○晉陽懷古

水決汾河趙已分。孟談潛出間三軍。如何智伯破亡後。高啟無功獨首論。

過鴈門

盡道當關用一夫。昔人曾此扞匈奴。如今冒頓來稽顙。李牧如前不足都。

其二

千金一劍未曾磨。陡上關來感慨多。關下人稱真意氣。關頭人說白頭何。

渡桑間

逢人勿問我何方。信宿并州卽我鄉。明日桑間橫渡去。兩程又見梅河洲。

○初至雲中

錫杖朝朝信老僧。蒼茫山色樹層層。出門祇覺音聲別。不審身真到白登。

贈兩禪客

盡言門下客三千。狗盜雞鳴絕可憐。自脫秦關歸去後。始知二子會參禪。

得上院信

世事由來不可論。波羅忍辱是玄門。今朝接得龍湖信。立喚沙彌取水焚。

重來山房贈馬伯時

一別山房便十季。親栽竹篠已參天。舊時季少唯君在。何處看山不可憐。

古道通三晉

黃河遠綴白雲間。我欲上天天不難。三晉誰云通古道。人吟唯見太行山。

中州第一程

程程物色使人羞。同上中原第一樓。太行雖有摧車路。千載人人到上頭。

○詠史

荆卿原不識燕丹。祇爲田光一歎難。慷慨悲歌唯
統蕭蕭易水至今寒。

其二

夷門畫策却秦兵。公子奪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
歎千秋萬歲有侯嬴。

其三

晉鄙合符果自疑。揮鎚運臂有屠兒。情知不是信
客刎頭迎風一送之。

李氏焚書

卷之六

十九

○却寄

一迴飛錫下江南。咫尺無由接笑談。却羨婆須
女發心猶願見瞿曇。

其二

持鉢來歸不坐禪。遙聞高論却潸然。如今男子知
少盡道官高卽是仙。

其三

盈盈細抹隨風雪。點點紅粧帶雨梅。莫道門前
雪。年年規今已喚春回。

其四

靜聲喚出自家身。生歎如山不動塵。欲見觀音
是蓮花原屬似花人。

○喜楊鳳里到攝山

十年相守似兄弟。一別三季如隔世。今日還從江
上來。孤雲野鶴在山寺。

其二

隱別龍湖才幾時。天涯霜雪淨鬚眉。君今復自龍
湖至。鬢裏有絲君自知。

李氏焚書

卷之六

○山中得弱族下第書

秣陵人去帝京遊。可是隋珠復暗投。昨夜山前
雷雨作。傳君一字到黃州。

○同周子觀洞龍梅

一枝斜倚古垣東。白首逢君出洞龍。莫怪花神
語。周郎昨夜此山中。

○湖上紅白梅盛開戲題

始知春意屬閒身。紅白相將入望頻。才到開時
去看花。不是種花人。

○贈周人山

謾道男兒四海身，百錢賣卜不愁貧。卽今欲上青雲路，誰把千金拋與人。

○牡丹時

牡丹才記欲開時，芍藥千今久離披。可是山中無人到，花開花謝總不知。

其二

憶昔長安看花時，牡丹獨有醉西施。省中一樹花無數，共計二百單入枝。

五言八句

○初到石湖

皎皎空中石結茅，俯青溪魚遊新月。下人在小橋西，入室呼尊酒逢春信。馬蹄因依如可就，節竹正堪攜。

○春宵燕集得空字

高館張燈夜清尊，興不空故交來昨日。千里動春風，竹影寒塘下歌聲。細雨中可憐新歲月，偏同舊歲翁。

○中秋劉近城攜酒湖上

舉網澄潭下凭闌，看得魚誰將從事酒。一問子雲虛。

水白沙鷗淨天空，木葉疎中秋今夜。月爾我獨躊躇。

○秋前約近城鳳里到周子竹園

竹徑來三友清幽，半在君拋書爲對客。把酒好論文，青苔過雨後獨鶴。向人羣攜手欲同去，相看日未曛。

其二

暑在人還倦，竹深風自涼。茶來頻我酌，酒到與君嘗。徙倚窺馴鹿，聞呼過短牆。沉吟秋日近，容易得相將。

○環陽樓晚眺得基字

不是環陽客，何來席上基。推窗雲亦去，俯檻月猶遲。

卷之六

水底魚龍醒，花間鳥鵲飢。眼看春又去，聊遣亦忘疲。

重過曾家

水肌仍帶雪，霜鬢更逢梅。花是去年白，人知何日回。一杯臨老客，三度隔牆開。無計就君住，明朝還復來。

○送鄭子玄兼寄弱侯

我乃無歸處，君胡爲遠遊。窮途須痛哭，得意勿淹留。旅鬢迎霜日，詩囊帶雨秋。薊門雖落莫，應念有焦侯。

○丘長孺生日

似君初度日，不敢少季看。百歲人間易，逢君止上難。

三稀生稀氣一雨送春寒對客猶醉醉前

○謁關聖祠

交契得如君香烟可斷雲旣歸第一義寧復管三分
金石有時敝關張孰不聞我心無所似只是敬將軍

○觀鑄關聖提刀躍馬像

英雄再出壯烈烈有睥光火焰明初日金精照
居狀圍白馬猶欲斬顏良豈料人千載又得見關王

○秋懷

白盡餘生髮單存不老心栖栖非學楚切切爲交深

卷之六

遠夢悲風送秋懷落木吟古來聰聰者或別有知音

○閒步

灌園看老圃秋色似江南畦沁蔬堪摘霜黃柿未甘
爾非陳仲子我豈老瞿曇聊共班荆坐憑君說

○立春喜常融二人至

客久歲云暮吾衰道自尊時辰催短速晷刻變寒溫
人賤時爭席神傷早閉門新春看爾到應念我猶存

○其二

正爾逢春日到來兩足尊偷生長作客僧臘始開門

淡淡梅初放如如雪可吞千三四百里又是一

○乾樓晚眺

呼朋萬里外拍手層霄間塞晚浮烟重天空歲月
斷雲迷古戍落日照西山幸有聲歌在更殘且未

其二

凭高一望本望遠此何時正是中元節兼聽
杯乾旋可酌曲罷更題詩願將北流水彈與鍾

○其三

中丞綏定後攜我共登臨所喜聞謠俗非干懷壯心

卷之六

山雲低薄暮樓日壓重陰欲歸猶未可此地有知音

○贈利西泰

逍遙下北溟迤邐向南征利標名姓仙山紀水程
回頭十萬里舉目九重城觀國之光未中天日正

○六月訪京中夫攝山

懷人千佛嶺避暑碧霞顛試問山中樂何如品外泉
陰陰籐掛樹隱隱日爲牽坐覺涼風至披襟共灑然

○薛蘿園宴集贈鷗江詞伯

爲有玉田飯任從金粟過名園花樹早小徑求羊多

竟若通玄理焚香去染痼宗侯非曠漢若意在烟

○望東平有感

我來齊竟上弔古問東平。雨細河魚出。雲收山鳥鳴。
天挑夾岸去。弱柳送春行。最樂誰堪比。唯君悟此生。

○過聊城

誰道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渤海新開府。中原盡結。
倭夷兩步卒。廊廟幾公卿。不見魯連子。射書救聊城。

○過武城

絃歌古渡口。經過欲停舟。班變人何往。神傷意不留。

文章誇海岱。禮樂在春秋。堪笑延陵氏。同時失子游。

○其二

先師無戲論。一笑定千秋。白雪難同調。青雲誰見收。
春風吹細柳。明月照行舟。魯國多男子。幾人居。

七言八句

○自江宿大別

疎鐘夜半落雪房。今夕何由見武昌。流水有情憐我。
老秋風無恙斷人腸。千季芳艸題鸚鵡。萬里長江入。
漢陽。大別原非分別者。登臨不用更悲傷。

○○曉行逢征東將士却寄梅中丞

烽火城西百將屯。寒烟曉爨萬家村。雄邊子弟誇。
轡絕塞將軍。登閉門。傍海何年。知浪靜。登壇空自拜。
君恩雲中。今有真。頗牧。安得移來觀。

至尊

○晚過居庸

重門天險設居庸。百二山河勢轉雄。關吏不聞占。祿。
氣行人或共說。非熊。灣環出水馬蹄。澀回復穿雲月。
露融燕市。即今休感慨。漢家封事已從容。

○九日至極樂寺開家中郎且至西園賦

班道由來未可孤。百季端的是吾徒。時逢重九花。靡。
醉人至論心病亦蘇。老檜深枝喧暮鴉。西風落日下。
庭梧。黃金臺上思千里。爲報中郎速進途。

○元日極樂寺大雨雪

萬國未冠共一新。婆婆獨占上方春。誰知向關山。呼。
日正是飛花極樂辰。寂寂僧啼雲際寺。溶溶月照隴。
頭人。牽來鬢髮隨刀落。欲脫塵勞却惹塵。
○雨中塔寺和袁小修韻

無端滯落此江瀕。雨濕征衫逢故人。但道三元猶未
跡。誰知深院有孤身。才傾八斗難留客。酒賦千鍾不
厭貧。自是仙郎佳況在。何妨老子倚精神。

○讀羊叔子勸伐吳表

三馬同槽買鄴都。轉身賣與小兒胡。山濤不是私憂
者。羊祜寧知計算無。入塹長江權入晉。地分左袵終
屬吳。當時王謝成何事。只好清談對酒壚。

○讀劉禹錫金陵懷古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懷古獨稱劉。千尋鐵鎖沉江

卷之六

十七

底。百萬龍驤上石頭。賦就羣公皆閣筆。功成二子莫
爲讐。鍾山王氣千年在。不見長江日夜浮。

○璫璫寺

璫璫道上日初西。馬遶秋風萬木低。僧舍不關從客
去。田家有酒爲誰攜。離邊小雨催黃菊。山岫明星報
曉雞。自有深公爲伴侶。何妨一笑過前溪。

○赴京畱別雲松上人

支公遯跡此山居。深院巢雲愧不如。自借松風一高
枕。始知僧舍是吾廬。風吹竹柏架。葉破川蒲池。鼎

磬虛獨有宿緣。酬未畢。臨岐策馬復躊躇。

○望魯臺禮謁二程祠

二程俱產於此

日暮西風江上臺。森森古木使人哀。楚雲一夜直
賦魯國何年入。望來千載推賢唯伯仲。百季想像見
嬰孩。脩然欲下門庭雪。知是先生愛不才。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文十一
卷附錄一卷詩五卷(一)

〔明〕鍾惺撰 陸雲龍評

明崇禎刻本

天津圖書館藏

鍾伯敬先生合集序

楚鍾伯敬先生向有隱秀軒集所謂刪損之餘所刻已盡去序似無可附者幾乎精金粹玉哉後有遺稿所謂不要緊處偏有深致後死者不可不爲旁搜者也予向已梓其小品今復合而梓之評之序之吁嗟予品識卑下若寸莛洪

鐘亦安能如先生評史評詩別出作者聲響第嘗曠觀明文若有于先生獨契者蓋明作者林立其間高者固多卑者亦不乏倚間學爲腐爲勦恃才識爲鑿爲佻褻積骨董格不奇氣不奇祇以字奇援結譽髦思不勝韵不勝祇以藐勝今日諸翁明日太朝抹粉

塗脂笑是倚門裝束朝習
六經暮習兩漢南轅北轍
悲哉岐路奔馳杳拖晦澁
真睡魔之招壓架填床壘
覆瓿之用祖龍一炬惜不
爲今行之且杜之不文韓
之不詩求其兼才蓋寡則
夫學識並擅詩文兩隆無
所因附卓然一家誠無如
先生也試就其集論之踈

爽氣多渾穆氣少雋永味
多醇醲味少秀穎句多古
拙句少予不敢高而抗之
兩漢卽先生亦不自朱墨
已故作邯鄲步也乃讀其
諸論不啻發左氏班馬之
未竟鈎其隱深而出之乎
冷眼穎心直具史之才識
至諸序廻環應照格局皆
超不經意語中俱伏深情

與旨讀竟令人恍然合其
誌傳觀之肯刺刺多作諛
語歟此其品又託文以見
者也他若尺牘寫情晰事
笑語宛然銘贊刻象繪形
序
五
鐫鏤酷至粗服散頭靡不
皆好豈直照映一代耶爰
及詩集無語襲唐無一語
不甲唐羅其衆體不狃一
家融會諸長獨成一是三

湘七澤洪洞中不乏澹遠
之致九嶷三峽瑰奧中儘
饒森秀之觀爲靈爲厚恐
無以加一披閱未有不破
愁作歡起醉成醒斗酒爲
序
六
盡唾壺幾缺也且今之以
文人之自命者大都爲花
鳥之流連儕偶之酬倡迂
理學而薄經濟先生雖亦
以山水友朋爲性命其真

經濟束不一見然未始不
隱躍于楮墨間此更不可
以一文人盡之也予方有
皇明大家之選固不敢登
先生于中以阿所私而要
序
之自闢天地不落勦腐諸
習珠聯璧合光怪逼天有
目當具神賞耳集爲文幾
十一卷詩五卷皆併遺稿
合之而咸全文自足珍固

不俟予之評而顯也聊爲
之序以誌予所獨契更以
望之世所共契

昔

崇禎丙子春季錢唐陸雲

序

龍雨侯甫題于翠娛閣

中



鍾伯敬詩文集叙

伯敬先生既以視闕學政出褒其新舊所撰著詩文若干卷合而名之曰隱秀軒集自先生之以詩若文名世也海內無不知有隱秀軒者而隱秀軒之有集也鍾先生之所撰著不止于集之中亦不盡出於集之外也鍾先生既以自定其集而手以授余曰是亦可以傳矣夫不可傳而求爲可傳者世方不佞是藉焉不佞何藉此也故夫序之可以已也鍾先生既不欲世有序隱秀軒集者世實亦無有能序隱秀軒集序

者抑澤也支離憔悴人也於梓是集也竊有志焉無名之名不文之文以撇糝爲珠玉導可乎蓋自先生之以詩若文名世也後進多有學爲鍾先生語者大江以南更甚然而得其形貌遺其神情以寂寥言精鍊以寡約言清遠以俚淺言冲澹以生澁言新裁篇章字句之間每多重複稍下一二助語輒以號於人曰吾詩空靈已極余以爲空則有之靈則未也使鼎隆之作者幸而律襦獲全含珠無恙而使今日之作者不幸而刻畫眉目摩肖冠帶波流風靡此倡彼和

有識者微反唇于開先創始者焉則何不取隱秀軒集而讀之也其中片語隻字有不本之經綏之子輔之史集根理道原性情者乎有不暢之以氣琢之以辭約之以格無促絃無窘幅人情物理事在耳目之前而想不窮天地之幻者乎人累篇所不能了者而一二語能了之人累語所不能摹者而一二字能摹之披文相質真所稱曰新富有變化無方者也故不聽鈞天之奏不知擊缶之爲細響也不視銖衣之影不知被褐之爲粗陋也唐齊己好慕韋蘇州效其語序

以贊一再讀輒棄去不省覽後乃徐出其故草以進天加賞識曰子奈何舍故吾而學我人之針芥相投臭味相合大抵在風神清濁志氣通塞必不在章句聲韻間今世之爲齊己者政復不少先生其何以待之余之梓是集而序之也非序先生之集而序世之學爲先生集者也先生爲人落落穆穆涉世自深出世自遠意不可一世而獨屈節好余卽其好余也其爲落落穆穆如故也如先生者微獨其詩若文卽其人亦真能爲空靈者也昔有人精持內典常以手指

畫空中書寫文字人去而經書處自然嚴淨雨不能
濕古德猶惜其中滿字化為半字嘻斯可爲空靈之
極矣知此義者乃可以序隱秀軒集也哉

天啓壬戌六月既望虞山沈春澤撰

序

今

三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合集目次

卷之一

賦

燈花賦

鵲巢賦

秦淮燈船賦

序

蜀中名勝記序

二十一史撮奇序

鍾伯敬全集

卷一

三注鈔序

東坡文選序

詩歸序

貴州鄉試錄後序

兩淮鹽法綱冊序

留臺奏議序

詞林海錯序

語石齋私印譜序

首楞嚴經如說序

南州草序

先師雷何思太史集序

董崇相詩序

章章甫詩序

玄覽集詩序

黃貞父白門集序

潘無隱集序

陪郎草序

鍾伯敬全集

卷一

月二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二

序

簡遠堂近詩序

周伯孔詩序

問山亭詩序

種雪園詩選序

章晦叔詩序

徐元歎詩序

鍾伯敬全集

卷二

目一

孫異生詩序

韻詩序

潘穉恭詩序

程惟德詩序

善權和尚詩序

舟嶽集自序

西陵草序

閩文隨錄序

靜明齋社業序

沈雨若時義序

文天瑞詩義序

李生時義序

劉生制義序

蕭伯玉制義序

陸生制義序

隱秀軒集自序

隱秀軒時義自序

鍾伯敬全集

卷二

目二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三

序

湯祭酒五十序

鄒彥吉先生七十序

陳翁九十序

魏母樂太君八十序

吳太母壽序

袁太母八十序

鍾伯敬全集八卷三

目

譚母魏孺人五十序

壽唐母陳孺人六十序

壽馬太公序

尹母曾太君序

方母八十序

仲弟婦王氏五十序

送王永啓督學山東序

贈唐宜之署領事序

方彥章送安三年考績序

送晏祠部歸壽二親序

贈唐仲言序

送錢先生歸婁東序

鍾伯敬全集八卷三

目二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四

碑

重修華嚴閣碑

范公德政碑

記

中巖記

修覺山記

浣花溪記

鍾伯敬全集 卷四

目一

遊浮渡山記

岱記

遊武夷山記

闕里碑畧記

鄭公理邛德政記

尊聞堂記

梅花墅記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五

論

詩論

鄭莊公

魯莊公

城濮之戰

荀林父

甯喜

鍾伯敬全集 卷五

目一

管仲

公孫黑肱

蘇秦

陳軫張儀

董安于

信陵君

魯仲連

燕太子丹

漢高帝

漢高帝二	漢高帝三	蕭相國	留侯	陸賈	衛青	江充	卜式	平準	鍾伯敬全集 卷五	貨殖
------	------	-----	----	----	----	----	----	----	----------	----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六	論	劉向	趙充國	陳湯	息夫躬	杜欽谷永	梅福	鍾伯敬全集 卷六	王莽	孔融	三國	荀彧	杜預	阮裕	謝鯤	郗詵袁甫	殷浩
----------------	-----	---	----	-----	----	-----	------	----	----------	----	----	----	----	----	----	----	------	----

王羲之

善爲國者取于人事

策

一

二

鍾伯敬全集

卷六

二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七

表

擬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戴珊

問邇來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太平因

論及關臣劉健薦人事謝表

疏

修省疏

書牘

鍾伯敬全集

卷七

目一

報蔡敬夫大參

與徐惟德憲長

與譚友夏

又

又

又

與譚素臣兄弟

與王穉恭兄弟

寄叔弟松

又

與張太學

與郭篤卿

答馬時良

與馬仲良

徐乾之

與金陵友人

與唐宜之

與蔡敬夫

鍾伯敬全集卷七

又

再報蔡敬夫

與馮元成公祖

與譚友夏

又

與高孩之觀察

與弟恮

答同年尹孔昭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八

書牘

與陸開仲

與袁洽孺

擬曹操讓黃祖殺禰衡書

與熊極峰

與王以明

與井陘道朱無易

鍾伯敬全集卷八

與林少巖

寄答王半虛

復陳鏡清

答韓晉之

答袁未央

答譚友夏

說

畫龍說

夏梅說

辨

李長吉詩辨

雜著

書放鹿事

紀夢

引

放言小引

黔錄小刻小引

江夏紀事小引

鍾伯敬全集

卷八

鄭季卿採木行引

題跋

自題詩後

題象文恪詩選後

再題

題唐李供奉降筆書首楞嚴石刻卷

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志冊子

摘黃山谷題跋語記

題黔公廬山結社卷

觴政

題血書法華經

家回跋

自跋茶訊詩卷

鍾伯敬全集

卷八

目三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九

傳

李少翁傳

白雲先生傳

官古愚先生傳

蔡先生傳

張母小傳

家傳

鍾伯敬全集

卷九

目一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十

行狀

程次公行畧

墓誌銘

明茂才私謚文穆魏長公太易墓誌銘

明奉政大夫戶部雲南清吏司郎中奉宇蔡

公墓誌銘

民部郎少谿祝公墓誌銘

鍾伯敬全集

卷十

目一

秋田汪翁墓誌銘

司城程公墓誌銘

程母胥孺人墓誌銘

斷齋銘

雙節夏門夏侯氏王氏墓表

李母魯孺人墓誌銘

祭文

告雷何思先生文

祭同年彭川九文

告亡兒肆夏文

祭譚大公文

祭同年龔圃甫文

白門告先靈文

堂祭本生父文

堂祭嗣母陳宜人文

堂祭亡弟叔靜文

鍾伯敬全集

卷十

目二

羣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十一

疏

圓通庵募緣疏

東禪寺玻璃閣募緣疏

題三明和尚募積經疏

重裝牛首祖像疏解

募修牛首山羅漢殿疏

募西祖像疏

鍾伯敬全集

卷十一

目一

京山多寶寺募五大部經疏

募盂蘭盆施食念經禮懺疏

募修大報恩寺觀音殿疏

薦先嗣父母本生母二亡弟疏

薦先師雷太史疏

薦亡兒肆夏疏

代薦遼東陣亡將士疏

募造丘家橋緣起疏

頌

談口施食頌

偈

攝山偈

戲爲達觀和尚下火偈

內人吳氏血書普門品偈

銘

扇篋銘

竹鎖銘

又

鍾伯敬全集 卷十一

鐵鉢銘

開天容墨銘

嬰鉢銘

又

夢中硯銘

贊

郭建初像贊

謝在杭像贊

葉太公像贊

崔徵仲像贊

吳康虞像贊

王永啓像贊

自題小像

又

沈全吾大叅像贊

徐生像贊

蘇弘家中丞像贊

章晦叔像贊

鍾伯敬全集 卷十一

嵩靈壁石贊

鄒公履像贊

自題贊

曹太公像贊

李宗文像贊

楓橋夜泊戲題徐元歆屋頭小影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合集目次

卷之一

賦

燈花賦

鵲巢賦

秦淮燈船賦

序

蜀中名勝記序

二十一史撮奇序

鍾伯敬全集

卷一

目一

三注鈔序

東坡文選序

詩歸序

貴州鄉試錄後序

兩淮鹽法綱冊序

留臺奏議序

詞林海錯序

語石齋私印譜序

首楞嚴經如說序

南州草序

先師雷何思太史集序

董崇相詩序

章章甫詩序

玄覽集詩序

黃貞父白門集序

潘無隱集序

陪郎草序

鍾伯敬全集

卷一

目二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二

錢塘陸雲龍雨侯甫評定

陸敏樹生生叅閱

燈花賦

與茂之夜坐累夕燈盛華異而賦之刻花燼
爲限時庚戌九月念日

夫何連卷離奇之絳萼兮乃從寒焰而擢附惟青蓮
之寄生于火中兮故錫以嘉名曰夜舒託銀缸以爲
益今瀉蘭膏而作渠輸寸素之柔心兮儼碧筒之挺

鍾伯敬全集卷一

夫紅芙於是初苞備以熒熒胎吐之簇簇巨輪困
以象華草細紛其若金粟微葩匪風而蕩曳輕光
如雨而新浴雖藥珠之流曜兮或結繁而翳乎太清

乃忍微霜以養照兮抱晨星其猶未明戒佳人之誤
挑兮思警條而落英背橘隙之商飈兮慮乍定而忽
驚俄魄甦而哉生兮終然華燁燁以敷榮愚彼寒蟻
之貪明而率芳兮敬遊蜂之營營乃有餘映殘氛匪
青匪綠中邊紫帶上下委屬乍散乍虧若離若續疑
商雲之承夫桂輪兮頻朝霞之濯夫若枝散幽蘭而

未可雅似圖

結孤秀兮宛翠牀與金支綴春花于火樹兮豈若獨
莖之秋持然青藜于杖頭兮焉見夫夕秀之垂垂衆
解語以獻笑兮怪夫燭胡悲而淚滋重曰微輝吐飲
臺以樓兮寸宵榮謝春而秋兮油花可卜告我絲兮
日有遠期晤言道兮

尋常泥于賦之爲富不大爲微事以表博必綴拾
奇字以見異其于情趣了無可味然試過于騷餘
賦始之初固如是乎似此聲光色焰絕勝沓拖萬
萬也

鍾伯敬全集卷一

二

○ 鵲巢賦

繁身西梁山下有垂楊數樹童然而其一鵲
巢其上者柔條獨起春發其色土人云以鵲
巢之故得免剪伐感鳥能庇木而氓之出也
並育之意惜然著于動植充類識端可以見
天心焉爰作斯賦

維鳥與木之偶然初何心而相附雖靈鵲之擇木乃
枯楊兮其焉慕方夫騰戶網繆飛鳴拮据倦形聲之
相喧恐桑土之我汙爾其冬餘春初燒荒刊路衆林

鍾伯敬全集 卷一

三

童然偏何獨茂蓋已烟日之向新胡止條枚之如故
彼樵者之出也今何秉心之獨恕日觀巢卵之相爲
命兮羌更意而懷傾日子曰室匪木易排日葉曰枝
匪鵲焉護此風雨蛇鼠之無虞彼斧斤樵薪之不慮
辟彼伯鷲之借枝于廬下兮暴客過而及步匪伊門
庭之有光兮亦外侮之克禦夫既或惠我以美陰兮
胡不報之以雨露乃人心之動于物類兮獨並存而
同豫重日有柳依依有鵲棲棲嚶導善氣嚶過殺機
生殺感應唯危唯微充類循本靈悉同歸人天沙界

無情有情
何處得此奇

佛土王畿永無戕和探斂折枝

立意在巢柳之相依故不以摹擬見奇

鍾伯敬全集 卷一

四

秦淮燈船賦

小舫可四五十隻。周以雕檻。覆以翠帷。每舫
載二十許人。人習鼓吹。皆少年場中人也。懸
羊角燈于兩傍。畧如舫中人數。流蘇綬之用
繩聯舟。令其脚尾有非一舫。火舉伎作如燭
龍焉。已散之。又如鳧鴈。察蹕波間。望之皆出
于火。直得一賦耳。

集衆舫而爲水。今乃秦淮之所觀。借萬炬以爲舟。今
縱水嬉之更端。波內外之化爲火。今水欲熱而火欲

鍾伯敬全集

卷一

寒。聯則虬龍之蠢動。今首尾腹之無故而交攢。散則

鵝鴨之作陳。今差左右下上于其間。觀其蜿蜒與噪

唼。今載萬光而往還。俄箭鼓怒生于鱗羽之內。今樓

臺沸而蟲魚歡。彼舟中人之憫悅而不知。今乃居高

者之悉其迴環。嗟景光之流而不居。今羣動去而一

水自安。重日火水杳。今生星月。今聲光雜。今晴濶壓

今照幽沈。今潛怪怛。今晦明達。今作津筏。今彼楚魄

今寬滯豁。今

蓋嘗親燭此事。見寫事之酷肖。至動去水安。更發

曲終人杳江
上峰青

有送

出景物何常之悟。

三賦無一閒語。泛語真鮑謝之流。

鍾伯敬全集

卷一

六

蜀中名勝記序

遊蜀者不必其入山水也。舟車所至。雲烟朝暮。竹栢陰晴。凡高者皆可以為山。深者皆可以為水也。遊蜀山水者。不必其山水之勝也。舟車所至。時有眺聽。林泉衆獨。俊鳥悲愉。凡為山者。皆可以高。為水者。皆可以深也。一切高深。可以為山水。而山水反不能自為勝。一切山水。可以高深。而山水之勝。反不能自為名。山水者。有待而名勝者也。曰事。曰詩。曰文。之三者。山水之眼也。而蜀為甚。吾友曹能始仕蜀。頗久。所著有

鍾伯敬全集

卷一

七

蜀中廣記。問其目。為通釋。為風俗。為方物。為著作。為仙釋。為詩話。為畫苑。為宦遊。為邊防。為名勝。諸種子。獨愛其名勝記。體例之奇。其書借郡邑為規。而內山水。其中借山水為規。而內事。與詩文。其中釋其系嘉。賴其深秀。成一家言。林茂之貧士也。好其書。刻之白門。子序焉。辟之奕郡。邑其局也。山水局中之道也。事與詩文。道上也。子也能使縱橫。取子極。穿擗出沒之變。則下子之人也。古今以文字為山水名勝者。非作則。述取能始之慧心。不難于作。其博識。亦不難于述。唯

蔡述能事盡之矣

揚奇而致趣

是以作者之才。為述者之事。以述者之跡。奇作者之心。使古人事辭。從吾心手。而事辭之出自古人者。其面目。又不可失焉。于是乎古人若有所不敢盡出其面。目。以讓能始為述者。地能始有所不敢盡出其心手。以讓古人。為作者。地理趣相生。權實相取。是為難耳。要以吾與古人之精神。俱化為山水之精神。使山水文字。不作而事好之者。不作而人無所不取。取無所不得。則經緯開合。其中一往深心。真有出乎述作之外者矣。雖謂能始之記。以蜀名勝生而仍以名勝生乎蜀可也。

鍾伯敬全集

卷一

八

伏波聚米成隴蜀之形。光武亦就米中得之。則述象之間。固可以暴山川之勝。能者暴之。能者得之耳。然去其嫫姆。我山靈者。使露神骨。亦大費剪裁矣。語語能得紀著者。發緊其行文。玲瓏蘊上。倚伏迴環。恐不下青城諸勝。

二十一史撮奇序

二十一史皆正史也。正之爲言貴信也。奇則傳疑故無取焉。聽其散見于夢史稗官之屬而已。然而有關于妖祥之數爲國家興亡之徵。君臣勸警之資者。千百中亦或錄其一二。非好奇也。勢也。惟其藏一二于千百之中。非心目之靈而細筆舌之警而裁時日之閒而寬者常過而失焉。余同年李心石左官無事。天與人俱若私之以讀書之田。而出其心印。佐以筆舌。縱觀二十一史。節取其事辭之可喜可愕者。選言簡

鉅伯敬全集

卷一

九

章命其書曰撮奇。人見以爲二十一史中之事與辭。而不知一經心石棄取。則李氏之書而非諸史氏之書也。夫采緝之難于自運也久矣。未可爲俗學讀書作文者道也。自運者局勢格吾得自主之。若夫采緝古人之辭事。勒成一書。要使覽者忘其事辭之出于古。若我所自著之書。而原文又無所刪潤尋常口耳忽成異觀。此合述作爲一心。聯古今爲一人者也。余所謂采緝者。鉅釘而已。烏能成書乎。士大夫居世運之江河。當人情之風雨。無論身不必居要津。卽倖之

非淺平世易
及此

可爲左官者

一而操之時義未易言也。

自用易而用人難。此能言其痛痒。

鉅伯敬全集

卷一

十

自是一體

如此方是

何法妙

三注鈔序

三注鈔者鈔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鄭道元水經注也。序曰。孔子云述而不作。注者述之一端也。雖曾子之于大學。文王周孔之于易。以至左氏公穀之于春秋。皆注也。凡注之為言。依于其所注者也。故離乎其注者。而不能為書。離乎其注者。而猶能為書。蓋注者之精神。有能自立于所注者之中。而又遊乎其外者也。三注是也。夫是以可鈔也。古人以書之力為注。而後人不能以注之力為書。則以

鍾伯敬全集卷一

十一

古人重下視其述。而後人輕于視其作也。故子鈔三注。而重有感于述作之際也。或曰。水經經也。三國志史也。世說說也。書宜首經。次史。次說。子于三子世焉。何居曰。已離乎其注者。而直為注矣。直為注。則其次視諸注。和之。人之世焉。可也。

在三國諸葛君之繪羽。在新語道林夷甫之清標。在水經則江河之蛇驚。委迤迴合而歸于墟也。文心文致罕有與儔。清辨漫世說之標。蒙迴有水經之致。

此語

戰國之文多
以強詞奪理

偏詞重理

趣之一字以
評其小品則
是

東坡文選序

或曰。東坡之文。似戰國。子曰。有東坡文。而戰國之文。可廢也。何以明之。戰國之言。非縱橫。則名法。于先王之仁義道德。禮樂刑政。無當焉。而其文終古不可廢者。以其雄博高逸之氣。紆回峭拔之情。常存于天地之間也。使戰國人舍其所為。縱橫名法。而以為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言。則其心手不相習。志氣不相隨。必不能如是雄博如是高逸如是紆回峭拔。以成其為戰國之文。故文之存理之亡也。夫必亡理而後存

鍾伯敬全集卷一

十二

文。則是理者。事詞之祟。而文之賊也。豈有是哉。今日有文如此。能全持其雄博高逸之氣。紆回峭拔之情。以出入于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中。取不窮而用不敝。體屢遷而物多姿。則吾必舍戰國之文。從之。其惟東坡乎。今之選東坡文者多矣。不察其本末。漫然以趣之一字。盡之。故讀其序。記論策奏議。則勉卒業而恐。及其小牘小文。則捐寢食。徇之以李溫陵心。眼未免此累。況其下此者乎。夫文之于趣。無之而無之者也。譬之人。趣其所以生也。趣死。則死人之能知覺

運動以生者趣所爲也。能知覺運動以生而爲聖賢
爲豪傑者非盡趣所爲也。故趣者止于其足以生而
已。今取其止于足以生者以盡東坡之文可乎哉。是
故老莊者出世之文之妙者也。毅然斥之不疑。商韓
者經世之文之妙者也。竟鄙其人陋其說而已。夫東
坡而非文人也。則可東坡而文人也。豈有不知其文
之妙者哉。以爲吾舍此自有真學問真文章。理義足
乎中而氣達乎外。膽與識謾謾然于筆墨之下。取職
國之風調易以已所欲言。而其淵源相去遠矣。世有

鍾伯敬全集

卷一

病戰國之文無當于道而愛其文終不能廢者。吾請
以東坡之文代之。昔銅臺妓有妙于音而性惡者。魏
武帝欲殺之而難其才。乃選數十百人一時俱教。久
之有一人音與之齊。卽殺惡性者。此所謂有東坡文
而戰國之文所廢之說也。且夫戰國策文亦自有等
焉。人但知國策爲戰國之文而不知孟子亦戰國之
文也。老泉好孟子此蘇家文此戰國之廢也。

奔溢得蘇家之氣轉開得蘇家之快吾更欲以此
廢蘇氏矣。

詩歸序

選古人詩而命曰詩歸。非謂古人之詩以吾所選爲
歸。庶幾見吾所選者以古人爲歸也。引古人之精神
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
昭明選古詩人遂以其所選者爲古詩。因而各古詩
曰選體。唐人之古詩曰唐選。嗚呼。非惟古詩亡。幾併
古詩之名而亡之矣。何者。人歸之也。選者之權力能
使人歸。又能使古詩之名與實俱徇之。吾豈敢易言
選哉。嘗試論之。詩文年運不能不代趨而下。而作詩

鍾伯敬全集

卷一

者之意與慮無不代求其高。高者取異于途徑耳。夫
途徑者不能不異者也。然其變有窮也。精神者不能
不同者也。然其變無窮也。操其有窮者以求變而欲
以其異與氣運爭。吾以爲能爲異而終不能爲高。其
究途徑窮而異者與之俱窮。不亦愈勞而愈遠乎。此
不求古人真詩之過也。今非無學古者。大要取古人
之極。極極極。極便于口手者。以爲古人在是。便捷
者矯之。必于古人外自爲一人之詩。以爲異。要其異
又皆同乎古人之險且僻者。不則其俚者也。則何以

正以進爲歸

選之關係不
小

精神能同途
徑途不能
異精神

此言可以
歸

只此精神不
能

○貴州鄉試錄後序

京朝官出典試事。其地之遠近。事之繁簡。額之廣狹。頗以官爲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猶之邊地有司。以官所出之格爲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近主者憂邊事。日非請稍變其格。事且報聞。黔邊地也。屬有警。宜從其例。而臣以爲三日試事。括帖從容。未若官黔地者。千里蕭然。兵民騷擾。有彈壓綜理之任。黔文事又簡。雖寡昧如臣。宜皆可往。且官秩次當處諸臣後。臣慚是以副工部主事。臣明欽往。

鍾伯敬全集

卷一

十七

與乙卯黔試也。廣成臣明欽首爲言矣。臣慙復何言哉。臣惟國家取士。士舉于鄉者。始得名爲孝廉。孝廉之名。倣于漢。漢取士之科。有茂才異等。有明經。有孝廉三者。不知所重何居。顧茂才者。則武帝詔中所稱。所施不羈非常之人也。而今若抑之以稱士之爲諸生者。其于明經。則以稱諸生之廩于庠。而歲貢諸宗伯者。彼茂才明經亦安然自處于孝廉之下。而不爭需次而不敢踰。乃知國家所以鼓舞顛倒之用甚妙。而意甚微者。全在于用漢取士之法。高下其名稱而

齊東野語

日視特重

應

本末輕重較然矣。士之得稱斯名者。奈何不反而思其義也。記曰。資于事父以事君。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事親之道曰孝。而失身之罪莫大于不廉。士非孝安能忠。非廉安能孝。上不爲士計。而使士自爲計。士亦安能盡廉。士自今以往。一官一祿。上皆使得致于親。上未得士。一官一祿之報。而所施于士者。方未已。與孝訓廉。凡所以全士體而養其氣者。一一先其未發求之于無言。代爲之計。而預爲之所。有甚于士之自爲全。自爲養者。而士反不自全。不自養。孝

鍾伯敬全集

卷一

十八

欲以事君而孝。或哀丁得君之專。祿用以訓廉。而廉或變于聚祿之厚。則士負取士者。負國家也。夫六經庸言。孝與廉庸德。士有所施。不羈非常之才。而能守其經術。以庸始終之斯。豪傑而聖賢者。得一入焉。足以事君。況上嘉與廣勵。不忘遠方。新額至三十七人。而臣等適逢其盛乎。然得士而必求豪傑。聖賢其人者。又取必于三日之文。其視有司之彈壓綜理于兵民間。而必欲得其要領者。難易又當何如。諸士其懋勉之。無使臣失言而可矣。

下以迪士。卽以告君。便一毫聰明排調使不得。
蓋其體如是。而適如其體。
孝廉二字說得警動。

深察不遇習
者法不備隨
明不替愚者
法易行兩語
查立法皆原

積習難除

兩淮鹽法綱冊序

國家之法。當極敝大壞之後。見謂必不可為矣。有人
人焉。欲起而為之。已而卒無不為。為之而又不勞餘
力者。是其于所以為之之道。必其仰而思之也。至深
至密。為智者之所不及。計及其思而得之。見諸行事
也。必有一極簡極明。為愚者之所共知。夫能使愚者
共知。而後點者。不能變法之所以可久也。國家塞下
粟。強半仰于兩淮鹽課。乃套搭之苦。中于兩淮十餘
年矣。套搭深。則積引沒。積引沒。則見引復積。見引積
而邊商之新鈔。無所售。新鈔無所售。而後來商與國
之困。全以為奸民利。吾楚滄海。袁君佐計大農。為疏
理十議。大要以正行見引。附銷積引為主。期十年套
盡。復鹽法之故。部覆其議。報可。特設鹽法憲臣。疏理
兩淮鹽法。卽以君往。往有日矣。乃事中事外之人。猶
謂鹽法壞盡矣。如沈疴積歲。醫者持藥囊進。雖口頭
紙上。鑒鑒必可經驗。有如舉手投劑。與病者絲黍不
相應。則國手與庸醫。其效無異。彼奸民為利者。亦樂
有是說。庶幾中撓之。君不為奪。曰。銷積引之說。無所

客中開利字
猶在利中家
言無非利矣
語微妙

此段應補門
為應者可共
知

應原案為有
者所不及議

恐亦是常情

事疑也。惟正行見引。察之人情。樂于趨而或苦其多。
于是予之以所樂而不強其所苦。盡為十綱。歲以一
綱行舊引。以九行新引。各不相涉。而交得所欲。蓋向
以四十八萬有奇。新引聚費千二十萬。舊引之商。今
使之散行于二百餘萬。起犁之商。不。妙于害之中。開
之以利。妙于利之中。察其害而分合權之。輕重布之。
令甫具。羣情豁然。行之數日。而輸者十四萬。數月而
十倍之。還套搭二十四萬。補司庫六萬。邊商得新價
四十萬。折楊呼譽。不聞于庭。兩淮若不知有鹽使者。
鍾伯敬全集八卷一

二十一

語曰。民之趨利如水走下。非民之樂于輸利。在輸不
在適。則舍適而向輸者。其勢也。綱法之效如是。向謂
其不可為者。見其為之不勞餘力。反以其太易而疑
有他端焉。夫課醫之法。以病者起。職為程。今貴人而
抱沈疴。亦嘗費歲月。糜金錢。卒無起色。有持草木之
滋。手到患除。彈指而復起。為人易則易耳。當其訪師
拜藥。投軀破產。及診切之時。精神與病者通。此豈可
談笑而致之者邪。乃病者及侍病者。反以其期之不
久。費之不奢。而不以國醫辭之也。豈有是哉。大抵人

明提出愚

應愚者一段
任事者一片
血忱原難貴
于旁觀

無限感痛說
切可思

見謂不可為之日。自有難而易者。而人第惜其難。及
為之不勞餘力之日。又自有易而難者。而人第疑其
易。天下事其故豈能一一告人哉。夫法之極簡。明未
有不出于極深密者也。人見夫綱冊之行。為愚者之
所共知。而不見夫所以有此綱冊者。非苟而已也。所
見者易之所不易者。又不必見。獨鹽法乎哉。推問之
庖丁之解牛也。視為止行。為遲。四顧躊躇。乃在遊刃
餘地之後。從古老成謀國。其設心難易之序。先與後
有絕不與人同者。今日鹽法至此。是亦君遊刃餘地
鍾伯敬全集八卷一

二十一

之後也。難易兩者。君何擇焉。嗚呼。衡鹽法乎哉。
照應心深。開陳莊重。舉止全。然大家。

留臺奏議序

代

留臺奏議者。緝庚戌咨中所選南臺諸臣奏議之言也。故事。推臺班長者一人序之。其以次當作序。不能辭。拜手陳言曰。某于今庚戌咨中。留臺奏議。而重有感于言路之際也。國家之有兩都。如周鎬與洛。其設亦不能有所軒輊。而言官尤重焉。舊例隨缺。隨選。隨選。隨俞。隨就。列自神祖末年。鄭重遲迴。幾與大僚等。庚戌之選。至壬子始得旨。不知者曰。上實有所疑。知者曰。上實重此官。而用之如不得已。夫疑之

設兩疑以起議

鍾伯敬全集

卷一

二十三

不以臣族

與重之九天之上。九淵之內。非臣子之所敢妄臆也。抑聞事君者。曰自靖自獻。上有所疑。而下不敢先。不自信。上有所重。而下不敢先。自輕。此自靖自獻之道。孔子之所謂勿欺而犯者也。惟在留臺難言之矣。留都與燕京並稱。其于春明門外。猶然天涯也。匪惟九關之視聽最高。有所不能下。而諸臣之取目漸遠。亦有所不能盡。確地有京都之名。而形近于會館。有近臣之責。而勢疑於外吏。即屬聞言事。乃明主所以廣言路及傍人所以諒言官。彼身當于此者。其胸

中。口。豈。可。坐。此。四。字。今。觀。庚。戌。咨。中。之。在。留

臺者。若而人。其人若而年。其言若而篇。近自宮府。逮及封疆。人品之賢奸。政事之修廢。言人人殊。其間水火之相濟。而琴瑟之互調。本之以自信之心。而山之不敢自輕之品。自不可掩于筆舌之中。而或可得于語言之外。苦心深計。諸臣不敢自言。必有能鑒之者。雖然。為臺臣難。為留都之臺臣難。為留都之臺臣難。為庚戌以後十餘年。留都之臺臣尤難。故某于序留都奏議。而重有感也。

鍾伯敬全集

卷一

二十四

高簡凝重。語俱酒赤。

詞林海錯序

今夫饕客者。爲可繼也。爲可達也。則其具不過曰穀。曰畜。曰鮮。曰果。蔬而已。穀徵諸田。畜徵諸牢。鮮徵諸陂。果與蔬徵諸圃。何其近也。至錯之爲言。以珍異得名。則將問之海。何則。其爲質異。則其產必遠。所產遠。則取之也艱。所產遠而取之艱。則其勢必不能以多得。友人夏茂卿著詞林海錯。快心悅口。乃遂至十卷。不可謂得之不多者矣。嘗聞秦晉之人。得蟹之枯甲。懸之戶。以驅鬼。斷瘡。不經見故也。而洞庭白小。風俗

鍾伯敬全集 卷一

三十五

以當園蔬。閩之寡人。噉江瑤柱。礪黃與魚蝦。無異也。茂卿舉孝廉。不仕。養志讀書。其人文行君子也。胸中暇整。出其餘地。益有小四海焉。茂卿之取錯于海。猶之田之穀。牢之畜。陂之鮮。而圃之果蔬也。世人讀茂卿書。不識甘苦。漫然以博之一字題之。夫廣貯迂搜。橫陳奇集。此博者事也。引義觸類。宜滯化腐。通彼我之懷。聯述作之交。非博者事也。益有通識慧心焉。三家村中。暴富見貴。客至。傾筐倒庋。剪砌餽釘。几案陳陳。而寒窘之氣。常見于卒遽之中。高明之家。座客

常滿。妻妾童僕。若不知有客。出一蔬以餉客。而門內常覺充然。客不敢逆其中之無。有此暇整之說。其所由來深矣。豈可爲博者道哉。持此以讀茂卿書十卷。可也。數句數字。可也。

布帛菽粟之文。自有鮮雋之味。探錯于海。自與常食不侔也。

鍾伯敬全集 卷一

三十六

語石齋私印譜序

古人藏圖書。皆有私印記。曰圖書印。不知今何以徑稱圖書也。法書名畫。扇卷行冊。無此則無徵。無徵不信。不信不傳。厥用大矣。其法辟則作古文時義。以古玉精銅奇石為紙。以良鋏為利。類系翰其設色。以丹砂和蛸脂諸料為仲將之墨。以說文為語。孟六經以韻會諸書為注疏。以石鼓禹碑前後石經及鍾鼎諸文為子史引據。以印數諸書為歷代文章正宗雅俗。開識妍醜。關趣健弱。開力偏該。開學正傍。開派雖小。

鍾伯敬全集八卷一

二十七

道必有可觀者焉。吾友盧貝乘篤好此。其好事收藏。賞鑑。慮無不放古之好書畫者。余語貝乘。古書畫皆有專名印。獨無有。然古印之工。何減書畫。嘗聞顏魯公趙文敏。每有碑刻。手自勒石。古人事事不苟。苟可自作。不委俗工。以故有工技而無專名想于印章亦然。貝乘曰。善。于明則有之。始文三橋。嗣則何雪漁。所得才一二枚。晚交新安劉生。得何法程生。同時與劉解能品。朱文乃推劉。前劉為朱文者為李弄丸。所作小玉章如豆粒。腕力扛鼎。客燕時解一貂帽。及篋中。

噱笑文章

善衣購之。其地用玉。亦其長技。而玉章則程立伯獨著。蓋平生精神物力半此。總之所得者一二枚。青鳳一毛。不為少。多至數十枚。則白狐千腋。不厭多。貴則寶馬瓶珠之購蘭亭。不以為難。而賤則五斗豆買蘇公醉翁草書。不以為易。要以佳者。期于遇。遇者。期于得。是盧君之志也。君懼其久而散軼。失次。乃裝潢成一精冊。一一印識其上。某凹某凸。某凹凸半。某石某玉。某銅。出其所。某為何所人作。而屬余題。其所以昔米襄陽好古玩而耽書及石。專愚成癖。夫印之文半。

鍾伯敬全集八卷一

二十八

取諸書而質半取諸石。具二家之體。而微者其惟印章。貝乘好古精六法。雅負石癖。名其齋曰語石。可謂善撮老顛之勝矣。題成。復戲語貝乘。子其好事收藏賞鑑。三長力不能盡得。法書名畫而姑寄之識書畫者。余又識其識書畫者。夫書畫之有印記。辟通侯之有章身。無封爵。即多得古通侯章。安所施用。貝乘笑曰。余始取通侯章佩之。壯後以待異日九錫之至。若何。且古侯王之後。化為氓隸。而金石之章。萬一流離人間。為傳器。即其章不復存。而印識于紙者。寒峻。

或得而脂之。是。脂。土。之。膏。如。金。石。而。金。石。之。膏。不。如。紙。也。夫。印。在。金。石。辟。之。墨。蹟。在。紙。則。嚮。搨。粉。本。耳。君。其。亟。取。所。最。寶。者。印。數。十。百。本。傳。之。人。間。可。也。雅。俗。數。語。見。識。身。無。封。爵。數。語。見。趣。急。就。之。中。猶。自。有。韻。

○首楞嚴經如說序

夫妙性真如是謂大佛頂。見相永離。大定堅固。斯名首楞嚴。菩提始滿。乃始中終之所不得異。而過現未之所不能殊也。願圓通止趣一途。修證必資萬行。所以用果爲因。故因曰密因。諸經所同。而茲稍異。乘因得果。故義曰了義。諸經或略而此獨詳。行此乃能成佛。昧此無繇結經。然舍利得秘記涅槃。兼圓覺聲聞而畢舉。阿難請最初方便。雖內秘外現而俱遺。斯何以故。願樂欲聞。蓋法華成功而身已退。追譚中路所鍾伯敬全集卷一

佛面之光。廣陳七大圓融之滿義。獨拈三科見識之偏辭。若不達舉一側餘之法。幾疑爲衍文脫簡之條。近三懷法師說法。以辨才無礙妙天下。而不注一經。人間共故。日和尚先不識文理。安得注經。若不得已。以文士之筆。代僧家之舌。庶幾相濟。不致兩傷。旨哉。斯言。幾于無我。夫行文之妙。徑難解已。如斯矣。況析理之深。心要。豈當何似。焉要其大槩。亦略可言。舉開闡之大心。作攀援之妄想。幾次破心。本以追搜賊首。七番覓處。公然黨護盜窩。猶欲借阿難不定之辭。用

鍾伯敬全集

卷一

三十一

以混如來無方之體。抗佛尤深。叛經斯甚。生死之本。根有二緣。心最粗。業最細。豈容一往無分。菩提之途。路無多。真心獨露。見性自除。焉得兩存不廢。旋妄而得法忍。所旋者。豈七番所破之心。合湛而至不搖。所合者。正八識所邊之際。見見何時。乃如來照生相。無明之候。聞聞何法。斯普薩入見前寂滅之門。衆生卽佛。而世間語言。未可入其知見。萬法唯心。而藏中體性。何嘗雜彼色空。從破自破。他破共破。無因悟生滅之本。無故曰聞。曰思。曰修。曰如幻。證圓通之。不隔。

無和合。無不和合。離無可離。非因緣。非不因緣。從遺見在。業果衆生。遷流誠爲有故。未有山河大地。能所定屬何人。苟不詳其相續之答。終難豁夫忽生之疑。衆生緣斷。而因且不生。諸佛覺全。而迷豈復作細惑。既除諸魔。自遠第現業。惟行可銷。宿愆非咒不敵。既從頂出。卽是佛身。立見邪迷。豈關魔號。言思已斷。證悟斯存。等妙前之頓漸。境自分明。乾慧後之淺深。人多混濫。諸天因地。不真何以寄回心之聖。三乘取途。非錯。何以墮邪見之流。卽數處之覺迷。關全經

鍾伯敬全集

卷一

三十二

之明晦。豈宜自信粗心。不務深通實相。以此不揣頑冥。妄希信解。研討五年。栖尋衆典。永新賀居士中男慧性。辨才深心。閱覽昔聚白門演說者數過。中來閩署。披判者四旬。辨因果于茲經。析異同于諸教。較如觀果。快若拈花。自謂厥衷所蘊。非緣于筆不宣。亦恐遺忘。勉爲疏綴。七卷以前。已懷強半。八卷至末。實說居多。諸家舊解。義已安。而文未圓者。通其達隔。酌其複單。幾回易稿。勞得成書。是歲冬居士來楚。重事推詳。猥蒙證可。因取經中如所如說之語。名之如者。准

佛五語之一也。

法幢對對飄雲寶絡行行映日。

鍾伯敬全集八卷二

三十三

南州草序

昔人謂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此合體用兼
 華實之言。惜今人于所謂立言不朽者。直以詞賦之
 言當之。無論視立言爲浮且淺。適使簿書俗吏薄視
 文士爲無用。則此語爲之止。不講于經國二字之義
 也。然謂文士爲無用。而欲專以無文矯之。此亦不足
 以服文士之心。愚以爲文不同。有知其不可見于事
 而姑托之言者。有不甘徒託之言。且欲見諸事而卒
 以空言終者。凡此皆文士之文。不足道也。世不有已
 鍾伯敬全集八卷一 三十四

見于事。又能出之爲言。意所已及。手能追之。足所隨
 至。口能道之。真至暢達。按之有緒。讀之成章。使天下
 謂用世者。不必不文。而能文者。不必不能見世。欲求
 其人以實之。而未易言也。南京兆徐德夫先生者。今
 之經國人也。成進士。兩爲令。有兩爲令之事。因而有
 兩爲令之文。已爲南功典內計。稱平而核。有考功之
 事。因而有考功之文。晉光祿少卿。有光祿之事。因而
 有光祿之文。其體爲公移。爲奏疏。爲書牘。其流爲序
 爲記。爲銘。爲諸雜著。而統名曰南州草者。姑從其姓。

亦是限于識
經國經術言
之可託以不
朽者

言而無效與
空言同

文章經濟合
者

此言此說
非杜撰亦不
能言

結習之說一
夕得訂太史
公不實矣
亦惟古人故

以為集也。愚誦之數過而始得其原。本舊章錯綜
時宜大都一事之起必有所歸。一語之駁必有所採。
不敢目之為文而要不可謂之非文。既已謂之文矣。
而終不敢直以為文。愚嘗謂文莫盛于漢。漢有兩司
馬。今舉以文人目之。若長卿之文。吾所直以為文者。
也。至于子長之史。論河渠天官封禪。以及春秋戰國
之用兵。衛霍李廣之禦虜。本末原委。今之職其官。當
其事者。有能言之親切著明如此者乎。今舉以其文
讀之。其最任者平準一書。言財賦而一代世變人情
鍾伯敬全集人卷一 三十五

紀綱風俗。相因相反之故。略具其中。大意言漢武之
生財。爾爵爵獄而不放。鑄錢制幣而不效。酌金勸輸
而不效。以至平準已行而猶不效。乃以貨殖一傳收
之。論地利物情人事如指掌。若曰生財之道在此而
不在彼也。云爾。此正一事之始。必有所歸。一語之駁
必有所救者也。乃謂家貧不能贖腐刑而致羨于富
厚也。豈不謬哉。大抵古人之文。或未有其事而先言
之。或已有其事而後言之。然未有可託之言而不可
見之事者。若徐公之文。正所謂以經國之大業為不

言非鑒空耳
播而得

于此出京兆
月臣且有法

朽之盛事。予之序其文。亦以使人知既見于事。又能
託之言。天下猶有此一種之人。為此一種之文。于以
紆經世者之氣。而服文士之心。結俗吏之舌也。夫文
錦以飾婢。工以嫁婢。而拙于嫁女。金錯以飾櫝。明于
售櫝。而暗于售珠。若夫女如尹始。何妬于文錦之婢。
珠如隋下。何妨于金錯之櫝哉。然則公之文止此乎。
未也。公之事聽于官。其文聽于事。公為京兆。有京兆
之事。自有京兆之文。國家多故。嚮用方新。由是而之。
焉。若是官。則有是事。有是事。則有是文。公之文蓋未
有已也。
鍾伯敬全集人卷一 三十六

風雲月露之詞。亦如風雲月露之易盡。不則亦以
小道視之。信畱心經濟者之可傳。至原舊章綜時
宜以文聽事。其必傳之訣。

先師雷何思太史集序

先生有先生之人。不得以詩人。文人待之。選其詩文。不得。不以詩人。文人待之也。先生沒。惺于先生詩文。逸于集外者。心誠求之。不遺餘力。乃集中所存。反有毅然去之。不謀于人者。蓋猶以詩人。文人待先生也。至其全出于志氣之中。而散處于筆墨之間者。則先生所嘗自云。不泥古學。不蹈前良。自然之性。一往奔詣。其識力卓而突。能超世。其才力大而流。驚能維世。其膽力堅。忍而神。能持世。其骨力重。而不歎。媚能振。

鍾伯敬全集卷一

三十七

世其氣。字。閒。而其肝腸熱。其心在肩。睫。而其舌在肺。跡居然有一聖賢豪傑之神。悠悠忽忽疎疎落落。然流于詩文者。一集有之一篇。有之一句。有之雖已之。筆與腕不能留之。使不往。而隔之。使不相通者。是何物也。非詩文也。而其人也。

嘗讀何思先生集。有才不能竟其品者。大要一如其品藻而不諛。

指出主意

求工易落窠

董崇相詩序

古詩人曰。風人。風之為言。無意也。性情所至。作者不自知其工。詩已傳于後。而姓氏或不著焉。今詩人皆文人也。文人為詩。則欲有詩之名。欲有詩之名。則其詩不得不求工。工者勢也。詩而工矣。世亦何難以名予之。然世所號一代名家。始皆就其習之所近。意之所趨。與其所矯。以為詩。其氣魄聲援。皆足以怵一代之人。予之名。而後已。今讀其詩。何如哉。虛懷自審。豈其作者之筆力。皆出讀者目力之下。然其間亦有一二。

鍾伯敬全集卷一

三十八

先達闢然不使世知其為詩者。今其詩反能留一代之真聲元氣。而足以服讀者之心。何也。愚以為名無損益于詩。而盛名之下。能使不善處名者。心為之不虛。而力為之不實。見詩出而名隨之。是則詩而已矣。其意常以名之所止。為詩之所止。彼闢然不使世知其為詩者。常欲使吾之詩有餘于其名。而吾所以作詩之意與力。又若有餘于其詩。如是而求詩之不工。不可得也。吾嘗持此意以求夫今之為詩者。所以至不至之故。皆不出此。聞有董崇相先生者。其人朴心。

此所以王也

而慧識古貌而深情。所為詩似其為人。非惟不使人知。而若不敢以作詩自處者。庚戌子始讀而選之。見其力之至。巧之中。蓋獨勝者。過于同能。而兼長者。選其專詣。公亦知予不妄。而詩始有集。丙辰始徵子序。而猶不欲使有聞于世。蓋其深心純氣。如偏師探穴。斷枚宵征。業已過之。猶自以為不及。獨往不已。寧使詩至而名不能我追。勿使名至而詩追之者也。吾友蔡敬夫亦名人。其詩其人皆似公。吾輩為詩不能有名于世。則已幸。而有名于世。念今之世。猶有二君子。鍾伯敬全集卷一

三十九

其入者。為之深省內愧焉。予以虛其心。而實其力。其亦可也。

是估一無意工詩。而自工作解。蓋作詩有超名之心。則躁有失名之懼。則餒均為性情之累。不足為詩也。

立案

前頁

原詩不為常備。此更遠是後。各于此

章章甫詩序

庚戌子舉南宮時。禮俗如蜩。座師雷何思先生。偶試余毛詩六義。予次第奏之。先生顧笑。吾以占子胸中。暇整居官。精勤一端耳。子規不能當。而服其持論。居都讀書。作詩文。不以為玩物適景。而以為消閑習苦之助。然予聞曹耳。子友章章甫。少喜言詩。淺深喧靜。無所不入。歷試奇蹇。去而為廬江令。精力于職。見以為理劇治煩。有上下聲。而顧不廢詩。能舉其舊業。守而勿失。今夫世間一切淫靡浮矯之故。為秀才則妨舉。子業居官。則廢職務。吾未見世之為秀才。與居官者。能不耗其心力于淫靡浮矯之物。而獨舉妨業廢務之罪。後而歸之詩。豈不冤哉。予與章甫少同筆硯。結婚姻。長各通籍。未嘗不移書勉以勤慎守官。章甫報予以詩一帙。曰。此夫耕者之瓜。蔬而牧者之薪蒸。云爾。予益以知章甫。蓋有悠然于胸中者。而能膺力于職也。考章甫政者。讀章甫詩可也。

清新如章杜之詩

玄覽集詩

卷一
玄覽集詩序

玄覽集序者。序吾楚督學馬公覽于玄嶽集也。序曰。楚蓋有崇上山云。其嶽曰玄。玄之爲言。不使人易知。而驟爲名。使人易知。而驟爲名者。其爲跡也。必顯。其體氣必明白。而平大如五嶽是也。五嶽者。六經也。玄嶽則柱下。幽與幻眇之言也。六經有理。有數。有事。而柱下之言曰玄。崇山奇過五嶽。而各位遜之。則玄之爲也。不佞楚人。官以行爲名。其于遊頗便。乃便車所至。山川得寓目焉。至玄嶽。蓋與弟性。及友人譚元春。屢要言。而曾未果也。不佞蓋猶以經生心。眼處山水。間與山水之爲。六經者。則口之目之足之。手之而柱下之言。或河漢而未之及也。古人有言。神情與山水相關。相關者何也。所謂方寸湛然。玄對山水者也。馬公爲楚文章司命。公之文章。出于山水。而其爲山水也。出于玄。是以斯遊斯集。其詩若文。若賦。舉而名之曰玄覽。有味乎其言之也。始吾友蔡元履。遺予崇上草。其言曰。吾與督學馬公。蓋先後覽茲山焉。吾之爲茲草也。僅舉其名。而馬公之集已既其理。今年春公

雅興云爾

詩亦集中之佳者

始寄于玄覽集。讀之。匪惟無車馬氣。並無往來氣。匪惟無性。壁氣。並無官觀氣。匪惟無宮觀氣。並無泉石氣。匪惟無泉石氣。並無雲霞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至哉。始信不佞之不得至于斯山者。非形不能與之近。而神與之遠。不佞要譚子遊以去秋。詩曰。八月氣方肅。千峰理必幽。是亦知嶽之爲玄者。而卒不果遊。又曰。巖泉達靜者。靈昧必生愁。則若專爲馬公斯集言之也。客曰。子六經儒人也。姑先五嶽而後取馬公斯集。作司南焉。其可也。

鍾伯敬全集

設喻固玄寫玄奇切

○黃貞父白門集序

自白門以往之吳越其清深柔澹之氣蓄泄于山水者故自不乏而予獨以爲可遊可止無踰于白門者然予實未嘗親至吳越計其山水之爲清深柔澹者與此何若也亦自謝人情私于所至所見而不能達于所不至所不見也云爾及觀吳越人之遊白門與夫遊而不欲去乃有甚于予者而後知予非苟私于所至所見而巳也武林黃貞父先生淵通淨遠世之所謂有道人也其意思所在常落落然山水文章之鍾伯敬全集八卷
四十三

固已不少矣貞父之集妙于白門非白門山水爲之而貞父爲之故曰貞父有道人也貞父自檢諸集獨以其在白門者委予爲序似若有所私于予者非謂予能知其白門集之妙也知予之有私于白門而欲遊且止于斯也

秦淮渡頭月搖漾多情鍾山頂上雲游揚盡態

○潘無隱集序

陳仲醇以丁巳八月至白門。與予定交。歸而自喜。報予書曰。始聞客云鍾子冷人也。不可近。噫。誠有之。然亦有故。夫坐通都大邑。聽四方之士來見。見者無人而不妙也。人無言而不妙也。舉士所以求見。與吾所以見士之意。俱不出于名。而止士或緣是不能盡其才。以自達于古人。今之所謂熱者如是而已。予則不敢士之求見者。雖其人有才。吾不能苟以名之一字塞其求見之心。雖其人已有名矣。不使之盡其才以

鍾子敬全集入卷一

四十五

達于古人不已。是吾設心不敢輕天下士。而以古人待之也。然其迹似欲以吾之說細其才。而奪其所以致名之具。士滋不悅。又不能違心背古以悅人。以故吾于士寧有所不見。見者寧有所不言。甘為冷。為不可近。而不悔者也。然不可以是而料天下士也。士之有才而確然以古人自待者。必不肯以其身逐天下取名之入。舉而納諸好好佳佳之中。而莫能辨也。潘無隱與申少每才士也。好學深思。業已友天下長者。有重名。自京口持仲醇書見予。予讀其詩賦。益博取

又應酬前

應

鍾子敬全集入卷一

四十六

而厚出之。然無隱若不自得。而有所更請于予。予亦若有數言而數止者。兩人相視。莫知其故。適案上有譚友夏案河集。無隱取而誦之。遂袖以歸。讀之累日夜。乃為詩投友夏及予。各三章。與其集中所存似有別開一境者。且曰。從此以往。願更心易慮。予不勝驚喜。恍然悟更心易慮四字。即無隱之不自得而更請于予。予之數欲言而數止者。皆是物也。然使予千萬言而得之無隱。孰若從無隱自發之哉。夫千佛立亡坐化。不過一轉耳。伯牙之學琴于成連也。從成連東海之上。聞海水汨沒。山林宵冥。羣鳥悲號。仰天歎曰。先生將移我情。此以悲而轉者也。趙烈侯數問相國歌者之田。相國伴應之。已而進牛畜荀欣徐。越三人。居久之。烈侯適然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此以喜而轉者也。今將以友夏為無隱之牛畜荀欣徐。越乎。而以寒河為海水。山林羣鳥。然則無隱之所見者。乃友夏也。非冷不可近之鍾子也。友夏者。今之能盡其才。而真自達于古人者也。予以古人待無隱。故喜無隱之得見之。不然以無隱才好學深思。業已

屬類如似無
其意也

友天下長者有重名。奚取于二子者而見之哉。若無
隱者。確然以古人自待。不肯以其身逐天下。嘖名之
人。驅而納諸好好佳佳之中者也。

落筆若無經意而已。伏案其中。後則紛紛應之。悲
其氣爽而思沉者也。

鍾伯敬全集

卷一

四十七

必欲便出矯
強

陪郎草序

陪郎草者。同年魏定如自題其作陪郎時草也。鍾子
序之曰。夫詩道性情者也。發而為言。言其心之所不
能。不有非謂其事之所不可無。而必欲有言也。以為
事之所不可無。而必欲有言者。聲譽之言也。不得已
而有言。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性情之言也。今天
下無人。不詩矣。即自予有知以來。郡邑中不為詩者
幾人哉。定如于其時。退然不與人爭。默然若有所待。
及向之為詩者。興盡而返。屬厭而自止。定如且成進

鍾伯敬全集

卷一

四十八

波非所屬

士作令。而陪都儀部郎。予適止其地。山水之清麗。花
月之綽約。賓朋之婉孌。幽獨之間適。予鮮不與。定如
俱。而詩隨之。始予言詩。定如虛心相聽。及定如一語
之獲。一境之會。而予自愧其言之無當也。夫詩以靜
好柔厚為教者也。今以為氣不柔。語不俊。不可以為
詩。子雖勉為。素學為俊。而性不可化。以故詩終不能
正定。如恬朴人也。于世所謂豪與俊之義。皆不相近。
而定如詩。獨工。世固有不必要。不必俊。而能工詩者。
吾請以定如實之。非獨如此而已。豪則喧。俊則薄。喧

家亦與相便
近役亦與輕
併近

終不出于白

不如靜薄不如厚。定如之詩。所以合于靜與厚者。正
以其不豪不俊也。今之言詩者。始以爲事之所不可
無。無故而詩。以之興終。詘于心之所未。必有無故而
詩。以之自廢。其興其廢。不出于性。情而出于聲。響。下
詩何與哉。定如之。退然然也。其詩固久已足于中
其出而爲詩。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而已。言其心
之所不能不有者。固未有盡而返。屬厭而自止之時
也。予與定如同里。矢相與以詩。老肯聽定如之盡而
返。屬厭而止哉。然則定如之詩。未可以陪郎草量也。

鍾伯敬全集

卷

四十九

其曰陪郎草者。自題其作陪郎詩草也。

根于性靈。則靈發于積厚。則厚。厚者出于有意無
意之間。詩自可名矣。若以聲譽在心。不免逐物忘
已。詩歸選旨。于此可見。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二

序

簡遠堂近詩序

周伯孔詩序

問山亭詩序

種雪園詩選序

車晦叔詩序

徐元歎詩序

鍾伯敬全集

卷二

孫曇生詩序

韻詩序

潘穉恭詩序

程惟德詩序

善權和尚詩序

舟嶽集自序

西陵草序

閩文隨錄序

靜明齋社業序

沈雨若時義序

文天瑞詩義序

李生時義序

劉生制義序

蕭伯玉制義序

陸生制義序

隱秀軒集自序

隱秀軒時義自序

鍾伯敬全集

卷二

目二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二

錢塘陸雲龍雨侯甫評選

陸敏樹生生叅閱

簡遠堂近詩序

簡遠堂近詩者。譚友夏近詩也。簡遠二字。則予近日所規。友夏語。而友夏取以自命其堂者也。友夏居心。託意本自孤迥。予為刻詩南都。而戒予勿乞名人一字為序。此其意何如哉。近乃頗從事汎愛客衆之旨。欲以居厚而免於忌。浮沉周旋。即其心未嘗不遙予。

名豈因人

要非得已

鍾伯敬全集卷二

乃欲其心。歸併耳。詩清物也。其體如逸勢。則否。其地。豈淨穢。則否。其境。取幽雜。則否。其味。宜澹濃。則否。其遊。止賁曠。拘則否。之數者。獨其心乎哉。市至囂也。而或云如水。朱門至禮俗也。而或云如蓬戶。乃簡棲遯集之。夫必不於市於朱門。而古稱名士風流。必曰門庭蕭寂。坐鮮雜賓。至以青蠅為吊客。豈非貴心跡之併哉。夫日取不欲聞之語。不欲見之事。不欲與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強應附。使吾耳目形骸為之用。而欲其性情淵夷。神明恬寂。作比與風雅之言。其超不。

形勢害也
應自誤自笑

著意而旋終
為身心之累

笑喻不取應
以簡遠為俗
為宜

人須有獨佔
不受羣處

鍾伯敬全集卷二

已遠乎。且夫性才而習昵。則違心意。僻而貌就。則謾世。初借而中疎。則變素恒。親而時乖。則示隙。夫詩清物也。才士為之。或近薄而取忌。違心設世。薄道也。變素示隙。忌媒也。欲以明厚而反薄。欲免於忌而媒之。非計之得者也。索居自全。挂名用晦。虛心直躬。可以適已。可以行世。可以垂文。何必浮沉周旋。而後無失哉。古今詩人。最矜局者。無如杜審言。同時沈宋。本其勃敵。而故相輕侮。不肯下想。其平日論詩。必有與其痛痒不相中者。友夏少年才高。意廣。勇於自信。人所。

指摘苟不能相中。雖其言出畏友名師。不能強友夏以必聽。而片語去留。待予裁決。友夏亦何私於予。夫錦繡千尺。善作者不必善裁。善裁者不必善作。世固有不能詩而知詩者。予所裁決。或亦有以相中乎。

息營豈孤高。聊以清夢魂。澹然心境澄。筆鮮塵俗痕。

詩之簡者。必不出于猥瑣細屑之人。詩之遠者。必不出卑冗拘株之士。簡遠。陸世第一義。作詩自可稱第一籌。

隱出四字以評其詩

伏下已之能明其短長

正是兼使不掩其

周伯孔詩序

伯孔今年才十九耳。有慧性。偶才。奇情。孤習。其於詩。不甚劇心。唐以上。而於明詩。則絕不挂於目。與口。其為詩。亦頗肖其性。與才。與情。與習。獨時時稱說袁石公。即不甚劇心。然亦駭乎入之矣。其游金陵。欲袖夷門博浪之椎。惟今名下士。予掩其口曰。勿妄言。然心實私異之。夫人之少年壯往。意不可一世者。苟其人真有慧性。俊才。奇情。孤習。則於世。必將有所可。而其中必有所以自見其可者也。世之輕其少者。既不

鍾伯敬全集

卷二

三

明其所長。而避其壯往之鋒者。又不。敢直指其所短。以故。偶強跳蕩之氣。一無所出。而時或發於夷門博浪之椎。其無足怪。世遂目為狂躁僻錯。而棄之遠之。可嘆也。伯孔為秦淮絕句百首。不必論其所失處。而其情事合前人者。已十之一二。已出其諸體。不必論其善處。而其口語墮近人者。亦十或三四。蓋不自知其所至。要以自為伯孔。而予間戲指一二語曰。此為石公語。則泚頰汗顏曰。憶固宜有小子不為明詩。何以遂有是。予曰。然此固所謂駭乎入之者。實予不

亦是使人

又應前

劇心。唐以上之所至也。子從此苦讀唐以上詩精思。妙悟。自無此失。伯孔心開氣折。明日與予札曰。向聞子言甚善。子細檢吾詩。某處為唐。某處為近人。為近人者。抹殺之。某處乃為伯孔。子序吾詩。序其為伯孔者。而巴予益奇其言。壯其志。夫伯孔之欲自為伯孔者。必有所以自見其可。而世莫能明。以故其氣欲一有所出。之其心折汗下。於予者。所謂意不可一世於世。將必有所可者也。夫夷門博浪之椎。能奮於噬噉之將。與鞭笞六王之主。而一貧抱關。與圯上老翁。命

鍾伯敬全集

卷二

四

之以子弟臣隸之役。而不辭者。其人必有以能明其所長。與其所短也。伯孔年十九耳。盛氣壯往。輕詆高視。固應有之多讀書。厚養氣。暇日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文行君子。其未可量。吾友譚友夏雅負才性。意不可一世。而差心折於予。今其氣純格定。情深文明。將不媿古名士。所謂肥腸滿腦。長當不爾。伯孔許還楚訪我竟陵。於我歸處。子將以折柬招譚郎。視子言何若。抑予又將有問也。伯孔意每欲自為伯孔。觀此識力。已不肯為明人。而口

石公亦自得
其為石公

猶有袁石公。心猶有鍾子。世將無難子曰。子誠楚人也。夫不為明人而為楚人乎。子喜石公詩。用鍾子言。則可為石公鍾子者。則不可。聞石公亦勸人勿學。已作詩有識者。不與人意。願子廣之。伯孔笑不答。先生心靈口快。常恐出語易盡。故其為文。每多伏案映帶。以紆其情。不則峽流山瀑。傷其一觀。即止耳。詩以抒已性情。成其為伯孔。便足取矣。剗心唐以上。亦豈必勸其聲容哉。

鍾伯敬全集

卷二

五

人之無定議
而猶欲讀之
應云發

原是惡其楚
而能之者非
是又宜惡
至千麟也

奈無干人亦
不標其金已
而有同于我

問山亭詩序

今稱詩不排擊李于鱗。則人爭異之。猶之嘉隆間。不步趨于鱗者。人爭異之也。或以為著論駁之者。自袁石公始。與李氏首難者。楚人也。夫于鱗前無為于鱗者。則人宜步趨之後。于鱗者。人人于鱗也。世豈復有于鱗哉。勢有窮而必變。物有孤而為奇。石公惡世之羣為于鱗者。使于鱗之精神光燄。不復見于世。李氏功臣孰有如石公者。今稱詩者。遍滿世界。化而為石公矣。是豈石公意哉。吾友王季木。奇情孤詣。所為詩鍾伯敬全集卷二六有蹈險經奇。似溫李一派者。乃讀其全集。飛翥組織。頓挫沈著。出沒幻化。非復一致。要以自成其為季木而已。初不肯如近世效石公一語。使季木舍其為季木者。而以為石公。斯皎然所以初不見許於韋蘇州者也。亦烏在其為季木哉。季木居石公時。不肯為石公。則居于鱗時。亦必不肯為于鱗。季木後于鱗起。濟南于與石公皆楚人。石公駁于鱗。而于推重季木。其義一也。假令後于鱗為詩者。人人如季木。石公可以無駁于鱗。以解夫楚人之為濟南首難者。

時有必轉。勢有必窮。但能開一時之風氣。亦不必苦抑前人也。論極公平。
叔敖衣冠。始而驚。繼而習。終而厭矣。學于鱗者已非真。況學其學于鱗者。不更遠乎。排擊者真功臣。于鱗亦自笑為不肖子孫受惡。

若使窮果人之知亦衆耳何足奇

轉折出致

取常用物是似途

可以知人之讀書者矣

種雪園詩選序

虞翻曰。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不憾。此非致憾於天下之莫已。知而姑。知於一人。以自慰也。蓋古信獨行之士。有輕於取。之。名而重於得一人之知者。夫知己而求之天下。則亦烏有知己哉。吾友商孟和。稱詩二十年。取材多用物。宏假途遠。富有日新。使天下知之。有餘。孟和曰。詩不選。不詩也。選不鍾子。不選也。於是選種雪園詩五卷。自閩之金陵。金陵之楚。楚之燕。斷自壬子前。此不存焉。蓋自壬子後。始能為鍾伯敬全集。卷二。
孟和始能為孟和詩。此予一人之言。及孟和自視。斷以為必然者也。然則壬子前。孟和無詩乎。曰。烏能無有。壬子以前之孟和。而後有孟和今日也。孟和好長生長。生家服食。必言藥物。夫藥物之所為。而物非藥也。物者。金石草木之滋也。藥成而金石草木之滋去矣。然全金石草木而為藥。可乎。若然。持大藥與人人不之識。金石草木。粲然在肆。人見而攫之。囊中孟和試取其壬子前詩。質之海內名人。有權者。將必駭為富有日新。其力必能使天下知之。而今詩或反廢孟。

天下英雄惟
使君與孤

和寧爲此不爲彼。曰知已不在是焉。吾所欲知已而
恐不得當者一人耳。一人者何也。孟和。不答。孟和問
予。予亦不能答。

議論磊落。末幅大善諷刺。亦多蘊藉。

鍾伯敬全集

卷一

九

此恨不可
無
要得本來面
目

○章晦叔詩序

晦叔詩。予凡三選之。得數十首焉。刻矣。晦叔不以予
爲刻。予亦忘其爲刻也。晦叔長予十年。先予十年言
詩。所居僻。又隱於市。不盡暗近時所爲詩。及交近時
所名爲能詩之人。未嘗不引以爲恨。不知晦叔所以
得爲晦叔者。以不暗近時詩。及交近時所名爲能詩
之人也。段善本琵琶。三年不彈。忘其本領。乃可更彈。
晦叔無本領。可忘何省也。饒得三年時力。於以匠心
而裁於古。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晦叔年未五十。以視

鍾伯敬全集

卷二

十

高達夫工詩之年。未爲過之。晦叔曰。予學道人也。四
十五十而無聞焉。自今以往者。其奚暇卒業於詩。予
曰。侯道華有言。天上無愚盲神仙。夫天上尚有騷雅
神仙也。詩何負於道也。

一人自有一已精神。不必借材於人。得爲晦叔固
先生所喜也。

遠不入于鱗。近不入石公。省却許多擺脫。

非亦因詩初
非任已大何
詩

已由人情多
談

從等游周可
引盡便從談
之

嘗耳作不了
部令人作談

徐元歎詩序

惺論詩人罪其苛于今亦苛于古此物論也詩之
所必可而吾必以為不可耶之謂詩夫詩之所必可
而吾必以為不可彼之可者自在不怨於已而無損
於人惺雖愚不為也惟論詩亦求其可而已惟是惺
之所不敢遂以為可者乃世之所謂可而非詩之所
必可者也此苛之罪所由來耶予讀人詩雖一字一
句之妙師之友之愛之敬之必誠必信乃亦有妙至
于一篇一部而予猶覺未滿志者理數幾候人問予
鍾伯敬全集卷二 十一

予自問皆莫能知深思力求俟其時之自至故之自
明而已予讀元歎詩不必指其妙處何在但覺一部
亦滿一篇亦滿一句亦滿一字亦滿滿者即可之義
也予苛于今亦苛于古而獨以此一可字許元歎元
歎今年三十耳其後未可量得此豈不自歎乎予于
今古人無所不苛而獨以一可字畫元歎予亦何嘗
于元歎哉去歲友人范長倩曾示元歎詩亟稱其才
情風華之美而予惜其太俊不敢遽以為可今未踰
年而予言如是元歎一人之身耳予何前刻而後寬

想

也其故可思也

不輕許可則許者必其可者矣且不許于先而許
于後更見許之不輕文特靈活

鍾伯敬全集卷二

十二

孫曇生詩序

錫山孫曇生茂才者。少宰栢潭先生冢嗣。而吾師鄒
彥吉先生之僮也。生有用世之志。涉世之術。又有出
世之識。而粹然一出於學。其藏書富而精。與吾友趙
玄度並稱。子過錫山。不及見其人。聞其言。讀彥吉先
生所為志銘者。即其人也。其子出其所為詩。乞予序
者。即其言也。鍾子持其詩讀之。作止徘徊。往返吳越
舟中。始竟。竟而嘆曰。古人有言。人不可以無年。年者
能待人者也。故人之年。即人之福也。待人而觀其子

鍾伯敬全集卷八

十三

孫爵祿之成者。其為福也。俗而短待人。而觀其文章
器業之成者。其為福也。清而長人之無子孫。無爵祿
而獨有年年而得待其文章器業之成者。俗人之所
謂窮君子之所謂福也。曇生年三十二而卒。可謂無
年矣。然予讀其詩。私謂曇生可謂無年。而要不可謂
無成。其說曰。人之為詩。所入不同。而其所成亦異。從
名入才入。與入者心躁而氣浮。躁之就平。浮之就實。
待年而成者。也。從學入者。心平而氣實。平之不復躁。
實之不復浮。不待年而成者。也。待年而成者。年未至

鍾伯敬全集卷八

十四

而詩聽之。見謂其詩不如此而止。而如此則不可止
者。也不待年而成者。年未至而詩及之。見謂其詩不
如此而止。而如此亦可止者也。曇生用世之志。涉世
之術。出世之識。一無所見。而一見於詩。其融會鑑裁
又無年足以待之。宜其躁者之不能遽平。浮者之不
能遽實。然就其意之所之境之所。會機之所。流無借
無強。無離。無竭。者。從學入也。學之所至。足以持其名
其才其興。而名與才與興。不能自持。故其所成異也。
年之為人福也。為其能待人。人有成耶。如曇生之文章
器業。不待年而成。則其無年。庸詎可謂之無福乎。予
長曇生一歲。束髮為詩文。今老矣。獨有一子肆夏。端
慧精勤。可託以世業。十六歲而殤。記其彌留之際。忍
淚執予手曰。大人名位尊養。無所藉兒。獨一生恃文
心力。兒能存而守之。今見曇生二子。表其父之詩。而
乞予序。予雖老而不死。詩固未必其有成。然感念亡
兒。若在初。從予之讀曇生詩。作止徘徊。往返吳越舟
中。而後竟。竟而嘆焉。有以也。

就無年止論。委宛關發。鶯聲咽柳。嚙嚙爭新。絲影

因風游揚盡態。行文全以情勝。
如遠山層出。叠叠堆青。然其脉絡迴環。連屬不亂。

韻詩序

四聲定於沈休文。爲沈韻。近體尊之。古則否。唐以後尊之前此則否。夫沈韻不通於唐以前。況四言乎。以沈韻串四言。以四言遍四聲。名曰韻詩。辟則右軍之筆集爲聖教。章帝之書。寫成千文。事不相蒙。義例甚合其體。近白下胡彭舉創之。以寓其游戲棲託之意者也。夫世不難創此體。而難於彭舉之才之情之識之詣。無彭舉之才情識詣。百七章中。必不能無斷缺補湊。雖創胡取焉。彭舉古澹閒遠。周覽冥搜。孤往高

寄語有三百篇。有漢郊祀樂府。有韋曹諸家。而要。不失爲彭舉。夫風雅後。四言法亡矣。然彼法中有兩派。韋孟和去三百篇近。而韋有韋之失。曹公壯去三百篇遠。而曹有曹之得。彭舉幽在遠近之間。彭舉諸體詩。輕重古今。出沒正變。有王孟之致。居白下。爲衣冠翰墨之場。而人或不知其詩。知之或以其畫。余亦知彭舉畫。而最後乃知其詩。余以此益賞其隱德。昔魏陽元爲鍾毓長史。工射而毓不知。夫畫與射俱通人所以自晦也。余亦自托於知彭舉畫。以爲差勝於阿

毓而已。終不敢從郡國來奪都人士權。自命爲知彭舉詩也。彭舉名宗仁。有知載齋集。顧太史太初序之。而余題其韻詩百七章。

清冷自韻。

其序人詩文處。多不似他人。諛辭滿楮。固不佞所最喜其善規避者。

潘稭恭詩序

予已酉客白門。已識潘稭恭詩。癸丑舟泊江上。有持刺逆予而舟已發者。稭恭也。丙辰與稭恭相見於廣陵。又過真州訪之於其家。客白門五載。無歲不相見。是其勢宜皆得序稭恭詩。而皆未有間也。今年庚申。稭恭且之燕。始徵予序。值予病。然予病未嘗不序人詩也。稭恭之友有戴孝廉元長者。序稭恭詩。憂近時詩道之衰。歷舉當代名碩。而曰近得竟陵一脈。情深宛至。力追正始。竟陵不知所指。或曰鍾子竟陵人也。

予始逡巡踟躕。舌橋而不能舉。近相知中有擬鍾伯敬體者。予聞而省愆者。至今何則。物之有迹者必做有名者必窮。昔北地信陽歷下。并州近之公安。諸君子所以不數傳而遺議生者。以其有北地信陽歷下公安之目。而諸君子戀之不能捨也。夫言出于愛我。譽我者之口。無心而易于警人。傳之或遂爲口實。元長之論是也。煩稭恭語元長。請爲削此竟陵之名。與述予序。予詩以報子。稭恭許諾。序曰。夫詩必有資取。精用物之謂也。稭恭生新安。居於真州。真州爲燕齊。

吳越甌閩楚蜀孔道。不患於咨訪之無處。上及臺閣。下至韋布。至皆如歸。不患於醉唱之無人。自新安山水以及三吳兩浙八閩之鉅麗。杖履無所不到。不患於助發之無地。家有藏書。圖史百城。不患於聞見之不博。歌兒舞榭。旅進射代。不患於意興之不酣。而釋恭以少年奇逸。發聲成均。視一第如掇。困頓不偶。有以洩其抑鬱不平之氣。有兒能讀父書。將大其門。有以暢其約結未了之懷。留心邊防。漕務鹽鐵。講究已非一日。有以助其感慨憂時之情。凡此者皆天與人

鍾伯敬全集

卷二

十九

所以交資釋恭。而使其詩不得不工者也。吾願釋恭富有日新。挂名匿迹。默遊於廣大清明之域。而不知如今之嘉樹林。則釋恭之嘉樹林。不日新安真州也。橫山社。則釋恭之橫山社。不日新安真州也。燕遊草。則釋恭之燕遊草。不日新安真州也。予以一帙從釋恭後。請告元長。為削竟陵之名與迹。而日草草焉。釋恭許諾。予每見詩文序。多不肯許人。此則尤不以許釋恭。特異序已。所以作序之意。其集可知已。

不為乃能
為真詩人也

程惟德詩序

吾邑中夫人而為詩也。猶粵之鍾燕之函。秦之廬胡之弓車也。予是以不敢為異。而不能不為詩。非真能詩也。非真能詩而不能不為詩。則當其意滿才窮。嘗有時乎不為詩。雖邑中人或亦不罪于異。程惟德之于詩。無時而不為者也。甲寅。惟德以子官於北。持其詩。陸行三千里而訪予。不知予先已奉使而南矣。若相避焉。今年辛酉。子官于南。惟德又持其詩。舟行二千里而南。予不能避也。然予以病後不敢為詩矣。

鍾伯敬全集

卷二

二十

若相避焉。予雖不避惟德。而其迹疑于避詩。何者。以不能詩之人。特以不敢為異之故。起而為詩。則其於詩也。福德不厚。機緣不深。宜其時與地之相左也。惟德之未至白門也。譚友夏為之致書於予曰。惟德詩可愛。其人可敬。君又得一徐元嘆矣。徐元嘆者。吳人徐波子。已未遊吳。所特許其詩序之。而使有詩名者也。惟德胸中挾一徐元嘆以來。謂予之必序其詩。不知此二年前事也。士隔三日。時勢典願。為之一變。況二年乎。即友夏此語。似猶未知予之有時乎不為詩。

也。且非獨子不爲詩而已也。去年子弟怪死。其秋子病亦幾死。元嘆遺子書。以生死事大。戒子爲詩。而勉子學道。其言絕痛。元嘆忠恕人也。戒子爲詩。必以身先之。元嘆之不爲詩也。必矣。而子又安能使元嘆詩乎。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子故於惟德一人之詩。自恨其福德機緣之巧于相左。而不能不愛其詩。敬其人。是以又爲之序也。

先生爲文取致嘗別疎疎落落之中。正見其不妄譽人。

鍾伯敬全集卷二

嘗聞作文者。揚歛頌德。類如俳人。塗而獻諛。良可恨。且笑高爲自己位置。不輕揚詡人。予甚快先生諸序。

亦未必爾

是亦爲套矣

詩亦是化錄疏

雨後山嵐風直狂

是有識之士

趙處

更起

詩其詩處只以四字用實簡而盡

目善權和尚詩序

金陵吳越間。衲子多稱詩者。今遂以爲風。夫要謂僧不詩。則其爲僧不消。士大夫不與詩僧遊。則其爲士大夫不雅。士大夫利與僧遊。以成其爲雅。而僧之爲詩者。得操其權。以要取士大夫。縱一操觚便時。時有詩僧二字。在其鼻端。眉宇間。拂拂撩人。而僧之鼻端眉宇。反索然無一有矣。夫僧不必爲詩。亦不必不爲詩。僧而詩焉。可也。詩而遂失其爲僧。則僧亦何用詩爲。而詩又可無論也。余遊金陵。所接僧而詩焉者。與

鍾伯敬全集卷二

二十三

之詩而遂失其爲僧者。吾不願見也。已酉季春望。友人梅子庾。林子丘。茂之。要予遊天界寺。會雨宿僧善權庵中。二日無所事事。拈韻賦詩。善權與其徒摘蔬炊黍。煮茗焚香。洗硯伸紙。二日中無加禮。亦無倦容。無論其鼻端眉宇。無處着詩僧二字。察其情貌。似不識字者。授之韻。不受。問其所作詩。曰。無有。竟兩日用露飯。畢且辭去。予丘忽於承塵上索紙。信手探得鈔詩一帙。滑便有致。許爲之序。未就是歲六月。舟泊京口。暑雨無緒。偶憶此走筆成文。兼以遣愁。若善權者。

所謂僧而詩。諱而不失其僧者也。序之可也。

僧不以詩清。士夫不必以與僧遊雅。非伯敬未解此俗也。清便有致。還可以爲評。

鍾伯敬全集 卷二

二十五

達人之見

舟嶽集自序

丙辰。鍾子自燕請假而南。暫憩金陵。始終於舟。而岱遊在其中焉。鍾子與譚子皆楚人。楚之嶽曰衡。曰泰。衡較遠。至於泰與譚子無歲不期。無言不及。譚子之欲自往。泰而不予待者一。待予往。泰不至而譚子竟以其故不至。泰者亦一。乃譚子之遊。竟得衡。鍾子得岱。夫人於一切。不能以其意與造化爭。而欲以約期往復之言。求信于山水文章之間。不亦固哉。始譚子寄我衡嶽集。鍾子不無內避。及自讀岱集而喜。妙緒鍾伯敬全集 卷二 二十五

佳言真不盡於一人一事也。然微舟則岱遊幾不成。子其何敢忘舟故斯集也。亦始終於舟之詩。而岱記及詩在其中焉。曰舟嶽集。譚子之集仍用其自名曰遊首合刻之。

飄飄出岫之雲。雅有無心中逸致。

西陵草序

萬曆甲寅九月鍾子再過夷陵。省座師雷先生家。為諸同門視其田墓事。先與譚子期京山。將從此尋太和舊約。計遊事自西陵始。而不意以此終之。故其同遊詩曰。西陵其山水物象人事天時。非無足以入詩者。及其所至而出之於詩。其數者之氣。似皆不能與詩對。而詩常若勝之出於詩。而氣能與之對者。蒙惠二泉乎。玉泉之鐵塔之鏤乎。三遊洞之峽乎。觀世音垂像乎。其他非無所知也。蓋用我全力付之一隅焉。

勝之者不惜
堪于山水物
象人事天時
也

以古人自寓

鍾子語譚子曰

吾與子定古人詩矣。古人於詩雖其一隅。將必有全力焉。

野花寒條楚楚自幽

閩文隨錄序

閩文隨錄者。鍾子視閩學政時。所試三郡生儒之文。隨閱隨定。隨定隨發。隨發隨錄者也。故事者學試士之文。刻而行者。所當試士之地。則然他處則已焉。試士而身在其地。則然過去則已焉。身不在其地。與當其時。而刻且行之者。全錄則然。錄則已焉。鍾子試士於閩。止三郡。以憂歸楚。數月矣。友人孟孝廉誕先。好其文。而刻之。問於鍾子曰。子錄閩文。名其文曰隨錄。隨之義如斯而已乎。鍾子曰。隨。圓義也。淺深偏全在

鍾子語譚子曰

吾與子定古人詩矣。古人於詩雖其一隅。將必有全力焉。

兩相得而真
文不曲

能如是文佳
矣

人之所會之。夫士之試於有司也。將求售於有司。必將以徇乎有司之所求。而有司之試士。將才之。體而體之。正亦必有所挾。以求於士。鍾子之教閩士也。不惟不敢有所挾。以求於士。而且深怪夫士之舍所學以徇吾所求者。嘗記閩士曾請於子文。若何而必中。子屬色答之。某知有不好文字。不知有中。不中文字。正告諸生。為其意所欲。言力所能。言機緣所不來。不言者。凡以士之應吾求者。不如是。則不與士有真品。而後有真文。乃始因其才力機緣所至。而後收之。

勿強士之文以就我於以養其氣而全其所守文體之中而士習焉此亦隨之義而鍾子之所以教閩士者區區之念如此孟子曰吾今始得聞隨之義也厭意遠厭用大矣然則閩文雖錄止三郡子雖已去閩歸楚烏可不刻而行之也三郡者廷平福州興化也。

考時承迎主司即其異日承迎上司承迎人主者也去躁去阿誰識即在衡文之中卓見定論

取意似平而實新是于眼前光景口頭語中作絕

鍾自被全集卷二二十八
妙詞者

靜明齋社業序

鍾子觀於近日應制文章體裁習尚之變深慮其終而思目前補救之道莫急於社也然鍾子在諸生時為文實不知有所謂社且試最不利姓名不出三家

能如此可以無冠

社則可以兼書

誰為為之

鍾自被全集卷二二十九

於其中體裁習尚邪正真偽之故關係世運者未之深思也何以明之三十年前士之所挾以自售與上之所求於士者淺深偏全不同同乎一真故上之所取即士之所以為法而士亦有所據以無疑無恐近之取士者稍有出入始而雜中而邪終而偽始而偶然中而以為固然終而莫不皆然士雖有真才趣真學術相戒莫敢以其真者應故昔日文之衰責在主司然至相戒莫敢以真者應為士者抑何量主司之淺而自待之薄也則文至今日士亦與有責焉何者

上取其偽士固欲爲真而不敢下相率爲僞上雖欲取其真者而不能今夫真者可久僞者易厭上厭之而士猶相習爲僞至求一真者不可得則豪傑之士未有愧且憤者也夫豪傑者能以士子之識力逆有主司之好尚嘗試譬之如入海求寶者其所賞識偏在明月夜光而海中所有盡砥硤魚目也雖欲取明月夜光而不可得也所賞識偏屬砥硤魚目而所有盡明月夜光雖欲取砥硤魚目而亦不可得也夫文猶海也衡文者入海求寶之人也士之文能使衡

鍾伯敬全集卷二

三十

文者舍其所欲取以從我則邪正真僞之關士亦不可謂無權而要不可責之一人也故吾以爲其道莫急於社社者衆之所爲非獨之所爲也吾友京山譚素臣以文章領袖一邑久矣法宜早達而屢舉不第私計素臣必稍匿其真以從時及讀素臣之文骨力格趣如故而加銳加融焉深喜素臣豪傑有志之士值今日物極必反厭僞求真之際其業未有不售者乃素臣之內弟夏無生少年發劍精進道上與其邑之同志十五人其文不同大要才趣學術坦然各見

變之妙在此

其天子讀之愛畏兼抱素臣如果位圖成等妙後依然金剛心中乾慧無生輩如未入信前已得無生法恐爲因地心三昧了義不外乎是而況文乎雖然天下事合則強而可以有所奪分則弱而不能有所勝吾故不願十五人者效夏子所爲而亟亟乎社之務講乃諸子已先得我心集其文爲靜明齋社業矣且非獨十五人而已也邑中志士豈無如十五人者一邑皆然推之一郡一省莫不皆然況今日之士子即他日之主司身當衡文之時人人持此一念以往何

鍾伯敬全集

卷二

三十一

憂今日之文章邪者不正而僞者不真其於世道士習豈小補哉

社業之足挽回風氣于今見端矣然所惜者恐猶未以真應也至始以標榜旣相牙角尤甚惜之能如斯之以豪傑共殲斯可耳一社之立豪傑可獨方可衆以題爲師一段便已立定根脚便能以真奪主司手眼無徒恃衆也此篇中深意不可不識

沈雨若時義序

唐重詩用以取士其工者內自快於已外以有各於世因而得科名焉則其贏也明重時義亦用以取士其工者得科名因而內自快於已外以有各於世焉則其贏也贏者數外不可必之物得固欣然失亦有以自處之謂也要以科名之在詩與在時義皆可以得而皆不可以必得至所謂內以自快於已外以有名於世者在詩可必而時義則不可必也故詩如李杜可以布衣終其世時義如王唐而不得科名則退

鍾伯敬全集 卷二

三十二

而無以自處時義如王唐而不得科名者誠未嘗確然見其人然其得之者固已有不可言者矣得之者有不可言世遂疑王唐之文反未必得相戒不敢為王唐之文而其文始絕於世嘻其甚也吾友沈雨若高才博學奇趣深心善詩而工時義然而恒病病幾不能就試就試矣吾為之喜已而試不中吾私為之戚雨若亦若有快快者予為廣之曰夫時義之工不同有工而不必得者深險精核之文是也有工而不得者高華奇肆之文是也有工而不得者幽

貪勝中于心
心為之不覺
才情

寒艱促之文是也有工而必得者靈暢溫秀之文是也子之時義機靈而局暢氣溫而色秀未嘗操必不得之具子何憂焉子不嘗作詩乎子不以子之窮罪詩而獨快快於時義者何也世不以詩取士故也時義之於科名有可以得之之道人遂有必得之心因

是以有不得之怨夫時義之於科名工者不必不得快快於不得者不必得而反以不工譬若以作詩之心作時義期於工不期於得吾見子之文日益工而卒亦不必不得觀子之文近春夏而子之意常涉秋

鍾伯敬全集 卷二

三十三

冬夫春夏者通之象也秋冬者寒之象也養子之為春夏者以待其通去子之為秋冬者以勿疑於寒為子計者不亦兩得乎雨若曰吾非快快於文之工而不得退而無以自處也吾所為快快者念吾幼而孤倚祖為命間開教養集蓼茹藥今齒長矣長此安窮前後顧影私心不能無少望自今以後者得失一勿敢問專待子敘以不朽吾文耳夫得失一勿敢問而專待一片以不朽其文此正吾所謂以作詩之心作時義者也子得之矣

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正是此旨。
詩以窮工制義。或不爾。終以得失心。勝也。故未深
規之。

○文天瑞詩義序

詩之爲教。和平冲澹。使人有一唱三嘆。深永不盡之
趣。而奇與工博之辭。或當別論焉。然秦詩駟鐵小戎
數篇。典而核。曲而精。有長楊較獵諸賦。所不能贊一
辭者。以是知四詩中。自有此一種奇與工博之致。學
者不肯好學。深思畏難。就易繫託於和平冲澹。以文
其短。此古學之所以廢也。天瑞秦人。嗜古而好深沈
之思。其所爲詩義。蓋猶有秦聲焉。然有寄情閒遠。託
旨清深。又使讀者想見其蒹葭白露。在水一方。不可
盡。道伯發全集 卷二 三十九

遠近親疎之意。天瑞之爲詩義。蓋聊託於駟鐵小戎
之音。使世之學者。知有此一種之詩。以廣夫畏難就
易者而已矣。而和平冲澹之教。卒不失焉。是則天瑞
之所爲詩義也。

秦聲二字足蔽太青。

只此一奇便
足奇

蓋李義也
自是一怪

○○李生時義序

夫以李子而肯為時義奇矣。以李子為時義世必以
為嶽寄歷落潦倒昌披似其為人。乃李子頗有時詳
言安步喜為儒生誦說。故李子之奇於為時義也奇
在乎不盡出於奇也。使李子必以盡出於奇為時義
則亦李子之常耳。烏在其為李子時義哉。梅子庾曰
李子時義勝于詩談又勝于時義。李子有怪才僻骨
其出沒起止大要與世不相蒙。李子年才二十五六
青衿緇鉢。韎草筆墨之徑。屢遷易而不為煩速。往返
更自致全集卷二 三十六
而不為幻其脚跟面孔種種兼人。嘗戲謂李子得中
壽計無復可着之脚。無復可換之面。應取前段行徑
更番數過耳。且世界中又烏得無李子。介乎前者且
有無限不快之人。與不快之事。言之則傷體。忍之則
衝喉。李子時以憤謔狂慙之致。發之此時。笑哭不得
喜恨俱難。即李子何利為之。徒以談說為周慎君子
服勞代怨博旁觀者一快。此時覺世界中着一李子
不厭其多。世之不能容李子。與不欲取李子者。大底
皆周慎君子。夫周慎君子又烏得無李子。徒以一言

蔽之曰偏耳。李子而不偏世。亦烏用李子為哉。與其
為也。率偏然李子又能以儒生誦說為時義。由是則
可以盡其怪才僻骨而有所不為。李子安得以偏蔽
之。夫士之為文作事。有絕似其人者。有絕不似其人
者。賢者固不可測。當別有一副心眼對之。李子自有
倉廩同劍二集。有序之者。余不論其人其詩。論其時
義。嗚呼。又烏知余之論李子時義也。非所以論李子
之人之詩也。

直是論其人耳。其制義則無奇。

鍾竹坡全集卷二

三十七

急流破沙迢迢自遠

劉生制義序

子居白門。四方士多以制義請於子者。然子於制義。實無所知也。苟有所知。則其佳與惡。無敢有隱必。縱心言之。人既以文請於子。則其譽之也。必悅。即其規之也。亦必不罪。規之必不罪。而吾區區一念私禱。移上常願其佳。而不願其惡者。何也。彼惡者。雖不以吾規之者為罪。然或因吾言而內自沮焉。亦非君子與人為善之意也。秋浦劉伯宗。少年美才。而有志。今之人兼此數者。則吾所以悅之之道。利用譽而不利。佳信微全集八卷二

如歷蜀棧。盤旋自遠。
拈弄規譽二義。如組如舞。

故是俗局

蕭伯玉時義序

國家以時義取士。士之見取者。不必其皆至也。必皆至而後見取。士之見取者。其與有幾哉。士之見取也。易而時義之求其至也。難。何則。取者命至者。文然。不知命則其為文亦必不能達其才之所能。如此與其意之所欲。如此以求其所為。至今士之為文。以聖取者。其文原未至也。一不售。以為吾文已至。而不見取。則亦不必其至。相事為苟且卑淺之文。以庶幾乎一取焉。此無論文也。其為文之意。何如。文體士習。佳信微全集八卷二

三十九

之所以日壞者。大要皆此一念為之也。吾友蕭伯玉。以文名世久矣。丙辰捷南宮。明年壬戌治裝入對。寄其所為時義於子。予得觀之。欲有所奇於其格。不奇。不已。欲有所精於其理。不精。不已。欲有所厚於其氣。不厚。不已。欲有所與於其詞。典於其事。不與。不典。不已。予為文。非惟不能如伯玉之奇之精之厚之典之。即能之而有所不敢。其不敢者。何也。意亦以為文之至者。不必其見取也。云爾。由是雖不敢為苟且卑淺之文。以求其見取。亦不能不調之使和。收之使近。

自命如是

其人亦可易得哉

然予之偃蹇諸生。世莫能有過焉。其卒見取者。豈謂之使和收之使近之效哉。其亦曰吾命而已。伯玉之意。以為文之見取者。不必其至者。亦不必其不取。至而不取。而吾之文自在也。然伯玉之見取也。與予同。而其早得過之。伯玉蓋讀書學道。明乎義命之故。而後能為伯玉之文之至也。夫一時義耳。必讀書學道。明乎義命之故。而後能為至也。則其至。可易言哉。取而不必至。至而不必取。不得而歸之命矣。其悼惜深哉。

龜谷全集卷二

四十

精奇厚奧斯文已具其樂

天倫樂事人幸能復

文兄弟所相遇而樂成

陸生制稅序

謝太傅問子弟亦何與人事。而欲使其佳。答云。一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庭堦耳。此孝友至性人語也。夫子弟誠不易佳。佳矣而非有父兄孝友者。以居之。則亦不知有佳子弟之樂。予先世篤於兄弟。蓋三世同居。予有弟四人。皆頗才。而中道失其二。此則予孝友不至之報。而予同年陸君啓。終鮮兄弟。携其從弟君騰。官刑曹五六年。須臾不忍去身。予初見君騰時。年可十四五。警銳可念。君啓教養婚姻。父之師之友之。

龜谷全集卷二

四十一

又二年。見君騰氣英而純。神明而淵。骨秀而實。所為應制文。闢入吾輩堂室。君啓輒舉以示予。芝蘭玉樹。非唯植之庭階。迨其扶疎森挺。且引客共賞之。何者。孝友至性。始知有佳子弟之樂也。子與君啓同有愛弟之癖。然君啓有弟一人。而不勝其樂。子有弟二人。而耿耿負痛。自無而有。與自有而無。子與君啓所遇有幸有不幸。而其不失為愛弟。則一也。君騰又贈予詩。波瀾老成。有小子自矜曾御李。阿兄常道不如伊之句。從此法古匠心。好學深思。當以詩成家。昔張九

齡之於孟浩然。王維之於錢起。李頎之於皇甫冉。岑參之於嚴維。於詩分三唐。而皆獲同時作詩。樂當何如。凡以文章之道。先後承接。少此一。段不得。況自其家有之乎。然非君啓。不知有佳子弟之樂。非予不知君啓能有此樂。以是知父兄子弟間。能有讀書爲文之樂。忘窮而忘老者。皆孝友至性人也。

至性人能說至性話。

說至文章之道。先後承接。則樂誠不易。樂誠足多矣。

以源作類

隱秀軒集自序

古詩文多無序。非終無序也。未嘗身乞人序。非徒不乞人序而已。亦不自作序。凡以詩文者。內自信於心。而上求信於古人。在我而已。初非予之所能傳也。迨其必可傳。而後序與焉。故有詩文作於數百年之前。而序在數百年後者。傳而後有序。非待序而後傳也。如其傳則亦不必序矣。予少於詩文本無所窺。成一帙。輒刻之。不禁人序。亦時自作序。大要取古人近似者。時亦肖之。爲人所稱許。輒自以爲詩文而已矣。側

今人識古于皮毛故宜相左

聞近時君子有教人反古者。又有笑人泥古者。皆不求諸已。而皆舍所學以從之。庚戌以後。乃始平氣精心虛懷。獨往。外不敢用先入之言。而內自廢其中拒之私。務求古人精神所在。雖不能得古人一二。然舉其所得之一二。以示人。其爲人耳目所不經見。及經見而略不厝意者。十固已八九矣。間取已作以覆古人向所信。以爲古人確然在是者。覺去古反滋遠。有所創獲。晚出使人愕然。以爲悖於古者。古人嘗先有之。始悟近時所反之古。及笑人所泥之古。皆與古人

原不相蒙而古人精神別自有在也。乃盡刪庚戌以前詩百不能存一而庚戌以後以為與其輕而棄之也寧勿輕而作之。甲寅友人林茂之為予刻之南都。無日不責予序。諾諾至今丙辰矣。視其刻中所存今欲自去者抑又甚多。蓋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勢矣。於斯時而始為序不已晚乎。予向者非無刻刻非無序。今所刻之詩已盡去而序乃無所附。此亦不必乞序於人及自為序之驗也。茂之能保刻中所存使予信於心信於古能不至盡去而此序終有所附乎。雖

鍾伯敬全集卷二

四十四

其不必傳亦請為茂之一自序可也。

作詩文無日異月不同光景。便不長進。此非深心于文者不知也。抱蟬螂之丸而不釋。直是自穢。

若問旁人得知

要然西止

隱秀軒時義自序

時義非小道也。能至之者不能言。有神存焉。能言之者不能至。有候存焉。不佞平生於斯目境之所及有之。而足跡實未至也。以此自尋自考。今日之偶收於南宮而謬辱國士之許。視昔之困頓諸生而不得一眾人遇者。其業未敢尺寸有所輕貶。而實未能尺寸有所更進。則昔日十二年諸生世所目笑。疑棄過而不肯問者。或不佞之微有所窺。而有以自信。或不可知。而今日之見以為有可驚可喜者。正不佞所欣然。

鍾伯敬全集卷二

四十五

足跡之未至。而不能滿志於斯者也。

索解人不得祇有冷暖自知而已。彼以成敗論人者不可省夫。

荷珠下瀉。圓緊瑩淨。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三

序

湯祭酒五十序

、解彥吉先生七十序

陳翁九十序

魏母樂太君八十序

吳太母壽序

袁太母八十序

鍾伯敬全集

卷三

譚母魏孺人五十序

壽唐母陳孺人六十序

壽馬太公序

尹母曾太君序

方母八十序

仲弟婦王氏五十序

送王永啓督學山東序

贈唐宜之署額上縣事序

方彥章送安三年考績序

送晏祠部歸壽二親序

贈唐仲言序

送錢先生歸妻東序

鍾伯敬全集

卷三

目二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三

錢塘陸雲龍雨侯甫評定

陸敏樹生生叅訂

○○○湯祭酒五十序

宛陵有湯嘉賓先生者乙未魁南宮賜進士及第爲故新建張相國所取士相國子穉原以文交于予請予作湯先生五十敘其言曰湯先生意度高廣人也其肝腸栩栩然見於鬚眉鼻吻之間與先師雷何思太史善其人亦相似皆憐才而喜談天下事於士有

鍾伯敬全集卷三

一之不知嘗引爲耻事有一之不可爲不啻身憂之循資旅進異日皆可爲救時宰相先師往矣無足言者使湯先生與時得爲宰相其於今世之爲所欲爲者皆可以坦然交不相妨非惟不相妨而皆可引以共濟使國家交收其用奚以明之今之爲所欲爲者何事也其途徑雖多作用雖殊不過欲致高官大位而止不則欲其擁戴而爲所欲爲者各致高官大位而止彼僞且險者欲盡擠一世之人塗其耳目而束縛其手足以自致高官大位即微湯先生世固不能

優能胡虎使
各其欲而
從我與宰相

心相

人可以無忌

亦太甚矣

照隱機妙

可憐可憐
人生固千古
之恨

聽之矣其才而稍質且怨者固人人而可高官也人

人而可大位也湯先生又烏能禁之故今之爲所欲爲者不係于湯先生之去不去也庚戌辛亥之際諸

公躁而失圖私計湯先生一日不去則吾不能一日

爲所欲爲諸凡摧抑人才破壞元氣滋議論而傷國

體之事卽不以先生一人終實以一人始至今年丁

巳先生才五十耳使國家無故失一救時宰相有識

者爲先生惜先生曰何至以吾一人而籍籍若是吾

去且有餘罪今先生去矣爲所欲爲者宜可以得志

鍾伯敬全集卷三

矣彼僞且險者空爲禍始且與先生同廢所謂微湯

先生世固不能聽其所爲者之放也乃至才者亦甘

爲僞且險者用而以其人與官徇之使國家於湯先

生與去湯先生者俱不得其用嘻其甚也此可爲去

一人而爲所欲爲者之戒也不然先生今年才五十

耳於以爲救時宰相行且見之矣

于祭酒未五十而見廢者纔兩拈之中直抒其憤

抑之衷足令僞險而尋聲者悔其爲國家助良大

○○○鄒彥吉先生七十序

歲辛卯惺年十八出就郡國童子試吾師無錫鄒彥吉先生督學楚中時年四十三玉貌鐵骨淵鏡蕭然其于士之文之人當於意與不當於意者一裁於胸中眼中手中臨期使士自得之無後言而已初無幾微見於詞色之間威儀齊整器鉢無聲惺何知敢定先生之人然私計古之所謂靜者意即其人也明年先生遂中忌者歸歸而楚士之先後起家中外為名碩者十九出先生之門惺亦以庚戌舉進士通籍戊鍾伯敬全集卷三

午請假寓南都則先生七十矣計先生家食凡二十有八年惺默觀此二十八年中世變人情動定倚伏先生所以處之之道非古之所謂靜者真不能與於此也何者靜之為言在庸人易在賢者難在市朝易在山澤難名為小人者招之不來易名為君子者引之不入難也年來起廢之典格不行士大夫一經家食便同永錮望賜環束帛如日却河清其人無慮皆世所號為賢者其勢決不能蔬食沒齒無故而老山澤之下明矣打手抱膝思一有所適之而無其術相

蓋有所指

靜之心與道正靜之原

自計快活處

沛源靜生米

與別創一標目開一途徑以為從吾說者既得高官大位之實而又不失端人修士之名使天下羣失職之人若狂若沸驅而納諸其中先生居是邦也有高才重名引而入之可以為重先生以為苟非吾心之所安與道之所可久雖加我以高官大位題我以端人修士而吾有所不敢受二十八年中安身立命於山水賓客詩文書畫園池歌舞間者如一日向所云標目途徑思以易天下者其效何如哉論定事明技窮興盡名與實兩無所歸而先生獨自如無宰使人鍾伯敬全集卷三

謂山澤中作用無一可信而猶有真文雅興風韻固先生以靜留之也惺乃謂先生所以壽者其道不出於此今夫山至壽也於人事則有館宇之成毀於物態則有草樹之榮落於天時則有風日之陰霽而卒無改于山故山者閱人事物態天時者也不為人事物態天時閱者也靜故也惺年十八而見先生四十有三今先生且見惺四十有五數十年中其為成毀榮落陰霽也多矣閱世而不為世所閱是謂至靜靜則壽山之象也

以靜原壽。以山喻壽。誰不曰常解。然却能翻陳出新。從常得異。手眼固非他人易及也。合上篇讀之時。局仕止之工巧。恐盡爲掀出矣。然都歸之工巧而無益。其醒世者深。乃其觸世怒者亦深矣。

下句形容
人以和妙甚

○○○陳翁九十序

夫造化淳固麗灝之氣。雖其散焉無復有幾。必將猶有所存。而時見於一家之內。一人之身。以不至於盡。夫其散而獨有存。存而見於一家一人者。則此一家之內。一人之身。其所取於造化者。必專其厚。而予之者必久。而博。金陵古麗侈地。靡靡至於今日。所謂洩而將盡。盡而幾無餘焉者也。陳翁生於閩。二十而家金陵。今年九十矣。古心質行。居金陵七十年。七十年中。未嘗纖介有違言忤色於其里之三尺童子。昨諫鍾伯敬全集卷三六
販夫者。如一日不言而飲人。以和熏其德。而善其舉。歷代五都六述。羣靡之場。化而爲畏壘尸鄉。不幾乎道而能之乎。過其門。寂如煦如者。不問而知其爲翁之盛也。行其庭。雍如穆如肅如者。不問而知其爲翁之堂也。接其人。恬如溫如怡如。春風醇醪者。不問而知其爲翁之子若孫也。非所謂淳固麗灝之氣散焉無復有幾。而獨存於一人一家者乎。造化於翁。蓋有異數加禮焉。雪問陸大宗伯。年九十五六矣。嘗語陳仲醇曰。天地如逆旅。人生其間。如做屋而居。期滿年

至主人見索亦須歸之仲醇曰然若傲屋者不得罪
主人謹身洽隣主人愛之多住幾年亦未可知此住
世長生至言夫以造化儼然有此巨室廣廈萬間抑
豈不欲使人長處廡下屢遷數易良非其願如翁者
所謂健屋百年未嘗一日得罪主人主人方將用厦
屋貯翁長畱為廡下居人得榜樣久而安息而忘鵲
巢魚筍有而不歸誰其索之欲勿九十得乎鍾子曰
若是則九十又烏足為翁壽焉

淳謹朴茂可挹于言表

鍾伯敬全集卷三

七

書著商宗以敬以仁以和而獲壽此亦以和而徵
其壽也舌以系存驟雨不終日亦可悟壽之旨

振其原成
亦其然

極其原成
而不支

○○○魏母樂太君八十序

夫人之所受於天雖其取之有道致之有本要以遇
者必可久而太速則易盡而天之予是人也有期有
數先期者約其數及期則如其數其過期者未有不
溢於數外者也幸而及期予之或先期焉而又溢於
數外自非天之所私將必忌之而過期者如償責然
時日已過厚其息以酌之雖予與受者亦以為常而
不之怪故可久也人之欲為可久喜於為造物之所
酌而重犯其忌也必矣然而不欲過其期者何也蓋

鍾伯敬全集卷三

八

亦曰人壽幾何所不可知者年也令人人知有大年
上壽亦何所不可待而必為此易盡之道哉予同年
魏士為母樂太君者古賢母也太君少而攻苦佐士
為先子為名儒為廉平吏其從士為先子令於粵也
脫重囚法不蔽情者於死不難達直指意以信其所
是撫猶子如子及其孤蓋有隱德特操高識焉其受
於天也不可謂取之無其道而致之無其本天之所
以酌之者是宜其時必早而數必溢乃太君前有子
七人皆天年且踰四十婦人喪子至七人年且踰四

十已自謂不必有子。有子矣。不必其如士爲。有士爲。爲之子。不必其遠有孫。孫不必復有子。而太君皆身。有而目見之。又若或使其大。年上壽。皆足以待所謂。過期而予數外。醉之者也。卽以士爲之才。情精出風。骨遺往。法當早達。士爲年三十六成進士。在他人不。可謂遲。而士爲已不爲速。今年太君年八十。士爲與。予同官使職。同考績。士爲愀然曰。吾母劬勞聖善。年。踰四十而始有子。子年三十六而始通籍。官三年而。又格於例。不得移恩於母。吾於吾母也。何日之有此。鍾自敬全集 卷三 九

又延應

吾以孤世以濃。吾以淡。世以捷。吾以需。世以汰。吾以。喬遲至寡。取太君志必安之。觀太君事事皆得於遲。卒亦無不得。而天若特予以大年。難老。使其時足以。待是其意。似皆出於溢其數。以醉其過期之予者。無。論士爲耻不肯速。亦不必速。夫養親志而上承天意。以事其親者。是士爲之守身。以爲孝者也。惟壽士爲。母爲士爲壽。其母與予爲士爲壽。其母者。可以此言。進也。

其氣蒼莽。其致曲折。眉山有其才情。未必得其沉。鍾自敬全集 卷三 十

密也。

紫處能宕。緩處能急。

何其說也

世謙是言其
所知者
打入言官裏
切

○○○吳太母壽序

明年吳明仲給諫有母某太君壽七十。於是楚之官於京者謀徵言而觴之。明仲拜焉。欲徵其母德以介言。明仲蹙然而辭。是非明仲之意。而太君意也。蓋明仲致太君之意。以爲明仲先子負獨行隱君子之德。生未及受載筆者一字之褒。使其聞於世。婦人何德。使諸大夫國人知而言之。若猶是不知而言也。是其胸中所無也。子爲言官。不能言其胸中所無者。以入告於君。聞於友。而欲使人言其胸中所無者。以壽

龜竹敬全集卷三

十一

其母乎。諸大夫國人以斯言也。告不佞。不佞曰。卓哉。其斯爲明仲母也。且諸大夫國人今日欲有言者。凡以壽明仲母者也。請即言太君壽可乎。使明仲得至此者。實太君之壽爲之。夫人臣卑意事主。處不諱之朝。而欲竭其款款之念。無以有已。無以有家。而不能不喜懼於父母之年。有年矣。而武抱踽踽憂憂之嘆。則亦不能不低回於進退之際。而婉戀於君親之間。太君年七十。保艾爾後。有子七人。子復有孫。粲然夕膳晨

言如是不負
爲言官者矣

羞不尚有人。自明仲之爲給諫也。天下以爲真諫官。

明仲方耿然不足也。語人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夫

明仲之言。其行者業已爲功。其不盡行者。足以爲案。

明仲不可謂不得其言者矣。然使太君之偃仰於家。

也。猶其就養於官也。使明仲之拮据於官也。猶其左。

右於家也。如是而後。明仲可以有言。可以無不言。使

明仲至此者。不可謂非太君之壽。及子孫振振之所。

謂也。不知其母視其子。不知其所修。視其所享。太君

雖欲不爲古聖善之母。而不可得。然則明仲雖上承。

龜竹敬全集卷三

十二

太君之意。不敢以太君之德。聞於人人。之爲明仲壽。其母也不忍違明仲之意。復言太君之德。然爲人子之善揚母德者。未有如明仲者也。

海中歷氣偏能構結從空使不落。謾人窠窟文中

飛仙何可方物

袁太母八十序

國家常賦在太倉者不知何故缺額遂至四百餘萬南都亦不下百餘萬今邊腹多事言之可爲寒心而無處措手則仰給兩淮鹽課者勢也乃套搭之害中於兩淮者十餘年矣引目沈歷如金珠之墜沒於淵谷雖明知其不能脫於淵谷之中而亦無從出之使必爲世用舉縣官定制反以爲意外理外不可行之事必不得之數竟付之無可奈何甚可痛也戶曹郎楚滄孺袁公條爲疏理之議部覆報可要以見引聞

鍾伯敬全集

卷三

十三

行積引期十年而套搭盡乃復鹽法之故而更端焉其言甚快而密覈而恕當事者用首議之人往視厥事遂晉公憲司疏理鹽法有瘳矣乃私愛者猶慮絃轍已熟窟壑已深奸商宿吏懼於一切搜剔且力能中格之而予獨料公之必能辦此也何以言之凡見以爲言美名美而行之或中格者必其有不合於人情者也公之妙心妙手皆從靜慧平遠中出無一毫紛更喜事之氣見於意色之間而又皆依人情爲之是其所行者必有妙於所言者而後爲言臨事之

相府奏稿
附錄

仙使好無所
傳自足不必
厭著也

所弛張必有妙於先事之所區畫者而後區畫於先

事也予誠與公早至一日使予言早雪一日公獨以

母太君篤老依違膝下不能去兩淮人計無所出庶

幾用國家運數與商民願力保茲太君使公無內顧

而太君亦趣令之任曰勿以我故乏王事老婦猶能

恃粥待兒之得當以報也公至定爲綱冊輔部議而

行之其旨在乎顯然示之以利而不遽問其害使國與

商先嘗吾法之利而蠶國與商者欲害吾法而無所

用且各擇其所爲利者而往焉蓋受事四日輸者十

鍾伯敬全集

卷三

十四

四萬今未及暮月輸至百四十萬還套搭二十萬補司庫所借六萬邊商得新價四十萬歸實塞下而不受命於奸罔者語曰何知仁義以饗其利者爲有德商何以普通而今輸也情也情者何也利也依人情而爲之者依乎此也輸之利甚於通雖禁之勿輸賞之使通固不可得禁之勿輸賞之使通而不可得鹽法無餘事矣無害吾法者可問矣向之懼其搜剔而置身無地者不虞其寬之至此也公疏理之效如是太君亦復從容歲月以至八十視息愈善此固太君

之子用國家豐亨商民樂利之氣導迎家慶而又於
裕國通商之外留一往和平寬大之義於以養其志
而資其福八十又何足為太君壽焉愚獨謂天界壽
母以寬勞臣則太君一身又國脉商命所係所願保
艾爾後者又不獨慶吾私雪吾言而已
凡壽人序厥其諛厥其泛厥其常似此著論似乎
寬大然至歸結處甚為切至何得厥之

鍾伯敬全集卷三

十五

大誦詩

真寶話

白石詩

○譚母魏孺人五十文

惺讀陶士行母截髮事悲其志謂母之勵其子以結
友篤一至此惜其意但以其子之仕進為始終而已
吁婦人愛其子能勵之結友矣又欲其所以結友之
故必出於功名進取之外談何容易哉何者功名之
際人決不能無故而輕之然不可以是而量天下之
為賢母者也世固有一往奇情母與子適相值而相
成者雖不必有其事而識者已諒其志矣吾友譚子
元春孝友至性而負天下之奇情者也自其尊公豪
鍾伯敬全集卷三
十六
明多遺業聰之友天下士而寄其所之於山水詩文
賓客之間尊公沒而有母魏孺人者賢凡其子之所
欲所為無不成之譚子於天下士獨友惺若閩蔡敬
夫蜀朱無易則友譚子者也惺與兩公者明為仕宦
有官職人其於以相引為進取情理皆合乃譚子非
惟耻以此友吾三人而三人者之友譚子也又若越
此而時以山水詩文賓客之趣廣之夫數者去進取
甚遠然譚子為諸生不敢有輕其諸生之心何以知
之於其精諸生業知之世見譚子三十餘尚為諸生

今其母五十而猶與諸弟以逢掖揖酒堂下憐譚子與疑譚子者無所歸過茫然謂譚子進取之道以山水詩文賓客奪之為其友者不能無罪焉即譚子不能為其友解此於世而母獨信之曰此真吾子友也夫有信於友以順其親者譚子是也有信其子之友以成其子者其母是也今譚子方以諸生首見知於督學葛公揆之世法是其為諸生方亨宜可以為壽其母譚子意忽忽欲棄去之夫譚子不敢輕其諸生其為諸生又方亨而忽欲棄之此其故必不出於憤鍾伯敬全集卷三十七

此段與前不可少

新通而出

焉譚子優為之聽譚子為之者其母優為之然安有天人理數俱聽其如此而不止者然則譚子與其諸弟策名清時了經世事而後行其意即不必以此壽其母然為譚子友者固願譚子之出於此以解夫世之罪其友者孟子曰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志者不必有其事也夫若是則所謂出於功名進取之外者為譚子與其母者有其志而可矣說來實勝陶母若有以異乎人情矣然實亦人賢母真愛之至情不可謂之虛飾也天倫之樂何減鍾伯敬全集卷三十八

替綴識起者因應爾爾

以功名相期抑已所以尊母其實了經世事而後行意正丈夫宜然

○壽唐母陳孺人六十序

士固有落落然多奇爲世所必不可無者。此特士之所以自見於世而其妻子不樂乎其如此也。凡妻子以榮枯奇人者也。家溫身寵。擬汁割榮。所以事人之意如是而已矣。世之爲奇士者必且立聲譽矜氣節。喜交游好文章。樂山水之數者。不與身家爲仇而去身家之計甚遠。故奇士之安於其妻子者甚難。然世故有婦人而別具志節。不可以此而相量者。如吾友宛陵唐君平之配陳孺人是也。君平者世所謂落落

鍾伯敬全集

卷三

十九

然奇士也。生有絕才高志。又負異表。委須過膝。一稱曰唐君云。自其爲諸生時。以儒俠著。不以貧賤爲解。孺人以攻苦食淡佐之。雖椎布操作。不敢以貧賤之色見。惡傷君平之意。乙酉君平舉於鄉。其自喜爲奇。日益甚。間開二十六年。至庚戌始成進士。與予同舉。又同謁選。授太原府司李。是時始通籍途徑出而議論與欲有所中其異已者。辭連及君平。坐以秩宗法。同舉者凡若而人。時吾友董崇相爲考功郎。素知君平。曰吾未讀君平閨中文。然豈有異如乃公不作進

恒情

固然

鍾伯敬全集

卷三

三十

士者。蓋深悼公道之不足恃。不敢言及於文。無可奈何而庶幾於君之相。此歎世之辭也。無何欲釋憾於計事。又以考功法中之得議調。公論屈之。予則謂。公必通於官。蓋不敢恃君之作人。與作官而又庶幾於相。蓋亦崇相之意也。云爾。君平解其太原司李歸。而貧過於諸生。婦人於其君子。能忘其貧於諸生。而不能忘其貧於官也。何者。攻苦食淡佐之於諸生者。望其爲官。官而貧復何望哉。吁。難言矣。吁。難言矣。孺人勞苦於生平。而君平始能。不以其貧故減其聲譽。氣節交游文章山水之好。君平初艱於嗣。恣所置。賸而孺人竟以四十餘先諸賸。有子諸賸。又各有子。環堵之內。意豁如也。久之君平卒。豈惟文與官不足恃哉。相亦不可問矣。君平卒後。事益明。論益定。使君平在何憂於官。雖然。子以爲天生奇士。不有奇福。必有奇窮。士之窮。通自有出於途徑。清濁議論顯晦之外。者要當論其人而已。孺人所以事君平者。意原不在投汁割榮。即君平今日在。孺人今六十。相對老矣。其子又能繼君平之志。爲奇士婦。又爲奇士母。卽不通

於官。若將終身焉。惜乎君平之不及見。故予於孺人之六十。既爲說以觴。又重有感也。

其爲序。每借題行意。其人之品。畧一見之。此文亦然。

凡文題外生情。懼其脫題中着意。厭其膠不離不。卽那得不欽先生。

○壽馬太公序

昔蘇明允從其二子軾轍遊京師。翰林學士歐陽永叔得其書二十二篇。上之朝廷。明允得以布衣召試。官文安簿。不之官。食其俸。命纂修禮書。明允文章遂有名于世。其後軾成進士。出永叔之門。天下知永叔之能識子瞻。而不知其識明允。乃在子瞻之先。不知其父視其子。此世俗之言。非曠心具眼者之言也。子乙卯。以使職承乏出典黔試。中式者。今南民部馬冲然最少。甫弱冠耳。撤關之後。冲然尊公刺史玉臺。先

生投刺入見。其人倬敏長者。厚德人也。尋身送冲然計偕。又與予見於京師。是歲魁南宮。恐其少不任吏。與俱歸。讀書講求身世之事。以老其才。乃冲然實任吏也。已未入對。成進士。授今官。而予亦以畸嶇暮途。遲回後旅。浮沈南祠。郎與冲然鴈行曹署。冲然之爲民部而司儲也。精警與吾友董崇相稱。爲雙絕。而欣適過之人。以爲有家譜云。持籌會計之暇。日從予論文。予文之比於冲然也。所謂生天在前。成佛在後者。然今世或知有予文。而鮮知冲然者。雖其沈晦靜篤。

耻以文名於世。亦予言輕望薄之所致也。夫以冲然之於予如此。予猶不能使其遠有名于世。況其父乎。冲然每爲予言。公作吏持身。居鄉之實。如史所傳。循吏獨行。何以過焉。雖冲然不出予門。予猶當知海內有馬先生其人者。豈必因冲然而後識其父哉。公之從其子於京師也。公已宦成。而予方爲散吏。非惟予不能重公。公亦何取重於予。永叔能名人之父。於未識其子之先。而予不能名人之父。於既識其子之後。雖公父子沈晦靜篤。不欲遽有名於世。然言有輕重。鍾伯敬全集卷三 二十三

望有厚薄。度量相越遠矣。何足怪焉。今年冲然以覃恩晉公秩。公以時方多事。陪都根本。儲胥爲軍國司命。止冲然勿休沐歸省。冲然乞予詩侑觴。予遂應之以文。予力不能名公庶藉公以名吾文而已。立議自能脫于尋常。不入祝文蹊徑。

自守其貞初
何素報

○○尹母曾太君序

尹母曾太君者。尹子長母也。子長孝廉。而太君爲之母。爲子長之母。壽贈以言者。勢不能不以其爲子長母。而余謂能重太君。使其名益立者。子長也。太母實無以爲也。子長之爲孝廉。而太君之爲子長母。天也。太君豈自知必爲今日子長母。而後爲太君。今日者。哉。子長先子魁然丈夫。甫弱冠而齋志長。畢。髡彼兩髦。實置此兩老人及三尺孤。以畀一日未亡人。太君於其時年二十有一耳。以一日未亡人提三尺孤。以

鍾伯敬全集卷三

二十四

卒。事兩老人。闕左族右刀俎魚肉。匪他之志。至不諒於天。只益至今日垂四十年。子長以文章起家。稱孝廉。而太君稍得爲太君矣。然余以爲能重太君者。子長也。而太君實無以爲也。以子長先子齋志長。畢。不於其身於其子也。則欲子長有今日。以闕左族右之刀俎魚肉也。則欲子長有今日。私願太君有之。然卒有今日。如太君願者。天也。太君自爲計。豈自知必爲今日子長母。而後爲太君。今日者。哉。古之忠臣孝子。烈士貞婦。志誠不在報萬分之一。或不能忘情於名。

太君爲今日子長母庶幾得報以名然更四十年而後得爲今日四十年中有一日不迴旋於井上之石巢下之卵蓼中之蟲者乎一日猶難況四十年更四十年井上之石巢下之卵蓼中之蟲而以爲名吾有以知太君有不爲也子長雅不欲以名事其母雲杜太史許爲太君立傳子長姑爲異謝曰以不肖孤幸浪一第願以異日夫子長豈以一第爲子長而太君豈以子長一第爲子長母者抑聞之苦心孤志不求聞於世者不勝之心也關微挾幽予人以名者不朽

鍾伯敬全集

卷三

二十九

之言也令太君不爲子長母余輩能墨不成一言使後世知有太君乎然世之能爲太君者時有一二以無子長爲之子而世不必知知之不必爲言儻余所謂爲子長之母壽贈以言者勢不能不以爲子長母者乎此自子長能重太君而太君不必子長母也

茹荼飲藥四十年豈必以孝廉子顯哉能必以孝

廉子酌哉能出其深心貞志矣

鴻鵠龍矯水繞山迴

青

○方母八十序

吾友方孟旋古闇然君子也孟旋之成進士爲職方也最晚而其母太君健在今年八十矣無所取於當世之立言者而惟惺言之務求得夫惺之爲孟旋母有言者固不敢言其所不知者也闇然君子之母不易知也久矣孟旋之言曰吾母無懷葛天氏之民也欲一言以名吾母之德若醉玄醴而飲太羹一名言之而莫克舉也由此觀之豈惟惺不知雖孟旋亦不得而知之矣吁此孟旋之深知其母者也至情莫苦

鍾伯敬全集

卷三

二十六

親之於子古稱知我者不在焉親固有之子亦宜然百卉之生於山也豈可謂山非母而百卉之非子哉山之德百卉不必知者所託於山者暫而所以自畢其生者速生於山而不知夫山者未嘗有求知夫山之道也以時計者朝不及夕以日計者昨不及今以月計者朔不及晦以季計者寒不及暑雖欲知之烏得而知之而獨不觀之松栢乎松栢生於山與百卉同松栢不敢自謂知夫山而特神務與山終始寧質無榮寧苦勿甘寧拙勿巧寧遲勿速不屑屑然以時

日歲月計。則其所以求知夫山之道。與百卉異也。然山之於松栢也。不以百卉之榮。責其質。不以百卉之甘。責其苦。不以百卉之巧。速責其拙。且遲故松栢得全其精神。以與山終始。是松栢所以能盡其求知之道於山者。山實爲之也。以孟旋之才。與太君有孟旋之才。爲之于其理數。宜可以早達。以應乎世之尊顯其親者。孟旋之成進士。爲職方也。獨晚。若不肯聽乎理數之常。以自信其志者。其所謂志者。何也。孟旋嘗與人書曰。使應祥非老而坎珂。歷天下境。變以汰。鍾伯敬全集卷三 二十七

求知夫母之道矣。而終不敢自以爲知。爲孟旋母者。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道。又若之何。惺固知今之八十不足爲太君壽也。

惺然二字領起。中能曲寫之。

悲慨中仍復
別見

右邊

○○○仲弟婦王氏五十序
夫國威損而貞臣著國之恤也。哲夫歿而貞婦顯家
之替也。凡為人臣為人婦者。不得已而後以貞名者
也。豈忍以國恤家替。自成一身之貞哉。雖然。心有
所不得已。而事有所必不可無。何以明之。威已損矣。
夫已歿矣。無可奈何矣。而托於貞臣貞婦。以留兩間
之元氣。而撐千古之大常。是亦最後所攸賴之着。然
而不可必得也。處無可奈何之時。而冀望於不可必
得之數。幸而得之。是其輕重。又豈止關於一身而已。
鍾伯敬全集 卷三 二十九

哉。子家世地寒。獨讀書樂善不倦。祖父兄弟事在家
傳。中子兄弟五人。長卽慳。次慳。次恠。次快。中間
三人皆早夭。慳尤甚。年僅二十歲。婦卽王氏。孀居二
十八年矣。婦二十八歲。婦歐陽氏。孀居亦十六年。恠
三十九歲。婦王氏。妾董氏。相繼沒。仲弟婦王。今年五
十矣。婦京山名族。爲子姑夫王中丞姪。中丞愛弟慈
以其兄之子妻之。早譽驟貴。猶擬之耳。卽不然。而推
布白首。舉家相莊。作尋常百姓夫婦。豈獨遠於人
情。而恐有今日以貞婦之名顯哉。然可論於弟在之

照應生情

不難將處正
若所之辨

時也。弟負剛腸奇骨。卓然爲世男子。齋志以沒。爲弟
之親者。曰兒已矣。有婦在奈何。爲兄若弟者。曰弟已
矣。有婦在奈何。爲親若友者。曰吾友已矣。有婦在奈
何。是雖未發諸口。而言外意中。深念隱痛。汨汨然有
不可言者矣。婦時年二十三歲。擁四月孤。卽擬散髮
至老。形影相弔。食貧茹戚。二十八年如一日。而又不
忍爲奇哀顯痛。使有聞於親友。以傷父母兄弟之心。
然爲親者。乃曰兒有婦矣。兄弟曰弟有婦矣。親與友
曰吾友有婦矣。夫女衆善。皆自從夫一端而生。貞名
鍾伯敬全集 卷三 三十

一立而解親之憂。釋兄弟之念。豁親友之恠。惜於是
乎。在孝友姻睦一行。而衆善備焉。此之謂也。婦雖不
願有今日。其在於今。此一事亦何可少哉。今年天啓
甲子冬十一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歲。昔舜年百歲。終
身慕父母。然大孝之論。至五十已定。慳雖不忍沒婦
之貞。然至今日而始有言者。蓋其慎也。今四月孤。昭
夏已二十八歲。能養其母。娶婦有孫。兒亦六歲。鼓篋
就學。繞膝含飴。以爲貞婦之名。鄉有輿頌。國有旌典。
婦雖不欲有貞之名。亦不可得。不知婦原不見有水

藥茶蓼之苦亦不見有梨栗蘭玉之樂不見有燈窓
帷帳之戚故亦不見有絲綸坊表之榮且梨栗蘭玉
絲綸坊表之日又安有一息非水葉茶蓼燈窓帷帳
之日哉予因記婦之族兄王幼秀茂才談其世父光
祿公時育爲侍御時首犯權相分宜之鋒以死曰吾
家科目蟬聯然在鍾門一女子可與侍御對知言哉
請以是言爲五十之祝婦孀後十三年而有悌婦歐
陽氏之事今亦年四十歲

高規之論中致悲楚之思正如新亭飲泣猶帶文

鍾伯敬全集

卷三

三十一

夫氣在

間架甚高思路甚幽

是與體真正

所云進退無
據

殷然隱憂

力量發學

送王永啓督學山東序

言有聽之甚美循而行之可以無過綜其實無裨於
事者不可勝計如近日取士所稱正文體之說是其
一也夫取士之文使士子代語孟六經而爲言者也
蓋必平日博於讀書深於觀理厚於養氣發而爲文
各有以見其才之所不相借情之所不容已神之所
不可強志之所不能奪者而後可以言體已乃隨其
純疵離合偏全之數而損益焉斯之謂正非一日之
積也段善本琵琶三年不彈忘其本領乃可更學士

鍾伯敬全集

卷三

三十二

與校士者日從事於文而不知文何以爲體至三年
校士之期士抱牘集主者之門而後奉例陳款令其
一日之間從我所約以爲正故步既失而前途復無
所泊乃姑爲苟且僥倖之文以塞上之求而上亦漫
然收之以爲文如是是亦正而吾與士可幸無罪矣
夫使上下相蒙以苟且僥倖之文爲正而但求免於
罪則其害且自文體而移之士習人心矣是豈可不
深念哉鍾子曰此非三年校士者事而督學之事也
夫督學之視士猶母之於女而三年則女子于歸之

日也。其德容工貌之不素閒。而取必於往送之一日。敬戒無違之數語。斯其求之不已。奢而持之不已。急于夫士之在齊魯。猶女之在燕趙也。今永啓爲之母矣。吾願永啓之所求乎文者。始勿言其正與不正。而先論其體體者。何讀書觀理。養氣得其才情神志。所在而已。此不求正而自正之道也。今主者不深思實求。至期而徒以正文體之說。畢三年之事。至有戒閣中校文。勿持憐才之念。勿必求積學之士而收之。是預以正文體之說。錮天下有才有學之士。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原其意。不過求其言之可聽行之可以無過者。務從事焉而已。永啓起家文學。爲南曹武選郎五年。精潔孤立。行一意。一旅之卒。一成之田。必夜以繼日。仰而思之。務求其本末。爲國家得經久實用而後已。況今爲士師率文學其所起家。而但於其言之可聽行之可幸無過者。務從事焉。吾有以知永啓之不必出於此也。

文體之正。原非循以收卑薄粗淺之士。而鋤奇崛古奧之人。然苟且應功令者。能無此失歟。體固不

可以一端竟也。

因方爲珪。就圓成璧。因體而正之初。非盡一。安可望於執一之主司。衡文之訣。恐無以易此。

○ ○ ○ 贈唐宜之署穎上縣事序

吾友吳興唐宜之。東南名士也。其人秀、麗、明、悟、靜、而、近、道。予已酉遊南都。宜之年二十有餘。所著舉子業。諸士已奉爲天人師。非宜之所作所選。不輕以挂目。上口。精苦奉佛。勤修六度。尤深入淨土一門。予時與一時同志。要宜之爲冶城社。社中先後成進士。舉於鄉者。強半私計宜之。非巍科應仕中人。則往生極樂。超三界者也。久之。宜之歷試不第。以明經聘修成均志。志成。謁選得鳳陽府別駕。予聞而心憫焉。慨惜之。

鍾伯敬全集

卷三

三十五

以宜之之才之器。齒猶未也。僥首爲郡作。安然自處於進士孝廉之後。今年宜之貽我書曰。吾向信淨土。未微。以爲進士孝廉。似人生所不可無。今信徹矣。乃知可以不必有。而一郡倅無不可身往者。始愧予惜宜之者。甚淺。而所以自待者。甚薄也。予深喜宜之學道有得。世出世間。誠有以自處。非苟而已也。戲語宜之。想孔子爲委吏。乘田。柳下惠不卑小官。任運聽時。有之胸中。未必有此一段安立處。分然私計宜之以淨土爲安立處。分似宜一官爲淨。沉游戲。則其胸中。

印佛菩提心

鍾伯敬全集

卷三

三十六

疑有一聊復爾爾之念。而不必精力於其官之職也。夫天下事。雖不可取著然。胸中先有一聊復爾爾之念。則世出世間。安往而可哉。而宜之正不然。宜之就官以後。曾寄我文數十首。中多談中都作史之事。其文清歷幽曠。猶似其爲人。而其意一出於篤摯精懇。區區爲民請命。吐心飲泣。必期於有濟而後已。而予門人黃孝廉署穎上教職者。受宜之知最深。而其知宜之亦甚悉。爲穎之人士請於予。爲文紀之。大要謂公下車。禱雨。澇如神。皆以血誠。兩獲奇應。修復舊令。屠公所築潰堤。待士教養有法。溫厲兼濟。治河通塞。具有方略。理鈔務。利商裕國。而其大者在穎之積微。以通賦繁及無辜。父終子及。李代桃殢。民老於獄。田荒於野。而適日益積。繫日益堅。且濫公請於上。惟微及當年。而其舊通。徐俟其歸耕而償之。又捐俸代補民始有生。載穎上民隱一書甚詳。而予交宜之久。亦先聞其略矣。予謂宜之之致此有本也。宜之學道人。於題科應仕。以慧斷之。爾乃於吏事民隱。以慈航接之。其願力功行所及。不可不謂往生回向之一助而。

宜之無所欣厭於其間也。若謂宜之先有淨土二字。於胸中而後不快快於此官或勉力於官而取償於淨土。無論取著害道。即其居官治民豈能虛心細意。輕安宛至如此哉。昔人戲其友曰。我圖一官不得。而子欲圖作佛。不亦奢乎。宜之於作佛不敢以爲難。而其作一官不敢以爲易。所謂是法平等。微見於署類之一事。而人未易窺其際也。

苟有實心爲國爲一事。自可收一事之效。一邑亦可造一邑之福。不必高爵大位以行其志也。必待

鍾伯敬全集

卷三

三十七

高爵大位豈不負了現前民與事。此是仁心。卽是佛心。

此始終于地
有始官始終
于官無妄

分明

○○方彥章遂安三年考滿序

古治道貴久任。三年而後報政。政成也。成者總始終言之。計官於其地者之始終。不獨計其官之始終也。地有專官。官有專任。專而後能爲久。能爲久而後責其成。孔子曰。三年有成。由之爲千乘也。求之爲六七十五六十也。皆曰比及三年。則由之三年。蓋三年於千乘求之三年。亦三年於六七十五六十也。若夫三年之內。一人之身。俄而六七十。五六十年。俄而千乘。積其歲月以爲三年。官不一。地有三年之名。地不一。官

鍾伯敬全集

卷三

三十八

民之有共官者。無三年之實。是豈古之所謂三年者哉。如是而報政。是宦成非政成耳。新安方彥章先生高才奇趣人也。予嘗從其姻友程仲秩所讀其詩。而異之。成進士。謁選得浙之遂安令。三年報政。仲秩屬予爲文紀其事。予未悉君所以令遂安者。獨計遂安窘而疲。凡以進士起家者。多不官其地。卽偶然官其地。嘗亟亟然思有以去之。君令遂安三年矣。三年報政。皆報其政之在遂安者。予因是以知君之令遂安。非苟而已也。奚以明之。凡吾所以治吾民者。情耳。今

稱令曰父母百姓曰赤子。斯豈徒截然上下之分而已。父母於子出入顧復。恐斯須去其懷。吾官於其地。席未煖而去之。無論幽滯未達。科條未究。周澤未治。卽身在於是。而其中先有亟亟然思以去之之一念。亂其方寸。曾未布令陳教。而施爲次第。求其暇且整也難矣。更調守令。漢亦間行之。然其權猶在上。今不盡出於上。而半出於已。君治遂安。未幾各實施於上。下當事者有牛刀割雞之情。思有以易之。遂安士民如失父母。攀留之切。辭淚俱下。君亦竟留。予以爲非。

鍾伯敬全集

卷三

三十九

遂安士民真能爲雷。而君之真不忍於去也。此不忍於去者。所謂父母之心也。情也。子之生也。未三年。其肯免於懷乎。讀君之詩。蓋高才奇趣。曠朗人也。非惟不薄爲邑令。且不敢薄於邑之小者。生聚教訓。皆有本末。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三年如一日。正從此不忍去之一念出耳。今日爲令一邑之事也。他日入而司銓。掌憲出而建牙持斧。有課吏之責。天下事也使課吏之人出於身親爲令者。所謂專以求久。久以責成。豈外一邑而得之哉。亦先輩有言。循吏易作。詩豈可。

假人乎。此殆詩人套語耳。世有真詩。自有真循吏。元道州吏治。予嘗以爲從情出。於其詩知之。今讀君之詩。知君之所以達於政矣。夫能爲詩而不能爲吏者。其詩決不生於情也。

以高第令小邑。非不安。卽易視。能安意爲之。未有不治者也。

大意只說他三年之間。習于遂安而不忍去。有不忍之心。便有不忍之政。其政便可知。其政之成亦可知。巧于言政者。

鍾伯敬全集

卷三

四十

送晏祠部歸壽二親序

官於南曹如家食也。而禮曹爲甚。然亦有時思爲休沐計者。其亦曰官而如其家者之快。不若家食而官者之尤快也。不佞待罪南司。農視篆禮曹祠部郎。晏子適有休沐之請。不佞有難色。謂國家多事。近奉明旨。嚴告諸卿貳。各率其屬守官。勿輕離其局。子之蒞政也。新其後。諸晏子以情告曰。某之歸。謂父母七旬父又過二。而某獨子也。烏可以勿歸。不佞矍然。乃知晏子之歸。非泛然謂家食而官者之尤快。而思以

鍾伯敬全集

卷三

四十一

遂其私者也。乃如晏君所請。居無何。晏子將西歸。行有日矣。不佞亦以承乏移北。大司農乃謝禮曹事。晏君之同官羅子袁子鍾子及其同鄉同籍輩。合詞而乞予言。歸爲其兩尊人觴。不佞謂知晏子者莫如三子。知晏子之親者。宜莫如三子。子請徵言於三子者。而不佞擇焉。晏子以其言告三子。三子者將何所言。首羅子。羅子曰。大冠聞之古之君子女士。能使人之必知。不待其子之賢且貴。而後有聞於世也。何以言之。伯鸞孟光不問有子。王霸與其妻有子。而黃頭歷

此言於配德
首五

歸重學子

鍾伯敬全集

卷三

四十二

齒而皆以獨行特著。封公幼而岐嶷。長而彬彬文行。其配實佐之。當其見賞於從兄都諫公。與侍御敖公也。斯時豈遂有晏子今日哉。亦翁與其配之能爲可知耳。次袁子。袁子曰。中道聞之古之人。亦有使人不能知。或因其子而有聞於世者。桓沖過劉驥之。因訪其父。始知有是父也。元禮交文舉而拜其母。始知其有是母也。翁與其配德可達於圖史。而各不出於里閭。積學篤行。食報不與其身。於其子非晏子爲之幾不知有翁。矧知有翁之配哉。次鍾子。鍾子曰。惺聞之古之人。業有聞於世矣。又能成其子。使有聞於世。何以言之。嚴延年之母。視其子。慮囚平反之多少。以爲喜愠。顏延之於其子也。不樂其作熱官。晏子成進士。爲甫中司李。翁與其配。屬以治獄。哀矜勿喜。食其冰。藥如三公之養。以晏子爲吏。卓異如此。彼今之顯擢據要津者。視晏子何如哉。乃晏子落落南曹。翁與其配。非惟不少快。快而反以爲善地。晏子與于同署。相視莫逆。各不必言其故。晏子之始得放意爲廉平吏。而今之忻然於冷局也。豈非以養其親之志哉。向使

其親本無此志。晏子又烏從而養之？晏子以其語復於不佞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不佞拜手。颺言曰：羅子與鍾子之言，所謂善則歸親。晏子之欲自爲言，而不能言者，宜如是。袁子之言，所謂不知其親視其子人之爲晏子言者，宜如是。物備矣，不能贊一詞矣。書與晏子歸，歸爲二尊人觴。觴已及期而之官。官於南曹，如家食，然無寧使人謂官而家食是亦二尊人之志也。

立格頗超，收結亦老。

鍾伯敬全集

卷三

四十三

雜錄

贈唐仲言序

吾鄉楊修齡侍御嘗告我曰：華亭有唐汝詢，字仲言者，五歲而謫，今五十餘矣。自五歲後至今，聞人誦輒記，記又能解，又能以其所記且解者自出而爲詩文。又注古之爲詩文者，各不下數十萬言。計五歲以後所記且解者，皆人之口所授於其耳，其耳所授於其心者，皆其心所授於其口，其口所授於人之耳與手者，皆其積也。其類既多，其體既備，其立意又皆以該且核爲主。既以剖析疑義，欣賞奇文，至字之音如東冬、清青之屬，問其形不識如故，予聞而異之。居二年，予過白門，適晤其人。質之修齡先生所言，皆是。後仲言歸華亭，數月復晤予。誦予集，俞園詩、霜後芙蓉，猶有露冬前楊柳，皆爲烟之句。予悽然爲誦其全什，察其審聽哀問之狀，爲憫默心酸久之。何者？凡仲言所爲終其身寄於所不可必者也。數十年中，以其心聽命於其耳，以其耳聽命於人之口，人之口一不至於其耳，則耳無聽，因而其耳不至於其心，則其心不靈。人

鍾伯敬全集

卷三

四十四

之喜人詩文而自爲誦者爲已也。轉以誦於人者爲人也。人之爲已而自爲誦者難矣。矧爲人誦乎。故曰仲言終其身寄於所不可必者也。寄於所不可必其勢宜不能多且久。然能使人之爲仲言誦多且久於其自爲誦數十年中如一日。如一人者。仲言之誠所爲也。夫其審聽而哀問者誠也。吁爲仲言者亦極難矣。凡得之難則守之堅。得之難守之堅則其口耳出人之際雖欲加擇焉而非惟不暇且不敢欲加擇焉而有所不暇且不敢。故能積是仲言所以該且核之。

鍾伯敬全集

卷三

四十五

故也。

傳著者之神。

奇人奇事。竟能挾之以奇想。摹之以奇言。

送錢先生歸婁東序

今之治病皆如錢

○○○送錢先生歸婁東序

夫身吾之身也。一病以後則醫者得而有之一病以後不使其身爲醫所有則醫之心手有所不能盡用於病者亦非所以有其身之道也。雖然吾有身而使醫有之。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哉。亦曰視所爲醫者其人何如而已。夫醫病者之司命也不誠則雖付之以身而彼有所不敢有誠矣而不巧則不能以其身還之病者而終使自有之誠與巧合則其術之工拙有所不得與吾所謂視其人者是也。予今年感疾經

鍾伯敬全集 卷三 四十六

秋涉冬自以爲無生矣。自以爲無生而又更數醫計此身總非我所得有不若姑付之醫而醫實莫敢有也。莫敢有而又受吾所付付者與受付者非必其能愈吾病也。然而不忍謝去之者以爲猶不至有所害苟爲無害而已。庶幾留此病以待夫誠與巧者不至其不至則命也。無何尹觀察子求先生謝其蘇松兵備歸蜀錢先生送至白門錢先生者以醫名東南家於婁東予去年遊吳曾飲於其家觀其歌舞與定交而贈之以詩不意今之至於斯至於斯而值予病也。

如是爲其付

是可以託人

鍾伯敬全集卷三

四十七

相見悲喜歔歔泣數行下。已問予病及病而更醫狀。曰子不忍謝去數醫一念乃子所以生而吾所以不約而至者也。子於前數醫者猶不忍謝去以待其人之至而況其人有進於是者乎。予雖不解醫而私計誠且巧者錢先生其人也。得其人而付之以身使得而有之。夫然後起居之蚤暮聽焉言動之喧寂聽焉食飲之宜約聽焉藥物之耗息聽焉試之至奇不驚投之至恒不厭而君之視予病也朝夕診切君不自有其欣感以予息之平陂爲欣感予不自有其凶吉。

以君顏之悲愉爲凶吉精神往來合爲一身中心達於面目意氣通乎神明誠至而巧生醫王所用之藥仍是衆工所用而神存心手變化出焉蓋君性豪逸住白門歌舞隨身賓朋盈坐即貴賤造請戶外之屢恒滿而其意以予病之作止爲其去住之候凡兩月而後有瘳猶記君教予省思慮以筆研爲戒而今急急乎欲得予一文以歸妻門蓋以予操筆之日爲君停手之日也所謂能以病者所付之身還之病者則君周旋白門兩月之志也昔黃魯直得良藥以飲病

此作請生
出許多事

者或曰惜子所活皆庸人耳曾直曰有不庸者領一簡來予愧以庸人試君良藥自今以往所有之身君則還之庶幾夙夜臨淵集木不自屑越以求不爲庸人是則予之所以報君者而已。

心如九曲珠玲瓏快朗。

病者望治之心醫者誠巧兼盡之心無不發之曲至。

鍾伯敬全集卷三

四十八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四

碑

重修華嚴閣碑

范公德政碑

記

中巖記

修覺山記

浣花溪記

鍾伯敬全集

卷四

遊浮渡山記

岱記

遊武夷山記

關里碑畧記

鄭公理邳德政記

尊聞堂記

梅花墅記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四

錢塘陸雲龍而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叅閱

重修華嚴閣碑

與長安廟之
起

市有白龍寺。殿頗壯。有地藏華嚴二閣者。左右翼之。則已圯。華嚴之處。其右也。甚或欲修之。莫先焉。曰。恐斯地之不必爲寺。有是委衆力於壑也。夫圯而弗之修。則將廢。廢則其象疑不爲寺。疑不爲寺。則將與居民共之。將與居民共之。則將反爲欲之者資。曷可弗

鍾伯敬全集

卷四

之修也。圯而亟修。修而復其舊物。或益焉。其使有目者。確然見斯地之必爲寺。而知其非有則無生其心。是使之終爲寺。有者之道也。修之奚先。其甚者。役成請銘。鍾子銘曰。有寺歸然而兩。其翼如左右手。或廢其一人。將入懷。攫其所有。若或新之。引其臂焉。將衛其首。陞楯森如。過其堂下。莫之敢扭。予宜斯義。告退轉者。俾堅其守。僉曰。善哉。畢有衆力。光復其舊工。之後。先相厥圯者。孰甚。孰否。否特未甚。終亦及之。讀視其右。苟終斯願。將復銘焉。銘則不朽。受事者誰列。

喻奇叔且切

名其陰里人某某

直寫當日之事明與條達其存羊愛禮可作佛門金湯啓後開來更可令施者繼起

鍾伯敬全集 卷四

二

語意極其真
寔出口自性
靈妙

口禪雖久
最可長

不知爲餘部
其言乃公

○○○范公德政碑

徵吏治者必以言然有氓隸之言有文士之言一文士之標詡不若干萬氓隸之言之公也衆文士之倡和不若一氓隸之言之信也雖然此爲夫治行無實而藉文士之言以潤色之也云爾若夫實心實政加於上下達於幽明千萬人與誦之矣一夫心許之矣乃或慮之於心而未能出之於口出之於口而未能傳之於世用文士之筆舌代吏民之心口此從來史家循吏之所爲傳也豈可廢哉而余非其人也銓部

鍾伯敬全集 卷四

三

有范質公者曾爲東昌司李余友王永啓督學山東曾爲余言其人清真簡遠有名士之風而不廢吏事余心儀之久矣公且入爲銓部疏理人才維持世運天下人誦公之爲名銓部不暇知公茲仕之一郡與南李之一官而東昌吏民親被周澤優渥霑足若東方之戀袞衣南國之思甘棠又不必知公之爲名銓部所知者公在東昌一郡司理一官之政而已充郡丞楚人周君者公舊屬吏也姑順吏民之意取公宦跡之在一官名實之在一郡者垂之樂石而屬余紀

鍾伯敬全集 卷四

四

之其言曰公之爲名銓部子所知也乃若東昌爲京輔舟車孔道公之爲司李正早蝗相仍人相食之時也公巧出於誠捷生於靜苦心本於曠懷而多方行以無事事未至而經營則若輩大戶以疏里甲之蠹除馬戶以清郵傳之役事至而修救則若查粥賑以活道殣置膳田以息踐更條捕蝗十議以揀田穉事已而善後則又若年豐穀賤酌爲入穀抵銀之議增其值俟時而平散之諸如小大之獄必以情身處於無欲而墨吏望風去此雖一官之職一郡之事不足

以盡公乃東人所以知公誦公者止此而已雖然立石誦公者東人意也非公意也公無意于東人之誦而似不能不忘情於子之文是以聽其立石而不辭子其爲東人紀之余猶記吾鄉人蔡君作臨清守時移書於余大索余集云其意出范公其言與今周君之言合夫周君欲以余文代吏民之心口而公反借吏民之心口以博余文身操天下鑑衡少年隆貴而區區然屑屑然欲得疏賤文士之一言以爲重此其虛漢讀識有大過於今人者此公所以爲天下名銓

部也而惜余非其人也

碑銓部易近于可疑故其中曰所知者司李一官之政知公誦公止此皆深著民之公也以口代心令世知文人之重

鍾伯敬全集 卷四

五

○○○中巖記

去青神西南十五里。江色盡綠。玉中邊皆見。隔岸坐立數山。若架閣者。中巖也。巖下上連延可十數里。許迴流峻壁。冥壑複磴。竹樹蒙籠。大要向背。往復皆與此巖終始。渡江卽水月樓。樓趾蓄江寺冠之。由樓視江。則已頻由寺登樓。乃反降階。階垂窮。與樓湊。階代樓爲梯者。強半揣本齊末。度樓之腰。猶未能至。乎寺趾也。降自樓。出山門。右行。不見江。則摩磴如蟻。數折爲喚魚潭。魚聽掌。出石壁百仞。立而微頻。潭漱其脛。

鍾伯敬全集 卷四

石無完膚。有邵伯溫大書可模。並壁行數武爲羅漢洞。洞低曲。倮而入。如行牛角中。隙處稍右。則爲伏虎巖。巖鑿巖爲十千萬億佛。如恒河沙數。巖半之跨壑爲一小石橋。銜木其壁爲閣。若居人架竹梁上。以承燕巢者。人屈曲行其下。沿緣洞壑。俯仰竹石者數里。曰此走井研富順道也。巖又半爲流杯池。一曰太極池。有屋數楹。屋後爲泉。泉流洞中。石壁四周有黃魯直大小二石刻。壁間宋元刻頗多。每兩石縫接處。往往上下各截其半。中嵌俗筆。亦有居石隙苟完者。出洞

山行恍惚境
如是

極盡中行
妙景

如建嶺山書
居焉

緣磴行。與步數代。去所謂羅漢洞。伏虎巖者。度可四三里。乃復瞻前鏡巖。巖佛衆。須眉歷歷可數。才隔一壑。尋槿可度。疑前此一段途徑可省矣。大抵喚魚潭以徃行。皆並壑。石壁夾之。若岸壑若溪。藤蘿鬱蔽壑中。若荇藻老樹如槎根。若石猿鳥往來若遊魚。特無水耳。諸峯映帶時讓。時爭。時違。時應。時拒。時迎。哀短避就。佳形匠心橫豎參錯。各有妙理。不可思議。又行里許。磴路拾級。乃睹古中巖題額。去三石笋不遠。所謂諾詎那尊者。引牛頭僧持鎗扣石笋。笋開得低頭佛。

鍾伯敬全集 卷四

盜珠是也。鍾子曰。自中巖至尊者巖。從下視上。頂踵腹背。其石脉皆當爲笋。隙且平處。則置屋。仄則鑿壑。斷則爲橋。處危臨深。則設石欄。欄則復見江。從江中望巖上。僧舍佛剎。雖一居之內。前軒後寢。纍纍綴高壁上下。疊而不覺。其前後通也。登巖行屋中。皆磴道。乃稍得其要領。趾後竟。卽摩前頂。石笋中分處。如一門。尊者像處。其中右旋復爲佛殿。殿傍一笋屹如浮屠。與中分者而三。實一笋也。人直指其巋然三峯者。爲石笋耳。笋上宋元刻亦多。俗書尖石者亦復倍

之萬曆辛亥十月二十一日。曉霽。與弟恬及艾子登於中巖焉。禮諾詎那尊者畢。說偈。偈曰。偶爾喪珠復返急時扣鑰相求。未免勞勞多事。世尊不合低頭。又曰。未必永珠真失。總緣巖石當開。自供羅漢游戲。不管山僧往來。說偈訖返。

能出巖壑之景色矣。而徑行頻望之景色亦盡出。記中摹寫景色。岩壑樓閣。多有十日一山。五日一水。所不能如此工細者。

登臺出奇
憑高下視光
景宛然

修覺山記

辛亥十月十有九日。早發新津。叔弟恬不知隔江者為何許山也。與童騎疾驅過之。予與艾子後坐舟中。指江干削壁千仞。竹樹榛榛。山沒晴嵐。雪浪外者異焉。問之則修覺山子美遊修覺寺詩曰。野寺江天豁。山屏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禪枝宿衆鳥。飄泊暮歸愁。後遊詩曰。寺憶昔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野潤烟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爲減。舍此欲何之。及

唐明皇幸蜀。大書修覺山三大字。嵌石壁。今猶存者。卽其處也。決策登焉。所從徑哀山石之複者。爲磴亂整。枉直各肖其理。登者屢憩。憩處每平。平處每當竹樹隙隙處。必從其下。左方見江。江錯磧渚。或圓或半。或逝或返。去留心目間。土人縛竹爲亂。若童子置葉。盎中以度。蟻設身處地。頗危之。從上視下。輕且駛。甚適也。度磴去頂可四五之一。行住坐立。更端者數矣。其傍乃有石級齒齒。蜿蜒壁間者。往修覺寺道也。日始合。是尋中徑數折。上有亭翼然。祠杜工部李供奉。

蘇端明方正學方有石刻詩可讀。平後數武爲寶華寺。禮佛畢反自亭出山門左行竹樹純致夾砌數步即修覺寺。寺前雙井一井置一茶唐物也。明皇書嵌佛殿左側巖壁上。字方廣二二八一字各專一石飛翥沈著且甚完好。予入蜀所見唐碑獨此耳。出寺無所見。欲返寺僧指石隙一小徑才容足出此徑乃有平田六陸復綠磴數折上。轟然頰江者曰雪峯兩寺乃在其下。始悟所云磴去頂四五之一者。第可指修覺耳。非此峯也。左眺稠稷山如旅行而憩居其傍下鍾伯敬全集卷四

憑欄視江則已正無所不見。不若初所見江之從其下左方也。然從下上修覺去江趨遠從修覺上雪峯視江乃反近。舟中所指江干削壁者即今着腳處也。降自雪峯復達井塔下。屈曲一二里許不復見所由寶華寺徑矣。乃忽得所謂石級齒齒壁間往修覺寺道者。則今還道也。與初所從徑合。徑窮登輿是日抵彭山宿記授弟恬似無奇可紀。第從步武間著其婉折耳。寫頰望之狀最爲得之。

○浣花谿記

出成都南門左爲萬里橋。西折纖秀長曲。所見如連環如玦如帶如規如鉤。色如鑑如琅玕如綠沈瓜窈然深碧。濛迴城下者皆浣花谿委也。然必至草堂而後浣花有專名。則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行三四里爲青羊宮。谿時遠時近。竹柏蒼然隔岸陰森者盡谿平望如薺水木清華。神膚洞達。自宮以西流匯而橋者三相。距各不半里。昇夫云通灌縣。或所云江從灌口來是也。人家住谿左則谿蔽不時見。稍斷則復見。

鍾伯敬全集卷四

谿如是者數處。縛柴編竹頗有次第。橋盡一亭樹道左。署曰綠江路過此則武侯祠。祠前跨谿爲板橋。一覆以水檻。乃觀浣花谿題勝。過橋一小洲橫斜。挿水間如梭谿周之。非橋不通。置亭其上。題曰百花潭水。由此亭還度橋過梵安寺。始爲杜工部祠。像頗清古。不必求肖想。當爾爾石刻像一附以本傳。何仁仲別駕署華陽時所爲也。碑皆不堪讀。鍾子曰杜老二居浣花清遠東屯險奧各不相襲。嚴公不死浣谿可老。患難之於朋友大矣哉。然天遣此翁增夔門一段奇。

耳窮愁奔走猶能擇勝胸中暇整可以應世如孔子
微服主司城貞子時也特萬曆辛亥十月十七日出
城欲雨頃之霽使客遊者多由監司郡邑招飲冠蓋
稠濁磬折喧溢迫暮趨歸是日清晨偶然獨往楚人
鍾惺記

景色小不堪大布置然線溪塊壁自有清幽

鍾伯敬全集

卷四

十二

○○遊浮渡山記

遊浮渡取道大江法當從華嚴寺入躡石龍峯歷會
聖諸巖而反於金谷巖蓋浮渡有二戶焉曰華嚴曰
金谷各據如來峯一面而各相背起華嚴則止金谷
起金谷則止華嚴此其要領也茲遊則吾友廬江令
章章甫道之故從金谷入以甲寅二月十八日同林
古度茂之程胤兆天民道沙溪過羅汶河去山十五
里已見檣山檣山者立浮渡前如舟之有檣也行數
里卽桐城界又數里渡溪村行尋明鏡塘卽金谷巖

鍾伯敬全集

卷四

十三

開側景也仰獅子石傍類如來峯一石落落左右異
我上過九曲巖巖居金谷左深曲數十百丈炬行可
穿金谷大通諸巖地中達金鷄洞而出若牖也出則
可橫至會聖巖左右今塞爲僧厨不可入姑舍之至
金谷巖巖高以軒右類抱龍峯置屋弘整最當山之
豁處縣嶺數道高寒覆人稍左則滴珠巖卽大通巖
也深廣可金谷之半從兩峽數折入其上石罅宛轉
漏天者龍湫洞也泉從罅亂整下注若出噴壺中屢
有石間如螺可周可始其中遶石盤之猗然處處皆

奇潤補山缺

辭知其下皆空。所謂入九曲巖，可穿其地中，出金雞洞者是也。出巖見鎖雲石一片，苔繡水泐，堅而藻也。其右可至垂蛇井，綠蘿菴矣。舍之反金谷，出紫霞關。關石也，弓之至地而門焉。故曰關。可望諸巖，右折下上登莽中，得首楞巖，可望九華及長江。至此者以爲難矣。再折而上，即可登妙高峯。坐金谷頂，探大通巖，水所出舍之，仍由首楞反紫霞關，則不踰關，步其上如石梁，望諸峯焉。自金谷至此，皆不見橋山。元登嶺行廣長可二里餘。如大堤，可與可馬外見柳峯。諸山

鍾伯敬全集

卷四

十四

四周浮渡內則見胡麻溪，俯穿心巖，望金雞洞，圓則壁，上其下即晚翠巖。翠深如晚，而九曲廚煙時從洞出。若源水花片稍折行，深松則遠錄公塔在焉。始見橋山雙塔，映對東折五雲巖。下過伽藍洞，洞左則會聖巖也。即遠錄公與歐文忠說法地。巖背金谷，又當山之谿處。望橋山則益正，兩峯夾焉。稍屋之，綴以兩廡。右有翰墨泉，泉流枕上，以炊以茗。又右則三曲巖，雲錦廊矣。舍之左折爲翠華巖，又左爲陸子巖。巖額即陸子書。陸子者陸宰也。宋宣和間人，字元鈞，與黃

一路只爲山
水面較而不
及遠以爲後
地

奇想

安時輩遊此。易皇甫巖爲今名。事詳金谷題壁。中巖內石曰枕易。泉曰活生。縱橫十餘丈。前有竹一面，朝陽洞在竹外。又左則垂石覆出如廊者數十丈，循廊出龍虎關，關當廊盡處，亦一巖也。三石柱下，上環生如鼎，三足開三門焉。故亦曰關。自會聖至此巖，列如比屋也。左折稍下，即雷公洞矣。舍之躡石龍峯，峯又一大堤也。偃仰如龍，石苔鱗如介。如昂首橋山，天矯欲上。從此下奔中，則往華嚴寺道也。從人請宿華嚴，便僧寂教曰：不可宿華嚴，即明日雨，是置張公海島。

鍾伯敬全集

卷四

十五

以往諸巖洞矣。俱善其言。舍之從石龍下凹中行。寂教者金谷僧，年十二，頭眼不凡。神在山水，茂之從酒掃內得之。故所在與俱。乃達胡麻溪，入阮君洞。壁行磴受趾，才半壁，高百仞，石浪如海。曰海島巖，仄而上得蓮壺洞。會聖隔嶺在壁外，望之如長城。而橋山見會聖前者，始兩峯夾之，而三至此，則側別對一峯爲兩出。憩阮君洞口，尋徑疎竹數十個，如新桐。則張公巖道也。巖亦當山之谿處，出巖下步一石橋，橋跨一澗。澗石其底三桃花，榮如三婦，大抵浮渡無巖不樹。

鍾伯敬全集

卷四

十六

無徑不竹。無石不苔。無澗不花。獨抱龍峯一松。最古耳。過橋稍上。則觀音巖。二巖各有石樓可登。又上一小石洞。廣數尺。洞內石孔如椰子者百餘。每孔刻一巖名。盈浮山之數。曰總巖山之石史也。遂反尋遶雲梯。梯就石為磴。橫柱直甚。有思理磴。盡升巖。即天池。且見之矣。日將夕。舍之步蓮花石。石上紅文如蓮瓣。不知所為。嶺上行里許。隨步鏗然響出。於足知其下處處空也。嶺盡望雲錦廊。可即日已入舍之。由三曲洞反會聖巖。是夜雨。將就枕。念石廊所刻建安雷鍾伯敬全集

經詩佳甚。志未收。相與執燭鈔焉。詩曰。已從浮山來。更覺浮山好。萬壑染秋雲。乾坤怪未了。遊人無古今。天風醉花鳥。我欲煮烟霞。呼童拾瑤草。鈔竟各作一詩。刻於壁。次日雨出。石龍峰側。執蓋觀雷公洞。洞以鯉得名。門垂飛瀑。雨後漲甚。次日雨不止。朝陽洞兩日。目中竟以雨故不克入。仍從舍中道至華嚴寺。望放生池。明日雨止。議歸矣。度雨後龍湫新瀑益盛。乃沿如來峯復登金谷。稍尋九曲。炬行數丈。度至金谷地中矣。塞不前。乃止。入尋巖壁。始從阿羅漢座隙讀

萬壑穿霞出
題林推第春

鍾伯敬全集

卷四

十七

陸子題字。字甚道古。文稱之。完好可揭。志亦未收。出巖仍入大通觀飛瀑。真浮山第一水也。右石則垂虹井。巖覆之。有石一梁。故曰垂虹。又右為綠蘿菴。菴今廢。在兩壁中。反故道。復由紫霞關登妙高峯。峯為浮山絕處。出沒層深。得獅子石。蓋首楞頂也。下視綠蘿菴。又折而下。踏蹬竹石。鈎巾枳履。乃得龍湫洞。探大通水所出去。金谷遠矣。乃出其頂。從洞中呼巖僧取筆。墨上勒景陵鍾惺。閩林古度。新安程胤兆。窮滴珠水源。甲寅二月念二日。雨霽。山朗遠。青苔蔚。三十五

大字於石。反至首楞。徑已夷矣。乃遊人所謂難至者也。遂反金谷。歸鍾子曰。浮渡無非巖也。是以稱浮渡焉。今所遊。以此始。亦以此終。之金谷也。宜以始不以始。宜以終而不以終者。華嚴寺也。自金谷而外。正視側視。無所不見者。橋山也。已至而再至者。又金谷左右諸巖也。紫霞關也。首楞巖也。過其處不至而卒至者。雷公洞也。不期至而至者。妙高峯也。如屋然。已至其中。而又升脊。尋檐。窺其庭室者。又金谷大通也。綠蘿菴也。始未至而卒至。至而有不能至者。九曲也。

幾不至而至焉者。張公諸洞也。可以至且欲至矣。竟不至至而有不詳者。雲錦廊三曲洞也。身爲巖而能積諸巖焉。左右前後可至可思者。會聖也。卒不至而若至者。天池金鷄朝陽晚翠諸處也。巖皆可屋。屋而住。僧者。金谷會聖觀音阮君張公三曲也。詩若文山收之。而人棄之。幾失而僂得者。雷鯉之紀遊。陸子之題名也。

亂處如狂風催花。紛落如雨。而橫斜緩疾。不相混而皆妍。

鍾伯敬全集

卷四

十八

先之紀日

是初遊光景

忽行整正亦似歷年時

○○○ 岱記

登岱者必十八盤以上。而後爲岱也。然世所爲岱者。聚焉。予以萬曆丙辰九月二十九日丁酉。自臨清釋舟。四日至岱。登之。凡二日。爲十月之壬寅癸卯。其自盤以下。落落散處者。今漫然以爲岱之路。然而莫非岱也。予升降其間者。亦二日。爲辛丑甲辰。所與偕來者。歛吳康虞。惟明暨其孫勗。念閔林茂之古度。與惺而四也。先一日庚子。去泰安州二十里者。而望望山之蔽岱右者。以爲岱度。橫至不十里。行二十里而後

鍾伯敬全集

卷四

十九

爲州山登封門爲岱之足。以四人腰輿。背徂徠汶水。並澗上澗。周於左壁。不周於澗者。盡五里。至一天門。意爲岱岱猶未也。又三十里而後爲世所登之岱焉。惘然悟所望之山十里。可至者。傲來也。非岱也。由石經峪至水簾洞。予亦漫然過焉。以爲岱之路而已。俟其反而覆之。然傲來自此以往。時與岱一。時與岱二。人各以其所至所見。一之二之。而又一之。實俊物也。過此則歇馬崖。然未至屋亦誰能馬者。稍上飾其磴。登窮而聞者。以祠玉皇。登之。面徂徠焉。降自閣以嶺。

春俱微雨
人可思

得境復全
一處此加

語

漢文頂上
梁麗此村

各傍見傲來而能曲且遠者曰黃峴降而至此始知
之升者未之詳也從嶺上未至小天門然計其端與
嶺畧相亞乃更數上下復凹其中而平者快活三也
又上乃得小天門秦五大夫松在焉其官而已至朝
陽洞岱過半矣亭於洞上登焉望其上亭者爲觀石
而欄者爲崖梁者爲橋而不敢以爲何觀何崖何橋
也至此反傾松松加於泉石承之鴈次相得坐而臨
聽如不欲上計水所以廉而石經峪之石不能盡有
其經者皆此物也大要自一天門至此直以爲俗之

鍾伯敬全集

卷四

二十

路而不必留即不敢直以爲俗之路待其反而留焉
者皆過而去之餘則留留不必久留而久又若欲待
其反者獨此耳不知十八盤以上之松之泉視此何
若也又上出大小龍峪爲盤之始斗上度可四三里
念與差逸而聽於人且神懼焉與形勞正等勿寧步
而聽於已乃以其身與童與杖并而步前其杖則步
追之步前杖亦追之身所不能得於步則視童與杖
步所不能得於童與杖仍視與與始四人去其半橫
行如蟹已射而代則旋如螺自成思理如是者更端

作語俱奇

不語

乃爲盤之終曰三天門則世所爲俗之始也數上爲
碧霞宮禮元君焉憩於署俯五花崖花不必五而能
花徂徠北面益莊傲來侍焉向能於數十里外蔽
使不見今反頽力不能自蔽然其鱗爪面面皆亦無
以禁之依夕觀日落反景萬光光中陵谷一氣煥爛
之極乃見混沌異哉語具登岱詩玉女池李斯碑皆
並署左右暮不及觀明日由署東上出其後爲東嶽
廟摩崖銘在焉唐天寶十四年御制并書書作漢隸
字專數寸闐然而光雷不欲去而其傍有蘇頌書頌

鍾伯敬全集

卷四

二十一

俗子以四大字奪之悲不欲觀去循玉皇頂岱所止
也念日觀峰去此近待其反而宿焉以候日出至孔
子崖西折並壁下則西天門岱之爲天門者三西天
門者石自門焉真天門也呼茂之題石有風定烟歸
日恬心齊二語門可出壑其下萬筍怒生疊起最外
予自題云立石如扉下視楂枒忽憶白帝城望江中
淫預石時也計其處當在十八盤下可直龍峪趨觀
峰隔之耳釋其峰不登反而登玉皇頂有石焉高廣
不數尺然終以此冠岱稍下則無字碑碑無字作無

字碑詩。從其後俯黃華洞。所謂後石屋者也。松拔、
巖上欲往。計其遠廣。可專一日。遂不住宿焉。風定。觀
月。作宿頂候。日出。詩。夜分童報氣。興於東方。蓋氣也。
以爲日急往。登峰。萬光而碧。其下星不能光。光不能
盡。如夜而猶不失爲星光。趨盛。又以爲日。此而日焉。
是日於夜也。久之有赤而圓。其端從碧中起者。日也。
脫於碧者。半天海所交。木風窘之。反不能圓。赤盡而
白白。斯定。定斯圓。圓斯日矣。則下界日出時也。大要
光下屬碧。落日亦然。而落者。暢出者。觀落之前。萬象

鍾伯敬全集

卷四

二十三

混出之後。萬象分。此其候也。反於暑作觀。日歌。乃觀
李斯碑。得二十九字。世恨其殘。而予猶疑其整。玉女
池。石甃之。肅焉。冲照。稍憇。定黃華洞。計則循所由。至
頂者。得仙人橋。壁不屬者。丈計三石。九鉤連。而橋焉。
橋傍石如砥。坐而望汶洋。居徂徠間者。厥勢殆交茂。
之榜。雙流翼注。四字於石。過舍身崖。視橋加危焉。欄
之其上。暑石有類人爲。讀宋政和間題名。再經日觀。
欲題海日生。殘夜五字於石。不果。至玉皇頂。不入北
折其後。磴棧者數里。黃華路也。皆從上下矣。石壁百

洪

斷

仍松腋之左。左而半上。爲八仙洞。不及登。對而壁者
有若廟。若寢。若垣。若林者焉。數折視之。皆石也。茂之
寄題曰。笋城中。關爲壑。石萬其峰。錯以松。松聚則濤
不以風也。其中烟霏所蕩。層巒聽之。偃仰。率拂不能
自止。飛流自日觀下者。望齊冰雪。大要泉。被於崖。日
被於泉。松被於日。風被於松。仰日觀諸峰。如向坐朝
陽洞時也。度其處。又當爲岱之半。降觀於壑。可直岱
足。如水簾石經何。然亦無所得。徑壑窮。亭之聲光相
亂。水木莫敢任。自亭入。卯壑可屋。屋之屋後爲壑。洞

鍾伯敬全集

卷四

二十三

在壁下。泉出焉。淵而不流。竟日乃出。擇石題之。曰岱
不無松。松至此始濤焉。泉壑映蔚。奇爲幽豁。題訖。反
仍作黃華洞詩。沿徑而半。仰八仙洞。欲登焉。日入矣。
予與康虞中。反以茂之。往得所謂峰如脊者。蜿蜒屬
之。傲來而傲來。從此以之。岱所頂。皆猗中其聲。趾趾
至孔子崖。而徑合。爲予誦之。宿於界。明日登越觀峰。
見西天門。而下至十八盤。得一意。面徂徠矣。悚然。內
省不敢盡。以爲岱之路也。循二龍峪。至朝陽洞。覆所
謂松與泉者。童指其上。亭者曰。日觀石而欄者曰。舍

鍾自敬全集 卷四

二十四

人上梁者曰仙人橋。予聽之始不惑計其處半岱宜與黃華洞諸處直若胸背然向所念十八盤以上之松之泉視此何若者當以黃華洞松泉一之然不可謂十八盤以上物也。過此無不壁者壁闕爲洞折而壁複焉則洞在壁外至黃峴嶺徑益折往往以下所視之徑爲洞所謂曲且遠降而至此始知之者也而所見傲來視登嶺時一之二之又自爲一傲來矣。稍下覆所爲水簾者泉扼於石冬膏之劣得不絕爲聯句題石曰晴雨所覆白雲之上冬愛其原厥流斯養

石穹其中俟時而響岱寔爲之勸登弘獎題畢而下復其徑得石經峪焉石經者鐫漢隸金剛經於石字如斗隨石所之經盡而止石仰負天頂踵於泉泉枕殿之便其腹以受經坐立無所書成而其人著念作者血誠禮之月矣歸而爲頌計四日而卒岱事焉在十八盤以上者專壬寅癸卯二日盤以下升降者首尾於辛丑甲辰而升則分辛丑之夕以禮碧霞觀五花蓋登岱始事降則分甲辰之朝以登越觀蓋登岱終事鍾子曰予舍舟而岱登日觀峰岱止矣能使

鍾自敬全集 卷四

二十五

人意若未至岱者歸循泮汶所注濟水受之意已無仿察其原皆由岱厚其力以達於漕漕告緩急焉負舟之水皆岱所界是身已入舟而岱猶未已也嗚呼岱哉

簡不及漢官儀記雋穎亦少讓于袁中郎然亦時能出其別致

〇〇游武夷山記

入閩自崇安縣南至省會八百餘里周始於山去縣三十里之裴村隔溪望形神矜誦疑不爲山疑不爲山而習者創恒者奇人始作山想欣然思一至者武夷山也山之情候在溪溪九曲山或應武達而無所不相關往往用舟繇一至九終武夷游事而自縣南來者去山十里有水簾洞最勝洞在山之萬年宮左按圖乃與一曲諸峰鈎連異嶺同勢如兩人背立游宜從此始或曰七曲有徑可達此洞則其離合斷屬鍾傳錄全集八卷四

二十六

冷

補出一曲三

玉女入舟皆見舟行稍遠則獅子沒三峯去一爲二又遠則小觀音沒二復爲一然三峯不以出沒爲有無也玉女靜好秀羣屢遷多姿一曲之未至與三四之已過者心目延返皆不能忘情於此雖欲專屬三曲而不能也然二曲用此爲標標二曲者峯不可數小藏爲最四曲者不可數大藏爲最其下有卧龍潭焉標五曲者不可數仙掌大隱屏接笋爲最六曲則天遊觀觀左右之晚對蒼屏三教大小城高巖爲最若六曲之大王幔亭二曲之玉女也予初八日之遊鍾傳錄全集八卷四

二十七

諸曲之中。溪山所會也。翁自有記。接笋峰。為次相綴。書院在峯前。而雲窩在其後。雲窩者。陳少司馬省所營。公長樂人。住山十二年。因崖削勝。居處廬旅。部署歷歷。法趣相生。使後至者。有鳩借鵲巢之思焉。予留詩見志。乃循仙掌峯。曲折緣沿。步夕陽空翠而上。繇石門入。上天遊觀。是夜宿焉。頻接笋峯。地高天近。空水烟霜俱化。為月一光。所往未見其止。始知身在山中。與商子亭中。坐立相對。惟恐其且。且則登一覽臺。臺高於觀。三曲之水。反在其下。可濯可鑑。見大王峯。

鍾伯敬全集

卷四

二十八

復莊甚降復問舟。蓋初九日也。意當從五曲始。不知六七曲邊際已銷。付仙掌筍輿中。舟待於七曲久矣。乃從此入舟。以故六曲之蒼屏上下城。高巖小桃源。俱未遑問。秀標七曲者。為北廊巖。天壺峯八曲。為鼓子三教峯。百花莊九曲。為寒巖。靈峯觀。恬目緩趣。佳處領其要而已。行至九曲。徑夷目曠。有出山之意念。巖壁之散處。溪左右為舟所未至。及舟至而步未及至者。雅不欲以既倦之心目償之。乃回舟。棹聲未減。已過天遊。觀謝康樂空翠難強名之句。望昨夜所

化工妙千日

法應入真疑
夷坦亦因宜
有異

坐立亭子。危仄似非可着足處。仙掌雖一峯。橫據甚廣。龍映可數曲。綠壁甫窮。遂廢五六曲之舟。有以也。將達五曲。步至接笋峯下。欲登而不敢。必陳力進止。繇一小門入。入得一亭可憩。其絕頂有雞胸巖。受趾以外。深不見底。以絙度。而峯本不甚高。依壁為木梯。級不盈尺。凡七十級。而予以病後不能登。有詩云。自悼來偏晚。非關上獨難。謂遊山須及時。與日進而具日減年所為也。一道士手茶果。躡梯下。步甚安。承飲焉。山中人以種茶代耕。茶椎接笋為妙。與而舟舟而

鍾伯敬全集

卷四

二十九

又與返尋六曲之蒼屏峯。城高巖巖。牛廬一僧。僧亦山中所少也。輿而又舟。度溪間。所謂小桃源者。按圖舊有石堂寺。宋天聖間。中夜風雨。陷之所陷之石。倚垂者為洞。墜者為梁。水聲出洞。梁中。憂憂者為洞。凡為石門者。二步得抽進。乃有田園廬舍。桑麻雞犬。不知其為山中也。幽險之極。得坦曠者。反以為異。武夷可居無過此者。入舟過四三曲。玉女大王諸峯。數面成故。反宿萬年宮。遊事可終。念山中宿處。高莫如天遊。深莫如虎嘯。乃拾舟。橫斜行六七里許。問靈巖巖

不甚高。石覆如廊。洞如比屋。堂寢略具。檐牙所交。天光入隙。廣不踰寸。長百之。如線者。一線天也。橫有隙。繇一洞。又穿一洞。既至。寒吹如晚。如秋者。風洞也。望衡對宇。可往可來者。伏羲洞也。日暮矣。返宿虎嘯巖。巖高於靈巖。立而微顛。以覆綴壁之屋。僧居之。屋亦瓦然。終古不知有雨。是夜月甚。烟光如溪。使人欲汎予詩所謂置身星月上。濯魄水烟中者。是也。明日繇二曲入丹。尋止止庵。山中無桃花。大要為茶所奪。唯靈巖以往。及止止庵。稍繁。繁如瓶中物。亦自可念。還鍾伯敬全集卷四 三十

繇舟揖。玉女峯。舟所漸近。大小觀音。獅子峯。復為三里道。傍得一門。如寶。易筍輿而入。坦步二里許。丹霞障。玉柱。火焰二峯。築。豎上。亂煙日。羣峯夾之。徑漸仄。兩壁相拒。如行三峽中。水間開。阨於石。紆直不自繇。者為洞。而不能為溪。然昇者亦眺而頻。濟石益束。厥勢殆交。交則為洞。如小桃源。而大險倍之。洞窮。徑出。復有天日。乃觀水簾洞。石壁壁高而頽。故所覆甚遠。去壁數百武。已覺晴日內餘。飛如雨。久之始知流從

能為出聲之

壁上。來屋挂於壁。欄周之。拾級憑欄。如人執簣。盡往來。絕頂滴瀝。如絲。東西游移。或東西分弱。不能自主。恒聽於風洞。以水得名。峯勢雄整。而水之恩。理反細。聲光微處。最宜靜者。非浮氣人聽。觀所及也。于初不知水簾洞與武夷已隔一溪。相去又十里。何以相隸。既而悟。昇人頻濟處。已還度溪原。未嘗隔也。鍾子往返武夷三日。覺遠望。疑不為山者。身到處。無非山。不知有曲溪。為之溪。不自謂曲之必九。汎溪者為之。水簾洞與武夷一而二。二而一。自縣南來者。宜以此鍾伯敬全集卷四 三十一

為遊事之始。來者甚銳。望九曲。不能待。姑俟其歸。歸則韻者如食。宜飫俗者如倦。欲寢。故竟亦過而不問也。商子道子決計以水簾洞終武夷遊事。為月之初十日。分合起伏。俱有奇色。摹寫人情物態。可云隨至。味之令人意興悠然。固賞之者。亦未多得也。

關里碑畧記

登岱訖。謁關里孔廟。孔林焉。其地不可以山。木言也。其情不可以登覽言也。其事其文不可以圖史詩記言也。然其樹與碑之勝。亦烏能掩哉。樹在廟曰檜。在林曰楷。吾不得而檜之楷之矣。而始以爲檜。以爲楷也。碑皆在廟。有東漢元嘉鍾太尉碑。非元常也。有蔡邕孔君碑。孔君者。宙也。孔子十九世孫。卽融父。有晉子建頌梁鵠書。鵠字孟黃。嘗得罪魏武帝。命書碑自贖。懸書帳中。受禪碑亦鵠筆。今傳爲元常。亦非也。唐鍾伯敬全集卷八。卷四。三十三。

則武德碑。書詔及祝辭數條。不知誰手。有孫師範廟碑。有開元碑。李邕撰文。張庭主書。書亦皆隸。以北海真行之妙。而廟碑定以篆隸爲莊。不敢自用。虛心敬事如此。碑皆弭整。可以善後。而碑側多宋元題名。往往妙出意法之外。而梁鵠碑陰書門生故吏姓名。出鵠一手。篆額皆妙。揭者槩未之及。又有齊乾明元年夫子之碑。額尚存。碑剝盡。纔得數十字。唐大曆新門碑。裴孝智撰文。裴平書。完好可讀。缺一角。跌斷。今用以支門。予強捐之。不一年。無子遺矣。宋元佳手甚多。

可勝慨嘆

有補綴之遇
才人當何如
令人可思

它山川得其一二。可名可壽。而皆爲牆壁下物。計其後治屋壞垣。皆當落劫。念林樹天年。而此獨失職。金石之壽。不如木。物理甚失。其平孔廟孔林。不與岱始而能與岱終。碑與樹有力焉。吾友王永啓將督學齊。魯。因此數物。司命。命所司飾之。乾明大曆二石。吾尤爲告秦庭之急。請勿與言。山水言登覽。言圖史詩記。而一以學政發之。不能不聽聽。而後自由方畧。與前後妙蹟。隨其完缺。而揭之。釐爲數卷。曰關里碑冊。勿漏勿濫。有倫有脊。此盛德事也。

鍾伯敬全集卷八

三十三

讀之可以資博。亦是爲金石志。不朽其盛心也。

鄭公李邕德政記

蓋嘗觀鄭公所以李邕子者。規條方略。議論文章。作而嘆曰。古之大人出而用世。其本末原委。類非拘儒俗吏之所能窺也。何則。所謂大人者。其識其力。其氣其養。其學問其精神。無不與一世相始終。故其於一官也。人所極力圖為。而不足者。常以一節辦之。其於官之一事。人所循例供應。而自以為有餘者。常以全力付之。司李非設官之一。其於刑非官之一事哉。公。鳳。進。士。高。第。筮。仕。為。邕。司。李。夫。進。士。之。出。為。司。李。

鍾伯敬全集

卷四

也。其格與縣令不甚相遠。而以今為屬令以下一佐。一幕賢不肖之分。察而殿最焉。匪直一郡之令。與佐與幕已也。推之各郡。莫不皆然。體貌事權。同於守。守專一郡。司李不盡能然而又及於旁郡。故上與下之所責成於司李者。常倍於守。上而守與監司之所以為察。又上而撫按之所以察守與監司者。咸于司李。平取之。其所以察司李者。又於司李所察者取之。則其為司李之耳目手足者。亦難矣。避遠嫌怨。顧步形迹。調停情面。在下不足以為德。而上以為罪。反是則

八司李之
其此篇

此合處俱不
所據

鍾伯敬全集

卷四

任下之怨而上。不以為功。公以明眼直道出之。而本之以無心。至誠動物。虛舟飄瓦。觸者不怒。耦俱無猜。恩怨平等。吏習民安。化成俗美。見謂公胸中暇整。以一節辦一官。因得以其平日所學及當官所已行與欲行者。條為十議。事理精覈。文辭典雅。或謂公以明刑之餘力及之。不知公之為此。凡以了刑之一事而已。夫刑非細故也。拘儒俗吏。以析楊爰書粉飾之。未見其少古之大人。以德禮教化莊嚴之。未見其贏者也。古者大刑用甲兵。小刑用刀鋸。班孟堅之為刑法志也。參錯以兵家奇正。如合符然。公有以見其合也。是有以與武學嚴清查預修備之議。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書曰。朝教明刑。而買生之言治安也。以為法加已然之後。而禮禁未然之前。公又有以見其合也。是有以立社學之議。及修學之事。抑民富而後教足。食而後足。兵孟子言仁政省刑。薄歛並舉。國家開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蓋今之政與刑分為二。古之政與刑合為一。公又有以見其合也。是有以有黠。之政與刑合為一。公又有以見其合也。是有以有黠。苦杜惡訟。嚴堂印立。比規諸議。凡此革政之紀。救民

之困。政無紕。民無困。而刑不清者。未之有也。故曰。公
手其官之一事。以全力付之者也。古六曹皆有專官。
及其妙。則六官互用。國家自承平後。士恒用平進。雖
有碩德全才。筮仕之始。不能不局以一官。而真負碩
德全才者。雖一官一事。其本末原委。慮無不與一世
始終。予同年楊文儒大中丞之序公十議也。首引韓
魏公之言。當事人才品宜周。入籠入細。方稱經綸妙
手。而謂魏公公輔從作司庫時。已定。予不佞。亦以李
却之事。決公之為公輔矣。公內召。有日。邛人猶以區

鍾伯敬全集

卷四

三十一

區一郡之私欲。志公之德政。于不忘此。何足藉予言。
公諱二陽。河南鄆陵人。萬曆乙未進士。

只就十議上見其蓄心宏遠。所謂力全者。也不必
程其效。而予其心。可云德政矣。

十議悉合于刑思巧。

尊聞堂記

夫名堂者。欲傲人以所不聞。則必取于意義要眇。景
事新妍。字語險晦者。以為佳。吳德聚之名其堂。以尊
聞焉。何居。鍾子曰。吾蓋三復尊聞之義。而知吳子近
思篤行人也。夫吳子。非無聞之患也。業有堂矣。登其
堂。有友朋焉。父事者。若而人。兄事者。若而人。師事者
若而人。肩事者。若而人。是以人聞者也。登其堂。有圖
書焉。取諸經。以析理。取諸史。以徵事。取諸子。以辨學。
取諸集。以敷文。是以言聞者也。登其堂。有器玩焉。若

鍾伯敬全集

卷四

三十一

鼎以志怪。若爵以戒貪。若盤以去垢。若歌器。金人以
持盈。守訥。是以器聞者也。吳子。非無聞之患也。世固
有離索寡陋。蔽其耳目。聞一人之勝乎已。一言之幾
乎道。一物之驚于心。而油然而有所合。惘然有所艾。如
夢之覺。如醒之醒。如亡之歸。其所聞者。人所習聞者。
也。人所習聞而已。制聞焉。則與之彼。習聞者。顧反玩
焉。玩則不尊。不尊不信。不信不行。故吾三復尊聞之
義。而知吳子近思篤行人也。夫尊聞之說。發于曾子。
而董子述之。董子于漢儒最稱純正。然其所作玉杯

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多外家言。董子非不足于與博。
奇聞者。而其告君一依春秋。天人之旨。非六稅之科。
孔子之書。無使並進。對江都。以正誼明道。而絀功利。
正身率下。家居不問產業。抑何斷斷也。若董子者。與。
尊其所聞者也。荷蓑鷺子。與博恢奇。傲人以所不聞。
則何不取于所聞之要妙。新妍險晦者。以名其堂。而。
以名其堂。曰尊聞。夫能傲人以所不聞。而不能行人。
之所習聞者。固非吳子之志也。

段段收節節應。喜其結構之密。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五

論

詩論

鄭莊公

魯莊公

城濮之戰

荀林父

甯喜

鍾伯敬全集

卷五

管仲

公孫黑肱

蘇秦

陳軫張儀

董安于

信陵君

魯仲連

燕太子丹

漢高帝

漢高帝二

漢高帝三

蕭相國

留侯

陸賈

衛青

江充

卜式

平準

鍾伯敬全集

卷五

貨殖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五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系閣

○○詩論

詩活物也。游夏以後。自漢至宋。無不說詩者。不必皆有當于詩。而皆可以說詩。其皆可以說詩者。即在必。必皆有當于詩之中。非說詩者之能如是。而詩之爲物。不能不如是也。何以明之。孔子親刪詩者也。而七十子之徒。親受詩于孔子而學之者也。以至春秋列

鍾伯敬全集卷五

國大夫與孔子刪詩之時。不甚先後。而聞且見之者也。以至韓嬰漢儒之能爲詩者也。且讀孔子及其弟子之所引詩。列國盟會聘享之所賦詩。與韓氏之所傳詩者。其詩其文。其義不有與詩之本事。本文本義。絕不相蒙。而引之賦之傳之者。乎既引之。既賦之。既傳之。又覺與詩之事之文之義。未嘗不合也。其故何也。夫詩取斷章者也。斷之于彼。而無損于此。此無所予而彼取之。說詩者盈天下。達于後世。屢遷數變。而詩不知。而詩固已明矣。而詩固已行矣。然而詩之爲

善易者不言

一箇大意亦欲人無爲詩

引證亦得

正不爲詩

鍾伯敬全集卷五

詩自如也。此詩之所以爲經也。今或謂是漢儒而非朱。是朱而非漢。非漢與朱。而是已說。則是其意以爲詩之指歸。盡于漢與宋。與已說也。豈不隘且固哉。漢儒說詩。據小序。每一詩。必欲指一人一事。實之考亭。儒者虛而慎。寧無其人。無其事。而不敢傳疑。故盡廢上序。不用然考亭所問。指爲一人一事者。又未必信也。考亭注有近滯者。近癡者。近疎者。近累者。近庸者。近迂者。考亭之意。非以爲詩盡于吾之注。即考亭自爲說詩。恐亦不盡于考亭之注也。凡以爲最下者。先分其章句。明其訓詁。若曰有進于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而吾不敢以吾之注。盡天下之爲詩者也。故古之制禮者。從極不肖立想。而賢者聽之。解經者從極愚立想。而明者聽之。今以共立想之處。遂認爲究極之地。可乎。國家立詩于學官。以考亭注爲主。其亦曰有進于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云爾。予家世受詩。暇日取三百篇正文流覽之。意有所得。間拈數語。大抵依考亭所在稍爲之導。其滯醒其癡。補其疎。省其累。與其膚徑其迂。業已刻之吳興。再取披一過。而趣

不日新從前
得乎

以境生情。由日往已。覺有異于前者。友人沈雨若令之敦詩者也。難予曰。過此以往。予能更取而新之乎。予曰。能。夫以予一人。心目而前後已不可強同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何不能新之有。蓋詩之為物。能使人至此。而予亦不自知。乃欲使宋之不異于漢。漢之不異于游夏。游夏之說詩。不異于作詩者。不幾于刻舟而守株乎。故說詩者。散為萬而詩之體自一。執其一而詩之用且萬。噫。此詩之所以為經也。

詩可以興。正以其隨觸而能發耳。豈拘拘泥于一

鍾伯敬全集入卷五

哉斯論大得其旨

我之意未必為古人之意。更有出于古人之意。斯其為善學詩。立意與選詩歸同。

鄭莊公

鄭伯克段于鄆。公羊傳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能殺者。難殺而卒殺之之辭也。然則鄭伯難殺段乎。曰。非也。段不足殺者也。曷言乎不足殺也。段非有大志如晉曲沃武公。一馳馬試劍公子耳。其徒作詩。稱道其射獵飲食之事。亦狎客媚于從史為歡。非如武公之徒。深謀隱衷。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者也。即鄭伯處心積慮。日以殺段為事。非必以其能為曲沃武公而殺之也。不過追恨于姜氏之愛段而惡

鍾伯敬全集入卷五

已欲一有所出之耳。請制請京時。中無段矣。殺

段如龍鳥金魚耳。故曰。段不足殺者。也不足殺而殺之。又若快其能殺者。此公羊之所以甚鄭伯也。居京

都城。過百雉。公欲過之也。命西鄙北鄙貳于已。公欲

貳之也。收貳以為已。邑至于廩延。公欲收之也。不然

何以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曰。無庸將自及。曰。不義不

廩。厚將崩。及聞其期。曰。可矣。是公自明其欲過之。欲

貳之。欲收之之案也。亦知段之無能為也。如以曲沃

武公待段。又肯予之京之西鄙北鄙之廩延。以為圖

誠難公羊上
有定人品如
是之人類不
能殺人而足
以自殺

本情

又都出一新
卷

所謂厚其產

知其能為必
不至此

已之責哉。祭仲與公子呂切切然以爲憂而諫之。蒼猶以曲沃武公待段也。公豈不內笑其腐哉。左氏腐人也。譏失教。公羊又腐人也。曰緩追逸賊。若夢然。不知公之謀者。姜氏欲之。焉辟害。豈子稱母之辭。母子義絕。不待黃泉之誓。免氣雪意。滿惡有絕母之名。以悔之一字。愚賴考叔。考叔亦不深求。而以闕地及泉一語。愚之掩耳盜鈴。爲草草結局之計。亦足明莊公之凶而狡矣。

狠心辣手。釀其惡而乘之。的是莊公本志。合詩以

鍾伯敬全集八卷五

五

定段之人品。就言以銓莊公用心。無可規避。

○魯莊公

齊襄公通乎桓公夫人。又殺桓公。人道所絕。而莊公父讐也。莊四年春二月。書紀侯大去其國。紀侯賢者也。而齊滅之。公羊傳大其復九世之讐。而以春秋爲賢者諱之。禮處之。冬公及齊人狩于郕。公羊傳曰。諱與讐狩也。齊侯能爲其祖復讐于九世。不愛于紀侯之賢。魯莊不能爲其父復讐于今日。何愛于齊侯之亂乎。復讐一事。公不如齊侯遠矣。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王嫁女于齊。魯主之也。穀梁傳以爲其義不可

鍾伯敬全集八卷五

六

受曰。躬君弑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穀梁傳以爲築之外。變之正也。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夫魯爲王姬主婚于齊。及築王姬之館。何嘗有讐齊之意哉。無其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其理也。乃郕之狩。又衣。逆王姬。築館之後。若曰。豈惟爲之主婚。且與之狩。象主婚王命也。築館王事也。與之狩。不亦可以已乎。然所謂無其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其理。是

此是此魯莊
初以爲誤

不意不備之
爲人子者

穀○梁○于○逆○姬○祭○館○二○事○中○區○區○然○切○切○然○存○一○行○
譬○之○義○也○

魯○莊○之○事○良○有○遺○醜○只○可○存○其○理○而○已○矣○

鍾○有○敬○全○集

卷○五

七

蘇○蘇○吳

蘇○蘇○吳

收○地○有○力

城○濮○之○戰○
善○制○勝○者○審○機○執○權○中○有○主○而○外○不○測○操○縱○在○我○而○
于○天○下○無○所○不○用○無○所○不○用○而○後○敵○失○其○所○以○勝○此○
制○勝○之○道○也○晉○文○公○城○濮○之○戰○其○謀○舅○犯○始○之○先○軫○
中○之○又○終○之○總○以○善○用○曹○衛○爲○主○曹○衛○楚○之○與○國○楚○
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也○楚○伐○宋○晉○不○救○宋○而○執○曹○
伯○分○曹○衛○之○田○畀○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國○自○解○
及○楚○人○請○復○衛○侯○而○封○曹○乃○私○許○復○曹○衛○以○携○之○曹○
衛○告○絕○于○楚○曹○衛○告○絕○于○楚○而○晉○又○有○曹○衛○曹○衛○之○
形○反○化○爲○宋○曹○衛○之○形○化○爲○宋○而○楚○孤○楚○孤○而○晉○之○
勝○楚○不○待○戰○而○決○矣○其○顛○倒○不○測○之○妙○能○使○我○之○伐○
曹○衛○者○收○曹○衛○而○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
國○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還○以○困○敵○國○其○繩○索○收○
放○皆○在○我○而○不○在○人○誦○則○誦○矣○然○而○不○可○謂○不○妙○也○
吁○此○制○勝○之○道○也○
總○一○多○算○勝○少○算○借○一○宋○以○完○曹○衛○楚○先○得○其○勝○
籌○而○孰○知○一○變○而○俱○失○之○哉○子○玉○固○難○爲○先○軫○敵○
也○制○勝○廟○堂○豈○虛○語○哉○

荀林父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晉師敗績。晉之師爲救郟也。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何其見之早而處之當乎？桓子者，荀林父也。時方爲元帥，言出其口，患不當耳。何患不聽而以先穀貪躁違制欲戰？林父既舍士會之言以屈聽先穀，韓厥曰：「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戰國之大事也。闕以外君命且有所不受。自主帥以下六人分過，以徇一先穀。鍾伯敬全集卷五

齊喜

臣子不幸處君父之際，事有所不可爲，而又不得不爲，在有以自處而已。衛甯殖與孫林父出衛獻公，立公孫剽。殖子喜奉父遺命與公子鱄謀復衛侯而弑剽。衛侯入而殺喜，總其始末，出衛侯者殖也，已出復入而負喜及公子鱄者，衛侯也。喜之處此亦苦矣。衛殺其大夫甯喜，穀梁傳曰：「喜出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然則喜無罪乎？曰：「惡得無罪？喜之罪在衛侯既入之後，喜不知所以自處也。何言乎不知所以自處也？衛侯庸於事，事出情理之外，自立而出，出而復入，無一強人意者。其母定姜知之，臧武仲知之，師曠知之，右宰穀知之，遽瑗知之，其弟鱄知之，故衛侯之出法不可復入者也。甯殖與孫林父，小人之交也，始而同利同惡，相與共出其君，久之合者易離，欲自異于孫氏以解其出君之罪，而獨爲善後之地，死而屬其子，以復其君，豈真悔心之萌哉？然而喜則父命也，以極不易復之君，值必欲復其君之父，喜處此甚難，幸而得復，以有辭于君父，喜即

勞謙畏慎。求免于里克甫瑕之禍。恐不可得。乃衛侯
求復之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利其言而
必欲踐之以專取殺。不亦宜乎。故曰。喜之罪不在弑
一君。復一君在其君既入之後。不知所以自處也。
政由甯氏。愚之也。心豈忘甯氏哉。功成不退。直自
殺其軀。

鍾伯敬全集

是篇四下

○管仲

管仲霸齊。始終作用。以作內政。而寄軍令。爲主要。使
一國之人。化爲一人。一國之心。化爲一人之心。
然其妙在分之以爲合。散之以爲專。何以明之。制國
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
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
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
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
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

鍾伯敬全集 卷五

十二

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
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其寓兵于民。寓將于兵。相生相
藏。猶倣井田車徒之意。爲之。愚嘗謂三代以前有兵
事而無兵家。凡以兵者不可忘。而要不可爲訓者也。
不可訓。故不必有其家。不可忘。故不敢無其事。有其
家者。世有不必習兵之人。有其事者。兵無不可用之
日。治兵之遺。不出于治國之中。惟管子不失三代遺
法。其所云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
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卽井田百姓親睦之意。三代

人可爲兵而意不必爲用兵者意在用兵而後使人
可爲兵有國霸之實而又惡有背王制之名今日隱
政日寄陰陽其民使其爲我用而不知此霸之所以
異于王也然其要在參其國而伍其師使四民勿雜
處者又先爲作內政寄軍令之地也少而習焉其心
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然後下令山政肅如山而順
如水此所謂分之以爲合散之以爲專者也

說寓兵于農之意極其明快知此可免客兵之募
省客兵之擾

鍾伯敬全集

卷五

十三

今之難鄉兵者曰人戰其地心以反顧怯不曰心
以自顧堅乎卽曰耕夫不堪戰固有練之法在也
且足以不乖足以相識實有勝場

有識語

中紀

可畏

識更太

公孫黑肱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
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何也財者必用之物也
聚則宜在國散則宜在民在國則君以養天下在民
則民以自養而又以養其君財所在不同而同歸于
用斯他故不生焉若承平日久紀綱漸弛吏恣取諸
民有權力者又恣取諸吏上不在國下不在民而積
于仕者之家無論誨盜飲怨計一家衣食所餘積而
無用理數必散所以散之道必出于亂于嘗謂治

鍾伯敬全集

卷五

十四

久必亂見仕者之家積而無用思其所以散之道
而不可得知其必出于此也富而自取亡猶可言也
富而生亂以禍天下尚忍言哉尚忍言哉今人見廉
吏則以爲迂爲拙思及治亂之故貪廉之所係大矣
說至貪吏之貽害身家天下貪亦可以已矣
由此觀之敗于不肖子孫僅爲家禍猶是國之大
幸

六國之難
秦得已

見秦之難
心

○○蘇秦

遊士欲用人國以為所欲為必擇其所易用者而先
往焉時為之也戰國時智謀之士用秦易而用六國
難非惟六國弱而秦強抑亦六國之情勢分而秦之
情勢一也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可見合從非
得已矣秦王曰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
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
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亦自是大志略人審勢待時不
肯輕用其國以徇遊士之功名者蘇秦苦心苦口至

鍾伯敬全集

卷五

十五

書十上而說不行金盡裘敝而不絕望于秦者以為
如是而吾之說得用于秦猶愈于刺股流血揣摩昔
年以說六國也云爾說六國必刺股流血揣摩昔年
而後成則六國之難于秦可見矣六國時天下所惡
莫如秦而勢在秦六國時天下所惡莫如魏而勢在
魏勢之所在雖天下之所惡者而必往焉以其易用
而可為所欲為也孟子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
天也無道之天下亦有天焉得無道之天者亦可以
王可以霸而不可以久六國之秦三國之魏是也斯

國遊士之所必往也時為之也

只看秦既用于六國又激張儀入秦借為表裡則
其苦心何如其用于六國誠不得于易者而圖于
難也

鍾伯敬全集

卷五

十六

兩一事秦
如楚齊全
人聚明

○○陳軫張儀

張儀于陳軫。不兩立之勢也。一則曰軫以國情輸楚。一則曰軫必之楚。其意不殺軫不休。儀所以不能與軫兩立而必欲殺之者何也。儀之所自託者莫如秦。秦之所以賴于儀者莫如以商于欺楚。而絕齊楚之交。今儀以商于之地欺楚。令楚絕齊。軫言絕齊之後。秦必得而齊秦之兵必至。及絕齊之後。地果不可得。齊秦之交陰合。而兵果至。軫又教楚賂秦一名都。與之伐齊。失之于秦。而取償于齊。使楚懷王有中主。儀自散全集八卷五十七

之資于軫之策用其一。何至見欺于儀。楚不見欺于儀。則儀之託于秦。與秦之所賴於儀者窮矣。儀着着謀之軫着着敗之。卽此一事。儀安能與軫兩立乎。然人臣事君智者之見用。不如忠者之見信。軫秦人也。而事楚也。其爲楚謀則忠也。故秦王問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之乎。軫之事楚也。忠而對秦王也。又信其義。皆足以感人。秦王雖知

臣許其使

軫之爲楚不爲秦。而儀之言卒不能有加於軫。此軫與儀之所以兩立于秦也。曰。秦何以不疑儀也。重軫之忠。而惜儀之智也。秦王英主也。秦所以兩得而楚所以重失也。

忠智二字足定二人。然軫之識每軼于儀上。則軫可云忠智。而儀則併智而未可名也。

儀自散全集八卷五十七

十八

然者見已終
未有不以備
為慮處廷

世無古法安
于深心亦未
能

巧
此則更

董安于

國家戰守之具有事用之而無事備焉。然備之一字。自不易言。厚其資費。重其事權。寬其文法。三者皆無事之時。所不可必得者也。而怨勞不與焉。然則備遂可已乎。晉陽之圍。無矢。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腐之。其高至丈餘。發而試之。箇籬之堅。不能過也。矢足矣。針少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練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寓矢於腐。寓兵於柱。鍾伯敬全集卷五十九

人臣為國任事。未有不集勞怨者。當安于之聚荻。範銅。豈不日糜民力。而耗國財哉。備之功隱而難圖。甚于救之。備顯而易從者。

信陵君

古之好士者。其於士。皆一過而得之。公子無忌居魏。得侯嬴。去魏入趙。得毛公。薛公。皆一過而得之者也。一過而得之者。識也。無識不可以好士。然則好士者。好其所一過而得之者而已。曷為乎士無賢不肖。皆尊而禮下之也。曰。此好士者之招。不恃此以得士也。方公子虛左迎侯生。生之倨。公子之恭。正公子與生之相視。莫逆者也。惟公子與生知之。諸客不知也。諸客者。正所謂無賢不肖。皆尊而禮下之者也。如探得

鍾伯敬全集卷五

二十

趙王陰事。及所遣說魏王救趙而不得者。皆其人也。當其時。非惟公子知侯生。生亦能知公子。侯生知公子之必能救趙。而後教之。竊符。何以知生之知公子之必能救趙。而後教之。竊符也。曰。於侯生之死。知之。侯生曰。合符而晉鄙不聽。必擊之。於是公子泣。公子泣而生益不得死。侯生死以償晉鄙。且以謝其教。公子竊符之罪耳。然侯生所以報公子者。獨救趙一事。是救趙之事。重於一身之死也。明矣。等死耳。曷不待公子事成而後死之。為快乎。曰。待公子事成而後

原非以一救
趙事者

妙有分明

以非其人適
為比匪

侯生得此一死而廷且貴

路下巧合

打台更巧

引能巧

死者必有所不能信於公子者也。救趙公子所易也。得卧内符與合符而晉鄙之授軍。公子所難也。代其所難者。揭一符及一朱亥以付公子。而生可以死矣。且死而可以固勉公子。豈必待事成而後死哉。侯生以死送公子而返魏之路。絕返魏之路。絕而毛公薛公開之。微二公非惟魏不魏而公子且不得為公子矣。其責公子數語。鑿鑿綱常名教。非戰國人之言也。毛薛之前侯生之後。得一客焉。諫公子于驕。自功之時者是也。公子歸魏。此諫不無先助之數客者。缺

金瓶梅全書

卷五

三十一

一不可然。公子皆從數千人中一過而得之一過而不得之。遂失之矣。若恃吾之所以禮士者。無賢不肖射覆而得一士。此平原君所以失毛遂者也。雖日斬美人。造楚者之門。何益哉。故好士而不得士之利者。平原也。不得士之利。而有好士之名。上與下忌之。而受其禍者。陳軫也。魏其侯也。吁。此無識之過也。功建名立。信陵直勝于三君。然其要在得士而孰知其要更在乎能識人也。過處處驚之度柳枯合處磁之引鐵。

節而無才不可以救世

當日六國唯見不及此所

以口制地魏臣而終于秦

方漢帝集字故救趙以作

魯仲連

魯仲連不聽魏之帝。秦至欲蹈東海而死。世以此為高節。士固有高節而無救於世者。然不可以此論仲連也。仲連之所挾以為仲連者。為人排難解紛。亂而已。其不聽魏之帝。秦者。計欲魏之必救趙也。秦圍趙勢不得不救趙者。莫如魏。魏雖畏秦。不敢聽公子無忌救趙。實無以自解於趙。苟且倖倖。思欲以帝秦之說一塞其不救趙之責。而不知其必不可得也。秦破趙。且及六國。何憂不帝。乃必以圍趙求帝。以得帝釋

金瓶梅全書

卷五

三十二

趙而代為魏。塞不救趙之責哉。帝秦之策。必不能釋趙圍而魏為之者。此時魏君臣方寸亂矣。猶以為帝秦而萬一免趙於圍。吾遂可以不救趙。然而此必無之事也。為魏計。莫如救趙者。仲連所爭者。救趙與不救趙。而不在乎秦之帝不帝也。然不禁其帝秦之說。則不救趙之形已成。趙亡而魏不得為魏矣。故其言曰。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又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又曰。使梁觀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助趙之說。乃仲連不聽魏帝秦之本指也。烹醢梁王。其語已

自刺心而將軍何以得固寵乎一語尤敗新垣行之
與蓋衍首議帝秦之人也衍起謝而秦不帝魏不帝
秦舍救趙遂無可為者矣事固有不相蒙而可以相
應者雖謂仲連此舉陰為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
可也為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而後不帝秦之局
可終也不然徒爭帝秦之虛名而魏救不至何益趙
之亡且使魏趙利害真係於帝秦雖百仲連蹈海安
能禁魏之不帝秦哉

仲連口角亦不離策士但能脫然富貴其品有獨

鍾伯敬全集

卷五

二十三

趙耳其爭帝秦之主意及折新垣行之得力處一
一指出手眼甚快至謂與信陵相成更人所未及
知

如心

燕太子丹

燕太子丹欲報秦讐秦亦日出兵山東禍且及燕丹
患之問其太傅鞠武其意固不獨自快其私讐亦以
存燕也武告以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于單于自
是合從舊局而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持久心惛然
恐不能須臾武已默會其意在得一士入秦以行其
劫與刺矣故進田光光轉進荆軻其血脈針線固皆
歸劫與刺之一路矣光謂太子曰今太子聞光盛壯
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語荆卿曰今太子聞光盛

鍾伯敬全集

卷五

二十四

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看光此語其少年為一
刺客無疑而太子之所求於光者可知矣光自知力
不能為而進荆卿自代償以一死明已之所以辭太
子者非惜一死而慮事之不成也及太子之告荆卿
則曰諸侯服秦莫敢合從誠得勇士劫秦王得反侵
地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有亂
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是太
子遣荆卿之意不專在劫與刺而仍歸於合從不
過借劫與刺以為合從地耳其節次布置皆以合從

明勝厚

當日荆卿亦
非跡跡止還
子一劍

秦亂則從約
聖亦未能
捷哉

忠孝俠烈至
此類固生色

始○終○中○間○更○添○遣○荆○軻○刺○秦○王○一○段○過○脉○較○之○鞠○武○
之○計○曲○折○反○多○而○謂○武○計○曠○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
須○臾○非○其○質○矣○此○一○片○苦○心○密○計○即○對○鞠○武○時○有○難○
言○者○特○其○所○遭○燕○秦○時○勢○非○復○信○陵○輩○之○世○而○才○亦○
稍○遜○之○然○其○一○念○存○燕○之○心○未○可○沒○也○

大○得○燕○太○子○心○太○子○為○不○死○
舍○合○從○無○以○制○秦○秦○王○見○刺○則○秦○國○內○亂○從○之○約○
堅○此○真○深○情○苦○志○不○可○沒○者○

鍾伯敬全集

卷五

二十五

漢高帝

自有繫關

其意甚正
其意甚正
其意甚正

征漢一局
此蓋見

一句收妙

取○天○下○者○在○得○其○大○勢○不○在○戰○守○之○勝○敗○得○失○也○如○
奕○者○然○妙○處○不○過○數○着○全○局○在○我○而○小○小○利○鈍○不○計○
焉○項○羽○殺○義○帝○漢○擊○之○雖○使○楚○破○漢○於○睢○水○可○也○項○
王○怨○黥○布○漢○得○使○隨○何○說○降○之○雖○使○楚○擊○破○布○可○也○
此○楚○漢○妙○着○也○漢○王○不○得○王○關○中○封○於○蜀○燒○所○過○
殘○道○以○齊○王○田○榮○反○書○遣○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
心○雖○使○楚○奪○漢○關○中○可○也○彭○越○及○梁○地○往○來○苦○楚○兵○
絕○其○糧○食○雖○使○楚○擊○破○越○可○也○此○漢○自○得○妙○着○也○楚○
鍾○伯○敬○全○集○卷○五○
方○自○賀○戰○勝○而○不○知○漢○有○天○下○之○局○已○定○于○此○數○着○
矣○妙○着○有○數○端○焉○我○與○敵○之○所○共○敵○失○之○而○我○得○之○
者○曰○先○着○我○發○之○于○此○而○敵○不○得○備○之○于○彼○者○曰○警○
着○敵○備○之○于○此○而○我○引○之○于○彼○使○不○得○至○此○者○曰○鬆○
着○我○與○敵○俱○不○得○與○傍○出○而○中○起○之○敵○所○不○利○即○為○
我○所○利○者○曰○應○着○我○不○求○勝○而○不○可○敗○而○卒○以○此○取○
勝○者○曰○穩○着○取○天○下○之○勢○不○越○此○數○端○而○已○
明○于○審○勢○觀○理○實○有○漢○高○當○日○本○謀○所○不○及○者○兩○
旁○字○是○定○亦○猶○勢○子○既○定○黑○白○經○緯○而○成○局○

○○○又

帝王初興其智勇盡取之臣下又皆其故等夷必有一
種意外舉措先制其命奪其魄使不敢動而後能
為吾用高祖至修武自稱漢使者入張耳韓信壁而
奪之軍至定陶馳入韓信壁奪其軍此時已弄信於
掌股之上矣駕馭龍蓋寓於遊戲之中足以逆折其
邪萌而消之于未然韓信不入嗣通之說而不反非
不欲反也知其反之無能為也知反之無能為而又
負反名信豈肯為之乎善乎信之言曰陛下不善將

鍾伯敬全集八卷五

二十七

兵而善將將此心服之言也高祖自謂不如留侯蕭
何韓信而又曰此三人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
以取天下二語殊占地步非謙遜功臣下之言正
自明其能驅策智勇出三人上耳封王子弟至吳王
濞撫之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若耶呂后
後事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此從何處看出王驕后
當亦骨驚文帝勞軍至灞上曰如兒戲耳則二將伎
倆已落其胸中眼中久矣帝王識量與臣下不同屈
榮屈力豈待其反而後制之哉

授龍馴虎單靠不得名分二字有機權焉在創業
者尤甚然兩奪信軍子實笑信之疎

鍾伯敬全集八卷五

二十八

○○○又

高帝終不以戚姬故廢嫡立愛。明知有人競之虐。諸呂之禍。而聽後人爲之所。不肯作法於涼。不獨開國遠慮。亦自是丈夫氣。然呂雉老狐。不得用武帝處鈞弋夫人法。處之爲千古恨耳。高帝病。呂后問百歲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次曹參。次王陵。次陳平。次周勃。此數人者。呂后膜目。屈指中數之熟矣。窮究到底。正觀其用人次第。分數何如其意。不在劉氏而觀其何以備呂氏也。不待其詞之畢。而帝已見其肺肝矣。問

鍾伯敬全集

卷五

二十九

至周勃。漢之人數已窮。而復問其次。尤爲狠毒。上亦寒心。而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一語恨甚。此時發付只得如此。然上亦知呂后之老。諸呂之庸。而平勃諸人辦之有餘。知平勃諸人之足以辦諸呂。又何必除一呂后。以爲開國綱常之累哉。上之言曰。王陵可。然陵少慙。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其一片苦心。如醫之量藥。剛柔佐使。毫釐不差。而低個頓步。長慮深思。尤于然安劉氏者。必勃也。一然字中見之處分如此。

終是陰著

鍾伯敬全集

卷五

三十

則帝亦何有於諸呂也。蘇軾謂不去呂后。爲惠帝計。如家有王母。而豪奴悍僕不敢與弱子抗。當時韓彭已死。其將以蕭曹平勃爲豪奴悍僕乎。似亦不倫之甚矣。且自蕭曹平勃輩而下。其能爲豪且悍者。誰也。漢之不必除呂后。正以有平勃輩在耳。他日呂后欲王諸呂。問于平勃。平勃順旨。蓋諸呂伎倆業已看定。算定。知他日之必能制其命。時不可爭。不得不爲此養晦行異之道。以爲所欲爲耳。然其際亦危矣。亦是事已成。見得如此。其實其際亦危。五字是正論。然就論中觀之。似帝果有此一種婉曲肺腸。無悍后不足以制強臣。有強臣亦足以制悍后。交相制不得逞。固處弱子之情也。勢也是足以得帝之心哉。

二字足解

相度

如此自漢方
有相國史
自始人

蕭相國

蕭相國朴忠人也。明乎國家大計而智不暇及身守。關中上使使勞苦丞相賴鮑生言遣子弟之軍而前。使使益封置衛衛之賴召平言出家財佐軍而悟上。擊鯨布使使問相國何為益逼矣。賴客教以買田地。自汗而悟至上且喜令其自謝民乃為民請苑。自媚於民益犯上所忌。又若與其買田自汗之計相反者。所以上一旦繫之下疑王衛尉之說猶未能使上釋。然雖使使出相國帝猶不釋相國從蒧謝上曰我不。蓮伯敬全集卷五 三十一

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明其德歸已而。過歸若其忌尚在也而相國猶若不知稍知自為者。若是乎其得免者倖矣故曰蕭相國朴忠人也若曹。參則藏身甚妙然衛彌工而心爛苦矣。朴忠二字可盡相國其所以著其朴忠處殊似。要知忤處以朴其得免處還以其朴。

是個古漢文
人用人便得
在事外矣

與性理論同

此是說身事
非報國

雷侯

雷侯一生作用着着在事外步步在人先其學問操。放全在用人止韓後則用項梁謝羽鴻門則用項伯。用樊噲欲楚之勿西憂漢則用田榮反書指閭東以。破楚則用黥布用彭越用韓信定太子則用四皓而。其大者在全用沛公故子房用漢非為漢用者也。韓報仇是其用漢主意博浪之椎非輕於一試也以。為如是而可以報韓仇則亦不必用漢用漢非得已。也不得已而用漢又肯使漢得以功臣待之乎故為。鍾伯敬全集卷五 三十二

韓報仇子房自道出非漢君臣能知之也曷為欲使。漢知其為韓報仇也恐漢得以功臣待之也漢不得。以功臣待之而後可免於何之因參之醉平之汗信。越之族子房於此不無戒心矣故曰非得已也使為。韓報仇一語子房不自道出豈惟漢君臣不知即司。馬遷亦不得而知之也。

川人者自能不用于人雷侯原三傑中最高者說。一用人連證以幾箇用字文情浩暢。

一枯出買
音人矣

有道術處

能變其民
我及

○○○陸賈

陸賈蓋子房之流英雄有造術而妹以辨士而勝者

也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凡漢定天下之事若何之

守參與勃之戰良平之智信越之勇賈皆無聞焉及

漢有天下可以無所用賈矣賈乃起而有為其一說

尉佗為漢服遠人其一奏新語為漢開文治而其大

者乃在聯將相之交用平勃以誅諸呂為漢克復舊

物功在社稷察其動靜顯藏蓋諸臣同功食報之終

乃為賈奮身揆策之始意不能無所為而又不欲為

鍾伯敬全集八卷五 三十三

諸臣之所已為其有所不為也不獨養其純氣留其

全力以標其獨能而已抑亦置其身於諸功臣之外

使漢不得有所加以預為自全之地而其起而有為

也則事必擇其大時必待其可功必度其成諸功臣

身各俱亨策力兩窮而徐以一辨士收之則陸生之

所以為陸生者皆不在漢有天下之前也天下已定

女主臨朝欲王諸呂畏諸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

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使陸生與之爭則其為陸生

也亦淺矣買田分金飲食歌舞藏身袖手於樂生娛

樂生娛老之
中原未嘗忘
其有為之心

更難

老之中而誅呂安劉始末業有全局於胸中矣當其

時非惟呂氏之人不知即劉氏之人亦不知也能使

呂氏與劉氏之人浮沒其中而不知然後可以惟吾

所為而莫之礙當其時智如陳平燕居深念計無所

出而不知深心妙用陸生之部署久矣善哉乎將相

和調則權不分千古謀國名言身為侯鯖不出杯杓

僅能之內而已默制諸呂之命布局寬而當機察用

力輕而取道捷功歸平勃而仍以辨士自了有功臣

之實而始終於辨士之名其薄於食其報者正厚於

鍾伯敬全集八卷五 三十四

託其身者也陸生竟以壽終漢功臣如此結局者蓋

亦難其人矣觀其進退取舍蓋英雄而有道術者也

不然使學之功止可當一獎敬新語之奏止可當一

叔孫通其誅呂安劉及自全之妙作用機權非子房

莫能與於此也

世多以辨士名之孰知其才奇知沉有如此哉非

得曉人令奇人塵埋千古

文處能補武功之缺勝處能留見忌之身安劉下

其議便不是
奴房中人

○○衛青

衛青以奴虜爲外戚能以邊功自奮稱大將軍使史家不入外戚特爲立傳亦英雄也武帝雄主也以皇后故貴青有之然其時開邊多事信賞罰明功罪使恩澤無故加於外戚不足以驅策智勇亦帝之所內諱而青自以邊功爲大將軍代爲帝出脫私外戚之名與述尤帝之所心醉也封青三子青固辭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未有勤勞

鍾伯敬全集八卷五

三十五

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及不敢薦士以招賢納不肖之柄歸之人主有識有體有識體有情實似從學問世務中出非獨奴虜所難恐功臣中亦鮮有及此者獲上收衆道俱不出此及蘇建亡軍歸或言當斬或言當赦青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示不敢專處分折衷出諸將士之上謂大將軍不虛耳處盛清之術固應如是而是歲霍去病適以材見幸日進用爲驃騎將軍大將軍漸退使青不早爲自處之地後將何以收局乎青於盛

衰消息之際似有所見者亦知幾人也

衛青是極乖巧知足人奴房中如何留得他住胡席流汗盆子直是奴才

鍾伯敬全集八卷五

三十六

小人類如是

江充

漢初定天下。洞疑臣下。欲鈎其陰。故重告變之法。責
赫輩以此封侯。武帝雄察之主。承之不改。而一種陰
賊小人。如江充者。乘之始以遊死。終以規利用之。趙
太子而效。用之貴戚而效。用之公主而效。所謂取必
於萬乘。以報私怨。後雖烹醢。計猶不悔。是此輩所以
安身立命者也。氣盛計醇。志高機熟。騎虎難下。操刀
必割。無已而用之。皇太子用之。皇太子是亦不可以
已乎。曰非也。上以是用充。充非此無以自固於上用。

鍾伯敬全集 卷五

三十七

刻臣之取于
為惡未有不
為上為王者

之皇太子。充盡頭一着。已託之無餘。充雖強點。恐亦
莫能自必。然上猶曰。人臣當如是矣。充何憚而不用
之。皇太子以博上此一語哉。獸窮島困。不得不出於
巫蠱一事。以為僥倖自出之途。而雄察之主。至以社
稷之重。骨肉之親。供其用而不之悔。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此之謂也。然充以其術亂趙元。充死而收其父
兄棄市者。趙也。又以其術亂漢。後充死而夷三族者。
漢也。雖不足盡其辜。天處賊奴亦快哉。
趙充之危皇太子。以漢武信之。漢武之好察。漢初

故然。尋源之論。

察之一字。最是。小人乘英主之隙。至父子之不見
保。況君臣乎。誠險矣哉。足為英主規已。

鍾伯敬全集 卷五

三十八

所謂報運必大式自來之

卜式

卜式以奇取人者也。奇之爲用在乘其急而捷得之。一不得則典盡而意改。故其道難於持久。今式輪家之半助邊不願官職不願報寬奇矣。數歲不報而田牧如故也。持錢二十萬給徙民如故也。外縣四百人盡復予縣官如故也。爲郎而牧羊如故也。御史大夫之爵使人主自予之而已。若無所取焉。故古今善出錢買官者未有如式者也。不難於奇難於其奇而能持久。公孫弘鐵人也。駁之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

鍾伯敬全集卷五

三十九

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然卒不能出式殼中。式之彊忍出弘上遠矣。至已得御史大夫而持論駁鹽鐵船善欲烹弘羊。置身於諸利臣之外。而由其上一生狡狙以持正。終何其工也。觀其操放進退蓋得老氏之術而用之者也。

巧于盜利盜名式固大盜之尤也。奈何以一鄙夫盡之。此論燭其隱深。

平準

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豎頭之想。最後之着。所以代一切與利之事而救告罄之禍。所謂窮而變變而通其道不得不出於此者也。何也。文景殷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化而爲虛耗之世。爵爵爵罪而爵爵爵罪不效也。鹽鐵而鹽鐵不效也。鑄錢制皮幣而錢幣不效也。耐金而耐金不效也。風示百姓分財助縣官而分財不效也。募徙民而徙民不效也。非惟不效而已矣。而又曰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曰吏道難而多端官鍾伯敬全集卷五

四十

平準之法見知之法生窮治之獄用曰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踴財役貧曰公卿大夫諂諛取容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形已見而勢已窮矣。至於告罄之令下以天子而同於盜與兵天下當然喪其樂生之心不思以解之且求爲秦之季世而不可得矣。桑弘羊晚出乃始爲平準之法籠天下財物歸於縣官而相灌輸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雖謂不加賦而天下用饒是利臣龍給人主之語而賞賜帛百餘萬匹金錢

平準摩于手宛委非理附之正也

巨萬計。皆取足大農。不復告繆。不復告繆。此卽平準之效也。或曰。是以天子而同於負販矣。以天子而同於負販。不猶愈於以天子而同於盜與兵乎。且告繆之禍。可以亡平準。非救窮以救亡也。故曰平準者。所以代一切典利之事。而救告繆之禍。其道不得不出於此者也。其道不得不出於此。然則史遂無說乎。曰。惡得無說。漢文景之天下。何以遂化爲武帝之天下也。觀時觀變。史蓋有深悲焉。非悲平準也。悲其所以不得不出於平準之故也。

鍾伯敬全集

卷五

四十一

天子下同商賈。則失體同于盜與兵。必至傷民。此所以猶取平準也。亦不得已之意也。

子以爲入術以爲出

○貨殖

貨殖之說。昉于子貢。其來歷已不同矣。就中有至理。有妙用。有深心。今讀其文。而天時地理人事之變。如指諸掌。其本未經權蓋。必有管商之才。而又出之以黃老之學者也。今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又曰。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又曰。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又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又曰。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又曰。此皆誠一之所致。是何

鍾伯敬全集

卷五

四十二

等本領。首引范蠡修備知物之說。以爲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欲用之家。此貨殖傳大意也。而其通篇歸重處。又借白圭一段議論。作用發之。白圭之言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讀此。便知貨殖非細事。貨殖之人。非庸人。故曰。請略道當世賢人。所以富者。而以卓任諸人。質之皆一時奇士。體用足以經國。不試于時。而小用

只不可爲食大信戶

之太史公借以爲其胸中實用而又補平準書之所
未備耳其意若謂平準書中一切言利之人與利之
事究竟於國計無裨皆所謂最下者與之爭而足國
生財自有利道教誨整齊之理俱可於貨殖傳悟而
得之今觀平準言利漸向剝削貨殖言利漸向條理
故曰貨殖者所以補平準之所未備也蓋從學問世
故中淹透出來將治身治國與貨殖之道不分作二
事方有此文大抵凡事見得深者看貨殖亦深見得
淺者看治身治國亦淺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
鍾伯敬全集 卷五 四十三

委乃云司馬遷遺腐刑家貧不能自贖而發憤於此
何其以細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

殖者生殖原主于生不是強聚此史遷所以志以
爲自傷者誠陋

07471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六

論

劉向

趙充國

陳湯

息夫躬

杜欽谷永

梅福

鍾伯敬全集

卷六

目一

王莽

孔融

三國

荀彧

杜預

阮裕

謝鯤

郗詵袁甫

殷浩

王羲之

善爲國者取于人事

策

一

二

鍾伯敬全集

卷六

目二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六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參閱

〇〇〇劉向

予讀劉向傳悲其遇始信人主之庸之足以亡天下也暴主終身悍望終身不悟庸主有時悟悟矣而足以亡者疑爲之也何以明之愬諍周堪劉向下獄者弘恭石顯也則恭顯之不利於堪向一愚者知之矣地震星變上自感悟欲以堪向爲諫大夫又使恭顯

鍾伯敬全集卷六

得與白皆爲中郎此甚不可解也庸主當迷惑時賢奸混殺用舍倒置固不足論惟是感悟後一番舉動不痛不癢爲可恨耳當其迷惑猶與其感悟業已感悟而所爲止此則譏邪益無所忌忠直益無所恃而進言者始絕望矣向之言曰說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此元帝胎病所以釀亡漢之禍者不外於此中間蔽而開開而復蔽精神面目周始循環于疑之中而不能自出至夏寒日青無光恭顯等皆言堪猛用事之咎抑知其不經也上內重堪又患衆口

只是據不也

悟而不改無彼可察矣

身可憤

特其不痛癢
光景極恨極

亦非深文

可云極言

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才能幸常稱堪

堪上欲以爲助已可笑矣典險人也反乘間傾堪而上益爲之疑左遷堪等後廟閣災日蝕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下詔爲堪暴白情形業已豁然微堪爲光祿大夫猛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而顯幹尚書自若也反使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決顯口堪竟以瘖死而猛自殺帝之所以復用堪猛者非卽其所以殺之者乎至成帝時王鳳兄弟用事向作洪範五行傳論上之天子心知向精忠故爲鳳

鍾伯敬全集卷六

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向遂上封事極諫至云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纂漢之事不憚明言之心亦極苦矣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而卒無所發付似有一疑鬼坐其腹掣其手使其席天子之權而不能自用一人自作一事每一感悟每一改悔不使人快而反使人悶且恨焉向事元帝困於恭顯事成帝困於王氏二主世濟其庸以至于亡始終不出一疑字世安知疑之效遂足以亡天下乎史記李

斯傳末曰遂以亡天下罪斯也漢書劉向傳末曰卒
 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惜向也其亦幸向之不見漢
 亡也云爾向之忠無負于漢矣然何救于漢之亡忠
 臣欲救國之亡豈以此心無負于國而遂已哉
 依疑于忠忠疑于慙惜惜于中而不能決真可痛
 可恨可為庸主之藥石
 直書出元成小影不得與靈獻比肩可以落忠臣
 之淚

千古聖賢

此所以卒能
成功

創得明證

小話于無

趙充國

從來夷狄情形合則強分則弱善制夷狄者常使之
 分而不合充國之言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
 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看分合二字甚透先零諸
 羌解仇交貨合之勢也充國始終作用主意全在捐
 罕開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專行先零之誅使其分者
 常在羌而合者常在我勿令虜交堅黨合中國制夷
 狄之法不出於此然均之羌也可以合罕開而誅先
 零獨不可以合先零而誅罕開乎曰罕開之要領在

鍾伯敬全集

卷六

四

我也罕開之要領在我者何也初罕開豪靡當兒使
 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先零果反此
 罕開不合于先零之要領也要領在我然後用吾威
 信以柔伏之故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置雕
 庫為質充國以為亡罪遣歸分別善惡宣示天子購
 斬之令解散其心使罕開欲復合于先零而不可得
 故辛武賢充國所薦也與充國異意欲華罕開充國
 駁之至公卿皆是武賢議天子以書教讓充國令其
 引兵從武賢深入充國以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

此非希于春
勢者不能

此非希于春
勢者不能

安國家。因陳兵利害。其言曰。先零雖與罕開解仇約。結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開背之也。其計常欲先赴罕開之急。以堅其約。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罕堅其約。合其黨。數語最透。充國肯使已分於先零之罕。罕復與先零合哉。及擊先零。降斬無數。至罕地。令罕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羞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此舍罕開而誅先零之效也。然不得罕開所以不合於先零之故。則同一羌也。或舍之。或誅之。先後之間。亦安能了然于心乎。

鍾伯敬全集 卷六

充國之平羌。全得之至金城。之方界。若使以涼堂而議邊陲。冥冥決事。不知虜之為用。不為我居。撈之。虜不任撈合之。虜又豈為我合哉。嗟乎。有欲合之。罕開而能離之。乃不能使相二之。南北開而失之。充國不深可思耶。斯論固東事之先導。而莫之識也。

漢之為患
者其不立今
之合則勢
張而患大

○○陳湯

陳湯之擊斬郅支。較之傳介子誅樓蘭。事勢更難。名義更正。謀慮更遠。蓋郅支與樓蘭同為殺漢使。而湯之意尤重在郅支。負漢之後。與康居為一。後為邊患。難制。特以殺漢使為名。及今除之。多此一片苦心。在內。故其與甘延壽謀曰。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久畜之必為西域患。此

鍾伯敬全集 卷六

湯擊斬郅支。單于本意不獨以其殺漢使也。其進計郅支用兵機宜。有節次。有紀律。謀而後戰。必勝而後發。非掩襲僥倖。捷取于一擊。以為奇者。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千古快事。然在介子則為功。在湯則為罪者。介子之往。霍光白遣之。而湯以便宜行事。故知功者得以矯制之罪。罪之法吏腐儒奸臣合黨同心。雖纖纖惟恐不密。機穽惟恐不深。灰英雄之心。不顧國家利害。匡衡經術宰相。甘心為石顯出力排擠。不至于下獄論死不已。善哉。平劇向為

功成則滅之
事亟復舉之
才士之抑伸
夫可以為用
人調子

可備

使有使詐非
服於之道德

湯上疏曰。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斬郅支之首。承聖指三字。出脫湯矯制之罪。甚妙。湯之罪無可指。而湯之功全矣。谷永之疏上。天子僅出湯。奪爵為士伍。千載傷心。後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所圍。百僚議數日不決。天生此一事。為湯昭雪。結奸臣之舌。而唾其面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能誦申。已自可憐。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此一語。魏死妬功。諸人至其料敵神妙。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屈指不五日而解。使匡衡輩立其前。

鍾伯敬全集 卷六

七

問且見之其視。顏汗背何。帝斧鉞之誅。湯此後自可吐氣。論功食報無疑。而猶以代人作章奏。下獄徙邊。湯一生勲名。竟以此結局。總之湯才略絕世。而貪之一字。是其胎病。始終罪案。為奸臣借口。不出于此。然前斬郅支。後料烏孫。廷臣中固不能舍湯。而別尋一不貪者代之。祭彤廉將也。光武美其清約。封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什物。無不悉備。如此為將者。亦何苦而貪。漢法邊臣功賞極厚。獨儉于一湯。使萬里功臣。至為人代筆。自潤可憐。可恨亦可羞。

奸相庸主之過也。不然湯之功罪甚著。一時君相封賞之。何其明白正大。而壯侯之謚。留為王莽行其私辱孰大焉。

嘗讀徐文長祭胡梅林文云。在公不可不思。公之過在人。不可忘公之功。此二句處。已用人不易良法。惜乎人之兩不思也。吾于湯亦云。推刺忌功者皮面。狠于烏程侯鉗鐻。

鍾伯敬全集

卷六

八

此為無忌憚
小人初非無
識者也

此為無忌憚
小人初非無
識者也

息夫躬論

息夫躬議論無所避。衆畏其口。此從來小人膏衆深。穿自作護身之術。俱不出此。王嘉謂躬傾覆有佞邪。材躬首詆嘉健而蓄縮。四字人亦不能合說。折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犬馬高保日所見曲盡庸臣途遠。日暮悞國情狀正其有口可畏處。至其歷詆公卿大臣。雖小人先發制人之計。然描寫承平臣子庸軟媚安情弊緩急難恃。千古一轍。可爲寒心。而王嘉謂其調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鍾伯敬全集卷六九

鍾伯敬全集卷六

九

則傳恩惠始終以爲不可用。真大臣識微慮遠之言。躬終不能勝正也。

人之敢詆人者。日中先無此人也。發蒙振落。夫亦何忌哉。

杜欽谷示

王氏取漢深矣。惟劉向預見之。而頌言之。天子雖不能用。猶知爲王氏起此議。至召見嘆息悲哀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當其時爲人主者。豈遂截然不知有王氏者哉。人主不能截然不知有王氏。而天又以日食告以地震告爲人主者。卽至愚欲不舉而歸之。王氏不可得也。有杜欽谷永者。起始暗取後官以代之。使人主盡撤王氏之備。以備後官。漢乃截然不知有王氏。而王氏得以其間掩其目以制漢之敝。嗚呼。二子亦爲一身報王氏耳。孰知爲王氏取漢遂莫有工于此者哉。且後官與外戚其說相近。二子與向又俱以經術應變。陳言爲名。宜漢之入其彀中而不知也。劉向之說不行。世何敢復言王氏。繼向上封事。請退大將軍鳳。以應天變者。獨一京兆尹王章耳。鳳且懼教鳳上疏謝得無廢者。欽也。鳳雖得無廢。而心慙求退。說使勿退者。欽也。鳳不慙且退。乃遂殺章。而不疑章死。衆冤之。鳳又慙說鳳舉直言極諫以救其過於。是章死而不以爲冤。而漢益不可爲矣。史稱欽

二千當與劉
欽等同誅

鍾伯敬全集卷六

罪不容誅

兩人語可
歸至漢不
用人是

深博有謀。優游不仕。以壽終。欽何求於王氏哉。不過
威王氏之知已。而甘以其身為桀犬耳。谷永小人也。
見風方用事。陰欲自託。有所恃而不為忌。明以申伯
指恩。至云願具書所言。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
為誠。天意願陛下省察。是其黨戴王氏已。顯然不畏
人主。知猶謂漢有人乎。原其本末。欽優於永。然其為
王氏取漢而漢不知及其成功一也。士之求自見自
達。未有舍人主而先求之私門者。人主棄之而私門
收之。是人主自以士徇私門。而竟以國從故曰人主
愛惜人才。自為社稷計。茲非其明著痛切者哉。邨超
為桓氏謀主。以父情忠於王室。不令之知死。至錄其
所與桓氏往反密計。屬門生呈其父。以斷其哀吁。為
超者亦苦矣。超俊物。世莫能知。其人又非可以名譽
爵祿收也。桓元子雄爽。其氣誼必有相感者。至不愛
其身。以報所知。不愛其名。以報所生。誠使晉能先桓
氏而收之。超亦何苦而出于此哉。若超者。固杜欽之
流也。

漢之中葉。張禹無意敗之。欽永有心亡之。此論可

並槐里令之請劍。至末段深痛人主以士徇私門。
蓋權落之日。即驅士往之日矣。
英雄斷無老死草澤之理。不收于人主。更不收于
私門。更有不可言者矣。此亦未盡意乎。

鍾伯敬全集
卷六

十二

○○○梅福

朱雲欲斬張禹。斬其黨王氏者也。梅福上書。訟其攻王氏者也。皆是漢忠臣。雲病不呼醫。飲藥。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處篡革之際。結局皆妙。而其志皆有可悲者。雲知王氏之必篡漢。而力不能為病。不呼醫。即范文子使祝宗祈死之意。福始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一腔熱心。欲完漢社稷于王氏貪吻毒手中。如拯溺救焚。此豈潔身自了之人。時成帝委任大

鍾伯敬全集

卷六

十三

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害。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臣莫敢正言。班氏著此一段明福為漢本領主意。不出于此。上書千言。援引古今。不露本題。乃云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其意全在訴王章之枉。發明王氏篡漢先除礙手之由。蓋篡奪之人。智可蔽主力。可勝眾全仗一二膽識不二心之臣。洞見其微。而遇之將然。未然之際。王氏取漢其勢已成。又有張禹孔光杜欽永谷輩。以漢之臣子為

之委曲效死。出力定計。洞見而欲退之者。劉向王章朱雲及福數人而已。福之力訴王章。猶為漢留一攻王氏之人也。福始終血誠。非為章乃為漢也。必不可為而後棄妻子。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以自見其志。蓋以首陽之義。報漢云爾。今謂雲為達生。福為高隱。非知二子者也。

嗟乎。福豈一神仙尉哉。得此乃顯英雄生世。必不泯泯。要知高隱亦其不獲已之未着論能發微。

鍾伯敬全集

卷六

十四

七字已盡底

說王開整更

若此句便見
漢多天

王莽論

從來盜天下者或權臣或夷狄或女后雖篡奪心跡
不同皆各具一種亂賊之才其膽識權畧皆有絕人
處觀王莽始末一狂駭躁擾粗中人耳其性情則小
兒婦女也其舉止則閹豎也其言辭則病者之嚙嚙
夢之魘也其面目則優伶之粧塗而登場也所為矯
激欺世止能持之節讓下士誑媚女主而宰衡登極
以往本色畢露其一切不情不經與其身之成敗相
為始終可笑可厭可悲者甚多不知何以遂有天下

鍾伯敬全集

卷六

十五

也蓋其諸父專擅政在其家已久元后雖老為之主
勢深而氣厚而杜欽谷永張禹之徒為之羽翼塗飾
使漢之君臣恬不為備垂成而莽承之如故家傳器
子孫屑越隨地委置幸而遭之者非必有深謀大力
皆得而拾之又如厚墻遠宇堅局深鑄健點者先為
之穿決開發其中之所有童昏儻販皆能負趨而去
及其取非其有處非其地神明失守耳目易位粹裂
投擲惟恐其壞之不盡去之不速真主相觀拱手而
還其故處理勢必然無足怪者莽之取漢漢則予之

非莽之工而漢之拙也可不長哉

純以譬喻着意極其痛快爽切

墓奪中人莽其最下劣也寫其品目真括盡其生
平

鍾伯敬全集

卷六

十六

此段終無得
手事

公選詞詞
不以呂奉先
可玩

○○○孔融論

孔文舉本名士體氣高妙如琪花瑤草雖不結實自
是風塵外物而好談經濟喜功名竟無所成只是一
疎耳疎之一字是名士本色而經世人殊用不着然
又耻不能經世勉作經濟事尤是名士大病未可以
文舉高妙遂不責實而槩以經世許之司馬彪曰文
舉在北海自以溢才命世又自許大志不肯碌碌如
平居郡守事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但能
磔網張羅其自理甚疎此言字字中文舉病只須一

鍾伯敬全集

卷六

十七

疎字耳然其膽量意氣在禍福之外實其所長若陳
元龍其湖海氣其經濟實用則又可觀養鷹養虎之
術弄一勇夫于股掌之上光景在目使呂奉先噴喜
不得妙舌妙手也

世多評文舉志大才疎然其於佐漢更有足珍論
中膽量意氣在禍福之外亦可云識公矣

○○○三國

謀大事者當取天下大勢始終總計之而後利害可
定也赤壁拒曹惟周瑜與魯肅所見相同然非連結
劉備不可當時勢雖三分而孫劉之形爲一孫劉之
交不深則三分之形不成結孫劉以困曹其本謀自
肅發之諸葛亮亦已見及之云孫權可以爲援而不
可圖矣孫之不宜圖劉猶劉之不宜圖孫肅以荆州
勸借玄德正以深孫劉之交而厚其力其勢不得不
然耳操聞之作書至落筆於地其計豈可謂失哉周

鍾伯敬全集

卷六

十八

瑜以劉備人傑常有圖之之意不知曹操一日尚在
則備一日未可圖肅之心亦何嘗一日忘備哉關羽
蹴操于樊鄧操至欲遷都以避之此借荆州之效也
呂蒙取關羽于荆州陸遜折玄德于白帝吳之計得
而蜀之勢孤蜀之勢孤而曹氏承其弊曹氏承其弊
而吳之計未爲得也呂蒙功名之士有圖關羽取荆
州方略極言吳之無懼於操無賴於羽破權之所忌
以速成其功所成者一事之功而天下大勢未之總
計也孫權長主也而孔明王佐也微悔其相圖之失

呂蒙之策荆
州原千古恨
事

實勢之所宜

應見其大者

而吳蜀復通陸遜之計終亦歸于和蜀與蒙已自異
意然破壞之氣不可卒復延且夕之命以待司馬氏
之成折而入于晉亦勢之所必至也然則吳蜀之主
及其臣可以相忘乎曰非也鄧芝對吳主之言曰并
魏之後戰爭方始此諸葛亮與肅之志而呂蒙輩一
時之事一事之功未之暇及也

吳蜀不並存者勢也不犄角抗魏而卒吞于晉則
蒙計短而發疾也讀此論不勝憤憤

觀此二句或
亦有可原

實是試之區
求

○○荀彧

甚矣荀彧之意後而勞也奉迎天子以從人望令諸
侯是曹氏取天下妙題實自彧首發之董卓兵起曹
公亦恐其倚王室之重則老瞞胸中亦覷定久矣當
時許攸曾以說袁紹紹不用而使曹氏占此先着袁
曹相拒官渡孫策欲襲許迎天子而策死紹讓此先
着以資操策欲爭之而不逮有天焉可見智謀之士
手眼明捷略同或首發此謀為曹氏佐命之冠心不
可負功不可掩察其始終一念隱衷若苦欲諱之者

鍾伯敬全集

卷六

二十

何也蓋或有世之才之志合操無可事者而又不
欲公然為曹氏私人得罪萬世勸操擁戴天子故奉
操征伐皆一以天子之命或儼然身為漢臣此或之
隱情為操實以自為也操久亦或窺見之及九錫之
舉或猶愚操以大義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
不知操取天下之局取子先後大半自或定之形就
勢合操已不得復為漢臣而或欲不為曹氏功臣其
可得乎或以大義愚操欲自全其名操即以愚或而
取其實或已死而操猶以愚天下後世曰天命在我

吾當爲周文王。有爲曹之實。而又欲不失漢臣之名。甚矣或之意。後而勞也。

奸雄舉事。未有不託于正者。卽從正以引之。束之。或亦可以正終。孰知奸雄得志。寧復受束。吾于或。竊悲其志。不欲深繩之也。

欲愚操用操者。或之始謀。反爲所愚所用者。或之終局。觀操自處文王。或亦或之所誤。而誠輔之者。歟。使或不與操同心。而失着與策。其亦有濟于漢否。此或不與許攸輩同敗。不幸不與張昭輩全其。

鍾伯敬全集

卷六

二十一

身名耳。良可惜也。故無用人。愚人之機畧。不如苟全性命。不求聞達之愈矣。

卓識

南宮顯堂

此二句更得預心

此渾之不及預處

杜預

初詔書使潘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潘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潘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潘大悅。表呈預書以一人而受兩人節度。庸人不能耳。況潘乎。觀杜元凱於此。先幾處分。妙有伸縮。而形迹。

鍾伯敬全集

卷六

二十一

不露蓋爭競於事後。所損已多。調停于事前。所至甚大。預至江陵。與諸將語。料渾之情形。旣透至西陵。所與潘書。進止機宜。實不出此。不獨謙避而已。明辭事權。而暗授方略。自處地。步甚高。潘蓋受預節度。而不知矣。學問人當機妙用。夫豈渾之所及。觀潘得預書。大悅。則其不平于渾可知。然渾亦終不能節度潘。而幾釀鍾鄧之禍。乃知君臣朋友之間。處之不盡其道者。皆不學之過也。若唐李愬入蔡州。破吳元濟。索賊而迎裴度。度遜避。愬曰。使蔡人知朝廷之尊。度卒受。

其禮若二子者一將一相皆學問中體國人區區形迹體貌不足言也。

有利國家不必功從我出。纔是大臣識度根本學問更是源頭。明辭事功二語非明眼人不能識及。

皇極經世方
敘正此意

真實語

阮裕論

士苟欲自遂其高則其於衣食之計當先使之稍足。於已乃可無求於世。今人動作名士面孔向人見人。管治生計即目之爲俗。及至窘迫或有干請乞巧得與不肖俱喪其守其可耻又豈止於俗而已乎。阮裕屢辭徵命而宰二郡人問其故曰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問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聘能私計王述始仕稍營資產或諫其以此損名曰足當自止以是知通人作俗事自有深意妙在人鍾伯敬全集卷六二十四

之不肯言者而自言之故爲過人大抵士未有不近情而能全節者但不可爲貪鄙人藉口耳

營治生計原非貪黷不治生將仰給于人乎自是真實語直不可借此爲貪鄙耳

桃椎結履太公鼓刀豈好爲此哉自食其力所以不喪所守則治生良有關係

譽而理端而
真如是之清
自世不可少

勝王尊之於
發周誠遠矣

謝鯤傳

○○○謝鯤

謝鯤縱誕有過於嵇阮輩所爲者。至王敦爲逆。將殺
劉隗。鯤極力周旋。敦至石頭。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
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敦至
都復。問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大存
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戴人望。舉而用之。
則羣情帖然矣。敦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
不世之功。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
臣釋然。萬物之心。于是乃服。敦曰。君能保無變乎。鯤
曰。公若入朝。鯤請侍從。共步步。彌縫節節。匡救苦心。
妙手親弄。海鷗于掌。而日掠猛虎之鬚。其言雖不盡
用。而所持者。正所全者多。蓋遺吳萬年。乃英雄窮路。
蓋頭無可奈何之想。宵人順導之。而正士逆折之。是
以自甘從逆。鯤意在先引敦于善。而其逆自消。使社
稷陰受其福。其正論不減陳玄伯。妙用不下溫太真。
才誠相合。瞻識交濟。晉之忠臣。亦能臣也。豈七賢養
名全身者可及。卽勸進一文。阮公亦自有慙色。而繁
以達掩之可嘆也。黃魯直有言。臨大節而不可奪。乃

鍾伯敬全集

卷六

二十五

鍾伯敬全集

卷六

二十六

其不俗人也。今作達者。輒自謂不俗。如此而後爲不
俗。則達故未易言也。

由實折齒。幾掩幼與一生。誰知深情忠義。乃如是
乎。固不可以一事槩也。
直矣。不作景純之殺身忠矣。不必太真之詭譎。序
其匡正之言。爲忠爲能。常亦非謬。

〇〇 卻說袁甫

士大夫處榮利之際胸中靜躁關人品之高下者小
開國運之存亡者大從古國亡于黨禍人人知之卻
說對策云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罔誣罔
則臧否失實此亡國之象也以躁進始以亡國終可
畏哉鄙夫以患失而無所不至只躁進一念耳然處
必爭之地而教之以靜此處火止沸之道也限以勢
之所不得不止則不期靜而自靜縱以勢之所不得
不趨則不期動而自動說之言曰達在修道窮在失

鍾伯敬全集

卷六

二十七

義故靜以待之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看
動靜二字原委甚透上之政治下之風俗皆分於此
止躁之法正不出人情得失之外而得之有世道之
貴者不可不知也

躁未有不敗事不必推原至朋黨已卜之矣

〇〇〇 殷浩

士生亂世偶負重名而無其實其心雖自知無實然
惴惴焉欲守其名而惟恐失之世姑聽之自守其名
而不復責之以實則雖無益于世而可不至于有害
何者虛名不能有益且害于世卒使世受其害者則
以名用人之過也殷淵源名理清言而非用世才非
惟無其才也亦無其志縱使不出為世用自不失為
江左名士其墓居十年屢徵不出豈不欲出哉恐一
出不效而喪其名也其自知也審而自處也當矣當

鍾伯敬全集

卷六

二十八

時王濛謝尚及簡文強以管葛坐之因其不出而擬
其為管葛者益堅所以致其不得不出之道益急陳
讓自三月至七月始出出非浩意也然則浩何以終
出也浩不出世始疑浩之無實而其名遂失均之乎
失名也無寧僥倖一出而猶庶幾萬一思所以苟全
其名然浩豈知晉之所以必欲浩出者以桓溫滅蜀
威名轉振而思以浩之名抗之哉朝廷法紀不能行
于強臣而又思用一人焉以抗之嗟乎溫豈可以虛
名抗而浩又豈溫對哉浩一受其抗溫之任乃始強

始終為名累
一微而已

其似以李元
平當者

以無才無志
二字義之

溫知浩而浩
不知溫自負
其不能也

形容世之不
知浩能至

鍾伯敬全集

卷六

二十九

尋一題。苟且塞責。以終其抗溫之局。而其計了得不
出于北伐許洛。王羲之孔嚴勸與溫。和同不宜內構。
嫌隙。此有識者謀國之言。而不知浩之不得不出于
此也。師出狼狽。溫公然上疏罪浩。所為抗溫者。安在
浩廢而浩之名始失。然浩之不得有其名也。不待今
日而知之矣。浩之名不足計也。而國被其害。豈非以
名用浩者之罪哉。善哉。平桓溫之言曰。淵源有德。有
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嗚
呼。當時之善于處浩而使之得以虛名終者。未有如
溫者也。浩固不欲出。即浩欲出其志。亦不過為令僕
而已。然使浩果終令僕。天下又必有以為朝廷用違
其才者。大抵世于虛名之士。必待其用之無效。國被
其害而後知其不可用。古今持論。往往如此。可勝嘆
哉。

于虛名之士。鉤剔直入深隱。黔驢羊鶴。良可深笑。
士不自審。則自誤。國不知人。則誤國。竹馬之棄。取
溫早見之。而世不覺。又何以收抗溫之功哉。增其
跋尾耳。

此開千載生
面

高麗下子
坊

○○王羲之

王逸少。經世之才。憂國之心。鎮物之量。不減謝安。石
而愛身養名。不肯犯手做事。常處局外。冷眼熱腸。時
時以議論發之。大要皆中微。而見其大者。其所匡救
調護。亦復不少。殷浩與桓溫不協。義之以國家之安
在于內外和。與書誡之。浩將北伐。義之以為必敗。以
書止之。言甚切至。浩敗復圖。再舉又遣浩書。以江左
所營綜如此。加之喪敗。此可熟念。又云。自寇亂以來。
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

鍾伯敬全集

卷六

三十

本各從所志。又與會稽王駿。陳浩不宜北伐。云。今雖
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又云。夫
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
當因其眾。而即其實。東土饑荒。義之開倉賑貸。然朝
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遣
謝安書。言漕運事。云。為法不一。牽制者眾。遺豫州都
督謝萬言。教以通識。隨處行藏。每與士之下者同則
盡善矣。大要借處友之忠告。為救時之良箴。用旁觀
之衡鑑。為當局之針砭。不尸其功。不露其迹。始

山水田園自娛處于仕隱之間其經濟實用似爲文雅風流所掩不知義之正欲以此自掩也

世每以言掩右軍右軍亦以自掩而庸知其忠貞經濟乎指引鑿鑿其識與正學同處江左片地爲時爲勢真難犯手與爲殷浩無寧齊軌竹林耳一段深心非巨識未解

鍾伯敬全集

卷六

三十一

隱寓一兵字在其中

步安則疑以爲諷貳之心

應明前一段上論

善爲國者取于人事

事有不恒用之而時用之而有國者卒不可去焉善爲其所不可去者當使藏其用于爲國之中而待取焉夫所謂不可去者其所關於國雖甚重然可謂爲國之一事而爲國者其事不盡于此也要以有國者未有不爲國者也其爲國也不善莫有善焉者矣其爲國也善莫有不善焉者矣苟爲莫有不善而此不可去之一事亦在莫不善之中故名有近危而吾不揭之以爲名迹有近凶而吾不標之使有迹不爲而

鍾伯敬全集

卷六

三十三

無不爲爲之而若無以爲斯聖主哲臣所爲善藏其用非有道者莫能與於此也昔者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修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于人事善爲國者取于人事夫戰守兵事也非有國者之所必不可去哉太公以人事盡之此言爲國也而兵之體用不出乎此嘗試論之君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土地者國也事與人所以爲國也故軌里連鄉之屬有國者之人也不能外是人而別有戰守之人耕桑畜牧之屬

釋郭兵而吉
非其派

是言兵之官

為國者之事也不能外是事而別為戰守之事夫人
而能為戰守也夫人之事而能為戰守事也而吾不
能取之而國始交病故三代以前有兵事而未嘗有
兵家凡以兵之為物不可忘而要不可為訓者也不
可訓故不必有其家而不可忘故不敢無其事有其
家者世有不必習之人有其事者人無不可用之日
井田而車徒出焉不言車徒可也里黨而什伍出焉
不言什伍可也蒐狩而武功出焉不言武功可也妙
於出而善其藏可使由而不可使知意有所隱而事

鍾伯敬全集卷六 三十三

有所寄此非管子之言古之善為國者皆于是乎取
之今夫安定無爭內無盜而外無虜民生其時可以
不衣食而溫飽不屋居城垣而全安者乎衣食屋居
城垣凡有國者皆事其事不必為盜與虜也不幸而
欲當盜與虜則溫飽安全之民猶可往而無衣食屋
居城垣之民不可往者是為國者之所深念也孟子
以命世才生戰國梁齊之王問盡心于國問保民以
王政對滕文公問為國以民事不可緩對夫梁齊之
形在戰勝在守使孟子盡掩其君臣之口必使不為

仲卿為兵宿
是事

寓兵于農千
古良法

論危內

戰守之言而束其手足使不復理其事獨以田里樹
畜經界數事當之三主者將堅塞兩耳不待其辭之
畢也戰國之世亦烏用孟子為哉觀其言曰深耕易
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挺撻秦楚之
堅甲利兵若曰其所以戰守之道不出此而取之耳
請以太公人事之說實之凡為國者不能使其民無
耒耜鋤耨蓰苴之用而蒺藜矛戟干櫓取其中不能
使其民無服牛乘馬雞犬之音而營壘轉輸伺候取
其中不能使其民婦不織紉男不墾壤而旌旗攻城

鍾伯敬全集卷六 三十四

取其中不能使其民春勿鋤夏勿耨秋勿刈冬勿藏
而騎步儲守取其中不能使其民田無相伍里無吏
官無長周垣無限而約束符信將帥隊分取其中不
能使其民勿輸粟芻治城郭溝渠而廩庫壘壘取其
中不能使其民勿為者所以為國也而能取其中者所
謂藏其用於為國之中者也故戰守者兵也兵之為
道奇而吾所取甚乎其情隱而吾所取甚顯其名危
其迹凶而吾所取甚安甚吉善為國者近民能奪其
所為奇者隱者危者凶者而以平者顯者安且吉者

易之。豈非修事之謂哉。吾又以爲無治法。有治人。三代尚矣。有鄭白之人。而後有開渠之事。有李牧之人。而後有畜牧之事。有充克之人。而後有盡地力之事。有鼂錯趙充國之人。而後有積粟屯田之事。食其事之人。非創其事之人。創其事之人。非守其事之人。善乎武王之言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夫修事難。任人尤難。任人難。養人知人尤難。夫安定無爭。天所假以事與人之時也。得時勿怠。怠則失人。失人則失事。失事則失國。於是舍其所以常然之道。而出于一切以鍾伯敬全集入卷六 三十五

救之。其說曰。以饑勝飽。以寡勝衆。以不習勝習。夫所以使之饑且寡與不習者。其故豈可謂工哉。夫以飽勝衆。勝習勝者。中庸之所易。反是者。賢智難之。制勝者。不取于中庸之所易。而萬一千賢智之所難。此以其國卜者也。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既曰食與兵矣。又何所遘于富強之名。自孟子折梁王言利。利之爲言。政如殺不辜。取非其有也。云爾。宋儒漫然以富強解之。使人諱富強。并諱兵食。豈不悖哉。強生于富。金與粟皆富之資也。管子論金粟生死。寧生粟而死金。

金之用紆。不如粟之川直。富之中。又審所取焉。古人謀國操術之約。責效之核。持論之精。如此。豈苟而已哉。富強生於兵食。兵食出於耕戰。管商耕戰之說。皆出太公。而其本不同。爲戰而耕者。秦所以暴也。用耕以戰者。齊所以霸也。耕非以戰。而戰不出于耕者。周所以王也。故曰。非有道者。不能與于此也。太公是也。開陳明快。至別白利字妙甚。只看至下邊弑奪二字。便知利之所指。而人不解。人自爲戰家。自爲守井里。卽伍連守望。卽備禦。是鍾伯敬全集入卷六 三十六

又安首策。今輒議客兵。客兵所未及。徵輸輪輓。授之客兵所已及。剽劫搶掠。擾之禦賊之外。反增一禦兵。而民更病矣。寓兵于農。不易講。誠不可不講也。

策一

問信者國之大寶。乃顛倒駕馭。又有貴于不測者。不測又何以信也。唐虞三代道法相維。何嘗以不測行之。豈其作用反出後代人主下乎。皇上聰明彊智。俯視臣民。前代無比。久道化成。其情僞短。長靜觀已熟。有何所出。吾發中而必用此神變。不測爲也。其亦可頻用之。而長守之。欺若頻用之。而長守之。則又不神不變矣。安在其不測也。夫治天下曰道。曰法。言信也。而又曰

鍾伯敬全集

卷六

三十七

權曰。機曰術。三者似又皆以不測爲言。宋臣蘇軾乃謂舍其所不可測。而示其所可信。豈舍此三者而專用道法。亦有並行不悖者乎。諸士其析之。

人主可以使天下不吾測。而不可使不吾信。其于天下也不能有所必信。而終不能恃其所不可測。夫不測者。至神至變之名。出于偶然。而不足恃者也。恃吾之不測。以實其不信之心。則將頻用之。而長守之。頻用之。而長守之人。亦以爲常。而不之怪。則是天下之

出乎是即
不可測

聖與愚轉
入如

疏而達

不神不變者。反莫大乎是。而吾之所操。始竊言帝王務持其所不窮。故堯舜之民。以堯舜之心爲心。率天下聽于道。正直坦易。使天下油然不肯離于其中。三代而後。民自以其心爲心。故率天下聽于法。整齊嚴翼。使天下肅然不敢踰于其外。天下無不可信于我。而吾無所用其不測矣。我皇上聰明彊智。時數邁古。默識靜觀。察天下深淺。既久。既熟。視天下臣民。有一出其彀中者乎。即嘉與天下由道守法。明白易簡。于以恭己。太平有餘。而皇上以爲如此。吾安用此。

鍾伯敬全集

卷六

三十八

聰明彊武爲也。于是不能不別有所操。奚以明之。用人行政。治世之大端也。以爲有人不用。而未嘗不自用其人。以爲有政不行。而未嘗不自行其政。皇上自以爲至神至變。至不可測。吾如此。可以不信天下。可以不信天下。不敢不吾信。而又可以聽天下之信與不信。然愚生觀天下人情。不盡如皇上所操也。其始猶以爲皇上有所猜。有所玩。有所格。三者皆一有所出之。而卒不得其微。直以爲倦。而量不理。爾以爲其中無所有。爾以爲混混莫辨。爾嘗持刺而謁于貴。

何處得此妙

不待之教

兩不才字

者將命者延之入延之坐延之語主人若將出久之
不出以為竟不出且他有所之也譬持券而貸于富
者居間者難其事展其期峻其約日復一日知其中
本無可貸且他有所竊之也譬持古玩而求售于賞
鑑者口亦沈吟目亦流視手亦摩娑察其神似原無
所解且意不欲購力又不能購而姑以為名也是其
始皆出之偶然久之人且習為常而不之怪故易窮
也今莫若借其情而反用之欲借其情而反用之在
就人所習為常者仍出之以偶然而若不為意請言

鍾伯敬全集卷六

三十九

其凡輔臣者皇上之心膂也皇上欲使吾之標
柄皆不為之用而又欲其人之才力堪為我用是以
三十年來姑進姑退不進不退似常有一極專者著
之胸中而又不欲有一極庸者著之眼中世有不專
而又能不庸者吾孰從知之則有召對批答之法
夫才之能否一見得之心之邪正再見三見得之使
宰相流品與主人主情形習而朝廷職務與宰相心手
習其不大專而有才者馳驟而不虞其有餘不大庸
而能自守者坐鎮而不虞其不足彼皆不能用我而

非不可預不
可下備

非得世人實
是至理

皆為我用此處輔臣之道也大僚者皇上之手足
也夫部院必有左右卿寺必有丞貳非獨為一官一
人一人一事人有品士有志朝有法岳牧之不能無
四凶舜禹之不能無巢許勢也故不必二弓必重凡
以備則可以去取而缺則不遑求精今缺者不補補
者不問其人且誘之來補者不來來者不問其人執
之勿去則上不能無苟且含糊而下益為頑鈍滯鬱
且使今日欲去不能去之人即他日求來不得來之
人朝廷紀法士大夫風節無一可者故必備員而後

鍾伯敬全集卷六

四十

能以黜陟還之主上是非還之天下出處還之其
人此處大僚之道也言官者皇上之耳目也皇
上樂以為沽名嗜進耳借使天下皆不愛名譽不愛
爵祿之人皇上安得而用之皇上恐其大重而
愚以為勢不能使之必輕一言也上不以為可業
有可之者非惟可之且陰用其言矣一言也上不
以為不可業有不可之者非惟不可之且陰不用其
言矣其可其不可其用其不用不在言者則在下之
聽言者而皆不在上則何不寬以收其議

以謂其職業而。上始有其重。此處言官之道也。至于大政事大機宜。如官閭朝廟。藩服邊方。士風吏治。待舉待修者。不知其幾。皇上似但取一二極切要。不可已。而又極尋常不足疑。不難了之事。雖庸衆之君所不求而必得者。故爲之茹吐伸縮。用以綏臣下之心。口耳目。使其求之如呼天填海。俾而得之。卽如河清日卻。而又予其半。留其半。使求者不暇他有所求。而得者不思別有所得。若其所求所得皆臣下之物。可携以入。已揭以與人者也。二十年以前羣臣猶

鍾伯敬全集

卷六

四十二

望朝講。郊廟罷。惟使諸務。今自婚葬得。旨外不。過日夜望儲宮講讀。補大條下考選數事而已。此外不以爲新奇。必不得之數。則以爲迂爛。不必關之口。皇上自謂得計。而不知皆誰之事也。然而不可以此難。君父也。神聖舉事。出人意表。方其藏於穆清。兀然之中。如淵之深。如山之重。人且見爲定理。爲常事。及其發于忽然卒然之頃。則雷霆之乍驚。而江河風雨之驟至也。如近者。慈寧示警。固祖宗百靈特垂此異象于不祥之人。以勸夫堅忍。強力不易動之

主。上果一日出見廷臣。天日清曠。疑者釋。否者通。贊者動。聳者寂。此所謂出之偶然。借其情而反用之。之效也。蓋道揆法守。必曰信道。曰信度。而孔子曰。權。曾子曰。機。孟子曰。仁術之三物者。無乃游移轉徙而不可信者乎。非也。權者。衡之錘。所較不可必。而無不較也。機者。箭之括。所發不可必。而無不發也。術者。四達之塗。所由不可必。而無不由也。不可必之謂不測。無不然之謂信。蘇軾所謂去其所不可測。而示其所可信。蓋用此三者與道法相御相濟而行也。若是則

鍾伯敬全集

卷六

四十二

雖頻用之。而常守之。而愚不敢以爲不神不變也。洞心中竅。賈董有其才。尚輸其導引之靈快。

○○○策二

問朋友別達道爲五。而又皆居其會以爲用。乃所云不信乎友。不獲乎上。似獨與君臣相關。何也。詩言求友何至。遂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非以其信歟。觀古交道。有異常情。夫既云知我矣。何不舉以自代。已不相能矣。何知其必薦已。厥何以我僕。向何以不謝。河曲折趙穿之蹠矣。穿出而身與俱出。胡以不幸其敗。伐蜀駁司馬錯之疎矣。錯未行而已先行。何以不思其成。乃至

鍾伯敬全集

卷六

四十三

生臣死臣。覆楚復楚。立孤死難。何不同若是。然皆面相質而預言之。初終不爽。信矣。于和平何居。夫信友獲上。既合爲一。而詩所云得罪天子。怨及朋友。似又分而二之。今君臣朋友之際。其難猶未至是。夫亦有所不能自信。而信于上者。而亦可謂獲上之難乎。是宜深自反也。故信之說。願諸士索言之。

人與人相與也。雖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中。亦何嘗無朋友哉。然必專立朋友之名。與數者而五。何也。嘗試

論下名同如
此類

思之人于數者之人。蓋有偶然不相接之時。而又不
能不別有所接。別有所接。而若不相識。相識而不相
關。則人生之趣。至此時而幾乎盡。孰使之幾盡。而復
生者。其朋友之交乎。按其迹。但若舉數者外。所不能
收拾。無所隸屬。閒剩浮逸之人。委以爲歸。而受其所
有。餘究其用。又若舉數者中。所不能與共。不可相分
泮。渙虧缺之事。待以爲繼。而周其所不足。則雖不欲
專立朋友之名。與數者而五。不可得也。伐木之詩。言
求友。不過飲食歌舞之事。精感幽通。至于神之聽之。

鍾伯敬全集

卷六

四十四

終和且平。朋友之道。乎格神明。而況于人乎。何者。信
故也。孔子曰。不信乎友。不獲乎上。似獨親友道于君
臣之際者。愚生知之矣。蓋此中流品所聚。相引相推。
而君臣之道。藉朋友以與立。名利所生。相引相推。而
朋友之道。至君臣而易衰。盛衰之際。疑信所感。上與
下得失之關也。夫五倫惟朋友曰交。是必有所以交
者。故其時之師濟。無論也。雖亂朝險世。苟其氣類相
求。必有所不可解者。人之聖賢。無論也。雖偏人奇士
苟其肝膽相照。必有所不忍負者。其志同道。合無論

也。雖分途異趣。苟其才情相慕。必有所不能舍者。其
 永好。久要無論也。雖中乖晚隙。苟其風期相賞。必有
 所不能忘者。管仲之于鮑叔。其知我至比于父母。仲
 且死。君問鮑叔牙何如。仲不答。知叔之工于知人。而
 拙于自運也。仲舉叔是悞國。且悞叔也。曹叅之于蕭
 何。已不相能矣。何且死人疑誰代何者。叅知其必薦
 已。知何之急于公家。而緩于私嫌也。何舍叅非負叅
 乃負國也。宣子舉韓厥。厥戮其僕。惟宣子之僕。是以
 戮之。非其人。僕未易戮也。所後脫叔向于死。惟所後

鍾伯敬全集

卷六

故向可不往。謝非其人。不謝不可也。河曲之役。穿欲
 戰盾。不欲戰矣。穿出而與俱出。曰。秦獲穿也。獲一卿
 矣。何以不幸其敗國之敗。其可幸乎。伐蜀之議。錯曰
 可。儀曰不可。錯未行而先行。至城關。邑里皆儀手置。
 何以不忌其成國之成。其可忌乎。管仲召忽之事。糾
 也。一日子爲生臣。一日子爲死臣。伍員申胥之別。干
 楚也。一曰我必覆楚。一曰我必復之。程嬰公孫杵臼
 之在趙氏也。一曰立孤。難子勉其難者。一曰死易。我
 爲其易者。豫道之不虞。其洩分任之。不必相侵。各擇

一段備舉往
述可謂明
之私意

其志所能爲。所不欲爲。其力所能爲。所不能爲。其地
 其時所得爲。所不得爲。而卒皆無不爲。何其信也。是
 其意皆起于國家。不起于私交。卽真爲私交。而原不
 爲勢利。愚以爲真有爲私交。不爲勢利之心。則雖不
 盡爲國家。皆可以自信。而不見疑于上。不見疑于上
 者。獲上之道也。今天下無人而非友也。無地而非交
 也。反而思之。有生不用其言。死而流涕。如孔明之于
 費禕者乎。有其友已死。不惜身爲優伶。表其身之廢
 以振其子之困。若優孟之于叔敖者乎。有其人已降
 鍾伯敬全集 卷六

四十六

勝既與之友。不廢交情。賦詩錄別。如蘇武之于李陵
 者乎。有既以名節相友。窺其人熱中榮利。而割席規
 之。如管寧之于華歆者乎。有受其恩禮。終不可屈。而
 終報之。既已報之。而又以死脫之于厄。如關壯繆之
 于曹公者乎。有當人強盛。能亢異同。既觀衰危。反與
 惻惻。望屋奔亡。具舟相待。如王江州之于王應者乎。
 有廢其人。使之咄咄書空。而猶稱其有德。有言。如桓
 溫之于殷浩者乎。有既相仇殺。遇有典會。輒爾相思。
 如王忱之于王恭者乎。有素負時名。與之友善。功覆

名敗。上書相理。寧與同罪。如杜甫之于房瑯者乎。有以黨友牽竄。念其親老。以近易遠。如柳宗元之于劉夢得者乎。之數者。惟武侯關公爲國家居多。其餘則皆爲友耳。要其眼底皆曠而不卑。其胸中皆特達高遠。而不沾帶其情。皆真至而無飾。其肝腸皆熱。舉止皆快。而不悶其識力。皆專定途。皆直遂而無依傍。無紆迴。雖不必盡爲國家而用其道。皆可以獲上何者。信故也。孔子以信友獲上爲一。而詩則又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又似分而爲二。今

鍾伯敬全集 卷六

四十七

君臣朋友之間。其難未至是也。聖天子深心慧眼。無所事事。而高其視聽。誠有怨及朋友其人者。聖天子必不以爲不可使而罪之。愚觀今之交道。得無有不能自信。而輕且疑于上者乎。請以真心反之。蹊徑破可也。不破可也。而人才不可不惜。真有惜人才之心。無蹊徑可破矣。意見化可也。不化可也。而國是不可不定。真有定國是之心。無意見可化矣。嫌疑忘可也。不忘可也。而國體不可不存。真有國體之心。無嫌疑可忘矣。議論省可也。不省可也。而職業不可

所謂小人之交終必敗

鍾伯敬全集 卷六

四十八

以不修。真有修職業之心。無議論可省矣。夫真心爲朋友。可以取信于上。而況真心爲國家乎。夫有初垂而終豫者。廉蔣也。寇賈也。有相反而相成者。房杜也。姚宋也。司馬光蘇軾也。有進而爭退而如故者。韓范諸公也。凡此皆不害爲和平。即不盡和平而不害爲真心。真心之謂信。信故不得輕且疑之。而卒收獲上之效。今使深心慧眼。無所事事之聖天子。視聽于上。謂此屬憧憧往來。不起于國家。而起于私交。且不以爲起于私交。而又起于名位。雖風偃波流之中。不無特立之人。木落石見之後。不無徐定之日。上且以爲天下盡如是。而長此不反。則舉君臣朋友之間。遂無一可信者。而天下事殆不忍言之矣。上之疑下。下先爲猜也。下不私爲黨比。妄爲簡就。又何上之不可獲哉。此可以消傾險之私。作和衷之氣。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七

表

擬 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戴珊

問邇來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太平因

論及關臣劉健薦人事謝表

疏

修省疏

書牘

鍾伯敬全集 卷七

報蔡敬夫大參

與徐惟德憲長

與譚友夏

又

又

又

與譚素臣兄弟

與王穉恭兄弟

寄叔弟恮

又

與張太學

與郭篤卿

答馬時良

與馬仲良

徐乾之

與金陵友人

與唐宜之

與蔡敬夫

鍾伯敬全集 卷七

又

再報蔡敬夫

與馮元成公祖

與譚友夏

又

與高孩之觀察

與弟恮

答同年尹孔昭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七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參閱

表一

擬 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戴珊問

邇來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太平因論及問

臣劉健薦人事謝表

皇心軫軍國之需敢曰已安已治 府識出臣民之

上必思其復其終立國何先兵農爲本知人則否聖

鍾伯敬全集卷七

賢其艱道有貴於綢繆事不妨于商榷雖問而必對

僅言其所知臣大夏臣珊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痛惟

朝廷置公卿輔弼之臣實天子爲國脉人才之計鳩

民訓武則有司存論士辭官匪異人任在臣職寧辭

經畫乃君心尤切咨詢召對平臺豈惟故事敷陳前

席具有深衷第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

察似難泛及于早疏未有由安民而及知人與部院

而談內閣猜嫌盡釋格例不拘如此者也茲茲伏遇

皇帝陛下 聖敬日躋 聖聰天縱出 英明於渾

妙

同慶好

厚之外寓 廣大于精微之中軍民之利病盛虛談

皆上口宮府之短長邪正較若列眉 留心于國計

民心罷中使相沿之例 銳意于用人行政定午朝

專對之規如此虛懷豈無實驗太平未兆實由主

聖臣愚 清問方勤每欲朝嬰夕側謂二臣爲謹慎

期一德以昭宣不厭再三務求盡一語及軍民失所

何以爲心猶令 君父多憂是誰不職二月霖而五

月穀誠如 聖諭所云南苦運而北苦操頃者臣言

曾及第壑治亦難太速即更端恐屬徒勞其在于今

鍾伯敬全集卷七

惟期以實心而行實政歷稽諸古誰非以治法而責

治人苟無倦而有恒自先難而後獲此則矢心之告

敢爲出位之謀乃又蒙 諭問臣健長于計事疎于

與人蓋如健者久與同朝素識其休休之量兼爲執

友且知非憤憤之衷意者大臣以薦士爲忠寧過取

勿過棄庶幾 聖主以憐才見諒有不明無不誠但

恐 上能得之健而健不能得之人事所時有即健

不負乎 君而人不免負乎健答則誰歸雖其心本

無他聽其言而信其行不害爲君子之疎苟其識有

未○到○得○其○似○而○失○其○真○究○且○爲○小○人○所○用○在○幸○相○無
心○之○誤○不○必○顯○然○非○主○上○先○事○之○明○誰○能○洞○見○因○思
暗○橋○元○輔○本○老○成○持○重○之○人○尚○不○免○疎○虞○以○煩○聖
慮○矧○乃○碌○碌○二○臣○當○拙○劣○就○衰○之○日○又○安○能○開○濟○以
佐○時○艱○將○恐○託○之○空○談○終○無○裨○于○盛○治○敢○不○進○思
補○過○宜○德○達○情○仰○惟○宸○意○淵○微○有○所○對○尚○有○所○未
對○退○覺○愚○衷○感○觸○得○所○言○更○得○所○未○言○不○敢○以○告○于
人○因○而○自○省○諸○已○伏○願○視○民○益○若○勝○予○如○傷○如○保○進
賢○似○不○得○已○其○慎○其○難○務○除○煬○寵○之○奸○以○廣○合○官○之

鍾伯敬全集卷七

三

聽○庶○大○臣○法○小○臣○廉○以○交○警○而○成○交○泰○邇○人○安○遠○人
悅○有○外○寧○而○無○內○憂○矣○

寓○龜○采○于○質○實○之○中○融○論○議○于○排○偶○之○內○渾○穆○無
痕○表○中○亦○云○能○手○

○○○修省疏

具○官○臣○某○一○本○爲○景○運○方○新○天○心○示○警○懇○乞○聖
明○亟○爲○修○省○以○消○隱○患○以○光○初○政○事○臣○聞○天○地○人○物
之○妖○靈○蠢○動○植○之○背○自○古○有○之○其○情○形○不○同○同○謂○之
災○災○之○不○常○有○者○謂○之○異○惟○習○之○爲○常○則○恬○然○不○能
有○所○動○駭○之○爲○異○則○瞿○然○足○以○有○所○惕○天○之○警○人○不
于○其○常○而○必○示○之○以○異○自○然○之○理○也○今○皇○上○繼○緒
御○極○雖○在○泰○昌○元○年○之○九○月○其○以○天○啓○改○元○則○自○今
歲○辛○酉○始○辛○酉○之○歲○曾○幾○何○時○而○遼○東○以○日○暈○告○矣○

鍾伯敬全集卷七

四

京○師○以○風○竄○告○矣○臣○不○敢○以○占○候○家○南○顧○之○言○論○論
其○至○顯○者○日○君○之○象○也○暈○則○其○微○爲○蒙○爲○塞○何○以○不
于○京○師○而○于○遼○東○也○若○曰○蒙○塞○之○微○極○于○邊○疆○而○其
源○始○于○京○師○可○知○也○風○四○方○之○象○也○震○則○其○微○爲○昏
爲○震○何○以○不○于○四○方○而○于○京○師○也○若○曰○昏○震○之○微○始
于○京○師○而○其○流○必○及○于○四○方○可○知○也○雖○然○自○神○祖
初○年○靜○攝○已○久○其○妖○變○層○見○叠○出○蓋○有○不○止○于○今○日
所○告○者○修○省○之○疏○中○雖○臣○工○無○時○無○之○亦○無○人○無○之
而○淵○默○之○中○繫○乎○其○未○有○省○也○其○故○何○也○災○異○之○事

方顯能書

具解利心

一見則駭目。至再至三。以至于無數。則以習見而不之怪矣。修省之言。初聞則悚聽。至再至三。以至于無數。則以爲習聞而不之驚矣。今此二事者。交集于皇上。改元之初。異乎不異乎。改元之初。而且不出一二月之內。異乎不異乎。同一災異之興。神祖所習焉。不以爲異者。恐皇上欲復徂之。以爲常而不可得也。除臣下痛自刻責。各修職業。各捐意見。務借大道以襄助盛治。開濟時艱外。皇上但思日暈之在遼東者。乃天啓元年一三月內之日變。而不敢以

鍾伯敬全集入卷七

五

神祖時之日變。視之思風霾之在京師者。乃天啓元年一二月內之風變。而不敢以神祖時之風變視之。又思象見于遼東者。其源決不自遼東而起。象見于京師者。其流決不自京師而止。雖春秋書災。其下書事。應欲人君無所不謹。而外計全遼之指歸。若何料理。兵食若何懷戢。文武若何修明。賞罰內計畿輔之標本。若何撤官府之藩若。何破水火之形。若何防釜竈之隔。又豈待臣言之畢哉。皇上與諸臣工勿謂探策方始。袞缺無多。不足以致天變之踵至。而後集

史書集

也有數十年之尤悔。一念成之。有餘一二事之愧怍。千萬世補之不足。交玩則妖雖小。亦足爲隱禍之伏。交警則變雖大。適乃爲新政之助。敬怠治忽之幾。是在皇上一轉念而已。臣某以負乘畱臺而代庖。秩宗修省。固有同責。災祥尤得與聞。謹效稟規。自同片獻北。面拜疏。無任悚息危懼之至。

簡切讀之。却最能警心。

告君之詞甚懼。其支引天官五行。支離其應。不若是之醒且切也。

鍾伯敬全集入卷七

六

步事原非俗

寧靜致遠
盤退遠

○○○報蔡敬夫大叅

某再拜謹報簿書法令本非粗事且亦不能俗人大
 人經世之實際鍊性之借資也以我公當之益自不
 俗王右軍所謂通識隨處行藏桓宣武云我不為此
 那得坐談此之謂也二人豈是俗人世亦有何者能
 俗之以此知風雅世務達人不分為二也嗚呼賢則
 勞愚則逸安得當事者如公數人屈首此中而使某
 輩異時享坐談之福哉今天下上下內外別成一景
 象非揮霍弘才不能着手然亦非幽恬淵淨者膽決
 不堅識決不透亦未有不幽恬淵淨而可謂真揮霍
 弘才者公其人也睹前武昌寄詩及今見寄五詩豈
 是下根人所為某以為學術經濟識者于此可以潛
 窺某非能為佞公亦非受人佞者也吾邑譚元春字
 友夏者異人也比于某真所謂十倍曹丕讀公之詩
 知其人今寄其簡遠虎井二集當自知之譚生今年
 二十六尚為諸生其時義可出入嘉賓子遜砥礪各
 行老成簡練他日有用之才也有此異人不可不使
 公知之見來詩及先師雷太史知惜才異世一片豪

非誤許

傑菩薩肝腸此公不死當是救時之相且其資近道
 趙大洲之流也今其家在部下有老母妻子孤貧
 俗態寒灰一語州守勿溺之幸甚幸甚餘緒頗具扇
 頭五詩兼金遠餉不宜隨俗卻謝拜命九頓劉忠宣
 建祠非公不能作此舉止須煩自作一碑記後一經
 俗筆補却辱矣辱矣

寫情事處心膽俱張

只知簿書法令非粗便是有心世道人物彼厭薄
 者實是不能詭脫耳

鍾伯敬全集

卷七

入

非尋常山人

說得委盡
蛇出事檢得
人

○○○與徐惟德憲長

朱翁貧老足跡半朱門口不及事亦有守人也此見其冬月無絮哀之甚貧士不能為之地而叩其家中窮苦狀有十倍如衣無絮者此一端猶非其所急特口不肯言耳尤以宿庇宇下飲啄恩多不忍以饑寒言辭頻發諸口以愁仁人之耳其通家年少稔翁欲聞此言此狀故代言之口惠無實借手任德薄甚罪甚

詞旨哀婉石人亦動

鍾伯敬全集卷八

九

囁囁兒女語入耳自心憐

笑固自有所

謂徐翁以
作人思正乃
妙處

○○○與譚友夏

奇俊辨博自是文之一種以施之書牘題跋語林說部當是本色至于鴻裁大篇深重典雅又當別論正恐口頭筆端機鋒圓熟漸有千篇一律之意如于瞻所稱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患最不易療又文字一篇中佳事佳語必欲一一使盡亦是文之一病不為大家國朝工詩者自多而文不過數家且不無遺憾以此知文之難于詩也兄兼才大力故不覺備責之而厚望之

鍾伯敬全集卷八

十

篇中議論極得文訣更得先生作文訣婉而有蘊正先生之文也

○○又

廿一日決計東下矣。太易墓誌已成篇首。回互太易
自題銘旌一段。似有筆力。既不廢太易遺命而惡題
反成大議文章。自有息黯補劄法。如此迴筆。黯可無
息。則可無補。英布鄭袖。日日在前。可也。弟不可不謂
不忠于太易者矣。又安知太易隱衷苦情。不如弟所
云云者。素臣狀自佳。獨怪其與太易密戚死友。而不
記其一二細事小語。點染着色。似不得畧處反詳之
法。志中止有詩可談。談之盡興矣。無遺憾矣。非獨志
鍾伯敬全集卷七 十一

太易志友夏可也。志伯敬亦可也。弟文雖不佳。然似
不易削削。則不成絲理。語有發憤犯忌者。衆怒衆怒
弟任之。不以累太易友及其家也。

試讀太易誌銘。可知其言之非誇。

○○又

贈詩四章。恐南中山川所不經見。以此悲世人心。不
小。不能下一友。夏心又不大。不能容一友。夏也。
恐未必無下且容者。

鍾伯敬全集卷七

十二

又

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細看古人詩。便不暇
詆今人也。思之。

輕詆終是薄道。不若擇其可者法之。

與譚素臣兄弟

本求素臣先作太易狀。爲志文地。讀素臣狀。反使我
播手不得小巫行。逕如此。然又不敢不佳。太易才兒
寧不畏其屍視也。太易平生坎壈。惟有作詩一快。最
不當諱言詩。舍此無可志矣。又不必諱其罷諸生。他
人諸生不可罷。太易諸生可不必不罷。生太易諸生
不可罷。死太易諸生何不可罷。且太易罷諸生自是
世界不平事。不平便是奇事。當傳平事不必傳也。
又不當諱其罷諸生作六等吟。人間最不得意之事。

鍾備豫全集卷七

十三

成敗論人
悲慘切見
自信達悲
涼

太易取爲最得意之題。最得意之詩。此一段尤緊要。
不當諱。凡一切口語。罪過。弟當任之。太易聞此。亦當
鼓掌地下。足下兄弟在太易死友中。爲密戚。故不惜
刺刺不已。記曰。必誠必信。勿之有悔。恐不獨爲周身
周衣計也。

悲堪泣。鬼憤可遏雲。

生太易諸生不可罷。尚可有爲也。四語悲懣叠出。

與王稚恭兄弟

江令賢者。其詩定是惡道。不堪再讀。從此皆逐矣。
方當誤人。不已才不及中郎。而求與之同調。徒自取
狼狽而已。國朝詩無真初盛者。而有真中晚。真中晚
實勝假初盛。然不可多得。若今日要學江令一派詩。
便是假中晚。假宋元。假陳公甫。莊孔賜耳。學袁江二
公。與學濟南諸君子。何異。恐學袁江二公。其弊反有
甚于學濟南諸君子也。眼見今日牛鬼蛇神。打油定
致。遍滿世界。何待異日。慧力人于此。尤當緊着眼。大
便自教全集卷七

十四

無如人之不
善學

平心之論

善於詩者

凡詩文因襲有因襲之流弊。矯枉有矯枉之流弊。前
之共趨。卽今之偏廢。今之獨響。卽後之同聲。此中機
振密移暗度。賢者不免。明者不知。袁儀部所以極喜
進之者。緣其時歷詆往哲。遍排時流。四顧無朋。詩伴
不得忽得一江進之。如空谷聞聲。不必真有人跡。聞
是然之音。而喜。今日空谷中。已漸爲輪蹄之所。不止
是然之音。且不止真有人跡矣。此一時彼一時。不可
作矮子觀場。

說中郎不得已。與進之。則進之之詩。自可知矣。

凡詩文之運。自有必轉。轉于明者之間。先必壞于和者之習响。蓋一則奇。眾則厭。勢固然也。故善變者方為功臣。

非有實力者不能非其忠實

語亦能自抒胸臆不棄而人

所以當細讀古人詩

先生語殊妙人心胸恨不一遇

寄叔弟怪

得弟寄詩。與茂之喜躍累日。平地突出士龍子。由消此平生寂寞。造物于我奢矣。最可喜者。不學伯兄。甚有氣骨。有志力。有色韻。出塞詞。如試看手中劍。未知何究竟。從古應募人。豈盡不得還。大將雖自貴。少小為奴隸。男兒不殺賊。自應死邊城。本無開拓功。應與卒徒羣。夢想通侯貴。意氣始得雄。真得老杜骨法。可奪譚二之壘。弟姊妹行有酷得樂府遺意者。阿兄平生于此未着手。非不能為惡近世一副擬古面目耳。

鍾伯敬全集

卷七

十六

弟于此當勉之。近體極有佳處。七言獨生焚香一首。便是全作。餘一篇中句有同法者。此詩家大忌也。此中變化出沒。途徑甚多。萬遙不可自足。不可中廢。阿兄于近人。非不强項。讀古人詩。便覺爽然自失。前于譚二扎云。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若細看古人詩。便不服詆今人也。數語味之。肯來京師同清苦。與我談一冬。勝讀十年書也。獎進教導。可云委至。

又

貧病忠難。古人之常天。以此扼才士。尤有深意。但以
身爲本耳。十月不甚寒。入京養病。讀書可以居業。可
以成名。可以保身。念之念之作。官真無味。何時得致
一命于父親。衣食粗足。兄弟觴詠。一室嘯傲。五岳何
減南面也。八月三十日。

相勗皆至言。良由至情出。

鍾伯敬全集入 卷七

十七

與張太學

足下爲雷先生後事。至忠至密。弟所刻骨不能報者。
雷先生一字一筆。落人家者。皆當廣搜之。不要緊處。
偏有深致。卽作者亦不自知。弟住夷陵。一日而從筆
工處。獲其一贊一跋。從黃山人處。獲其二詩。皆妙有
風骨。遠過古人。則其遺落者多矣。在着意搜求之耳。
世間大有意思。人生前文字。不肯畱稿。此自名根淡
薄。不沾帶處。爲其後死者。却不可如此也。

凡人名位不彰。經濟不展。恃有文字。稍畱一班。原
鍾伯敬全集入 卷七
不可令之湮沒。其責後死者。良是。

十八

與郭篤卿

奇語

自是開當益
妙

往時入蜀者道荊州則過潛江可圖一晤而此番欲
取道夷陵謁座師又往承天謁陵故遂不能由此道
歸途或可耳弟平生不喜星相尤不喜星相之極驗
者凡以人生禍福妙在不使人前知若一一前知便
覺索然且多事矣弟所知陳生則星家之極驗者也
以弟不喜其術欲去而之他邑想兄與弟同好惡亦
應不喜此術而世上如我兩人趣尚者百無一二則
陳生之遇者百而不遇者亦一二也幸隨分推廣但

鍾伯敬全集

卷七

十九

莫薦之鍾伯敬一流人耳一笑

想具幾指勝故語能轉折如此

答馬時良

生真足重

得手書如面譚即欲作報而暴病在死法中已託友
人料理後事且作遺書示親戚知友矣不意十數日
後復蘇始能知人豈宿生山水友朋之緣未斷耶旅
病之人視年丈怡怡家居如仙如佛四月弟有蜀中
之差儻不過汝南謁敝座師即可相過握手耳力疾
口授不知何語諒非言詞所能悉也

痛餘祇念及山水友朋之緣當不惜以餘生殉之
矣人固自有所重

鍾伯敬全集

卷七

二十

樂事便不足
相本

馬仲良

近狀死而復蘇。具大兄札中。兄得無驚喜乎。旅病之人。視家居如仙。乃復以樂事見。夸何忍也。病中得詩十餘首。以爲絕筆。不意此段業緣尚未了也。力疾口授數語。已悶然就枕矣。不能多談。簡語自有脩然神氣。

鍾伯敬全集

卷七

二十一

與徐乾之

昨損餉法製湖筆。應是不凡。而弟用之。不知其佳處。覺毫間與腕微相距。續致稍次者。正與劣手相宜。尋書一紙。爲報北土。無定期窮措。大資裝粗給之日。便是行日也。

未亦有韻而真。

一語無窮意
味

與金陵友人

去歲曾有一札及小詩奉答。寄託茂之兄。郵致茂之。既北首想。竟浮沈也。譚郎友夏。楚之才子也。比于不佞。十倍而風流又倍之。老朽不足道也。相見自能領其妙。不佞不必言。言者不佞意也。近稿一冊奉寄。覽不佞從此以後。恐竟當作村沙。欲不村時。亦已老醜矣。可嘆可笑。

寸楮中具帶空靈之氣。

鍾伯敬全集

卷七

二十二

與唐宜之

茂之傳兄隱秀軒時義序。使我悔其業之不精。而窺之太淺也。譚友夏南來。專爲讀書。其讀書專就兄千里而來。南中何地。而專就宜之。宜之可知。友夏可知。也。友夏之才。格意趣。弟不言。向兄處自不必言也。

片語足人一餉思維。

一、月一收
信記

像清得

如是可以
開

與蔡敬天

向公觀楚而苦其與某遠也。今茲遠矣，向某猶得數
 四與公書，札詩篇往還，而苦其相通之難也。今愈難
 矣。讀公向時書，札詩篇，而公未嘗與某遠也，亦未嘗
 苦其相通之難也。想公相思時，亦復作如是觀耳。每
 念致身既遲，而作官已五載，以閒冷為固然，習成淪
 墮，每用讀書作詩，文為習苦，銷同之具，別後凡有所
 作，歷境轉關，似覺漸離粗淺一道。家居復與譚生元
 春深覽古人得其精神，選定古今詩，日詩歸稍有評
 鍾伯敬全集 卷七 二十三

註發覆指迷，蓋舉古人精神，日在人口耳之下，而千
 百年未見于世者，一標出之，亦快事也。又曾于南都
 搜得白雲先生陳昂五言律七百首，刻而傳之。其詩
 其人其行，徑為明布衣第一。孫大白宋鵝池監于耳
 而又為閩人，今亦奉寄。富亦快讀之也。凡此皆書生
 氣習，文人舉止，知無當于公。然其意畧謂半生閒適
 天人所忌，限亦當足自茲以往，得移郎署，出領民社
 漸與詩文疎，復奇意刪著。天涯聚散，驅馳風雨，漸與
 朋遊疎，是以去公日遠，相通愈難，而尤急急乎問公。

且舉以告公，寄公也。若公則不然，有經世之才之志
 之時之資，早成晚倦。某今日之事，恐又當作公他日
 結局。先着後着，所謂易地皆然耳。
 善讀書人，每能道讀書之樂，選書之肯。

鍾伯敬全集 卷七

二十四

又

凡得公詩無不和者。此番獨不能。自西陵遊後。斷手于此矣。兩三月中。乘譚郎共處。與商定詩歸一事。計三易稿。最後則惺手鈔之手鈔一卷。募人抄副本一。卷副本以候公使至而歸之。公至手鈔時。燈燭筆墨之下。雖古人未免聽命鬼泣于幽譚。郎或不能以其私為古人請命也。此雖選古人詩實自著一書言及此詩文。真不得作第二義。惺真不當妄作詩矣。其不能立和公作。安知非惺詩進乎。夫詩文與白業不當鍾伯敬全集卷七二十五

經世才志。而處一面實心實政。未必後人然終非惺之所近。若論最後着恐終當屬詩文。拮据民事。自是中間一段公案也。

孤行其意。有聽命之古人。無衡命之今人。南面百城。無以逾此。公應自知之。自快之。

鍾伯敬全集卷七

二十六

○再報蔡敬夫

冬春間一月之中千里之外得書及詩者三親遣使者二此非尋常交遊也詩歸一書自是文人舉止何敢遂言仙佛然其理亦自深常憤嘉隆間名人自謂學古徒取古人極膚極狹極套者刊其便于手口遂以為得古人之精神且前無古人矣而近時聰明者矯之口何古之法須自出眼光不知其至處又不過玉川玉蟾之唾餘耳此何以服人而一班護短就易之人得伸其議曰自用非也千變萬化不能出古人

鍾伯敬全集

卷七

二十七

之外此語似是故能縈惑耳食之人何者彼所謂古人之千變萬化則又皆向之極膚極狹極套者也是以不揆鄙拙拈出古人精神曰詩歸使其耳目志氣歸于此耳其一片老婆心時下轉語欲以此乎口作弊弊人燈燭與杖實于古人本來面目無當自覺多事不能置此身廬山之外然實有所不得已也自譚生外又無一慧力人如公者棒喝印正來論所謂去取有可商處何不暇時標出乘便寄示若詩歸中所取者不必論至直隸楊炯一字不錄而滕王閣長安古

不與尋常詩
原有力

大去會處
其言自見

意帝京福代悲白頭翁初感興制七言律大明宮畔和李之清平調杜之秋興八首等作多置孫山外實有一段極核極平之論足以服其心處絕無好異相短之習夫好異者固不足以服人也古詩中去取亦然想公所云云決不指此耳恨詩砭一卷未成不能錄與公正之所指示譚生及弟所作佳惡裁鑑精當至致書當事薦引譚生而云當事者自應知之此古心古道尤弟與譚生所中心藏之者也前寄早梅詩佳甚偶未能答而所寄譚生扇頭梅詩又進于此與鍾伯敬全集

卷七

二十八

譚生各和一詩書扇奉寄三詩似各有一段光景也二月初入京聲跡漸遠也言之黯然

時運變遷文人亦隨而衰旺創法之日即其開弊之日相沿漸失其本初倡者亦何如和者哉不得已而託詩歸以救世恐世變終亦非詩歸所能定也然亦足為章程矣

○與馮元成公祖

不肖未墮地時。先生業爲海內人倫詢仰久矣。及先生之宦。而其髮未燥也。是其少長貴賤賢愚相去蓋不知其幾。而庚戌入賀。領某于邸者三。視尋常君民之禮有加。卽某何足言。適足以成先生之高之大之厚且細而已。其驟謁先生于邸。而皆不值。始信愚臘小子得見大人。事君子有敏有緣。欲欣然庶幾而未易也。然苟心之專一。終亦當有時耳。色笑未接。不宜草草通書。唐突于長者貴者賢者之前。念先生之愛。值自敬全集八卷七

人而接引後進。有甚于某輩之欲通乎先生者。如庚戌之三顧某于邸是也。故不能以格套輒自阻。自後謹因舍親魏文學之來謁。而一布其區區焉。極尋常通候說來。極不落窠。

二十九

此事未敢相

○與譚友夏

弟舟行而南。實出意外。與吳康虞林茂之同行。而以其間作太山遊。又意外也。弟與兄遊志之久。約之堅。孰有如祭者。而一得衡。一得岱。天下事。寧可以人意與造化山水爭哉。俗遊自可千古。記若詩亦如之。始讀兄南岳草。不無畏退。而岱記成。覺老子猶不甚憊。然此事吾兩人自可交相慶。不必相妬也。往時一副手筆。祇以浮渡盆景架閣消之。不無牛刀割雞之恨。今差可滿志也。弟僦居金陵。心自懷歸。蓋平生精力。值自敬全集八卷七

二十七

二千

固快事也。造化之奇。

十九盡于詩歸一書。欲身親校刻。且博求約取于中。晚之間。成一家言。死且不朽。又將二十一史。肆力一。遍取其事。以經世。取其文。以傳世。以怡情。近年兩度舟行。討求漕河鹽法。頗有要領。若將此暇日。粗了文。事此後。盡力官職一番。而晚節仍以此結局。不枉作文人。又與文人作朋友。作兄弟也。兄歲考後。可與三弟定計。來勿牽于他念。千古一時。蔣長公示子山詩。云。與君世世爲兄弟。願結來生未了緣。此癡想也。今生之不言。而望來生如水去雲散。豈能復聚故處。卽

偶深故處。而吾豈能復記憶。夙生事。平念之。念之。可與吾弟。恰同看之。

文章經濟。盡以一身兼之。真可以樂死。但先生止討得前一段事業。良可惜也。

鍾伯敬全集

卷七

三千一

不厭後多

不自是

易見其味
必法

○○又

曹能始清深之才也。惜其居心稍雜。根不甚剛淨。是以近日詩文。有淺率之病。亦是名成後不交勝已之友。不聞逆耳之言。所致。子夏日。我過矣。我過矣。我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然其所謂淺率。亦就我法及古法中見之。其言我輩詩清新而未免有痕。却是極深中微至之言。從此公慧根中出。有痕非他覺。其清新者是也。昔人有言。其自爲謀也。則過。其爲先君謀也。則忠。曹公之謂矣。弟近答友人書。亦云。我輩詩文。到鍾伯敬全集。卷七。三千二。極無烟火處。便是機鋒。此語甚深。可思也。痕亦不可強融。惟起念起手時。厚之一字。可以救之。如我輩數年前詩。同一妙語。妙想當其離心入手。離手入眼時。作者與讀者有所落然于心目。而今反覺味長。有所躍然于心目。而今反覺易盡者。何故。落然者。以其深厚而躍然者。以其新奇。深厚者。易久。新奇者。不易久也。此有痕無痕之原也。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耳。此語對淺人。則如說夢矣。

深厚二字。實是詩訣。覓解人。固自難耳。

○○○與音義之觀察

向捧讀同示辱諭以惺所評詩歸反復于厚之一字而
下筆多有未厚者此洞見深中之言然而有說夫
所謂反覆于厚之一字者心知詩中實有此境也其
下筆未能如此者則所謂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
未之見也何以言之詩至于厚而無餘事矣然從古
未有無靈心而能為詩至厚出于靈而靈者不即能
厚弟嘗謂古人詩有兩派難入手處有如元氣大化
聲臭已絕此以平而厚者也古詩十九首蘇李是也

鍾伯敬全集入卷七

三十三

有如高巖峻壁岸壁無階此以險而厚者也漢郊祀
饒歌魏武帝樂府是也非不靈也厚之極靈不足以
言之也然必保此靈心方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若
夫以頑冥不靈為厚又豈吾孩之所謂厚哉曹能始
謂弟與譚友夏詩清新而未免于痕又言詩歸一書
和盤託出未免有好盡之累夫所謂有痕與好盡正
不厚之說也弟心服其言然和盤託出亦一片婆心
婆舌為此頑冥不靈之人設至于痕則未可強融須
此清所入厚以救之豈有全無而即自謂無痕

者哉何時得相聚一細論之

靈以資勝厚以學勝靈厚則資學兼而無疵而融
其痕則資學渾于無迹矣作詩至此不可思議
總之厚不以使事擘積為高則靈靈不以尖倩跳
脫為工則厚

鍾伯敬全集入卷七

三十五

與陳眉公

相見甚有奇緣。似恨其晚。然使前十年相見。恐識力各有未堅。透處。心自不能如是之相發也。朋友相見。極是難事。鄙意又以爲不患不相見。患相見之無益耳。有益矣。豈猶恨其晚哉。

畢竟見蚤則領益蚤。特爲無可益。不求益者。下轉語耳。

鍾伯敬全集

卷七

三十六

不奈言之爲妙

能此便可補行詩道

誰人解此

此可證身

絕好安樂窩人不能寄託

與弟性

詩合一篇讀之。句句妙矣。總看有一段說不出病痛。須細看古人之作詩。歸一書便是師友也。慧處勿纖幻處勿離清處勿薄。可惜此種才情。骨韻當練之成家功名富貴皆有盡時。此物終是路遠味長。晚年骨肉便用此爲安樂窩也。近來非惟嗜欲淡薄。卽生子一念亦付之天命矣。舍生報國固其本念。幸而得全卽圖爲樂生之計。所謂樂生者。此物是也可存此紙以見我志。併與譚友夏看之。近看五弟草書不減古

鍾伯敬全集

卷七

三十七

人壽亦必傳之業書牘。朴而有法。此皆天賜。非人力也。頂戴頂戴。惟念及骨肉逝者。五內俱裂。長吟短諷。直勝持螯把酒。況擁案牘而對饑寒瘡痍之百姓乎。南面百城。可不相易也。先生善尋樂處。

○答同年尹孔昭

兄怪我文字大有機鋒。謂盡之一字。有道者所不居。真是當頭一棒。然讀兄書終篇。機鋒二字。兄自反何如。我輩文字到極無烟火處。便是機鋒。自知之而無可奈何。亦是一業。何時與兄參之。

機鋒不僅在犀利。固有取于無烟火。徐夫人七首。三不在大。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八

書牘

與陸開仲

與袁滄孺

擬曹操讓黃祖殺禰衡書

與熊極峰

與王以明

與井陘道朱無易

鍾伯敬全集

卷八

目一

與林少巖

寄答王半虛

復陳鏡清

答韓晉之

答袁未央

答譚友夏

說

畫龍說

夏梅說

辨

李長吉詩辨

雜著

書放鹿事

紀夢

引

放言小引

黔錄小刻小引

江夏紀事小引

鍾伯敬全集

卷八

目二

鄭季卿採木行引

題跋

自題詩後

題魯文恪詩選後

再題

題唐李供奉降筆書首楞嚴石刻卷

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志冊子

摘黃山谷題跋語記

題黔公廬山結社卷

觴政

題血書法華經

家画跋

自跋茶訊詩卷

鍾伯敬全集

卷八

三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八

錢塘陸雲龍雨候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泰閱

○與陸開仲掌科

以試差註籍不通外事。昨日皇上臨御召見廷臣。事日曠始聞之。只此君臣父子相聚一堂二十餘年。未覩光景。天清日朗。雷厲風生。此剎復通塞一大機。臣子加額之時也。不識劉道長所言何事。遂觸聖怒。其拿送刑部擬罪之旨。二十七日之夕。一更始傳。

鍾伯敬全集卷八

聞之。弟子道長曾未識面。想其批鱗敢死。一身一家。已置度外。然使緣此遂得重譴。則于時事國體亦大。有關繫。此非道長可以得罪時也。爲今之時。惟有開。揭。婉。陳。密。解。先。自。引。咎。如云。身居揆輔。不能乘時有。言。故。使。小。臣。言。之。而。得。罪。戾。幾。有。濟。不。使。此。絕。妙。光。景。絕。妙。機。緣。有。譴。言。官。之。名。而。此。時。伏。莽。之。奸。蠕。蠕。耽。耽。伸。其。頭。足。布。其。開。械。焚。惑。洞。喝。所。全。尤。爲。不。小。風。聞。今。夕。臺。省。謀。合。詞。申。救。非。惟。無。益。反。重。聖。疑。通。夕。思。此。不。寐。計。相。公。出。朝。之。後。必。曉。譬。皇。肯。止。其。

諫者可不惜身。臣家則不可不備之。

是謂臣所以宜引者。

一肝膽之言

上疏而以閣揭申救。一力自任。必使臺省。可以無言。而後已。計不出此。使言官待救于相公。則兩失之矣。大要此時非立名之時。此事非居功之事。期于消邪。萌全正氣。以存國體而已。非為道長一身一家計。亦非為言官體面計也。弟以五鼓辭朝。四鼓作書達之。兄丈恐緩則不及耳。

觀其識力意氣。豈是一文士人之云亡。良有深惜。

鍾伯敬全集 卷八

二

今邊徼兵禍日有增加應

說至不利于官足以阻之矣

以漸

一片愛心大

○與袁滄弼論楚中鹽責書

讀所寄上朱公祖辨論楚中鹽責書。可謂理明而事核。慮深而心苦矣。某嘗謂塞下粟仰給鹽策屯田。所以使國家有急不加民賦。甚至卒有灾眚。常賦之內。上有蠲下有通。而猶不告匱者。恃此法之不壞也。今極壞而幾不可為矣。正思得一人焉。起而為之去歲適覩部議十條。鑿鑿似以為必可補扶。乃事內事外之人。不論其意之有為無為。同聲而逆料之曰。此萬萬屬之空言。萬萬屬之文具。萬萬無利于國。與利于

鍾伯敬全集 卷八

三

民而又且萬萬不利于官。某聞之。氣塞填胸。而無以奪其說。信如此。國家之法。當極壞。不可為之。特凡有一人焉。欲起而為之。而無往非空言。非文具。無往能利國利民。而又無往不壞官。也是必國家之法。一一聽其極壞。不可為。而後可哉。惟與翁蒞任。行事之後。所謂疏理之效。不必遽視其全。即如醫之視病。投藥使病者十分中。瘳得數分。亦可以結浮議者之舌。而紓立法任事者之氣。猶使人知國家之法。雖當極壞之後。尚有可為之人。可為之時。可為之道耳。然所謂

已解之見
人類然

是何時

病者得瘳之分數。于何處驗之。不過視商之輪課者。不如往時之苦。非惟無所苦。且見以為利之所在。而趨之如是而已。及見所為綱冊一書。分合輕重頭緒。清楚要領豁然。及行之未幾。而商之輸者。果見以為利而趨之。詢諸道路。其以疏理之法。平恕便商者。即向者事內事外。一輩人以為萬不可行。萬不利于國。于商于官者也。某始喜其言之中。法之行。欣然為細冊一序。凡以紓立法任事者之氣。而堅其心。一切利國利民之事。已雖不能為見人為之。如已自為之。是

鍾伯敬全集卷八
人

則區區之懷也。然某宦遊客居在外數年。數年中楚之鹽價且賤貴賤實所未知。近乃聞楚之鄉紳有不便疏理之法者。不悉其詳。得所寄上公祖公書。乃知為鹽貴之故耳。蓋某所見者。兩淮鹽課之樂輸而楚之鄉紳所見者。楚中鹽價之稍騰也。夫以楚之鄉紳為楚民求寬一分鹽價。司鹽者安能奪之。況翁丈亦楚鄉紳乎。弟亦楚人去省城三百里。自弟有知以來。二十餘年所歷鹽價。自八九分起。至一錢二三分止。則歷年間有之。然此自去省城三百里者言也。若如

得尺則尺
是時之

亦何難

鄉紳所云。省城鹽價自一錢起。則似亦不平矣。翁書中所云。今年一錢之價。乃去年疏理未至之鹽。又云。楚之鄉紳望疏理太過。恨不即復每包七分之初。待十年套盡。鹽法復故。則每包七分亦自有日。是則然矣。然自弟私評之。責司鹽者。今日遠復七分之初。似為太速。今食鹽者。待七分之價。于十年之後。或亦太久。唯自今年以往。屬疏理後者。更煩翁苦心極慮。調劑約束。于所謂省城每包一錢之價。通減通平。抑即弟所謂不必遽觀其全。第十分中減得數分。即可

鍾伯敬全集卷八
人

以謝楚民與楚之鄉紳矣。然其中靈心妙手。全在翁與朱公祖耳。決不可望于久困趨利之商。俟其病瘳。欲飽之後。利盡思義。自為減價者也。弟事外之人。責當事者。以所甚難。似為不情。亦欲翁終此疏理之局。成一團圓。鹽法使臣于國家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國家于臣子收得一利。便是一利耳。若怵于鄉評物議。以為手足終不能展布。而但以一官成敗去留。狗之一官。雖擲而疏理之局。仍不能終疏理之局。不終而鹽法卒歸于壞。鹽法壞而後人決不任其咎。仍歸

之于首議疏理之人是吾所謂抹壞之說真屬空言
文具真不利于國與商與官之物也是豈通人所出
哉弟于鹽法一事但欲始中終之不覺婆心婆舌如
此耳幸勿罪而笑之

期以肩仔望以融通實揣摩于任事者一段苦心
痛癢而為說捉筆時亦大有苦心

于嘗論人升一亦易耳第人盡升之國事將置
之何地則事有任無方是守官之人國家方收
官之益耳論極得

鍾伯敬全集 卷八

六

說而做恰切
阿瞞之抵掌

擬曹操讓黃祖殺稱衡書

孤白聞足下乃遂殺稱衡悅嘆彌日何足下高于視
衡而淺于待孤之甚也始孤送衡于足下或曰此遣
之死耳孤問何以知之曰衡小有才負重名不遜恐
其不察妄意主上忌且怒之必殺衡以順主上之意
孤曰不然孤觀孔融薦衡書其言過夸然以為衡必
有才智用智數如荀彧郭嘉等可備帷幄任使及觀其
人狂而騃耳然其效猶未能遽至殺身姑使為鼓吏
以觀其後而其狂日益甚不可察孤嘗笑而哀憐之

鍾伯敬全集 卷八

七

才士薄祿一至于于是然其山鷄之羽文采可觀澤雉
之性氣介堪重豈有為天下驅策智勇而不能卵翼
一衡者孤又耻之值其曉梁方燬決不能恬然食孤
之食聽孤之教便置之安厝之地然衡書生接霸王
之時少見孤寬容以為天下盡如是不若使遊羣雄
間以鍊之知足下性頗下急使其就縉纓之上圍檻
之中以調伏其狂騃之致庶幾異日得如王粲陳琳
輩孤當有以處之即不然而置足下所衡不得復發
其狂疾而有以自處不至流落失職此則孤區區之

或亦老瞞之
心

志也。語曰：智勝賊，能制賊，足下割據一方，其略當有過人者。豈遂效兒女爭鬪，口語不能容置此乎？且孤送衛之意，極不難知。孰意孤反用足下卞急之性，為殺衛之具哉？孤不能不負衛，則足下負孤甚矣。若謂孤有怒且忌于衛，惡有殺才士名，而假手于足下，此又不然。衛有何可忌？孤有怒于衛，即殺衛耳。且殺衛又何損于孤？孤所殺不啻有十倍于衛者乎？小儒愿子為之咎，嗟釋憾于孤，而有識不聞以為非。以為此曹虛名誑俗，辨言亂政，少正卯華士之流，大人之鍾傳全集卷八

鍾傳全集卷八
所必誅而衛非其人也。若衛者，所謂不足殺而可憐且可使之調伏而處于王粲、陳琳之列者也。夫王粲雅士，又窮而歸孤，此不必言。若陳琳之辱孤，又過于衛，迨其歸命之後，異馴可念，則孤誠心喜之，豈有又送與他人待其僕僕，倦於往來而後飲食教誨之無已，而至于殺其身哉？使衛卒不免，則孤之過而足下至疑衛有高才，重名，孤不殺而遺之于足下，此其高下視衛而淺于待孤之過也。夫劉備者，孤嘗許其天下英雄，惟備與孤耳，則孤所忌宜莫如備。備將闕羽

贊皇

亦臣隸之皎皎者，墮孤掌股者數矣。孤皆撫之，已真孤而又縱之，而又撫之，而又縱之，終始成其義。孤豈憚有殺英雄名，凡以王伯將相之業，非殺之所能取勝，俟其運數有所歸，智勇有所窮，而後承其微丈夫舉事從古如此。況衛之不足殺者乎？此非足下所知，聊為足下道之耳。若足下殺衛斯又不足怪，足下思之孤白。

裝塗花面，摘取橫眉，直是其自陳時文與漁陽三搥可以並讀。

鍾傳全集卷八

九

正平亦是自殺其軀，不得盡尤曹操，即與出脫何妨？此則又為摸索，以甚人惡人恨耳。

○與熊極峰

弟丙辰出京之後。長安綦局之變。不見不聞。卽上疏
改南通書。長安舊知之時。猶一切以丙辰前情理望
之。及讀諸公回札。而稍悟其不然。然猶未知其所以
不然之故也。今又一年所。而始知之。迫其知之而局
又變矣。甚矣弟之闇且鈍也。徐從麓中檢台兄去歲
兩番回札。與諸公同至者。視與丙辰前相與情理未
嘗少變。微獨弟。卽于弟之好友。若鄒若魏。瑕瑜不掩。
視丙辰前情理。未嘗少變也。始信世局自變。而台兄
鍾伯敬全集卷八
自定台兄以慧且敏而定。不自弟以闇且鈍而定。其
爲定。不同于以觀變而稍獲靜逸。功效差不殊耳。聞
台兄近且居太夫人伯母之戚。弟無以爲唁。聞此或
一破涕也。居亂世之末。流待朋友。不可不恕。所謂交
情二字。只可于作秀才及退居林下時。以之責人。若
仕宦得失之際。賣友得官。此亦理勢之常。一一責而
怨之。非惟待人不勝其刻。卽居心亦苦矣。士大夫君
臣朋友之間。處之未盡善。大半生于不讀書。弟向欲
作二十一史詳略。附于各史簡末。彙括事文。竊取其

義。計成功無時。姑撮其論事者。自左國起。訖于宋元。
勒成一書。名曰史懷。史懷者。取謝康樂懷抱觀古今
之意。今刻完九卷。左國至史記。在是矣。台兄前札。欲
速覽之。因郭振老之還奉。寄合虛過南都。晤弟。以其
女亡于京口。一日而去。不與弟別。今近狀何如。恐其
有淵源咄咄之意。則亦勸之讀書而已。意滿口重。不
盡欲言。

自責不可不嚴。責人不可不寬。功名富貴不可得。
又何至取友人而失之。雖然。利害不足相依。結交
時也。應自咎其情情也。念至此。于人又何尤。極忠
厚。亦極狠毒。

鍾伯敬全集卷八

十一

○與王以明

乙卯閒步。夜尋以明先生。良是奇緣。恨爾時身心猶在三塗中。崎嶇一晤。止以風月詩文語了之。今稍知于生死性命作怖畏想。若夢醒觀一念疑悔求一善友導師。不可得。十二年交遊。止如不識以明先生面者。識得以明先生面。則已思過半矣。陶李袁諸公學問來論。猶謂未達無生二字。則弟輩何處安身。然不敬久習。不輕新學。正不必以畏難。因而退轉。失言外之意也。往時滿于詩文。忘却生死。今承屢教。指示近

龜負被全集八卷八

十二

集遊戲三昧。及慈湖近溪諸種。甘露之灌。自不必言。乃至新詩較往時胎骨換盡。蓋以明于二事為一故。兩得之。弟視為二。故兩失之。此自然之理也。待見地稍定。為序以附不朽。蘇文選一部。史懷一部。寄覽小修。勿勿言歸。倦夜草草不具。容後嗣音。便于何處了無生。恐又添出許多葛藤。不如詩文之足以消日也。語中未必為先生本志。

論

○○與井陘道朱無易兵備

記明公五月書中有云。不肖以詩歸招尤。初謂事理不甚闕切。疑風聞之誤。久乃知其有之。夫不肖性疎才劣。可以見斥之道甚多。至詩歸一書。進退古人。怡悅情性。鼓吹風雅。于時局官守。似不相涉。徐思之。乃當事者不忍過求于某。斷其進趨之路。姑擇此微罪。罪某而又不甘處已。于俗分此美名。若其目中亦曾着過此書者。此則自處處人之妙。其中真似俱不必深論者也。若真以詩歸見處。則此一書將藉此一語

鍾伯敬全集八卷八

十三

口實。以傳某以一官徇此一書。且有餘榮。彼其之子。何愛于某。而肯為此乎。一笑一笑。詩歸以發古人之覆。乃至忤今人之心。耶。固應有此排調。

與林少巖座主

有破

可觀附之
恨

以此作集
勝馬牛

去歲聞三郎邑試前列。遊泮可必矣。及胡先生之來。始知偶落孫山外。心甚念之。惺觀少年英物。亦不必以早得一青衿爲福。養成羽翼。飛鳴一朝。愈于久淹。鄉投頓人興往之氣也。如云借此爲門戶。光仕官門。戶豈必特一青衿而光邪。惺栖泊金陵。樂其山水。近家君亦乞得毘陵廣文。父子相聚。全家在此。願以文爲生。非惟作官念頭灰冷。卽生子亦作第二義矣。人生富貴子孫原以奉我者。求之未必得。而又以苦我。鍾伯敬全集卷八 十四

神豈不添一累邪。此言似老師慰惺者。而惺能自得之。又可省老師一憂也。讀書作詩文一事。老師無一書不以爲戒。此父母之心。又以戒元履先生。此朋友之誼也。宿業前債除之不易。有甚于富貴子孫之念者。且舍此亦無娛生之路。老師近不能得之于元履。而遠能得之于惺乎。此其故可知也。三年中將正史。自左國起至宋元。流覽泛觀。勒成一書。名曰史懷取。謝康樂懷抱觀古今之意。于古人經世之旨。頗有所窺。極知勞思有負教養。但年來精力十倍往時。日月

又聞薄福之人。坐而消之。不免生災。有操相人術者。云惺官祿未衰。第骨法帶勞。惺所畏者勞也。願以官祿易之。不可曰讀書作文可以當之。是惺之所欣然樂從者。也不識老師以爲何如。試與元履質之。轉展伸出自己主意。真獨行其意者。

鍾伯敬全集卷八

十五

寄蒼王牛庵中丞

不孝慳下劣疏賤之人也。素無根柢之容。台臺屢勤先施。去冬慳方爲先人敦喪事。忽接手書。重以大集贈言獎借。草土之中。捧讀欽企。書中三歎。若有感于詩亡雅降之故者。慳嘗謂文章小道。壯夫比之雕虫。所云關係世運。汗降治道盛衰。或文人標榜護身之言。而前輩巨公偉人。其于一篇之妙。一士之長。接引領納如恐不及。件古無論。若近時李長沙之于崔李。嘉靖七子一時賢貴人。以不識其面。不得其文爲羞。

鍾伯敬全集卷八

十六

當時民物康阜。明良喜起。亦成太平之象。邇來士處宦途。與在山中人。但問其何官。與我何交而已。文章一道。不加重。亦不加妬。若世界中原無此一事者。夫物聚于好風。尚所薄造。化亦將收之。漸就衰歇。無足怪者。然今之治象。視昔何如哉。慳觀昔之趨向愈雅。而政治日以休明。世日以治。而其人未必不作高官。今之氣分愈俗。而職務日以廢墜。世日以亂。而其人未必盡登膺仕。乃知前輩虛懷曠議。急急于一篇之妙。一士之長。而惟恐其失者。固不止爲憐才。噉名而

惜才者不使才受其益

已也。台臺固一代巨公偉人也。道德節義。事功聲名。豈專以文章領袖一世。然台臺有其全。而士各持其一。以求合于台臺。士即不敢持其一。以求合。猶必廣搜而節取之。雖不肖如慳。猶惓惓下交之不已者。適足以明台臺之大。高之厚而已。去歲欲作報。而無由達。舍親胡方伯之來。慳適他出。偶遇商河令王之賢。不孝乙卯黔中所取士也。遣使相候。謹賦小詩一律。拙集一部。家傳二冊。不敢謂辭來美。聊以盡請益之念而已。內泰山一記諸詩。關里碑紀及詩。具拙集

鍾伯敬全集卷八

十七

中如有可采擇者。倘因修志之便。乞附于中。以不虛登臨瞻仰之意。非所敢望也。臨楮曷勝惶悚翹佇之至。

今日悉謂制科中無人物。予不謂然。又謂詩文無濟于事。予亦不謂然。就中除却迂泥浮薄兩種人。未有不能爲國任事。道德節義。事功聲名。何嘗分而爲二哉。自人二之。置才人于無用。遂令湮沒而反誣其無可用。惜也。試看長沙七子。豈無建豎哉。況更有勝于長沙七子者。

此則未可議人

憐才學苦力有合志

似此心胸不必身其貧也己今人可飲

著者自勉

〇〇〇復陳鏡清

惺啓孟誕先不孝之石交也。不孝之知有先生詩及其人誕先之所爲也。知其詩其人而心賞口嘆不能已者。非誕先之所爲也。非惟不繇誕先亦不繇友夏。非惟不孝不繇誕先友夏。卽蔡開府之不令先生知而移書彼中當道稱其文近古人。抑豈友夏與不孝之所爲哉。何則。人之稱述可以裨我之耳。鈔傳可以裨我之目。若夫耳之目之而賞且嘆不能已者。心也。耳目可借。心不可借。夫好德憐才一念所以行乎數

鍾伯敬全集人卷八

十八

千里之外而通乎百世之久者。惟其彼我之心有同然而不能相借也。寺壁六詩古心深情便是元道州。豈有明眼人同時有元道州而不歡喜讚嘆者乎。不孝平生好搜剔幽隱詩文。上自公卿下及氓隸。凡其一言之卓然可傳而無名于世者。必欲使天下後世知之。而後已。然此亦私心過計。夫珠玉蘊藏。精神見乎山川。商周彝鼎。雖在冢墓之中。千百年後必出見于世。彼呈著書而千秋萬歲不爲之傳者。其精神原無足傳也。真可傳者。神鬼天龍爲之擁護。而水火

兵劫不能遮。閑奚藉同時之人歡喜讚嘆之力也。諸

作深古。迫近于書。先傳以文史之筆。發仁孝之衷。所願從事筆研以附不朽。敢煩重幣溫言乎。但目前爲先人寬交事完。積勞致病。室中病者十人而八九容稍展期以遲補拙。託誕先兄轉致可也。友夏三月以明經入京。所惠書幣其弟收而傳之。保無浮沉。薄物侑絨及家傳遊記六種。舊詩書扇奏覽。既屬聲氣各刺原只照常。況鄰治父母亦無用手揭之側乎。想一言便可相諒。臨紙欽渴。辭不達意。

鍾伯敬全集人卷八

十九

敘憐才有公好。令人欲快。敘揚朗有必至。令人欲死。序著書之必傳。令人欲自奮。捉筆處真可泣神鬼。

是何胸次

只讀此字以
成文其間之
正矣

○ ○ 荅韓晉之秀才

閭固多才如足下清皎立俗何可類得學古之人所得自不同然古人所謂學以變化氣質氣質二字亦廣亦微恐非孤獨二字可了此特可為足下言之耳僕年力已衰又無子即吾子未必克肖中郎之書會須付君等何須相從南都觀僕之全也史懷一書至三國志而止今晉宋二書已九十葉矣此書雖不工而差不同文人之見董見老曾許為僕作序能從與之否向不知曾相寄未今致一部三國以後史無識鍾伯敬全集卷八 二十八

此精進之驗也奉和一詩示意而已臨紙意塞不知所云
論作賦實獲我心其餘出口甚爽亮

此集自可補行

○ ○ 荅袁未央

不孝之于詩文少時孟浪欲求其至年近五十而猶不悟名根牽纏可笑如此不知此道無必求其至之理今老病侵尋念志超宇宙勇邁終古求一技之至已自堪惜況必不能至乎所云隱秀軒集聽人刻之而不禁者知其不能更進而益於此也足下乃復求不孝後有此不亦多事乎漢魏唐人詩所以各成一家至今日新者以其精神變化分身應取選之不盡若佳者一選無餘則古人亦隘且死矣選詩如相入鍾伯敬全集卷八 三十一

如取其眼耳之靈而手足各體皆為枯槁棄物可乎以明愛不孝及友夏甚深不覺視選者太高而厚望之不知視古人作者反太卑耳然此亦何足深論胡君不能為主愧甚愧甚
不死古人自能求其可選佛菩薩之心

○。答譚友夏

惺謹復。孫女之養養而失之。未免多一事。其慧處。人不覺生憐死惜情。不能與人共。所謂別業見妄也。學道人所幹何事。而猶爲綴念乎。楞嚴經爲法拚命。病前病後披判。不記其次。危者有時安。滯者有時通。佛力憐念。加被不敢謂苦心所致也。始自作一序。能動筆作序。方有少分相應。明年二月初約說經市中。須祭一往大願。辦一片深心。夫阿難何等地位。佛猶責以粗浮。歷劣。須看此等人。所以粗浮。歷劣。處不。悉不。鍾伯敬全集卷八

二十二

慙愧也。至于嚴整威儀。率由矩矱。尤不可缺。夫聽人說已看之經。雖覺現成。省力然終不如費自己心力。損自己資糧。經歷艱苦。尤爲受用。只未聽已聽時。莫作省力之想可也。白文不可不細看。或一家之解。看之亦可服膺。非敢許來相就。遠韻若暫不待母共了。此段尤妙。此報母功德也。寒碧僧可約同來序。雖寄覽然。晤時亦須爲兄說一過也。世事如夢。來日無多。遑念其它。近詩二首見志。明春築室。非好勢也。亦自爲學道養生之計耳。正月初旬可來市中矣。惺謹復。

讀書誦經。原當求其實受用。過耳之言。濟得甚事。此便已爲讀書者說法矣。

鍾伯敬全集卷八

二十三

只應時到
是未若論
還伯生便
輪頭尺一層

○又

弟去歲春夏之交。欲愛幾枯。想念不作。而脾病相。弱弱甚。數十步之近。數息而後能至。一以靜勝之。久亦獲效。讀書學道。有得無得。或淺或深。俱以身心。日用喫飯。睡處。驗之。頗覺有少分受用。煩惱二字。較前為輕。弟所輯榜嚴注。已有成書。名曰如說。今摘出弟所見者錄寄。然亦自二卷而止。餘俟續致也。靜思人生在世。無故而受人大毒。深謫自是。前生負彼。今得賒債為幸。若不應時銷去。留為報復之地。是還債。而。又。借。債。也。構一居為靜攝終老之地。遠游無期。兄少壯。尚可作楚遊也。轉求趙凡夫書懷歸堂三字。及松竹生虛白階庭。橫古今一聯。幸以相寄。亦是無可奈何之語。是就禪論禪也。

鍾伯敬全集

卷八

二十四

陸古者初非
與古

或管人須費
試上之山水
而忽其山水

○畫龍說贈王生南游

邑子王生畫龍。戊申春。持友人手札。覓作南中貴人。書為南游資糧。而以所作畫龍一幅餉余。客戲語余曰。生其以子畏真龍。故持其畫者示子耳。予謂好畫龍。亦復不易。昔張僧繇畫龍不點睛。或令點之。疾雷破壁飛去。使葉公見此。能無反走邪。南中人矜尚書畫。工者價或等于詩文。且畫之用。或不減于真。甚且過之。今夫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一竹一禽。一魚一蟲。以至竹籬茅舍。斷橋堦垣。草衣芒屨。人見其真者。如鍾伯敬全集。卷八。三十五。未之或見也。一入各手。點染好事者。即成佳觀。以此知真者細。入畫則重。真者恒。入畫則奇。真者近。入畫則遠。子弟工其畫者。何必真。即如今人作詩文。自詫名家。其遠神遠體。時似恒似。寧渠能起古人而肉朽骨使之言笑步趨。余以為人巧之極。錯以天工。不過如顧陸寫生止耳。由此觀之。世固鮮有真者。皆畫之類也。子弟工其畫者。何必真也。欲為畫工作費。却深嘲嗜畫者。彼忽真而重似者。亦足嘲也。

夏梅說

梅之冷易知也。然亦有極熱之候。冬春水雪。繁花粲粲。雅俗爭赴。此其極熱時也。三四月。纍纍其實。和風甘雨之所加。而梅始冷矣。花實俱往。時維朱夏。葉幹相守。與烈日爭。而梅之冷極矣。故夫看梅與詠梅者。未有于無花之時者也。張謂官舍早梅詩。所詠者花之終實之始也。詠梅而及于實。斯已難矣。況葉乎。梅至于葉。而過時久矣。廷尉董崇相。官南都在。告有夏梅詩。始及于葉。何者。葉無所為。夏梅也。予為梅

龜伯錄全集卷八 二十八

感此誼。屬同志者和焉。而為圖卷以贈之。夫世固有處極冷之時。之地。而名實之權在焉。巧者乘間赴之。有名實之得。而又無赴熱之譏。此趨梅于冬春水雪者之人也。乃真耐熱者也。苟真為熱之所在。雖與地之極冷。而有所必辯焉。此詠夏梅意也。

夏梅固亦貞元之候乎。何必盡于熱鬧場中尋趣日也。

似亦有之

是以前全之

亦是事

以自

李長吉詩辨

杜牧李長吉執友也。敘長吉詩曰。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凡二百三十三首。今二百三十三首具在。則長吉詩無逸者矣。其逸者非逸也。皆賀所不欲存者也。而李藩者。乃從賀外兄搜其逸者。且恨其以夙怨。悉投堀中。不亦紛紛多事乎。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況如賀等者。皆於心的有所據。而於世一無所與者乎。未以于心有所據。而于世無所與之人。死而投其友之知我者。以詩止二百三十三首。則此外皆其所不欲存者必矣。乃不足以定長吉詩。而必欲別傳其所不欲存者。甚矣無識者之禍人詩也。然則投賀詩。與恨其投者。其為庸人無識。則同要其得投堀中。則長吉之幸。而二百三十三首傳于世。而無一字之亡者。皆長吉文章之神之所為也。若長吉者。已所不欲存。雖舉世之所欲共傳。而必毅然自去之者也。

龜伯錄全集卷八 二十九

句不盡為楓落。果江冷。不妨付之淞波白浪間。愛也。非如也。一言足千古。何用多許。為作者選者當

知之。
六經不燬而怪妄之詞少減。秦火不爲無功。必以
多勝。莊光所薄爲萊傭耳。

○書放鹿事

家畜一鹿。晉云可用合藥。或曰此山麋也。無益于亦
不忍。誓不殺。芻粟之者數月。肥且馴矣。將之。都應其
失養也。命童子放之。野。又懼其復爲人所得。擇山中
去家三十里者放焉。始驅之。去不肯去。途中眠而起。
起而眠者無數。至山中。命驚驅之。令疾走。度不及者
久之。乃已。其夕童子止宿村舍。明旦將反命。則向者
所放之鹿在其前焉。尾童子之後也。以歸。鍾子曰。予
于放鹿事。惕然悟感應之幾焉。蓋鹿之還也。生于放
之。夫其畜于家也。食其食。安其處。可以不求。故可以不
求。放而必欲放焉者。知其將殺已也。人之能爲放
已者。必不能爲殺已者也。如知其必不已殺。而又
食其食。安其處。無自養之勞。無索羣之苦。則亦何必
求放焉。集頽之陽。狎而復驚之。生而之殺也。入山之
鹿。去而復還之。殺而之生也。生殺之念。轉于中而去
還之。變應于物。感應之幾。豈不微乎。顯乎。然于人都
終慮其失養也。將必求一必不殺者而與之。是予所
以放之之意也。

亦是一篇放生戒殺文。
趨生遠死。獸有靈心。所爲有取也。

紀夢

乙卯六月。予出典黔試。廿一日之夜。宿葉縣。夢白雲先生陟昂來謁。貌不甚老瘦。年可六十四五。冠衣質而不蔽。獨不襪耳。予步送之。館一寺中。謀衣食處。之。爲終焉之計。問其年。曰癸卯。已謂予曰。子從此後。則當贈我詩。予曰。旣爲子作傳足矣。曰。當進于是。子覺有愧色。復問其生平。自集中。性還姓名外。更有何交。則俯而笑曰。朱百朋。予未及問其人。遂寤。纔合眼。復夢之。乃問朱百朋何人。子何以與之遊而不與之。鍾伯敬全集卷八 老人 三十一
詩則又笑曰。何交乎。就食耳。予惕然。其意之不苟與。其不得已。盡此兩語。予復問其逸詩何在。及卷首門人長于明偉何人。皆不及答。而寤。惘然恨其語之不一。終則候人傳呼。達于寢矣。憶戊申歲十月十七八日。爲亡友魏太易作墓誌銘成。越二十八日之夕。夢子處泉寺中。若京山觀音巖者。太易緩步從甬道入。徑就子揖。謝作誌銘。夢中予知其已死也。因謂予曰。吾死時甚無所苦。予曰。子見譚友夏爲子所作傳乎。答曰。譚作尚未寄到。蓋譚作傳爲二十四五日事。俱用

太易遺命爲之。噫。文之達于幽。其期之先後。與作者
遲速相應。計此世界去冥途。亦非五六月所能至也。
才鬼之靈而篤如此。
實有深心與通。非曰鬼話。

明

○○放言小引

放言之說。吾未之前聞也。自孔子曰。虞仲夷逸。始放
之義。何居。胸中真有故。而能言其所欲言。卽所謂中
倫之言。了然于心。又了然于口。與手者是也。苟爲無
本。而以無忌憚之心。出之。則處士橫議而已。設。淫。邪
通。皆橫之屬也。遁矣。又烏乎放哉。袁子著放言若干
首。讀之。心目無主。而皆覺有故。始吾見袁子幼時文。
以爲有破轅之氣。一再交其人。寧靜澹朴。似有道者。
也。惟袁子平心以讀書。虛懷以觀理。細意定力。以應
鍾伯敬全集 卷八 三十三

世然後發。而爲言。有物。有則。確乎。其不可奪。沛乎其
不窮。斯之謂放。夫言亦豈易放哉。放言卽孟子之所
謂辯也。辨生于不得已。不得已生于懼。懼者放之本
也。不然。與橫議何異焉。

放之與橫。原有辨。其原殊也。

放言只是一箇說得出。未有不出于不得已者。不
得已。又何無忌憚之有。

○黔錄小刻引

已試士于鄉而奏之。上有錄錄其文二十篇。宜皆出于士前此。或主司代之。主司凡二人。主者初試于書義。取其其一。其三。副問之于經主者。取易書。副則春秋禮記詩二義。或分焉。再試主者論一副表。一三試主者于策取一問。三問五問。副又問之前後二序。又分焉。近議仍用士文。貴信也。仍用士文。而主司者又文之曰。不莊也。不裁也。敬之道也。猶之獵服。不可入朝。而要襟之不可廟見也。其義一也。乙卯黔試。徑爲

鍾伯敬全集

卷八

三十四

副其錄。衷舊新例爲之事。竣而途而里而都。欲得而觀之者。衆度險徑。輕裝不能多齎。則別爲小刻。刻初試文凡九首。二三試之文及序不與焉。已登于錄者。爲論義一詩。一春秋禮記各二。其職也。書一主者命之也。作而未登于錄者。論義又一。與錄微異。體經擬而未出者。義又一。以自試也。先士也。其存之者。不棄其力也。殺其幅約之。使輕也。二三試之文及序。不與者。亦不能多齎之義也。然則錄幾乎廢。與曰。烏乎廢。有二三試之文及序在也。

序致中。嫣然作態。

疎花妍窮岩。淺草蔓幽澗。小小點綴。亦自快目。

鍾伯敬全集

卷八

三十五

江夏紀事小引

予同年徐子卿精神文采照映一世才鋒面面而土
木形骸乍見如漁樵人從山澤間出慈心熱腸栩栩
然躍出于眉宇而戟髯電目音吐如鐘雄豁開爽破
盡樊籬而執身如處女戒僧皎如冰霜蹶蹶瞿瞿似
陶公之憂勤而風流絕世西門之柳南樓之牀超然
高寄世以爲賢者不可測而予一言以蔽之曰誠而
已初以進士爲上海令同年中私計爲令莫良于子
卿亦莫亨于子卿然年餘以漕事被劾謫官楚之藩
鍾伯敬全集卷八 三十六

幕署江夏事未幾爲真予以使事便道歸江上子卿
扁舟迎訪意氣安閒語予曰吾不稍厭于上海終身
不知作官夫天下事固非一往書生習氣所能任彼
効我者成我者也微子不信吾言之誠故吾以告子
予私服之畏之愧之此學道經世人也秩滿稍遷爲
水部郎以艱歸家居數年出補兵部蓋十餘年矣手
書江夏紀事萬餘言寄其楚之門人龍夢先明伯諸
君心血焦腑文字中和盤托出楚人士受刻之其文
淹漫瀟灑如太史公河渠平準二書及貨殖傳嘗謂

史遷有經世才而不得試爲吏與黃卓魯吏治彬彬
而不足于文不能自書其事若子卿者可謂兼之然
皆江夏一邑事且去今十餘年矣夫古之巨公偉人
存敗屢中外交十年而意滿於簪仕之一官卽其作
一官也舉軼掌席事不爲而不能忘情于官之一事
官一事世或以爲其人之美不必在是而心
自歎之謂誠吾所以知子卿者如是而已矣
天下事未有不從誠得所謂實心任事是也故引
鍾伯敬全集卷八 三十七

中以成終始之

鄭季卿採木行引

或曰鄭子少年儻才不得志而為瀘州倅鄭子蓋以官為戲者今觀其採木行感事刺時何言之絕痛而悉也豈其身事中者耶以是知鄭子非以官為戲者也歌行指日時事與他作微異要在雜以風諷俾可觀採若少陵春陵行是也彼五言也近李獻吉有土兵莖豆餘千等行則七言然篇差短鄭子累千言無顧瞻湊泊之勞吾以見鄭子詩法焉然三殿災本以示警而採木以三殿為名開權紛紛又以採木為

連伯微全集

卷八

三十八

深心會同

名由是言之三殿雖勿災焉可也

災栢梁而營建章當事者識同趙鬼況以開權為修省末一段多少痛心採木行應有作耳

我用法

是是

然不以易而況子詩

自題詩後

李長叔曰汝曹勝流惜胸中書太多詩文太多詩文太好若能不讀書不作詩文便是全副名士余慨然曰快哉快哉非子不能為此語非我不能領于此語惜思者不解使思者解此語其欲殺子當甚于殺我然余能善子語決不能用子語子持子語歸為子用吾異日且用子語數日後舉此示友夏友夏報我曰長叔語快子稱長叔語尤快僕稱長叔與子語快者語亦復快夫以兩人書淫詩癖而能嘆賞不讀書不作詩文之鍾伯微全集

卷八

三十九

語則彼能為不讀書不作詩文語者決不以讀書作詩文為非也袁石公有言我輩非詩文不能度日此語與余頗同昔人有問長生訣者曰只是斷欲其人搖頭曰如此雖壽千歲何益余輩今日不作詩文有何生趣然則余雖善長叔言而不能用長叔決不以我為非正使以我為非余且聽之矣

惜書太多詩有別材非開書也詩文太多善易不言易也兩人自具玄賞

鸞翔鳳翥迴旋多姿

傳不盡傳人可思

選之功大

如北方是

無入

○○題魯文恪詩選後

觀古人全詩。或不過數十首。少或至數首。每喜其精。而疑其全者。或不止此。其中散漫不傳者。不無或亦有人乎。選之不則。自選存其所必可傳者而已。故精于選者。作者之功。臣也。向使全者盡傳于今。安知讀者不反致。崔信明之議乎。予喜誦鄉先達魯文恪詩。文。庚戌官燕。曾從其孫。睢寧令乞一部。欲選之。為湯嘉賓太史索去。遂不果。壬子。譚友夏選刻之。金陵。至九十首。精矣。該矣。予讀之。喜焉。敬焉。有弘正名家所

鍾伯敬全集卷八

四十一

未能入其室者。使予讀文恪全集。固未必其喜且敬之至此也。刪選之力。能使作者與讀者之精神。心目。為之潛移。而不知然則。友夏雖欲不為文恪功臣。固不可得也。或曰。作者如文恪。而後之選者。不必如友夏。若之何。予嘗與友夏言矣。莫若少作。作其所必可傳者。選而後作。勿作而待選。吁。談何容易哉。

隻句則珍。全集則棄。集固不貴多也。是刪削之法。鍾文正如蘇文。隨風起。濶多作。轉折而其煞處更有別致。如烟波萬丈。大有可玩。

虎豹以存山生

作文者所宜知

○○再題魯文恪詩選後

詩文多多益善者。古今能有幾人。與其不能盡善。而止存一篇數篇。一句數句之長。此外皆能勿作。即作而能不使。傳使後之讀者。常有其全決不止此之疑。思之惜之。猶有有餘不盡之意焉。若夫篇與句善矣。而不能使其不善者。不傳于後。以起後人厭棄而善者。反不見信。此豈善為必傳之計者哉。故夫選而後作者。上也。作而自選者。次也。作而待人選者。又次也。古人所謂數十首數首之可傳者。其全決不止此。若

鍾伯敬全集卷八

四十一

其善者止此。而此外勿作。正予所謂作其必可傳者也。此其識其力。古今又能有幾人乎。

令人欲借墨如金

不僅打油釘錢為一時之計。即字字不經鑄鍊。恐猶是千古貽笑。

○題唐李供奉降筆青首楞嚴石刻卷

新安程朗仲異人也。生而慕仙道。好精物隱。至破產苦身不悔。忽有仙人神附之。自稱唐供奉李太白先生。落筆爲詩文。無一近語。絕非世俗神言比也。書法精甚。真草惟意。筆筆出于鍾王。又特妙于畫。自云從

無不從神仙

王中丞學之。古澗澹遠。情法爛熳。予親見其用銅尺橫長二尺。從者長尺有咫。竅從者之兩端。裁筆焉。兩人微用指掖之。以作書畫。游移墨池中。悠悠然亭亭然。想見古人用筆運腕之妙。非苟而已也。又前于哀

鍾伯敬全集

卷八

四十二

廣文小修齋中。問予姓字。極服予所選詩歸。謂不錄清平詞三絕。爲是其虛心如此。凡此皆文人事也。又書丹于石。作真書首楞嚴經一部。予聞而稽首言曰。世之論太白。淺者以爲文人。深者以爲仙。然楞嚴經中以文士爲應類。猶墮傍生。仙則進于是矣。報盡仍離六道。夫文人學仙。與仙人學佛。其願力不甚相遠。太白仙去千餘年。而以筆墨金石爲人間作佛事。蓋文人之業。以仙識之。仙人之業。以佛識之。其精進何有窮時。予又聞人有死而修仙者。其法曰太陰鍊形。

太白死而歸依淨土。是亦佛法中之太陰鍊形也。益愧予之神其詩文書畫者之淺耳。觀朗仲青楞嚴經自度度人。其亦曰有此破產苦身不悔之志。豈惟作仙進而佛焉可也。此太白佛心也。供奉不死矣。乃猶示幻耶。當亦非庸人可託。

鍾伯敬全集

卷八

四十三

古人未嘗此

奇快語

迴波千態出

如此富人今何可得

可以噴殺

○○○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志冊子

富者餘貲財。文人饒篇籍。取有餘之貲。則揀篇籍之妙者而刻傳之。其事甚快。非惟文人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然而苦不相值者。何也。非人也。天也。奚以明之。貲財者造化之骨髓。篇籍者造化之精神。後骨髓以洩其精神。此其于事理兩虧之數也。人不能甘而造化肯聽之乎。故曰天也。嗚呼。此貲財之所以益蠹而篇籍之所以益晦也。友人潘景升著書甚多。所緝三吳越中雜志。事辭深雅。心力精博。蓋地史之董狐。鍾伯敬全集 卷八 四十四

也。募刻于好事者。而多不能給。予謂此雅事也。昔揚子雲作太玄。蜀富人賁錢十萬求載一名。不計今開口向人已出下策矣。況言之而不應乎。錢受之曰。今天下俚詩惡集。闕咽國門。此其剗剔之費。豈非貲財所為乎。予曰。此非造化精神所存也。無損于精神而徒用其骨髓。虧其一焉。或亦天之所不甚忌也。天矯如龍。層翻如浪。心思筆力。度越尋常。

印可以知生趣

○○○摘黃山谷題跋語記

題跋之文。今人但以游戲小語了之。不知古人文章無衆寡小大。其精神本領。則一政其一語。可以為一篇。其一篇可以為一部。山谷此種。最可誦法。如書贈韓秀才。則曰。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禮義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于書。書胸山雜詠。後則曰。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林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于呻

鍾伯敬全集 卷八 四十五

吟調笑之間。胸次釋然而開者。亦有所勸勉。書鮮洪範詩後。則曰。今觀鮮長江之才。可謂用頓州縣者也。使學之不盡其才。名不聞于世。其鄉之先達士大夫之過也。跋浴室院畫六祖師。則曰。人有懷道之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跋東坡畫石。則曰。以富貴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晉文公出奔。周流天下。窮矣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跋東坡書。則曰。學問文章之氣。尊

薈萃萃。發于筆墨之間。書贈卷後。則曰。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跋自臨東坡和淵明詩。則曰。翹叟屢索此卷。恐爲人盜去。夫不疑于心。物亦誠焉。翹叟一動其心。遂果被盜。昔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然哉。書贈陳繼月。則曰。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跋范文正公帖。則曰。用筆質處是其最工。太祭文正妙于世。故想其鉤指迴腕。皆入古人法度中。跋王荊公禪

鍾伯敬全集

卷八

四十六

行。之意不
必當于人與
中。而亦不
而不切

刻苦。故語清壯。持身豈弟。故聲和平。看山谷題跋。當以此數條推之。知題跋非文章家小道也。其胸中全副本領。全副精神。借一人一事一物。發之落筆極深極厚。極廣。而于所題之一人一事一物。其意義未嘗不合。所以爲妙。

山谷人品學問俱有所得。故其落筆自不涉文人。闕巧誇多境地。得先生一指點。盡龍可飛。

鍾伯敬全集

卷八

四十七

○○題然公廬山結社卷

謝監自許生天在後成佛在前。蓋緣胸中有慧力文
人四字耳。此四字尚未能出脫。遠公安得而不拒之。
哉。子嘗笑文士自視太高。而佛以爲應。類未離六道。
陶公飲酒賦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爾時已置
身虛亡之外。蓋山面目久落其眼中矣。遠公欲其入
而。橫眉不肯。夫惟不肯。遠公所以益欲其入。由此觀
之。世之求入者。皆遠公之所不與也。天下事有機緣。
其不皆然。老默視社中諸人。于陶謝二公。何居吾亦
以觀老默所謂二兄之優劣。乃樂衛之優劣也。
便是觀近臣于其所爲主義意。竊恐寥寥斯社。無
可結侶矣。

鍾伯敬全集

卷八

四十八

雨者假非所
中所有

○○題酒則後四條

一之神。航船騰錯。雜沓囂喧。神一亂。便減歡情。加以
矜莊。更離真境。善飲酒者。澹然與平時無異。其神閒
也。曹孟德臨戰。如不欲戰。泥水之役。安石以圍棋賭
墅。對之飲中。何可無此神宇。
去喧囂爲矜莊。猶爲酒困。

鍾伯敬全集

卷八

四十九

○○又

二之氣。禽之制在氣。故能以小伏大。酒場中若無雄
入九軍之氣。卽百船一石。喉間不無茹吐之苦。余嘗
持巨觥向座客搏戰。一時酒人色奪。而平日做杯斝
爵之人。亦頓自鼓舞。思奮酒場有此。差亦可廉頑立
懦。

是不亂于酒根本。

可云趣
倚歸謝未

○又
三之趣。沈。酒。委。頓。不。為。不。苦。而。昏。夢。號。嗽。亦。復。安。知。
此。中。之。樂。無。飲。中。之。苦。而。有。其。樂。惟。妙。于。醒。者。知。之。
至。于。出。沒。有。無。半。酣。者。尤。得。其。妙。太。白。云。但。得。醉。中。
趣。勿。為。醒。者。傳。此。為。徒。醒。者。言。耳。妙。于。醒。者。反。是。
孟。杓。之。間。那。可。以。一。醉。酩。消。之。

鍾伯敬全集 卷八

五十

○又
四之節。惟酒無量不及亂。從心所欲。從容中道。聖之。
時乎。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居然孔氏家法。直以自然。
故能妙中。

予無蕉葉量。未嘗作敗興之俗物。然亦未敢為沉。
酒者許也。願以此為酒國三章。

拔露儒

○題血書法華經
每見頂骨念珠。血書經。為之骨驚。古各宿不難以其。
身。徇。法。堅。人。信。心。如。此。持。此。心。以。事。君。親。刻。心。捐。脰。
可也。此卷是僧元明所書。序為。仁宗皇帝親製。皆。
書。御。諱。惟。嘗。謂。佛。法。尊。信。本。朝。最。有。力。而。其。迹。不。露。
大聖賢作用。與前代梁唐之主不同。
妙有提醒。醒許多不仁不義之人。至談及仁宗處。
冷處箴砭。諫迎佛骨。猶輸其伐微。

鍾伯敬全集 卷八

五十一

○○家書跋

庚申秋冬予在白門病困口不能言與食足不能行身不能眠而獨能持筆作書作書則反不知病其誰使之五弟快曰兄蓋以書爲藥耳因念漢元帝命王褒等以文字爲東宮娛病不爲無故病起反不能作所謂病愈藥止也予所書凡十小幅時與家愛惶五弟素好作書內人吳氏喜書蘭皆久不言筆墨矣予病起時一作蘭十種一作山水十種益之吾聞再生者舉酒相賀斯又以書爲酒也欲裝一冊志痛定之

蓮伯敬全集

卷八

五十二

思忽忽失去天啓辛酉冬予遷閩督學暫歸理裝得之敗篋中絹墨不屬如數百年物依而存之以授侄昭夏壬戌二月初到家再出展視題此却病當酒可想文人之致

○自跋茶訊詩卷

吳門買茶之使在予已成歲事人笑其迂不知其意不在茶也予與元嘆吳楚風烟森然天未以傾渚一片香爲鴻魚之路往反間書可必得如潮信之不爽中間或元嘆寄詩而予未及答或予寄而元嘆未答今茲乙丑歲之使以四月八日自家而發有詩奉寄因藥前後兩年之作書之一卷題曰茶訊詩未和者補之歲久積之成帙亦交情中一段佳話也知先生不以草木之滋勞人

蓮伯敬全集

卷八

五十三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九

傳

李少翁傳

白雲先生傳

官古愚先生傳

蔡先生傳

張毋小傳

家傳

鍾伯敬全集

卷九

目一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卷之九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叅閱

○李少翁傳

李少翁者名蔣字德春豫章人居漢川徙居應城始自號少溪年六十老矣人敬而翁之呼之少翁翁家世受醫精脉法冥思間解出授受之外其人沈墨長者入門無流視無媒言未嘗預問病者病第令伸臂出示手指一箸腕上形神忽往久之指離于腕徐以

鍾伯敬全集

卷九

中情

亦是有心人

一二語發病者隱結無不汗下吐服少焉投藥猶擬之耳余嘗謂翁診脉甚苦而投藥甚快余始不甚識翁屬余季弟婦病風眩狀類尸厥舉家誼言膜矣翁至脉其脉治也進一匕而蘇期以踰月法當病如前再進匕乃絕已而果然余始奇其言神其術今後數構奇疾法當死翁數起之其它圭刀入口無不隨手應者余一日遊京山飲友人王釋恭兄弟宅中飲從容言李翁國醫也長者醫藥已其病之狀若何語頗悉而釋恭尊君心計警敏人也顧諸郎識之身寧無

巨幕緩急邪屬歲通除。余這一童子持櫛膠餉問翁。至則聞兩健騎從京山疾馳來。夜半追翁去矣。余心動得無如向者釋恭尊君言乎。已而果聞釋恭母暴病更數醫不愈。翁立起之。無何其友譚有秩內得綿疾翁起如之。以是益神翁醫。于是釋恭輩競為詩歌投之。翁得余輩墨池殘瀋如獲重精。所至人爭家之念緩急可立應。而翁赴人之急甚于已。百里外中夜叩門不以家累為解。不以風雨寒暑為辭。翁亦年六十未有子。男期以此陰行善導迎善氣。會歲兩大稔。

鍾伯敬全集 卷九

疫鬼白晝攫人于市。翁煮藥如池。積片成塚。全活莫知主名。安問橋而貴家亦不惜解金為壽。所入沿手盡翁。雖沈墨長者饒酒德多而不亂。酒後曼聲度曲。鼻息與喉嚨相發。作音絕類老弋陽伎。意態婆娑。坐客絕倒。翁性不忤物。不媿人以所不能。不傲人以所不知。醫負絕技者最不利。其曹偶秦越人以此得不良死。而獨能安翁足跡。半朱門。不傳一溢言。對主人未嘗暴僮僕之過。所游病者家。酒法食單。豐約佳惡之數。不挂齒牙。其為長者如此。

舉世皆為所請以口為人者

鍾子曰。余還觀李翁。非醫者也。殆幾乎道者也。余每見醫者坐而說理。口如懸河。考其實如捉影。其神躁也。今世生談者類是。翁為人診脈。精神與病者往來一之至也。與人處使人意消。偶俱無猜。豈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日擊道存者邪。余有以知李翁幾于道者也。非醫者也。

慕為胗脈處。宛然圖書。其寫翁之靜一處。亦冷然可會。

鍾伯敬全集 卷九

三

○○○白雲先生傳

白雲先生陳昂者字雲仲福建莆田黃石街人也所
居所至人皆不知其何許人自隱于詩性命以之獨
與馬公子用昭善先生詩所謂自天亡我友者即其
人也其後莆田中倭城且破先生領妻子奔豫章織
草屨爲日不給繼之以卜洗彭蠡慰匡廬山觀陶令
之迹皆有詩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舟備爨以往
至亦輒備于僧遂遍歷三峽劍門之勝登鞍眉焉所
備僧輒死反自蜀寓江陵淞滋公安巴陵諸處至金

鍾伯敬全集卷九

陵姚太守稍客之給居食久之姚太守亦死無所依
仍賣卜秦淮或自榜片紙于扉爲人備作詩文其巷
中人有小小慶吊持百錢斗米與之輒隨所求以應
無則又賣卜或雜以纖履而林古度與其兄林者寓
居全陵一日兄弟過其門見所榜片紙于扉首色有
異突入其室問知爲莆田人頗述其平生一房之內
席牀缶竈敗紙退筆錯處其中檢文詩誦之是時古
度雖年少頗曉其大意稱之每稱其一詩輒反面向
壁流涕悲咽至于失聲其後每過門輒袖餅餌食之

先生得以不
死矣

反以得之

輒喜復出其詩泣如前居數年竟窮以死其子倉皇
出覓棺衣昇之中野古度兄弟急走索其集無所得
得先生手書五言今體一帙五言今體者五言律排
律也其詩予莫能名其自序略云昂壯夫時尤嗜五
言第家貧無多古書得王右丞即誦讀右丞得杜工
部即誦讀工部聞取其所中規中矩者時或一周旋
之又時或一折旋之含毫腐毫研精殫思今觀其五
言律七百首則先生所學所得實錄實際盡此數言
矣其云末一卷爲排律亦不存蓋謝生兆申云先生

鍾伯敬全集卷九

有集十六卷在江浦族人家或亦有據今刻其存者
以次購之論曰明自有詩而二三君子者自有其明
詩何隘也畫地爲限不得入自縉紳士夫詩的的有
本末者非其所交游品目不使得見于世者多矣况
老賤晦辱之尤如陳昂者乎近有徐渭宋登春皆以
窮而顯晦于詩詩皆遜昂然未有如昂之窮者也予
嘗默思公繼屨賣卜備爨傳書時胸中皆作何想其
視世人紛紛藉藉過乎其前者眼中皆以爲何物求
其意象所在而不得吾友張慎言曰自今入市門見

孤芳自芬而
已

悲憤是一腔
悲憤

賣菜傭皆宜物色之。恐有如白雲先生其人者甚矣。
有激乎其言之也。

短髮蒙茸老奈何。唾壺一擊一悲歌。新詩刺得人。
間諷荒塚俄看落照多。
千金買骨著憐才。誰起枯骸歷塊來。白日不回時。
已後淡烟殘日只生哀。

鍾伯敬全集

卷九

六

鍾伯敬之志

○○官古愚先生傳

官古愚先生者。楚之文行君子也。始名惟德。更名如
阜。字直卿。黃岡人。先生終諸生。以伯子。今戶科給事
中應震任。淮令考最。贈文林郎。故又稱贈文林郎。官
古愚先生。父福。福父永富。永富父政。政父清。清父守
忠。守忠數世上。有避兵由郢陽徙黃岡。烏林者。乃爲
黃岡人。母王孺人。夢麟入懷而生。因以字之。生慧篤
姿神端遠。稍長。屬志絕人。爲文有氣。里師避之。然益
攻苦。夏簞于松下。冬則裘絮加足焉。曰。以吾從衆。

鍾伯敬全集

卷九

七

讀書進取何必是。但吾以自鍊。使其骨可用。年二十
九。始補諸生。丙子已卯試。兩見格。然直指讀其文。而
賞之。悲其遇。後屢試皆高等。然卒不第。終自以爲學
不力。教授里中。爲養出其門。輒爲名士。舉進士。孝廉
及廩與庠者。分國中。爲官氏弟子矣。甲午。伯子舉其
鄉第三人。先生始不得自歎其學之不至。將老焉。稍
與其同輩。匿于文酒間。手唐人詩。擬之。然自出心。眼
疾革。猶作重陽詩。及信。則人任焉。制義其胸中。如此
有孝友至性。所受諸生。月奉備極。井溫視。寢膳無時。

安節乃已母疾時伯子方患疹舍之侍母疾走望請
代居喪孺子泣慕終其身事繼母如之尤愛季弟同
居四十年季弟子孝廉受室將析箸泣數日日吾乃
生分然愛益篤孝廉幼清能文教如已子曰弟侄一
身耳且老人之性無不愛其少子若孫者吾愛其所
愛而代爲之所亦以安吾親族子或以歲儉自鬻出
金贖之贖者凡四人三黨存沒待命者一一爲計必
信必周不敢以口惠誑人束髮讀書不能有所醉心
雖安之而常隱然有憂天下之心負經世方略雅不
鍾伯敬全集卷九

欲出位有所見其不平而時託于家人語以稍泄其
微旨戊戌伯子舉進士觀政大司馬後書問大司馬
何政若何所觀所觀何得若虜若倭若緬甸若猺若
苗兵食充詘將士情整要害既塞俱若何必資對轉
餉遼東歸問遼事如前曰身到處不放過他日當事
不出此授宛令手揭會典律令予束鮮曰祖宗道
法當官謀斷具是矣女曹平日有才臨事有識然掌
故不習則疑畏生每不能使其才與識之必伸爲國
家用夫思而不學非獨儒生作官亦有之不讀會典

諸書者是也伯子退食問其科條功課以爲喜慍又
言宛孔道飾厨傳媚客若誠耻之然古者時振肅遠
賓至如歸皆必節愛之主與廉慎吏所爲亦未有必
忘賓旅而後爲節愛廉慎者凡舉事依于誠恕乃可
久大勿立異爲名伯子拜受教居宛數月病伯子不
視事猶促之出先一月召季弟往治木江陵木至之
日則屬續之日也從容取筆書震也當事雲也作人
耐煩二字謹識之雲其仲子也又言某某有德于吾
父母吾未及報必勿忘遂瞑卒數年而贈文林郎又
鍾伯敬全集卷九

數年而伯子拜戶科給事中仲子及孫輩多以文行
世其家者先生負峻節獨行而于世無校所傲居火
或謂公盍聞諸官公笑而不應豪侵其配程孺人墓
田倍予直以厭之其爲長者皆此類料事成敗不失
而不自幸其中以爲功面折人過出于實心無已甚
使人嚴而不怨久之人人各自以爲官先生愛我傷
其前事而收德焉至今思之稱曰官古愚先生鍾子
曰予幼誦伯子應舉文以爲有豪傑之氣予成進士
後東鮮一記居郢比隣是時爲庚戌辛亥間予誠不

識其意所在。然淵靜坦然。望而知其端人也。及癸丑再入都東。鮮有所論事。中微制大。使人壯而敬之。對人淵靜坦然。如故其不得已而有言之意。中心達于面目。又使人欲稱其言之美。而不忍發口。然世未有不如此而能為端人者也。今惜不得起先生而見之。觀先生誠子數事。皆有本末。從學問孝友中出。東鮮用之。安能盡。嗟乎。父兄之教子弟。但以舉進士作商官為大學止。至善事朝廷。安得力臣而用之。然予察先生誠子之意。似見其向所攻苦自鍊者。決不但以鍾伯敬全集卷九

舉進士作高官為止。至善事也。吾所謂先生厲志絕人者以此。即其教子處。便可知其學問。便已可傳傳情事處。不一而足。曲淵迴路。使人悠然有會。

穆與今人皆不可得

何字新舊

○○蔡先生傳

蔡先生者。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之浯嶼人也。諱齊。字用明。以字行。更字晦仲。號見南先生。其為同安人。蓋二十餘傳矣。始自唐季。徙多獨行者。曾大父葵舒。為永春縣掾史。佐法平。有法如是。而令牽于他。請欲上下其文者。公度爭之。不能得。曰。豈以我為重。去此。效齊勝。偽卧養名乎。徑投筆歸。令感其誠。慰止之。掾史所持是也。何渠歸。請如掾史旨。世猶知庶人在官。有能用去就存法者。自公始。大父環碧。以學行為諸生。

鍾伯敬全集卷九

十一

祭酒。應貢不仕。年九十有二。終。父秀鍾。事親孝。有子四人。公其次也。生而端慧。進止如成人。大父授之經。退務刺其大義。十七。母陳卒。慟感親疎。奉兄嫂撫弟妹。各有情理。而家貧。父仍自食。永春掾史。世其德。蓋永春吏舍一席地人。比昔人太學末坐矣。公內自念。吾父雖安此。然趙景真聞父叱牛聲而泣。豈必其父之不安于耕乎。致身顯親。子職耳。遂慨然欲以經術自奮。家居常帶經。而鉏久之。配陳安人來歸。歸有婦德。勸公隨父之永春。安有子處。而父出者。男子四方。

父志也。矧父之所在其子焉往。遂從入永春。授童子經。取月奉自給。歲暮以奉易穀具舟歸。適大稔有港。禁父携公請于令。令試而奇之。曰。昔何仲默幼爲郡守。施公所知以其父長者爲亭長。故吾識不及施公。而若有子不減仲默。勿以俗學沒之。具束修令學于郡。孝廉傳君所而公內兄陳堯俞者。名能古學。相與居業益精。乙亥出就試。邑令首拔之。補諸生。有聲實舉。已卯鄉試。故事士舉於鄉者。親朋率望腹焉。以孝廉得請謁。有司居間故也。公耻爲居間。而其任爲親。

鍾伯敬全集

卷九

十二

先役書

語矣

得有所事事乎。其立教依經行。而以寬栗劑之。每出私錢具食講藝。所拔識多顯者。郡庠有某生爲怨家。所中公素不識。廉其誣。爲督學使者白之。某生持進謝辭。遣之。甲午聘同考試湖廣。所得士爲今光祿少卿朱君光祚。工曹郎馬君天錦。大叅張君之厚。戶曹郎楊君世勳。侍御周君師旦。先後爲名碩。孝廉楊君繼哲。王君德純。史君繼勳。凡八人進士者五人焉。乙未遷蜀之樂。至令樂至在蜀西北萬山中。去國萬里。是年伯子舉進士。年始二十。公忽忽不欲往。雅不敢。鍾伯敬全集

卷九

十三

方是不忍

劉原不足病
富民

承其未流官竟不得其要領公下車幸出不意微父
老數輩人給筆札令疏注堪應募者姓名各以所臆
疾書勿移時勿交語勿易辭書已即收之爲之稽糧
冊以知其賦之高下證甲牌以驗其屬之多寡然後
榜示占役者于門下弱賦強則出金助往募者靡屢
不任者始得自訴汰其實者而扶其誣報及妄求免
者乃更爲立補助之條定番休之規信給發之約用
大義論遣之民始勸往矣木分三運以十之六爲及
格公以滿十報人服其幹採木罷尋有旱疫之胥多
鍾伯敬全集 卷九 十四

方動無之然于豪猾無所錯貸犯科者宣以三尺始
終之有當論訊而扶服請贖者公笑曰若平日姦富
厚藏將用其餘爲贖地故放意爲非吾特與杖困魚
焉焉顯示平民使知其神不靈而其身不威者獨恃
此耳邑故無制科澤惡民入貲爲臺司掾史意有所
仗視邑令猶屬耳每謁令延坐降語報之長刺公
不爲禮人謂公先世作掾史能以法振令之弱公今
作令又以禮抑掾史之強易地皆然其理氣不可奪
一也郡司行李行部者屬氣如直指公故不習爲媚會

是強項令

又二卷

公所部監司缺安縣兵備使者來署望公意氣用餉
爲名徵責縣額餉金未輸者數歲車有無礙金乎姑
取數百來公大驚歲輸取庫符歸報安得數歲且金
何名爲無礙乎必加諸民令不敢知使者氣塞止不
然不能無失望司李不得志于公及前諸掾史不
見禮者依倚中之會公捕盜獄未竟捕一庫子侵匿
者其人亡走而公繫質其卒得二人醢食盜及所捕
庫子資之寃訟御史臺御史知樂至令無害悉杖繫
訟者事亦白而公以病乞休矣主爵者竟用人質使
鍾伯敬全集 卷九 十五

者語徙淮府審理東下瞿塘浮預如祺舟蕩不可止
取石代裝舟子嘆焉是歲爲庚子伯子以使事歸而
仲子復心亦能讀公書兄弟師友携幼而入相見悲
喜陳安人迎勞公曰自今始得稱廉吏妻也促伯子
還朝辛丑伯子再請急歸侍明年公與陳安人相
繼卒陳安人者卽堯俞女弟也幼資父兄長宜室家
稱善配云公仁心至性不言而躬行所欲爲于父母
者屈于位然未嘗一念忘孝所欲爲于昆弟者屈于
財然亦嘗一念忘友所欲爲于民者屈于地于時然

未嘗一念忘仁精誠所至雖父母昆弟百姓皆知其欲為而有所屈也。伯子郎秩滿得封如其官。哭公淒然不樂曰：「此吾一生勉為學勉為官不得之親者。自為孝廉至宦歸二十餘年。僦屋而居。瘠田十餘畝。義不以貧告人。與人處廣情而約義。勇于施而怯于取其極病歸也。方有征播之役。部署如初。政臨行猶奏記督學使者。廣試額。剗剗學行而耻以吏治見。短所至科條可法。然不為名。將解邑時有賕無主名者二百金。不以汗歸橐。亦不以聞上。籍置之而已。」伯子借鍾伯敬全集卷九十六

得郵符為公歸途計。匣之不用。平生惇行雅不欲以文名。時取達意傳以古法。詩具清骨。有隱几吾忘我。敲門人話僧。荒城今古道。大塊往來身。看花到處常為客。見月何時不憶人。春花冬雪傷離盡。楚水越山論舊新。階庭自愛吾形影。燈火相親汝弟兄。等句。伯子少惺二歲。才德命世。年未四十為方伯。其人嚴冷深情。事事有法。交惺十年。愛若兄弟。而惺常不敢以肩事之。禮見內省。亦不識其故。生不及登堂。拜先生。其言行大畧見伯子常思而得之。鍾子曰：「所謂伯

自足重非以子重

子者。即惺之友蔡敬夫是也。揆之人情。豈能無以敬夫故傳先生乎哉。然惺為蔡先生傳。亦傳其為蔡先生者而已。史遷之傳馮唐也。曰：「唐子遂亦奇士。與子善。唐自可傳耳。豈必為遂。然不如此。其言不信。惺之為蔡先生傳也亦然。」

寫吏治處隱隱見其朴心。其著已立傳之意。亦脫而有致。

紀言著事。宛然一謹而不迂。強而不傲。今之拙今古之循良。

鍾伯敬全集卷九

十七

張母小傳

張母某孺人者。海虞張太學商甫祖母也。為少叅某公女生而溫惠。自其在室時。已具丈夫之識。少叅宦遊四方。于吏事物情。有所內不得于心。而外不能決之友者。偶以試孺人。孺人應對口盡。其初終當否。輒不爽。少叅為之心開。胸中無留物。恨其不男子也。無何。少叅與其配相繼沒。故事卒官者。其家人憧憧一室中。往來惟篋笥管籥。是問孺人以一女兒。辭踊之。徐視其周身周衣事。誠信無悔。自此至于歸。皆寄兄鍾伯敬全集卷九

張母

精于握筭。臧獲受成。事而已。無能有所上下。為奸利然。亦不純用。適發日用其力。不盡其情。教其子。卽商甫之父也。威慈相御而行。學有聲實。凡七試。不第。以毀隕孺人見晚暮。哀樂情事。卒卒不免憂生之感。從事淨業。蓋其喜為焚修。好施予。自其天性。至此彌篤。然驟失壯子。以孫為命。外訕內怵。終亦不能頓息。暇則證鉢歸依而已。性沈靜。然一啓口。足為家誠。嘗語諸孫婦。吾處先後宛若。間三十年如一日者。無他。惟是交見其常情。而不入溢言。處世之道。不出此。其語鍾伯敬全集卷九

文法極有頓挫。其于敘述處。每出數字評斷。皆冷
雋絕人。
著筆皆鋒。稍詞悉錦。霞綺開朝。花光襲露。差可伴
其明艷也。

家傳

不孝惺生不及見大父。甫由母懷。卽養于伯父一府。
君裕齋公。伯母陳宜人。卽惺生所爲之後者也。府君
之生也。先于本生父二府君魯庵公二十歲。及見曾
大父。卽陳宜人。猶及事曾大母。以故大父以上。凡先
世教家孝謹。及治生艱難事。府君一一目見。而口誦
之。惺生數歲。府君抱著膝上。舐其吻。談大父時事。惺
俯而聽之。語次相視笑。泣在面。至嗣父及母陳宜人。
本生父及母馮宜人。事則惺之生較諸弟差長。閱見
蓮伯敬全集 卷九 二十一
最早最真。惺自念老矣。生嗣父母三十年中。俱沒有。
弟四人先後亡。其三亦曾執筆爲他人作志傳。而祖
父遺行。確然不愧古人者。無述焉。此罪人也。自闕歸。
居生父憂。凡事屬大父以上。取諸嗣父所口授者。生
嗣父母事。則惺自以所聞見筆之于書。雖不必傳。亦
不敢不述。要以言其所有。不言其所無。言其所知。不
言其所不知。非惟不敢誣祖父。亦不敢欺子孫。下及
亡弟。慊慊悌。亡舅。肆夏者。則先考死者也。非後死者
莫爲之述也。且尙何以名家傳也。家者無不及之義。

見傳之非妄

也

高祖諱協祚。姓鍾氏。生正統壬戌。始隸江西吉安府永豐縣。徙楚景陵縣皂市。卒正德癸酉。葬市西蘇家山。妣羅氏。先卒。葬永豐縣東湖。

曾祖諱弘仲。別號朴齋。生成化戊戌。卒嘉靖己酉。淳古長者。足不入郡邑。目不見官吏者。終其身。妣姚氏。

本縣人生壬寅。訓子孫嚴明。有過長跪受杖。酒漿脯蔬家猶傳其法。卒嘉靖乙卯。合葬市東趙家山。李方

伯五華先生。與大父善。爲孝廉時。計偕有日矣。食其

鍾伯敬全集

卷九

二十二

主而後行。蓋嘉靖己酉歲之冬也。

祖諱山。別號南鎮。生嘉靖乙丑。曾祖性樸。訥。祖獨彊

直。警爽。膽識過人。然要歸于質行。嘗寒夜父子燒榻

拙。擁膝相對。曾祖不言。以箸畫灰。忽忽如失。祖請其

故。曾祖以箸指屋楹曰。此恐非若有。吾以箸故。質諸

族之富者矣。祖隄曰。此兒罪也。大人勿憂。請還之。始

苦身出行賈。踰年贖其質。劑而還。徐拓舍傍地。構宅

買田。有中人產矣。常以孝義廉恥爲鄉里先。人有過

召而數之。熱心冷面。積而流出。如可承攬。其人外若

不堪。中實諒其誠。無怨者。里之子弟。有示若于父兄

及僕衛主命者。常卒步至其家。登堂上立。其父兄及

主人于傍。召犯者出。袒而杖之。若小人何敢如此。若

父兄若主。能驕汝。乃公不汝驕也。且寘汝于理。其人

叩頭服罪。多改心者。喜人治生。見市兒陸博擊毬。諸

戲。輒取其具而摧燒之。年未四十。里中已憚服若大

父行矣。市錯四邑。雜民所居。深惡民或相扇引。藏露

作奸。荆西兵備觀察蕭田鄭公患之。欲擇一幕官。任

焉。念小吏易與。奸法盜盜。反生授廉。得祖立身居鄉

鍾伯敬全集

卷九

二十三

狀。爲乃引卮酒。勸之極。知若長者。宜飲于鄉。然吾

有未了事。非若無可與共功者。強飲此酒。吾有以累

若。凡若所爲。卑體勞形。爲吾屈耳。祖再拜。公笑曰。若

正患行不去耳。吾知所以爲若地矣。乃手書檄一道。

朴二具。曰。驚者以此從事。署爲團長。乃拜受命。歸。謝

絕親知。蔬果之饋。及一切茶酒聚會。申明保甲稽坐

之法。然其要在引展商工。技使歸本。業終日奔命于

生計。而不遑及其他。有兩惡少年。以博爭道致恨。懇

求決者。祖不問其曲直。曰。汝曹獨無所操業乎。繫而

繫諸大機之兩頭。曰。吾有冗務。忍就此二日。爲若決之飲食。皆不離機。每大小便。一人欲出。則兩人共擎其機。以如廁。樂散牽率。見者皆笑。居一日。有半兩人面。目相視。覺出入起居甚無謂。亦皆笑。祖徐出語兩者。吾今日有閒矣。有所欲言事乎。皆曰。無有恨如前乎。曰。不敢欲放去乎。曰。誠如長者言。乃解而遣之。歸各悔而力事家人。生產皆致饒。惺爲童子時。其一人之子。年七十餘矣。抱布貿子門。爲子言其事云。鄭公出行。部過市。祖郊迎。公出輿揖之起。若步不能及。昇

趙伯欽全集

卷九

二十四

人勿傍輿行。然吾有事語若。呼昇人曰。吾欲與圍長言。若勿以疾步窘之。且亂其語。有所陳。地方便計。縣與入署。卽微行之一日。密授祖牒。司某所大猾奸利事。刻日爲限。祖案驗久無狀。故不報。公過市。倚輿問祖前事。祖正色起對。不敢以影響溢言。傷上臺覆盆之照。公亦先得其情。因大笑。以手代杖。指其式作閭語曰。只少這箇。只少這箇。蓋戲之也。卽收牒已其事。徐語祖。若陰德宜有後。公嘗庭語諸屬吏。吾比監兩郡。所見賢者。獨孝感典史某。皂市民鍾某耳。少宰余

公應城人也。嘗謁鄭公。曰。自皂市有圍長後。吾邑無牛盜矣。祖屢以親老請辭。公不許。然教養方略。有次第矣。公遷去。其繼者閻中張公。始聽其辭而禮遣之。顏祖之門曰。尚義。賜以冠帶。匡解。無何。曾祖沒。祖母姚亦替細大之務。請而後行。嘗病。臍結。便不得下。若甚。祖以手導之。始利。糞血雜至。以一小木盞手滌之。日以爲常。及沒。用其盞以顙面。嗽齒。哀至。則潸而哭。如是者二十餘年。終其世。姊適楊門者。性特侯。小失詞色。輒歸而戟手詈。祖司其語。有閒。緩辭引

趙伯欽全集

卷九

二十五

弟如晉。畢。不答直去。次日必具楮。因族長跪其庭。姊故不爲禮。族長諭之。出。乃拜。怒。葬而後起。時祖年已六十餘。卽楊氏子。孫亦以爲不堪。或謂翁亦老矣。何至是。祖泣。吾止姊弟二人。以姊爲兄。爲母。正以年皆老。無幾相見。有如姊志不解。斷往來。吾其如姊何。人謂祖。雖涕顏爲姊。屈。孝者化之。平生不喜見貴人。獨與封君李公南臺爲布衣交。封君者方伯父也。朝相過。或暮歸。祖往亦如之。方伯謂子。祖卽長公本寧先生。風慧早達。不免與材。惟祖能釋之。嘉靖甲子本

方伯亦為之
然所以致
之者又有在
矣

年舉于鄉之歲也。明日登舟赴省試矣。偶以小嬉。方伯怒。夜抽園籬笮之。祖往曰。吉行也。曷免而厲諸乃令謝而去。祖沒歲餘。本寧縣詞林外補。歸里。方伯引而吊。指靈牀令亟拜。是魯免汝咎者。拜已。方伯北向。揖呼南翁。吾兒歸拜。爾在此。聲淚俱下。酸感而罷。卒萬曆癸酉乙亥葬。市西蘇家山。方伯又僉其主。蓋兩世矣。祖雖勤儉。耕商作業。然意度落落然。常出于其外。不甚讀書。書法尺牘。疎朴可觀。癯而長。青吐朗然。所至驚坐。嘗經商遠歸。囊可數百金。偶陳諸案。而簞

重伯政全集

卷九

二十六

之嗣父裕齋公。祖長男也。年數歲過而歛步久之。顧盼而去。祖怒呼之還。若知愛此乎。男子生何憂無錢。苟能勵志作人。此陳陳者糞土也。何屬目為愛。從弟鎬不啻同生。鎬病且死。屏妻子以百金屬祖。子母起息。為身後妻子地。然勿令之知。待其子長。瘞而後與之。祖愕然有難色。鎬以頭搏牀。弟能信兄。兄不自信乎。祖扶起。弟艮食。若封識此物。詳署年月。色數。請受弟命。起息則多端。凡中人不可。望忘。然一念鎬謝如祖言。及其子長能立。泣而以原封與之。紙墨如故。

性坦而不知妬

年六十有九。無孫。族有多孫而夸者。祖每過其家。必呼其孫。曲踊距躍為笑。樂快得祖。一愧憤。祖歸。惟有欣歎而已。再往必袖梨栗。誘其孫為戲。女適京山王中丞。又池公。中丞年二十六成進士。為海鹽令。請諸前輩。所以為令者。多以善事上官。應之。請于祖。祖曰。吾齊民。真心利物。猶能隨緣作好事。子為進士。宰一邑。審時度地。何事不可為。安能為子畫定而往。中丞終身心藏其語。每為惺誦之。每夜課生父讀。必取竹頭酒削為挑燈杖。夜分不寐。應城

重伯政全集

卷九

二十七

陳文學王沙先生者。塾師也。語祖何苦為此。祖怡然曰。人在世。以覺為生。寐則疑于死。老人來日苦短。奈何。以寸刻餘生。同于死境。其識議往往如此。妣徐氏生子一理。即惺嗣父。初以惺官行人。司行人。贈如其官。後誥贈奉政大夫。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繼高氏生子一貫。惺本生父也。以歲貢授常州府武進縣儒學訓導。致仕。誥封如前官。皆以惺早恩云。繼何氏趙氏。長孫鍾惺曰。惺次大父行事。可以觀世焉。鄭觀察之知人。今方伯之篤舊。皆世所謂大人君子。無足異。

者乃若杖人之子弟奴僕。而其家安之。兩少年之禁于櫬而不逸。其子不諱。舉以語。惺。錫公屏妻子。陰付百金。嗚呼。彼何世之人哉。

嗣父一府君裕齋公諱一理。大父長子也。生嘉靖庚寅。負仁孝至性。而出之桑。慎不為矯矯之迹。大父嘗語人。吾性寡寬緩。不能以聲色狗人。雖心本無他。幸免尤。怨然涉世之道。安詳簡要。物我俱得。仁暴相安。者吾長男也。大父嘗怒笞人。府君從傍去衣。按其首。大父徐察其意。甚悲。色甚和。擲杖而罷。年八歲。母徐通伯教全集卷九

卒育于祖母姚。至二十六歲。繼母高亦愛其馴。善待之。無何。高以產生父魯庵公病。卒于蔭生父生始十三日。是時陳宜人亦來歸矣。相對泣。負負踟躕。二十一年始有一弟。望之甚。奈何。數奇如此。朝則抱以適隣。媼之門乞乳之。殘。夜則手付陳宜人。視其燥濕。啼笑生。父不知其無母。大父不知其有無母之子也。生父數歲。繼母何虐之。府君獨自傷。語陳宜人。吾志行不足以庇弟。吾與若非。厚集其誠。自處無過。不能有所感動。乃相與謹身。愉色。凡所喜者。遇之。所忌者。必

為之諱。陰為生父衣食地。而口不言。久之。何亦知府君夫婦善信人也。時一聽其言。生父每受窘。泣而陽貴之。曰。若已有知。學于賓賓。豈猶十三日兒乎。聞者亦憐之。生父年二十。補諸生。馮宜人來歸。繼母趙虐。不如何。而多忌。輕聽。嘗以小女子說戲。積怒。請于大父。必出馮宜人而後已。操筆闔門。將攻之。馮宜人惟閉門泣。府君知不可爭。為權辭。請于大父。是其家強宗。加其女以不可受。恐生他端。為清門累。陳宜人尋聲遙呼。曰。不如所言。新婦本無罪。且鍾氏宗祏是係。通伯教全集卷九

不可動。必不得已。請與同命。趙氣奪。大父亦察其無謂。笑語府君。長婦素慈。今健如此。引趙衣去。課生父。及惺。望其成。朝不及夕。然雅不欲使塾師。以一簞一盂加之。生父出就外傳。夜必與同寢。枕之臂。授以前後所當誦書。使其上口。明晨步送之入館。見塾師覆之無失。而後歸。陳宜人具飯糲。以待課。惺亦如之。府君幼習制舉業。曉其大意。言必稱王錢唐。瞿之。文嘗語惺。諸公文機勢。相生。章法不亂。如觀水然。前際後際。不相踰越。惺為笑。知從先輩入。府君啓之。惺自

鍾伯敬全集卷九

三十

館歸必教以通鑑語錄國朝憲章錄等書一月間惺人臣何以有忠良之別惺自以所知對曰鍾同廖莊是忠臣劉健謝遷李東陽是良臣府君奇其對此唐魏徵語若安從聞之因為惺說一過惺十三四歲私誦左國史記漢書文選府君喜曰見知古學矣聘儒先博雅者為惺通其句讀音釋語生父此子終當以文行名世吾老或不及見吾弟必食其實生父課惺頗嚴馮宜人亦不為姑息之愛府君語生父此子敏篤志強體弱一切用庸庸人待之懼其志阻志阻則鍾伯敬全集卷九

法奇

鍾伯敬全集卷九

三十一

弟法也煦煦近人惟恐傷之然不喜見市僧及與皂曰吾惡其與衣帽之氣熏人所苦近市不甚親衡量恒率家人力耕自給默自遠于商賈之業里有爭者聞且見必譬解之一訟于官則避不問人亦不敢引為驗曰寧爭不勝何至以訟牒汙長者姓名好潔成性日浴無筭不以夏與冬廢水聲香影交于簾戶竟以多浴致痺如廁所用淨紙必裁令方整用齋疏記必用紙完好者護以青殼牙光可鑑朱絲界之而後加書人笑其迂而勞然性之所安不能易也客來過鍾伯敬全集卷九

備至。挽府君髮。問此是尊何人。年貌不甚相遠。事之乃爾。府君笑曰。此我繼母也。慕祖母姚終其身。哀樂所至。輒誦李令伯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之語。至祖母無臣句。嗚咽而止。不能終焉。陳宜人慈憫過人。雖以惺爲後。然諸弟妹自一歲以後。若不知有母衣履幣。悅蔬果餅餌之類。倚以爲儲。求取無疵。弟懷早夭。有子昭夏。生纔四月。婦壬年二十餘。自矢靡他。宜人哀其志。每夜必引惺婦黃坐其室。寒燈靜茗。以他語聞其哀。夜分乃別。後府君十年卒。爲萬曆乙巳。距生重伯敬全集卷九

三十二

嘉靖甲午。壽七十有二。猶及見惺。舉于鄉。及孫肆夏。爲諸生。昭夏就外傳云。

本生父魯庵公諱一貫。大父第二子也。生嘉靖庚戌。性敏而朴。寡言笑。生十三日而喪母。長養兄嫂。語在嗣父母事中。三歲侍大父前。時天旱。出戶見晴空。皎然大父顧府君曰。天無雲。府君對曰。地有土。大父喜。以爲非獨捷對。亦重厚。令終之。兆云。六七歲授書。飲食佳惡盈歉。一勿敢問。曰。吾以口腹累兄嫂。賸粒殘漿。皆兄嫂匿聲色。忍饑渴以遺我者。敢求多乎。大父

言外見何母之

怙疎嚴不屑屑省視兒女苦樂。然一覺察。性如水火。繼母何至悍不免拳踢。蘆衣塵飯。府君忍不使大父知。嗣父語陳宜人。是其天資大孝福德人。真吾弟也。吾不憂若敖之餒矣。隆慶庚午。補諸生。母馮宜人來歸。甲戌。惺始生。嗣父悲喜。口不忍言。立後事。以府君止一子。且長。然其身心寬然。不自以爲無子人矣。府君知其意。愀然語馮宜人。吾兄老矣。待吾有次子而立。後何日之有。馮宜人曰。然非君兄嫂吾死無所何。乃言有子有子。兄嫂所予也。吾安敢有之。立後之意。鍾伯敬全集卷九

三十三

始定丁丑生弟惺。嗣父母益喜。惺與吾子矣。抱惺而去。府君且日命馮宜人具酒爲壽。賀吾兄嫂生子。自是誠家人。掩口勿言。惺所山乙亥葬大父。府君兄弟製一衰一小素冠。加惺之身。抱立靈牀前。明大父有孫執喪。前族之出示其孫。以夸大父者。見而內不能善。語府君。趨抱兒入。是其貌不揚。爲人目笑。府君兄弟初聞以爲愛我兄。慮風日之及。人犬之驚也。及其語竟大爲哀憤。嗣父欲唾其面。府君止之。兄勿爲念。吾必令此子有成。一雪此言。已卯庚辰連試于督學。

金公皆高等。遂廩于庠。惺亦以其年出就塾。壬午錄
應鄉試。乙酉試小不利。惺亦頗學爲文。自是始一意
課子兼理生。其言曰。士喪所守。生于求。求生于不足
不足生于闇。而情吾性。不能以一絲一粒于人。非自
處無求之地。何以善。後且吾業爲人父。爲人父子。雖
賢而貴。婚嫁田居。還以所應有義。亦何辭。吾父寒夜
擁爐時。不自矢。贖父所質宅乎。此非惟子職。亦爲人
父之義也。府君子然儒生。不宦不商。令市中有宅二
區。負郭田十益七八。子孫免饑寒。惺作官不甚內顧。
鍾伯敬全集 卷九 三十四

若有遠識云。而馮宜人勤勞尤出天性。惟布襟作樂
而忘病。竟以此致殞。嘗云。鬻奴養婢。此富貴家行徑。
寒素不宜須此。家人飯粥。貧親酒肴。必躬必親。與陳
宜人自朝至昏。坐不離厨。惺兒時。每見其井竈間。地
不容足。坐起進退。不失尺寸。陳宜人每以他事。惺見
母無所置身。外人見者。疑其婦姑不知其爲先後。宛
若也已。丑嗣父病痺。府君與馮宜人進藥上食。拾述
問辭。一粥一羹。一蔬一肉。朝夕皆有疏記。視其絲毫
加減。以爲喜懼。陳宜人每食必面馮宜人。今日食美

想當然

病者爲加一七。用慰其意。馮宜人謂府君長兄。雖出
後兄。彼老且病。安忍累之。且其爲父母之勞心力。
已殫。子作兄嫂時矣。辛卯爲惺婚。筐篚几筵。嗣父母
不知拜見之辰。嗣父舉酒屬賀。賀吾弟夫婦娶。婦言
其勞費不出于已也。嗣父終身惡聞老死二字。病時
府君嘗以數十金。私爲買美楨一具。歲一漆之。不使
知。久之。嗣父亦微聞之。府君懼觸其忌。百方藏護。嗣
父笑若無隱。此物亦復何可終免。但吾夫婦累弟處
實多。不忍更用此相埤益耳。嗣父卒。府君自操家政。
鍾伯敬全集 卷九 三十五

然以儒者治生足則自止。廉儉之性。皎若冰霜。平生
不輕過人。飲受人餽。杯茗寸絲。得必報之。惺十餘歲
讀書齋中。見府君題字數行于暗壁。云某年月日子
事有違。而往轍不利。書以自警。幽獨心行。略見乎辭。
其教子急于封樹。而緩于食貨。吝于責其成。而約于
收其用。自惺爲諸生。不令作孝廉想。爲孝廉。不令作
進士想。成進士。授官。不令作權要想。嘗語惺。吾勞勞
一生。以明經終。汝爲諸生。固處人中。十二年汝清廩
疎直。性好讀書。作文。此其法皆不宜大貴。爲文士與

輩上人同時冠進賢于分已過況汝嗣父生母皆不及見而吾及見之乎惟嘗謂名利場中能堪萬人之掉臂不能堪二親之橫眉惟爲行人八年擬部擬部二年而汰其考選授水部繇水部疏請改南曹又二年部持不覆覆改南祠部一年出爲福建提學僉事益通籍十四年矣優游卒歲舒縮用天非得府君爲父安得率胸懷綽綽餘裕若此平生不以姓名通上官壬午試于郡守齊公第三竟不往見惺同年官于楚爲令爲守爲監司以年家子求一見不得與人言

鍾自敬全集

卷九

三十六

口不及子孫爲武進縣訓導時常鎮觀察爲曾公諱太守爲何公諱應宜興令爲蔣公諱皆惺同年也誠惺不爲通曰體貌違隔言及不甚有益而人已之間周旋甚難久乃知之彌心重焉辛酉請告歸實以惺遷閩臬故具文郡邑達督學巡按御史但以老乞身不及其他御史聞而高之與嗣父母同拜大夫宜人之命禮成之日喜極嗚咽吾今乃報吾兄嫂使吾以他子立後者安有今日惺之官兩都也凡四到家每辭之官勉爲收淚壬戌三月入閩伏地大慟府君

惺所以卜
殷浩

舍悲而慍吉行何至是若慮我老乎我強于汝汝第攝身守官勿貽吾憂臨行以烏鬚藥一囊賜惺授手未畢府君失聲慟過于惺心動神告惺至閩夢魂搖曳積勞柴立自恐不免乃府君竟以七月疾日進不衰七遣使至家皆不報竟以九月二十六日終于正寢壽七十有三蓋生卒同日終天之恨實自取之復何言哉母馮宜人先府君二十六年卒爲丁酉歲距生嘉靖癸丑壽四十有九繼屠氏又宗氏

仲弟憐字次真魯菴公第二子也生萬曆丁丑俗重

鍾自敬全集

卷九

三十七

首生子惺之爲伯父母後也父母已心許之故弟之生若初有子者骨體堅潤壯髮生額性復強直數歲時伯父指此子酷類大父弟聞躍就其懷抱其頸問大父何如請告我伯父笑爲言大父語至痛快處喜曰兒能爲大父所爲嘗從伯父母之田間有老佃民語次呼大父別號弟時戲牀頭長不能踰人腹忽起手批其頰若世爲我家隸農何敢呼大父號其人不覺膝自屈走告伯父大吐舌不意郎君乃爾伯父奇之軒輊不馴跳踉街市竹馬紅裙非已所棄羣兒不

取取。羣兒所取即棄之。就塾復狎侮其曹偶。惺每禁止之。或教以泚愛親仁。曰。阿兄。饒爲此。吾不能與諸牧豎伍。父雖課子嚴。然酒酣以往。亦引諸兒笑樂。一夕飲。欲與惺及弟拳賭。行觴惺謝不敢。弟已舉臂前請以屈伸開合間決勝。浮翁大白。父已醉卧。輒持杯就牀騎其胸。頰而嚼之。父大喜。長兄守文終不若此。子有破輶之氣。聞人間有不平事。恨不手引其人而撻之。市然其在父母伯父母兄嫂塾師前。執禮甚謹。未嘗有違言。忤色爲文一篇數句之奇。出人意表。然

連自敬全集下

卷九

三十八

好弄坐馳。一有得失。去之亦甚遠。父每縛笞之。邑令晉江林公諱雲。好以文課士。甲午惺以諸生試第一。弟以儒童試第四。公一日行學語。學師理生之文。披音露妙。學師以爲惺也。舉以對公。插手正指其小者。御見龍子。御以良師友必成。令器是歲竟不得補。青衿乃感憤向學。爲文日入秀整。有氣力。性喜爲書。每傷古人書法及趣。至今日亡盡。今人刻石臨摹古。人法趣必不在此。欲更出眼光。合以古人墨迹。服習。移情求其精神所在。每見人臨帖必笑。學古人已自

不如此。此豈古人而遽學之乎。行草波瀾老成。不肯作近人一筆。然不意其早夭。竟未留其片紙。丁酉再出試。時已有吐血病。吐必數升。試文獨妙。阨于郡試。又不得補青衿。是歲三月生子昭夏。弟性不怖死。口雖不言。意謂有子死亦可。時時露于色笑。而母馮宜人亦病吐血。母子同病異處。宛轉相憶。竟至兩盡。母以七月十一日卒。弟時病甚。哭不成聲。叫絕而已。至八月初二日亦卒。年二十有一歲。弟素強善飯。多力。年十五歲。隣家失火。兩臂各繫水一桶。沿緣登梯。梯

連自敬全集

卷九

三十九

長二丈餘。上下如猿鳥。嘗與予及友人章章甫見付家有強弩。于兩人共發之。不能滿。弟時已病。肘一指相引。弦隨指往。如牽弱線。自矢不爲諸生。義不肯衣冠婚之。夕。父母強冠之。不可。竟以總角成禮。死用以歛。今卒後二十七年。予始作弟傳。付其子昭夏。昭夏爲諸生已十年。娶婦唐氏。有孫危。孫女一人。予命妻吳氏。養之爲長男。肆夏女婦王氏。自誓散髮至老。今亦四十。昭夏弟在已稱大父。予與弟當作班白二老人。然予見昭夏。輒語所記弟面孔及夢中所見。猶二

十七年前總角人也。

叔弟恮。初諱恬。字叔靜。生父第三子。季弟梯。字季友。

第四子也。生甲申。惺喪弟三人。叔弟最後亡。年視仲

叔致謝落可

季兩弟幾倍之。兩弟材而年不能達。未見其至。吾于

弟見其所至矣。仲弟不及見。惺舉于鄉。季弟不見成

進士。作宦而弟及見之。季弟亦不及從宦遊。覽勝探

奇。平居端坐。向牕賞文析義。季弟幼不能共。而弟皆

獲共之。然其運數似有奇窮。仲弟之沒也。弟年已十

六。季弟十四。文皆抽穎見端。而以母兄病。學不時作

輟。父課仲弟過急。不饗其利。竟以天枉。每恟而悔焉。

欲聽兩弟廢學。作農商亦可。惺請于父。此非農商中

人也。名利不足論。其材可惜。宜廣以學。且不煩父課

有故嫌在

課。亦不須急也。略用嗣父教。惺法行之。爲文泉涌。矢

發射代競爽。叔弟文健而圓。季弟靈而秀。每奏一篇。

父爲放眉。吾失一子。得二子矣。然皆多病。病略如仲

弟。試又皆不利。兩構繼母。粗糲棄餘一飽。無時女子

小人。細故碎語。耳目應接不暇。弟性蕭散。善笑言。

抵掌緩頰。慧黠多端。詢慰之及十解。其二三食飲亦

下字痛而

人

滋母之能

時得沾漑。輒分子季弟。父喜。骨肉形迹之間。法不當

如是耶。而季弟梯。一味溫審。柔慎深心。妙用不及叔

弟。病困中。饑寒拂亂。竟用以死。吞聲茹氣。不使人知。

壯有室矣。自用勤奮代。匱伯母陳宜人最愛之。欲以

爲次子。不果。私給其用。伯母亡。則已矣。在兄嫂前。坐

起如孺子。不苟取。惺舉于鄉之後。不敢預外事。曰。伯

兄教養我。終不以困故累伯兄。名戊申。予喪長男。肆

夏。意惺惺不欲生。已酉。狂走南都。然念弟病。寓書于

父。徵及弟藥食事。父得書大慟。泣以示繼母。而口不

能言。繼母咄咄語入內。我知之矣。是其苦想于兄。言

我不善視也。弟報書云。兄子父書。慎勿問及弟病。是

年四月。竟不起。年二十有六。自季弟之亡也。而叔弟

病彌甚。然其胸懷曠然。常置生死得失度外。復用學

醫。自輔。父有背疾。弟一進藥。卽愈。諸醫愧之。又能飲

文。隱隆有骨。情法之外。別開異境。屢試不利。如故甲

辰。予會試。弟從如京師。有所接。四方文士。讀弟文。及

時意勃勃欲作詩。若有所待。庚戌冬。予官京師。忽寄予詩數十首。共出塞詞云。試看手中劍。未知何處竟。從古應募人。豈皆不得還。大將雖自貴。少小爲奴隸。男兒不殺賊。自應死邊城。夢想封侯貴。意氣始得雄。諸近體尤多妙思。予三弟一子皆材不及爲詩。而弟始爲之詩。又如此。又不學。惺作詩。予大喜。過望。寓書勞勉之。其後一書多感遇憂生之旨。予報云。貧病患難。古人之常。天以此配才士。尤有深意。但以身爲本耳。十月不甚寒。入京養病。可以讀書。可以成名。可以

鍾伯敬全集

卷九

四十二

保身竟不果。來辛亥。予奉使四川。以弟從往來夔府。巴渝浣谿間。觀于三峽。弟獨善看山。分段變態。目過口授。一移于紙。使成妙文。弟亦和予詩。高寒深險之氣。如水石銜持。憂憂擊人。今皆亡其稿。是歲出應儒童試。郡守馮公奇其文。業置第一。司李陳公素知其爲子弟才而困也。喜見眉宇。馮公問而知之。謂鄉紳子弟宜避寒士路。姑置第二。是時督學于府試。第一人無不收者。而弟竟不錄。人或惜之。弟慚謝。以年近三十。猶借府試爲逢掖地。愧死愧死。甲寅再出試。郡

越語

詩何得不日

守李公始置第一。曰此番不敢以避嫌抑才士。試于督學馬公。始見錄。蓋年三十三矣。明年錄應鄉試。房考爲惺同年襄陽令李公業。取冠本房。李性至慎。待主者尤面後加批。主者卒然塗乙數行。因置副榜。是歲予典黔試。歸過郢郡。守李公迎笑。足下知令弟今年秋試乎。雖已失而幾得之。亦見文猶可憑。不佞前錄置第一。非爲足下弟耳。弟自以命蹇。用七義博一第。平直必不得。于是取舊業。練令精熟。下日可終十。四篇。其與義亦復不減。亦以其間爲詩。先是弟詩自鍾伯敬全集

卷九

四十二

庚戌後者。一旦盡失之。不留一字。予代爲悵。弟曰不然。中人苦不能自割愛。今爲我割之。除舊懷新。此詩家之福也。丁巳予以給假留白門。弟寄予詩一帙。皆丙辰後作也。自序曰。余自癸丑後。欲絕不作詩。從前所作近數百首。一朝散失。其中非無可存者。而其不可存者亦多矣。始恨從前之妄作。輕出以有此羞也。今數年淺陋。一旦滅迹。遁去何幸如之。就使去其所可存者而得已。浮失矣。友人書勸余刻詩。不知余詩已亡去。且亡去而不使我思。丙辰六月後。忽欲作詩。

鍾伯敬全集

卷九

四十四

詩至數十首。皆從前慚悔後。不知何以萌諸心。何以出諸手者也。夫前此妄作。輕出以取羞。而今如故也。後來又作何想。請質之伯兄。予視其詩。新警靈朴。每于人所忽處。意若爲之停。所難處。筆不覺與之往。戊午試于鄉。不第。是歲父補毘陵司訓。惺在南都。父子相近。牽攀不得歸。往來省視。弟快任昭夏。更番在道。而弟多以病留家。已未冬。附舟而南。肅月寒。江煙霜。憫默舟行。動植嚴枯之中。聽草尋煙。沿洄訪泊。神悄意孤。有淨畔行吟意。隨路作詩。姑聽其才與景物所值。時有出入。若新發意爲詩。不急急乎求其至者。而奇情創語。冷水澆背。陡然驚人。初泊詩如爐火半消。家漸去。湖天相對。意何云。打水詠如我愛簑笠。清魚視爲鬼伯。曉詩如帆響客心。隨水去。夢餘寒被與霜。連鳥爭晴氣。飛從日門。撥晨光。開向天。寒夜如舟中。之人正獨聽。聽霜聽水。聽無窮。脫泊如膜色。聞天地。淒風大渾淪。夜泊如村鼓。引人奔歲事。孤空逐處覆。閒情疎星入水成。微照獨鶻飛。煙去一聲。望山中晴雪。如日居下界。爰人物似與山雪不相聞。又于層萬

鍾伯敬全集

卷九

四十五

眉秀到天。晴瀾反出山之顛。月詩雪積餘。清厚鳥飛。寒照牽。贈友如如君安草莽。自爾到希夷。又桐新春。盡葉竹。正午時陰。又寂寥千古事。驚畏未流身。大要弟于詩。一作每停年餘。停已復作。以其停處爲轉處。機候難言。抵毘陵。除夕前一日也。惺亦在署中相見。悲喜賦詩。新歲予還南都。三月弟來視予。南都人士。聞弟來。爭相逢迎。共爲詩文。而弟病吐血。至四月十日。病甚。聞友人徐元歎約見訪。作病中念徐元歎將到詩。遂爲絕筆。五月五日竟不起。時年三十有九。

自名其詩曰半蔬園集。用譚友夏所贈詩語也。吾友曹能始爲作序。能始客潯陽時。弟曾訪之。與定交焉。弟年過仲季。兩弟能達其材。自成一。家有餘。予輒以虛聲掩之。使不得有名于世。子居官有祿。無救弟貧困。弟性近道。而子闇鈍。不能引以無生之學。使其隨人生死。枉入諸趣。凡其過兩弟者。卽予所謂奇窮者也。娶王氏。生子四人。長男肆夏。病且死。弟尚有二子。請以其一代。竟皆殤。乃後生女三人。妻董氏。生女一人。王氏董氏相繼沒。惺養其三女。弟快養其一。女快

之生子納夏也。告于弟許以爲後。快今止納夏一子。弟悌娶歐陽氏。初生子一人。次生子陔夏。見肆夏在日。嫌其無弟。勸予養爲次子。而其長者亦殤。後又生子二人。弟卒後又相繼殤。今亦止陔夏一子。

肆夏字樊倩。性長男也。母黃氏生。萬曆壬辰八月十五日也。嗣父母以初有孫也。小字之首孫。體秀羸。不任提抱。長不踰尺。著掌上可臥。眼如點漆。片光星照。乳彌月如一歲兒。生母馮宜人。襁送陳宜人。指其瞳子曰。此壽徵也。三歲時。拱立拜起如成人。五歲讀

自敬全集卷九

四十六

書矩行正席作字甚敬。不解仙佛二道。而意忽忽。嘗有出世之想。語人年三十後成名。上報君親。辭榮入山。健類仲弟。悌好弄。亦頗相似。而方整老鍊過之。朝暮假沐。理諸戲具。無所不入。手入塾。慙慙如老儒。處女脫兔。靜喧邊際。自書室一門出入。而分八歲爲解。說訓註。未爲文也。予一日搜其書紙。有赫號細書。首署省刑罰三字。有文一篇。具體而微。未有盡地爲獄。誓不入。況真獄乎。削木爲吏。期不對。況真吏乎。等語。叩之。慚不肯自承。久乃首服。予大驚。兒知爲文久矣。

始授以經史。教之爲制義。單緒名通。思路過人。乙巳年十三。董玄宰太史出視楚學政。見出應試。文成再拜帳下。童子不宜欲速于進。然欲一識異人。顏而耳。公笑。手其牘書一取字。出竟不言。亦不令予知。是日季弟悌亦入試。從案上遙見之。出爲予具道其如此。予問其故。曰。董公疎簡。有如偶亡其牘。兒何自明其不欺乎。人服其識量。榜出果見錄。予病卧道院。同年謝彥甫李長叔來視。兒時在傍。偶問及兒文事。予言不費詳。見數目予。客去。予問故。數手對曰。謝李二伯

鍾自敬全集卷九

四十七

父長于大人數歲。尚未有子。見以通家子出見禮也。何至語不休。傷其意。予默然喜其作人厚而涉世審。或可寡過云。章章甫以明經謁選。暫歸。簪家故牽其名入訟。事屬司李李公。久不決。議息矣。章甫有兩僮。皆青衿。試在郡。見其一也。章甫令見衣冠入。無言備員而已。入則滿庭。蹀然語無肯綮。兒忽出揖階下。章明經生所聘婦翁也。部試法當得縣令。未補。補有日矣。訟者欲悞其期耳。明此片言可了。李公見其童子矣。驚賴安所得如此。老吏行井邑。目不流視。客有過

候子而從奴竊坐于門者。見入不起。將殿之。奴初憫不受。久之悟。叩頭謝。吾儕小人不知爲鍾家郎君。見叱之。吾衣冠入。自是儒生一輩。汝曹卽不應坐。必鍾家郎君而後起立。汝曹見而起者。其與幾何。性仁孝。愛敬予諸弟。杯酒盤餐。一人不具。身不近案。諸弟遭同閔子。五弟快尤。釋無告。見讀書齋中。糗糒果茗。所取求于母者。不兼人倍。日不已。母怪之。乃各貯一器。以待弟不時之需。戊申年十六。出試于督學。帖雲王公文。旣清舉。精神警秀。作字橫豎成行。公異而面錄。鍾伯敬全集卷九 四十八

之是歲七月也。歸感寒疾。數日增劇。舉家惶懼。請道士上章禱神。見張目視予。兒命在天。禱亦何爲。且黃冠鄙語。神豈能聽之。無已。大人自屬稿。稿具。見取讀之內。云。兒生世淺。罪過無多。必身有業。請自當之。兒瞑目不視。兒罪死矣。昔武王病。周公請以身代。何至以父代子。予急易其語。病中不甚與予言。恐牽予思。向壁飲泣而已。執大父手。見父他日作官。尊養無所事。兒平生苦心著述。見猶能守而存之。今已矣。語訖而絕。蓋八月十二日也。年十六歲。檢其篋中。多用良

紙。自書寂寂不動。炯炯常明。八字。其病中談及世事。及卒後幽感。世以爲神。皆非生死之正也。生忌日子。歲用佛法懺之。

鍾惺曰。近李夢陽蓋有諸傳。次先世事。及其弟夢章。惺頗承其意。書成覽之。皆爲鬼錄。不覺悚然。記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惺生而存者也。欲自列其生平附于下方。如生共祖父坐語。自省實無可述。姑存其意。以俟後死者。

作家傳以誌一家。不嫌瑣細。然其中揚抑分合俱鍾伯敬全集卷九 四十九 有法。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十

行狀

程次公行畧

墓誌銘

明茂才私謚文穆魏長公太易墓誌銘

明奉政大夫戶部雲南清吏司郎中奉宇恭

公墓誌銘

民部郎少谿祝公墓誌銘

鍾伯敬全集 卷十

目一

秋田汪翁墓誌銘

司城程公墓誌銘

程母符孺人墓誌銘

斷香銘

雙節夏門夏侯氏王氏墓表

李明曾孺人墓誌銘

祭文

告雷何思先生文

祭同年彭川九文

告亡兒肆夏文

祭譚大公文

祭同年龔圃甫文

白門告先靈文

堂祭本生父文

堂祭嗣母陳宜人文

堂祭亡弟叔靜文

鍾伯敬全集 卷十

目二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十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叅閱

○程次公行畧

新安有程次公者。豪朗人也。所居之地。能使其地之人樂而爭有之。業醴于淮。淮人惟恐其不准。移而之武林。武林人惟恐其不武林。客金陵。金陵人惟恐其不金陵。然而次公實新安人也。次公姓程氏。名道廣。更名希臯。字幼和。別號弁丘。世爲歙槐塘名族云。父

鍾伯敬全集卷十

先娶于唐生道文。又娶于余。而生次公。祖野亭。十世而上。曰訥齋。顯於宋。又上三十九世。曰玄滌。又上十四世。爲晉新安太守元譚。始居歙。蓋程之受姓遠矣。公生而端慧。就外塾。所授書一再過輒上口。然有幹局。其父名儒也。雅不欲限以學。究將以世務鍊之。有所經畫。每與裁決。使治生曰。貨殖非小道也。經權取舍。擇人任時。管商之才。黃老之學。於是乎在。姑使試之。使得自以其意通賓客。客多而不雜。年二十七。命治鹽策于淮。兼以其地近金陵。俾得遊棲以廣其意。

應前所云住人

入客自好

入貴南雍。馮祭酒見而器之。身爲成均弟子。口不言錢。而淮之部署。胸中畧井井矣。歸籍其子母。全而報之。父念廣陵去家遠。心動思歸。不必時至。樂武林湖山之勝。距新安可朝發夕至。且曰。廢居之道。何地不可施。改其醴于武林。族子有材而失職者。察其可任。一以委之。若不知有生計者。大率如居金陵時。然倍息者。再任之。效也。而客曰。仁心慕義。賢士大夫樂與之遊。嘗貸其孝廉金。辛丑孝廉成進士。卒于邸。舉朱焚之人。以此知貨金非以孝廉故也。益多之。稱程

鍾伯敬全集卷十

次公程次公云。往來書問。咄嗟削牘。詞理可觀。有陳孟公之風。浙之藩臬守令。爭以客禮之。然無所請事。至從兄見陵于賤而富者。躬因服出理之。無何聞其父病。跣而歸。病良已。反杭兩月。而父病不起。居喪易而戚鄉里法之。自是亦不復爲往時遊矣。一室之中。圖史爲隣。延名師友。課其子。能文章。今長男瑄在予門者是也。暇日輒與名僧坐。斷橋遇緩步至者。卽與飲。不通名而去。癸卯還新安。會歲大稔。穀貴。邑令勸糴。首出千石。應價爲之平。丙辰丁母艱。所委武林族

子會計者又死。顧影單外。將反淮上。故棄會姑之子。黃歸自燕。盛言燕中都會。質庫歲息可十五。公亦欲乞一官。先舉千金授之。不責券。將盡室就道。而黃之千金。業付酒家胡矣。公一無問。而生計稍落。遂由金陵。再至杭。杭之故人迎勞之。謂次公將爲武林人也。公內自計。遊莫如武林。居莫如金陵。遂有終焉之志。風晨月夕。隱囊照帶。牛頭燕子之間。殆無虛日。而武林故人有勸之仕者。遂理前入燕之計。人貲南度支。法得授鴻臚寺序班。行有日矣。會有脾疾。就醫京口。鍾伯敬全集卷十

旋以次子婚至金陵。雖瘠而神王。醫以寒劑。進暴下五日而卒。蓋萬曆丁巳十一月二十六日。距其生隆慶丁卯八月二十四日。得年五十有一。時瑄受公治命。還就新安郡試。試居前。未及試。督學而歸。歸則屬續六日矣。故瑄尤負恨焉。娶方氏某女子。二長。卽瑄娶某生女。一未字。次某娶某女。四長適某。次適某。某某某公外暢而內檢。有至性。毋于唐忘其非已出也。喪而孺子泣。始與兄道文析產。兄所欲予之所棄。乃取之。有屋某所。兄欲之而難于發口。居間者謬其詞。

既而知其故。曰。此易耳。速推與之。仍具千金佐讀。蓋兄亦諸生中嶽嶽者也。兄死而視其孤。有加。其內行如此。瑄篤學有志行。將乞文以寵亡者。于一時年位高名夷然不問。而責于子。始一歲中。月數拜于門。後一月中。數日一拜。最後一日數拜。子慨然曰。此孝子也。傷其志。爲具其行事焉。以豪明二字定其目。下俱能借事出之。

○明茂才私謚文穆魏長公太易墓誌銘

魏長公生與余齊年。爲今上甲戌歲卒之歲。則今年戊申。余喪長男肆夏之秋也。長公未死前數日。手差次其所爲詩。竄改幾十二三。屬續之。夕猶呼筆塗乙數字。而後絕。爲一紙書。遺其尊人榮期。翁曰。必鍾子也。志我墓者。狀則譚子可傳。則竟陵譚子可志。稱明茂才。魏長公太易者。長公所自題。文穆則其友私謚之。余惟長公幼清蚤譽。高才奇骨。爲一時聞人。年二十四。始得稱諸生。稱諸生十年。精其業。未嘗施眉目。

鍾伯敬全集

卷十

五

于諸生間。又必奪其諸生。而後使之得死。則諸生之能虐長公。而長公之讐之必矣。差得志于詩。志長公墓者。宜曰。明詩人魏長公太易墓。自題不當若是。或以爲亂命。余思長公命無亂者。何獨亂于所自題。自題云云者。明其爲太易。而獲此稱。以死。長公蓋自嘲。自傷云爾。于是因之爲魏長公太易墓志。志曰。長公姓魏氏。京山著姓。名象先。字太易。父榮期。諱某。母唐孺人。先世祖政生。敬敬生。鷹封文林郎。爲生某。以進士爲西安令。榮期公其中子也。公之官西安。以中子

清云世之事
昆何者有問

及其婦從長公生西安。郎有異徵。西安公固奇之。掌

弄膝語。知爲俊物。稍長。就外傳。目所過書。十行輒了。手所弄文。三义必就。出應童子試。文經奇。李太史本寧見而異焉。異日當以文鳴世。一時承譽傳寫。而君其時隱然有自爲一太易意。雅不盡欲以齒牙累先達。而余時亦以童子出。應有司試。聞京山有某家郎君者。藉藉若是。欲一觀其曲折。能否未有間也。其年君以母唐孺人喪。罷試。越數歲。丁酉。余爲諸生倦矣。而君尚自如。然其文畜日富力日厚。法日益老。陸太

鍾伯敬全集

卷十

六

史敬承。西安公故雅遊也。讀其文大喜。以爲有祖之風。移書薛觀察。此子賢者。廉吏子孫。而楚督學熊公亦自知君乃辟茂才。移置郡學。久之。與其邑王謝譚爲黃玉社。工苦爲諸生業。兼稱詩。傾其邑中忌者。思有以中之。已亥。流言起。飲章輩語。口聽耳傳。一夕而徧欲。以累怒爲危禍。且敗其名。蓋從古庸劣險人。中功臣。必以反中文士。必以口業與無行。以爲竭澤之魚。久之成習。而其語毒穢相半。多不可聞。聽者亦且倦。久之論定。明年其同社生試于有司。皆高等。忌

兄弟者日以
為新

者以前事漫漫無纖介損。反用以起其名。計益。而
君試獨不前。明年余與君以諸生入郡都試。同舍。乃
得與君論詩。語次及明詩。余卒然曰。明詩無真初盛。
而有真中晚。真宋元。又曰。近日尸祝濟南諸公。親盡
且。祇稍能自由。語。輒。詭。奇。險。自。我。作。祖。前。古。所。無。而
不知已為中晚人。道破。由其眼中見大曆。前語多長。
慶後。語少忘。其偶合。以為獨創。然其人實可與言。詩
君絕歎。以為奇快。其後各罷去。而詩時時相示。癸卯
君辟應楚鄉試。罷歸。益墨墨不自得。而恒快于詩。君
鍾伯敬全集卷十

卷十

七

秀。羸。不。勝。衣。至。其。吟。誦。寒。暑。晝。夜。不。倦。初。年。法。峻。格
嚴。其。于。漢。魏。六。朝。三。唐。語。各。省。其。神。各。不。相。借。晚。益
顛。倒。淋。漓。老。放。昌。披。無。不。如。意。往。往。自。托。于。長。慶。世
或。指。長。慶。為。太。易。不。知。其。用。解。為。老。用。險。為。穩。用。凡
為。奇。用。亂。為。整。要。以。不。必。為。我。式。而。能。為。我。用。而。太
易。亦。自。厭。今。之。為。偽。初。盛。者。思。易。以。真。中。晚。用。雜。霸
治。之。聊。以。矯。俗。玩。世。通。其。壘。壘。之。氣。橫。佚。之。才。真。率
瀟。散。之。趣。要。其。頓。挫。沉。鬱。居。然。自。有。太。易。世。自。覲
而。遇。之。而。轉。盼。失。之。戊。申。春。余。與。譚。友。夏。過。京。山。讀

無可憐
復何言

君詩。詫其境地如此。似有晚年意。各相驚歎。罷去。忽
太易得羸疾。學使者檄徵郡邑諸生。趣入試。人或勸
君姑病免。需後舉。而君自念齒至矣。惡以病不能應
試。傷尊人心。與疾就道。試日。委頓。作字不中程。文亦
憤焉。自放。主者守文。竟用下考。放其諸生。事聞。遠近
大駭。而同社。慮其病。憂之甚。余乃手削牘。奏記主者。
多不載。書奏不報。君亦病。無意復為諸生。歸作七言
律二十章。自廣曰。六等吟。悲憤。謔。浪。嬉。笑。痛哭。共。面
而呈。同口。而出。岷。崎。怪。譎。有。溫。李。舌。橋。汗。下。所。不。敢
鍾伯敬全集卷十

八

道者。今必不傳。而病日進。不衰。竟不起。欲作臨終詩。
不能。索少弟孫雪居。一畫扇為殉。君少負絕才。絕情
世多。以文士薄習意之。而妬者。計謂。被以挑達。輕狂
之名。沿飾相類。無徵而信。不郵而傳。是以有已亥事。
而君實清謹深淳。至性孝友。事繼母。田二十年。得其
歡。獲親信。友無間言。卯翼二弟。過于父師。乘居獨處。
口不及俗。朋輩語涉凌雜。及人臧否。正色止之。初余
度前口語諸事。或自招。婁以此墨試太易。不能得平
生取子。廉無雜交。雅重識檢。予見太易手定稿。本人

謗言都足見

亦好
如西
亦好
亦好

問耐耐非其人輒被汰或遂削其詩亦以此取怨而
太易有重名足以休利齒兒不敢動總之世不能分
太易才而不能不欲分其名不能重太易才而不能
不借其名以為重以故世之知太易與慕太易者不
必皆以其才而皆以其名太易兩娶婦輒死甲午娶
于譚即郡丞完女戊戌卒有女一人聘譚君如絲子
結譚君即狀太易者郡丞長男也己亥娶于田丁未
卒有子一人名神生未聘君卒戊申某月日距其生
甲戌某月日年三十四耳人惜太易年不能展其才
鍾伯敬全集卷十

才不能展於用余以天假太易以年其所失職于世
者必不能減于三十四年以前而無諸生累差獨問
即所得志于詩者不能違自如於三十四年以前而
得意意為詩差獨富問即享詩福富即專詩名是區
區者而亦竟奪之造化亦太奇哉鍾子曰天生異才
不有奇福必有奇窮陳餘遺秦將章邯書歷數秦功
臣之死曰功多秦不能盡封故以法誅之人主處功
臣與造化處文士其術不異太易所處之境地時事
無非專設預待以窮太易者僅得志於詩乃其輕薄

清言河

可作萬景

之名所本無者或以其詩典而內行修潔作人之寔
不媿古人者或反以詩掩非獨諸生能虐太易詩亦
能虐太易矣聞太易死悔不當習諸生業而竟稱諸
生名以死志獨苦矣榮期公以某年月日葬太易某
所附兩婦問余姑因太易所自題云云者為魏長公
太易墓志至所稱明詩人魏長公太易之墓數字似
當題其墓道有同社二子子在也或云太易自題實
為明遺文太易魏長公之樞家人矯太易命為今稱
云銘曰生失職于諸生而得志于詩女有以自樂也
鍾伯敬全集卷十

沒不稱詩名而名諸生女有以自託也子手後子存
子手先我朽死而後死者志子墓後死者之墓之志
鳥知夫誰手嗚呼後死而慮速朽死而有以不朽也
之二者孰先孰後孰不久孰久哉

寒風墟落來冷冷穿松篁聲淒不易達委婉生淒
傷

一文學耳人忌之天忌之良可痛矣著其礪行存
心可解于人矣又如天何此誌之而刺刺不能已
也

○○○明奉政大夫戶部雲南清吏司郎中春宇蔡公

墓志銘

予不識蔡先生。先生有少子孝廉。爲吾友魏祠部定。如乙卯南塲所取士。祠部取孝廉以文耳。然爲予言。孝廉至性而習于禮。其居先生喪。易而戚。亦循行古之道也。介祠部見予南都。乞言焉。客僧舍者踰月。候予閒而不敢請。凡以爲親也。予感其篤。將志先生之墓。不敢苟而已。取孝廉所爲狀讀之。數過而得蔡先生夫狀。乞言者事也。居身居官。庸言常職。弗之敢忘。

鍾伯敬全集 卷十

十一

志則立言者事也。不可不志其大者。志其大者而後其言可久也。予觀先生論邊材及對王相國數語。深歎郡邑郎署中自有具將相者。而世莫能竟其用也。因作蔡先生墓志。曰先生姓蔡氏。諱佳。別號春宇。家世沛人。五世祖樸。洪武間以孝廉拜監察御史。累官浙江按察司僉事。以異政載五倫書。四傳生偉。曰竹溪先生。實公父。以公贈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嘗爲閩建寧簿。及浙之樂清丞。有惠政。配盧氏。贈安人。生于四公其第三子也。生而端遠。明悟。嚶嚶古人。

是與讀書不
惜垢以作
一時者

與政事
至此更遠

與兄弟燕談。數以已意。于古事有所臧否。而伯氏斲之。曰以弟視吾儕。異日所就何若。公笑應曰。千里內賢俊耳。甲寅補邑諸生。丁巳試諸生。高等得試南都。是時都人士。楊太岳。李如真。李翰峰。輩皆以道德文章有盛名。公皆友之。戊午秋。遂以易魁南都。時年二十。有一慨然有經世志。讀書取古人議論行事。今可施行者。爲一編。苟有用我者。以此往。九上春官。不第。癸未謁選。得湖廣永州府別駕。永州地錯粵西。民夷雜處。公受事。卽有猺洞之亂。當事者議勦焉。公曰。鍾伯敬全集 卷十

十一

人叛服不常。因其天性。勦之如捉風。兵與賊聚散。不相值。而以邊民萬骨代爲封賞。徇從來邊患。坐此猺性。憤而撲。可以誠取。請得以單騎探其穴。致之。當事者從其議。卽以其事付公公。竟得當而報。尋攝道州某歲饑。斗米至百四十錢。富民操其急。糴者叩門不應。公規知官粟尚餘數千石。曰得之矣。故秘之。不使人得悉其數。請于上。以貸民。不許。請出糴。許之。乃減市價之半。予之程糴。不得滿石。司其最貧者。稍貸之。富民不知官粟幾何。而糴與貸者。日有聞焉。懼于歲

乘之滯且蠶爭出予民糴米價驟平州有被劫而夫婦俱死賊手者其十一歲兒得脫明日其女來視誣其隣坐繫者一門八人凡五年斃其六公立召兒訊之得其狀後真盜獲人始服時旱天乃雨戊子擢順天府別駕有清軍之任海內承平久百姓安土往襲伍如四多以賄免貪弁與之市聽市人予取代捐餉以為常大司馬請下令清勾公曰是無益徒滋擾耳暫得報罷皇陵側有居民數十家久矣中璫利之以為且蝕陵徒之便公覈其不然力請如故越三年

鍾伯敬全集

卷十

十三

晉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丁內艱服闋補戶部河南司主事督大通橋陸運故事運額日三萬石會淫雨塗附前使者不及額滯糧十五萬石公承其後取車戶牛數料之不能如其石之數而計都城煥廩不下數萬可儲而代也凡日運萬石者五之滯者立消尋摧崇文門稅不敢取其贏充長官僅能監兌湖廣還雲南清吏司郎中當市珠寶上疏謂珠寶奢奩中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奪百姓衣食之原請省之不報然公亦倦遊有復褐之志矣遂謝歸有拂袖滄江問

鄭應泰

亦事

釣磯芙蓉堪製舊時衣之句日與里中張都諫輩為文酒之會壬子買舟由金陵下姑蘇泛西湖而歸構亭于縣東偏之高村題曰五宜謂宜飲宜賦詩宜待月宜娛老宜避世也匿迹不入公府庭戶悠然老而嗜學不與不葢安步里門與人言依于義期以德化人至論古今事勢得失詳而核微而中蓋其經世之志薄試于郡邑耶署而不得用其所未足意有所合時一露之為耶時曾與人論邊材首舉一巡撫問者疑其人不變通公曰今邊事之壞正坐人皆變通耳

鍾伯敬全集

卷十

十四

令得一人持正如此者豈至是乎次及一京兆尹又疑其取用太濫公曰適問邊材非問廉吏也陳平可用趙魏老將焉取之蓋釐風氣則主持正破拘攣則急揮霍邊材之選二義始備人服其確太倉王文肅作首輔時嘗訪以永州事公歛手曰某作永吏則言永事相公幸天下何乃問一郡乎夫天下一郡之積也一郡無事何補于天下然安天下之道不外于使郡邑無事使郡邑無事在賢守令守令皆賢則天下雖有事而民不易動民不易動安天下之道也守令

能言事人
善用者

而上有監司。監司而上有兩臺。兩臺而上有吏部。吏部而上何人也。相公思之而已。文肅改容謝之。其持論如此。鍾子讀公之狀。謂居身居官有公之一體。足以爲善士爲良吏。然獨三致意于論夷平。羅清軍督運。論邊材對王相國之數事者。皆國家大計。亦以見郡邑郎署知公不盡志。先生者志其大。以答孝廉乞言之意而已。公生嘉靖戊戌五月二十八日。卒萬曆戊午閏四月二十三日。距其舉于鄉之年。周始一甲子。得壽八十有一元。配崔安人有婦德母儀。先公二十八年卒。子六人。志以志不朽也。如此言論行事不可不朽乎。此正善志其大者。

鍾伯敬全集

卷十

十五

附錄五

○民部郎少谿祝公墓志銘

民部郎少谿祝公者。予同年民部祝孟劍尊人也。以子民部考六年滿。封公如其官。故稱民部郎。少谿祝公云。公爲泰藩子。爲民部父。其墓宜有志。然讀孟劍所爲公狀。樂其心行福德。公非以泰藩子。民部父。博文人一志者。卽惺年家子。亦豈以泰藩子。民部父。志公也。按狀公諱某。字子仁。別號少谿。直隸當塗縣人。父泰藩公諱某。以儀部郎抗疏。延杖。由督學歷前官有四子。元配李宜人。生應乾。舉嘉靖辛卯鄉試。次鍾伯敬。全集卷十

卷十

十六

坤慧而天。側室林生應龍。趙生公。俱在嘉靖甲午歲。計公生之歲。其伯兄已舉于鄉三年矣。公生而淵敏。訖如有巨人之志。泰藩公異之。雖其伯兄賢且貴。然以公爲國器。泰藩公捐館舍。公甫十四歲。其伯兄方挾策公車。叔兄與齊年。猶好弄。公居廬無童心。易而威。必誠必信。以待伯兄之至。泰藩公卒之先二年。伯兄已主析其產三之。公退然仰家督鼻息。田取其汚萊者。宅取其湫隘者。臧獲其老弱者。佻佻公子。見以爲名美。貧寒。暖耳。會歐陽中丞諱必進者。泰藩公死

友也。開府江南。特枉節鉞。哀臨之。呼諸孤出。部署諸
婚嫁事。公先已議程孺人婚。未定厥祥。中丞欲以女
女之。公跪謝泣曰。長者不棄諸孤。下羊舌泣亦猶行
古之道也。孤終不敢效子敬離婚事。累長者之義。中
丞知不可奪。長太息去。無何伯兄自長安開計歸。復
舉公前所取三之一者。又三之。察及雞豚。公母子舍
皇從宅。不敢視。日寄居青山草堂。無忤色。無後言。異
以積誠于處人骨肉之間。有所感寤。服闋。程孺人來
歸。惟布操作。佐以薪膳。不與公共寢食者三年。公始
鍾伯敬全集 卷十 十七

補邑諸生。時伯兄令成安。寄訊達空函而已。公安之
曰。吾以成吾兄廉吏耳。然饘粥之產。寄伯氏吻中。八
口嗷嗷。惟是日月俯仰。從程孺人手口取之。迨伯兄
改倅桂陽。始恫乎有愔于厥志。出其子請業。而公喜
可知也。久之叔兄卒。年僅四十。遺孤九齡。一切後事。
倚辦于公。而桂陽公亦罷歸。歸而于先產無所益。尋
亦鬱鬱卒。公勸二兄之逝。二兄各有子。公反能以一
孤貧諸生。贍之。禮諸文學有聲實者。爲諸子任師友。
適館授衆人。不知其自公出也。久之。羅肝江先生以

與父兄

理學爲海內祭酒。守宛陵。聞公名而召之。刺經發難
與諸生言。常格格不相通。至公則心開。先生以爲天
授。然公爲諸生。亦且倦矣。有長男已補諸生。而早世。
程孺人幾不欲生。公每以義命豁之。而民部頭顱亦
漸出。然善病。秀羸。程孺人每聞其夜讀聲。意哀之。輒
自起撲其燈。且欲割田百畝。爲成均弟子。公曰。勿以
賁汚吾兒。且是子終由膠序起。其待之。民部尋亦補
諸生。于試時有利鈍。而公不爲督過。曰。無益徒煩其
興往之氣耳。無何民部果以文受知于鄧銓部。心虞
鍾伯敬全集 卷十 十八

王侍御二。固人始服公之。知其子而善誘焉。癸卯秋
民部舉于鄉。公方七十。觴客報者至。客屬太白爲壽。
恨程孺人不及見。驗其言耳。庚戌成進士。授官民部。
公勉以盡節。官下。勿愧清白吏子孫。出督餉潞河。有
所釐剔。大司農李公以爲古清郎善之。然三年中。手
削牘乞歸。視公者數矣。公止之。勿負知己。尋以考滿
封公如其官。又三年再滿。蓋民部一官。以潞河二役
始終之。乃得以差。取道還里。從大夫後。觴公堂下。郡
守何公舉鄉飲酒禮。一要公往爲重耳。不敢以筋骨

煩之。然拜于闕廷。無敢失容。見者嘉歎之。嘉平家燕。子婿羣集。猶能顧曲按節。和梨園歌。及商探梅送臘。諸韻事。獻歲沾微疾。然神猶王。無何稍劇。擁衾跣坐而逝。諸子孫奉茗椀環侍。領之而已。時萬曆戊午正月念一日也。距其生嘉靖甲午八月念六日寅時。得年八十有五。公至性仁心。胸懷栩栩然。見于鼻端。于榮利淡如也。嘗啓笥見金一囊。度可半百。秘之以待亡者。數月與所親吳老針。以微語挑之。果風昔假榻時所遺金。而歸之。村父有中細人語。懷刀伏莽。司公鍾伯敬全集卷十

銅官戶部雲南清吏司郎中。娶方伯夏孫女。繼娶某女。女一適某子孫四。某娶某。可大出。某某娶某某。可仕出。孫女二。某適某某。曾孫七。某某女。某先是程孺人。以癸巳春葬金山麓。闕地得二石子。公以爲同穴之兆。今以某年月日合厝。從公志也。第曰。人作榮名。以前後顯公有潛德。以前後掩人。患其晦。公患其闇。小子愚賤。載筆實忝。公不借名。愚賤何祝。侯叻友愛。宛厚可挹。

○秋田汪翁墓志銘

新安有秋田汪翁。諱一渭者。至性篤行君子也。初娶于蔣。有丈夫子四人。皆夭。獨第三子國政。有孫宏嗣。國政且死。不敢必宏嗣之能。後汪氏請于翁。必置廢。置廢晏氏。復有四丈夫子。然翁之沒。四子皆幼。宏嗣傾反。有子二人。卒。襄翁大事。而請于子銘。翁墓者。宏嗣也。宏嗣爲子友。繆尊素門人。故尊素節錄公行。爲狀。尊素者。卽江陰繆太質也。于覽翁所以交。充質始末。卽可以得翁爲人。始末太質之狀。公又自有始末。

鍾伯敬全集卷十

二十一

其言曰。尊素所以交于翁者。戊午歲。自北雍改南寓。十廟西翁寓亦偶近。尊素不識翁。翁已心先識尊素矣。一日呼渡秦淮舟中。居然先生一翁。攜而幼子。太質前詢其姓氏。翁笑語太質。君非寓十廟西者乎。與君卜鄰久矣。我新安汪秋田是也。居數日。太質入閣。翁械佳墨餉太質。佐間中用。且屬勿報謝。出問反于寓。未入門。見有張筵月下者。遽引太質。偕同入坐。曰。子良苦。能從我飲乎。迫而視之。乃向者秦淮舟中翁也。明日太質他往。卽寄行李于翁寓。如其家然。

可誌矣

鍾伯敬全集卷十

二十二

比歸太質下第。翁前相勞勉。君歸必無佳意。典且留止。白門有孫願解。屬文近在黃山。且至。至當執弟子禮。卽宏嗣也。此翁交太質始末也。其濃淡深淺。可與世俗悠悠者論哉。故曰。可以得翁爲人。始末太質之狀。翁始末也。則曰。汪之先自魯徙歙。于唐封越國公。凡新安之爲汪者。大抵皆其支也。曾祖玄齡。祖良椿。字文盛。椿弟文質。卽太司馬伯玉父。翁于司馬爲季父。云。父諱道映。字奎卿。翁生而軒輊有奇氣。父愛之。司馬公亦視如子。曰。將大吾門。初習舉子業。以父年五十。有倦于家政意。乃去。爲太學生。是時奎卿公居廣陵。好客。戶外屢滿。幸舍不足以內客。翁察其意。築別園于城南隅。若自爲遊止計者。客至。則輟以館之。所交盡天下長者。若馮祭酒開之。鄒司寇爾瞻。李太常。寧。皆稱之。歲己丑。大侵。道殣相望。翁遇其骨。卽瘞之。爾瞻先生官南都時。欲建一漏澤園。以收無主之骨。翁捐金數百成之。家固素封。爲淮揚鹽策。祭酒屬一宗人經紀其事。宗人盡沒之。或勸翁痛絕其人。且真之理。翁笑曰。誤矣。失金未足。而又絕宗人以繼。

時且死也
了無與望之
心

賢者與人相
與也其
人于流俗

以節其
翁之勝人處

事之有微者

之不兩失乎人以爲名言有友人負通索者如追寇
第且求死翁代償之人負翁而翁代人償其負君子
難之戊午冬太質與翁偶晤于淮揚邸中之客衣履
相籍有聲問其故翁曰予有小圃事速訟兩年餘矣
太質謂翁徵人以訟爲俗不勝不已今勝之止成一
徵人耳吾以翁爲超然者乃亦若此且翁構圃捐與
客而又與客爭一圃何爲者翁大悟曰予交太質今
始得其助乃謝去邸中客所與謀訟圃事者歸新安
以某年月日卒距生某年月日得年若干翁才本辦
鍾伯敬全集卷十 二十三

子榜樣遂志之銘曰喪爾子還爾子假以年周而始
福德人何敢比願學焉作墓史
終是爲太質塞交情不喜舉子業而弘獎長于此
者是其可銘者耳

鍾伯敬全集卷十

二十四

○司城程公墓志銘

予未官南僊部之前數年。皆讀書客隱于白門。在遊與居之間。中間寓新安友人程仲秩秦淮別舍者。凡一年。所性寡交。于賢士夫鮮所識。亦不爲人作文。然其于程氏賢者。久亦不能不聞之。而司城公其一人也。恨未與之交。計其人沒且久矣。庚申冬病起。吾友王太古持公行略爲公長君景祥所自述者。徵予文志之考其世。蓋宦迹鄉評。與予在白門之時不甚相遠。其卒以去年己未七月初六日。其時予猶寓仲秩

鍾伯敬全集

卷十

二十五

所也。予何以遂不與公交。交臂而失一賢者。是予之過也。夫乃力疾爲公志其墓。以懺之。志曰。公諱敬弘。字思任。徽州府休寧縣人。世居荷池。久矣。公始愛其名。欲有之。故自號曰我池。蓋休寧之程。始于東晉太守元譚。代有顯人。明興有子民者。五傳至瑄。瑄傳信。信四子。季鈞。鈞又有子四人。公其第三子也。生而骨重神遠。稍長。能慎言。笑取予大父奇之。以爲將大吾門。攻舉子業。以治尚書。補南京太學生。南都本六朝地。聲習浮侈。且諸生五方輻湊。相逐爲勝。公曰。太學

生當矩步方領。刺經發義。奈何爭清華于衣履間乎。

與二三同志。黽勉于學。尤留心當世之務。曰。士無論致身科名。卽太學生。豈無通籍之日乎。吾寧果能面牆以冥冥決事也。于諸書。取東萊博議之裁。取丘文莊大學衍義之博。手錄成書。不敢以文字當之。兩司成皆器重焉。卒業。隸事都察院。故事。文具耳。所利在早休沐。歸卧時海中丞剛峰掌留臺。而公已知慕其風節。旅進之暇。竊覲記而私淑焉。已而假歸省親。公家世起鹽策。而公父爲祭酒。時已老。授其柄于公。伯

鍾伯敬全集

卷十

二十六

兄上林公。挈家南還。公獨依依膝下。曰。伯出叔處。職也。出者代弟營俯仰處者代兄供甘毳。不亦善乎。歲庚寅。公父以壽終于里。三子皆在外。奄安之事。億辦于公。似有先幾云。事母益篤。居母喪。易而戚一如父然。服闋。謁選。得授南京南城兵馬副指揮。卽古司城官也。公欣然就焉。曰。古人不卑小官。進不隱賢。言小官不能隱人之賢。如委吏之于會計。乘田之于牛羊。是也。今云吏隱。云祿仕而已。高者以自遂。其職而卑者以自掩。其竊豈從來設官意哉。且京秩而得親民

鍾伯敬全集卷十

二十七

者司城也。至則推心撫字。兩造務得情。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鎮響以靜。而事有情。法牽掣者。雖上官意無所承。必求信一意。而後已。上官亦感其誠。低回從之。曰。司城非有他也。今大司空丁公。尤重之事。有盤錯虛懷而問。坐語移日。退而語人。見程司城。使人口不敢言。貲郎兩字。因嘆人材限于資格。非祖宗設太學教養初意。云南省臺如南昌晏公。傳公折節交之。官三載。凡十三考。皆以最上。主爵以秩滿。例封其父文林郎。母為孺人。既得請。即乞身歸。曰。吾

祿不逮于親。而有榮親之名。官不專于民。而有及民之實。是吾善息之日也。歸榜所居。以自勗。曰。存心無愧。天地素行。可合神明。其勵志如此。公前在子舍。一切資斧。聽上林公調度。上林公卒。諸嗣昆弟各有所事。事始入淮。稍親鹽策事。會疏理袁公新條綱法。與隨政。由此振裏。擢策馬。惟恐失時。而配汪孺人病。留急馳歸。里視之。劣得一訣。念淮事未就。諸郎儒者。不諳其本末。復馳如淮。時炎夏苦熱。憂勞兼之。遂成瘧。日進不衰。竟不起。則萬曆己未七月六日。距其生

以發公

萬曆

鍾伯敬全集卷十

二十八

嘉靖乙卯正月二十三日。得年六十有五。公負至性。內行醇備。儒而官。官而賈。皆有條理。而以誠心出之。伯氏早亡。無繼。魚菽之祭。躬率子弟。酌之。勿使其餒。仲氏病于淮。心動馳視之。賴以瘳。再病復往。如前。至則後扇。續一日耳。公慟且悔之。一切後事。周身周衣。既誠且信。而後移書諸侄。奉其櫬歸。教其子以經術。不為俗學。與人無城府。其沒也。人思之。如喪私親。初配曹繼汪。皆稱孺人。側室某。曹與汪皆有思齊思媚之資。如曹之有子。而為公置。勝事舅姑。得其歡。曰。天

錫新婦以逸我。汪之撫前母子。及庶子。如已子。見輒筆則念膚體。聞叱訾則戒口吻。且屬已子以事父友。兄皆不愧為人婦。為人母之道也。固公福德所致耳。銘曰。嗚呼。諸生耳。而仕學之途。在其中矣。下僚耳。而出處之道。在其中矣。使人猶謂成均有賢者。而不失作人之初意也。豈非公平乎。吾是以思其人而憾未之逢。

秋後園林枝葉似少生意矣。而霜黃露綠。其色亦自可觀。

○ 程母答孺人墓志銘

新安有程太學凝之諱開禧者善詩自淮上介友人
郝子荆以詩請于予讀之驚嘆得未曾有子荆曰未
也袖中又出一小帙予問何物曰凝之母答孺人行
實也予笑曰程子欲以詩贊予文乎以詩贊文類相
從也遂志之志曰孺人姓咎氏山西太同府大同縣
人蓋淮陽鹽策地泰晉與新安人錯處之狎其土矣
父曰思蘭慷慨人也幼奇孺人為之相攸而凝之先
子莊所公亦以鹽策居維揚為祭酒有邊商所稱不
鍾伯敬全集入 卷十 二十九

法妨內商者人莫敢問公辱之市伏之恩蘭聞之曰
此真吾脣也遂以孺人女焉十六而于歸內外倚辦
惟布操作新安俗奢麗孺人曰吾晉產也習于儉不
能自變為奢居數載與共還新安事姑謹病不解帶
辛卯舉凝之自乳至子大布食則脫粟凝之病以
身請命愈而就外傳冬夏詩書春秋禮樂人以母也
而父道師道具焉孺人曰兒父脫身千里外贖歲不
一歸父道師道吾職也吾曷敢以一母道塞責乎莊
所公卒孺人年三十四忍死撐支以效忠貞于藐孤

得此一善
以俱生動矣

而凝之讀書居業有立矣既納室凌即遣入太學而
鹽策舊業在淮如故定省牽掣稍稍衰凝之頗以磨
先業為憂勉自力復之而性好書購書百卷樓居誦
讀曰得無以此減產妨業為孺人憂孺人覺之曰兒
未喻吾志乎吾向者衣汝大布食汝脫粟固教汝治
生春夏詩書秋冬禮樂此樓中百卷者是也凝之得
放意以從故好而籌畫之事卒不廢焉禪客雅士過
從莫不依之無缺婦凌初舉一子殤孺人頗以弄孫
為念命置二勝教諭諄諄婉孌當凌心相以內嘻嘻
鍾伯敬全集 卷十 三十

嗚嗚俱不聞也凝之異母兄弟八人服鳴鳩之教相
好無尤幾無常母先後宛若間亦如之去年秋孺人
年艾宗姻有解而贈言者孺人曰未亡人散髮至老
敢拜褒嘉以速辰平生素奉佛偶疾遂不起臨命無
他語惟合掌念佛云孺人生隆慶己巳九月五日卯
時卒萬曆己未年二月二十六日戌時享年五十一
歲子一即開禧太學生娶同邑沙溪凌比部子儉公
次女女一適司邑呈坎羅太學希任公次于鼎功凝
之先子諱敬嚴即莊所公也子既志孺人墓仍力疾

刪定疑之詩而歸之而後爲之銘。不忘其以詩贊文之意也。銘曰。微有婦。晉有女。父若夫。俠而賈。考終哉。文士母。

以詩贊文。春夏詩書之力也。夫固託教子以不朽哉。

鍾伯敬全集

卷十

三十一

斷香銘

斷香銘者。銘吾友蜀人劉晉仲之婦。尹氏之墓也。君諱紉蘭。敘州府宜賓縣人。大叅尹子求先生之女也。記己酉。予以喪子。狂走白門。先生爲南職方郎。嘗爲余言其脩劉郎。七歲能詩。劉郎者。給諫勿所公仲子。卽今所稱劉晉仲者是也。安知其有女。慧如是。然其時猶然女兒習玩。不知書。旣歸晉仲。見晉仲妹文玉。詞翰妙敏。心悅而好之。相與爲友。始讀書。稍稍爲詩。精神起落。常出人外。佳處不必由思。思者反是。無閑

鍾伯敬全集

卷十

三十二

詩料

此詩評許
評中未易得

繫處久之。從晉仲省尊公于燕。由蜀江出峽。山峽入江。由江達運河。峰樹逢迎。烟日爭讓。舟行遄緩。可以爲家。得意爲詩。其篇時全時缺。缺則聽之。缺于此。武全于彼。有絃摧柱折。援他琴以續之之意。予讀其詩。骨散神寒。音節清曠。如病葉偶脫。從風而墜。武中胃之。附枝翅鳴。不能自致于地。如暗泉之阨于石。而不能自竟其響。此斷香之旨也。至燕亦有詩。全缺如之。久之意忽忽無主。有秋冬氣。晉仲憂之曰。我亦不知。至是亦不甚作詩。作亦不以示人。晉仲檢其枕中所

一折如九層
在望而生

藏如其全與缺而存之頓之卒年甫十九鍾子曰世
所不常有者才人所不可無者友才而為我友友而
為我婦婦而才相當晉仲以為能永乎不能永乎銘
曰丈夫才而鬼瞰之矧其在女子之躬也好友在四
方而造物或收之矧其在閨閣之中也劉子者憐才
乎求友乎悼亡乎能尋香于落葉暗泉之間而跡其
所終也乎噫

銘處雅如其詩風葉石泉悲鳴宛宛

鍾伯敬全集

卷十

三十三

出前邊

○○雙節夏門夏侯氏王氏墓表

嗚呼此奉 明詔所表雙節夏門夏侯氏暨其婦王

氏墓也夏侯為民部夏孟嘉祖母而王乃其繼母禹

曆癸卯予舉于鄉出前京山令同安林負蒼先生之

門而民部亦其所最賞服者曰成進士獨此二子耳

民部卷偶為主者塗乙數字遂置之林先生每與予

語次未嘗不斟酌嘆持杯進食口喃喃及夏君也甲

辰予過省先生與民部晤于京山其人秀羸清挺骨

稜稜不獨文士面孔而已越天啓辛酉民部始舉于

鍾伯敬全集

卷十

三十四

鄉壬戌成進士慰南宮奉使過里始寄予雙節事實

以天人之際推之民部之賢而貴雙節之報也而予

以為不盡然何以謂之凡婦之貞從夫起念者也代

夫為子則孝代夫為祖父若父則慈故曰未亡人未

亡人者宜亡而不即亡之辭也宜亡而不即亡者何

于以終其代夫之事達其一念所不容已于夫者而

貞婦之為貞畢矣苟有以畢吾貞即孝與慈之名不

立可也孝慈之名可不立即貞之名亦不立可也又

遲計其子孫之賢與貴身後之知與不知與知明

詔之及與不及墓之表與不表哉。乃民部猶以祿不逮養為終天恨者。此自為人子孫必至之情。而予謂二母之若不欲待養者。似于宜亡不卽亡之中止求一可以亡而不必食其報也。特為文表其墓。且以廣民部之意。其辭曰。夏侯氏。孝感縣人。適同里夏某。民部祖父也。年二十七喪夫。哭而嘔血數升。頭觸棺欲碎。必與其命念姑在。又有遺孤某。日苟如此。吾夫何以為人子。與為人父。恐死靡它。移棺寢室。設衣冠巾履。旦夕上食。臨如生。浣織以食其姑。課其子始亡。治

鍾伯敬全集 卷十

三十五

喪易而戚。不知其養而貧也。久之子長矣。補諸生。娶婦有孫。亡何婦卒。繼娶王。八卽與其姑以雙節俱表者也。亡何子又卒。撫其孫如其子。卽民部也。婦王維經者數矣。姑救而免。尋自念有姑在。子雖非吾出。夫之遺也。苟如此。吾夫又何以為人子。與為人父。自矢與姑相依以死。有欲奪其志者。破面斷指拒之。乃已。姑病。請身代姑死。凡孀居五十年。王瘠已甚矣。赴墓一哭。曰。永亡人。乃今可以亡矣。遂絕。孀居蓋十有五年云。邑父老子弟上其事郡邑。郡邑上學使。學使上

巡按御史御史疏聞。事下禮部。禮部覆核如御史言。請旌如例。詔曰。可。表其門曰雙節。民部之友鍾惺聞其事。作而歎曰。傷哉夏氏。代有天者。若留人間。福澤為民部長養名位之地。又代有貞者。若留人間之節義。為民部磨鍊心性之資。民部異日隆貴。為國家寒寒之臣。以明婦貞之效。至于作忠。此民部之所以報其祖母及母者。卽祖母與母之食其報者也。為銘銘之曰。婦一貞耳。孝慈作忠。佑啓後人。蹇蹇匪躬。夫如是。乃謂代夫之終。

鍾伯敬全集 卷十

三十六

若如石之貞心。矢忠之至理。識想俱踞超處。忠孝慈總完一貞。識論直可不朽。筆端胸次盡具一片空靈之境。

○李母曾孺人墓志銘

予先世自江西吉安永豐與吉水李氏同徙景陵縣之皂市皆用質行著于閭里李氏之貴自方伯五華先生成庚戌進士始方伯有五子成進士者二舉孝廉者二爲中秘者一貴甚矣然皆出自側室五子之子又皆出側室中秘在五子中最少領先有子子長者爲宗儒諱營道出側室曾孺人前宗儒生者女二人一適龍門令王某一適茂才吳某後生者女一人適茂才郝某宗儒有子玉文玉衡又有孫孺人皆及鍾伯敬全集八卷十

三十七

見之而後以壽終在天啓癸亥六月十六日距其生嘉靖庚申十月二十四日壽六十有四云是月卜葬崇山宗儒爲狀請于其友鍾某志其墓志曰孺人姓曾氏麻城人父從市中其人長者以求子歲禱玄默夢吞一李子而生孺人異之謹爲相攸方伯公聞其良家子有福德聘爲中秘公側室是時元配夏孺人來歸三年矣性嚴察往往用理家方略部署諸妾媵默寓其操下之意使人不能有言孺人首承其盛屏息不暇步隨日往或躓而起夜聞咳唾嚔而應夏怪

其謬恭不誠辛巳適王氏女生故事貴家男女雖多

產必備乳保之員是時中秘兄弟方艱嗣又初有女女生如男夏故裁之使自乳搜剔家務貽婢婢勞雖作無時女呱呱于床不時相視如寒乞家子女也癸未次女生夏川前法孺人以哭父病暑月蓐坐適有天幸得無殆若見玄帝仗劍以身翼之而去云又二年乙酉生宗儒宗儒男也而又長孺人安卑處齋若不知有子者中秘家僮千百指取馴謹者數人備酒掃而已其他黠幹者置不問孺人亦無所用之中秘鍾伯敬全集八卷十

三十八

後庭曳綺殺孺人椎布如故歲所給周身而止衣常數澣不知千金壽量爲何等宗儒早慧伯父本寧先生愛如己子携入邑讀書友商名士丁酉補諸生孺人戒曰我慣見汝家簪笏濟濟一青衿豈是自晝宗儒下應鄉試不第乙卯有子玉文玉衡復補諸生孺人戒之如所戒宗儒者戊午玉文廩于庠己未宗儒與玉衡試列高等宗儒自念數奇雅不樂與兒輩爭升斗之餼遂入北雍署司成蕭山來公取冠多士欲畱應京兆試會遼警烽火達開門孺人呼宗儒歸曰

兒久試不第。如造物何。吾亦老矣。曷勉冠一進賢。抑
酒吾前乎。于是拜爲臬司幕。孺人素善病。然亦以性
寡營得靜攝之效。今年癸亥。元夕燈宴。忽忽不樂。遂
有明年知誰在之感。無何病日進不衰。五月感里中
虞道人焚身西歸事。曰。淨土在是矣。吾亦從此逝。呼
兩孫及曾孫前。吾無憾矣。遂瞑。檢篋中。惟敝珥敗絨。
分諸侍者。以爲遺念。孺人事佛謹。四十二章。皆令子
孫說其大意。事有相忤。一呼佛號。消之。如割水吹光。
歲所布施。自出心力。斗粟尺布。不取于中。秘公偶俱
值。伯敬全集 卷十 二十九

無猜尤善。宗儒弟宗文之孫。宗文才不啻如已出也。
宗儒之狀孺人也。曰。自吾先君宦遊四方。盡室相從。
孺人常家居。是謂拙守。室中。皆者。皆腹而飽。孺人
以常賜自給。是謂拙取。諸得幸者。不無借中秘。公龍
靈。孺人終年閉門持誦而已。是謂拙藏。男女內外孫
十餘人。嫁娶皆各族六十之辰。一時名碩。如少保周
公。少宗伯董公。光祿卿秦公。錫之名篇。是謂拙得知。
母莫若子。宗儒之謂矣。惺中年而喪壯子。或勸廣妾
媵。爲後嗣計。子答曰。此未易言也。凡事賢貴人妾生。

子而賢且貴者。其福德過于嫡者也。勝生子而賢且
貴者。其福德過于妾者也。今觀李氏自方伯公來。爲
宗儒王母者。如匡梁二夫人。爲宗儒母者。如曾孺人。
其母儀婦道如此。側室生子。可易言哉。可易言哉。
銘曰。壽六十有四耳。年二十六而始有子。子復有子。
子之子。又復有子。三十九年。取精用物。備生之終始。
此固兼多身歷百年。而不能有比者。嗚呼。以此考終
其亦可矣。

只說歷境之難。自見宅心之苦。善于映帶中彰人
美者。
伯敬全集 卷十 四十

○○○告雷何思先生文

歲 萬曆三十九年秋九月一日夷陵 雷太史何
思先生卒於里第其門人鍾惺有使蜀之役取道夷
陵謁先生則是月之三日也先一日遭偵者手途有
傳先生計音者叱焉唾焉以爲作是語者狂邪入其
里門先生家有持刺逆者非先生刺也疑焉駭焉進
使者問故噤不能言食者頃曰予何爲是惺惺者悻
邪登先生之堂不見先生哭焉奠焉已自意曰茲惟
內帷外堂上堂下剪紙樹旒籍籍紛紛者夢耶某心
鍾伯敬全集 卷十一 四十一

不敢信而以爲似狂似悻似夢也口不忍言而直以
爲真狂真悻真夢也使竣反楚蜀之路作如是想者
三閱月再過夷陵省先生之母若室撫其嗣搜其遺
文若書終不見先生乃稍悟先生亡也則冬十一月
二十日矣始爲辭以告 先生之靈非歌非哭不能
成聲其辭曰嗚呼某于先生所得至今日者不可謂
非座主門生之故矣然直可謂座主門生遂能有今
日乎哉記去歲六月與先生盧溝別去遺某書曰從
來座主門生不爲少矣吾兩人覺別有神情別有契

自非尋常之
離別

是兩人亦自
有契

合豈往劫中互相師友乃有今日邪又寓書某所知
曰鍾伯敬清遠神駿今世界似少此人嗚呼某何足
以當此然此豈一切座主門生之言哉某與先生稱
師友年餘相聚不數月月相晤不數日日不數語然
先生每借論文之因時以德業學術國是人才旁及
人外之音微言挑我以觀其應某時有痛痒偶中機
鋒相覲粲然一開先生之口處而汗不至阿亦時有
所不必合先生不惟以爲不必合而且以爲相成吁
嗟乎蓋真有古師友之道焉大要先生期我者遠而
鍾伯敬全集 卷十 四十二

某亦以期之求我者備而某亦以求之先生負蓋代
之才與志與格與識與氣骨以聖賢豪傑自任其于
經世出世度世處處着脚無不以爲立可就而某私
心愛先生至報先生深于先生廣處恒欲其要高處
恒欲其實大處恒欲其精孤處恒欲其定銳處恒欲
其洗銛處恒欲其厚透處恒欲其涵奇處恒欲其渾
察先生平日神意識論似恒服膺趙學士大洲者嗚
呼時事至今日非用大洲時哉予過大洲之鄉讀其
書想其人精神志學原委指歸多與先生合今世頗

歷舉相成相
期之意何限
悲家

丁
通世事願

知惜江陵。不知思大洲。而其恒慮先生異日為大洲。

萬一失足而為江陵。欲俟兄稍定。交稍久。時稍服。舉

胸懷以語先生。吁。嗟。其蓋自揣才術短。無用世之具。

命相薄。無生人之福。先生有其才。其志其格。其識。其

氣。肯感激。醉知欲一效之先生也。今年二月居燕。某

病矣。病而垂絕。自謂不復見先生矣。以老親後事屬

密友。國家後事屬先生。為書一紙遺先生。畧曰。私情

說不得。言國事。即私情也。方今景象。底滯。痿蹶。已成

一不快世界。中復虛靡。度之運數。必有快人居其間。

鍾伯敬全集卷十 四十三

勢必用一番更張。露一番精采。恐必將有一等傷元

氣之人。與傷元氣之事。迎之虛靡之身。迫以金石有

速斃耳。大賢處此。必當平心靜慮。大費調劑。某幸而

起書。亦不達。嗚呼。區區一念。無亦慮先生異日當事

極。則必反。矯或過直耳。予作是書。訖寄友骨肉。摩足

飲泣。而予頗修然。無怖無挂。顧笑諸泣者曰。今雷先

生在此。必不爾爾。嗚呼。其遺言已就。而竟不成。死先

生暴死。而不遺一言。聞先生知某來。誅茅掃榻。遲我

半年。而不肯延之數日。世之膚立色取。奄有時名者。

亦悲亦憤

戊丁十年
弟滿志

好指點

名歸利遂。然且至百年而先生新于數日死。而分香

履。顧妻孥。囑田宅者。爾雷之餘。厭厭刺刺。語不可了。

而先生速絕。使不得一語。先生不分香履。顧妻孥。囑

田宅。可以無語。使先生得語。語當有可傳者。嗚呼。人

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何輕奪先生之身。而重留先生

之言哉。以人道世法論。先生在堂在室。在身後者。可

悲。可慮居多。二三子當為先生計。然先生嘗察某喪

子而感。一日問某曰。子以為數百年前名賢子孫。在

今日者。能盡識其祖考姓名丘里乎。予曰。不能。先生

鍾伯敬全集卷十 四十四

曰。更數百年後。吾與若子孫。亦復如是。嗚呼。先生能

作是語。度人必能自度。某不以此思先生。記去歲先

生憩報國寺長松下。二三子從。語及大道之要。或曰。

世緣未斷。恐礙大道。先生曰。大道何必斷世緣哉。道

念深。緣念自淺。必緣盡而後學道。是世終無學道之

人也。某以此一語。抹平生退轉之根。某嘗自歎。讀書

一過少會。其意不能再讀。先生曰。不求甚解。欣然忘

食。是何意象。子試參之。其要言不煩。轉語相逗。率此

類。使某得再見先生。言所欲言。聞所欲聞。寧渠止此。

原缺第四五葉

祭同年彭用九文

萬曆丁未春正月。同年九疑彭君。以計偕入都。客死。于是楚同年生集都下者。爲之舍飲。周身周示必信。必誠。其邑子同年生鍾某。獨以廬居不與。越數月而平頭持其喪南歸。浮淮達于漢。始返首丘。鍾子乃以東芻絮酒哭君之靈。日嗚呼痛哉。天乎于今長已矣。余弱冠與子同時受知于溫陵林明府。而同紉于都。試兩人故自如。越十年而余與子同舉于鄉。乃有追。頌明府知人能得士。而兩人亦故自如。子剛腸惻性。

鍾伯敬全集

卷十

四十六

高視。步知子負絕人之志。經世之才。而疾惡如仇。處俗太峻。齒齒舌存之戒。余恒私爲子驚憂之。而公爲子異言之。癸卯冬與余計偕北上。共胝食者四踰月。察子有清羸之疾。而性善怒。恒慮子非攝生之道。余恒劑以疏緩。子亦稱我數月不見喜慍之色。自以爲不余及。譙讓僮僕。恒爲余一霽怒。知子以我爲子。西門之章。而余性疎。子能密。余性闇。子能察。余性情。子能警。使吾治生居職。終身與子俱。可以無敗。余未嘗不以子爲吾安于之弦也。子甲辰下第。疾而歸。歸。

世長法

終規切至矣

而又疾且有非意相干者。吾以瑱爲規戒子。忍以居。辱恕以御下。齋以養生。晦以銷妬。無已而殺書友人。轉屬子智者。舉事勿爲親厚者所悲。而爲怨妬者所快。垂涕之道。其言絕痛。今子果有今日。余不幸言而中。子生不有命在天乎。何親何妬。何悲何快。乃使子客死與尸。痛哉痛哉。丈夫不死。臚下使婦人行哭。固當子所未能了手者。有二尊人在堂。可奈何。可奈何。子遺孤六人。當有成子志者。余輩今日偃蹇青衫。身自寒士。姑不能援人以手。請無以口惠誑子。以子之重自改全集。卷十。

四十七

靈後死者異日。稍能自振。見子諸孤。所不下半。言之泣。心力所可盡。使有如彥昇兒。冬月葛帳遭父友于道者。生何而立。天壤死當何以見子。地下乎。子之英爽。當不遂隨肝臂朽腐。化爲異物。曷其聽而記余言。持身涉世之法。朋友之情。可云已撮其至極者矣。怒滿激石。其音悲壯。

○○○告亡兒肆夏文

自八月十二日至念五日。兒肆夏蓋亡十四日矣。口念兒名。心憶兒事。見言目想兒形。耳存兒聲。兒紙墨未乾。衣汗未燥。席溫未寒。履迹未滅。謂兒在後園書房也。謂兒往新宅看大父母也。謂兒行遊街市未歸也。謂兒遠出郡邑。應有司試也。恍然不省兒亡。時時聞兒母哭聲于帷。聞裁楮招魂爲兒作冥薦。出循廳事。有七尺之棺在廡。有素幄食器在几。有亡兒樊倩秀才之靈八字在靈牀上。乃始疑兒亡也。兒真亡也。鍾伯敬全集 卷十 四十八

哉。于是不得不以兒爲亡者而呼之。而招之。呼其乳名曰首哥。首哥呼其名曰肆夏。肆夏呼其字曰樊倩。樊倩汝真吾兒乎。非吾兒乎。兒死有靈乎。無靈乎。死而去乎。未去乎。去而復來乎。不復來乎。來有驗乎。無驗乎。汝生而美好。強健聰慧。老成沈深。縝密孝慈。淵睦。方正磊落。汝雖生年十六。已具生人之體。較之行屍走肉。鼠首封心。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與世所詛其生而利其死者。萬萬矣。于年十九而生汝。汝數歲而露神鋒。十三歲而補諸生。屹如巨人。十六歲而

肆夏

試諸生高等。試歸八日而病。病十三日而卒。使我奄忽。遂年三十五。汝愁我苦。我誑我誤。我悶我亦足矣。我前世今生。何孽何冤于汝。而使我至此乎。自汝生後。汝弟妹十人。皆懷抱天殤。爾筋骨如鐵。玉色金聲。素強無疾。無短折相。日者羣言汝大貴大壽。至死堅言女不死。使女相不當死。命不當死。而卒死。使予茫然不解。正女之巧于愁我苦我誑我誤我悶我者也。縱汝當死。汝弟妹十人。豈皆如土芥如猪狗。不足以贖汝一死。彼造化者。胡爲賺我男女者十人。囊之以

鍾伯敬全集 卷十

四十九

去而未收其長且賢者乎。忍矣。忍矣。汝爛目疎眉。脩脣映麗。志在度世出世。不可一世。今閉汝以七尺之棺。使村巫里咸剪紙招魂。加汝以亡人之名。汝甘之乎。汝受之乎。欲不甘不受。得乎冤哉痛哉。予散落曠澹人也。于世無所係。見女不驕不惰。好弄亦好讀書。廢眠食。忘寒暑。不由父督。不由師訓。晏意爾爲功名。熱中之人。且精勤諸鍊家事。務熟悉如老人。又謂爾可以託身託家託世。使予得以游戲文史。逍遙間寂。詎知爾好道奉佛。喜爲世外之論。方外之游。暗室

中夜。禮斗焚香。持日月齋禁行之數年。不倦。此豈書生學子所爲乎。而又厲禁侍者。不予知籍。使予知之。豈遂效常父禁女所爲。且廣汝以世外之論。導汝以方外之游。吁。嗟乎。女死乃知之。平時病時未得細細叩汝。汝何以道情自待。而以世情待我也。我每于游戲時。察女形神。悠悠忽忽。若有所忘。瞿瞿落落。如有所記。疑汝有宿根。病中歷歷。口道徃因。有倫有脊。有原有委。儻然了無挂牽。似老衲面壁。後知去向者。世人憐女惜女。痛女求其故而不得。私意汝是再來人。

鍾伯敬全集

卷十

五十

人去且復返。故處欲以酬予悲。吁。嗟乎。亦何能可悲。汝爲再來人。不可知。汝世緣尚淺。孽未深。天性孝慈。阿鼻泥犁。不能到汝。明矣。女入泥犁。吾不能女拔。女往天堂。吾不能女留。若復受生人間。在人間爲人子。與爲余子。等予爲汝父。與他人爲汝父。差快。女病中以速化爲娛。反真爲樂。予執手告汝。縱是再來人。彼太子瞻華。豈不是上界西方來者。游戲人間。數十年。何必十六年而去。乃爲再來人乎。汝唯唯曰。可奈何。可奈何。見不去。見不去。爺呼我。我在。招我。我來。

今化去十四日矣。了無聲迹。且不入我夢。見何健忘。而不信也。豈汝性靈真爲天曹冥司執。不得來。抑受生人間也。汝以汝爲非我子。今人寄居人宅。十六年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去後寧不一寄聲謝。居亭主人乎。汝縱不能如顏幾之返魂。獨不聞顧況喪其子。十七歲。神魂不散。況悲思不已。且哭以詩。云。老人喪其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子聞之哀戚。誓再生。顧家已而果然。記前生事。不爽。女誠能再來。女孰前因。照管本性。不樂昏宦。必不強汝以人世。

鍾伯敬全集

卷十

五十一

之樂。虐子以人生之苦。同汝爲世外方外之游。女若徃生人間。未必有如此父。受如此快樂。若果爲天曹冥司留汝。不遣汝持片紙上徃天曹。下徃冥司。哀願苦情。未必不放汝來也。如不放汝來。汝念我當晚求宅神祖先。及冥中親眷。報汝下落。或天堂。或地獄。或生人間。令我不念汝。我手跡女能識。我文字汝能認。見其間之。

合三篇觀之。皆情生之文。故能酷至如此。然使非文人。恐有情而又不能出之聲。也。語甚鬼而甚。

痛

一篇鬼話。煞出苦衷。不如此何以稱父子。

祭譚太公文

時萬曆四十有二年甲寅歲。冬十有一月丙子。十有
二日庚申。爲我念湘譚老先生寃窆之吉。先二日戊
午。其子之友鍾惺。偕弟恮快。謹以生芻絮酒之儀。酹
其靈。而曰。爲贊養之詞。曰。人情交其子。必重其父。而
子與公。自爲交也。人情愛其子。因而重其子之友。而
公自能重子也。公豪朗人也。內具識。鑒當公在日。諸
郎君皆幼。公長君友夏。少年意廣。喜交游。不屑有所
擇。客至公之門。登公之堂者。公不言。而客不能自匿。

友夏不能爲其客。匿客不能自匿。友夏不能爲客。匿
而客不敢頻至公之門。登其堂。久之。使友夏不能復
爲不擇。然予過友夏。公欣然飯予僕。芻其馬。聽予與
友夏言。及友夏過予。又飯其僕。芻其馬。歸而問予與
友夏何言也。記公病時。予與公外甥李長叔。過視公。
公不以病爲苦。不以不諱爲憂。衣冠喜出迎。酣暢諠
浪之聲。達于外。而公歿八年矣。公歿八年而不必
葬。八年中。予官五年。不必歸。歸不必不出。不必不
值公之葬。而又復出。今得從容執紼安其靈。若有所

待而不知此正子與公自爲交。及公自能重子之效也。公達于生死者。今日登公堂。不復言哭。公猶若見公出迎而聞其酣暢譁浪之聲者。吁嗟斯深于用其哭者也。公其笑而聽吾言乎。
直出尋常楚些之外而抒其胸臆。

○○祭同年龔圓甫文
嗚呼圓甫。神明淵靜。曰德曰言。出于慧定。楊子語我。子終于正。居廬死孝。沒寧存順。預刻去期。豈無修証。以此靈心。達其至性。子言至樂。匪獨賢聖。惟樂則生。樂卽其命。彼丐彼囚。于死何吝。彼不求死。斯義可訂。子今胡戚。生趣遂盡。人之無年。聰明弘淨。取精用物。忌早忌盛。豈後死者。其根皆鈍。笑而問子。子不能應。子亦不應。子亦不問。嗚呼哀哉。
嘻笑抒其悲。

○白門告先靈文

嗚呼。惺客白門五年矣。歲時伏臘。非敢忘先靈也。亦非以弟侄在家。足供蒸嘗。而魚菽之祭。客中遂不必設主也。惺之在白門也。客也。年年欲歸。歸而率弟侄拜于家祠。且暮事耳。作且暮之想。而不敢為歲月之計。則亦何忍請先靈于數千里外。勞其往來于且暮之頃哉。不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其為年者五矣。今且守官于此矣。官則不同于客。去住不能自主。雖不敢為歲月之計。而豈能復作且暮之想哉。用是于

鍾伯敬全集

卷十

五十六

今歲小除之夕。暫為位于惺官舍。請降臨也。如在室者。然嗚呼。禮以義起。情由禮申。居官有祿。生則迎養。沒則迎祀。神氣無不之也。惺在此。惺在此。幸勿怨恫。于靈之不能來。來而無所依哉。

不死其親故。嗚嗚然如與祖先而面訴者。

○堂祭本生父奉政二府君文

惟府君身心言行。非惟家有乘。鄉有評。即神鬼亦欽之矣。惟是今夕之奠。以骨肉之情。處哀慘之會。今夕之言。亦惟以告哀而已。遠及其他哉。痛念府君。遠歷兒孫。別日多。而柴日少。照顏歡。祭喜時。短而感。時長。隱痛難言。眾情莫代。且可無出而竟由。徒為拾遺之呼。欲先歸而不歸。自取終天之恨。生惟五子。沒止二人。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者。果否。侍泉臺之側。事死事生。有尚祭養者。徒然居人世之中。無幾在堂。何繇升

鍾伯敬全集

卷十

五十七

屋鳴呼哀哉。尚懇。

敬語極簡。勤所云。動人慘人者。罔不在多也。想邇筆時。阮生之血。隨嘔矣。

○○堂祭嗣母陳宜人文

嗚呼。吾母。今得合葬于顯考一府君之墓。且以亡孫。肆夏從矣。此時。此中。何忍言哉。何忍言哉。惟母育子。恩勤。僅免。腹胎之苦。為家。拮据。誰非。口手之貽。奈我。皆為。蔚有。負。劬。勞。棘。止。為。薪。深。慙。聖。善。卽在。殯之。有。年。知。藏。魄。之。無。狀。歌。虞。已。在。明。日。上。食。不。過。今。宵。至。于。孫。肆。夏。者。耐。則。未。安。祭。或。沾。墻。間。之。瀝。殉。乃。相。似。嗟。豈。知。穴。外。之。悲。人。感。眷。屬。之。離。鬼。喜。兒。孫。之。近。嗚。呼。此。時。此。中。何。忍。言。哉。尚。饗。

鍾伯敬全集卷十

五十八

簡核妙處字字皆珠字字皆可隕珠

意鍊苦心發聲皆慘

○○堂祭亡弟叔靜文

嗚呼。弟。沒。三。年。餘。矣。今。乃。與。其。婦。同。穴。惟。妾。亦。從。焉。弟。悲。乎。樂。乎。人。為。弟。悲。乎。樂。乎。嗚呼。何。可。言。哉。弟。之。見。女。分。寄。于。弟。兄。有。似。嫁。婚。之。已。畢。弟。與。妾。妻。近。依。于。父。母。庶。幾。依。胤。以。同。來。無。子。孫。而。有。朋。友。無。官。爵。而。有。文。章。叨。生。有。祿。之。家。而。奇。窮。如。故。頗。賦。無。營。之。性。而。隱。痛。自。知。所。有。者。世。所。不。甚。切。之。事。而。人。或。分。之。不。能。所。無。者。俗。所。共。相。爭。之。圖。而。爾。且。夷。然。不。屑。總。之。予。奪。之。時。天。亦。不。能。定。爾。之。善。惡。榮。衰。之。際。子。

此兄死樂不知死悲

可奈何之語益悲矣

鍾伯敬全集卷十

五十九

必不肯隨物以悲歡家譜之作亦嘗勸我早成鬼錄之名夫豈自知先列同生者之所共觀而不及觀後死者之所不得而反先得外而執友謂遠勝于世壽之頑癡內而周親謂終不如天倫之耽孺嗚呼何可言哉兄弟五人去其三地下多于地上怙恃二親無其一事死愈于事存惟弟居家之期已短而短莫短于今宵住世之筭非長而長莫長于來日挽郎莫敢高歌懼見笑于才鬼記手偶煩妙筆聊一揮汗尋仙嗚呼何可言哉尚饗

極切極奇。極趣極痛。
月夜鴻聲斷續來。霜朝楓葉紛紜改。酸臍刺耳。不
是尋常聲色。

0.471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十一

疏

圓通庵募緣疏

東禪寺玻璃閣募緣疏

題三明和尚募積經疏

重裝牛首祖像疏解

募修牛首山羅漢殿疏

募画祖像疏

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目

京山多寶寺募五大部經疏

募孟蘭盆施食念經禮懺疏

募修大報恩寺觀音殿疏

薦先嗣父母本生母二亡弟疏

薦先師雷太史疏

薦亡兄肆夏疏

代薦達東陣亡將士疏

募造丘家橋緣起疏

頌

餽口施食頌

偈

攝山偈

戲爲達觀和尚下火偈

內人吳氏血書普門品偈

銘

扇篋銘

竹鎖銘

又

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目

鐵鉢銘

開天容墨銘

瘦鉢銘

又

夢中硯銘

贊

郭建初像贊

謝在杭像贊

葉太公像贊

崔微仲像贊

吳康虞像贊

王永啓像贊

自題小像

又

沈全吾大叅像贊

徐生像贊

蘇弘家中丞像贊

章晦叔像贊

鍾伯敬全集 卷十一

目三

壽靈壁石贊

鄒公履像贊

自題贊

曹太公像贊

李宗文像贊

楓橋夜泊戲題徐元歎扇頭小影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十一

錢塘陸雲龍而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叅閱

二語可移諸人可堅者

○圓通菴募緣疏

夫多疾、寡與、病、坐、慳、瘵、廣、勸、博、所、道、准、堅、苦、然、有、善、知、識、無、愛、髮、膚、何、待、公、門、持、鉢、乃、大、比、丘、詎、辭、心、力、務、求、遍、地、成、金、離、之、俱、傷、合、則、雙、美、機、難、兩、遇、事、必、相、須、圓、通、菴、者、去、鎮、二、里、許、邨、而、近、市、僧、多、雜、俗、宗、僧、性、慧、始、事、剃、披、逮、勤、拈、据、感、龍、象、之、泣、與、信、者、之、鐘、伯、敬、全、集、卷、十、一

哀、苟、能、開、大、歡、喜、之、途、終、當、獲、不、退、轉、之、效、在、募、者、小、或、丈、室、大、至、須、彌、何、分、廣、狹、在、施、者、多、而、太、倉、少、雖、粒、米、豈、有、缺、圓、以、茲、堅、苦、之、忱、破、彼、慳、嗇、之、性、念、惟、各、盡、功、則、同、歸、謹、疏

簡庸老比丘登壇說法

小小構結亦復照應體故緊嚴

東禪寺玻璃閣募緣疏

邑東西各有湖。湖有寺。寺有閣。登閣焉。如坐舟中。倚
船窓而下視。水可掬。可漱。可濯。可灑。卽不以爲佛國。
而不以爲勝地。不可也。寺僧岸公曰。閣必積經。經必
積僧。僧必置田飯之所。發願作玻璃閣。計其費可
三四千金。而足。吳居士幼如難之。問鍾子。鍾子曰。夫
募者爲願。施者爲緣。願有待。則頓成。爲難。緣無方而
漸致。亦易。以願聽緣。以緣湊願。是岸公之志也。且夫
佛無土。非國而莊嚴者。非勝地。或莫之肯先焉。登是

鍾伯敬集 卷十一

閣也。但作舟中想。見可掬。可漱。可濯。可灑者。在船窓
間。樂其勝焉。因是以有閣。閣因是以有經。經因是以
集僧。僧因是以有田。以無方之緣。足有待之願。且募
遇之居士。何難焉。吾宗僧有性慧者。募作圓通庵。止
數十金。不能取盈。持鉢甚苦。見是疏。得無河漢。豈其
地之不東。禪抑其人之不岸公邪。請嚴質之。老岸。并
出是疏。廣之。

數松映水。杰然清老。

抄發字堅表

開卷無漏

題三明和尚募積經疏

僧誦經。未必解。有經未必誦。有經不誦。誦而不解。故
其經曰。積積之爲言。近於無用。猶積錢。不必使。而或
有使之積書者。不必讀。而或有讀之。或有使之。或有
讀之。則雖不必使。不必讀。而不可不讀也。明矣。今檀
施者。雖有志心信向。見其積而無用。則施之念。不期
怠而自怠。不知寺有經。使人望。而知其爲寺。有經而
僧能誦。使人望。而知其爲僧。如金銀土石膠漆。作佛
形像。贈禮者。以爲佛。而忘其爲金銀土石膠漆。則其

鍾伯敬集 卷十一

用亦大矣。故積經者。象教之意也。誦經不解。賢於不
誦。有經不誦。賢於無經。則雖知其積。而無用。亦可以
慨然。施之而不疑矣。況僧如三明者。信教人也。非誦
經而不解。及有經而不誦者乎。

洗破積經之疑。便生施者之慨。
語致轉而不覺其複。可想行文之妙。

○○重裝牛首祖像疏解

佛有斷割肢體示無所怪而諸經乃云以金木土石膠漆作佛像瞻禮讚歎便獲福報胡輕其身而重於其身盡之像也退谷居士鍾惺曰瞻禮讚歎從像而生則佛法以像而長存佛之欲存其法有甚於其身者則像烏得不重重其像宜無如金木土石膠漆之可久者舍此而畫其為可久也難矣夫真能重其法者必從其難久者而務為久焉難久者而務為久則非徒如金木土石膠漆瞻禮讚歎而已又將有所以

鍾伯敬全集 卷十一

四

為守之道也是以古人畫重人物人物重佛道在作者伸紙濡毫之初已辦一極久之願力必得於守者之人而後已也牛首有歷代祖師畫像百幅久矣萬曆丁巳三月惺寓白門與王子宇林子猗林弟古度胡子起昆獲觀之似非一時所為而威儀嚴慈此百祖之身若與我聚於一時者像之所為也人傷其歲久紙軸毀敗歸與吳子惟明囑重裝表之惺自書各祖出處其上夫作者願力期必得夫守者之人耳守者之人不易得不得已而求夫所以守之之道夫

裴休之於畫其於以為可久也差易不可謂非守之道也是歲五月十五日惺謹識
小小緣事却有至理理之所載可以不刊矣

鍾伯敬全集 卷十一

五

募修牛首山羅漢殿疏

予募裱牛首祖像八十餘軸年餘矣有石居士者感其義捐數百金構牛首羅漢殿大衆生黑業不同造于慳者甚多諸佛菩薩廣設福利以勸人施夫衆生主施則諸佛菩薩遂主受乎蓋施者慳之反也施則慳除慳除則黑業除黑業除則人人可作諸佛菩薩人人可保諸佛菩薩諸佛菩薩斷臂割首之不惜而何愛以身爲受乎今匹夫齊民無故而欲致數百金則其所以致此數百金之故其舉念行事有不可言鍾伯敬全集卷十一

者矣今以一念一事之有感舉數百金一旦捐之則并其所以致此數百金之故一旦戡除之矣舉所以致此數百金之故隨此念而一旦戡除其爲善念福緣又豈盡于此數百金哉此諸佛菩薩勸施之意也曰居士既身捐數百金胡爲乎募也予曰裝裱祖師畫像其所施幾何居士感之至捐數百金彼一切善人豈無感居士而共作佛事者乎若身捐數百金而使一切善人無由發布施之念猶墮慳貪業中此世俗輕財之說非諸菩薩所以勸施之意也

巧而辨。慧而理。勝持疏之見。
枝頭巧語。開開出。醉殺持柑客。不醒。宛轉勸諭。退谷。應不懼身。罔綺語之業。

募畫祖像疏

祖之爲言傳也。不自其上而止也。使止于其身。是上自飲光止矣。又上而自毗婆尸佛止矣。于祖之義何居哉。祖之教。既不自一身而止。則夫莊嚴祖像。以使之傳者。又豈可自一處而止乎。牛首祖像百幅。信心者多。臨而瞻禮之。不欲其像自牛首而止也。新安方居士欲廣牛首祖像之傳。而委之戴清之。可謂得人。像成而置之黃山。可謂得地。鍾子方客白門。感牛首祖像之裝者。就淪而圖新之。聞其事而歡喜讚嘆。告鍾伯文。鍾伯文。卷十一。二君廣勸十方信心。成此功德。勿生退轉。第提祖之一字。顧名而思其義焉。斯可也。是處兒孫。皆可供養。便是祖字之義。一提出自可生其趨赴。

兩語皆確

○○○京山多寶寺募五大部經疏

乞法者欲釋其疑也。計宜乞于多法處。乞于多法處。能使與者生饒益想。生歡喜想。而不必苦其難施。法者欲起其信也。計宜施于少法處。施于少法處。能使受者生希有想。生難遭想。而不敢忽其易。吾鄉京山有多寶寺。其來數百年矣。而尚未有經也。寺僧游林行脚至金陵。誓募五大部經以歸。懼其難就。不勝悲惱。鍾子廣之曰。仁者無憂。夫金陵自齊梁以來。故佛國也。若乞法于多法處。而此中檀越施法于少法處。鍾伯敬全集。卷十一。九。緣緣無妙于此者。且吾聞經爲如來全身。施經者非施財乃施如來全身也。昔有一菩薩以已所生之國。施弊無法。請于如來歸教化之。今以數百年之寺。而耳不聞佛。目不見經。施弊孰甚焉。譬若以此中檀越爲菩薩處。多法之地。而視娑婆世內。尚有無法之國。必且身先往化之。今有方便于此。一人施經。是以一菩薩齊一如來。全身往送于其地也。多人施經。是以衆菩薩齊一如來。全身往送于其地也。有如來全身之賜。而又免于菩薩自往之勞。其踴躍助顯施之惟

恐不速而勸之惟恐不廣也又豈止五大部哉

阿育浮圖層層俱發寶光如登浮圖級級具有勝處

機鋒委宛而銳利最能引人歡喜想而斷其慳吝心

鍾伯敬全集

卷十一

十

非大見解人不能道

誰云釋教無父

至周至遠偏出于尋常

募孟蘭盆施食念經禮懺疏

李溫陵有言阿彌陀佛亦只是尋常慈孝之人而已

此通透平實之言也由此推之所謂佛事菩薩行亦

不能舍尋常慈孝之事之行而別有所謂事與行也

七月十五日孟蘭盆何始乎始自大目捷連為其母

悅帝利已墮餓鬼道而拔之者也餓口施食何始乎

始自如來為其弟阿難將墮餓鬼道而拔之者也拔

一母拔一弟而必拔千億劫餓鬼其願抑何深而不

敢以為深其力抑何勞而不敢以為勞其福德抑何

鍾伯敬全集

卷十一

十一

廣何遠而不敢以為廣且遠但以為尋常慈孝之情

若曰吾所拔者止一母止一弟耳嗟乎舜之孝至天

下化天下定武周之孝至郊祀禘嘗治天下如指掌

而猶曰此庸行也與此何異哉人人有父母人人有

兄弟聞孟蘭盆而願附見施食而樂助此非佛事孝

慈之事也此非菩薩行孝慈之行也世有不言佛不

言菩薩者有不言孝慈者哉長生館焦太史放生地

也僧定安者曰吾將以今年是日于水際作孟蘭盆

會持尊勝咒施食念經禮懺為五晝夜功德以疏示

惺願題數語以告大衆之願附而樂助者。惺德薄罪重。三十年內。喪嗣父嗣母。喪生母。喪仲弟。叔弟。季弟。與妹。喪長男。諸男女眷屬。幼者不與焉。創鉅痛深。悲淚歡喜。述二事緣起。以告大衆。彼大衆者。亦不因是語而願附樂施也。其亦曰。人人有父母。人人有兄弟而已矣。

爲庸愚設教。那得不出于欣與懼。佛教未始非也。況實有以作人孝慈乎。若必欲詆之。反不見通透與平實也。

○募修大報恩寺觀音殿疏

金陵自康師以三七日致舍利。始有塔。今大報恩寺。佛殿後。插烟霄而亂星日。爲震且國中莊嚴第一者。文皇帝之爲也。舍利往往有光。隨人願力所見。雖以惺之根淺業深。猶曾得一遇之前。爲佛殿碑。極弘麗想。元末國初。革命靖難之際。士民之坑屠。兵將之夷殺。與夫忠臣義士之捐糜。事定想興。聖主大雄大悲。必有惜于志者。庶幾仰藉三寶津逮。于以解其結。而資其福。深心所託。非苟而已也。殿燬于火。六十年。

而牆壁兀然。立于烟霜風雪之中。劣得不什者。蓋有故焉。然而復之則難言矣。大凡土木興作出縣官者。廢則疏請出水衡錢。新之今邊腹多事。公私告匱。水衡錢豈能及此中。丞本如吳公。信心設法。自度利他。數十年如一日。惻然龍象之泣。重興信者之哀。曰。吾以積官餘俸。倡衆修舉。代濟縣官之乏。而存皇祖。振幽功德于萬一。非惟善信之極恩。亦臣子之至情也。于是捐貲首復塔左之祖殿。與未燬之伽藍殿。相配。若左右手之翼如也。念塔後之觀音殿。如人之。

有坐也。募衆重修以爲佛殿之地。而屬惺爲疎以勸
施者。惺猶記戊午開錢失守。軍民糜爛。無數名將大
吏從之。南都善信。雖錢米不訾。飯僧懺誦。廣建水陸
道場。普薦功德。實爲疏至中夜聞甲馬之聲。雜風
雨而來。星霜起于壇左。感應如此。報恩塔殿乃文
皇帝所以雪冤拔滯于革命請難之際者。今逢禍未
歇。河東腥膻所居。幾過當于往歲。文皇在天。懽然
尸志。必有甚者。今新此塔殿。豈止如前水陸功德。方
今物力告絀。宰官居士。隨其方便。倡和勸助。代爲
勸募。于財力欲竭之時。不得不如是。

鍾伯敬全集 卷十一

十四

運筆當錄

警

薦先嗣父母本生母二亡弟疏
罔極劬勞。乃獲棘薪之報。孔懷急難。永乖唐棣之歡。
薦其死何如。養其生。酌親恩。未若資佛力。痛念先嗣
父某。嗣母某。本生母某。體有異于髮膚。恩勤則一亡
弟某。某情所關于手足。征邁斯同。兒無常父母。共瞻
共依。道有宜室家。既翕既具。豈期蚤歲。日親遘存。共
三養。胡補于升斗。才終一星。五子遂亡。其二耻有甚
于難。痛割自省。多生種種罪愆。已積應受。摧崩茲
者。節屆孟蘭。佛垂寶筏。念菩薩所首超之衆。必因浮
最作善之人。如惺一身之不孝不弟。悔憾何追。乃諸
尊屬之無罪。無辜。脫離差易。儼嚴慈。施接引之恩。親
家升拔。令骨肉登清涼之域。身願泥犁。謹疏。
風吹仙梵。出林飛。意致迢迢。欲遠。
句有刻鏤。字字飄動。

鍾伯敬全集 卷十一

十五

如此亦無罪

慧識正是格

薦先師雷太史疏

生天成佛。文人妄作後先。慧業冥心。大道何分。靈蠢佛所比之。應賴世乃認爲上因。非仗弘慈。終難超拔。痛念先師翰林院檢討雷某。宿緣清淨。至性靈通。亦曾願作佛弟子。非無戒定慧之根。未免猶爲世人。卽其貪嗔癡之處。惺等師友情關。量其沒後。或無往愆。淪落老婆心坊。懼其生時偶爲慧識牽纏。仰資津送之功。得出輪迴之路。罔使平生正骨熱腸。翻成有漏。夙世文心妙識。總墮無明。速登彼岸。永脫諸緣。謹

鍾伯敬全集

卷十一

十六

疏

亦可自懺

解人精會

悲願之甚

薦亡兒肆夏疏

生遭奇哀。恩愛卽成冤對。風迷勝果。靈明反作沈淪。惟佛恩能豁冤親。匪道力孰超生死。痛念亡男肆夏。慧則秋神玉骨。年惟石火電光。宿愆不無現業。尚未冠婚。官以未嘗筭已。不盈乎廿載。貪殺淫其何自罪。豈能積乎三生。茲當解倒懸之辰。乃其永度脫之會。溘長逝者五年於此。恐未離乎六道之中。仰賴圓通。以超幽滯。但念惟能自度。乃可度人。惺身無慧劍。識不逮於東門。眼望慈航。惠欲要乎西土。沈愛河而作鍾伯敬全集

卷十一

十七

鍾伯敬全集

于導引謹疏

截不斷愛河之汨汨。流聲弄殺。能使人低徊。

代薦遼東陣亡將士疏

士志死綏本不暇於致悔人欽慕華何煩代彼與哀
要使廟謨無失律臧而協師貞兼之邊計得全嚴翼
以供武服迴驅熊羆虎豹之徒以赴矢石鼓鉦之役
勝則爲功固有尊周攘夷狄之效敗亦無愧要非全
軀保妻子之流敵王所愾爲國之殤如此而亡又復
何怨乃者建虜鴟張全遼魚爛養成在數十載之前
而欲折於今茲之一旦決裂豈二三臣之故而專望
于最後之數人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兵食信之

鍾伯敬全集

卷十一

十八

難言知者不必行行者不必知戰守和之無據甚且
致之必敗之場阨其可成之會時當致命何異一毛
將不成功徒枯萬骨雖免偷生同爛額焦頭之衆亦
多強死非甘心瞑目之人以茲忠勇之魂反作幽冤
之氣或上動乎人天恐逆招夫水旱則死生之在諸
將士者固爲匪輕而災祥之關我國家者尤爲不細
某等敢聞國恤舍杼軸而他求仰仗佛恩冀律梁之
晉度謹疏

氣橫白山之雲淚滿綠江之水

募造丘家橋緣起疏

太吾邑北四十里舊有橋曰丘家橋潛污及邑中走
郎子武漢孔道也其地曲岸高急二壁相拒恒有頽
勢水盈洞皆怒而盈爲甚衝波擊岸而返無所釋憾
捍巨石如漂木屑橋力不支不能不圯圯而至於亡
矣官民濟者輿馬步皆病或溺焉涸則人行釜底懼
不脫於涸亡弟叔靜讀書橋左之龍禪寺曾慨然談
及造橋事僧復初者無所長一味專愚而慙能忍勞
而已弟曰此募造橋者之具也僧亦先見一馬墜岸

重自文公集

卷十一

十九

死心動聞弟言心獨喜自負力任募事同年李長叔
少叅爲之疏於是繫銀鐺數丈於頸擊析號通衢者
三年頸鍊磔街石有聲石皆剝頸創垂出而橋之不
能造如故也於是燒其二指而橋之不能造如故也
橋之通石爲土人侵匿搜之至爲所擊折臂而橋之
不能造如故也天啓壬戌歲三月予自南都歸將入
閩王程嚴迫居家僅旬條許爲之疏而日不給力亦
不能施僧恒明者予族子也力勸予成此事而僧復
初不知也人有言予之不爲募疏及財施者僧恒

明所持復初志。將與爲難。次年癸亥。子憂歸。客有談及此者。曰。佛汰忍辱戒。此豈僧之所爲。子心憐焉。此僧亦苦矣。私計有一人首捐百金爲大眾倡。彼二僧者何至是。然不敢以其事屬之。已亦不敢望之人也。子起入內。僧養明者在坐。謂弟快曰。而伯氏適動一念而中止。若知之乎。弟曰。不知。各罷。居月餘。子室人有瘖而與子言者。曰。君昨夕與我言造橋事乎。子驚曰。未也。若安從問及此。曰。適夢君以百金造一橋。聞轉石邪許聲而寤。子悚然。一念之動。萌蘖未成。

鍾伯敬全集

卷十一

二十

人我無主。而僧占色於外。女人感夢於內。惺雖非喜。施任事之人。而持地菩薩。及護法諸神。已署我作嘉造主矣。惺亦何力以逃之。乃先捐六十金。以其事告同年謝彥甫。侍御彥甫喜。立付十金於子。問子曰。事則善矣。收放橋金者爲誰。子對以自捐者。自貯之以待用。餘不敢知。彥甫曰。子誤矣。子任此事而不任收放人。將袖金而不出。子乃任收放事。以其言告李長叔。復喜。先是王茂才以橋許捐石百塊。封識二十金。待有首倡而後捐之。惺初念其費度可百五十金。可

了然子太老
以虛名作倡

成。則取諸相知數人而足。弟快與鄉老杜君步其地而相度之。曰。此橋造之不如汰。後致頽圯。積石假倚水中。助其怒行者之苦。乃甚於無橋。非三百金不可。有餘則菴住僧施茶。皆善因也。如是則其勢不能不仰於募。募非易事也。僧復初之教。可見於前矣。且橋利速成。非塔廟等工。可以漸次有待。於是惺爲疏附長叔後。多書小冊。令相知者人持一冊。隨地隨人大要度其必施者。而後募之。寧少而與勿多。而許使不爲空言。錢穀之數。與橋費不甚相遠。而後役興焉。出

鍾伯敬全集

卷十一

二十一

人平日無毫言有疏記橋成之日。易以佳名。工費若干。同事者若而人。并勒碑陰。末敘語深得建造肯綮。

○○○ 餓口施食頌

大慈方便度衆生。於六道中無不入。內秘菩薩現鬼身。宛轉乞食而救苦。以權顯實獲利益。我觀面然眞菩薩。雖具無量憫濟心。不得如來無畏力。譬如仁吏。覩飢民。賑助權力。須國王投誠叩關。不易達。適值阿難大弟子。破額破心。恐未至。而示一切怖畏相。又如國醫挾秘方。不覩奇疾。不輕與。以此現示飢熱身。發其悲惱。救療意。佛眼觀見其狡獪。是以默識而微笑。以狡獪而行悲願。亦爲佛心之所許。佛蓄良藥。候因鐘伯敬全集卷十一

三十二

緣是以當機卽施付。在在世世登座者。則皆如來所分身。萬談同濯甘露汁。面然滿願而歡喜。稽叩阿難謝世尊。世尊心酸始悲淚。空諸地獄盡成佛。乃爲如來之減度。有如王政暫賑饑。終非樂利之本願。然此面然之功德。六道生生同頂戴。我觀面然眞菩薩。卽以焦面鬼王證。若云面然眞餓口。焦面亦非觀世音。借喻明切可以發迷。

偈一

攝山偈 并序

甲寅正月三日。辰霽登攝山頂焉。蓋至攝山之三日也。寺僧戒凡者。猶夫僧耳。予未之與語也。頃之子從壁弄中望江。聞其語音。識其爲江右人。問其郡。曰吉安。其邑曰永豐。始問其姓。乃曰鍾氏。爲恭愍公同四代孫。蓋予先世亦吉永豐人也。時同遊者爲新安吳康虞。惟明。閩商孟和。家梅林。茂之古度。弟居易。快僧無息。茂之忽從柱上見聯句云。暮鼓晨鍾。驚惺河山。鍾伯敬全集卷十一

三十三

名利客。經聲佛號喚。回苦海。夢迷人。與予姓名。點畫波撇。絲毫不差。蓋鐘鼓之鐘。作鍾。驚醒之醒。作惺。神或告之矣。相與驚心動骨。爰書其事。係之以偈。仍書一卷。孟和爲圖。命凡公藏之山中。作異日一段公案。而胡彭舉宗仁。聞其事。爲予寫此卷。詩自叠浪巖巖下。皆是目作。而先一日有攝山道中及明月臺白鹿泉三詩。并同遊者題詠。皆書左方。偈曰。

千錯萬錯。兩字偏錯。千錯萬錯。兩字不錯。我名我姓。明明道破。

我面我目 頭頭借過

事有偶然適爲知者動耳

龜子文公集卷十一

二十四

○戲爲達觀和尚下火偈拈其語爲起句
世法如此久住何爲咄自了漢爾來爲誰靡寄不住
靡公不辭三負通二舍宅他之僉云勇決撒手當樓
懷寶走疾遲則或知漸遠安步諒莫我追添薪風爐
一夥鈍師厥有慈公名慈則宜幸無明眼質此頭皮
牢籠一世宵遁還歸宛頭債主對面難欺賊後安弓
我言似遲肯來明此證佐在茲不然牛馬多生無期
灌灌告爾是大慈悲

此偈似屬翻案語近喝謗然實悲其燈之不傳也

龜伯榮全集卷十一

二十五

達師聞此當爲慟哭示吳康虞居士轉致濟居慈

山二道人附記

直抒其解會不作怒張悲悼

○內人吳氏血書普門品偈

心云一念云何力無限悲歎在此一滴解環共誠

獻珠同疾

○ ○ 扇篋銘

藏汝逸汝汝日棄捐吾鳥見夫僕僕懷袖者之能終其天年哉

○ 統扇可以無悲矣

竹鎖銘 并序

閩上杭人斷竹爲鎖堅澤如銅機發如之子畜其一銘曰

綠兮荷威兮蕤華兮皖鑰兮管如冠斯籜籜敢勿諾古勁竹萌脫土

鍾伯敬全集 卷十一

又

勿金火箭則可用視禮審閉啟脆乃生愛後金剛壞煞趣

○ 錢鉢銘 并引

鎮江錢工某不葷治錢爲鉢不貳價價則飯僧僧徧沾遺予一具銘曰

有鉢青玉黑四際以鉢寫之蓋此意潤州古塔矧厥頽攻金之工夫幾氏齋焉後假價不貳

北岡衛公錢塔今猶在用

未見錚錚亦似古色

○ 開天容墨銘

彼蒼蒼闇而光曷雲烟生古香光匪白闇匪黑彼蒼蒼其正色

末句切當

○ 瘦鉢銘

吳康虞有瘦大受斗木質石文中可坐佛其實鉢也口占銘焉

堅則龕仰則鉢所受多所取約

鍾伯敬全集 卷十一

能具其體矣

○ 又

出云則食入云則坐舉世尊世尊曰可奇快可口

○ 夢中硯銘

乙卯予在黔閩中夢吳明卿先生示予一硯曰此李伯時物也左方有銘爲伯時自書

玉之理全於此

可以得其人矣

應有難者在其側

曉笑其文

郭建初像贊

澤太匪癯戰勝匪腴爲俠爲儒將安居問翁不語請示阿堵

謂是神情在阿堵中

謝在杭像贊

文豈必弱清豈必約夫是故賸焉充博圖書丘壑以占憂樂世鳥知其所託我視我癯匪駭爾碩視于欲笑鬚眉領諾彼婆娑彼姝誰貌置爾傍我題則及之附爾則彰

鍾伯敬全集卷十一

二十八

出其腰體矣筆氣復道上

紫太公像贊

交翁子未識翁子癯然翁則豐形所異神所同豐下有後子貴且賢所不足者不至大年唯天福善而亦忌全有子支牀永思言貌我川憂之恐其太肖

此就事作贊者

崔徵仲像贊

子處閩天萬里子來燕既見止共長安數見難披子像意亦歎吾是以遲遲其題而不于道

文情略略

自成別致

吳康虞像贊

此康虞居士也吾前未見子之笠之袖而棕其履也而今笠矣袖矣棕其履矣然吾猶能見子之神明於未笠未袖而棕其履也子見我山中乎請告吾所以只三折成文却波濤洶洶

王永啟像贊

永啟小像作秉燭夜遊圖蓋六七年前所爲丁巳正月鍾子客金陵出而索贊於是與永

鍾伯敬全集卷十一

二十九

啟別八年矣感而題之曰

始吾見其太美幾不以爲王子矣王子曰子試思八年前之爲王子者與此似不似也乃瞿然復以爲王子念其所以致此者雖吾與汝秉燭之遊又烏可已爽氣橫空

自題小像

萬曆丁巳余年四十有四始畫一小像野服杖松下松又友人胡彭舉所補題曰顏胡以不少余不以此始也服胡以不官余歎以此

止也。胡子曰：置我於長松之下，知我者胡子也。

流奔電舉，足擬其踈快。

○○又

以若人而野服杖松下，其誰曰不宜？舍而求所以簪紱之故，余亦不自知。亦既簪且紱矣，如是而有溢思，天與人終不益汝一絲。又將汝瑕疵戒之哉？視此野服杖松下者，念茲在茲。

松停石峙，皆發其止足之想。

○○沈全吾大參像贊

鍾伯敬全集

卷十一

三十

神蒼蒼如木在霜烟日潤之不輟其芳，骨嶮嶮如石在水苔藻繡之其章。有斐鳴呼君子哉！文質彬彬，詢仰之次，不敢求之於今日也。曰古之人古之人。

語亦蒼秀

○○徐生像贊

鄒彥吉先生客

余日侍愚公先生之側，而必見徐子胡先生之高嚴。一日無徐子，則不喜。視其容，洵柔慧而溫美，然其傲然於寒梅枯石之下，又若默喻其高嚴之旨。兀然獨坐，察其目意所關，常在先生之動止。嗚呼！先生之不

能一日無徐子也。意蓋以此。

象既摹神，茲更能出其筆意。所云畫畫者。

○○蘇弘家中丞像贊

於戲！是其儼然者，厲耶？溫耶？目擊之，斯須而已存口道之，累月而不得一言。蓋惺之去公近者，目也。太公遠者，口也。悠悠忽忽，在前在後，於戲！其人之天，又安能為吾筆舌有耶？

直出其不容言之妙。

○○章晦叔像贊

鍾伯敬全集

卷十一

三十一

元次山有言：于進之客，勿遊退谷。為人厭者，勿泛江湖。吾幼而見晦叔三、四十年矣，觀此紙如新接諸目。此不為人厭者，請賜杯湖一曲，獨吾以于進而自號退谷。又手茲山澤之容，吾以此愧夫晦叔。

晦叔能得其不厭乎？其然其然。

○○畫靈壁石枰

吾聞靈壁以音見，賞畫則肖形。厥音安從聽於無聲天際之想？巧。

○○○鄒公履像贊

公履索子贊而義不受諛贊曰

彼姝者子使人不敢以爲美則世所謂美丈夫者支離憔悴而已嗚呼彼是因彼

反映而出其美

○○○自題贊

海神與秦皇帝相見約曰我貌醜勿圖我許之從官有以足指畫其形者神怒激水崩岸曰帝負我物情之護醜而好妍如此予形寢頓見者每至失望江陵

鍾伯敬全集 卷十一

胡君平手圖之而去裴晉公有言役見我龍鍾故相戲耳請以蒹葭蒲柳之質供君平兄弟一笑可也

自謙應如是

○○○曹太公像贊

能始

未識翁交翁兒親茲像壯疆時幸瞻禮欽威儀與翁子年俱衰而翁貌似未移若有翁吾翁如我父感翁獨倫壽過翁樂則輸盡人子色養殊瞻禮後感歎初

短韻取媚

○○○李宗文像贊

世之未見予者妄意其爲偉丈夫觀其貌則邈聞宗文之風者以爲洮洮清便視其人則瘠人之精神偶寄于一軀觀者烏可爲是拘拘

脫甚

○楓橋夜泊戲題徐元歎扇頭小影
山頂露漸葉冠巾詩肩聳已擬負薪持以障日其中空洞無物以手捫摸亦熨貼而無不勻何以清宵談話杯酒入唇肝腸磊塊思以頸血潑人恩仇滿世何難用此幻泡之身

鍾伯敬全集 卷十一

可以想斯人之意氣

鍾伯敬先生合集

附錄

○退谷先生墓誌銘

譚元春

退谷先生者吾友鍾學使伯敬先生也。退谷既葬其弟曰快者謂元春知獨深可不頌狀而銘又地。下人偏嗜其文字不宜舍所嗜乞他人銘。元春唯唯居數月其嗣陔夏復以母黃宜人之命申焉。元春返其幣而哭使子不為文則已使子而尚為文也。舍是奚述焉。雖然退谷異人也不奪其形影精光使必傳於世。

卷之四

鍾伯敬先生墓誌銘

墓誌銘

徒絮絮然為誌墓之言彼其詩文譔述雖傳美而形影精光終不能行於天地之間則是誌墓者之罪也。元春伏思累日夜至不寐達旦退谷初在神宗時官行人思有用於當世與一二同官講求時務厭呻吟不從病起玄黃永矣終日晤適以為吾若居給事御史務求實用不競。前小名愛總身家如鷄鶩之爭食婦女之簡御庶不令。主上厭極大創禍流縉紳然其要惟在讀書讀書而後實忠實孝實

鍾伯敬先生合集

用出矣先機蚤見已若知有。嘉廟之末年與。

今上之神聖者是其人真可大用會有忌其才高者

阨之使不得至臺省後遂偃仰郎署衡文閩海終不

能大有所表見而僅以詩文為當時師法亦可惜也

退谷羸寢力不能勝布褐性深靖如一泓定水披其

惟如含冰霜不與世俗人交接或時對面同坐起若

無親者仕宦邀飲無酬酢主賓如不相屬人以是多

忌之而專積思於書史齋頭亦致恣書名書瓶几布

設不數日繕閱功深塵堆硯表卷帙正倒參差常從

塵視中磨墨一方頭眼入於紙筆作書生家抵格細

鍾伯敬全集

墓誌銘

字居官垂老無一日間嘗恨世人聞見汨沒守文難

破故潛思遐覽深入超出綴古今之命脉開人我之

眼界故其所著書出賢者通志而鈍夫長根雖甚警

然者意欲投之於廁而不能禁其不行萬曆甲寅乙

卯間取古人詩與元春商定分朱藍筆各以意棄取

鋤秀除穢笑哭由我雖古人不之顧世所傳詩歸是

也幾以此得禍者數矣小儒輩休休暖暖刻為書破

之退谷笑謂我曰是何見之晚也吾輩除此書外自

有可傳後者正不須護之使人不如我輩護此書而

不絕俗亦不

與讀書種子

嘉言俊

鍾伯敬

必欲其與世之妬此書而必欲其廢廣隘深淺相

非誤

孫

直可衡也

必欲其與世之妬此書而必欲其廢廣隘深淺相
太幾何予深高其言退谷改南時仇秦淮一水閣閉
門讀史筆其所見題曰史懷孤衷靜影常借歌管往
來陶寫文心每游人午夜棹回曲倦酒盡兩岸寂不
聞聲而猶有一燈熒熒守筆墨不收者窺窻視之則
嗒然退谷也東南人士以為其好學者退谷一人耳
所至名山川必游游必足目淵渺極升降繁縟之美
使巴蜀歷三峽入東魯觀日出較閩士陟武夷東南
之久客如家吳越之一游忘返山川豫待人士歡迎

重刊金鑑卷之八

三

其詩文未嘗不勇進而勤徙也年四十八始念人
生不常佛種漸失悲淚自矢以為讀書不讀內典如
乞食終非自愛男子住世數十年不明生死大事
質質而太一妄庸人耳乃研精楞嚴賦食藩潤皆執
卷熟思著如說十卷病臥猶沾沾念之曰使吾數年
視息人間猶得細窺妙莊嚴路也退谷簡易如楊子
雲劉子政一流人散車羸服挾雙僮出不治威儀嘗
遊虎丘遭兩公子見侮於途醉狀欹傾作捉搦楚騷
勢同行客怒欲毆之退谷急止之曰此惡少也吾趨

諸人何似
類而先生之
度足欽矣

告之便非先
生心

於難然先生
病

遲之耳明日傳刺有兩書生求見肅衣冠書幣恭謹
以文來贊稱弟子者退谷出舟相見則向人也為細
問其文不復言兩人慚無措退谷雖嚴冷然待友接
士一以誠厚薦人惟恐其知曾答當路書至半停筆
思曰彼方有何士為一言之久之思得一人喜而書
汨汨然若有所請屬者其後所薦人多雖黃退谷彼
特未知前書中語耳使以書中語告之慚當何如也
性喜擇士凡一見而知其人卒以成名者甚眾遇有
真賞雖其人在千里之外心憶口追常如隔隣人有
鍾伯敬全集入墓誌銘

四

佳文妙談日自尋味以潤澤其胸臆不聞所逢貴賤
皆執其裾而詳告之故往往才人成就歡悅無量但
以愛人慧巧不肖者因而呈身濫入交游詢慰齟齬
皆叢於此亦可為士大夫不慎之戒矣退谷內行過
人凡大父以下先世貽家孝愛為生艱難事皆迴環
於心未嘗一日忘生嗣父母恩養教誨言之哽咽不
能竟其詞弟姪相依孤寡盈前歡笑痛苦一往無緒
然居喪作詩文遊山水不盡拘乎禮俗哀樂奇到非
俗儒所能測也予嘗記其一事生父訓導公以受禮

無行狀不始
摘其類以覽
其弊

其終始

部郎中封太邑陵。退谷亦秩滿。還闕中督學。侍親還家。舟泊九江。歲除。明晨服吉賀正。訓導公紫嚴忽中繼室之言。不聽。上舟。退谷衣冠立岸上。良久。長年。厥役錯愕。不知所謂。已而上舟。跪拜訓導公。咄咄促之。起問。嫗安在。則猶床上卧。退谷復衣冠拜牀下。曰。太夫人安否。謹再拜賀。太夫人正。後侍童爲予道如是。子爾時聞之。歎仰而已。退谷爲諸生十二年。常不利。癸卯舉孝廉。至庚戌始爲陵夷。雷公簡討所深賞。中第十七人。成進士。爲行人者八年。中間使四川山東。

鍾伯敬全集

五

及典貴州乙卯鄉試者。凡三差擬部者二年。改授工部主事。上疏願改南曹部。持不覆者。又二年。授南禮部儀制司主事。轉祠祭司郎中者。又一年。陞福建提學僉事。考較興化延平福州三府者。一年。尋丁父憂。太職大計中人言。服闋居家者。凡三年。而退谷卒。壽五十有二矣。生於萬曆甲戌七月二十七日。沒以天啓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葬以天啓末年丁卯十月十八日。坐太阜市十里笑城之南。所著書有隱秀軒全集。評閱諸書。俱行於世。退谷諱惺。字伯敬。先世江。

鍾伯敬全集

六

西永豐人。正德中始徙景陵之皂市。曾祖諱弘仲。祖諱山。最有隱德。山生二子。長卽公嗣父。諱一理。號裕齋。公嗣母陳宜人。次卽公生父。諱一貫。號舉恭。公武進縣訓導。生母馮宜人。皆以公貴。拜大夫宜人。妻黃氏。亦封宜人。妾廣陵女吳氏。以過悲。繼公死。黃宜人所生子肆。夏年十四。爲諸生。穎適早卒。嗣子陔。夏亦諸生。娶謝氏。有孫矣。母弟四人。憐早卒。恡諸生。詩文甚奇。先退谷卒。悌又先恡卒。獨五弟快在耳。快真朴。長齋事佛。通書畫。事子如兄。姪二人。昭夏。納夏。昭夏亦諸生。元春既已爲誌。憶昔年退谷之作。規長公銘也。曰。後死者之墓之誌。烏知夫誰手。予戲謂退谷有如一。旦填溝壑。所謂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也。當時戲言耳。豈意一片幽石。真落予手乎。悲夫。何以銘銘曰。賢幽猗秀。無終極。水性霜毫。眞宰匿。得意靜書。不再飾。海嶽如從君。受職驅烟排霧。待拂拭。紛紛餘子。不相識。強來君前談。漆式鞭管鳳麟加。裁抑。爾曹蠢蠢徒失色。勸農堯湯費稼穡。汗流至踵沒籍。澁大勇猛。

人歸蓮域。厭多間障。宜慈力。海印放光。只頃刻。發棺

求之。不可得。茫茫衣履。我銘側。

語令人思。亦令人悼。真能奪其形影。精光以傳於

百世。

冷面熱腸。沉心勁骨。業已爲之揭櫫矣。而其詞之

新穎秀琢。更似繪事之精。

翠螺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目次

卷之一

四言

維東有阜十章 有序

惻溺五章章六句 并序

水簾題石聯句 遊太山作

自題深山圖

五言古

乙巳卧病作 二首

鍾伯敬全集 卷一

目一

邸報

遊齊山

五月七日吳伯霖要集秦淮水榭

再過燕子磯作

秋日舟中題胡彭舉秋江卷 并序

舟中看邯鄲夢傳奇偶題左方

六月初五夜月

夜閨杜詩

六月十五夜

七夕雨次夕復雨

經觀音巖

九澗

雨發九澗至歸州

雨行巫山

朝

瞿塘

巫峽

歸州峽

鍾伯敬全集 卷一

目三

新灘

西陵峽

出郊

識譚友夏所寄書語

贈羅童子國香

蔡敬夫自澧州以詩見寄和之 二首

夜坐

讀豫約

山月

送鄭臣虎年丈南歸

送馬仲良推吳關

廬江訪章甫親家感贈

題茂之所書劉春虛詩冊

并序

雨宿會聖巖

宵步石廊燭觀于巖壁

總巖

予有古鼎茂之賞而賦焉和之

省鶴

鍾伯敬全集

卷一

目三

潯陽經曹能始廬下懷寄兼貽梅子庾

到家

二首

與弟叔靜過友夏兄弟寒河居

寒河詩爲友夏賦

將入城示別友夏

竹月

二首

伏日頗熱友夏寄近詩有雨甚寒甚不敢快

幸語異而作此

雜載

秋晚荆門道中抵泉寺宿

再過夷陵爲諸同門祝雷先生後事題其間

上

與夢

蔡敬夫什冬書至云辰州十月已見梅花寄

詩三首于未之答及茲再遣書使已足歲

歲三日此地梅放未匝輒書所見以報前

詩

飛雲巖

鍾伯敬全集

卷一

目四

黠還至辰溪懷蔡敬夫既見贈詩

二首

欽山漁仙洞尋龍君御所住觀其刊鑿之迹

贈別朱無易郡侯計事畢暫還成都并答前

見贈之作

四月三日楊修齡侍御遊宴海淀園

七月十五夜月同茂之賦

南歸東別劉貞一侍御獄中

觀朱叔熙所藏唐搨雲麾二碑顏柳白傳諸

帖及米書

入舟

舟月 三首

贈徐象一年丈并索其書

登岱

無字碑

尋西天門

宿頂候日出

降自孔子崖循黃華洞止焉

傲來山

龜陽洞泉上

目五

再憩朝陽洞泉上

岱草既定讀友夏南嶽記及詩

三月三日新晴與客步看所在桃花

牛首道中看人家桃花

舟過郭聖僕范漫翁二居士

宿烏龍潭

七月十五夜登雞鳴寺觀戲度

歸至雪浪菴看紅樹

贈曾伯陽

正月初五日冶城看歲雪作

霖雨詩 有序

丙辰江西大水故憲副太和臨舉楊公在殯

其弟貞叔負其棺與水出入得免于友楊

武部邦隆憲副公之子也泣道其事鄒爾

瞻先生作風木樓記述其事親始末鍾子

讀而嘆曰貞叔之爲此有本也紀之以詩

歲暮送侄昭夏還家兼示弟恮等

鍾伯敬全集 卷一

目六

羣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一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叅閱

四言

維東有阜十章 有序

壬子閏十有一月予與商子之燕譚子送之以詩予作此答別譚子也

維東有阜維南有湖阜則我宅湖則我居子無所往我無所徂我室予室子廬我廬

鍾伯敬全集卷一

其二

子歸自官子南斯行子歸自客子北斯征聚散無言舟車有聲維此舟車爾獨何情

其三

自南爾歸有懷不二子三適我我不子即子之適矣如予之即矣

其四

自南爾歸有言不同子三達我我不子從子之達矣如予之從矣

其五

駕我四牡肅我衣裳彼其之子不與我偕行惠我良朋共此雪霜維子心則臧

其六

前我衣裳駕我四駟彼其之子不與我偕作惠我良朋共此饑渴維子心則若

其七

我之云邁念子無儔亦莫我留昔子之南予其瞻曰無儔挽子之舟

鍾伯敬全集卷一

其八

我之云邁念子無依亦莫我追昔子之南予其瞻曰無依反子之綏

其九

自南自北莫同匪天各處其末中有山川山川何有蒼蒼淵淵瞻言共之心目其間

其十

勿曰我出勿曰子處各有朋友各有言語及彼威儀爰各有所庶幾風夜惟子與女

○ 憫溺五章章六句 并序

甲寅正月二十七日舟泊濡須口大風江中
小舟渡者覆焉可二十人皆南岸宴人過江
備作舟子以風故索加錢人一文不可得因
守至多人時久舟重風益張而致溺也急擇
官舟救之從者數舟得十四人而還餘莫及
矣予與林子見之憫焉各作詩
山鳴江怒渡于何所我食焉取彼君子兮我阻亦莫
我于兮斯豆斯簋

鍾伯敬全集 卷一

其二

招招舟子取盈則那從其匪盈楫則我多楫不我多
舟中人兮奈我何

其三

維其多矣烝烝于波矣沒匪不出伊誰何矣立而聽
之家滂沱矣

其四

索、楫、沒、之、犯、死、出、之、同、茲、舟、人、孰、罪、福、之、孰、罪、福、之、
毀、之、卒、之、

字、二、所、三、
見、也、四、分、
如、前、詳、

其五

有、避、者、舟、泄、泄、偃、仰、溺、春、已、歸、救、者、徐、往、敢、告、津、吏、
厥、有、刑、賞、

水簾題石聯句 遊太山作

晴雨所覆 白雲之上 吳維 冬愛其原 林古 厥流斯

養 石穹其中 誰俟時而釋 度 岱是為之 慍 勃登弘

獎 惟明

○ 自題深山圖

爭日分烟草木昭晦寒吹暄肅風泉斯賴壁岸無階

鍾伯敬全集 卷一

衡廬若對石不走波停緩急時會崎嶇抵觸兩存無礙

尋梁與集坦步人外誰謂山空中有嘯茲往來非無

滅迹輕靄辟彼禽魚最淵之內匪莫能圖恥躬不

是 曾 是 曾

五言古一

乙巳卧病作

沈病忘故吾。情形日幾變。有時如嬰兒。饑寒仰母便。有時如老人。奄奄息如綫。過去未來身。一日遊屢遍。真身宛自如。光明時隱見。

又

信中心會

周公班爵祿。孔聖立文字。終古英雄人。老死遭磨勵。進退類抵觸。前後終狼戾。窮交思掇汁。妻子望沾泥。天生七尺軀。豈爲兩曹地。性命徇他人。勞勞成底事。鍾伯敬全集下卷一

五

合我衣中珠。苦伺驪龍睡。安得同吳人。親疎走相避。達哉周太常。不齋時一醉。

○邱報

森森在雲漢
不問之時其
甚也可知

曰余生也晚。前事未睹記。矧乃處下流。朝章非所識。三十餘年中。局面往往異。水山往崔嵬。誰肯施蝦臂。片字犯鱗甲。萬里禦魑魅。目前禍堪休。身後名難計。邇者增諫員。詔鐸略已備。褒誅雨不聞。人人爭慕義。請劔等尋常。折檻何容易。掠鬚料不啞。探領何須臾。衆響忽如一。一辭申數四。已酉王正月。郵書前後至。

以中其類
江有實耳

此不諱之
命所以多也
三十有餘

數十萬餘言。兩三月中事。野人得寓目。吐舌嘆且悸。耳目化齒牙。世界成罵詈。曉曉自曉曉。憤憤終憤憤。雄主妙伸縮。寬容寓裁制。並廢或兩存。喧墨無二視。下亦復何名。上亦復何利。議異反爲同。途開恐成閉。機發有倚伏。此患或不細。遵茲不諱朝。杞人彌憂畏。

○遊齊山

百里叩九華。齊山未寓目。歲暮懷冥遊。積陰忽晴燠。十步識山面。二里躡崖足。裁形准石隙。避就費紆曲。威施忽遽條。支離頂踵蹙。蹈虛慮危墮。踐實防罅觸。鍾伯敬全集下卷一

六

步疲手倦扶。日中至朝旭。不知行幾里。貪緣窮往役。出洞睇故徑。相去曾幾躅。隱中靈威行。峯頂長房縮。總此一齊山。中外異延促。

○五月七日吳伯霖要集秦淮水榭是日雨

五日棹秦淮。水閣曾未歷。頗值風日晴。雨意殊未悉。我友越宿招。明朝宜小集。晨枕引檐聲。微茫承雷滴。快茲烟雨趣。遠由滂如滌。畫舫如晨星。簫鼓非前日。獨首晚偃倚。鴛鴦載其翼。人情自寂寥。景物胡欣感。四座三方言。音殊旨或一。想昔丹行時。襟袖烟外積。

得烟中層出
景

遠近聞中人指視坐行立。輕舟疾于鳥。過眼雲烟失。
今茲坐綺閣。閒閱舟遲疾。從舟視閣中。延望當如昔。
○再過燕子磯作

夏五戒舟游。清夜以為期。豈悟適維揚。停舟踐前辭。
矧乃值清晝。不復賸夕罪。舞景媚澄瀛。夜光鑑廣陂。
光明應如是。蒼涼乃遜之。一峯一珊瑚。千波千琉璃。
雜樹綠層壁。點染若苔衣。巖紆雲度艱。墮地力已微。
及茲毘陵還。已復流火時。石意本孤峭。不秋森已威。
蒼翠與紺碧。綢繆以參差。往還閱涼燠。江山變穠淒。
鍾伯敬全集

感茲燕子去。再歷燕子磯。登頓快遐眺。節物翻令悲。

○秋日舟中題胡彭舉秋江卷 并序

已酉秋予將由金陵還楚。胡彭舉為予寫秋江卷為別。衰柳寒汀。遠山細浦。面孤舟片帆。恍恍其景于空青。通碧之間。隱見滅沒。初不見水。覺紙上筆墨所不到處。無非水者。使人常作水想。越數日舟過三山。天末積水。殘嶼如烟。予指空濛遠淨者。示弟快日。是非彭舉卷中所餘一片閒紙乎。卷首孤帆遠影碧空。

楚山月

楚山月

蓋惟見長江天際流。為焦弱侯大史書彭舉自書七言一律于後。彭舉名宗仁。金陵人。八月晦日。秦淮歸人鍾惺書于采石舟中。仍繫以古詩八句。其詩曰。

清遠寫秋江。秋意無起止。何曾見寸波。竟紙皆秋水。烟中過寒山。江淨翻如紙。空色有無間。身在秋江裏。舟中看邯鄲。夢傳奇偶題左方。

局中片時間。世上幾代傳。費下片時間。夢中幾十年。仙齡亦已促。夢境亦已延。誰明修短故。嗜司仲縮權。

鍾伯敬全集

六月初五夜月 示茂之

夏長不肯晚。既晚亦蒼涼。涼色已堪悅。況此纖月光。初生如新水。清淺半東牆。尋常如乍見。悲喜屬中腸。對月本佳況。鄉思亦無方。且復共明月。無為念故鄉。

○夜闕杜詩

東髮誦少陵。抄記百相續。閒中一流覽。忽忽如未讀。向所銀面過。今焉警心目。雙眸燈燭下。炯炯向我燭。雲波變其前後。先相委屬。淺深在所。台新舊各有。一語落終古。縱橫散屢足。

不語是春處

○○○六月十五夜
明月眷幽人。夜久光不滅。良夜妮佳月。月殘漏愈緩。
未秋已高寒。秋至更清遠。逝將齋幽魄。照此夢魂淺。

七夕雨次夕復雨

秋來一夜雨。孰却一夜月。乍喜滌煩蒸。久乃成淒絕。

前期自宜雨。胡為值令節。矧乃過此夕。連綿猶未歇。

秋月亦易悲。吾意賞高潔。儻能破晦慘。子寧耐殘熱。

經觀音巖

但字養生

洞巖但如此。今來較不同。泉石稍差次。遽覺心目通。

鍾伯敬全集卷一

九

羣氣值殘霽。往往變蒼紅。曲屈失故徑。層深翻得窮。
向者攀援處。乃在頻視中。安知所蹈歷。其下非嵌空。
何心覓前源。徑盡忽以逢。水木發秋籟。而非谷中風。
惘然觀因應。恍焉如發蒙。

○○○九灣

發窮之妙人
未易及

若非蹈今塗。昨日險亦足。果然備層峻。蛇鬼猶躑躅。

兩崖窮登頓。相對不去囑。稍焉歷其巔。許身已平陸。

俯仰前後視。乃知多岸谷。足跡信延袤。目境自蹙縮。
鴻飛已青冥。背翮猶遭觸。深薄警營魄。幽幻豁心目。

屢句過解
具深理

即景如繪

○兩發九灣至歸州

亂山無清曉。雲水但稠濁。累日行重嵐。叢密何由豁。

安知茲壁外。不有朝暾躍。頽雲初離洞。流止將焉託。

嶺半一人家。如鳥巢阿閣。人語響空濛。烟火出冥漠。

隔江望秭歸。殘陽見井郭。胡為既濟後。昏暮猶墟落。

○雨行巫山

我行近巫山。欲識巫山面。此峯名十二。一峯了不見。

白雲如積水。懷山浩以瀚。雲滿谷皆波。兩崖纔若岸。

○朝

鍾伯敬全集卷一

十

微然景色了
然可介

蓐食初戒徒。新賜淡寒岫。光薄始著林。映帶自先後。
日盛宿烟避。遠見山水候。我行久出峽。始得覩清晝。

○瞿唐

至此始知峽。岸束江齟齬。江勢有往還。前山幾茹吐。

兩崖何所爭。終古常相拒。水石日夜戛。無所觸而怒。

巖頭根孤危。悍流不能去。立石如堵墻。中劈才一綫。

岸迴不見江。舟行無乃迂。舟過其隙中。乃知此其戶。

還顧始自失。慨然警徒旅。

○巫峽

瞿唐隘已甚。而匪三峽列。不知三峽者。當何如峻迫。舟經巫山下。川谷信軋。茁仰眺已。慨然矧。敢言登躡。巫山峯十二。歷歷在眉睫。猿鳥向人言。雲烟影已滅。急岸辭迅流。如矢離弦決。異哉江如墜。灘下已數折。視前歷歷峯。忽復逢巖缺。

歸州峽

茲峽乃名歸。歸期諒非遠。誰知下峽途。自茲始云險。蜀江不愁風。風立水亦卷。石逼榜觸實。湍反舟過淺。

向歷虎鬚危。虎鬚難名在夔州未覺精魂斂。長年至茲戒心。

鍾伯敬全集

卷一

十一

手目俱勉。木舟細意嘗。稍肆俄焉舛。曲巷夾我舟。戈鋌立剗剗。怒濤跳日中。倒石日夜張。努力過新灘。前期自可展。

新灘

三峽險。匪今茲。難成近世。所以名新灘。舟楫往往躓。伏石激橫流。以待舟相值。天意非人力。工亦有鈍利。利者每批隙。審擇而趨避。其間不容髮。失非惟惡泥。三峽歸峽劇。三灘茲灘厲。巍巍神禹後。鑿山有望帝。連亘七百里。疏決成既濟。片石距通津。智勇莫能計。

吁嗟平陂理。真宰難思議。

西陵峽

過此卽大江。峽亦終于此。前途豈不夷。未達一聞耳。踰入大都城。而門不容軌。虎方錯其牙。黃牛喘未已。舟進却湍中。如狼窺其尾。虎牙俱湍名當其險夷交。跳伏正相踰。回首黃陵沒。此身才出隱。不知何心魂。禁此七百里。夢者入鐵圍。醒猶忘在几。賴茲歷奇奧。得悟垂堂理。

出郊

鍾伯敬全集

卷一

十二

閉戶成窮冬。出郊知有春。耳目久不接。熟境亦覺新。芳草如欲暮。桃花忽以晨。偏何多氣候。物色紛然陳。春雖深未闌。動植方怡神。

識譚友夏所寄書語

遠遊接新知。新者難遽陳。乍歸逢故識。故者番然新。耳目善自易。庸人亦異人。嵇公通此術。可不厭囂塵。有何七不堪。而爲時所囿。

贈羅童子因香

流水無巨細。所貴者清深。羅郎互鄉產。眉宇乃蕭森。

次亦足為

賴無師與友宿物未入心發語自空靈時時出妙音
辟彼湜湜汜安流石瀾陰對之悅心目其源不必尋
東西在所決最故須酌斟

○蔡敬夫自澧州以詩見奇和之

每一接君詩知君愧不盡往往定慧心見之賦比興
札云苦吏牘俗與勞相併何以塵務中穆如清風詠
乃知奇託殊形神本淵淨以茲暇整情何紛不可定

又

俗本非一情復何關吏牘俗亦不必逃君情豈易俗

鍾伯敬全集

十三

深知更非俗

盤錯練神明往來彌幽獨出茲慧寂心恤此一路哭
朝廷與四方標本相離屬急則治其標標潤本亦沃
民矧邦之本易動患遲遠厝火積薪下徙之賴良牧
素食長安中手口皆拘束豈如當一面猶可舒臂足
賤子本薄劣酌斟才與福調燮力不勝權衡年已促
矢心在一塵犬馬猶堪服君才難如此矧乃予模楷
諒秉翼翼心如臨淵集木

○○夜坐

閨門月自遠未見神先清況復已秋盡寒意不我驚

六字妙下更
擬出其義

微風交庭影偃仰以達迎志與二三子共坐至深更
鑄鑪靜夜語悄然作秋聲

○讀豫約

正切音曉作
吊之義

李老未忘骸死前營夜壑自謂出家兒身世了無縛
濯濯身後謀一塔申豫約色身委園扉子神竟焉託
世無知我者能殺亦云樂偏逢高趣人焚琴而煮鶴

山月

山于月何與靜觀忽焉通孤烟出其外相與成寒空
清輝所積處餘寒以窮萬情盡歸夜動息此光中

鍾伯敬全集

十四

海傳世罕

老于觀世者

○送鄒臣虎年丈南歸
天淵亂魚鳥不待虞羅施四牡雖蹇蹇不容不驅馳
何必求其故世久欲君歸寂寞嘗才士恬躁自茲時
周防亦已晚矜忿非所宜辭榮蹈乃易中庸不可幾
天人方未定君子敬其儀

○送馬仲良權吳關
時孟和別于從行

燕地信風塵俱留反成趣吳門自清華獨往意反恬
以茲分業交征途共朝暮維夏發春明舟車何時駐
荷蕩于人觀楓橋六月路同游景事佳徘徊中反顧

兩度居燕中。君皆先我去。此行別兩人。惘然生百慮。

○ 廬江訪章甫親家翁感贈

已酉秋還楚。是君之官期。甲寅春還楚。是君政成時。
別君戊申歲。七歲迄于斯。人生幾七載。運事不密移。
計茲官始終。聚散時可知。兩過君土地。何有不相思。
昔苦客路晚。今幸王程遲。不忍見君面。其如久別離。
抑情同我舟。行行繡谿涯。相違朋友戀。相見兒女悲。
人吏親歡宴。寧知心所悽。冠蓋日趨榮。鬚髮日趨衰。
追茲皆未老。乘暇視光儀。久聚歡怨多。吞聲似欲辭。
鍾伯敬全集 卷一 十五

子非不慰留意滿拙言。詞天人多舛。迂盟好空爾爲。
林泉取無禁區區當慙遺。少同筆硯苦。老共丘壑怡。
恐子懷遠略。白首忘所歸。

○ 題茂之所書劉春虛詩冊 井序

每見古人終身于詩。究其所存。不過一帙。或
至數章。則心甚畏之。貴裁也。精于裁。必審于
作。慎于示人。乃其高于自處。此予所謂選而
後作。勿作而聽人選者也。甲寅早春舟中聞
唐人全詩畏杜審言之少。而春虛止十四首。

千秋知已

絕妙供養

寫出聲光

暗中摸索竟
乃得之

錫之以佳名

其嚴冷之意。尤肅如不可犯。篋中有高麗妙
蘭八紙。將索茂之小楷。偶閱此。遂以授之。其
紙不浮于字。意似皆有所裁。紀之以詩。

只茲十四章。鍊氣已成液。如何平生勤。一字勿苟益。
陶公坐高秋。俗士不敢入。不受人去取。孤意自先立。
何以莊嚴之。妙蘭與良筆。何以展對之。新柳及初日。
所貴如其詩。意皆存簡寂。

○ 雨宿會聖巖 游浮渡山作

燈光入幽薄。金壁照石土。夜雨間流泉。風竹連晨鼓。
鍾伯敬全集 卷一 十六

意象了不開。相與無相與。空山獨卧人。虛懷而聽視。

○ 宵步石廊燭觀于巖壁 游浮渡山作

古人負奇情。題巖必幽獨。豈以山水心。取供人耳目。
衆游或失之。冥討須執燭。天風醉花鳥。雷鯨此語無
人讀。

○ 總巖 方廣才數尺。縣孔甚多。每
孔刻巖名。一按浮山之數。

須彌無邊際。有時藏芥子。所以一卷石。具三十六體。
六王入秦後。官閑彈丸裏。孔以寫真形。刻以著經紀。
尺寸山始終。圖經備于此。子請易其名。其名曰石史。

○ 予有古鼎茂之賞而賦焉和之

土花壓火光。誰辨鼎湖液。雖已滅鐘鐺。隱然見心力。情文無所苟。彌想人心質。神理驚幽昧。魑魅不能立。今人耳目玩。古人充飲食。意惟不近人。予益與之習。

○ 省鶴 示茂之和

物生既孤遠。乘尚必落落。意不可食飲。肯輕訴饑渴。雙鶴亦何期。忽焉于我託。暫籠置舟中。羈爾良自怍。耻受世人寬。寧為曠士縛。終知得所歸。形拘神或豁。性情忝夙知。倉卒不可奪。魚匪不在水。有戶不苟攬。

鍾伯敬全集 卷一

十七

水匪不近舟。有羽不苟濯。谷庚全志士。多寡須斟酌。夫苟傷其心。居食徒為虐。辭受視其人。臧獲手難着。啣沫近小仁。愚為此物愕。所以躬撫視。旦暮仍審度。

○ 潯陽經曹能始廬下懷寄兼貽梅子庾

我北鴈南來。我南鴈北歸。有似所期者。後先與我違。築室匡廬側。舟往返由之。入室見茲山。其人則遠而山水存乎人。匡廬空爾為。匡廬邇不至。而非心所悲。梅生從子處。六載今垂睽。寄書有無間。鴈途矧參差。且更作一想。以豁今所思。如我在燕楚。曾未至于斯。

如子在閩蜀尚未卜居時

○ 到家二首

舟行起秋末。到家維夏初。雖未遂林壑。暫喜見里閭。嚴親暮遠適。入門悵焉如。弟任守閩徑。猶未甚荒蕪。塲鹿識故主。籠鶴欣新廬。開篋檢故帙。如獲未讀書。故人驚顏面。不與新知殊。携幼慰幽獨。尊酒適有餘。

○ 其二

所親自去年。已望行子反。今雖期逝歸。情言亦款款。既皆惠然來。報之寧可緩。始歸惡聞出。雖近意亦嬾。

鍾伯敬全集 卷一

十八

骨肉易遭延。不覺為日遠。不自責其疎。頻望恕其簡。反訝我密交。偏何來甚晚。

○ 與弟叔靜過友夏兄弟寒河居盧非故王明甫至

我遊凡兩歸。訪子不能再。徒記子門前。前與寒河對。今遂幻其涂。河流不在外。欲知來往生。但覩門向背。久憩尋初跡。心目猶映帶。鳥聲在殘雨。烟物發其霏。兄弟友朋并。來如風雨會。語嘿如一人。悠然了無礙。

○ 寒河詩為友夏賦
子居在河干。河水寒其聲。而我來五月。颯然形廓清。

乃悟秋冬意不從霜雪生。動植沿潤之。欣欣無不榮。肅然高寒內。貴具天淵情。

將入城示別友夏

累日皆言笑。兀然無所思。妙想始觸物。乃為動者機。水泉春初引。端委甚希夷。雖然寂無構。紛如中威蕤。明且別子去。厥緒復惟微。吁嗟動靜理。匪以寂喧為。非無萌蔡生。朋從中斷之。憧憧往來內。是子機息時。

竹月

涼月白夏夜。意本貴孤疎。何為竹影之。反益其靈虛。

鍾伯敬全集 卷一 十九
物有時貴多。顧相得何如。

着眼處
之心

物論每如斯。二君則不惟。

語異而作此

共茲三伏內。百里殊涼熱。我聞高臥寒。子居卑以潔。六月秋在水。河上意先洩。瞿瞿稼穡人。寒早實難結。此時山中士。引領望涼節。幾眉五臺巔。盛夏積古雪。

在地自為夏。高卑有燕粵。頗疑元化隘。氣候近而別。寒暄有倉卒。時地焉可繫。

糴穀

我官已五載。田無數口餘。于爵古中士。食愧上農夫。豈惟廉所致。治生術亦疎。財知不經濟。理人將焉如。今年春不雨。有田尚可虞。金錢今雖涇。敢不為豫圖。八月已涌貴。復如三月初。富兒利秋旱。氣驕色踟蹰。富者盜所寄。此輩壹何愚。俯仰猶缺然。貧僕尚我需。無僕身不逸。無貧心不娛。吾寧捨口腹。勉充爾虛。

鍾伯敬全集 卷一 二十

為備不暇。遠明春多在都。餘祿僅可接。舉家牛就哺。三黨猶嗷嗷。臨食獨何吁。

秋晚荆門道中抵泉寺宿

向晚秋如何。與馬行鴻濛。動植循在野。未落氣先空。平楚遠難靜。秋聲當在中。鳥歸赴殘霽。千山紅未終。洞巖寂寂後。威蕤生衆容。戒徒息泉寺。喜與泉徑通。水木為秋天。至夜同一風。二水無靈昧。焉分惠與崇。此時無聽視。孤磬發深衷。

再過夷陵為諸同門視雷先生後事題其閣上

夫子意豁如。細故不肯著。後事聽其徒。爾見子落落。
山水翰墨事。一過情自若。矧乃前與後。足嬰子寥廓。
獨念子純者。拜母五情錄。百足仗羣力。是予心所作。
哀肅動門生。子神所磅礴。祭養答衆心。營營子所薄。
存亡聊復爾。意或別有託。志曰神歆類。類豈必同膜。
與子兼師友。形氣久已略。三年訪精神。夫子在斯閣。
與夢

余枕寡寧寐。興寢何翹翹。微息寄肩項。數動魂亦勞。
平陂在其趾。神與之低高。因想失次第。耿耿隨所遭。

鍾伯敬全集卷一

二十二

草樹拂油衣。耳根行風濤。頗記常舟卧。鄉夢多招搖。
○ 蔡敬夫仲冬書至云。辰州十月已見梅花寄詩。

三首。子未之答。及茲再遣書。使已。是獻歲三。

日。此地梅花放。未匝報書所見。以報前詩。

君使發冬仲。已寄早梅詩。此地未見花。以何發清思。
低徊不成報。待此花之期。再辱驛使至。獻歲春前時。
是時聞園梅。珍重不數枝。何為共歲寒。寒花獨參差。
君言辰酉暖。花亦有所私。天疎地則親。花時聽土宜。
有似我與爾。同枝而早遲。計子花繁榮。是子葉紛披。

悟物理

觀物勝而著
想立

及至相逢無
一言

花葉不相及。又若同心聯。以此早春秀。答君晚歲遺。
凡物貴相代。豈在同榮衰。與君為久要。共此實累累。
○ 飛雲巖

吾聞山出雲。巖則雲之室。茲巖雲所為。雲與山為一。
山雲老亦堅。浮者化而實。初至怯空遊。梯磴乃歷歷。
下上于其間。步步可遊息。石以雲為神。雲以石為質。
石飛雲或住。動定理難詰。草樹過泉聲。尋之莫可覓。

○ 黔還至辰溪懷蔡敬夫既見贈詩

去子不百里。我懷彌鬱紆。川陸莫適從。顛倒問舟車。

鍾伯敬全集卷一

二十二

五載別何易。一日苦難需。不知此五載。為心當何如。
祇役過子部。心迹多所拘。此時不悵然。明知有歸途。
歸途未即見。離緒劇于初。萬慮閒乃生。情事方崎嶇。

○ 又

去冬予家食。寄我早梅篇。今來屬秋殘。乃在梅花前。
沅江多芙蓉。遲暮非其年。芙蓉不肯後。梅花不肯先。
今子欲贈我。何枝可折焉。每得君所寄。思理如雲泉。
及茲復言面。意滿俱默然。吾寧相對默。不願頰寄宜。
○ 欽山漁仙洞尋龍君御所住觀其刊鑿之迹

楚人事黔役。能無山水情。所得乃在楚。特以黔爲名。
如彼蜀三峽。其險牛于荆。陸行問桃源。靈與寄水程。
所以起辰州。三日聊舟行。穿石望而足。水心恨未停。
晚泊欽山下。獲與南顧并。靜者領斯山。意匠妙經營。
搜抉畢智勇。虎穴不得寧。頗負康樂才。要與陵谷爭。
靈怪爲之避。吏民乃不驚。停舟山雨內。舟停山亦晴。
橫橋與巖密。左右烟中生。屈曲行螺中。子所謂甕城。
往往意所息。輒值隙之平。數折聖珠洞。獸跡所縱橫。
如何有朱刻。筆體老而清。可見虎穴先。禪者之戶庭。

鍾伯敬全集

卷二十三

古來幽奇地。人獸居相更。冥心觀去住。鳩鵲開其明。
○ 贈別朱無易郡侯計事畢暫還成都并答前見

贈之作

與公同北首。鴈行略參差。公不廢餞送。贈以孔碩詩。
不自恤霜雪。念我行冰澌。執爨備前驅。我先公則隨。
玉帛太平色。車開馬既馳。藹藹王吉士。胡不呼載之。
指友夏之不。時哉有難言。與公同腹悲。先至卽居者。
得計借也。主人焉復疑。佳山與佳士。用爲餽客資。往往無意追。
能豁夙所思。感公好士意。輒敢舉所知。諒公慎交心。

雜客爲公辭。王郎與馬子。文其不在茲。輪蹄酒食場。
良晤稀復稀。胡公獨無冗。宴詠頻相追。唯公不泛愛。
所以多暇時。甚媿主人禮。猶愆西山期。今遂出都去。
暫取棧道歸。棧道勝峽中。見聞多所怡。青山無冬春。
非以竹柏爲。矧茲二三月。鶯花方離離。送者二三人。
不似諸侯儀。所送則朱公。二三人亦宜。

○ 四月三日楊修齡侍御遊宴海淀園

燕地三四月。江南二月時。物色淹春寒。此時方妍淥。
豈曰桃李後。遂無鶯花期。所以臨眺事。首夏正攸宜。

鍾伯敬全集

卷二十四

郭外自多勝。城居豈得知。泉石雖云借。盡日君有茲。
一座四方人。趣不甚參差。能使孤衷士。耐對亦不疲。
則知不草草。于物有調劑。流峙周結構。爲君娛客資。
物力苟據勝。山水亦聽之。舟席默則代。吾石凡屢移。
清泛隨孤光。動植沐晨義。吁嗟綺麗地。情理生幽奇。
○ 七月十五夜月同茂之賦
首秋夜十五。是爲月之時。暑退猶有存。頗與風露宜。
置身此光上。不能添我衣。廣庭化爲月。啊者中勝之。
衰枝作庭影。影反妍于枝。虛懷侍清光。魂夢亦相隨。

以爲無名
而新

深刺

像貌真折
清潤

南歸東別劉貞一侍御獄中

古無三十年地。天成崩鑰。神龍寄高深。聲臭不可度。
理數俱無權。莫能使鳴躍。天其垂異象。皇心喻而
作。都哉御。慈寧外。斷中斟酌。天日既已覩。巷闔非
不豁。妄意諸小臣。聖衷疑且薄。其于所尊威。體貌
自溫恪。苟能中機宜。巨順固綽綽。吁嗟失斯時。何由
更納約。侍御班雖後。于義忝韜鐸。四顧既無望。直前
安敢却。微官易得罪。倉卒風霆落。致君有今日。實以
盈庭諾。謂宜面引咎。後言胡救藥。匪唯語默乖。已失

鍾伯敬全集

卷一

二十五

後先着。終始揆斯事。誰其司斗杓。于君獨嚴譴。猶知
君謬謬。差賢于汎汎。誅褒兩寂若。君曰是何言。徒增
中懼作。有言恨未申。何取身囚縛。看君負茲意。空名
耻爲博。吾聞古直臣。退居皆閉閣。頃來鳴立仗。失豈
不嶽嶽。中情既難言。末路別有泊。或使忠諫途。反爲
世所託。區區抱幽憤。待君一灑濯。

及米書

人情因貴遠。魏晉猶下風。紙墨出三唐。已與金石同。

雅興中景

借觀廢寢食。心目行鴻濛。物苟詣其至。中古具義農。

一字一氣運。道從而污隆。節義與風雅。顏面見數公。

入舟 八月念五日

勞勞人我際。歸路卽休期。所畏更車馬。風雨以驅馳。
川途聞屈曲。行止安能知。周身天與水。物役不我隨。
而我此心目。又能閱四維。秋深氣苦肅。太暄亦失時。
涼雨未至寒。適與動息宜。夫既利其暇。焉敢復憚遲。
楓橋與烟霜。所至非有差。努力及前路。齊意欲何施。
矧茲歲月內。不能無所爲。此中苟有獲。卽我性情資。

鍾伯敬全集

卷一

二十六

舟月

秋深夜苦多月。與之終始。萬情俱願息。流光獨不已。
夜亦有盡時。波間方屢起。

又

和月非不接。烟乃在其間。非惟無所累。孤光如更閒。
共此一秋色。以類相往還。

又

水夜獨有月。秋亦難爲清。光輝積而盛。衆有莫能爭。
夜亦自有色。非皆因月生。

○ 贈徐象一年丈并索其畫

吾友徐水部。文心本塞淵。北來于畫理。自言心力專。
文事子處後。孰能爲之先。乃知文章道。世多草草焉。
精神久寂寞。盤薄見其天。以此悟爲文。瞻之已在前。
能使今文士。內省思其愆。許我作數筆。鄭重至經年。
知子不宿諾。以待神之全。古之耽畫人。宿生山水緣。
胸中有高深。子筆我則絃。卧遊在爪指。意各不能傳。
有時四壁響。戔戔決決然。

○ 登岱

鍾伯敬全集卷一

二十七

茫茫何所祖。先物而稱宗。衆靈果奔赴。如水無不東。
似已見太始。猶疑不鴻濛。形氣錯人鬼。結構未免工。
日月生沒際。金火光熊熊。是諸種種象。熒然鎔其中。
暫時觀混沌。下上歸一風。天非但蒼蒼。無故生衆容。
我處元氣上。玄黃反莫窮。

○ 無字碑

如何季世事。反近結繩初。民不可使知。亟亟欲其愚。
隱然示來者。此意即焚書。

○ 尋西天門

石何時起立。中闕爲雙開。人力所不與。因而曰天門。
石勢如風雨。內外相崩奔。虛無後倚墜。烟日以爲根。
吁嗟不自必。落落幸而存。吾欲鑿越觀。以達龍嵒源。
夫惟或隔之。所以幻心魂。

○ 宿頂候日出

朝旭不待朝。來宜先于旭。去地四十里。曜靈異所燭。
不應此天海。如是近而促。一嶽隔元化。日月有淹速。
至此已無山。此物異先矚。託宿最高寒。神魄始曠肅。
風霆掃夜夜。下方人事閒。吾聞登岱人。奇光有時縮。

鍾伯敬全集卷一

二十八

根或有靈鈍。志氣各感觸。居處敢不變。亦以告虔篤。

○ 降自孔子崖循黃華洞止焉

山有挾而勝。不專在高寒。衆衆黃華洞。聲光夕陽間。
萬松聚泉石。往復多其端。泉不壁而瀑。松不風而濤。
層巒或漾之。偃仰生微瀾。巖壁不自主。烟日靜而安。
難石相磴。崢嶸屈曲自糾蟠。雖無人上下。其勢若牽攀。
以其處山半。未力厭維艱。遊者曰登岱。遂不復降觀。

○ 傲來山

望者遠而略。然得山之全。近郭岱已具。人馬欣雲烟。

述下二無限
幽深

牒牒達天門。天門非一天。向所指為岱。岱曾不與焉。
乃知是傲來。相顧而爽然。察所由起止。與岱相周旋。
扶侍效媚茲。詭激而便媚。雖為岱疏附。其它不苟連。
升降殊所觀。去來情屢遷。于維岱曰宗。理氣資節宣。

再憩朝陽洞泉上

吾觀岱前後。泉石相循環。聲情蓄幽阻。人所不往還。
茲得再眺聽。以處嶽路間。昨登後石屋。視此遠而寬。
低徊欲居之。惜茲衆妙殘。其實不堪隔。揆勢皆半山。
水木風同響。孰先發其端。

鍾伯敬全集

二十九

岱草既定讀友夏南嶽記及詩

日共作恭遊。諸諾歲月內。予之南嶽心。猶我視東岱。
真遊良有關。焉保無拘礙。我岱子則衡。豈云非意外。
文章山運數。天人有所愛。自予記南嶽。嶽不自靈昧。
我未登岱時。讀之神內戒。今自省所為。視子猶未盡。
妙言生與願。深淺機緣會。勿各矜所獲。且用交慰快。
同遊古不無。未聞由預待。

三月二日新晴與客散步看所在桃花

所寓在郭外。出入難一城。意但取居止。頗為花鳥營。

花辰多在雨。春亦莫能爭。恒恐堯與李。汶汶過此生。
何意留佳霽。上已連清明。數步卽花事。聲香中外行。
始悟居近郊。有遊人我輕。花開無先後。貴與遊事并。
出門花未落。今日看花情。

牛首道中看人家堯花

堯花沒人事。青山又周之。花能紅幾日。春山青無時。
恒暫雖異數。幽艷理相宜。亭檻聽林木。高下不難施。
繁花裏。心目形神無以爲。感彼榮落候。同茲風日期。
竹栢風前後。謾謾晨夕吹。

鍾伯敬全集

三十

舟過郭聖僕范漫翁二居士

輕舟隨風日。吾意有所尋。眺聽在其內。林水方蔚森。
公酒凡屢變。所至爲霽陰。新流周我舫。不必廣且深。
伊人寄靜外。奇尚而素心。衡宇異郊郭。雲煙接一林。
宿鳥龍潭。

淵靜息群有。孤月無聲入。冥漠抱天光。吾見晦明一。
寒影何默然。守此如恐失。空翠潤飛潛。中宵萬象濕。
損益難致思。徒然勤風日。吁嗟靈昧前。欽哉久行立。
七月十五夜登雞鳴寺觀戲度

地、高、秋、不、測、悠、悠、但、一、光、不、須、借、風、露、自、然、生、微、涼、
陰、物、乍、離、暗、祝、明、猶、徬、徨、戒、僧、登、座、說、此、是、日、月、鄉、
皎、然、聲、影、下、悲、歡、如、迴、響、湖、山、一、以、去、天、野、何、荒、唐、
○ 歸、至、雪、浪、菴、看、紅、樹、是、思、公、故、居

年、貌、已、云、晚、起、止、亦、有、涯、有、情、念、其、盡、何、事、惜、春、華、
客、言、此、中、勝、一、歲、在、苑、花、寒、紅、破、浪、出、三、月、秦、人、家、
不、作、榮、衰、想、春、夏、何、以、加、登、涉、誠、有、際、棲、息、則、幽、遐、
歸、途、有、如、此、所、得、非、不、奢、僧、寂、留、生、具、我、見、不、咨、嗟、
學、徒、幾、人、是、威、儀、蔬、與、茶、何、年、霜、露、裏、紅、影、不、橫、斜、

鍾伯敬全集

卷一

贈曾伯陽母

歷、觀、真、佛、子、誰、非、慈、孝、人、悲、哉、爲、法、故、乃、以、憂、其、親、
所、賴、母、有、志、明、信、同、宿、因、斷、臂、獲、法、寶、此、真、不、失、身、
何、況、戀、甘、脆、區、區、救、水、仁、多、生、固、眷、屬、斯、須、作、天、倫、
婆、羅、有、此、母、三、途、免、苦、辛、

○ 正、月、初、五、日、冶、城、看、殘、雪、作

積、雪、何、所、似、白、地、一、明、光、于、何、見、剪、綸、落、落、綻、微、陽、
存、者、去、者、半、鱗、次、表、低、昂、存、者、反、作、質、去、者、錯、爲、章、
質、文、難、思、議、高、處、辦、其、方、是、時、尚、冬、序、春、物、猶、益、藏、

人、意、有、所、向、岸、草、與、隄、楊、已、覺、耳、目、際、先、有、一、青、黃、
白、寒、在、林、壑、不、以、爲、冰、霜、

○ 採、雨、詩

雨、連、日、夕、忽、忽、無、春、採、之、淪、若、色、香、可、奪、惠、
泉、其、法、用、白、布、方、五、六、尺、繫、其、四、角、而、石、壓、
其、中、央、以、收、四、至、之、水、而、置、甕、中、庭、受、之、避、
雷、者、惡、其、不、潔、也、終、夕、總、總、焉、慮、水、之、不、至、
則、亦、不、復、知、有、雨、之、苦、矣、以、欣、代、厭、亦、居、心、
轉、境、之、一、道、也、作、採、雨、詩、

鍾伯敬全集

卷一

連、雨、無、一、可、不、獨、梅、柳、厄、可、助、茶、神、理、此、事、差、有、益、
置、甕、必、中、庭、義、不、傍、檐、隙、豈、不、速、且、多、汗、臘、亦、堪、擲、
志、士、羞、捷、取、先、難、而、後、獲、網、羅、仗、匹、素、承、藉、敢、言、窄、
取、盈、亦、人、情、反、喜、溜、聲、積、遺、婢、數、持、燈、驗、其、所、受、跡、
用、錫、苦、雨、情、聽、之、遂、終、夕、

○ 丙、辰、江、西、大、水、故、憲、副、太、和、臨、臬、楊、公、在、嶺、其

弟、貞、叔、負、其、棺、與、水、出、人、得、免、于、友、楊、武、部、
邦、隆、憲、副、公、之、子、也、泣、道、其、事、鄒、爾、瞻、先、生、
作、風、木、樓、紀、述、其、事、親、始、末、鍾、子、讀、而、嘆、曰、

貞叔之爲此有本也紀之以詩。

吧帖思父母未乃及下兄固知至性人孝友同一情。
古有伏棺者入火神不驚彼子君則弟易地無重輕。
吁嗟志之壹乃與水火爭竟亦獲既濟智勇根于誠。
備觀君本末純孝通神明存沒急難誼一一由此生。
世皆誦奇烈君視實平平移此于君友豈曰非艱貞。
再拜書于策人倫著紀經。

○歲暮送姪昭夏還家兼示弟侄等

汝父齋志日汝生四月餘今見汝作父子身爲獨夫。

鍾伯敬全集

卷一

三十三

嗣家親子任敢復問賢愚況汝能念我至性輕長途。
久倚忽言別情劇未來初此時吾念汝有獨爲孤癯。
問予此二載何以處南都惘惘不能視中懷各焚如。
亦知汝有母不敢言倚閭恐傷遠人意子懷彌崎嶇。
官無九里潤子母猶饑飢親見我近狀不啻薄且迂。
共茲秋冬內愛掩督課疎廣汝以山水靈汝以圖書。
此事勝誦讀有所開悟無以此爲寶歸此來亦不虛。
汝叔近落羽文章又失圖榮利繫忠厚宦路與鬼俱。
但令各有子耕學親可娛豫營人外計饑寒不暇虞。

兄弟息俱晚家督則在渠富貴不敢觀要爲幼者模。
爾勿恃周親悠悠忘爾孤。

鍾伯敬全集

卷一

三十四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二

五言古二

補和楊文弱年丈書德山讀元碑兄寄之作

并序

已未白門喜周伯孔至讀其詩記前會在已

酉歲

得韓求仲書并所選文二編感而有寄

題徐生山居圖

鍾伯敬全集

卷二

目一

冬日登虎丘

將訪茗雪許中祕迎於金閭導往先過其甫

里所住有皮陸遺跡

遊梅花墅

將至吳興訪韓求仲年丈雨中舟進蔡泊城

外言懷

訪趙凡夫寒山所居其先墓在焉賦贈二詩

表其山志

二首

詠古玉刻塔字得峰

始晴

秦淮晤別詩

于胤先北上過白門持同年夏祠部正甫書

相訪策遼事賦此贈行

梁無他水部自滯景升處投詩見贈賦答

王文肅公專祠詩

錢時將自吳興訪因謁梁水部於蕪湖反再

見予送之歸吳

病中買得一侍兒名曰靈光因憶唐人有新

鍾伯敬全集

卷二

目二

姬侍疾之作戲和其意

五看雪詩

有引

木末亭看烟雪

鷄鳴寺塔下看後湖雪

烏龍潭看雪

幸陵看雪

秦淮權雪

靈谷看梅

賦得陶士行母贈姚孟長母文太孺人

城南古華嚴寺半就傾頽奇爲清崎同一雨

法師徐元嘆陳磐生往訪詩紀冥游兼勸

募復

遼陽陷後友人張任甫先赴叅謀之召得書

詢之尚未出關欣慨交心勉其後圖

游茅山

觀顏魯公所書茅山玄靜先生李君斷碑

武夷道中

月宿天遊觀

鍾伯敬全集

卷二

目三

出山十里訪水簾洞

西湖早起

商孟和惠妙紙子託爲作書贈別徐元歎

武昌令陳鏡清前以憂太遣六詩于寺壁情

文俱古欽其希聲詩志欣歎

吳門別孟和還閩與元歎同作

中秋雨後月

晉安城陷門人吳公嚶孝廉歷滇蜀奔楚吊

子虛居感賦

戢楞嚴注訖寄徐元歎

夏正甫調吏部再有此寄畧述前後

七言古一

題林茂之畫壁

題張金銘紙帳

送鄭季卿之金陵兼寄書南中所知

將移居題別畫壁

八月十四夜集別張金銘年丈暫假歸沐

上白帝城望杜少陵東屯居止遂有此歌

鍾伯敬全集

卷二

目四

暫駐夔州詹郡伯黃楊二司李招集白帝城

戲東

壬子四月六日送春于野

吉祥寺松下夜歌和友夏

玉泉寺鐵塔歌

隋大業十一年獲歌

鄴中歌

贈李長蘅

寄題友夏紅閣亭

章甫贈雙鶴歌

登浮渡妙高峯歌

舟屋茂之所居改以巢鶴歌

觀日歌

挿戴詞

見姬人臨粧看鏡中臘梅花 二首

新姬手植盆蘭引

元旦臘雪歌和蘇弘家符卿時 廷尉董公

光祿周公各以朝正 孝陵有詩紀之

鍾伯敬全集 卷二

目五

自題畫贈商孟和

桃花澗古簾歌

禮牛首書祖像贊 并序

隔雨聽鼓吹歌

范漫翁畫山水歌

咏書閣停筆

觀周令滋米趙二石歌

贈錢丈

咏古玉刻螭子得蜂 并引

沈雨若以朱白民竹卷贊予書戲作此歌

五色蘭卷歌 有序

瑞光寺塔燈歌

鍾伯敬全集 卷二

目六

琴瑟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二

錢瘡陸雲龍雨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叅評

五言古二

○補和楊文弱年丈書德山讀元碑見寄之作并序

萬曆乙卯閏八月予以典縣試竣還過武陵候年伯楊侍御修齡先生與文弱道予遊德山登覽之次觀莽中一碑闢然如礪有文可

鍾伯敬全集 卷二

按迹之爲元丞相姚雪齋送僧歸楚詩詩甚雅草書有右軍筆體因輟遊事各竭其心目之力由偏傍得字由字得句由句得篇思者退聽得者競發修齡先生命予紀其事未果久之文弱爲詩寄予深妙渾成已獲其珠予耻於鱗爪憚而未作今茲寄予全幘再觀此詩因追和之在己未正月十日

枉渚猶修竹清湘多古烟足步輟思詠靜得文字綠精神超綠莽文質中塞澗心形忽而止遭異同所處

予人之有長非其也

歲

作者標勝國未窮金石年剝能增時代曠如遠古前虛度候其至踴躍如恐遷當其泮渙際意滿莫能先思理蘊殘斷不爲鈍者傳離合不可強以待慧與專誤書思即快不必得其全一靈散羣慮半者有時圓逢舊如創獲字句忽以篇數載憶斯日願力亦云堅

○已未白門喜周伯孔至讀其詩記前會在己酉

一士才德成天人幾交釀勿日兼人資後遂不可量

閱人久且多本末自殊狀風日損不知驕客美已喪

鍾伯敬全集 卷二

能使好德人十語力成妄見君白門日弱冠神內曠如彼岸未登意已先人上敢自負人倫秉彜不能忘人多惡其狂利子終易向予雖不謂然口譽心兼創今茲後我來再見君已壯安保十年外前途副遠望交相勞苦言不暇道無恙舟近察其人豫觀清實相拜手誦清風穆如表靜尚曩言底有試今懷始獲放感子不相負非因來破浪默思昔搖搖爲子肩疑謗愧子當子年事事遠相讓雖云恨器殊亦綠心目障倘有他山石如我於君將何至老大時衰劣猶悵悵

乃知賢愚分運會。默相仗。

○得韓求仲書并所選文二編感而有寄

十年明一寃。人生年幾十。可見始禍人。爲謀亦不失。
左官無明條。聊取前事畢。素心如諸生。寵辱安能及。
諸生如之何。屹屹事經術。緝按非苟然。血誠散卷帙。
可以有感通。匪惟存矜式。笑向冥理游。淵淵神內實。
各思看花時。少壯意未戢。今來是再見。木雞應可挹。

○題徐生山居圖

古之歷落人。人不可衣食。又况可得居。一枝如鳥息。

鍾伯敬全集卷二

愚公庇天下。不苟德所識。徐生雖但依雅。亦能自立。
肯於泥愛中。求分萬間一。愚公獨重之。幸舍與棲集。
既貴長且賢。下交無倦色。生亦安廬下。以明愚公德。
張公畫隱人。長者年七十。高愚公古誼。圖之以特筆。

○冬日登虎丘

一丘但清妙。霸氣如暫銷。層層不覺上。心目隨所超。
吳天多在水。澹澹不能高。歌吹石甬響。精靈淵汰寥。
柔艷輟秋冬。溪山多後凋。以茲嚴枯內。肅想其天喬。
暮烟看翠動。太人抑何遙。

○將訪茗霅許中祕迎於金闔導往先過其甫里

所往有皮陸遺迹

鴻漸生竟陵。茶隱老茗霅。襲美亦竟陵。甫里有遺轍。
子忝竟陵人。懷古情內挾。十載吳越心。水剡未還接。
誰知若上路。可用甫里揖。迎送非俗情。山水分夙業。
吳淞始有江。天遠流漸叠。未揖桑苧翁。皮陸迹先蹶。
苟可添佳遊。取途何必捷。二公居遊地。一身遂將涉。

○遊梅花墅

閉門一寒流。舉手成山水。動止入戶分。傾返有妙理。

鍾伯敬全集卷二

修廊界竹樹。聲光變遠邇。從來看園居。冬日難爲美。
能不廢喧嘩。春夏復何似。何以見君閒。一亭一橋裏。
閒亦有才識。位置非偶爾。

○將至吳興訪韓求仲年丈雨中舟進暮泊城外

言懷

出門武林心。中間若霄絕。移帆暫先之。初懷有時變。
豈知湖山外。別有深緣願。伊人水一方。屢盟圖再見。
山光十里來。澹爽如君面。自許今夕言。從昏至於旦。
風雨示其難。進止斯須亂。揖酒拜榜人。電勉幸勿倦。

舟泊雨晴初。月生更未半。微照接離緒。烟霜亦婉孌。

○ 訪趙凡夫寒山所居其先墓在焉賦贈二詩表

其山志

不謂入戶久。身始行山中。水石凡幾里。坦步得始終。此山廿載前。無人山月空。居士歸山意。一以孝思充。人所美丘壑。君作桑梓恭。高下奉先志。踞蹠敢不躬。吁嗟志氣堂。思理爲之通。天人有幽贊。靈昧無不從。積歲殫頂踵。既成仍鴻濛。久住覩剝蝕。巧力亦既融。大哉風霜權。能滅斤斧蹤。心力示來許。豈曰非天工。

鍾伯敬全集卷二

五

又

天哀至性人。酬之慧與福。慧亦有聖狂。福亦有榮辱。君秉清淨根。餘因及眷屬。與博友逸妻。閉門一佛族。共資津逮恩。雙修報鞠育。昏嫁累不多。有子兼式穀。空山焚誦詩。聲聲在風木。誰令丙舍傍。豫爲置澗谷。地既煩表章。人亦遂遺軸。嶺誰名涅槃。應待君卜築。何哉一朴心。經營妙伸縮。

○ 詠古玉刻螭子得蜂

刻玉作二子。子母願何堅。有絲不忍縛。厥意在纏綿。

絕妙子夜歌

有辛不忍整。含飴相愛憐。吉夢乃生男。朱芾萬斯年。漢臯豈無珮。徒結燕婉緣。

○ 始晴 二月二十一日

入春已五旬。春從今日始。冉冉梅花年。奄忽接桃李。常年新柳來。淮流不濡軌。今年新水來。依依黃幾里。相值亦偶然。彌覺風烟美。二月城南遊。輟入淮流裏。仍作閉門人。清興未遑起。

○ 秦淮晤別詩 晤徐元數別吳太塵

子來望之夕。桐月照新涼。是時子見我。空綠猶霑裳。

鍾伯敬全集卷二

六

不春約過子。梅花不可忘。蹉跎遂首夏。各道梅子黃。子心自冰雪。如携鄧尉香。曰子往不易。子來焉可常。所寓近淮流。可以日舟航。如何四月望。忽忽欲端陽。有美得吳子。况皆婉清揚。復有何異同。良晤猶相商。淮流三十夕。夕夕明月光。今雖屬晦夜。積暉如清湘。吾弟共斯契。我舟弟則牀。可見佳情事。意外多所妨。子雖來十日。但如始至觴。吳子諱言別。引衣已欲裝。子又云此後。別子隱石梁。此夕暫復暫。前後一何長。汨汨百念至。未暇及文章。

訪策遼事賦此贈行

于○先○北○上○過○白○門○持○同○年○夏○祠○部○正○甫○青○相○
承○平○一○事○起○百○千○功○名○人○建○言○無○禍○福○疏○賤○亦○得○申○
兩○載○非○遼○事○出○語○遂○無○四○口○耳○遙○出○入○茫○然○熟○為○真○
聲○盡○鳴○亦○止○不○必○中○苦○辛○雖○無○出○位○罪○未○聞○用○其○身○
于○公○懷○表○餌○往○往○言○中○倫○致○身○別○有○術○匪○用○干○要○津○
迂○慮○謂○今○患○不○獨○在○虜○塵○假○使○遼○遂○伏○標○本○難○具○論○
豈○云○焦○爛○後○遂○無○可○徙○薪○君○地○文○武○彥○矯○矯○多○力○臣○
我○友○夏○祠○部○况○君○之○周○親○君○肯○作○在○腐○胃○昧○先○叩○陳○

鍾伯敬全集

卷二

七

○ 梁無他水部自潘景升處投詩見贈賦答

性○雖○不○適○時○索○處○亦○何○獲○况○復○本○寡○昧○能○無○藉○三○益○
數○載○見○人○情○旦○暮○有○今○昔○平○時○曰○知○慕○過○門○馳○短○策○
亦○有○下○問○者○不○招○造○我○宅○未○忍○相○誑○誤○古○道○共○尋○釋○
面○從○久○不○堪○反○脣○見○罪○譴○加○以○嚴○冷○名○初○心○彌○踧○踖○
以○茲○每○自○安○客○居○半○屏○迹○區○區○好○德○心○幽○明○庶○可○格○
同○心○在○四○海○閉○門○原○不○隔○婉○變○梁○水○部○虛○懷○忘○我○僻○
緘○詩○不○通○書○曩○疑○猶○未○釋○必○也○笑○相○視○乃○各○覩○肝○膈○
我○友○一○片○心○慙○慙○為○騎○驛○

○ 王文肅公專祠詩

君○臣○共○元○化○宰○相○尤○樞○軸○今○之○師○保○傅○於○古○曰○三○獨○
以○親○則○心○膂○以○尊○則○伯○叔○豈○曰○猶○夫○人○無○故○叨○簡○錄○
矧○乃○不○世○君○豈○能○視○庸○熟○聖○主○責○愚○相○不○待○其○覆○餗○
以○茲○輕○且○疑○積○而○成○踴○躍○三○四○十○年○中○吾○兄○王○文○肅○
御○札○藏○公○家○慙○也○曾○跪○讀○每○於○點○畫○內○尊○禮○意○堪○
矧○致○此○非○苟○然○才○誠○妙○伸○縮○嫌○怨○盤○錯○間○微○茫○爭○倚○
伏○業○已○忘○非○譽○豈○惟○輕○寵○辱○九○廟○實○臨○之○貞○心○照○
霜○旭○外○人○寧○得○知○聖○主○獨○鑒○燭○所○以○越○庭○推○金○甌○

鍾伯敬全集

卷二

八

默○有○屬○險○人○與○腐○儒○大○奸○之○臂○足○謠○啄○不○自○由○大○吠○
嗥○鳴○續○於○赫○哉○明○綸○竟○以○此○曹○束○邇○者○舌○耳○敝○強○半○
為○枚○卜○宸○聽○歎○天○淵○幾○成○道○傍○築○那○知○恭○默○中○
痛○憤○於○此○觸○庚○寅○歲○召○對○巷○牖○公○啟○沃○此○後○多○靜○攝○
臨○軒○勞○補○牘○正○使○日○三○接○羣○情○彌○窘○促○乙○卯○庚○申○事○
可○以○見○碌○碌○安○得○公○其○人○清○問○堪○反○覆○乃○悟○再○召○
公○宸○斷○起○流○俗○年○來○悞○國○人○巧○於○逃○大○戮○不○居○權○奸○
名○猥○以○庸○自○贖○大○臣○係○安○危○庸○即○同○凶○族○醫○以○庸○殺○
人○參○苓○等○楊○壽○安○得○公○其○人○默○定○紛○紜○局○國○未○竟○其○

用身後蒙尸視。吁嗟蹇蹇心。此事非所欲。庶以風來者。頑懦有私淑。

○錢時將自吳過訪因謁梁水部於蕪湖反再見

予送之歸吳

士能苟讀書。無文亦自可。篇章日日傳。吾知腹未果。錢生學道人。著述不妨夥。案之皆精博。孔釋如觀火。別子謁梁公。反不忘見我。離久如初逢。太鶴空中墮。歸吳卧水霜。經籍以自裹。

○病中買得一侍兒名曰靈光因憶唐人有新姬

鍾伯敬全集

卷二

九

侍疾之作戲和其意

置婢亦偶然。何膏因病阻。女子稱薄命。低回向父母。雜香照火臺。幃燈孤未吐。中有枕衾人。叨作羣艷主。未及辨時地。傍列人三五。何暇自言新。默然入侍伍。錫余以佳名。傳呼別眾女。親賓明日來。推排避無所。君言蒲柳姿。吾衰良負女。自有生平願。來晚未及覩。毀容傷君心。隨例成眉嫵。察君雙眸光。炯炯能識取。僂勉待君健。精神照窻戶。只作初相見。飲食重歌舞。况非既家身。良時倘可補。

○五看雪詩 有引

雪無暢於庚辛之冬春者。看雪無博於庚辛冬春。鍾子之在白門者。由今想之。於木末亭。於鷓鴣寺。塔下。於烏龍潭。於孝陵。於秦淮之舟。大要木末之雪。秀於木。於烟。雞鳴寺。眺後湖。後湖之雪。曠曠於湖。烏龍潭之雪。幽幽於潭。亦於木。於烟。孝陵之雪。雄雄於陵。秦淮雪舟。前此未有也。雪則蔣山。蔣山之雪。活活於從水看山。退尋追賞。作五看雪詩。

○木末亭看烟雪

鍾伯敬全集

卷二

十

羣動無漸次。同時被萬光。平楚出其端。烟杳生下方。若非寒悄悄。已是春蒼蒼。始知原野秀。或不藉青黃。亭臺不足言。當觀於大荒。

○鷓鴣寺塔下看後湖雪

日日玄武湖。今朝曙暉廣。波不在湖中。白非生雪上。明明忽如月。堪作清夜想。奇光不可名。茫茫從此往。○烏龍潭看雪。天淵但一深。初無陰霽殊。身處孤光內。乃知積雪餘。寒照無通情。動詩難爲居。此時同一覓。露者獲其珠。

○ 幸陵看雪

王氣養晨寒。積厚光亦融。松楸自森肅。陵谷乃鬱蔥。一白難思議。萬象無始終。鞠躬向山爽。六龍在其中。

○ 秦淮濯雪

淮流與蔣山。雪期苦難共。臘雪忽過春。意外流漸送。山中所消水。還爲看山用。寒影本卓然。隨舟或蠢動。從舟見諸山。舟輕山則重。

○ 靈谷看梅

一雪達冬春。萬花生巷陌。嘉祥久且多。物情反成數。

鍾伯敬全集

卷三

十一

○ 辭後速我遊春物。宜甲折空濛。烟霧中郊原。胡以白得非。消未盡。餘霰猶狼籍。何知是寒梅。遙香表韵格。澗松暫輟聲。留風吹素魄。氣如可承攬。光真難採摘。孤疎有本性。花煩終不積。感君開較遲。來晚及芳澤。折枝愧區區。聊志私所惜。相延歸索笑。勿謂瓶中窄。

○ 賦得陶士行母贈姚孟常母文太孺人

截髮一何苦。結友如不足。所求在宦達。未能超寵辱。不應如是母。教子以干祿。三讀陶公傳。悔此論未篤。晉室何等時。首足已翻覆。區區陶長沙。大厦之一木。

長句同并妙

其母知是子。才識堪補浴。猶慮和近圖。有負於蘭軸。一片截髮心。感勵等慟哭。所以惜寸陰。孝哉守母塋。如彼仗劍人。劉項運已卜。死生雖不同。各具興亡目。非無匪他志。足以樹儀鶴。別有尊懷懷。自隱於膏沐。尋常相舟言。難爲此好讀。

○ 城南古華嚴寺半就頽頽奇爲清峭同一雨添

師徐元歎陳磐生往訪詩紀冥遊兼勸募復

六載秣陵人。自許遊栖熟。所愧城南寺。前此未寓目。懷新快初至。詢仰得前躅。數里聲香中人。我在空綠。

鍾伯敬全集

卷二

十二

金碧感廢典。林軸增幽獨。佛事寄花果。僧意安水竹。微雨灑新陽。羣有俱膏沐。淨地不必言。亦可備登矚。先往勸同心。靜者來相續。庶借奔悅情。共爲信施勸。

○ 遼陽陷後聞友人張任甫先赴秦謀之召得替

詢知尚未出關。欣慨交心。勉其後圖。

君有吞胡志。時無御衆才。無故驅出關。委敵亦足哀。頻年壯士去。君見幾人回。犁庭名洵美。誰實受其災。爲兔而忌狗。別自有覆培。騎劫代樂毅。賊喜士氣頹。預知有今日。不待敗音來。城亡義軍死。寧止四萬哉。

含此亦無所

侃侃

聞君方被檄。引衣就行枚。非不欽壯志。巢卵恐同摧。
捐軀屬無名。爲君中徘徊。智勇生有限。疆土猶可恢。
書來知遼陷。君猶在燕臺。從此宜審擇。努力收餘灰。

遊茅山

山以人得名。本來關隆替。犯雨訪句曲。諒亦有冥契。
依夕忽如朝。輿步踏殘霽。天寒百靈肅。山空衆響厲。
嶺上自白雲。真人已天際。始悟洞壑迹。祇是真仙蛻。
按圖窮物隱。歲晚水霜閉。

觀顏魯公所書茅山玄靜先生李君斷碑

鍾伯敬全集 卷二

十三

世人覩神物。不賞亦不忌。一落名山中。衆靈必驚異。
所以金石文。往往半完毀。運數雖不同。珍惜理無二。
吁嗟唐以前。此山無一字。崎嶇平原筆。摧折亦數四。
殘光照灌莽。太畱不無意。逸姿寄典刑。妙情超勁氣。
如彼蹇蹇臣。反見爲斌媚。此在顏書中。圖訾最滿志。
中分幸兩存。延津合亦易。不然或收之。斷者曷能覓。
武夷道中。暮雨幾於無山。而高低濃淡。層層不
亂。恨元章一孤開。後人藏拙之路。小憩山署。
聊寫其意。

山雨兼旣暮。千峯化一雲。誰知中歷歷。界畫皆有紋。
惜哉米高後。雲山日紛紜。冥濛殘薄外。遠近未遑分。
下馬追所見。落筆亦云云。稍近巖巒出。已復似朝暉。

月宿天遊觀

靜者夜居高。觀間自孤遠。奇光被形神。所照皆如潌。
草樹與溪山。共此烟霜晚。立身仙掌。上接筇峯初。偃
天月如逝波。悠然何時返。春淺夜復深。萬象戔戎短。
遂聲起一隅。千山萬山滿。虛衷憶忘一遺物。偶與感。

出山十里訪水簾洞

鍾伯敬全集 卷二

十四

出山又入山。原爲水簾計。本以水得名。却有羣峯衛。
峯立如兩雄。有時揖相避。削壁外無覩。水源何所自。
各自成思理。耻爲武夷隸。觀其斷連時。實亦一而二。
中劈卽徑竇。紆直行幽隧。天日在峽中。少虧恒多蔽。
戴實武履虛。置身有無際。欣慨交形神。俯仰失天地。
石交橋洞生。往來劣得濟。候焉身世寬。孤高覆幽異。
微雨日中來。頭數若可記。看山行路人。此物最所忌。
遊絲與貫珠。潤氣流清霽。乃知是飛瀑。遠從千仞墜。
至芬反無喧。聲光歸一細。東西不自由。分合果何意。

水風若葵。藍依倚。作寒吹。吁嗟水一簾。蓄泄高且遠。
羣峯養微源。起落難思議。

西湖早起

人作湖中遊。我止湖中宿。愛其朝與暮。清暉媚幽獨。
奔悅先人起。每逢西子沐。萬頃伏朝光。初烟爲之綠。
遊人未出城。溪山靜無屬。夜中宵。殘月被林麓。
湖陰積欲流。晨曦潤如沃。何人當此時。竊取娛心目。

商孟和惠妙紙子託爲作畫贈別徐元歎

山水傳筆墨。相關深未深。又况借人手。代予贈友心。

鍾伯敬全集卷二

十五

代者何人哉。心手能相尋。妙爾引人意。欲畫中沈吟。
爰念所贈友。卽君夙所欽。胡不遂命筆。君意亦欣欣。
經營停放間。意到生霽陰。數樹染未半。溟濛如重林。
泉流烟香內。一縷界層岑。既成笑相視。春風吹我襟。
未免各散去。畱者四壁音。子歸時相思。惘然玄素琴。

武昌令陳鏡清前以憂去遺六詩於寺壁情文

俱古欽其希聲詩志欣歎

雪月處川嶺。精神自高寒。陳侯恬曠士。埋名簿領間。
虛衷集欣感。造物觸其端。此興不得已。永言出靜觀。

顯氣襲章句。仁孝見一斑。峻不可迫視。厭意乃安妥。
車光闇然內。牆壁淹獨難。論世疑古人。今方食一官。

吳門別孟和還閩與元歎同作

君作盡頭送。送盡亦須離。茫茫念前後。遂生盡頭悲。
何如送速返。爲別今多時。湖上吳越路。與君春共之。
鶯花隨水陸。同爲行者儀。相送漸相忘。別時始各知。
君反作歸客。邀作送君詩。

中秋雨後月

此夜秋不再。無月猶啓扉。前山隱若太。乍見忽如歸。

鍾伯敬全集卷二

十六

片光離殘雨。烟水是耶非。

○普安城陷門人吳公嚳孝廉由黔歷滇蜀奔楚

弔子廬居感賦

枝梧萬里途。踴躍八年別。老壯不必言。理亂異悲悅。
厥苞發自遼。黔蜀爲三葉。如山頽鐘應。倡和肆屠裂。
書生無職守。安坐受吼噪。妻孥寄草露。有泣不能血。
茫茫滇楚蜀。如鳥雲烟滅。到時憇一枝。始驚途阻絕。
盡室聚累纍。彌表心魂子。感君萬死後。師友情內切。
被衰吸弱身。對爾慙叨竊。仕者遭時艱。宜更安飽轍。

亂離鍊爾身筋骨應如鍊前途可無畏盤根與錯節

○ 戡楞嚴注訖寄徐元歎

閱人數十載不容不索居咎譽太已足此外何所須
豈知獲微效習靜心迹俱縱非懲惡友亦當反我初
禁足度叅訪良朋亦遂分辛勤補孤陋精進資顛愚
滋味自供養不復覩他書諸根本鈍闇無力及其餘
七載求密因心見欲豁如淺深示真月究竟是非除
因果同本性頓漸殊常途當其銜躡際交光非有無
槩括取其要餐採聊目娛人生非糜鹿何俟限荆吳

鍾伯敬全集

卷二

十七

洋逢猶偶值豈終隔一隅但恐再相見冉冉猶故吾

○ 夏正甫調吏部再有此寄畧述前後

用君處此地宜在六載前當其司遲速宵人亦有權
定力超寵辱況計後與先元老具心目知君非一年
璧完今歸趙安見瓦礫全予本非君匹兼耻相繫援
君或別有取焉問愚與賢念子與當路恩怨無所連
肯立見摧碎如石壓耶然復何煩指授繩根近攀牽
雞肋誠瑣屑宛轉辱尊拳君時處閒曹疑訪代爲肩
以茲操衡鑑幽滯何弗宣往事等飄瓦細故久棄捐

虛公恒言爾舍此無規與努力酬高義夙夜以乾乾
敢云永終譽恒恐多尤愆

鍾伯敬全集

卷二

十八

七言古一

題林茂之書壁

胸中既有真山水。壁上何知非絹紙。約畧山雲膚寸間。汨汨俄焉潤圖史。意所縱見筆輒追。不然過眼將失之。有時伸紙乞君筆。未必風神能若斯。

題張金銘紙帳

揭蘭成帷古香囊。入秋須此獨何急。君言客理勝輕容。容易秋聲不得入。果然不入秋聲悲。幽夢應無闌出時。

鍾伯敬全集入卷二

十九

送鄭季卿之金陵兼寄書南中所知

昨者看君無公意。朝來忽定南行計。遠別應作數日惡。君今發口何容易。金陵故人無親疎。一日二日難作書。書札有無意恐殊。欲作不作中躊躇。君言傳語終泛泛。隨筆數行自有餘。君欲買宅秦淮老。爲君上鄰難草草。左方幸虛一笏地。遲我數年移家至。

將移居題別畫壁

屢欲遷居向他處。念此數回不能去。山水無人秋作聲。一室烟嵐自朝暮。畫壁本圖當卧遊。誰知終亦不

能留。此中清景消不得。况乃置身林與丘。

八月十四夜集別張金銘年丈暫假歸沐

今夕與君同杯酌。君言不如歸家樂。歸家各有索居時。晤言今夕成今昨。長安恐作終年遊。苦死難爲明日留。明日不留吾不強。途中豈可值中秋。滿口留君意半闕。自慚今夕滯長安。思歸轉挽將歸客。但覺臨歧置語難。

上白帝城望杜少陵東屯居止遂有此歌

白帝山水何參差。歌側升降相蔽虧。拳石勺水細已

鍾伯敬全集入卷二

二十

其無有不歷落欹崎。杜陵野老雖間關。不肯卜居不經奇。胸中眼底足相發。其人其詩皆似之。天生夔州此山水。不住此老欲住誰。

暫駐夔州詹郡伯黃楊二司李招集白帝城戲

東三君皆楚人

人生客遊何者美。其一友朋一山水。山水難逢白帝城。友朋况值皆同里。四牡雖羸忝使臣。昨朝過此坐生塵。今者舟輿太供頓。何可游山無故人。三君肯分置三處。客中快度三朝暮。

壬子四月六日送春于野

百日春光亦已倦。來時不迎去却饒。前者寒食一月前。郊行才識春風面。鶯花就人人避之。遠于將之空。戀戀送春不必送。花鳥首夏鶯花正綠。連二月花時。空復名風雨如秋。寒悄悄。從茲不作閉門人。青山無日無春曉。辟彼黃花說重陽。重陽曾見幾花黃。

吉祥寺松下夜歌和友夏

報國松勝靈谷松。權奇屈曲如巫峯。物神往往失本形。蓋影濤聲皆已庸。苟不貴形直取意。今見此松貌。

鍾伯敬全集

卷二

二十一

亦恭。是時宜月特不月。有意幻昧其聲容。一枝每具一丘壑。風泉畜泄如木落。以此彷彿報國松。辟置盆石當五嶽。

玉泉寺鐵塔歌

五金惟鐵最愚劣。化為浮圖萬象列。立山水中精神子。瘦餘高莖踈其節。日星散氣水霜結。佛數恒沙萬生滅。蛟人出波鱗介別。商周墨玉漢凹凸。似非鑑冶出鍋銀。卧蚕盤螭不瑣屑。元氣淋漓取精竭。阿育之鉢藏敗泄。鬼物司之莫能竊。其中出入風雷截。流出

巖岩神僧掣。關係運數汗隆閭。匪光送景大地臬。摩娑情文耳目悅。如几案間可擺撤。巨細靈頑理難絜。勿云巧力傷樸拙。請循其本仍古鐵。

附大業十一年獲歌

大哉形神相亭毒。金鐵斯壽衆形促。若將神氣視金鐵。金鐵猶爲有形屬。大業之獲到於今。水火退盡存者金。以置佛前配古塔。後人不信爲釜鬻。天道三十年一變。後火前薪不相見。一鐵萬古此聲色。宛對鑄者刻者面。自唐以後諸不朽。有此獲時皆未有。吁嗟

鍾伯敬全集

卷二

三十二

形反能不化。不以精粗爲近久。

鄴中歌

城則鄴城水漳水。定有異人從此起。雄謀、雄事、與、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胃、中、出、沒、豈、隨、人、眼、底、功、首、罪、魁、非、兩、人、遺、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氣、豈、能、苟、爾、化、爲、塵、橫、流、築、臺、拒、太、行、氣、與、理、勢、相、低、昂、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爲、霸、大、不、王、霸、王、降、作、兒、女、鳴、無、可、奈、何、中、不、平、向、帳、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謂、無、情、鳴、呼、古、人、作、事、無、鉅、細、寂、寞、豪、華、皆、

自古神氣能不滅

有意書生輕議塚中人塚中笑爾書生氣

○ 贈李長蘅

題君三絕若未領看君意色何淵永若登絕境已無餘自茲以往復焉如興來與情真有意無意如其人予家畜于寒林圖秋冬之際子精神乞君再作無所拂子意其常無苦物

○ 寄題友夏紅濕亭

落日在湖沈紅濕日日湖中見未及子亭其上朝夕之朝見日來夕日入日光水光相原委紅者非日濕

鍾伯敬全集卷二

二十三

非水偶然過眼或失之不及要人時自起予往寒河未有亭寒河水日何嘗停日光水光欲示子予登亭時恐不如

○ 章甫贈雙鶴歌

至人耳目即霄漢鳴舞庭中豈近玩支公放鶴鶴肯忘意者孤棲求其伴若使雙雙如發生在庭在野同其情所以君今同韻致不使異處分飛鳴子家隻鹿不我違予有一鹿放之不吝豈有雙禽苟爾非此物求友亦擇主惟我與爾終共依垂老期君共丘壑養成頂翼待

君歸

○ 登浮渡妙高峯歌茂之題名

浮渡無峯亦自可有巖三十六右左妙高峯妙殊不高三十六巖已在我大通巖瀑出天門振衣忽向天門坐向者首楞高云阻才坐石獅皆可頰石獅口吐石鸚鵡上者吼兮下者語樹苔絕駁藻一山雲目婁妍烟衆數居高臨深領其要洞巖碌碌誰能數笑我蠅頭二千字君但大書三十五

○ 舟屋茂之所居改以巢鶴歌

鍾伯敬全集卷二

二十四

勿逃我梁發我笱物情往往恤其後鶴巢寧保鶴終之但慮來者非吾偶子太子居何忍收維鶴與子終其儔後有斯物前斯人猶勝爲巢讓與鶴鶴處籠中鞠其躬察子形神爲之愁我欲客爾鶴亦樂爲我與爾恐拘縛留君君太君不居維君亦念鶴無廬君無所恤鶴不辭代蕭者曹何遜爲月明江空時一鳴是君中夜長嘯聲

○ 觀日歌

蒙蒙萬象未勾萌居天海間發其英殷勤照我三萬

日何惜一朝觀其生已非昨夜特未朝。公天趣親海
超遙一碧以上冠萬光。光以內外星搖搖。此時星如
不欲落氣之所至星光弱。人指萬光作日光。良久日
從碧中躍。新出於洛未暇圓。水風厚。今日猶薄。踰躍
拍浮光無主。火金與水相子母。遵養時晦諸氣中。赤
黃公盡白始吐。目中空華誰所爲。問日不知目當知。
元化中邊無定理。人各言其所見爾。不然此光以往
天尚多。此時東西影如何。

摘戴詞

鍾伯敬全集

卷二

二十五

昨日見人初不怪。他家女兒皆出拜。俄聞摘戴在今
晨。得非昨事遂爲真。風俗重此勝花燭。此番喚出始
怵人。牆頭簾內集聲影。唧唧如聞未露身。掌中嬌稚
乍悲羞。徘徊約指與搔頭。約指搔頭鑲金粟。欲近髮
膚未忍觸。要知禮義女兒身。非惟細意拭香玉。無處
驗郎百歲情。手着僕時指爪輕。

見姬人臨妝看鏡中臘梅花

有花非梅目以梅。蘭蕙雪霜共體裁。色香自殊花同
時。稱名稍以臘別之。此花雖負梅之名。覺比梅花又

深情。寒素能不廢柔艷。不與同苦同其清。呼僕梅花
儂不應。笑指此花是我生。朝夕與之共言笑。安得鏡
中不同照。今晨邀與共爲妝。照色照香誰最妙。花在
枝頭不感人。有時憐影勝於真。將身入鏡伴花影。忘
却外邊花與身。

又

同向冬春爲色香。以臘爲名名獨彰。何意邂逅承嘉
運。歲寒同薦君子房。邂逅同房非偶然。君有玉臺不
敢專。人道人官易爲妬。儂言臭味易相憐。相憐一向

鍾伯敬全集

卷二

二十六

同雪霜。今晨才共明月光。人與花枝共明月。聲香欲
盡清輝發。清輝非神亦非膚。花影反憐人影殊。寒花
有情向人語。我見猶憐况老奴。此意不但在君前。看
君出門然不然。

新姬手植盆蘭引

平生憐花如自憐。未必花花儂盡然。國香本自房中
物。歲植牀邊獨浣拂。今歲人情始學分。但看入手孰
芳芬。物生有命在時地。亦關心力動不動。難惜纖纖
臂。同泣情知手與花終潔。即言此花名宜男。郎今且

是手植

莫向儂說。此事應亦有人知。儂女兒。今幾時。

元旦臘雪歌和蘇弘家符卿

時廷尉董公光祿周公各以朝正 孝陵有

詩紀之

冬春寒甚同一雪。人事天時休咎別。氣能壓蝗春則否。去年南北事尤切。年來邊腹不可言。事事默恃歲無孽。人亦有言重民危。標本之動始於饑。饑即其病食即藥。病者安穀亦過期。猶記楚中歲戊子。斗米二百錢未已。爾時糴貸反能支。未見確然皆餓死。後一

鍾伯敬全集

卷二

二十七

紀餘斗百錢。滿眼郊原骨挂天。可見公私錢漸空。有年難於昔無年。況今又過一紀半。事可憂者非目前。且看卒歲野無白。三公矧負陰陽責。天爲今年特展期。十日以內猶爲澤。是歲以正月十一日立春何如一雪達冬春。屈指元旦自元夕。未離冬氣易爲水。一夜陵園堅幾尺。各採晨寒佳氣傍。首將歲事薦高皇。歲內早蝗臣盡瘁。萬一微誠補天地。尺寸無多運數寬。議蠲議折非長計。京兆親民嘗服勤。赦過不暇敢言勲。今得移將別補湊。精神免爲捕蝗分。

下筆不輕

○ 自題畫贈商孟和

計君別我六年矣。予之學畫今年始。嬾衰事事減於前。却有開心到畫理。久近工拙不必言。別來心事添驚喜。士隔三日當刮目。意外他長寧止此。授我蜀箋誠自忤。恐負佳紙筆未落。交情雖復意欣然。心手從違亦斟酌。數撇枝柯不敢多。蕭疎乃反得婆娑。中年服官始作畫。勢亦不能復求苛。君言貴具文人氣。正於離處察其意。熱後求生稗求老。再晤君時方許議。

○ 桃花澗古藤歌

鍾伯敬全集

卷二

二十八

吾聞藤以蔓得名。身無所依不生成。看君偃卧如起立。雅負節目不自輕。昂藏詰屈自爲樹。傍有長松義不附。春來影落澗水中。不與桃花同其本。

○ 禮牛首畫 祖像歌

并序

牛首舊有畫各祖及諸禪師像。凡百軸。今存者八十餘軸。其他皆不可問。東祖達磨。北地法融。亦與歲久絹墨非故。怪爲疏募裝之。仍自書各尊者出處於首。好事者補之。滿百。偶與福清林古度同邑。譚元春湘潭周偕同遊。

於此瞻禮之。遂作歌并記其存亡新舊之數。以付守者。時萬曆己未六月望日。

畫家身手佛心腸。妙總異同變無方。寫示各祖次羣宿。鉢綠欲盡燈始張。遙歸綠最無先後。要使諸燈共一光。緣累壽匪金石匹。筆端力與之一早知像教劫殘時。便是賢愚與感日。悲喜敢云惺也始。佛化世人先頑鄙。一念武爲動者機。衆力衆情同起止。衣履須眉隨所挹。敢以語言自添入。直書其事待信心。爲佛爲世標性習。東祖菩提牛頭融。何可山中無此翁。

鍾伯敬全集

卷二

二十九

僉謀補之或曰否。二祖神明各祖中。

○ 隔雨聽鼓吹歌。譙俞仲茅駕部水榭作。

池水澹澹秋颼颼。夜中聽觀寒相周。主人哀樂本異人。喧聲不同同其幽。有聲落葉哀蟬內。難向葉聲蟬聲求。池月倦來檐雨代。燈光欲去公不收。如知雨外有繁響。化爲寒雨鳴中流。一雨秋薄中難障。鼓音人語出兩頭。此時地天人一籟。悲哉隔雨不隔秋。

○ 范漫翁齋山水歌

山水不言示以天。每聽詩家畫家傳。性習所至筆或

尚缺

後。筆亦時過性習先。點染何嘗不求似。似者有時不必然。迂作精神漫作形。虎頭半處卽其全。四十以後始盤礴。身世之外自起滅。自許波瀾已老成。視之反似學人作。吾聞老子能嬰兒。恰是至人神化時。

○ 詠畫蘭停筆

畫蘭先畫其勁質。意定須以膽行之。亦有深情如恐竟欲開不開。使人思要知香色勾萌處。多在筆墨踟躕時。心手相商成意態。眼光髣髴立離離。閒待朝來重補足。今朝同夢神先續。

鍾伯敬全集

卷二

三十

○ 觀周令滋米趙二石歌

爲米元章趙千里勒字。茂之謂焉同觀者周安。

期安仁
陶公亮

山水千秋照冥莫。影結爲形成片石。高深墜倚各似之。寫其精神與膚澤。杖笠遍尋限時地。圖史卧遊終格格。此石紹之作具體。以待山水倦遊客。形色以外添清響。烟霜相戛寒泔泔。米趙好遊始寄此。爲與山水中無隔。拜手勒銘敢言玩。敬告來者幸無敦。君愛二石并其人。摩挲之間成莫逆。模榻自是登臨心。豈但鑑藏珍妙蹟。是時主客凡六人。已未仲冬十之夕。

○ 贈錢丈

子瞻釀酒亦蓄藥。身無所與樂人樂。意廣雖無人我殊。主人本領亦覺疎。君負高懷術復奇。一身二長兼有之。使世不病復不醒。而我能飲又能醫。疾者在門客在席。憫悲歡喜親常集。飲酒常教歌舞佐。施藥仍將衣食給。問君何利乃爲爾。自適其志遑他及。賢吏造請時一報。偃室澹然如未入。

○ 詠古玉刻蟬子得蜂

并引

六朝子夜讀曲歌。吾曰梧思曰絲。憐曰蓮。蓋

鍾伯敬全集

卷二

三十一

當時委巷自有此口語。采入作詩。今繪刻器物。借聲雙關。爲吉祥善事之兆。如燕喜得祿之類。事近不經。實始諸此。則其來亦久矣。萬曆己未臘月初三日。偶步吳門。購得古玉刻一小蛛。撲得一蜂。蛛大於荳。蜂大於紫。俯仰避就。奇有情理。翼股須目欲動。取喜子得封之意。適內人有以此月八日生者。舉此爲壽。作新體侑之。以代徵蘭之賜。

蓮卽憐。絲卽思。借字吾聞讀曲詞。吳市偶得漢遺佩。

古人製器已先之。世云蚌者珠之母。今知玉以蟬爲兒。觀物含義但取聲。爾公爾侯微在茲。

○ 沈雨若以朱白民竹卷贊子畫戲作此歌

顧源山水朱鷺竹。吾愛二公皆不肉。見筆墨身而說。豈以一石一枝相逐逐。吁嗟顧公吾未見。太年曾識朱髯面。問他行徑曾不言。袖出朱墨竹一卷。子然一身萬里足。五嶽貴糧惟筆硯。其時悔未助山資。此君交臂遂失之。歸觀顧公烟雨圖。未畫一竹竹可思。沈郎愛竹何其篤。買萬琅玕歸一束。墨氣到紙無後

鍾伯敬全集

卷二

三十二

先一雲片雨同時綠。應以如來藥草喻。而爲臂中之成竹。竹在朱君猶可致。已入君手安敢說。忽取贊子畫山水。知子好此特相畀。顧子作官兼賣文。以畫博畫誠自媿。

○ 五色蘭卷歌

有序

萬曆己未十月初六夜。昆陵舟中。夢與內人吳孟子同種五色蘭。以爲男子之祥。許爲子圖之。以畫蘭施色不韻。珍重未成。天啟元年秋。忽作墨蘭至八本。正側委垂。意態不一。持

告子曰。向所謂五色。應是五種也。此八本中

豈不具五種相乎。予是其說。紀之以詩。

蘭譜前無五色名。應是同時因想生。吉夢胡爲久未
踐。遲回待爾墨花成。國香階秀是何物。肯以青黃輕
點拂。忽然意到得數株。偃仰風月意各殊。從傍觀者
試擇之。就中五色亦非無。吾聞五帝不盈五。恰逢劉
季公。然補故將五種缺其一。有意待予閒與數。書蘭
人本解語花。吾將添作幽香主。

瑞光寺塔燈歌

塔中燃燈一夜太湖三月無魚
是夜與徐元歎同遊塔賦此

鍾伯敬全集

卷二

三十三

大哉悲光照何許。慈力難名拔衆苦。一宵塔下暫燃
燈。三日湖中堪斷罟。未了衆生生死緣。殺生放生竟
何補。光中大衆念佛聲。衆生尋聲同往生。無生可放
何處殺。流水長者坐忘情。願同湖上捕魚者。蓮花香
裏共經行。

以上原缺

八月初六夜小集聯句

白衣庵水閣

微雨

送韓孟郁孝廉還嶺南

送茂之南歸 二首

庚戌除夕

玉泉謁關祠

夷陵道中

巴東道中示弟倫 二首

鍾伯敬全集 卷三

暫齋

月

次巴縣傅仲綸年丈招飲江樓賦贈

十五夜月

哭雷何思先生十首 并序

松滋泊風

懷譚友夏時在金陵昨夜夢寄伊書談使事

及詩兼徵其近作

吳彥先自金陵過訪兼致諸友人書感賦

新涼東彥先 二首

寄吳康虞

寄胡昌昱元振

寒月同友夏叔靜作

佛燈

初陰

讀林茂之所藏陳白雲五言律七百首追贈

之燕留別茂之時孟和偕予往茂之南歸 二首

新樂始雪

鍾伯敬全集 卷三

雪夜同孟和作

慶都早發望晴雪

雪後保定飲同年夏正甫司理

十七夜到京看月所寓因題其軒曰饒月

題孟和蘭石書扇贈魏士爲年丈

喜吳伯霖至兼逢馮宗之

春日集韋氏郊園 二首

別孟和從仲良之吳門

饒月軒後竹

寄友夏書 二首

代愛妾換馬

入舟同姚君佐

泊路河九月二十四日逢立冬示君佐

舟曉

舟晚

欲泊

泊天津

天津早發

鍾伯敬全集 卷三

目四

舟雨

雨泊 二首

舟雪

舟月

靜海縣

見月得起句因而成篇

臺泊

風止

滄州發夕

暖

德州戲題

夜

十月十六夜

有所示

深夜舟進

月暖

將之青州由東昌登陸呈馮羽明年丈

經聊城魯連射書處

鍾伯敬全集 卷三

目五

金嶺驛與王帶如年丈夜談

沂水道中風

沂州王右軍故宅今爲晉照寺有洗研池

彭城入舟後候淺 三首

過淺

舟泊雲龍山下

彭城開舡

舟至呂梁洪

經下邳圯上受書處 有序

射陽湖

入江

登金山同君佐

郭景純墓

北固夜歸

至金陵過林茂之宅

雪集茂之館

過胡彭舉

立春日同商孟和弟居易集于丘茂之宅

鍾伯敬全集

卷三

目六

除夕守歲于丘茂之宅時予丘與孟和居易

至自吳門

元日集鷄鳴寺塔下亭

攝山道中

白鹿泉

登浪巖尋繖山和尚不值遂登山頂

天開巖

攝山頂

贈凡公

贈蒼麓老僧

攝山歸過靈谷

舟發金陵留別諸友

須濡口阻茂之別

二首

賦得不貪夜識金銀氣

途中新月

紅紫

夜觀蒙惠二泉

羣山萬壑赴荆門

鍾伯敬全集

卷三

目七

贈劉玄度孝廉爲雷太史同年好友

磁州雨

選蔡敬夫詩訖寄示三律

丙辰初春寄張金銘

二首

十二月十九日雪是立春次日

二首

秋夜與茂之閒坐

贈陳荆生

泊

風阻蔡村念吳康虞候于前路

泊流河驛

九月十一日喜康虞人舟

自仙人橋觀于捨身崖

岱歸後示泰安守候君

十一月初二日雨

十一月晦夜初雪過潘稚恭江閣

正月初二日大雪同王永啓林茂之集雨花

臺

靈谷寺看梅

鍾伯敬全集

卷三

目八

看梅送何玉長入楚

長生館詩

十月十三夜步月

十月二十日往花山雨宿途中

二首

寓白門寄朱叔熙比部

夜過胡彭舉

范漫翁復自東郊移至城居故處

二首

臘月二十三日伯倫招集水末亭

除夕喜雪

元日雪過康虞彭舉茂之不值

雨後靈谷看梅花

二月二十四日雪後沈宗伯招集高座寺

夏梅

秋海棠

喜鄒彥吉先生至白門

三首并序

送商孟和秋謁後歸閩

杪秋宿牛首次日歷祖堂獻花巖

二首

早冬遊攝山

二首

鍾伯敬全集

卷三

目九

臘月十五萬震甫要集齊王孫山居

春事

仲春程仲秩要澆赤石磯

雨中東茂之病

問茂之病

又代秦淮五日賦得投詩贈汨羅

在白門喜譚友夏至相見有詩感答其意

出通濟門訪郭聖僕與友夏同往

過王永啓亦關同友夏時永啓病後

和友夏拜客觸暑就茂之舍休焉忽伯敬亦

至之作

月夜王太古要汎秦淮同友夏

送五弟快還楚迎家尊赴吳中教職

歸舟月上

送王永啓歸省兼示董崇相

沈雨若自常熟過訪九月七日要集敝止有

虞山看紅葉之約

至毘陵訪鄒臣虎年丈

鍾伯敬全集

卷三

目十

贈鄒太公臣虎尊人

譚友夏自越歸晤別于錫山

訪王德操居士

汎吳興碧浪湖夾山草蕩漾

三首

舟泊吳江步尋周安期安仁

姜東訪尹惺麓先生

三首

弇園憶贈王元美先生

四首

贈徐元晦

題齋前

贈程彥之

過文文起孝廉葯圃賦贈

虎丘贈別徐元歎

毘陵雪夜別茂之還金陵

鍾伯敬全集

卷三

目十一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卷三

錢塘陸雲龍雨侯甫評定

陸敏樹生生叅閱

五言律一

○懸軍

受中國以殉
小國勞王師
以示恩威
有無刺

聞道邢司馬○懸軍駐島夷○聖人寬外懼○小國望王師○
休戚關何事○恩威在此時○爾邦全仗漢○供億莫言疲○

○贈熊生

家破猶存舌○身餘幾剝膚○解驂慚越石○彈雀慎隋珠○

鍾伯敬全集卷三

鴻豈能因熱○鳥今且集枯○少年多畏路○就宿好躊躇○

○春日課僮編籬訖成句

事到山中減○春偏雨後濃○縛柴成虎落○澆竹汰龍鍾○
新旭山○山意遙烟岸○岸容植援功○不細減米餉○諸備○

○哭魏太易

降謫矜同籍○孤虛怨共辰○不然子哭子○豈合爾殲身○
後事煩知己○高文揀替人○志成焚告女○商校夢中親○

太易與余同生卒之年
余喪長男肆夏歲也

○又

可以勝人

流利

妙

可想圖景

入讀

水步奇

爾以先知我○文能取稱情○素交言慙痛○才思鑒分明○
世所悲奇數○君翻就盛名○太易罷諸生後作六等墓
吟二十章人鮑慕之
辭心已許鄭○重敢寒盟○

○又

卓識驅先入○新裁監舊聞○如君寧得老○而我孰爲羣○
心○德○神○辭○本○才○多○鬼○欲○分○終○當○尊○治○命○墓○道○署○遺○文○
君自題墓日明
遺文魏長公碑

○三月三日雨中登雨花臺

本年當上巳○記集寇家亭○今昔分陰霽○悲歡異醉醒○

鍾伯敬全集卷三

可憐三月草○未了六朝青○花作殘春雨○春歸不肯停○

○烏龍潭吳太學林亭

城午亭先晚○園春水欲秋○蜂狂花約束○鶯過柳遮留○
雲氣能香石○湖陰半壓舟○良辰多不鑄○閒殺此林丘○

○五月三日秦淮卽事

踊貴絲兼肉○爭先步與輪○半簾虧蔽面○一舫太來身○
密葦驚翹袖○飛花到葛巾○含情相目處○橋外閣中人○

○又

風滅峯文細○潮生水步鬆○薄陰停障面○新暑試輕容○

烟閣晴皆綺。山船晚似縫。火城波上下。岸渚影重重。

○ 早夏集米仲詔園

閨肯當三月。遊能共幾人。盆山青欲暮。池草碧逾春。入戶翻成野。穿林似有津。歸來逢我友。半日慶閒身。

○ 西山三首 同馬仲良

往往聞名勝。遊踪到始知。茲焉隨覽涉。著處得幽奇。花鳥春難晚。林泉夏每遲。最憐繞山郭。曲曲見淪漪。

○ 又

屢有看山約。臨時半公畱。大都隨意往。翻得盡情遊。

重刊改全集 卷三

曲折無三里。層深已數丘。石苔非一致。潭水各能幽。

○ 又

過橋微徑。腹稍不辨峰。文月散將殘。雪烟迎欲墮。雲洞窺氣候。水水悟聲聞。喧寂皆何往。空山方夜分。

○ 喜林茂之至燕

白門還故山。無意入燕關。以我對難必。况君來更艱。偶然今夕話。是否別時顏。客計兼歸緒。于焉且暫刪。

○ 又

相違曾幾月。心口欲千端。見爾遊能遠。知今病稍開。

喜開朋舊割。兼悉母兄安。問答尋常事。翻同意外看。

○ 集淨業寺水次再過十方菴看荷花因宿其中

韓求仲招

如此匆匆際。禪樓肯再來。曾無三日隔。又見數花開。童負桃笙至。僧籠菜甲回。出門拚一宿。無復候人催。

○ 又

每憶經行處。重遊勝昔遊。往來能漸熟。耳目自多幽。水氣窮昏旦。林聲閱夏秋。晚花不無意。客散獨相畱。

○ 夜歸聯句

鍾伯敬全集 卷三

四

落月下山徑。草堂人未歸。林古砌邊泣涼露。籬犬吠

殘輝。惺霜靜戶逾皎。烟生墟更微。度入秋知幾日。鄰

杵數聲稀。惺

○ 八月初二夜雨 示金銘茂之

茲宵非月夕。卽雨亦何妨。但覺秋聲劇。能令遊子傷。衣裳蟬背葉。書信鴈頭霜。共作長安客。東西各故鄉。

○ 補七月二十七日生日詩

憶前初度日。含意不能題。入耳歡相勉。驚心感自悽。閨人怨弧矢。宦子倦輪蹄。媿殺陶居士。茲辰返故棲。

元稹歸田詩有陶公三十七結
授出都門句元時亦三十七

○八月初六夜小集聯句

睡起理殘夢張慎須更故國身好秋難作客惺新月

易辭人言露咽蛩聲斷桂天低鴈影清惺空將無

奈意砧急任西鄰度

○白衣菴水閣同茂之金第

入燕欣見水况復是城中鴈帶他村日蘋生別苑風
暝兼沙草碧秋借惜花紅肯待空潭月移時已在東

○微雨

鍾伯敬全集卷三

五

定欲重陽雨方成此歲秋雖疎終助冷非久亦生愁
出戶纔能見經枝似不畱少焉如昨夜片月已嚙頭

○送韓孟郁孝廉還嶺南

送客歲將盡別情能勿窮題詩何所道對語不堪終
嶺樹冬難雪河橋晚易風同來君最久亦已返山中

○送茂之南歸

不謂還家決題詩送子遲言歸雖累日賦別必臨期

明夜成今昨他鄉屢合離遙思初太後當似未來時

又

語有英雄氣

閉字妙

客程容易改遲日意何如無那親相待兼之歲事除

朋尊須夜半子舍客春初欲寄南中訊含情畏作書

○庚戌除夕

除歲他鄉夕今年屈指三關心存與沒閱俗北兼南
燈火看相似杯盤對不堪自憐疎野骨此日候朝參

○玉泉謁關祠

義勇歸何處凄然向此中始知真佛子即是大英雄
丘壑延神理機鋒鋒怒裏厭聞懷古者祠下說孤忠

○夷陵道中

鍾伯敬全集卷三

六

曾聞巴蜀道至此稍稱夷茲路險如此前途難可知
巖巒當雨閉水木到秋悲况值懷諸感州西扣策時

思先生

○巴東道中示弟性二首

山中未必雨雲起已生愁峽窄天多暮江高地易秋
連朝皆陟嶽茲路獨臨流欲盡瞿唐勝歸途定覓舟

○又

一帶高深處明朝次第行且從人指點未必客心驚

此本皆山水同遊况弟兄為誰忘遠道所賴共幽情

○ 暫霽

重陽無不雨。況作蜀山行。已歷諸峯險。剛逢半日晴。峽寒偏著色。江晚自多聲。雖復終陰曠。心魂亦暫清。

○ 月

蜀月清如此。誠宜數見難。尋常秋易沒。十六夜初看。岸迫江淺山。紆出峽殘。今宵同宿處。記取在雲安。

○ 次巴縣傅仲綸年丈招飲江樓賦贈

縱無樓可上。此地已高寒。夜為今宵永。秋憐數日殘。澹雷隨處有。簡易故難。漸喜成都近。王程亦暫寬。

鍾伯敬全集 卷三

七

○ 十五夜月

峽夜何曾月。巴東偶爾圓。向來經驛路。那似宿江天。霜落寒流外。烟生遠映邊。清宵亦何意。獨值未歸前。

○ 哭雷何思先生十首 并序

鍾子以先生卒之第三日入蜀。道夷陵。欲為位哭焉。不能。且不忍。至自蜀。始書千五百餘言。以告先生。所可讀也。言之長也。乃復為五言韻語十章。使讀者易終。聽者不倦。付其家嗣。仍語曰。鬼不必時至家。必時時誦之。或令

侍子知書。嘗司筆研者。誦於所嘗遊息處。以

逢其至。鍾子歸。亦且為位祀先生。朝夕誦此招之。記曰。其神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是

以誦於家。以翼先生之一至焉。

人言師與友。吾直惜其人。世事有今日。我生何不辰。他時思柱石。後進失陶甄。豈意登堂約。翻成築室身。

○ 又

于役亦王事。迂途意為誰。茲來覺無謂。獨及欲安之。曠士友為命。奇人世所司。感恩知已外。別自有吾私。

鍾伯敬全集 卷三

八

○ 又

斯人天遽奪。似欲重羣疑。弟敢稱師美。人其謂我私。十年官幾日。半面友同悲。朝野思如此。平生品可知。

○ 又

忽忽悠悠體。惓惓亟亟心。攢眉別有念。抱膝豈徒吟。局外觀之審。間中得者深。感知忘自量。還欲效砭鍼。

○ 又

必有真豪傑。斯無偽聖賢。二句與括先生語。茲言猶在耳。自待豈徒然。瞻識曾相證。機終果孰圓。會當須見定。審

坐義重宣先生與偶子瞻設二字孰先子對曰應到生贈予日初無先後但到處自能相生耳先生思之良久首肯

又

側聽平時語恒稱趙大洲及予窺述作似不異源流各負匡時氣同懷出世謀惜哉殊秀實易地道相侔

又

乘化忽焉去遺書不一存分香非所屑易簣可無言忍遽隔生死時猶共笑墮在還三月路半信始招魂

又

鍾伯敬全集卷三

九

每於偶爾處言下察其微一往多寒色將無近殺機其人皆氣骨道韻豈脂韋理數尋常語難參意外幾

又

惺也燕中病諄諄寄子聲有書言後事無字及私情豈若盡忘語尤爲真達生聞茲應問我來去孰分明

又

早知八月至衡是暫周旋子獨斬三日人皆忝百年半生興盡矣一晤數存焉始悟長松下微言不偶然

庚戌六月先生坐報國松下與二三子誦有爲之教出世之旨

流助

月落松滋以
公假相封
字妙而有

○松滋泊風

舟經諸峽盡水宿四旬終葉落千村月松滋一夜風寒江從此濶冬野自能空憶昨頻經險何如滯此中

○懷譚友夏時在金陵昨夜夢寄伊書談使事及

詩兼徵其近作

寄書與對面已自不相同況以數行許託之殘夢中新文知各異密意或能通別緒兼遊蹟諄諄語未終

○吳彥先自金陵過訪兼致諸友人書感賦

常居敢厭客况有故人臨櫓鵲非無識江魚果致音

鍾伯敬全集卷三

十

清華衣履氣淳古鼎彝心各道經時事關情自淺深

○新涼東彥先

氣變中宵後秋驚三日餘新涼聊取適殘暑不遑除雲濤河逾淺風輕木未疎問君視前夕旅况較如何

○又

秋亦非無暑涼從此漸生天清何必夜林靜偶然聲好雨能先月輕寒不礙晴共茲流火夕誰動授衣情

○寄吳康虞

舊識南中泮公還自古人意於林壑近詩取性情真

譚子多幽鑑。稱君有遠神。荻朋山水理。言下特津津。

寄胡昌昱元振

兩代傳山水。形神各自工。從來真有識。未肯苟爲同。惟不看家譜。方稱有父風。請觀君伯仲。丘壑寫胸中。

寒月同友夏叔靜作

清切山中月。依稀水際看。入霜惟覺澹。過雨自然寒。夕淨來無累。窓深到已殘。添衣須一出。此後對逾難。

佛燈

寒照星星山。能通靜者機。幽明歸一點。情理在餘輝。

鍾伯敬全集卷三

欲續何曾盡。將殘似有依。此中如悟得。膏火已皆非。

初陰

入冬晴夜夜。薄晦却從令。霜下暮寒半。鴉翻山氣深。惜哉不能雪。聊復暫爲陰。耳目一燈際。殘更人外音。

讀林茂之所藏陳白雲五言律七百首追贈

昂字雲時。莆田人。隱居楚蜀窮死。金陵人誦焉。其詩從伴哭。

落落含毫際。筆筆織屢翁。一生窮老裏。五字險夷中。眇矣置心眼。淵然具化王。似聞君痛哭。屢讀不能終。

之燕留別茂之時孟和偕予往茂之南歸

歷著

南北路皆集。之情非一端。同來有聚散。此別最悲歡。主反先賓去。君今送我難。叮嚀弟與侄。看爾發江干。

又

別家兼別客。之北且之南。此後知何似。斯時已不堪。往歸情正等。辭送事相參。感爾分良友。征途共夜談。

新樂始雪

臘殘才有雪。此事北來稀。氣結原無漸。寒添幸亦微。土沾行欲動。塵嬾不能飛。明歲重過處。公途二麥肥。

雪夜劇盛和粹

鍾伯敬全集卷三

屈指王程盡。驚心歲事終。三冬無日別。一雪此宵同。食息思南土。衣裳試北風。朝行能霽否。片月晚寒中。

慶都早發望晴雪

親朋曾慮我。栗烈菊門行。豈意今朝雪。先從昨夜晴。半林初日上。幾樹白雲生。曉看征衣色。輕寒亦有情。

雪後保定飲同年夏正甫司理

往往經河北。奇寒早著人。嚴冬行數次。今歲似三春。雪罷能爲月。宵中欲向晨。因君風韻勝。池閣亦清真。

十七夜到京看月所寓因題其軒曰魄月

似有字妙
龍興地不
宋人嚴韻

不見長安月。那知近二年。上居惟快此。對影已欣然。
光在更深後。圓當我到先。清寒真可飢。絕勝買隣錢。

○題孟和蘭石畫扇贈魏士為年丈

片石何其介。叢蘭但有幽。自然能臭味。不復異堅柔。
竝立原無附。相憐不待求。同心誰證取。疎竹數枝秋。

○喜吳伯霖至兼逢馮宗之

伊我南來楚。當君北到燕。幾年不老。每一見相憐。
理數俱無說。文章合有權。以何酬未足。奇事定須傳。

○春日集韋氏郊園

同吳伯霖方孟旋張紹和
李長蘅商五和歐子將

蓮伯敬全集卷三

十三

中諸所見到此已皆非。時至花難後。柳深柳肯稀。
會魚太無事。水石自為機。遊興今方起。殘春未可歸。

又

閒時誠不易。抑亦在其人。地有何常主。花非無故春。
琴尊皆勝友。山水況佳辰。物候參差好。重來想更新。

○別孟和從仲良之吳門

臨期寬一宿。猶勝即時行。不覺已明日。居然足遠程。
稍能為北計。豈至又南征。莫謂官貧好。今朝媿友生。

○餞月軒後竹

真

解人會得

無後思方休

氣色爽快

奔騰

餞月還兼竹。深知所取饒。月明無夜夜。竹好得朝朝。
以爾為朋友。何曾有寂寥。誰能風雨後。聲影共蕭蕭。

○寄友夏書

人海歎離索。之情子信子。欲聞別來事。難盡即時書。
手已非心口。言遑及起居。封題送使後。重憶不無疎。

○又

作客居家趣。俱從朋友生。知君遠遊念。即我欲歸情。
玄嶽須相待。金陵莫便行。文章山水事。生住不宜輕。

○代愛妾換馬

蓮伯敬全集卷三

十四

功名仗曠足。志節畧蛾眉。不貴此時意。難於無後思。
疆場方有事。閨閣亦何為。忍向時平日。明珠買侍兒。

○入舟同姚君佐

昔來冰未泮。今去露初殘。往反非前路。舟車共此寒。
圖書閒處得。侶伴衆中難。一水秋冬色。同君累月看。

○泊洛河九月二十四日逢立冬示君佐

水行亦云逸。野泊乃生愁。北土寒無樹。南人孤似舟。
一身猶共子。九月已非秋。安得移茲日。前途佳處留。

○舟曉

尋常五景人
使未能拈出

久泊非無曉。今朝如此天。鴉鳴半樹日。蟲亂一汀烟。
物役疎星後。孤情寒水邊。客舟離故處。不遠亦欣然。

舟晚 九月二十七夜

水、天、夜、無、色、所、有、者、蒼、蒼、細、火、沾、林、露、過、鐘、過、浦、霜、
離、秋、猶、未、遠、向、晚、只、微、涼、此、外、還、堪、著、清、寒、月、一、方、

欲泊

何以別正足
稀處
極深清絕情
景奇甚

所見平平岸。舟移未覺非。汗萊何以別。井竈大都稀。
是物皆冬氣。群情似夕暉。今宵家尚遠。有夢不遑歸。

泊天津

鍾伯敬全集 卷三

十五

是六江見泊

流向南初豁。舟將晚始多。魚鹽商異路。涇渭水分波。
同流異色。孔道行裝雜。虛名應接苛。北途車馬客。未
信此洪河。

天津早發

蠕蠕羣動起。冉冉五更窮。去岸何由記。歸帆不約同。
舟行星影下。人夢水聲中。計日從流上。朝朝仗順風。

舟雨

昨宵猶自霽。今雨似非宜。積晦來無候。高雲動未知。
渚花昏岸岸。烟鳥白時時。頗訝添衣驟。舟寒水所爲。

雨泊二首

水程元有准。舟雨若爲增。去市猶三里。依村只一燈。
屠沽崖戶少。豆麥野人矜。靜海容刀路。經旬到未能。

其二

既雨兼之晚。舟帆莫適從。閉門烟際寺。篝火水邊春。
稻蠅舟人夜。風清客子冬。暫將鄉思放。動息亦從容。

舟雪

稍厭終宵雨。今辰雪反奇。晚寒聊一變。朝爽遂如斯。
洲白沙相似。烟青鳥不知。于帆同此泊。片笠去何之。

鍾伯敬全集 卷三

十六

舟月 十月初五夜

每旬無不見。每見輒云新。耳目何曾異。形神但覺真。
入舟如好友。在水更宜人。別我更初半。孤燈又一身。

靜海縣

此縣已名海。我行將近齊。兩甸三百里。八口一舟棲。
積水天同側。晴冬野亦迷。前途正歲暮。霜雪莫淒淒。

見月得起句因而成篇

寒月照歡怨。清川流盛衰。衆形各自取。真宰亦何知。
鍾應山摧後。渠成水到時。此中機發幻。未易使人思。

○ ○ ○ 晝泊
岸曲風難順。沙寒日易昏。樹無黃一葉。雲有白孤村。
酒脯遠趨市。漁樵閒閉門。晴天如有此。雨雪不須論。

風止

如此風猶定。披衣驚所聞。霜村晴一半。烟樹曉平分。
天遠鴈無字。波閒鷗不羣。江湖陰霽事。行此屬紛紛。

滄州發夕

掛帆猶不息。天水去安窮。寒月歸鴉外。生烟閉戶中。
孤情前路惑。羣力此時同。可補經旬泊。其功比快風。

鐘伯敬全集 卷三

十七

○ ○ ○ 暖 十月十一日

今朝寒似止。昨夜月先明。風省千夫力。舟兼兩日程。
地晴生物色。冬暖見人情。但覺同聲處。征帆一路輕。

德州戲題

地日平原嶺。行愁十日淹。主人出有故。驛路進能兼。
庖廩隨前例。魚蔬存小廉。雖云聊復爾。童僕不無沾。

○ ○ ○ 夜 十月十五夜舟已過德州泊林林作

天寒無不深。不獨夜沈沈。難道潮非永。何因風過林。
戲拈生滅候。靜聞寂喧音。到眼沙邊月。幽人忽會心。

十月十六夜

離都三十日。行路未千餘。從此夜難永。如今冬匪初。
韓婆風幸免。是日風楚俗。謂之韓婆風。楚客水能居。已是還家候。
斯時止得書。

有所示

僅僅知文字。時時自晦沈。全身羣婢口。事主五湖心。
筆扎師子便。箕裘託爾深。霄征安厥命。且莫怨褊衾。

深夜舟進

可以維舟處。舟人不肯安。今宵晴景好。數日上流難。

鐘伯敬全集 卷三

十八

月暖

霜天非不晴。晴亦自凄清。茲夕維舟罷。猶堪出戶行。
水明如夜氣。月暖是冬情。似覺頻頻曉。關鷄凡屢鳴。

將之青州由東昌登陸呈馮羽明年丈

既水復之陸。多寒惟少暄。山川此生事。舟馬數年規。
清世玉人簡。窮途地主尊。從君借風力。六轡始周爰。

經聊城魯連射書處

火牛難再出。螭虎已垂窮。危矣強弓末。微哉一矢中。

城亡終去殺將死亦成忠所以為排難非他策士同

○金嶺驛與王帶如年丈夜談

久思今夜話斯意想同然屏騎子宜往攜尊子肯先見聞生一別師友異三年促膝驚心事茫茫秉燭前

○沂水道中風

北野樹無枝風過處不知衣裳前日盡舟楫異途疑八口水霜外三冬水陸時宿遷雖有約未易遠如期

○沂州王右軍故宅今為普照寺有洗硯池其地無右

書

鍾伯敬全集卷三

十九

江左君家悲瑯琊復有廬不問天下士定認此中居舍宅翻畱蹟臨池未見書古人少年筆晚節自刪除

○彭城入舟後候淺三首自十一月初七日至二十三日

河水未生處烟帆仍泊身一人冬簷策方響夜難寢計晚尤官吏情危聽鬼神巫言明日雨聊欲慰吾人

又

水腹寒猶解河身下反高所爭惟尺水厥利在千艘委壑金錢易篝燈番鍾勞舟航今日慮未暇及風濤

又

寓別字記

甄子偏難決桑田恐易成道傍朝暮議舟外喜憂情有盡薪兼土無靈壁與牲運艘猶未過官船莫先行

○過淺十一月二十五日

寂然舟共水中夜忽同聲里鼓不遑報岸燈無故生半旬羣策屈一間萬夫爭前後終當濟先人自物情

○舟泊雲龍山下

羣情仍一寂舟與水俱寧兩岸冬惟野千帆夜共星

鍾聲收廣莫人語警空冥喜就佳山泊重來放鶴亭

○彭城開船二十五日

鍾伯敬全集卷三

二十

泊久舟重發翻如始入舟後時偏過望前路不迫憂鴈喜人南去鷗從我下流低回獨何繫未易別黃樓

○舟至呂梁洪二十六日

半月徐州住今朝下此灘初賜波一分積氣野無端人涉何其便魚遊似不難變遷川谷理天險亦安瀾

○經下邳圯上受書處

未託素交先呼孺子以僕役而加國士若子弟之應父兄亦侶亦親非真非戲蓋語盡於投書之後者淺意藏於受履之先者深行徑

頓殊機鋒相逗業已遁存於日擊豈惟氣折
而心開乃云強忍相從初尚愕然欲歐夫乃
以市中年少之腹而窺圯上英雄之心乎淺
哉太史之言未免文人之見經途感事懷人
賦詩用抒斯衷兼訂昔惑云爾

○射陽湖
警蹕秦皇帝溪橋老禿翁
奮椎羣力外進履衆人中
智勇皆何往天人有通英雄關運數授受不相同

○射陽湖
清深流數日俱是射陽湖
潮響亂如一漁燈遠不無

鍾伯敬全集卷三

二十一

○入江
十二月九日
所歷皆河海今朝乃見江
天淵同積氣風日變寒瀟
魚影真堪數鷗羣不易雙
三山雖伯仲意總未相降

○入江
十二月九日

○登金山同君佐
兩度遊皆畧猶賢於未看
見聞江四面行坐石更端
薄晚風烟亂深冬水府寒
妙高臺上月共待亦非難

金焦北固

○登金山同君佐

兩度遊皆畧猶賢於未看
見聞江四面行坐石更端
薄晚風烟亂深冬水府寒
妙高臺上月共待亦非難

○郭景純墓 在金山江中

奇人萬古宅不肯不峻嶒
以此江中月爲君地下燈
山川因爪髮神鬼守緘滕
危石憑誰力飛流未敢崩

○北固夜歸

遊遲畏晚天晚際反凄妍
好月下山路順風歸浦船
雲濤孤棹外市塢半燈邊
回首蒼蒼處金焦在亂烟

○至金陵過林茂之宅

奇意在相見既來無所爲
風波登岸處雨雪到門時
地自一茅宇門多數柳枝
細觀此情事昔別若先知

鍾伯敬全集卷三

二十一

○雪集茂之館 同胡彭舉與原集
王相如黃九澤

○雪集茂之館

白門三度雪皆以待幽人
閒理閉門事堪遲見客身
澹然相語默別自有宵晨
竹石殘冬裏清寒見遠神

○過胡彭舉

五載未曾到庭中如昔閒
所添惟一石何異在深山
懷值秋冬際大來冰雪閒
自然費幽意永夜不能還

○立春日同商孟和弟居易集子丘茂之宅

日十

不能
不
不

良辰復佳晤皆值此寒天雪與冬終始春居雨後先
新詩茶酒內密意燭燈前共待梅花霽歸舟又隔年
○ 除夕守歲子丘茂之宅時子丘與孟和居易至

自吳門

好往雖君宅終爲客子身所欣來遠道各自有周親
盡室廡邊夕明年江上人秣陵才到曉便已歷冬春

元日集鳴鳴寺塔下亭

發春雖一日萬象不能局汨汨風烟動冥冥草樹靈
餘寒一以素欲霽自然青百步城中地湖山積此亭

鍾伯敬全集卷三

攝山道中

甲寅正月二日同吳康侯商孟和林茂之

出郭心誠暇暇焉應接分湖山春格韻草水畫情文
半壁深留雪千林遠共雲齋鐘不知處隨意示聲聞

白鹿泉

半嶺尋源上寒泉閉戶中餘飛難作雨輕吹不關風
梅影過橋立苔文與石同早春流尚細澗脉未能通

登浪巖尋繖山和尚不值遂登山頂

山僧下山去終亦不離山客到縣嚴半身如亂水間
輕裾雲氣共孤杖澗聲還歸路君當在愁君閉竹關

得過諸君之掛

○ 天開巖
初不容思議中天忽削成寒松通石魄幽竹覆泉聲
蘿蘚多無緒水霜別有情高深巖洞理潛玩長靈明

攝山頂

卽論茲山絕登茲者亦稀定須尋磴過肯不見江歸
遠色何由正羣形妙在微下看巖塔處來路似皆非

贈凡公

公年五十六出家未三年

猶是新披剃頭顱已颯然悲歡興願日五十拜師年
地若曾來後機縣未到先遊棲關志氣相待不無緣

鍾伯敬全集卷三

贈蒼麓老僧

逢君亦不遲已是再來期猿鶴曾無怪巾裾有所疑
人天中國老鬚髮外真師好記今年夕空山初月時

攝山歸過靈谷

歸途卽靈谷同日往非難客在梅前到春當雪後看
澗迴流水遶野淨夕陽寬物色晴爭起深松不肯寒

舟發金陵留別諸友

四年中北邸一月內長千再見如初至新知及故歡
無能憑几席未免爲衣冠又問春江楫垂楊不可看

○ 須濡口阻茂之別二首

題詩似別我。我且未之看。莫道同行樂。卽今相送殘。
家無好山水。友有夙交歡。以爾閉門日。往還殊不難。

○ 又

舉家聞欲去。數日不能言。知我獨還里。無君難杜門。
豈茲僅存骨。尚有可銷魂。暫省斯時別。形神且勿煩。

○ 賦得不食夜識金銀氣少陵此語蓋開道之言。失之而實有至理。語固有不。必解而至理存。者此類是也。知此乃可與言。詩予既賦此以。通其意。并示友夏。及弟叔靜同作焉。

鍾伯敬全集 卷三

二十五

可憐景

奇光深夜中。志氣若爲通。不覺川原秘。森然星月同。
居心無欲惡。觸物自清空。山鬼竄幽僻。欽茲靜者衷。

○ 途中新月

馬上路殘處。山中月出初。方將行未至。豈可照無餘。
光作長宵始。消惟新水如。家居人不覺。寒火半扉虛。

紅葉

蕭蕭猶未落。在樹幸能紅。薄暮初霜進。近山寒燒同。
光輝翻寓殺。幽艷屬成功。秋色兼春事。含情并此中。

○ 夜觀蒙惠二泉

一幅荆門圖

才從天一生。到地二泉并。深夜積秋氣。初寒流月明。
幽靈如不隔。聲影敢相輕。燈燭散空迥。中含風雨情。

○ 羣山萬壑赴荆門

茲爲楚蜀門。喉舌古今存。陵谷於焉始。高低相向奔。
衆靈難自住。三峽爾何尊。也學江流下。滔滔歸一源。

○ 贈劉玄度孝廉爲雷太史同年好友

精神堪警俗。耳目不知喧。就此機鋒裏。窺君靜慧根。
敏皆從好學。中豈厭多言。益見交非泛。吾師卓識存。

○ 磁州雨

鍾伯敬全集 卷三

二十六

長路惟愁此。暑行殊不然。濕光崖草動。涼信雨衣傳。
蟲亂水烟上。蛙喧風雨先。北方農候晚。物土幸無愆。

○ 選蔡敬夫詩記寄示三律

君庸不自知。必待我商之。要以古人眼。深看今日詩。
直期於見道。汗豈至阿私。亦自關吾識。安容苟爾爲。

○ 又

自處不能恕。於君敢二焉。卽今予所舍。猶使世堪傳。
甲乙何關俗。春秋頗責賢。細觀新舊作。損益有由然。

○ 又

質此而不至
或王推問
人詩

詩訣
期情可見

呼應妙

去取了無忌。惟君知我誠。匪徒文字理。要自友朋情。
藏亦何妨。出多當不易。精畱茲嚴冷。事事與相成。

丙辰初春寄張金銘

椒盤壬子歲。寒燠四回新。別後無除夕。筵中少此人。
雪霜頻犯暖。梅柳不知春。負爾非他事。緇衣京洛塵。

又

自君今不至。于罷水邊行。花月何顏色。禽魚寡性情。
乘閒猶有日。選勝頗無名。軟草垂楊路。重來恐漸生。

十二月十九日雪是立春次日

鍾伯敬全集

卷三

二十七

臘去人思暖。如茲亦快哉。寒爲春事始。雪作歲光來。
累日無遺憾。空齋行幾回。不知花五六月。內誰裁。

又

又雪敢言寒。今年有此難。何知天意在。要取物情安。
野潤全非濕。烟新只似殘。若無沿路餓。也好出門看。

秋夜與茂之閒坐

同君閒搖落。今又在燕山。月與秋俱淺。雲當晚亦閒。
蟲鳴惡可已。鶴警復何關。已是聽觀外。猶然庭戶間。

贈陳荊生

六字思廣遠

一片秋色
然心月

吾子自稱詩人。皆曰畫師。此中深有寄。其意莫能知。
筆墨非徒爾。親朋隨所之。古來負絕技。隱德類如斯。

泊九月一日

動止姑從衆。安危未敢言。居人歸有處。旅泊近何門。
寒日能紅樹。淒風欲白村。野稀舟幸接。擊析共相存。

風阻蔡村念吳康虞候於前路

九月四日

致子久於待。因予先有期。陰晴非在我。川陸不相知。
未覩舟同阻。應嗔到獨遲。若過重九後。更是月明時。

泊流河驛

鍾伯敬全集

卷三

二十八

葉減秋無幾。流深月不難。沙星疎欲活。霜火濕爭殘。
天水羣情定。禽魚積氣安。病身多閉戶。慙負此光寒。

九月十一日喜康虞入舟

雖有事前約。堪同意外逢。友朋相聚首。舟楫最從容。
途既經齊甸。遊當了岱宗。生年來幾度。如此一秋冬。

自仙人橋觀於舍身崖

不獨高深理。河山之所盤。爾時諸嶺末。如在二流端。
日月來當早。烟霜上亦難。片光誰漏泄。元氣此中看。

岱歸後示泰安州守侯君

烟霜句更奇

岱宗固常在。主者待其人。親爾神情異。證予聞見真。
歸堪言所獲。傳不患無因。一片古今意。相煩致嶽神。

○十一月初二日雨

冬連秋只霽。霜力不能寒。一晦非無謂。新霑反似殘。
河聲胡損益。雪事轉艱難。且愛蒼蒼外。烟林相與寬。

○十一月晦夜初雪過潘稚恭江閣

入江初見雪。近臘乃知寒。以我為情久。過君及夜闌。
光才依水白。力不待風殘。值此夕之晦。聊同片月看。

○正月初二日大雪同王永啟林茂之集雨花臺

鍾伯敬全集卷三

是歲元日立春

二十九

雪既負花名。非時諒不榮。恰逢春次日。用紀歲王正。
期過偏能暢。光深如欲晴。誤驚梅放過。先往近郊行。

○靈谷寺看梅

正月二十八日同
王永啟林茂之

好春無一日。花事有難言。至此始成朶。從前宜閉門。
雪霜非在地。香色欲為村。不盡關新霑。精神寒亦存。

○看梅送何玉長入楚

今年梅後期。君去及花時。鄉信正煩寄。行舟莫又遲。
春風柔有待。江水緩相宜。計聽樓邊笛。還當存幾枝。

○長生館詩

有引

佛家戒殺。厥念惟悲。儒者好生。其原在樂。然
不引之樂。處於以預達其生機。即徒發平悲
心。何能逆折其生趣。長生館者。湖惟玄武山
則蔣陵焦漪園先生。倡眾置館於其中焉。每
於月之八日。與客遊樓。聽僧禮誦。漁獵何曾
厲禁。不過寄意於湖山天淵。共觸慈心。業已
移情於魚鳥。聞荷香而斷罟。蔭樹影以投弓。
事不相蒙。緣有交湊。惺幸與茲會。喜而為詩。

鍾伯敬全集

卷三

三十

湖山於此。積魚鳥欲成圍。是物皆生趣。何人無善機。
來惟言眺詠。久乃共歸依。頗悟因緣事。其中導引微。

○十月十三夜步月

同胡彭舉詩無
念林于丘茂之

別自為清夜。非惟晴使然。與秋同一靜。未望欲先圓。
積氣歸孤月。深光作遠天。此時無不息。閒者反遲眠。

○十月二十日往花山雨宿途中

同吳康廣
林茂之

有約愧頻止。猶賢竟不行。冬方云久霽。月許到深更。
風雨臨時事。江山一歲情。從來遊者理。貴勿預期程。

○又

是處幸得
佳客而亦不

廣失清和日因言雨亦佳良辰猶可待靜侶最難得
有此秋冬感彌深遊止懷安知山澤候妙不在陰靈

寓白門寄朱叔熙比部

此地去君近爾令消息難始知思往日却悔別長安
與步情辭接圖書職務寬天涯良友聚未免藉為官

夜過胡彭舉

良夜即相過況今將盡年冬晴非可必月好莫徒然
杖履人眠後琴尊客到先看君安性命一石蠟如前

范漫翁復自東郊移至城居故處

鍾伯敬全集

卷三

三十一

殘客誠為累離羣亦寡歡寂喧無可出去住已更端
豈必謀皆是姑從意所安琴書能戀主不道屢遷難

又

總不離郊郭回環得故樓隣皆無改井樹未暇成蹊
畫每私良友齋常聽逸妻存茲人外意動定理應齊

臘月二十三日伯倫招集木末亭

是時能共到可不謂閒人候雪翻愁霽探梅似貴春
烟高江欲動風遠樹初勻遊事年周始亭臺識此身

除夕喜雪

與致爽

出諸自

何其後也

身同朝

雪期爭一夕要以臘為功幸不過春後非專報歲終
新茶泉脉至宿麥土膏通無限天人事災祥在此中

元日雪過康虞彭舉茂之不值

誰不憐新雪能無各往看以子到門早知爾在家難
天地何其近風烟但一寬晤時吟所得肯道向來寒

雨後靈谷看梅花

同康虞漫翁子丘茂
袁公案在二月初八日

花時同所惜各有看花情念我三年客於茲兩度行
孤心多在雨衆意但言晴水雪成香國知從何樹生

又

鍾伯敬全集

卷三

三十二

日為梅花至松陰先看山此懷難以喻其事自相關
共在香光內分行澗壑間却思人散後寒月守潺湲

二月二十四日雪後沈宗伯招集高座寺

同許伯倫

胡仲修

一雪送寒梅梅殘無可摧似將花五出移向樹重開
風物均調事江山眺詠才新晴春欲始日日好亭臺

夏梅和董崇和

花葉不相見代為終歲榮誰能將素質還以敵朱明
坐卧已無暑色香如尚清始知幽絕物不獨雪霜情

秋海棠

牆壁固吾分。烟霜亦是恩。光輕偏到蒂。命薄幸餘根。笑泣誰能喻。榮衰不敢論。年年秋色下。幽獨自相存。

喜鄒彥吉先生至白門。惺以八月十五夜。要同

李本寧先生及諸詞人集俞園 并序

以此清秋。於焉嘉客。白露蒼葭。新染菱荷。衣上歌童舞豎。半攜書畫。船中愧時一相思。惟小子之戒行太晚。雖禮無往教。在先生之乘興。何妨以賓主而易。師生懷斯盡矣。由合離

鍾伯敬全集

卷三

三十三

而成壯老感。亦因之。臆焉。與念勉。耐為歡里。寡新聲入耳。就終。紗名部之音。地無勝迹。娛心發金谷。故園之想。積數十年之緒。以永今宵。合幾千里之人。而同明月。如茲三五。可作尋常。慶簪難。逐高人。自領孤情。絲肉喧闐。靜者能通妙理。各稱詩以言志。用體物而書時。講席兼陳樂。年年此願。慳自携供帳。遠寄客亭間。月靜星辰內。秋深烟水間。從公無小大。皆不自言還。

又

時各有宜

中秋時地有。今夕主賓稀。歌舞原非借。林亭只似歸。浮涼池鳥醉。空影砌蟲依。頗悟歡場裏。高人有靜機。

又

夜與水相得。秋惟月最親。留都清絕地。祭酒老成人。道廣周旋恕。情深領察真。典刑欽在坐。游謔荷陶甄。

送商孟和秋試後歸閩

數千里就試。却向榜前歸。率爾為來去。看君無是非。江花揖酒近。隄柳泊舟稀。不敢便言別。回帆紅葉飛。

杪秋宿牛首次日歷祖堂獻花巖

鍾伯敬全集

卷三

三十四

閒隨新霽出。風日到牛頭。松作山中夜。月留泉上秋。心魂凡屢止。人我幸同幽。引客栖尋熟。予今是後遊。

又

山光領其一。又復及他岑。回首雲烟變。彌增丘壑深。昨宵有明月。必照此疎林。一片藤蘿石。弘慈古佛心。

早冬遊攝山

每來生節物。又值早冬時。澗石峯巒具。巖花水雪為。空林行有得。靜夜坐方知。一宿聽晴雨。皆於遊事宜。

又

步自佳

地○非○難○一○往○客○未○易○同○遊○每○以○須○良○友○因○之○失○好○秋○
山○寒○晴○不○重○林○氣○月○彌○幽○慙○負○歸○常○早○頻○來○當○久○留○

○ 臘月十五葛震父要集王孫山居同郭聖僕林子丘茂之

頗○怪○知○幽○徑○今○年○到○已○三○竹○寒○猶○可○借○梅○早○不○須○探○
雪○月○時○皆○是○冬○春○情○未○堪○半○窓○人○事○後○燈○火○照○深○談○

○ 春事

春○事○盡○於○雨○遊○期○多○在○天○聲○香○能○幾○日○花○柳○已○今○年○
塵○務○况○居○半○勝○情○寧○得○全○我○生○將○五○十○所○感○有○由○然○

○ 仲春程仲秋要汎赤石磯同王承啟王太古彦倫林子丘茂之

鍾伯敬全集 卷三

城○中○今○可○汎○君○愛○出○城○間○春○物○汾○河○外○烟○光○動○止○間○
逢○花○頻○步○岸○返○棹○亦○看○山○共○計○陰○晴○日○各○憐○遊○事○艱○

○ 雨中東茂之病

不○出○畏○佳○日○却○云○風○雨○宜○君○雖○私○藥○物○衆○亦○負○花○時○
卧○只○如○高○士○愁○偏○及○靜○思○留○春○應○有○待○清○霽○故○遲○遲○

○ 問茂之病

君○病○年○年○事○尋○常○漸○不○愛○神○明○安○可○恃○朋○友○代○相○謀○
藥○價○貧○偏○貴○花○時○好○未○酬○因○思○南○郭○外○不○易○是○同○遊○

又代秦淮五日賦得投詩贈汨羅

是○君○臨○命○日○不○敢○賦○牢○愁○緩○舞○迎○神○保○新○聲○託○寒○修○
淮○流○何○澹○澹○湘○水○共○悠○悠○似○見○來○酬○答○風○生○杜○若○洲○

○ 在白門喜譚友夏至相見有詩感答其意

勿○曰○生○同○地○相○離○卽○異○鄉○六○年○人○倏○忽○千○里○意○尋○常○
述○作○交○爲○慰○聲○華○不○敢○當○清○淮○明○月○下○暇○像○荷○恩○光○

○ 出通濟門訪郭聖僕與友夏同行

不○告○君○幽○處○到○來○心○始○退○未○離○城○以○外○相○導○水○之○涯○
妾○僕○道○人○侶○敦○葵○貧○士○家○清○齋○微○識○却○坐○久○進○茶○瓜○

○ 過王承啟小閣同友夏時承啟病後

鍾伯敬全集 卷三

非○自○登○斯○閣○今○朝○懷○共○開○鶯○花○當○病○起○風○日○有○朋○來○
如○入○城○中○飭○兼○臨○江○上○臺○佳○情○原○未○廢○戶○內○可○徘徊○

○ 和友夏拜客觸暑就茂之舍休焉忽伯敬亦至

之作

君○能○嘲○熱○客○自○出○果○何○心○難○免○逢○迎○事○彌○慙○剝○啄○吟○
望○虛○圖○一○愁○解○屢○見○同○尋○况○得○主○人○靜○閒○言○生○夕○陰○

○ 月夜王太古要泛秦淮同友夏

盛○饌○煩○高○士○幽○懷○就○好○天○舟○移○山○色○內○燈○起○浦○歌○先○
月○冷○因○三○夏○河○深○在○衆○烟○各○無○言○路○晚○賓○主○一○橋○邊○

○送五弟快還楚迎家尊赴吳中教職

數往慙吾弟。微官累老親。公私言浩蕩。俯仰事酸辛。壯齒輕諸役。全家就一貧。孤舟兼孝友。勉矣服勞人。

歸舟月上

欲雨偏生月。熊熊日出初。秋移三夏裏。涼借一光餘。待爾歸常晚。驚人見似疎。拾舟情事始。竟夕有盈虛。

○送王永啟歸省兼示董崇相

已俱忘是客。先別我還闔。直倘能存道。貧今可見親。非無逢世術。難作負心人。有友知君孝。全歸不失身。

鍾伯敬全集 卷三

三十七

沈市若自常熟過訪九月七日要集敝止有虞

山看紅葉之約

時事得錢受之書

見君疑舊識。不必故人書。所念久離別。欣聞送起居。朋來鴻鴈後。雨止菊花初。得問虞山樹。寒紅三月如。

○至毘陵訪鄒臣虎年丈

此行雖定省。過訪約先時。門徑欽孤性。圖書寄獨知。想能安善養。友不至阿私。抗疏言方中。爾深感事悲。

○贈鄒太公臣虎尊人

以子識其父。於翁殊不然。在家羞教調。去國幸歸全。

兩語已極其勝

一命心忘却。三牲世有焉。未知忠孝事。論定果誰堅。

○譚友夏自越歸晤別於錫山

衣邊秋未去。雷氣自湖陰。凡子吟能及。皆予夢所尋。分風來往路。計日聚離心。各指梁溪水。寒烟共一深。

○訪王德操居士曾晤於鄒彥吉先生莊居

以爾知音者。猶存人外踪。溪聲當薄暮。門徑似深冬。雙楹自今識。孤舟非乍逢。讓鄉前夜語。有約許相從。

賦

○汎吳興碧浪湖夾山草蕩漾 韓求仲具舟同林茂之夏長卿諸子

鍾伯敬全集 卷三

三十八

衆妙從流去。層巒若處生。入天湖有漸。浮地漾何輕。蘆渚如秋夜。桑村在曉晴。一舟空曲後。寒火落分明。

○又

湖山深更深。導引主人心。以爾能無倦。同予得再尋。烟寬鷗失侶。天靜鴈留音。往返虛靈內。形神有所欽。

○又

林巒同作水。風日不離烟。清照難留物。寒遊頗用天。飛潛終日竟。心目一隅全。返棹憐閒石。水霜影默然。

○舟泊吳江步尋周安期安仁

停舟井夙約信步即君家。沿岸携初月。登庭及暮鴉。燭燈如有待。蔬茗自無加。也說明朝去。晨星在戶斜。

○ 婁東訪尹惺麓先生

進退稱維谷。人皆怪一官。機緣無此妙。遊訪得相寬。建業天初霽。婁江月未寒。三冬來往路。風目最爲難。

又

卽論金陵別。于今歲又除。苦人多聚散。銷得幾居諸。約在歸衙後。來當退食初。一燈師友話。壯老十年餘。

○ 又

鍾伯敬全集

卷三

無友無家者。因官寄白門。時情多可慮。客意自難言。

文武公爲憲。安危國有濟。故情圖史外。樂事拜餘恩。

○ 弇國憶贈王元美先生四首

道廣無邊幅。爲園亦復然。一鄉千里近。萬卷百城專。稍冷簪裾地。彌高木石年。徘徊尋履迹。緩步惜寒烟。

○ 又

天生人與地。用貴稱其宜。文獻非俱乏。刪修或可爲。有詩滋異議。無史答明時。賴此千秋後。猶存未竟思。

○ 又

姑無論。交道達神明。至性能風世。餘因不愧名。死生千里路。七十兩番行。竹徑留遺迹。堪思命駕情。

吳明卿兩過此園

○ 又

承響誠無怪。皈心亦有因。吾聞公長者。衆謂世文人。大度推揚急。虛懷吐握真。茲園如散處。四海少孤貧。

○ 贈徐元晦

雖復未相見。十年知有君。端居偏致客。任俠況能文。難與今人道。嘗聞我友云。昨逢賢訪使。首問爾殷殷。

鍾伯敬全集

卷三

四十

○ 又題畫蘭

日日弄香色。靈明爪指生。近來添竹石。益以助幽貞。熟後翻新譜。閒中換妙情。讀書諸務輟。筆墨亦輪卿。

○ 贈程君之

歲歲君如此。相憐何日休。置身時地少。失職友朋羞。窮豈皆詩罪。儂仍爲醉謀。贈錢聊儉用。前路不堪遊。

○ 過文文起孝廉葯園賦贈

君與政美爲徵仲先生曾孫

賢者後如此。何如親炙情。况非資祖德。自不愧時名。一語足文獻。二園難弟兄。扁舟吳越路。似復爲君生。

Z121.7
20d(140)



ZW 21181800825189

盛唐佳話

鍾伯敬全集

卷三

四十一

○虎丘贈別徐元歎
出城不言送。猶只作閒行。寒月虎丘路。孤燈明夜情。
真文關世運。幽賞畧時名。吾子尚良食。前途勿自輕。
○毘陵雪夜別茂之還金陵
出在三秋末。歸當再雪餘。一寒分去住。明日念舟車。
此別時無幾。相逢歲又初。中途情事異。聯步有離居。